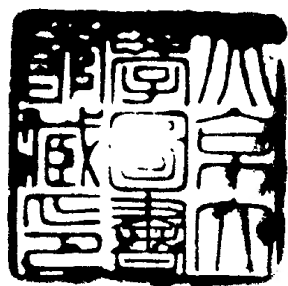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47/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1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四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畏菴周先生文集十卷

〔明〕周旋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元年刻本

一

呆齋前稿十六卷存稿十卷續稿五卷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略十卷年譜一卷

〔明〕劉定之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刻明萬曆二十二年楊一桂補刻本（策略年譜清劉世選刻本）

七六

重刻完菴劉先生詩集二卷

〔明〕劉珏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二年劉玉成重刻本

四一四

姚文敏公遺稿十卷附錄一卷

〔明〕姚夔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弘治姚璽刻本

四六〇

沈蘭軒集四卷附錄一卷

〔明〕沈彬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刻本

六一五

畏菴周先生文集十卷

〔明〕周旋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畏菴集十

卷》提要

畏菴周先生文集序



故翰林侍講兼春坊左庶
子永嘉周先生旋著文若
千卷詩若干卷

廷對策一卷建言時事一卷

今大尹安成劉侯遜將編

畏菴集序

一

錄成集命工鋟梓以傳于
後又命先生之子府學生
纓來求予序於乎文豈易
言哉文言之精者所以足
言詩又文之精者所以言
志皆所謂載道之器出乎

心而本乎道足以關世教之勸懲係風俗之美刺斯爲知道之言而垂法於天下後世者也易書春秋禮樂之文國風雅頌之詩論孟庸學之書莫非聖賢心智神明妙契斯道故發而爲言皆天經地義經天緯地之文亘萬古而不磨與天地四時日月相爲悠久以道鳴者也下至屈宋之騷賈董之策遷固彪曄之

史班左張楊之賦蘇陶謝李杜元白歐蘇曾黃虞楊范揭諸公之詩韓柳歐蘇王曾陳胡姚袁程馬劉蘇宋方諸公之文及他諸作之顯者不能盡舉蓋皆大家名公文章正宗之顯於天下後世皆寓乎道而鳴者譬如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流峙於海內爲四方千載之望卓卓乎不可及也若夫關閩伊洛周程溫

邵張朱諸君子遠繼魯鄒
洙泗之絕統直與孔曾思
孟性理之學相爲表裏以
道鳴於天下後世又非漢
唐諸儒文章之比文豈易
言哉天下四方之善爲詩
文者多矣若吾溫郡有王
景山周行已劉安節宋之
才許景衡葉味道章仕堯
史伯璿諸先生皆得伊洛
之學以道而寓諸文戴述
張輝張闡陳鵬飛王十朋

徐履木待問薛叔似蔡幼
學葉適以至李孝光孔克
表黃淮諸先生皆得學術
之醇以詩文而本乎道若
今繼黃之後則周旋先生
矣先生字中規自少遊郡
庠篤志于學登名泐闕甲
榜禮部
廷對第一盍得乎道而發爲
文者初授翰林修撰陞侍
講兼左春坊左庶子侍從
宮廷出入

禁掖或承

詔出使或承

恩省祭以及宴會餞送遊觀

贈別皆形之詠歌製爲序

記等文悉皆典雅閑淡適

情遣興如行雲流水不假

畏菴集序

六

雕琢而足以膾炙人口矜

式後學蓋皆出乎道而無

愧乎前輩者知道之言也

故爲之序

成化壬寅春二月

賜進士正議大夫資治尹南

京禮部左侍郎致仕樂清

章綸序

畏菴集序

七

畏菴先生文集序

嘗聞正人如松柏節磊於中則文榮於外其人端者其文慤以素其人亮者其文裁以決若夫縱橫詭譎淫千萬言而無一言之旨乎道此其人

畏菴集序

藤蘿不剪者耳永嘉周畏菴先生裒裒懔懔爲當世大儒射

明廷策得第一徘徊史局晉陟宮僚嘗有治國安民啓救時急務疏慷慨發抒大類董

仲舒劉子政之風其它歌什

撰著大略追鑣於歐蘇弭節於解宋而馳騁性靈以上下其間遑遑去濫而還約鋤華而敦實卒澤於道德炳如也夫文以成槩爲斐以可蹈爲

畏菴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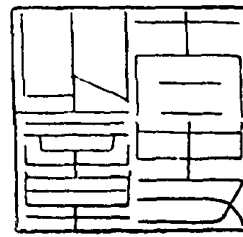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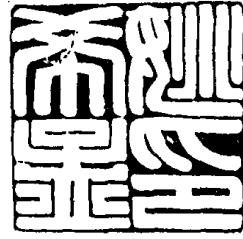
真以貴我爲宗以簡物爲尚先生之文兼此四美乃余所愾然興慕低迴而想見其人者念史臣簪筆禁於雍頌都雅蒿目時艱深中難吐其誰能志切於拔茅慮軫於撒桑

犯樹恩翹識之嫌而不恤響
使當年迎駕之議得行誰能
攘南城爲已力哉夫文章之
道使天下後世曉之何足貴
貴在人主曉之而後經國大
業庶可無忝上林長楊雕鏤
小技其神化所至習能所伏
猶且輸天地獵葩煜霽之氣
以自通於人主廼救世之文
多抑而不見用仲舒子政且
然何況後人然以救世爲文
者可以有助於文而以文救

世者并可以有功於世先生
固非詹詹立言者乃三不朽
差具矣先生之後人憲副君
應期承家學而光其傳欲新
先生之集而問序于余夫序
先生者則有章恭毅公在矣
恭毅公直節矯矯生平慎許
可獨矜契先生爲弁其集此
亦真松茂栢自然德鄰之理
也憲副君之繩武先生不必
言而今之恭毅爲誰余之低
迴想見者豈獨先生乎卽序

先生文亦泐焉泐筆而難爲下矣

年家後學吳郡姚希孟撰



題周狀元先生畏菴集後

永嘉周先生旋字中規明

書經登正統改元進士第

一累官左春坊左庶子博

覽百家銳志史業尤工於

詩文詞賦類成四十餘卷

辭理純雅不事浮夸自題

曰畏菴集蓋畏菴其別號

也景泰初極言時政多所

建明旣而以疾卒于官天

下人皆以爵位未隆而所

存未盡施於當時惜先生

也成化庚子遜奉

命來官得閱是集玩辭探志
喜慰寔深將欲板行然以
其不出親書未免魚魯之
謬而弗敢全錄也間因抽
其不謬者類爲十卷請少

宗伯致政樂清章公序其
首賃工鋟梓以傳于世餘
還諸乃子藏之以俟後來
將復有爲之校正而全錄
者嗚呼是集先生德言之
所寓也德言旣傳于後世

則其所存者由此亦庶乎
可盡施矣彼爵位之在天
在人者不隆於當時亦奚
足爲先生惜哉僭題此于
末簡以爲有識者道云

後二年癸卯秋七月丁酉

安成劉遜識于公署味菜
亭中

畏菴周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廷試策

及第謝恩表

卷之二

賦銘

聚奎堂賦 并序

麒麟賦 有序

驄馬行春賦

長安集目錄

梅花賦

古木寒鴉賦

居庸關銘 并序

卷之三

四言詩

辟雍詩三章

五言選體

送李學士歸省

泉川耕讀

永感堂

霜林晚節圖

送張給事赴南京

和何冢宰韻送劉司訓之連江

五言律詩

和雪齋韻

宿紫虛觀

送金署正

送周侍御

長安集目錄

送尹通府之京

送劉尹宰石城

五言排律

送林修撰

賀葉明府

賀何冢宰除月初度

卷之四

七言律詩

和黃養正賞菊韻

送同鄉鮑給事

冬至侍班

題李都閫赤心報國卷

贈同年李給事

送江侍郎巡邊

求碧憲葉先生蘭亭書法

送同鄉朱僉憲還江西

送李侍御巡按四川

送江編修還蜀

題江心寺

墨池

遊玄妙觀

永新彭侍御銅川四景

送王都臺督運

送同年陳郎中

七言絕句

題月下葡萄

梅花次李學士韻

鳳墅朝陽

龍溪夜月

瑞陽有感三首

墨梅圖為內臣題

過水莊三塚

過楊邨驛

度雙城望闕

寒江獨釣圖

七言排律

送同鄉阮方伯赴廣東

卷之五

七言古體

初入翰林寄勉妻兄章秀才

何侍郎五馬圖

送周諒分教巢城

峴山望雲為廖君賦

速碧憲葉先生蘭亭書法

題周萬戶子性扇面月桂

卷之六

序

贈欽差楊叅將序

送指揮王君還京序

送楊司訓序

送龔指揮還茂山序

賀儀制郎中章君序

送何君還廣昌序

送朱教諭省墓序

長泰集目錄

送王先生致仕序

送提學熊僉憲還浙江序

送蔣大尹改湯陰序

送劉侍御之南京序

卷之七

記說

書代祀北岳御祭文碑陰

重修舊路嶺口關記

竹泉書舍記

梅花說送弟川

題疏

重建司馬溫公祠堂疏

論策

郭林宗何如人論

時務策

卷之九

祭文行狀銘表

長泰集目錄

祭黃文簡公文

故司訓劉君行狀

故劉處士項安人合窆銘

故庶吉士張先生墓表

卷之十

疏啓

上景皇帝疏

舉薦何侍郎朱教諭啓

附錄

挽詩序

畏菴像自贊

翰林院侍講周公像贊

畏菴周先生行狀

畏菴周公碑記

畏菴周先生文集卷之一

明狀元永嘉周旋中規父著

七世孫應期克昌父重訂

廷試策

皇帝制曰自古帝王肇建國家圖惟寧永必有典則以貽子孫考之禹湯文武桀可見矣繼統之君率由典常令聞長世若夏之啓商之中宗高宗祖甲周之成康蓋表表者也其所以保盈成之運隆太平之績者尚可徵歟漢高帝有天下次律令制禮儀定章程修軍法史稱其規模弘遠矣傳至文景海內富庶黎民醇厚幾致刑措三代而下所僅有也董仲舒對武帝乃謂更化則可善治何歟當時用其言果能比隆於古歟朕欽承大統仰惟

祖宗成憲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肆夙夜祇率期與斯世斯民同躋雍熙顧行之必有其序諸生學宗孔孟明於王道其詳著於篇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治本乎道道本乎敬非道不足以為治非敬不足以為道有志帝王之治不可不求

其道有志帝王之道不可不主乎敬人主所以
創業垂統於前者此敬也所以持盈守成於後
者此敬也禮樂教化莫非此敬之發典章文物
莫非此敬之著家齊國治天下平莫非此敬之
推敬乎敬乎其所以隆國家之治化開萬世之
太平亘古今而不可易者乎欽惟

皇上以聖神文武之資為繼體守成之主遠宗二帝
三王之道近守

祖宗列聖之法曩在

畏菴集

卷之二

二

東宮仁孝之德已聞於天下迨夫

嗣大愿服不遜聲色不事遊畋凡耳目之娛營繕

之事悉皆罷去與民休息經籍史傳日接于前

數進儒臣講明古今帝王保國安民之要道

祖宗列聖垂憲裕後之成規德已盛而恒若未盛治

已隆而恒若未隆臣愚有以知

皇上真大有為之君也茲又進臣等於

廷而策以古今帝王創業守成之道臣草茅賤士

何敢上陳

淵衷雖然敢不對揚

明命乎伏讀

聖策曰自古帝王肇建國家圖惟寧永必有典則以

貽子孫考之禹湯文武槩可見矣繼統之君率

由典常令聞長世若夏之啓商之中宗高宗祖

甲周之成康蓋表表者也其所以保盈成之運

隆太平之績者尚可徵歟臣竊惟民惟邦本之

訓三風十愆之戒此禹湯之典則也禹湯何獨

以此而貽子孫乎蓋大禹祇台德先惟日孜孜

畏菴集

卷之二

三

成湯聖敬日躋慄慄危懼是禹湯之心未嘗斯

須間乎敬也禹湯之心常在乎敬故知民可近

不可下臨之若朽索之馭六馬戒愾淫而絕匪

彝履之若將殞于深淵故其典則之貽必先於

此也不顯文謨丕承武烈此文武之典則也文

武亦何獨以此而啓後人乎蓋文王緝熙敬止

純亦不已武王受戒丹書細行亦謹是文武之

心未嘗頃刻替乎敬也文武之心常存乎敬故

示之敬怠俾知所以裕乎民垂以六典俾知所

以治天下故其典則之貽不外乎此也夫自古
帝王肇建國家圖惟寧永者一皆在乎敬繼世
之君率由典常令聞長世者又豈外於敬哉若
夏則啓賢能敬承禹之道故有室大競而餘四
百年也商則中宗嚴恭寅畏高宗恭默思道祖
甲保惠惟民故殷邦嘉靖而延六百祀也周則
丕顯成康斤斤其明率循大事燮和天下而享
國又最久長也此皆所謂表表然者其所以保
盈成之運隆太平之績庸非此心之敬為之主

畏菴集

卷之一

四

軍歟

聖策又曰漢高帝有天下次律令制禮儀定章程修
軍法規模弘遠矣傳至文景海內富庶黎民醇
厚幾致刑措三代而下所僅有也董仲舒對武
帝乃謂更化則可善治何歟當時用其言果能
比隆於古歟臣竊惟漢高帝之有天下也其臣
蕭何次律令叔孫通制禮儀張蒼定章程韓信
修軍法規模可謂弘遠宜如史氏之所稱矣然
高帝雖曰天資寬仁而不能無偏又政承秦弊

用非真儒其典章不免於襍伯禮文徒竊其糠
粃又豈可與禹湯文武之典則儼美哉傳至孝
文孝景能以恭儉相承海內富庶黎民醇厚幾
致刑措三代而下所僅有也然一則賁生有對
而譙讓未遑一則天資剝薄而晁錯見殺又豈
可與夏啓商宗成康比倫哉若夫孝武窮兵黷
武外事四夷海內多事財耗民罷故董仲舒以
王佐之才對天人之策則有臨政願治不如還
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之言蓋欲武帝上法古

畏菴集

卷之一

五

之帝王敬天勤民之政而革去窮兵黷武之非
則治可善矣使當時能用其言必將禁絕多慾
之心躬行仁義之實則言行政事皆可師法漢
將不止於漢而可此隆於古矣故先儒程頤曰
三代之治決可復者蓋以此也蓋是觀之漢之
治所以不古若者正以創業守成之君於古帝
王敬以存心出治之道有所未至也

聖策又曰朕承大統仰惟

祖宗成憲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肆夙夜祗率期與

斯世斯民同躋雍熙顧行之必有其序諸生學
宗孔孟明於王道其詳著于篇朕將親覽焉臣
觀夫夙夜祇率一語此真

聖心之敬之發見也四三王六五帝端在此矣欽惟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

太宗文皇帝以至聖紹洪圖制禮作樂垂法萬世如
祖訓條章

皇明禮制孝順事實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諸書炳炳

烺烺昭如日星是即堯舜禹湯文武精一執中

景卷集

卷之二

六

建中建極之道何莫非此敬之所寓乎書曰有
典有則貽厥子孫啓佑後人咸正同缺此之謂
也

皇上既祇以率之復守而弗失則與斯世斯民同躋
雍熙也不難矣若夫行之之序則臣聞之書曰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大學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
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
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

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然撮其要而言之
不越乎

聖心之敬而已蓋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百
聖相傳之要道若堯之欽明舜之溫恭禹之祇
德湯之懋敬文王之敬止武王之執競皆此道
也

皇上祇率之敬即堯舜禹湯文武之敬則

皇上今日之治即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保盈成之運

隆太平之績誠不出於敬之外也臣惟願

景卷集

卷之二

七

皇上始終此敬則

國家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謹對

及第謝

恩表

賜進士及第臣旋等茲者欽蒙

聖恩賜臣等科第出身冠帶朝服寶鈔筵宴欣躍感

戴倍萬常品謹

上表稱謝者臣旋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上言

伏以

聖明天啓式彰文運之隆

綸命日臨聲錫科名之盛

恩加賤品喜倍常情恭惟

皇帝陛下

剛健中正

睿智聰明纘

神聖之鴻圖昭太平之至治

恩澤已敷於海宇咨詢猶及於芻蕘遂使下愚悉

叨

畏菴集

卷之二

八

榮寵錄姓名之凡陋侈冠服之光華宴錫容臺賜

無寶楮

皇仁廣大同造化之生成聲教彰明溥寰區而被暨

臣等誓殫忠赤願效涓埃祝

皇壽於萬年天長地久頌

大明之一統海晏河清臣旋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畏菴集卷之二

聚奎堂賦并序

聚奎堂者少師工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柱國建安楊公退思之所也正

統改元春大比

皇上親策天下士旋等忝預進士及第拜官翰林既

就職公於僚直之餘率僚屬置酒宴旋等於斯

堂冠蓋雲集尊俎星羅獻酬揖讓禮數秩然飲

酒樂甚公曰斯堂之宴自修撰馮君及今四會

畏菴集

卷之三

九

矣然於數君子皆有文以記其事因命旋為聚

奎堂賦夫奎文章之宿也宋德隆盛五星聚奎

占者以為文明之應自時厥後文章鉅儒若韓

范王歐羣大臣黼黻皇猷於上周程張朱數君

子闡明道學於下致有宋歷年久而世道亨固

已徵矣矧我

天朝

列聖相繼文運弘開軼有宋追唐虞以綿萬世之治

五星聚奎正其時矣如旋之輩際茲亨運得侍

大人先生相與宴集斯堂何其幸歟謹拜手稽首而為之賦賦曰

繫列宿之懸象兮孰司文章中葉璧而爰處兮奎燁其光辰降婁而炳炳兮于此四方二八勾連兮明珠燁煌與天為體兮靜而有常差相比而同朗兮迴映文昌彼辰星之與熒惑兮恒順逆而低昂矧歲鎮之與太白兮亦遲速而運行昔宋德之隆盛兮和氣致祥五緯於斯而聚兮綃彩聯芒平接泰階兮昭回銀潢其占伊何兮

吳春集

卷之二

十

天下文明紛賢才之輩出兮顯若珪璋補衮職而黼黻兮韓范歐王衍洙泗而沂流兮周程朱張治教之休明兮厥應孔彰倚歟

天朝兮世應平康軼有宋而遠邁兮追蹤虞唐文德誕敷兮文風振揚休徵屢臻兮和協萬邦維茲郊藪兮麒麟鳳凰太平昌期兮綿

國祚之靈長揆厥從自兮有元老之贊襄文宿羅兮心胸學海豁兮德量寅亮天地兮燮理陰陽周家機務兮柱石廟廊壽斯文以介福兮令聞

令望示矜式以迪後兮人紀人綱將追蹤於稷契兮豈近古之可當儼直之暇兮居處斯堂思補過於

重瞳兮中心徨徨繫斯堂之高明兮厥土惟剛寧華榱而藻枕兮匪文杏以為梁詎繩樞而甕牖兮不綺疏而雕牆乃集瀛洲之儂兮聲玉珮而鏗鏘分大官之珍羞兮羔豚膏薌給天廚之良醞兮玉液瓊漿嗟予小子兮一介儒生忝登名於黃甲兮青雲翱翔荷至恩於

吳春集

卷之二

土

聖皇兮濫職文場幸追陪於名公兮玉陛趨蹌蒙不鄙而接引兮與文會以徜徉既醉而歌太平兮沐膏澤於吾

皇仰元臣之應奎兮信國士之無雙偉章儔之畢集兮願億忠而效良廓人文以宣朗兮憲協象於穹蒼

麒麟賦有序

欽惟

皇上以至聖大德闡

重熙累洽之治薄海內外民安物阜熙熙皞皞咸
遂其性書曰方懋厥德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
鳥獸魚鼈咸若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
育焉以今日方之隆古蓋異世而同符也夫體
信而達順理之自然麟為靈物物之所難致也
海外遠人人之所難格也今以是物產於是人
之地將以昭

皇上之至仁足以致靈而格遠也故彼雖蠢然無知
亦知曠世罕覩之瑞應於中國豈遐邇僻壤之
所有哉乃不憚千萬里之遙梯航跋涉俯伏進
獻於

闕下其重譯之辭若曰

聖人之德洽於遠也厚矣遠人之尊親也深矣海波
之不揚也三年矣麒麟之出也適當其時矣夫
以天之瑞應於

聖人者苟匿而不貢是違天而獲罪於

聖人下國小臣故不敢以不獻臣聞麟為四靈之長
所長既至餘從而至也可知矣千萬世太平之

畏菴集

卷之二

主

嘉應兆於此雖然寶賢不寶物而益謹其德者
皇上兢業圖治之素心也至於形容

盛德宣彰靈昭判于琬琰奏之金石昭示百代
以垂不朽者天下臣民之志也矧臣忝職翰林
以文為業者乎謹稽首頓首而獻賦賦曰

繫四靈之孰長兮曰惟爾麟羌和粹之所鍾兮
牛尾麋身何毛毳而與兮間黃白之彬彬肉其
角兮不觸而淳圓其趾兮不蹠而馴體濯濯其
豐兮首翹翹其伸俛視百獸之蠢蠢兮感氣類

畏菴集

卷之二

主

之吾均中規矩而行步兮德抱義而含仁合律
呂而和鳴兮有若雅樂之翕純曾生蟲之不履
兮亦居遊之不羣異斯獸之仁厚兮象公子之
振振豈陷穽之可犯兮嗟網罟之徒陳胡大鈞
之鑄物兮獨爾麟為時珍蓋其形曠世未覩兮
矧其出適應乎亨嘉之辰欽惟

皇上兮父母斯民法古為治兮文武聖神致中和於
天地兮藹六合以同春甘露湛兮四海和風翔
兮八垓獸不狘而禽不獮兮耿瑞物之駢臻爰

是麟之生於南溟兮知有吾中國之

聖人謹入貢而拜獻兮踰踰乎儀於

九重之宸彰

至德懷遠而致瑞兮寧憚乎跋履之辛表昭昭之異

象兮灼有證乎格物之論兆萬世太平之應兮

廓宣朗於人文信軒輊在數兮成康在郊之可

倫憲不求而自獲兮初何心於九真仰

聖德之至寶兮方務學於謙勤欲四三而六五兮監

盤銘之日新蓋深有望於瑞世之人物兮作左

畏菴集

卷之二

古

右之臣鄰

驄馬行春賦

維

皇明之聖君居

大寶之尊位

至德聖神而武文

天資聰明而睿智統承

列聖於煥後以光前道冠百王迥出類而拔萃敷求

乎哲人順成乎庶類淳風俗以詩書洽民心於

仁義觀今日之太和幸千載之一值也縈河濟

之名邦隣鄒魯之故地俊傑屢生乎其間賢智

每登于至治時則有若卓越之才個儻之士鍾

泰嶽之精英為昭代之偉器德善積於前人

恩慶萃于當世容止儼然而威儀志操介乎其剛

毅夙從事于典墳素抱蘊乎經濟奮一舉之修

程應三年之大比既登名于龍虎之榜復領職

于耳目之寄效國士之無雙秉吾心于不二身

冠炫日忠言敢諫於

畏菴集

卷之二

古

聖明象簡飛霜面折何畏乎權勢蓋嘗除當道之豺

狼懾奸邪之異志者也爰承

上命巡行浙水乘桓典之青驄攬范滂之華轡玉斧

壯號足之驍騰繡衣偉丰毛之神異愛其色之

間乎青白善其德之馴于控馭蹴雲追掣雷之

光嘶風吐長虹之氣縱一鞭之所如度千里而

可致信渥注之龍媒誠大宛之騏驎豈不足以

起孔子之稱而駭伯樂之視也耶若乃載馳載

驅行行且止出京畿離燕冀下錢塘放溫處山

川壯東南之奇景物絢春光之媚觀民之風蘇
民之悴或敲鐙而思獻其疑或據鞍而遂斷其
事是非分于曲直善惡判于誠偽布陽春之至
和宣

聖君之德意羨寬猛之適宜荷恩威之兼施良者以
之而見褒邪者由之而舍置是能激其濁而揚
其清除其害而興其利可謂動搖山嶽而職稱
夫驄馬之御史也已嗟哉人因馬而體以逸馬
因人而名始著慨微弱之漢靈委國柄於閹寺

畏菴集

卷之二

去

彼熾其奸私敢恬無顧忌胡當時之廷臣忍緘
口而不詆惟卓彼之桓公振赫然之憤慍躍驄
馬於要津凜京師之畏避此所以流芳聲於迄
今而復有嗣之者也茲特引玉勒以南旋馳丹
心于北至復

休命於

重華拜榮陞之特賜又將接武夔龍比肩契葉益樹

風聲大振綱紀固

皇圖於萬年垂休光於千禩則

今日治化之隆固非炎漢之可比而驄馬行春
之盛亦非桓公所能擬也歌曰卓彼繡衣兮乘
此青驄遵海而南兮觀民之風陽春德澤兮草
木豐融山嶽動搖兮豺狼遁蹤旋轡京師兮報
政

天官遙羽鵲鸞兮接武夔龍流芳百世兮與
國無窮

梅花賦

亘古亘今之世運一闔一闢之乾坤朕地罔極

畏菴集

卷之二

去

塊北無垠四時迭轉厥始惟春為四德之元首
體造化之至仁少昊司令勾萌馭辰於是羣卉
甲拆發舒寅津敷榮茁秀闢美呈新穉綠蔥龍
而可悅冶紅穠麗以豐勻雖萬千之品彙咸承
恩於化鈞舞袖步障誇金谷之景雕鞍繡轡競
洛陽之塵一國如狂而翫賞九衢羅綺以繽紛
是玩物而縱逸皆逐妄而迷真倏忽顧景祝融
耀輝南薰興愷萬類華滋時則有海榴萱草蘭
蕙荷葵榮錦雲之郁麗含金夢之歲徒瀛溪羨

香遠益清之可愛太液誇豈如解語之尤奇駒
陰隙過兔走鳥飛青皇稅駕流火西馳光景瞬
息尋收屆期商金用事玉露凝珠聲動歐陽之
賦情關宋玉之悲羣芳搖落衆木離披時則有
木蓮錦錠甘菊金舒艷錦官之百雉擅郡林之
一枝雖暫榮風霜之際詎能耐久而待時若乃
權歸顓頊令屬玄英天地閉塞冰雪嚴凝舞六
花之玉屑堅三尺之淩冰萬物改觀山骨峻嶒
魚潛不躍鳥噤無聲藍關之馬不進灞橋之詩

未成金帳淺斟芳酒懷放浪玉堂淪茗芳詩骨
伶俜迴視嚮日之妖豔罔不失態而喪情時有
廣文先生博通物理目覩榮枯感嘆不已浩然
太息曰草木無情有若是乎越乃信步林壑從
容杖履陟勝窮幽究其所以訪徂徠之大夫扣
淇澳之君子莫不偃蹇輪囷憔悴委靡於是摩
挲詩眼聚精會神徘徊野橋之曲睥睨清溪之
濱忽覺萬玉炫目幽馨襲人幽姿挺乎冰雪勁
氣超乎松筠秉歲寒之節操鄙埃壙之囂塵一

枝破臘萬卉讓春晴吳繁華推少陵之豪邁暗
香疎影仰和靖之清新滕六為侶霜娥作隣翠
禽偷眼而欲下粉蝶斷魂而莫親出則金馬玉
堂以大用處則竹籬茅舍以棲身倩良工而摹
寫惟光華而逼真此則特見其隱之晦而未親
其用之伸焉至若笳鳴玉塞笛弄江城奏咿鳴
之三調即飄墜而滿庭舞蝶翅而無力嗅魚鱗
子不腥風韻暫輟佳實告成犀浦雨肥芳曹軍
因之而止渴傳巖叶夢芳商鼎藉之以調羹說

由之而大用操從此而幸興夫如是得非蛾媚
於一時者不可以並而凌寒獨秀于嚴凝之景
者宜使子品評者乎先生感歎既已旋跡草堂
假寐而息渺焉若有一人玉骨冰肌鳴瓊瑤之
珮披五銖之衣香氣旖旎趨走坐隅揖而言曰
僕乃羅浮隱逸庚嶺清癯守高標而自適勵素
志而不移惟貞惟白不磷不緇自水曹之既往
幸和靖之見知寂寂千古賞音甚稀何今日之
邂逅蒙眷念而不遺極情品詠光賁林扉于茲

敘謝願致一辭先生胸蟠錦繡欵垂珠璣請重
為之品藻成一旻之瑰琦繼廣平之賦續六橋
之詩周俾唐宋之英傑徒擅厥美於前時言既
飄飄而往杳然無聞惟覺風露飄飄異香郁芬
嗟亦平生之奇遇焉可自托為不文遂操觚執
翰勉為效顰乃復為之歌曰

孤高節操兮冰雪芳歲寒凌厲兮貞而剛擅心

玉骨兮恒且香玉龍麝戰兮那復降托根穹壤

兮雨露恩光挽回暖律兮醞釀春陽毋庸投老

昆麓集

卷之三

辛

予林壑傍調和金鼎兮登

廟堂歌竟復倖文房四客曰剡水潔端溪堅中山

穎松滋玄相與次為韻語書于瀛溪後裔正心

之軒

古木寒鴉賦

惟安陽之山兮秀拔乎東海之堦何毓奇而儲

異兮偉人生于其間鬱喬木之森森兮永固而

深盤匪一世之封植兮亘奕葉而當軒甘露時

雨兮既濡以溥嚴風凜雪兮不瘁而蕃羗聳壑

而昂霄兮曷窮其巔凝黛色之蔥蔚兮泥泥團

團歲云暮兮江天寒義和駕兮薄西山絢霞彩

兮浮紫烟鵲嵐光兮黯長川有鳥名鴉兮厥羽

惟玄擇人而依兮其羣孔繁接翅兮颺颺紛飛

兮後先聲啞啞兮襟以喧啄有食兮飲有泉枝

嶢嶢兮棲息安彼繒繳兮不汝干繫惟知所止

兮其智則專報吉凶兮俗所傳集戟架兮官兆

遷尾畢逋兮盤以旋予佇立而凝睇兮蹇有感

乎中悄悵爾鴉之咸若兮亦率性之本然蓋天

昆麓集

卷之三

三

機之流動兮不獨昭著于魚鳶

居庸關銘并序

居庸居九塞之一在昌平縣西北四十里有過

之者曰兩崖壁立亘址直天可若千仞而出入

南北關口者是也漢光武使者出上谷耿況迎

之居庸關由此觀之則居庸實南北之要衝而

為限夏夷之險所也久矣我

天朝

聖聖相承至於

皇上文德武功巍然煥然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豈專

恃此為險哉雖然慎固封守此古今帝王安不

忘危之道也又安得不謹烽候嚴防禦為當務

之急哉作居庸關銘銘曰

兩崖亘地設險自天直北以控千仞截然外限

朔漠內壯中原

太祖開極遠遁胡元守以常士一夫當千

太宗中興蕩滌腥羶

仁廟

畏菴集

卷之二

三

宣廟封守慎焉火旌日耀雉堞天連鬱乎居庸夜烽

不燃厥今

天子聖德乘乾乃文乃武裕後光前平城禦侮藹藹

才賢居庸之隘琛贄後先一統

聖化於千萬年

畏菴集卷之三

四言古詩

辟雍詩三章章四句

湜彼其流有環辟雍

天子戾止穆穆其容 穆穆其容於焉問道弗煩弗

勤有師有保 有師有保聖學緝熙丕哉元后

允懷于茲

五言選體

送李學士歸省

畏菴集

卷之三

三

涼颿滌關暑星火西南方僕夫理巾車晨起駕

周行大節著

朝野蔚為人所望

聖皇春宿德去意何遑遑臣節未易盡親恩詎能忘

雨露霑以濡松楸謁而蒼立身固知報惕怛中

心傷孝治昭

盛時暫辭白玉堂封章侈

君惠豈曰戀故鄉胡能昧其原畏彼道路長

泉川耕讀

南山崇且長溪水清以漣良田百餘畝草屋八
九椽鵲鵲桑麻塲漠漠榆柳烟清晨荷鋤出日
暮荷鋤還孺子掩荻扉黃卷青鐙前讀罷命濁
醪取醉輒復眠終當有佳會吾駕憑化遷

永感堂

堂上靈椿樹嚴霜悴其枝堂北萱草花秋風不
勝吹慈烏失所恃獨宿聲轉悲緬彼返哺恩而
與中心遠五內怛以崩涕淚漣以垂義娥逝不
俾去去流電馳石堅尚可泐海濶亦有涯悠悠

畏菴集

卷之三

五

抱深恨永與終天期

霜林晚節圖

朔風何蕭蕭嚴霜亦浩浩維此歲載陰羣芳盡
枯槁懿彼貞堅安幽寂能自保春風飛李花樹
下靡蕪草紛紛競顏色媚此一時好

送張給事中赴南京

三五星未沒青驪駕言征藉藉祖道遙悠悠遠
行程陽回雪初霽春意亦已生黃門地清要彼
此同

恩榮未言在茲日况復須老成勿謂

君門遠出納良不輕往矣庶免旃慰此離別情

和何冢宰韻送劉濬司訓之連江

中興聖天子詔發絲綸辭大比取多士不令田野遺

春闈啓

京國英俊皆來斯少年劉氏子文采照丰姿校藝
中乙榜拜命為儒師以此聖賢教分向連江施
軒車動行色去當初夏時嘆惜從此別何以慰
我思傳經有源委辨惑無他岐德譽日以著三

畏菴集

卷之三

五

鱸升可期大器貴晚就勿謂功名遲重逢在

闕下日月同瞻依

五言律詩

和雪齋韻

冀壯方辭

關江南覺有春虎符輝組綬

鳳勒煥絲綸竹馬行遮道蒲鞭不動塵共言公薦

拔未必為呈身

宿紱虛觀

薄暮遊山觀天低逼少微地偏人到少僊去鶴
來稀遠岫收殘雨深林翳落暉夕綠蒼絳絳容
與欲忘歸

送同鄉金署正還南京

封章聞

聖主馳傳自南京身立雲霄近

恩霑雨露榮辭

朝初整旆送別若為情後夜逢秋半相思共月明

送周侍御

畏菴集

卷之三

五

登第聯金榜居官列繡衣北辭

新聖主南去舊京畿日月昭

皇法風霜凜憲威誰如公遐暇常得侍庭闈

送尹通府之京

甌江初霽雨別駕上

神京柳拂春風軟花迎曉日明黎民懷惠澤冠蓋

動離情環珮辭

朝日重來謁政聲

送劉大尹宰石城

為客逢張鑑求賢薦馬周郎官千里去祖道片
時留候館雞聲曉征途馬色秋

五言排律

送林修撰

自是瀛洲侶年來已二毛龍頭曾占據

鸞詔更封褒德業推先達衣冠偶俊髦雄文司馬

出直筆董狐操漳水流何已閩山勢轉高許歸

優渥重雨露在宮袍

畏菴集

卷之三

五

賀葉明府并序

予養病居家鄉人自京還者有云天下藩臬

郡縣之官朝于

京師

上拔其政績卓異者十人宴之

賜大臣繡衣一襲以為他日大用之期兼資寶楮

俾傳還任而吳縣大尹吾邑葉君與焉且為

十人之冠予聞之喜不自勝慨然不知疾之

在躬也因成排律八韻奉以賀之蓋予素所

期葉若者今幸獲遂矧

朝廷是舉又足為天下為守令者勸誠千載一遇之盛事也

述職臣踰萬

褒旌僅十賢問渠誰第一羨子獨為先宴賜珍羞

富衣頒錦繡鮮辭朝加寶楮乘傳給官船盛

典昭

明世殊恩邁舜年宰臣思效法民吏候歸旋異績

中牟並仁聲密縣肩身臨百里地名紀

畏菴集

卷之三

天

九重天美化施仍洽貞心秉益堅曾看膺

特詔補袞五雲邊

賀何冢宰除月初度一百韻

匝歲收寒盡新春迂暖先高門多喜慶吉日產

英賢間氣鍾光嶽鴻才冠輻輳抱來當信孔送

至不須禪家學遵遺訓儒宗得正傳胸藏千萬

甲腹飽五車篇章就號神鬼毫揮掃霧烟律諧

伶氏管音比有虞絃金榜題名早烏臺秉節堅

紫霄祥鳳立碧漢法星懸義檄娛慈侍綱輪怯

勢權乘聰清一道移牘靜三邊不必焦謀慮而

能止戟鉞出倫聲已著守郡職隨遷

壯闕離天上東甌赴海峽九山觀秀氣五馬擁華

韉身坐黃堂上人趨皂蓋前羣黎臨敬簡積弊

解紛纏吏卷重條式

宸聰屢達牋靡遑中晏食那穩徹骨眠藹藹施仁

溥巖巖發令專陽春行有脚霜月照無偏治軼

龔黃遠威繩馬賓愆豪強寧敢縱凋瘵頓令痊

勤恤始終在孤寒生死憐鰥夫無曠室枯骨有

畏菴集

卷之三

天

新阡波息義鶯狎山停謝屐穿身勞髮種種民

飽腹便便禮樂一番盛謳歌五事全六年常疊

疊四境得平平神與精誠協協陰扶運智圓隣封

潛獲盜將士免張弦德政方敷洽

天書忽召還亞卿從此擢遺澤至今延刑泉纔看掌

煩苛即盡蠲宅心時惻惻種德日乾乾蘇念真

齊駕皋陶足比肩無冤不洗滌非罪肯拘攣大

慰

皇心恤終培

國祚綿傷殘虎豹搏擊陋鷹鷂汲黯匡時切相
如病體孱青蠅紛訕毀黃雀恣翱翔諫伐成徒
尔危時悟必然太阿窺倒執逸翮計孤鶩張翰
思尊萊堯夫感杜鵑宮袍辭

袞冕江水遡鳴舳諸子芝盈砌慈親雪滿顛誰能
違孝義自分老園田龐邵營禾稼陶周愛菊蓮
青編還教誨綵服更躡屣斤罕逢饒信門荒造
翟聞人倫家每敘外物俗難牽

天眷

畏菴集

卷之三

三

中興主時當景運年

垂旒臨殿陞命將集貂蟬 勇智周王發 神明
古帝顯忘餐求俊彥決意蕩腥羶忽被詞臣薦
驚聞驛使宣函開

丹詔燁色映碧山妍為

國初存志嚴裝竟上船遙奔千里道再拜

九重天

聖主深褒獎忠臣久棄捐天官方轉倅冢宰復持詮
最是超羣考何曾受一錢百僚歸統矣四海屬

均焉廩耻風應振貪婪惡總悛蕭曹焉彼讓伊
傳可吾聯位重思尤慎階崇禮並虔光明燈射
暗寬廓海容消倡衆言頻上蒙塵

駕復旋

明良誠有托際遇豈無緣

堯德依巍蕩 湯仁戴廣淵 恩推三代遠

詔賜五花鮮偉事彰華夏豐功載簡編微軀多軼

軻幼學少覃研弱質半生渴禾腸九曲煎椿萱

悲夙殞齟齬涕潸潸未解論軍旅粗知設豆籩

畏菴集

卷之三

三

涵濡歌獸鳳鼓舞樂魚鳶守分寡諧俗安貧羞

執鞭看常遭白眼偷不置青羶產薄收紅稻囊

虛出翠鈿數承垂顧盼况復荷陶甄文削純詞

妙經傳聖道玄侍談恒侃侃服善獨拳拳秋試

欣登浙春闈喜中燕盪聆

音降綽叨對筆揮椽一旦承

新寵經年脫舊遭

金門鳴珮遂至署執觥連雖媿文工藻常懷俸守

泉

廟堂將見引霄漢遂聯翩請益期宏遠書紳事勉

旃器成能負治魚得敢忘筌冀壯逢初度孤南

照八埏呈祥迎

帝座炫彩接台躔常道知符泰繁禧識華駢貞安瞻

柱石壽骨仰神僊花甲周過七椿齡信擬千本

來人似玉方至福如川

宗社安磐石

皇圖鞏泰巔作詩非溢美頌實向華筵

畏菴集

卷之五

五

畏菴集卷之四

七言律詩

次黃養正賞菊韻

黃金花朵照冠裳開正當時近橘陽阿閣秋高
通御氣掖垣風細和天香自同葵藿常傾日肯
讓梅花不畏霜歡賞誰如今日樂

君王許醉紫霞觴

贈同鄉鮑給事

黃門清切受官初虎榜登名世所譽環珮晨趨

畏菴集

卷之四

五

迎

玉輅衣冠夕拜奉

天書禁廷鶴立

朝儀肅直尚鶯曉晝漏疎惟喜鄉隣沾薄宦羊裘

還食共紆徐

冬至侍班

佳期又遇一陽生百辟趨

朝賀

聖明大樂九成天上奏祥雲五色日邊呈復長共喜

沾餘慶報

國誰忘致太平深愧相如纔勿藥侍班亦幸沐
恩榮

題李都閫赤心報國卷

一片貞心捧

日紅生平為國只據忠六韜久學安邦策百戰曾成
靖難功匣裏劍光搖塞月竿頭旗影拂邊風肯
緣世治忘初志夜夢猶思破犬戎

贈同年李給事

畏菴集

卷之四

五

科名連中翰豪氣秘閣同居讓偉才馳譽幾年
超瑣闥納言一旦上銀臺

九重民隱時看達兩袖

天香日惹回老我詞林猶舊職學慚鳴鶴獨徘徊

送江侍郎巡邊

久副秋官獨有功巡邊

新命荷

宸衷良平未讓安關內頗牧誰知出

禁中鈇鉞光摩秋月白旌旗影拂曉霞紅坐令亭

障如磐石一點胡塵不敢通

求碧憲葉先生蘭亭書法有序

側惟閣下名隨學著材與德成而蘭亭書法尤
臻其妙凡在縉紳加敬宜矣近聶大尹有薦拔
之舉適契輿論而閣下固以親老辭此尤非常
情所能企歆羨歆羨僕側跡泮庠久磨筆硯學
不加修字亦無法輒托契奉去素箋一冊免毫
四枝幸於草玄之暇乘興一揮使得模倣一二
豈不於斯文益有光歟

畏菴集

卷之四

五

碧憲夫子寓蘭亭千載義之契合冥亦手抄探
龍虎窟墨池倒蘸斗牛星韓公自詫軍方張杜
老深知筆有靈賸欲相從學心畫煩君與我講
聲形

送同鄉朱僉憲還江西

臬司爭羨出羣才遙自江西董賊來瑞日

九重瞻玉殿福星千里倘金臺夜陪笑語聯雙

榻曉戀分離更一杯郡邑吏民知幾許澄清翹

肯候君回

送李侍御四川巡按

平明奉

詔出巖廊萬里西川事激揚玉斧凝霜生勁氣繡

衣映日帶

恩光巴江渡處波濤靜劍閣經時草木香狼虎聞

風應遠避埋輪不讓漢張綱

送江編修還蜀

閩闔初開曉仗移珮環趨向

玉階辭行舟慣見巴江險策馬何愁蜀道危花滿

畏菴集

卷之四

三

錦城迎望遠詩成綵筆得歸遲只今

帝載須才俊還看鸞龍集

鳳池

江心寺

江心勝景似蓬萊占斷壺天絕點埃不與人間

連世界却從水上結樓臺亭亭古塔雙峯起隱

隱晨鐘萬戶開昨夜老龍聽法去滿江風浪殷

如雷

墨池

何以清池喚墨池昔年臨此有羲之千張牘灑

黃堂翰一派翻分水墨支斜帶目光雖爛熳亂

涵雲影尚淋漓學書老我猶成拙為表遺蹤一

賦詩

遊玄妙觀

天逼僊房傍郭低山人長護羽人棲瑤臺狀府

依稀見翠竹蒼松咫尺迷拂石淡時窺鶴舞瓊

花濃處聽鶯啼此中好問來同契暇日相從駐

馬蹄

畏菴集

卷之四

三

永新彭侍御銅川四詠

銅川秀水

蓬萊一脈接銅川異物陶鎔造化全萬頃玻瓈

雲外映滿天星斗鏡中懸珊瑚出水蛟神泣珠

蟬藏淵壑室妍自昔靈泉多勝跡于今秀氣屬

才賢

銀麓奇峯

芙蓉削翠拂層霄絕頂餘寒暑自消雙鹿迷蹤

雲路迴數螺巒驚海天遙霜清夜識浮銀氣月

白時聞響玉簫我欲與君遊汗漫晚年期此覓
松喬

儒林叢桂

桂樹森森出泮池僊根應向月中移夜涼風影
浮書幌秋曉天香襲講幃招隱謾勞騷客賦掇
英已結素娥知羨君柏府蜚聲舊曾占儒林第
一枝

和惠雙虹

左右長橋梵石成行人飛步踏瑤瑤駕空蟠踈
長橋集 卷之四

雙腰澗跨海鯨鯢兩背平銀漢曉橫纔咫尺盡
關晚眺總分明往來利涉知多少題柱惟君繼
長卿

送王都憲督漕

繡衣金帶照青春奉

勅南巡一憲臣萬里澄清歸掌握九州漕運入經
綸曉離臺府霜威肅夜度關河月色新屈指來
秋看復

命高義勇卿侍

楓宸

送同年陳郎中

聖書新捧出

金闕五色龍章濕紫泥疋馬壯離關雨霖片帆南
渡渚雲低蕭何轉運功須並劉晏經綸志欲齊
後夜相思一回首福星高照大江西

七言絕句

題月下葡萄卷

驪龍飛出水精宮嫋嫋長鬚翠拂風亂吐珊瑚

長卷集 卷之四

千萬顆夜深高掛月明中

次李學士題梅花

獨乘春意領羣花畫裏相看倍憶家記得斷橋
流水上月中疎影看橫斜

鳳墅朝陽

羣峯飛舞欲迴翔旭日初升散曙光幾度凭闌
發長嘯尚懷鳴鳳在高岡

龍溪夜月

碧澗蜿蜒若蜃蟠銀蟾翻影落晴湍九天風露

涼如水擬跨長鯨上廣寒

題墨梅為內臣賦

墨池衣出老龍身
淡淡輕烟罩黑鱗
不用莢花三月浪
挺然頭角占先春

端陽有感

思遠樓前小雨晴
楚歌聞處若為情
紛紛載酒遊觀客
誰信當年有獨醒

楚歌聲裏襍漁歌
遙想當年感慨多
千載一辭成口實
滄浪清濁竟如何

畏菴集

卷之四

四

楚雲湘水兩悠悠
魚腹忠魂恨未休
若使當時言見納
于今安得有龍舟

過木莊三塚

一統山河屬

大明三良猶據趙
時望可憐秦檜不知此
後世空留冀塚名

過楊村驛

楊邾驛裏駐飛旌
風物蕭然一吏迎
却憶昔年經此日
家家飽暖說秋成

度雙城望闕

雙城正馬度河梁

壯闕天高入望長
一片歸心飛矢疾
計程曉發觀明光

寒江獨釣

雪滿江天玉嶂高
北風吹透鷓鴣袍
老漁有志堅如鐵
獨向船頭釣巨鰲

七言排律

送阮方伯赴廣東

畏菴集

卷之四

四

先達家邦今最盛
義君左負濟時才
文章名中春秋柄
風憲聲馳內外臺
片月冰壺心皎潔
橫空劍閣氣崔嵬
九年叅佐臨山右
一旦榮陞出帝裁
環珮曉辭天上去
旌旄遙向廣東來
枕柳雨霖炎蒸還
荔子風清瘴癘開
身坐名藩雄節制
政敷萬里被蒿萊
文星高照薇垣夜
更有光芒接上台



墨莊集卷之五

七言古體

初入翰林寄勉妻兄蘊珪章秀才

廿年江南讀書者五次虛騎赴科馬不管傍人
話短長浩然之氣何由下去年復向蟾宮遊桂
花折得一枝秋歸來故里衆驚嘆共說男兒壯
志酬春風射策

金鑾殿禮樂三千弊

宸見

畏菴集

卷之五

四

玉墀臚聽第一傳金榜名魁天下彥

聖朝待士

恩何深清晨

御宴開瓊林太師先將玉液勸宗伯特把金華簪明

朝又荷

賜冠服燁然銀帶腰間束微臣上表愧菲才萬歲殷

勤向

天祝千年佳會真罕逢始知不負讀書功讀書至此
信云足總是前人陰德隆位居翰林亦不小他

日經綸自茲兆人生有志報

君親從今惟有讀書好

何侍郎五馬圖

使君昔日來甌東駉車五馬一馬驄飛黃紫燕
豈凡骨奔虹追電如遊龍露冕行春遍封內駉
駉雙旌聯皂蓋長風爽颯生雄姿猛氣驍騰逞
逸態遙思往歲相追隨驕嘶騁步恒異之麒麟
乃是冀北種龍媒信為天下奇只今立仗

黃金闕太僕奚官嘆超絕牧野春來豐草深瑤池

畏菴集

卷之五

四

曉浴澄波滑熙熙四海歌太平甌民去思多少

情

九重天闕不可見惟向丹青圖繭形

送周諒分教巢城

薊門木落霜氣清灤河風高波欲永隨陽鳴鴈
向南征君乘輜車指巢城川路遙遙揚去旌木
鐸一振吾道鳴百里教化位豈輕

九重雨露恩亦榮泮水芹香曉雨晴杏林花暖春
風馨菁莪樂育皆賢英

盛時況值昭文明
鸛嘶三鱣集講庭
還見先生自此升

峴山望雲為廖掌教賦

手持教鐸鳴瑞庠
雙親齊隔閩山陽
冬溫夏清竟廢荒
晨昏甘旨違奉將
思之惕然驚膽腸
亟登峴阜遙盼望
望大海之南天一方
眼中惟覩雲冥冥
想當起自親舍傍
翕霍騰靄見日光倏忽
舒卷色轉蒼延佇久之心彷徨
可憐見雲憶高堂
此身恨無兩翼張
乘風去逐雲翱翔

畏菴集

卷之五

五

速碧窻葉先生蘭亭書法

僕以卷求法帖久矣
吝不即示乘醉來造
不值索片楮賦此以速焉

君效蘭亭帖聲名達海隅
銀箋因托契特地請
君書幾番造堂下
各筆勞驅馳智永限穿穴
羲之墨滿池假使如君子
安能致如此君字直千金
君心惜片紙我今渴望君
興生有如蒼生望霖雨
願君看此想交游胸中筆興沛然起

題周萬戶子性扇面月桂

我昔夢遊崑崙峯
雲梯咫尺依晴空
綠烟掃盡六合淨
身輕八翼飛蟾宮
蟾宮境界一何異
瓊樓瑤閣相鈎籠
就中丹桂花正發
清光奪目飄香風
姮娥一見謂僊客
狀元許折枝頭紅
當時見舞羽衣曲
鈞天彷彿聞三終
久之但覺毛骨凜
逼人寒氣如冬隆
覺來明月滿窻戶
一天靈籟鳴山松

畏菴集

卷之五

五

畏菴集卷之六

序

贈楊參將榮陞序

天生

聖君撫臨華夷以乂安天下必產賢豪為之相為之
將以贊理而宣力焉相以脩治於內將以禦侮
於外內外相維上下相際求天下無治不可得
也太古尚矣及周之興若文武成康若宣王時
則有若干亂四輔輩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

畏菴集

卷六

四

臣以保乂王家是已降自漢唐宋諸君之創業
垂統雖未及成周之盛然內則有蕭曹丙魏鄧
賈房杜姚宋趙寇韓范諸臣以謀國昇而其外
之却匈奴臣吐蕃斥遠昇丹亦未必不資周衛
霍趙英衛曹狄諸將之力焉

天眷

皇明命我

太祖高皇帝掃滅胡塵一正區宇

太宗肅清沙漠卒致來庭洎乎

仁宣二廟四海風靡此固有以駕成周陋漢唐宋矣

然亦當時委任將相之得人也肆我

聖天子嗣大歷服庸精圖治慎選相臣將臣寄重而
資力焉於是謀內治則有三楊諸大臣而外之
為將則若今

欽差鎮守宣府等處右叅將楊公亦其一也公世
六合人祖父漢中百戶公襲爵勇而知兵適征
虜總戎陽武薛侯聞其材置之左右洪熙元年
從征有功陞正千戶正統改元遂受知於

畏菴集

卷六

四

天子天子若曰惟朕嗣承

列聖丕烈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蠢茲西北二虜古為
邊患越今亦既臣服惟其無恒居亦無恒教乃
底不類匪厥恒性朕實矜之茲不可以窮兵不
可以弛備其善撫禦之惟朕遠近將臣咸有常
守顧茲朔方元臣樹鎮孰能倡茲將校往贊朕
師一力一心永安茲土朕聞楊洪其可于時左
右大臣詢謀僉同

天子乃命曰咨爾克治戎兵無生事越無畏事茲陞

爾明威將軍俞指揮事往武汝諸公既受命因
請曰臣願自當一隊凡在部下非父子兄弟則
嫺戚朋友給餉之需亦乞倍他兵

天子皆可之蓋欲其作士氣而致成功也是年秋九
月敗狄人于瓦房沙丁巳冬復以兵會明年春
又大捷所俘馘功倍於初邊報日益稀遠

天子嘉之累陞至今職旋以文字職翰林數聞其得
禦邊策蓋無事則嚴守備與士卒同勞逸時時
飭以忠義有警則躬履行間穎然有向敵意接

畏菴集

卷之六

四

戰則痛剪之敗去則不窮吾力不拒內附不起
外蒙殆聞古名將之風而興者視今之諸良將
蓋並驅而莫之或先矣豈彼玩冠邀功輕用民
命不知為國圖萬全與夫兒戲者比哉用是不
負知遇克稱廟議以顯有成功而荷茲

寵命也雖然莫為之相則將不能以盡力于外莫為
之將則相亦不得獨盡心于內故內治修而後
外攘之功易舉外侮息而後內治為之益安古
之善治天下者用此道也然欲內外無患匹休

古人若今之將相大臣楊公輩而非有我
明天子克知灼見而信任之何以致于茲耶是則
天佑國家俾

明良胥會以安四方之意又可徵矣繼自今公其益
懋乃職圖報

大恩以求無愧于天他日位與功崇致身樞輔與

二三大臣佐

天子保治於萬年以光先烈以追蹤隆古豈不盛哉
懷來衛指揮使易正徵文為公榮陞贈於是乎

畏菴集

卷之六

四

言

送王揮使還京序

居庸之關遠控沙漠之地天之設險據衝蓋所
以內中華外夷狄也有國家者為斯民慮必鑿
池築城以當其要命將士而屯禦之由古而今
焉

皇上嗣大厯服之初文教既敷武備尤不敢弛
詔凡沿邊之境城隍之宜葺者主將其選麾下幹
濟才畧之官以董治之於是武成中衛揮使王

侯茂承

命統率部伍實理居庸之城既至相其事之便宜計其施之緩急以身任勞為士卒先未幾月而功告成噫乎知之不能周才之不適用奚能事集而人不知勞哉侯趙人其先以武功顯祿之世爵之傳至于侯而益大勲烈之舊閭閻之澤蓋有在矣故侯以淳厚之德廩公之心而行之以勤敏上能不負

朝廷之命而下有以感夫士卒趨事赴工之誠也

畏菴集

卷之六

平

雖然此特一事耳使當鈇鉞之寄得專制於一方則其設施措置又不可以今日之事視之者昔李世勣守并而突厥不敢南向太宗稱其賢於長城侯惟思而勉之讀書以文之則其所至尚何勸之多讓哉名聲事業將與斯城相為悠久而永食

天之祿矣詩曰之屏之翰書曰以藩王室是又在乎人而不專恃乎地利也侯其知乎哉將還京守關指揮李公等相率徵文以贈予樂道人之善

故為之書

送楊司訓序

夫人不得為公卿大夫以行其道於天下得為師儒之官明其道以淑諸人亦可以無愧矣蓋吾之所學者古聖賢之道也為師儒之官以斯道自任義冠纓帶坐於講席之上諸生聞然侃然環列於左右談六經之精微發四書之蘊奧於諸史則究其本末於百家則辯其醇疵使人曉然知天地之所以覆載日月之所以代明四

畏菴集

卷之六

至

時之所以生長收藏人之所以靈於物聖賢之所以異於人王道之所以大伯功之所以小與夫異術之所以亂真邪說之所以害正古今治忽興亡之迹君子小人趨舍之機皆有以明其是非得失之歸千里毫釐之謬舉凡天下之事若指諸掌而明示之知矣由是循循善誘俾之力行以求其至則所以鑄其徒者若器之出乎大冶皆底于成而彼公卿大夫之材又取資乎是矣於乎師之明道以淑人其功烈有如此者

向使徒有公卿大夫之位不能行道以苟祿又
莫若為師教人之無愧焉今年秋予同門楊君
以老成之學淳實之行出儒門拜儒官分教徐
州郡學既

陸辭鄉之縉紳設祖道餞于崇文門外且歌詩以
壯其行謂予職司文字俾序于篇端予故表師
道之大及成功之不小者使君勉而圖之為後
學之矜式君果以予言為然則徐之賢才將溥
渥乎由是而益盛出為世用以廣君之道也可
必矣

畏菴集

卷之六

奎

送龔揮使還茂山衛序

人有言於予者曰今之居藩衛武臣能盡其職
而足稱者惟茂山指揮使龔君其人歟魁乎其
容銳乎其氣而卓乎其志也其器韜畧善騎射
若孤月升而破幽谷也若高崖之才趨赴壑莫
之能禦也故主帥賞其能士卒畏服而仰戴之
其功業之在人者章乎其著焉予未獲與之面
因人之言而竊識之于懷久矣正統改元之明

年衛居庸關之城有傾圯者

詔完葺之龔君實領大寧都閫之命率士卒以理
治之既訖工守關署都指揮李公等介人抵京
師求予言以為龔君贈予既聞其名而又重茲
請不容辭且天下之事為之由乎人而用之亦
由乎人操豪曹湛盧之器者得犀兕而割之然
後別其利抱梗楠杞梓之材者遇匠石而顧之
然後知其良士之負才幹蘊智能苟舍之而不
用用之而不當泛泛乎亦常人耳及試之以諸

畏菴集

卷之六

奎

難之事驗之以有濟之為所以據其中而措諸
外接於事而運其思者迥乎異於人人焉今龔
君承先世之厚德為

國家之虎臣其能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故於
斯役董之不失其度今城既新矣而君方謀所以
守之者使

國家永無北顧之憂則其功之在人聲之流世遠
近稱之不衰宜矣茲豈非處官事如家事不忝
主將之舉不墜先德而有振作者乎余故樂道

之以為世之受其直而忘其事者勸

賀儀制郎中章君序

章君大經予妻遠族之侄僑居樂成之某鄉予在郡學時聞其天分高甚而銳志於本領之學遠過人人心竊慕之未幾今少冢宰建昌何公未守溫選其邑之俊秀子弟二十八人入郡學大經與焉予始識其人往來久之扣其所有果符前聞蓋二十八人中之卓然傑出者也不五六年大經以詩經發解魁己未春闈第施槃榜

畏菴集

卷之六

書

進士既而出主南京主客清吏司事政簡而多暇大經益得肆力貫穿古今視昔益宏博今年冬以九載秩滿書最天官陞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鄉之大夫士謂予與大經有瓜葛相知之深需文賀之于惟禮部春官儀制首司郎中五品大夫大經以五品大夫長春官首司之事固榮而可賀矣然

朝廷大禮掌於春官而儀制所分之職視他司為加多所謂參訂禮文兼職箋奏非富儒學未易

處者今以大經處之為宜豈不尤可賀乎抑予聞舜命伯夷為秩宗有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夫秩宗即大宗伯之職寅直清三者典禮之大要大宗伯之所當盡也大經司此職謹毋以此三者委為宗伯之事而但究心乎禮文牋奏之間其必無而勉焉予見其大本既立未隨而舉居僚屬則以此輔宗伯陞宗伯則以此率僚屬無所處而不當矣且具之於今必將陞而為之於他日則又有大可賀者胚胎乎是大經勉

畏菴集

卷之六

書

狀

送何君喬新還廣昌序

廣昌何君喬新天官少宰公之子也今年春領鄉薦會試

京師以中乙榜辭不就教職卒業于胄監循例暫歸省其母太夫人

陞辭將行予同官二三人以素辱公知於君之去不能忽然無贈言取晉陶徵士詩所謂豈無他人念子寔多分為八韻四人各賦二章以贈之

僉命予為序謂予為公門生而友知於君久且
深者予敢辭哉君深潛純粹於公諸子中為最
肖齡齒時已有出羣器識日惟從事家學而問
辨出人意表嘗以宋趙普事實於公曰觀其祖
立德昭陷於逢君之惡而史氏于其死顧宜書
其爵乎若包孝肅公亦名臣也宜以爵書而否
焉如公論何又嘗從容問曰吳臨川以宋舉人
而仕元今預從祀之列抑亦不以此累之手公
大異之于聞而甚加敬且期其遠到焉時君年

畏菴集

卷之六

五

纔十有四既而遽去七八年予未嘗一日不往
來於懷去秋君以書經魁江右鄉試予聞之喜
甚而意其春闈之復魁也今不偶若是何哉夫
賦命有疾徐一科無二冠而天眷善人困之于
先乃所以亨之于後也觀商柯二大魁可見矣
況有學行如君又有公之盛德天寧不預為陰
定以彰其善乎蓋將使之僥焉益進厥學然後
高魁巍科追踪商柯以繼美于公固理勢之必
然者故予於詩序他不暇及特言天之不棄於

善者為異日之驗以見予之素期於君為不謬
云

送朱教諭省墓詩序

今年秋予友桃源教諭朱士薦以秩滿赴天官
適

朝廷有大故而

今上在監國

令諭文武羣臣各舉所知以為扶顛持危之用予

舉病痊侍郎廣昌何公文淵及士薦以應意以

畏菴集

卷之六

五

辱

國喪師誤我

太上皇帝壯狩者蓋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有如王振

者固

人主未易辯也然其不共戴天莫大之讐非常之恥

有不可頃刻不力圖報雪者雖痛哭流涕長太

息不足少舒予之忿焉何公以獨不屈節王振

辭疾告歸士薦又嘗濡染公教能推之以掌教

桃源而歷歷致効有足稱者先是桃源之士大

率家貧質魯不好學有司不免其徭父兄不恤其苦冠履服用筆札之具悉無所資而為之師者又皆庸鄙往往營利為自富計視

朝廷所以造士成才之初意何啻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畧不加欣戚於其間由是士風不振孰知學為先務而違努力為戎及士薦一至顧而嘆曰茲非師道不立之所致歟乃毅然以道自任凡所行皆正己正人之事且其言多規諷使為其有司父兄者莫不惕然感發而徭事之不加

畏菴集

卷六

五

供給之有助以故學者藉之有養而後知教如子之得慈父焉既又簡其質之所教者十五六入朝夕與俱授之經義學皆垂成而將來科目殆有可必至如修學官備祭器資其不能娶者二十有七人兩為廣東京畿考官而得人為盛嗟乎以我士薦之處心行事若是使之任民社權風憲又豈不卓然有為而或不勝哉此予所以首舉何公而次之以士薦焉今未遂斯舉而士薦以祭掃先壟請

許之來告別予執爵而餞之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予固不敢以君子自居而所舉何公孰云不為君子又孰云士薦非其徒歟

今上既親政

宸斷孔昭待

太上皇帝回日相與處分國之大事必有立召忠良如予之知何公之與士薦者將復舉而用之在旦夕也士薦唯然長揖而去同鄉之士請予書為序予復要之相知併賦詩以贈云

畏菴集

卷六

五

送王廷賢先生致仕序

永嘉五經之學起於元豐九先生感於慶元六君子而其始則本諸皇祐賢良王儒志先生儒志奮其默契之學講道於瀛洛之前粹然一出于正至其後進紹而傳之其燭理之明訓義之精卒不悖於程朱之說而合乎聖人之心故當時人物之盛道術之懿取先天下泝其淵源蓋有所自綿延至于

國朝尚多私淑而與有聞者往時編修劉公現獨

善易學究極精蘊蓋能得先儒之遺意而無愧
乎潔淨精微之學者也王先生以穎悟之資謹
厚之行宗劉公之學往往深造自得永樂中中
乙柄分教鄆陵從遊者雲集先生以是為指引
凡為王氏之徒者莫不明其學也豈惟明之其
彬彬乎假科目出而行之者亦不少矣既而先
生以病在告者十餘年鄆陵學者之慕先生甚
於饑渴之慕飲食則先生之教人豈易及哉正
統戊午先生以勿藥赴天官改職中牟中牟為

畏菴集

卷六

辛

鄆陵隣封其人知先生之名久矣聞先生來預
相欣喜為得師賀比至莫不委心聽焉先生雖
數年處岑寂未嘗廢溫習約其理於心者不啻
昔日故其所造就視鄆陵為滋盛今年夏先生
以九載秩滿書最將有超遷之榮乃以年滿七
十援例請致仕

許之將南還鄉之大夫士咸作詩以贈謂子宜序
惟我

聖天子敬老尊賢為仕而得優老于家者于今為盛

而尤盛于吾鄉吾鄉致仕十餘人而少保公以
三達尊為之表率歲時燕集深衣幅巾裒然羣
聚桑梓間談經講學明仕止之義以不悖聖人
之道鄉之後進得指引為依歸雖庸夫愚婦莫
不瞻仰敬信焉先生此歸有足與焉而無忝者
將見元豐慶元諸老不得專美於前矣先生其
行哉

送提學熊僉憲還浙江序

督兩浙郡邑之學僉憲進賢熊公以三載考績

畏菴集

卷六

壬

書最而還也凡浙之官于

朝者重其人惜其別謂子宜序以送之公在刑部
時與予善尋轉大理寺正遂擢今職予間以病
在告又嘗目擊公之所行序可辭乎夫設是官
提督天下學校始於

皇上正統改元之年然必大臣推舉在

廷之學行無優足以軌範人者然後擢之選至重
也浙有是官至公凡四更前此為之者不過於
嚴則流於寬過於嚴而劫才之成以法非所以

成其才流於寬而啓人之學以急非所以勉其學至於進退去取之間鮮有公且當者是皆不能無負薦者病於知人之難而深有辜於

皇上簡賢育才之盛心也公自丙寅春陞今職心公平而正大學純實而光明行部所至必敬其事罷私謁而權要不敢干躬檢閱而懷挾無所投防閒之密考察之詳第其文之高下定其人之去留如鑑衡之別物毫髮銖黍無不當者然又以人資質不無清濁敏鈍非可槩以旦夕責效

長卷集

卷六

奎

於是寬裕以待其成變化而復其初焉書所謂敬敷五教在寬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者公其無有之故浙之師生無不仰公如泰山北斗而科目得人為尤盛可謂度越前人以昭薦者之明而副

皇上之意者矣其書最而榮有今還宜也使浙之學者聞之而加勉不已吾知才器之有成者彬彬濟濟皆足以待用浙士得公一何幸歟雖然公已簡在

聖心他日榮登廟堂將與諸大臣同心翼亮致君堯舜以福天下之民不但化一浙之士而已也公行其懋哉

送蔣大尹改湯陰縣序

予聞昔者吳人歌曰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夫挽之不留者其辭感而慕推之不去者其辭怨而疾鄧侯謝令皆人耳此何為致其挽而願留彼何為使其推而欲去蓋有由然矣嘗考之鄧伯道為吳郡太守載米之任惟飲吳水其庶

長卷集

卷六

奎

公仁恕之澤漸涵浸漬于民之心非一日矣以故吳之百姓於其稱疾去職而有此歌歌此以風彼也然則謝令之為政與之相反不言可知矣嗟乎後之子民者可不法鄧而以謝為戒哉今年秋前恩縣大尹沐湯蔣君以外艱起復赴天官改職湯陰將之任凡恩縣之在

京師者有若耿韶輩相率謁予文以贈之曰若由胄子歷政刑部正統癸亥拜官來尹吾恩以豈第之心施大公之政六事聿興而百姓咸服及

其丁外艱去也吾民惆然若赤子之去父母遮
道挽留而不可得冀其後來以福之也顧今改
職湯陰惓惓之情不能自己願先生有以贈之
予因其言有所感人嘗言今人不如古人皆其
自棄者也若蔣君能致恩民戀慕如此較之鄧
侯未足多讓彼謝令者獨何人哉今恩不幸不
再被其福而湯陰且將喜聞而爭迎之以為幸
得賢君焉予故不能不惜此而賀彼也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君亦宜有以自勉於是乎言

畏菴集

卷六

空

送劉侍御之任南京序

國朝擇御史必以進士預令歷刑都察院及半載
試知其果可以稱是也然後授之職焉視他選
何若是其慎且嚴哉蓋內外之官任軍民之寄
有貪虐而濁者得激之以示懲有廉仁而清者
得揚之以示勸惟御史為然然非通儒識大體
明大法若衡鑑之應物無少爽者固不足以稱
是選進士平居讀書篤信聖賢存心公正燭理
光明所未暇究心焉者法律而已彼文法吏雖

長於此顧不知聖賢大學之道以之倚法為奸
細事毛舉大獄蜩興為害可勝言哉此

國朝所以簡擇御史必進士其人熟歷刑法然後
授之慎重其選者為是故也今年春進士二十
有五人以歷刑既久試中皆擢御史其十三而
南十二焉或曰偉哉御史為

天子耳目之官然與其往南未若留北日近
天顏之為愈也予曰不然南京根本之地去

輦轂已三千里其官吏之廉污軍民之利病皆莫

畏菴集

卷六

空

得而盡知焉必得御史為之宣

上德意激揚而安集之則其根本豈不久而益深且
固哉然則致

上明照幽遠且無南顧之憂者實在乎此孰謂北之
不若耶或者唯唯而退既而永新之大夫士來
徵予言為御史劉叔榮之任贈予遂錄其言以
贈之

畏菴集卷之七

記

書代祀社嶽御製文碑陰

山於天下者臣旋不知其有幾其崑然高大者為嶽嶽有五社嶽恒山則社方之山崑然高而大者也彼其底柱析城王屋大行之類意者皆宗于此乎今其廟在定州曲陽縣平地中直西社距所謂山者不啻百里因疑而問焉有答之者曰山有一石飛來於此故廟焉臣旋不遑至

畏菴集

卷之七

空

山所稽其果何若意必曠遠中國人跡稀到之境甚不便於祭禱者耳且謂飛來之石萬無是理或者其氣脉于此焉鍾故廟食于此也書曰望于山川社嶽恒山將必望于此乎山為衆山之宗其神必靈以必靈之神享有廟之食則凡護國福民殃惡祥善轉荒歲而為豐年其潛司默運於冥冥之中必有其道矣竊聞去年十月胡諜至曲陽有經廟門者駭視不敢入時并匿廟中之人皆獲免神之威靈可徵者有若是夫

臣旋奉

上命來行代祀禮致齋自三月朔發真定公館歷行

唐抵此至四日戊申祭時皆春和景明晏然無

風沙殊勝向所經行之地此固神之鑒我

朝廷致祭之誠昭格歆饗又有可徵者也然出雲

雨以澤物山川之責也今二麥殆枯而土燥難

於播種有大雨以蘇之則民將倚之以有生神

亦有所依而恒於饗祀矣并書此以告且俟焉

重修舊路嶺口關記

畏菴集

卷之七

空

天朝治平且久四方宴然無虞為將帥者往往習於宴安於凡所謂山川險隘壯華而限夷者皆視之為不急務故或湮之而弗修或修而弗固也非一日矣去年冬胡諜扣邊

皇帝以秋官郎中陸公軌往閩有功擢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授

勅書以鈇鉞鎮真定公至遍歷邊徼相諸亭障皆

廢廢陵夷而彼寇或來過之難為力也即下令

有司以修繕五關為首務有曰舊路嶺口者居

其一在阜平縣西五十里公計其因舊圖新必將倍徙其厚為五丈而高之增者如之深則壘純石五里而因山為高以接壘者二十五里并其里為三十上作睥睨以俟其窺下置三水門以洩其流庶守之嚴禦之密彼不能悍然進矣然較之餘闕功大而費廣非得廉幹出羣之才以專理之豈易成厥功哉於是詢擇真定府知事衛君某而委重焉君承命惟謹乃惻然曰茲事為於豐穰則易今歲歉不亦難耶雖然苟處

畏菴集

卷之七

充

之有道使節其財而不傷量其力之可盡民將不畏趨赴而功可成矣由是倡以自奉之薄喻以因民之利一錢不妄料一夫不過役夙夜慎率無或少離衆皆懽然效勞不四閱月而告成一如公之指夫天下山川之險駛究于兩崖之間限乎東西南北而為中外之要衝者此固夫造而地設也然非假人力因而築鑿何以致其堅完整飭而為守此禦彼經久之大計哉故聖人慎固封守而四海安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誰

無所見而然歟公讀聖人書發身賢科累官至今職閱歷多智慮熟迥出尋常萬萬其鎮真定也首發修五關之令而經理區畫皆自己出此非深達制治保邦之道而知急先務者不能且於此一關之修度其尤難而慎擇衛君以託之以能早有成功既完且固而民不病公可謂明于任人而君可謂善于任事不負其所令矣阜平令秦湖畢君麟因曲陽分教南畿徐君謀馳書北京謁予文識其實勒石以垂不朽予近以

畏菴集

卷之七

充

代祀北嶽自真定還已聞其畧矣故因其所述不辭而為之記

竹泉書舍記

有郁君承璫者自安成遠來

京師謁諸縉紳先生修其家乘自始祖仕南唐淮南刺史徙廬陵幾傳至深甫徙安成又幾傳至怡菴徙洋溪迄于今其文獻之世紹支派之分別靡不粲然具載矣既而詣予請曰先人達廣公於新居之南別構一軒後植修竹蒼然而覆

戶前引流泉潄然而遶門名之曰竹泉書舍命
郁輩讀書其中暇即來茲俯視郁輩而樂育之
也嘗指竹而喻之曰爾觀於是乎凌霜雪而不
凋可以勵操干雲霄而直上可以尚志棲必有
鳳吾擇交焉製可為律吾和音焉不亦有資于
是乎既又指泉而喻之曰爾玩于是乎清而不
污思滌其慮流而不息思進其學其潛為澤吾
畜德焉其繁為淵吾組文焉不亦有資于是乎
爾輩俯仰一物間盍亦勉之今先人逝矣承瓘

畏菴集

卷七

序

追念罔極而言以儆戒凜凜猶在心耳不敢違
也乞不靳一言為記附于譜謀以彰先德而并
傳焉予聞而喜曰夫厲操不屈于物尚志不苟
於小擇交以輔仁和音以鳴盛四者有資於竹
滌憲以消其欲進學以造其理畜德而實無不
克組文而道無不貫四者有資于泉然則竹泉
之為書舍其有關於承瓘輩大矣若達廣公可
謂善處其子而教之者矣予不及見達廣公觀
承瓘之為人則其父可知且郁氏事之最先者

莫先於修譜謀而仰先訓然非有所資以自成
其能然乎雖然竹泉物也承瓘輩人也人固靈
於物者苟能盡性踐形則將參三才而為一況
竹泉乎承瓘輩尚反而求之使道全而德備以
稱乎為人之名彼竹與泉將因之而愈勝如所
謂山不在高有德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焉
則先德為之益彰而書舍亦有光矣言竟承瓘
作而謝曰執事之教我何其至歟遂書為記以
歸之

畏菴集

卷七

主

說

梅花說送弟川

予備員翰林之三年川自鄉來省當隆冬盛寒
衝冒霜雪迢遙數千里之艱鯁面滿足至于
北京敘天倫之樂洽友于之情頃鳴篴應怡如
也歲之初吉駕言歸寧請於予曰川自幼承訓
于兄今遠左右願賜一言川將以為戒川見大
夫士之京師者抱道德富文詞竊亦有歆於中
願兄其張之川將以為勉予感其言而未有以

答適鄉先達駕部主事雪齋孫公圖梅花以為

贈子因指而告之曰若知爾梅之為植物乎羣

陰既極一陽初復之時衆芳搖落百卉具腓而

梅也獨敷榮而秀發其操剛而不撓其色皎而

不汚其氣芬然而播揚故昔人以花魁名之至

其成實則又得木行之正誠羹鼎鼐者有所資

焉是以比德於人而尤為人所愛也梅之為物

有如此者若其務法焉不偶於流俗不儕於小

人富貴不淫也貧賤不移也威武不屈也著其

畏菴集

卷七

五

行而文采見焉蔚其聲而遠近聞焉味仁義以

為腴蘊忠信以為本惟其缺之為實故能敷而

為用迥然異於衆也必矣若惟效之吾於若有

望也川再拜曰川不敏敢不蚤夜以求從訓辭

於是續紳諸君子皆題詩于左方以壯其行

畏菴集卷之八

疏

重建司馬溫公祠堂疏

有宋司馬溫國文正公其文章之關切乎世教

其政事之匡庇乎君民其言行之軌範乎學者

著於當時垂諸天下後世燦若日星之明銷若

金石之奏凡有目者之所共觀有耳者之所共

聞所謂超出漢唐庶幾三代以上之人物豈不

誠然乎哉然猶不免為辛蔡所排至于欲發其

畏菴集

卷六

五

塚追奪贈謚目為姦黨禁于孫不得仕者何也

天下第一等小人惡第一等君子無足惟也然

公論固有尼于嬖近而存于天下未定于一時

而常伸于萬世者夫誰得而終泯哉公去今五

百年聲望事業昭如一日而辛蔡輩身名俱腐

至今且有遺臭公論蓋如是也公本河南陝州

人祠堂在紹興者則其宗孫開國伯伋高宗

南渡時之所創也歲久傾廢刑科給事中恂之

父廷芳寔伋之七世孫而視公為十世祖思欲

重建傾力不及乃疏此遍扣斯文之好者以相成之孝子慈孫之用心固若是歟然予於此又有所感焉宋之季世秦檜以奸邪誤國身歿之後蓋有真其子孫艱然不捨是認自謂寔他裔者聞廷考有是舉其怨恨嘆羨能不交集于中乎此又可見公論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然則重公論之君子可不相是舉俾有成哉

論策

郭林宗何如人論

畏菴集

卷之八

主

士有高世之行而非衆人之可及者在乎明哲保身而已蓋哲人知幾與時卷舒故能免禍於亂世而卒保其身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吾於郭林宗見之矣粵自漢德既微王綱不振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時則有若李膺杜密范滂郭泰之輩蓋皆一時之豪傑也彼滂等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皆出而扶顛持危以興漢為己任而林宗則不然者蓋林宗之意以為吾讀聖賢之書學聖賢之事非無致君澤民之心行道濟時之

志其如時之不可為何設或出位行之則不足以成功而適足以取禍亦何益於事哉於是獨行己志而自拔於流輩然亦不為危言激論雖隱也而不高蹈遠引以避其親雖貞也而不潔已亂倫以絕于俗外物不奪其志爵祿不入于心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故雖與滂等日相親與而介然不與當世之事也厥後滂等皆不免於非罪之戮其僅存者惟林宗一人而已非其先見之明自處之高能若是乎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林宗以之雖然以人臣大節而言則林宗不如滂輩之忠以君子保身而言則滂輩不如林宗之智是不容於不辯然居亂邦處亂世在聖人則可自聖人而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林宗豈不能早見而預待之乎此又論林宗者之所當知也

問世之論治者曰民之安危係于守令然守令之設其始于何時乎漢史曰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他無聞焉豈漢文時郡無

畏菴集

卷之八

主

循吏惟吳公一人歟黃霸之于潁川而戶口增龔遂之于渤海而盜賊息卓茂之令密縣而道不拾遺魯恭之於中牟而螟不傷稼行何德政以致之歟古之守令于五事其能盡之者誰歟今賦役欲其均田野欲其闢戶口欲其增盜賊欲其息詞狀欲其簡施設果有其道歟論者或謂為政在於得人然守令何以得人歟伊欲守令得人政通務舉必有其說歟今諸生學古入

畏菴集

卷之六

五

官必有至當之說幸斟酌與我言之

對曰治國在於安民安民在於守令蓋守令者安民之本安民者治國之本守令得人則民安而國治矣執事大人發策芹官而以古之守令今之時務下詢承學切哉問也愚雖不敏敢不據所聞以復明問之萬一手夫守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者也守得其人則千里受其福令得其人則百里蒙其休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故世之論治者曰民之安危係于守令蓋有

以也稽之古者少昊以烏名官而守令之名不聞唐虞稽古建官而守令之名未立殆秦置郡守治民而佐之以丞而守之設始於此矣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令之設始于此矣至漢文時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其他未之聞者蓋當是時循吏居官或長子孫或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則郡皆循吏而無酷吏襍於其間故班固不傳之循吏而吳公雖稱第一亦僅見賈誼之傳而無事可紀焉自是而後若

畏菴集

卷之六

五

黃霸之守潁川外寬內明得吏民心則戶口以之而增龔遂之守渤海躬率儉約勸民耕桑則盜賊以之而息卓茂之令密縣視民如子舉善而教不能而致道不拾遺之化魯恭之於中牟以德化為理不尚刑刺而感螟不傷稼之治是皆以公平廣大之心行正大光明之政而致然也古者以五事責守令曰賦役均曰田野闢曰戶口增曰盜賊息曰詞狀簡求其能盡五事之責者舍龔黃卓魯其誰歟他如朱邑之守桐鄉

驗田科差而吏民嘆服召信臣之守南陽歲增
溉田三萬頃是亦能盡其責者也我朝法古為
治守令之任務得其人柰何人心不古奸弊百
出田有詭寄之弊戶有虛冒之名丁有漏報之
失加以豪強之無併勢要之侵漁富者田連阡
陌貧者無立錫之地矧夫奉行者不得其人言
之諄諄聽之藐藐徵歛倍取差科不平且或挾
私讐而妄報或因賄賂而科差解戶一名得錢
輒放如更傳舍動累十家而卒歸於貧難是以
民不自存或竄之隣郡或投之富豪或隱之寺
觀或流於穿窬然一人之精神有限而衆人之
欺詐無窮故民情不能以上聞弊政無繇而可
革而五事有不能盡者多矣洪惟

今聖天子繼

列聖之統總萬機之政而于安民一事尤拳拳焉於
是擇夫廷臣之賢授以郡守之職即漢以尚書
僕射出為二千石入為三公之意也褒以
勅書專其職任即漢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之意

也今執事以風憲之職出守溫郡下車以來躬
率儉約力行教化切切乎以安民為心懇懇乎
以化民為念強者遏之弱者扶之利輒興之害
輒除之是以不數月間德化行而政聲著民之
悅之猶解倒懸仰之者如父母畏之者如神明
視往昔誠大不侔但因襲之弊既久而奉行之
人不能皆以執事之心為心從公者少徇私者
多是以五事之責亦容有未之盡者為今之計
莫若嚴賞罰之令驗丁田之實某也田若干果
無出賣可以承某役而必役之某也丁若干果
係強壯可以當某差而必差之某之以空閒無
之以殷實革放富差貧之奸禁多科厚歛之弊
量其輕重使無不均之嘆編之次序使無重擾
之虧按奉行者以律則賦役可均矣禁絕游惰
招撫逃移窮隱救之禁施勞來之恩免其糧差
禁其取索然後身得安存力遂開墾而田野可
闢矣由是責之糧長委之老人錄于復業之名
編之圖籍之上而戶口可增矣盜賊起于貧窮

恤其飢寒足其衣食示穿窬之令使其知所懼
崇廉耻之風使其知所習而盜賊可息矣詞狀
起于爭競詳其虛實決其疑似渠魁不可以不
殲首惡不可以不去革汚染之舊俗使之遷善
而改過敷維新之政教使之家諭而戶曉而詞
狀可簡矣然五事之青要必以均賦為先蓋賦
後既均而民樂趨事赴工然後可以闢田野增
戶口田野既闢則民知務本棄末然後可以息
盜賊可以簡詞訟是皆執事深知素講之餘事

畏菴集

卷之六

八

又豈待愚之贊哉且論者咸謂為政在於得人
然欲守之得人者要必嚴銓選擇賢才而用之
如

聖天子所敕之八人委之專而任之久又奚患之政
不通務之不舉而龔黃卓魯豈獨專美於前哉
愚也學不足以通古才不足以通變姑以億度
之陋為明問復幸恕其狂斐而進教之

畏菴集卷之九

祭文

祭少保黃文簡公文

永嘉為邑山明水濶在宋盛時已昭斯文入我
皇朝繼者有人繫公之生適際昌辰發身賢科始掌
綵綸

文皇之世公首承

恩職躋編摩為

國史臣尋陞侍讀

畏菴集

卷之九

全

黻扆日親復領春坊庶子學士公居

內閣論思是倚為

上為民四海寧教公之功業人孰能似至我

仁皇人惟求舊峻陟納言在

帝左右再加師保兼位地官

寵命日隆望重

朝端

宣廟之時實列元老公以病辭

夫子允告

宸翰寵之

龍光赫耀歲在壬寅公

朝于京既蒙 厚賜俾典文衡

今上嗣位公復入賀

上念耆德

殊恩復倚公居田里踰二十年斯人有式後學有

傳今公考終孰為仰庇灑淚臨風痛盡而已公

有顯謚公有褒封生榮死哀今古誰同某等托

聯衆梓瞻企斗山復同令子序列

畏菴集

卷九

全

朝班具此誄辭致哀千里公神若存洋洋格止於

乎哀哉尚饗

行狀

故司訓劉先生行狀

先生諱賡字廷載更名邦彥別號朴菴劉氏之

先唐光啓間由閩遷永嘉之荆川五傳諱瑩者

攝郡長史遂徙居郡城悌華里七傳至宋起居

郎安節弟從弟給事中安上並游伊洛之門為

時名儒歸而築室城南同居講道以授徒人稱

二劉先生十一傳至國諭公諱漢偉復徙悌華

里至今居焉有諱公悅者出繼臨江鄉玉沙族

伯諱天助天助生諱文恕者先生之曾祖也文

恕生諱寅者其祖也寅生諱介號肅菴者其父

也母項氏先生生而聰敏年十五肅菴遣入郡

學為弟子員讀書經鄉先生陳伯芸黃門方祖

安郡博潘民止凡三授焉由是學進而名日彰

永樂甲辰肅菴遽疾自玉沙別墅還先生侍左

右衣不解帶湯藥必嘗而後進靜夜焚香籲天

畏菴集

卷九

全

求以身代疾亟謂先生曰生寄死歸理之常也

惟汝祖母在堂吾弗克終養汝能繼吾志述吾

事吾無憾矣讀書為仕以光前烈汝當自立於

是乎逝先生哀毀骨立幾至滅性殯殮葬祭一

以禮既葬廬墓側哀餘即操畚種樹宣德丙午

祖母彭氏卒先生悲痛殊甚一遵肅菴遺命凡

送終之禮無缺而有加焉未幾監察御史廣昌

何公來為郡公讀書尚躬行愛先生與子輩二

三子朝夕呼召講經命題必曰某言當如何行

其事當如何施設由是先生得卒業焉因更先生名曰邦國貴有美士以為輔汝其勉之遂以邦彥行正統戊午先生中鄉試明年會試中乙楠先生素志登進士以母老不得已分教福州府學教人以身率先講說經傳大義必諄諭以行之何若未嘗有無證之辭而不切於日用故學者皆知務實而景仰愛敬焉作為文章必根於理不為雕鏤以誇耀流俗處僚友待諸生接官長舉無失道在職四年配金氏先卒先生治

畏菴集

卷之九

全南

喪如禮命子頰扶柩歸葬復命營二墳虛右以為終老之藏蓋示以不再娶意丁卯春廣東藩臬二司走書幣聘先生為主考以疾不赴適教授滿去先生署事甫一載四館生員恐不久有考績之行連名保留監察御史及諸方面重臣以先生德學之優

奏保補教授缺藩司復咨吏部者三皆不允俟其滿且有他擢戊辰冬十月秩滿母命仲子恒往迎之將治裝便道為歸省計忽劍沙寇起道阻

踟躕久之十二月七日遽疾及旬稍甦越五日疾復作且亟謂其弟曰吾惟一子幼弱不解時事今以付爾爾教有成猶溺子也謂子頰曰汝祖常以後事屬我我亦勉而行之今日之事正相類也汝當圖之遂瞑目矣是月二十有六日也年四十有六子男二長即頰次顯天女一幼明年頰扶柩歸葬于玉沙祖塋之側先生為人和粹端恪操存縝密事大父母能養其志撫諸弟曲盡恩愛一門雍睦罔有間言平居不尚華

畏菴集

卷之九

全南

飾衣冠敕而後易所居室以肅靜自持不敢改創尋得何公為之依歸而學行益修以為師尤固厥操足跡不以請託一至公門奇弟狙詐之計不萌于心市井諧笑之談不經耳惟義之所在必奮然勇為見人有急必量力周之先是福庠庠科舉子多書名講堂之壁壁毀而名俱毀先生惜之及署學事即白御史構亭立石合四庠之士刻名其上學宮南舊有唐觀察使常公廟廟毀而民占為園先生白藩臬復其址而

創廟馬先生處心行事多類此不得大其所施而貴志以歿嗚呼惜哉旋于先生為心友謹撫其實為狀求銘于

當代大君子幸採擇焉

墓誌銘表

故劉處士項氏安人合窆銘

處士諱介字于石肅菴其號也劉氏之先居永嘉荆川里其徙悌華里至今居者自國諭公諱漢偉始漢偉生元副使諱光至諱公悅諱文恕

畏菴集

卷之九

全

諱寅處士之曾大父大父父也母彭氏處士性和易與物無忤少從鄉先生林伯修游業成不樂仕進勤於創立永樂辛卯增室數楹東構祠堂中列五龕以妥先世之靈歲時饗祀敬誠無怠孝以事親慈以撫諸子和以處姻黨信以交朋友家庭內外秩如也甲辰秋七月二十日得疾于玉沙別墅亟命舟還家呼其子邦彥曰生寄死歸理之常也惟汝祖母在堂吾弗克終養及送死大事汝能繼述吾之志事吾無憾矣讀

畏菴集

卷之九

全

書為仕以光前烈汝當自立言竟而逝時九月十三日也年四十四有二以宣德丙午葬臨江鄉玉沙山蒼之原從先塋也安人諱端靖行唐二姓項氏家世行實具載前郡守今少冢宰建昌何公所作劉華傳長子邦彥初名賡字廷載公為改今名由正統戊午鄉貢進士分教福州府學戊辰秩滿安人旦夕冀其便道歸省以申母子之情不意訃聞安人哀毀疾作既邦彥櫬回命次子恒等奠祭以禮未幾竟亦不起已巳十二月十五日也壽六十有九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合處士之窆而葬焉子男三長即邦彥卒于官次即恒次廩女二長適同里葉漢次適邑生薛璉孫男五顯郡庠生餘皆幼恒以子與其兄為心友不遠數千里貽書及進士徐安行所述行狀請銘于自處士歿後交邦彥益密又同卒業於何公且見愛於安人猶其子輩乙卯子中鄉試而邦彥未捷安人聞之曰得中規中勝中吾子蓋憫予之久因場屋也予於其合窆之

銘惡敢辭銘曰

猗歟處士履素蹈善壽之不遐彼蒼昌顯淑哉
安人配德允宜天官有傳頌之匪私振振三子
長名儒也餘暨諸孫有跨竈者我操直筆為合
竈銘大昌厥後於焉是徵

故庶吉士張公墓表

故翰林院庶吉士張先生士銓既葬之若干年
其子志顯應貢至

北京入試

畏菴集

卷九

全

內廷考居優等循例藉名南京胄監間以先生墓
表來請於友人翰林院修撰周旋拜且言曰先
君之行前翰林檢討民止潘先生既為之狀先
君之墓今少保大學士宗豫黃公又賜之銘不
肖孤恒以不能顯揚先德為懼敢進狀銘乞夫
子衍其辭刻諸墓表以垂不朽旋去先生若干
年聞先生之學之行欽後風而仰餘光者蓋有
日矣嘆先哲之不作喜後昆之象賢雖使吾友
不請尚欲論著以昭遺烈矧實命之敢以詞語

淺薄不足以發揮為辭按先生諱文選字士銓

先世由閩徙溫之瑞安至八世諱某者仕元為

三大架閣遂分居郡城為永嘉人曾祖宗振祖

子成父勝初先生幼岐嶺不常少長知好學未

嘗有井里語雖嬉戲不作羣兒態成童入郡庠

受易於訓導昆陽宗起徐先生善繼師志專所

聞行所知嘗謂讀書貴躬行否則空讀無所用

徐先生亦稱之曰讀書如士銓甚不多得一時

翕然重之廼永樂乙酉以易經魁鄉試明年丙

畏菴集

卷九

全

成對策

大廷登第二甲

賜進士出身選入翰林充庶吉士入

文淵閣預修

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尋以服勤致疾

上命醫垂問數四病既革潘先生洵黃公往問之惟

以不能報稱君親為憾且托為之狀銘言訖而

卒先生生於洪武壬子九月二十日年三十六

以永樂丁亥十月二十日卒于官舍時惟從弟

中城兵馬指揮文振在側殮畢會門生朱良至
京遂奉區歸永嘉越明年戊子十月乙酉葬于
邑之吹臺鄉桐嶺金山之原嗚呼先生幼而長
長而壯壯而死無一可愧之事其在家庭孝友
之行足以符其學而宗黨信之其在庠序性理
之學足以文其行而學者宗之其在翰林入閣
下學行日益著總裁而下交稱其能皆期其用
之大而惜其死之早平生篤信躬行恂恂守禮
法雖隆暑衣冠必飭所著文字理溢於辭有易

經講義四書訓解若干卷傳學者其門人若給
事中朱良監察御史朱良暹中江知縣解元陳
聳青州府通判昆陽陳執中皆其高第也後宣
德壬子今天官吾師建昌何侯守溫慕先生學
行之懿著述之精用祀於學廟先賢祠先生生
二子長即志顯初名慶餘於子為同門何侯悼
先生未大用而卒更今名以示勉志顯學行有
父風屢舉不第其志至今尚未衰旋自顧不及
且得入官翰林厚顏多矣於其請也遂追為之

詞而係以文曰學而文也不必五章而後耀行
而充也不必萬鍾而後飽其居也足以自葆其
仕也足以自藻餘慶被于後昆淵源接于諸老
何忝乎鄉賢之祠何愧乎國史之表百千萬年
斯為可考

畏菴集卷之十

疏稿

翰林院修撰臣周旋謹

題為救時急務事臣聞書有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蓋謂隆古大道之世雖太平無事猶思患預防有以制而保之此所以長治久安也況今胡寇犯邊為一王振所誤勸駕輕出而又自是其愚不用羣策乃至數十萬之堅甲利兵一旦委於土木不戰而大敗

畏菴集

卷十

九

上皇被留不還大軍潰死無算辱

國喪師自古及今未有甚於此者此實已亂已危之時

○○可不思所以制之保之復大警雪大恥而轉為治且安乎又況彼也先者自謂不勞區區之一戰遂潰

夫國之師以執

萬乘之主其志得而意滿矣然假送駕之名為挾制之計孤軍深入直抵都城

○○不以為實然而疑其偽特命石亨于謙統大軍以禦之是矣奈土城之重太持腐聞之戰緩援因循久之彼奉書言必得大臣一二人來講和還

駕彼雖挾詐使當是時文武勲舊大臣望隆舉重與國同休戚者果有毅然請往親見我之上皇彼之也先明目張膽正色厲言歷數我朝懷來之恩厚且久矣若之送

駕雖義而實遲矣然生民不可無主

畏菴集

卷十

九

神器不可久虛故我

新天子為中外文武羣臣父老及四夷朝貢之使一遵

祖訓公共推戴勸進已

正大位矣而專

駕為

太上皇帝此又

骨肉之至恩古今之通誼若必從此公議可講私和若即解甲還兵以示信然後吾當奉

駕從以數騎入京而文武百官自行迎歸即

上皇位尊必行莫大之封非常之賞而報於若之也
先太師也不爽矣若或不聽直待之以大兵而
已是我直而若曲若詐而我誠天道有必勝之
理其或脅之以刀鋸鼎鑊吾則畧不少畏而執
議益堅不啻金石以死為榮無復顧恆甘與

上皇為殉而流芳萬世祿及子孫如此則名正言順
義足以動也先之聽忠足以慰

上皇之心斷社羣心之疑勇奪三軍之帥且使知我

畏菴集

卷十

金

中國有如此社稷老臣屹然為之柱石如唐郭
子儀者而

○○於

宗社保守之重兄弟友恭之情而不失矣顧乃遣王
榮之中書講迎

駕之和事致彼有小官輕駕誑已之譏遂以為中
朝無人及彼緣人馬饑疲潛自退去而我師數
十萬不聞出奇獻巧乘機追勦又被所過肆行
劫掠純倪肝腦塗地少艾驅迫成羣動以萬計

害非一端至於出入戡荆等關守者望風奔竄

如履坦途其輕視中國抑又何如此臣所深為
痛哭流涕而長太息者豈容緘默立視不建一
言為扶顛持危之助乎謹陳愚見十有四條計
二十八事其一曰選將練兵且如總兵有若石
亨楊洪矣然英雄豪傑無代無之以西蜀之漢
尚有南陽之孔明以江右之晉亦有東山之安
石矧今天下視漢晉十倍豈無孔明安石其人
乎顧求之無道用之無方深遁而不出耳其次
若腹裏之都閫衛所才可將萬人將千人將百
人者尤必有焉伏望

畏菴集

卷十

金

○○申命内外文武羣臣悉心詢訪各舉所知雖盜
嫂屠狗亦聽焉而量才授職其果有非常之才
如孔明安石者則聘以非常之禮處以非常之
位則皆爭先出而效用矣近歲之兵狃於承平
賈閒者多在伍者少甚至科擾百端貧苦萬狀
上下離心操練無統今聞石亨雖監前失然於
中軍左右哨翼五等之制坐作進退攻伐擊刺

之方未能深究其微視昔雖曰優為其實未盡善也伏望

○嚴勅石亨楊洪同志同心勿妬勿嫉倡其將佐肅其部伍以慣習之兵兼新統之衆嚴督操練自辰至申然又不強其難隨所長而用之閱習既久精如自然又須時加巡省認其青容享以心腹慰勞而激勸之使知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為臣庶當為聖賢所重平居有必死之心無苟生之志一旦臨敵其必奮不顧身雖赴湯蹈火

畏菴集

卷之十

策

有所不恤而無不勝者矣其二曰信賞必罰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傳曰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戚謂行兵莫先于賞罰賞貴信而罰貴必也然不賞則已賞必當功不踰時而賞及則彼之願為功者必翕然益奮而冀與之同是賞一而勸萬也不罰則已罰必當罪不過刺而罰加則彼之恐罹罪者必惴然愈懼而戒與之異是罰一而懲萬也夫一賞而勸萬人皆為忠勤一罰而懲萬人不為奸嬾一乃心力其克

有勲豈有戰不勝而攻不克者乎今之賞有矣然不當其功而太過焉此固

○仁厚之心期其將來之必效者至若罰之不行是姑息也姑息之政治乎猶為害事況今日乎慈不主兵戒之大者臣豈啓

○之好殺顧勢有不得不然者臣不暇迂遠援古今直以

太宗文皇帝所已行而致效者言之永樂十五年倭寇破松門衛聲息之報一聞

畏菴集

卷之十

策

雷霆之怒即發失機者誅不後期遣代者行不止舍如殺總兵王內官以都指揮使楊政代之殺指揮使別雄不令世襲之類是也由是邊海守臣痛以為戒莫不深溝高壘練兵效死以為防禦之計至今賴之無再犯者有此罰也又如蔣貴王驥之征西賊若非羅通力贊立斬安都指揮以示必罰之令何以成其功乎如昨者武興豆腐開之敗死實由於高禮毛福壽之失機一將過馬而衆斃填河使

○○亦如

太宗皇帝之必罰而立遣將代焉則監其非者寧有
畏死而不率先勇聞者乎矧各一人而我不罰
致將不用命寧益猖獗殃及無辜不可勝數祇
自弱耳是真所謂愛免厥威允罔功者

○○固宜改是而必行之後也其三曰募士安衆士
不募不足以益兵然士有貪憤而舍死者可以
利動有豪俠而好名者可以義招又有一等知
謀之人雖欲報效然恐籍名於兵為子孫患者

畏葸集

卷之十

先

未免趨趨不進猶豫不決則示之令曰有功因
之授官若大勝後願歸為民者聽則皆疾趨應
募而兵益矣書曰后非衆罔與守邦今天下軍
衛有司之官吏貪酷者多軍糧既減民財亦科
饑寒困苦不能安生甚則激變至為鄧茂七者
伏望

○○再飭巡撫大臣與夫巡按御史考覈之必嚴重
典之不恕仍舉仁廉公明愛軍恤民者為指揮
守令以安撫之則各樂生興事而本益固矣其

四曰設伏保陵前日也先之來多于居庸紫荆

關之旁路乘騎陟高紛然驟至彼固恃其習也

然我能設伏以待之擒之不難而盡獲矣伏望

○○遣能事文臣必如羅通其人者相其所經之地

或掘坑壑或列簞刺或蒺藜之亂撒或釘板之

潛鋪無設伏兵選料密伺其或復來必循故道

焉既結傷人隨以墮于是發我伏兵矢石火鎗

紛然交下其進退兩難可盡殺矣夫

天壽之上

畏葸集

卷之十

先

繼宗之三陵在馬水木本源之地也昨日驍騎深入

牧守衛之官軍掠無辜之子女今有微倖獲免

者有銀以還其索也今雖已去意其貪忍若是

觀我

崇廟之美窺我器物之華將必復來以圖憚其所

欲不可不為深慮也伏望

○○選能事出羣文武大臣各一員統率長陵等衛

之官軍操備于彼旦夕不離一聞聲息飛報總

戎而策應之此保陵之道當然而

三宗在天之靈所必相者也其五曰利器備給語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未技也器不利尚
不能致其事之善而況於張射擊斬為臨敵制
勝之具容可不利乎蓋承平日久不用干戈凡
兵器之營繕惟務因循而已且如弓矢甲冑之
屬出於有司歸之

內府造作者泛常而工不精監收者受賂而試不
審名為鋒勁寔則鈍軟如此之物卒然用之以
禦強敵如乘弊舟逆風之濤張毀傘障傾盆

東菴集

卷二十

一

之雨其不至於傾覆而淋漓者鮮矣伏望

○勅部降之以成範示之以嚴刑營繕必極其工
監收必擇其中其不然者罪之而不宥焉則器
利而兵益銳矣計自今集兵募士至來歲可得
百萬夫有百萬之夫必資百萬之給而馬之所
食亦如之然在倉之粟在場之草或有不敷憑
何為養昔漢高帝稱蕭何為人傑自謂鎮國家
撫百姓給饋餉之不如也伏望

○勅部精選大臣一員必如蕭何其人者令其會

計而委重焉庶先事有備而無患也其六曰結
隣行間彼也先者雖近有威名不過一將耳
我朝自

太祖開國

太宗靖難

列聖相承幾及百年而女真吐蕃朝鮮皆奉朔納貢

臣服於我情意之所通

恩賞之所及非一朝一夕矣其必重我而輕他信此
而疑彼已較然可知伏望

東菴集

卷二十

一

○遣能事之使諭中心之情申其舊好優以新賞
往說之曰中國若之所親附

上皇若之

舊君

今天子若之

新主

舊君被留而

新主雪恥興師問罪之際若可舉義兵以助我
乎揆之于理有足款動而激發之者昔唐明皇

惜回紇之兵以救祿山之亂亦如此耳

○固宜與内外大臣熟議而行之也此聞也先之視其王脫脫不花臣職不盡者多為不花者亦不能自專正猶項羽所謂懷王吾家所立惡得專主約者也先亦羽之徒歟夫無君之人可問其主昔漢高祖因陳平言欲間楚即與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縱其反間卒用是而滅楚垓下伏望

○旁詢廣求有如陳平之人者亦如漢祖之多與

畏菴集

卷十

重

金使行間焉則今日之破也先亦如漢之破羽也不難矣夫以漢祖之豁達大度用平反間且不惜四萬之金況其他乎故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是以金一萬市一百餘年之天下也亦明矣惟

○其鑒之其七日迎駕處

聖夫車駕之親征也

○○以

宣廟之子

上皇之弟為公議所推為華夷

主宰建中興鴻業

○○上其

尊號為

太上皇帝且圖迎復焉此骨肉之至恩古今之通誼也彼黠雄也先不知此道率數萬之兵為送駕之計仰賴

聖明深燭其偽不聽而待以大兵使不遂所圖而遁

去臣則獨痛惟

畏菴集

卷十

重

上皇而與之俱去也夫

上皇以堂堂中國之

至尊一旦屈身沙漠及被挾而來土城也顧瞻

宮殿咫尺之間

母子不相見

父子不相親友恭不存於兄弟義聽不洽於

夫妻蓋由始誤於王振終誤於喜寧君臣一倫

既奈由是三倫遂乖臣言及茲五內崩裂伏望

○○以復警雪耻為已任枕戈嘗膽而不忘大興問

罪之師以迎被留之

駕然必與楊洪輩之知霧情狀者及文職社稷之

臣熟議而行之必有其道矣昔者唐肅宗既即

位於靈武尊其父玄宗為上皇天帝及自蜀還

上皇即日入興慶宮豈非先時處之有其所歟

他日戰勝胡降而

上皇必還亦宜預為

上皇他日歸處之所則非惟

○不失所尊之初意以全兄弟之至恩亦足以釋

畏菴集

卷之十

三

也先所詔之羣疑矣其八曰防內擇守南京根

本之地也今

上皇杜狩沙漠無之福漸尚未盡寧廣貴尤為未免

○以英明繼統任賢使能以中興為已任

天命人心固有所屬矣彼貪富貴之夫安保其無或

親觀之者此內之不可不防也然貴得人以守

之伏望

○慎擇純忠有才仁廉不濫文武大臣各一員往

守南京聚以 璽書優之禮遇務在同心協力

鎮撫軍民黜陟幽明凡關便宜令其處置而後

聞焉則可以無南顧之憂矣其九曰省費蘇困

近聞福建浙江銀課額重往往出民所有以補

之已為難矣況因鄧茂七陳鑑胡之倡變所在

效尤官兵所加人民死亡財粟耗竭而

朝廷又遣內官出董坑冶加以供給之多隨從之

衆計其所費又皆出於困弊之家非細故也伏

望

○止令御史聽其自擇有司之仁且廉者一人專

畏菴集

卷之十

五

理其事會計其地之所產有若干者若干之為

定額而所遣之內官即令其還則費省而民賴

以寧矣又聞福建沙縣等縣因鄧茂七之變人

死于干戈屋燬為瓦礫其餘黨雖蒙

詔書招撫而糧差有三年之免善矣然其居既無廬

畊豈有具恒心不存妄意復起理勢之必然也

伏望

○申矜恤之盛典命巡撫之大臣擇委廉幹時加

慰安貸之以種食資之以田器使皆得樂生而

興事至如涿州被掠之所亦宜賑濟之而勿後
焉則困蘇民其無變矣其十曰除豪華奢近年
富家出粟助濟

朝廷褒以 璽書旌為義民然其間有好名強為
之者

天使一至過牢牛馬豐設筵席過要府衛之官飲
宴各簪銀花皆奉彩段因而交結浸潤之及秋
成下鄉僕從成羣甚于狼虎所收之租過取所
索之債倍追其貧而無還者擅自行刑辱罵吊

畏菴集

卷十

夏

拷或牽其耕牛或拆其住屋或唯納其子女為
惡百端彼被害者欲訴無門含悲忍恥名雖義
民其實民害是亦激變之一端也伏望

○嚴勅法司榜示天下但有被旌義民有如此者
許受害之家或陳情于巡撫或訴詞於風憲追
奪其 璽書拆毀其門閭而治之以罪焉則土
豪除矣語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
戚臣聞蘇松之與京畿富豪之家賓客飲宴動
宰過分之牛馬擅用違制之器皿茶食高而距

梁肴與豐而累卓一席之陳百倍之費豈非奢
之謂歟喪事舉行器陳美飾祭列珍奇張樂娛
尸搬戲駢俗紙山等儀極其華巧徒費萬錢卒
赴一火祇尚虛文全無實戚於死者復何益哉
其侈靡相高而風俗不厚若此苟不嚴革而深
禁之人將習之至於為盜不耻矣其十一曰親
賢遠奸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變夷率服夫
厚有德而信仁人親賢之謂也至于包藏凶惡
者拒之非遠奸乎然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

畏菴集

卷十

夏

指正人為邪卒難辨也今在內之臣固有賢如
馬存亮嚴遵美者其不賢如王振喜寧已昭然
矣若在外之臣文薦真儒武拔良將畏羣讖之
公辭過陞之爵者賢也舉非正人言非急務無
耻貪祿進易退難者奸也伏望

○於內臣丁寧戒飭必循亮美之成規勿蹈振寧
之覆轍而內得人矣於外之臣賢者進之用之
奸者退之廢之然

○固未盡知而公論則有不可逃者夫激濁揚清

六科十三道之職也必責此言官實陳其事而進退之則風聞胡境其必相率而服從矣其十

三曰接言宥過先是殺諫臣劉球

○既監其失而表其忠言路開矣羣言進矣然有直臣之言有諛臣之言直者不諱死而於

聖心不能無所逆諛者務苟容而於

聖志不能無所遜接之或失其道其不至於以直為

非以諛為是者鮮矣故伊尹之告太甲必曰有

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

畏菴集

卷之十

一頁

非道召公之戒武王亦曰言以道接皆此之謂

也伏望

○於接言之際必以其道則兩間之是非既察而取舍之幾決矣書曰宥過無大解者以為過誤所犯雖大而宥也又曰青災肆赦解者以青為過誤災為不幸有犯乎是直赦之而不問也

伏望

○本欽恤之心諭掌法之官有如是而罹于憲者必如書之所云宥之赦之堯舜之道然也其十

三曰畏天敬神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詩曰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蓋人君者天之子也天以人君

為己子愛之之心無所不至故人君所為不合

于理有害于人天自以為蒼然一物不能諄諄

然耳提而面諭之所可為者示儆以儆之焉耳

人君能知天以愛子而示儆必能以己父其天

而自咎以回其怒焉故成湯以六事責躬而大

雨隨降太戊修先王之政而棄穀為枯此感彼

應何其速也今年自春及夏亢陽不雨茲非天

畏菴集

卷之十

一頁

之示儆以愛於湯者愛

上皇乎使輔弼近臣亦告以當如湯之自咎如我

上皇之篤信必能效湯之事而不辭雨寧有不致者

哉顧乃罰水強之僧拜金餉之佛近於戲矣豈

足以感動天心而致雨乎又况端門螭吻之擊

南京

官殿之災至有太白之犯太陰蓋已極矣夫天儆

之極者愛之至也使彼時果有如宋之司星子

辛其人告

上皇亦若景公之修德遭熒惑之徒心亦可以禳災而免禍也伏望

○○以

天子自居畏天之心無頃刻之或忘雖不示儆常若儆之或加雖不有變常若變之或至則天必愛之以為

聖子而降太平之祥矣昔商之老臣告其嗣王有曰先生顧謨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蓋謂其有祖成

民卷集

卷二十

五

湯至于為天下君者不外乎明德以敬神也今

○○新服厥命主典百神誠能如湯之推顧謨明命之心為罔不祇肅之心則郊焉天神格廟焉人鬼享將必默相而陰佑之使武足以戢禍亂文足以致隆平國恥因之而雪矣其十四曰勤政講學昔伯益之告帝舜有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蓋謂人君之治天下內無怠於心外無荒於政雖四夷之遠亦愛戴而歸往矣周公作無逸稱文王之德以告成王亦曰自朝至于日中吳

不違暇食用咸和萬民蓋欲成王之治民必法祖以勤政此皆言於無事之時者也況今國勢若是容可不以勤政為先務乎伏望

○○早朝既退日

御便殿遠法舜文不懈益力裁決萬機之務于以服四夷于以和民表一毫之私意不許容於其間而必歸之至當使內外羣臣惟公是聽而必行之庶威福予奪皆出於

上而太阿不致倒持矣有商傳說告高宗有曰學于

東卷集

卷二十

五

古訓乃有獲古訓者何經史是也古今君臣之聖狂賢愚天下國家之治亂興亡皆於此焉具必學之而後知其治且興者係乎聖賢則是好是效亂且亡者由乎狂愚則是惡是戒但見其與治同道而不與亂同事罔有不興而無或亡也較然矣非有獲乎高宗所以成商中興之業者學所致也伏望

慎擇儒臣講明

聖學中心有疑下問不恥使九經諸史必皆究其旨

歸然不可諱惡採善有若前日之拘也苟諱其
惡而惟善是採焉則知治而不知亂知存而不
知亡知常而不知變知易而不知難知有是之
而為是而不知有似是之非猶未學也伏望
○其留意焉臣職居禁近才本凡庸迂遠狂言以
備芻蕘萬一之擇幸
赦其罪而少垂覽焉謹具題

知伏候

勅旨

畏菴集

卷二十

四十五

啓蒙

翰林院修撰臣周旋謹

啓為治國安民事臣聞治安莫大於用賢用賢莫

先於薦舉薦舉得人則國無不治民無不安此

古今之通義也今胡寇犯遼

皇上親征未還民心驚懼

國家靡寧此誠危急之秋用賢不可少緩之際也

臣職居禁近未答涓埃敢舉所知以備任用臣

竊見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江西廣昌縣人學識

超羣特守廉敬真有愛

國憂民之心素蘊治安禦侮之策今在原籍養病
已痊宜速取來大用及有直隸淮安府桃源縣
儒學考滿教諭朱良萬浙江温州府永嘉縣入
廩能公正練達老成堪任牧民亦宜風憲今給
由在部理宜薦用所舉之人如或去後失職臣
甘坐謬舉之罪謹具啓

聞

畏菴集

卷二十

四十五

附錄

挽詩序

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永嘉周公之卒也與之交游者咸會哭其將歸葬則相分為狀誌銘表等以述其行以理諸幽以揭于其墓既已而情有未伸者則又各賦詩歌誄詞以哀輓之連篇累牘盛矣哉蓋當時之所未有也自古賢人君子其生也志不獲伸於時其死或非正或雖正而不得其壽焉則人斯為之嗟悼悲傷而形諸詩歌以哀挽之若薤露蒿里之類無非所以著其不幸者公以儒生遭逢

畏菴集

卷下

五

聖世以明經選於鄉升之禮部叨奉

天子臨軒大對擢為進士第一人入翰林為修撰陞侍講進秩春坊庶子預

國史講

經筵 青宮輔導其志不可謂不伸矣年幾六十非不壽也以官卒于京師不為不正也是皆可無憾矣而人猶哀輓之至如此者豈其復有

畏菴集

卷下

五

所謂不幸者耶蓋鵬鵬之於衆鳥騏驎之於凡馬其技殊故其所適者異等而觀之固為非宜士之宏才碩學而欲與汎汎庸常者比可乎蓋所挾持者大則其所期望遠期之而未至至而用未盡其有此固其所謂不幸也歟公自少有志天下而屢舉屢屈於有司既壯始得摧冠倫魁克成大名於天下而未幾遂以疾歸既其復也雖獲資遣而徒優文翰之場其於樞要顯榮之職行道濟時之事凡平昔之所自期與士大夫之所屬望者曾不一得以遂其願欲而竟止于此是宜諸作者為之悲傷悼惜之如此也嗟夫詩之作雖所以哀公之不幸而要其歸又在子記著其志與行以傳示于今與後也迹公之所有宜將大發而竟濡滯抑塞未遂而死然即其所以見者推之固不待盡施于事而其所以可掩者自可想見矣然則公之所以不朽者其將不在此乎予于公卒後嘗觀此欲為之序屬有代祀南嶽之

命去速而未果今年其子冠復至京師來請遂不

辭而為之書云

賜進士禮部右侍郎前翰林院學士兼修

國史 經筵官安成李紹序

畏菴自贊

爾之為貌癯乎不揚何以魁金榜官玉堂受

朝廷之褒寵與縉紳而翱翔蓋嘗究心乎理義覃

思乎文章是固榮名之所出越亦先世之餘慶

然而才非適用病謝

畏菴集

卷之十

百六

明光無以著之製作以鳴世道之昌斯則實之不

稱有愧乎為史之良噫贊乎爾前用惕爾後彼

束隅之既失曷不勉收於桑榆之鄉也耶

翰林院侍講周公像贊

粹乎冰玉之姿藹乎梧竹之標學淵涵而山積

文彪炳而龍跳冠冕科而名揚乎四海躋清秩

而忠著乎

兩朝嗚呼斯人不可作矣其威儀之似猶可因丹

青以見而令德高致遠識宏度所以見重於時

者抑豈丹青之可描耶

賜進士及第奉政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

侍讀安成彭時純道拜贊

周公行狀

公諱旋字仲規姓周氏世居溫郡永嘉曾大父

德銘大父思賢父大順贈翰林修撰母陶氏贈

安人公生六歲而孤稍長入郡庠未冠喪母塋

祭循理不以貧故致有遺憾釋服即吉益勉勵

於學時翰林檢討潘畿來主郡庠得其誘掖所

畏菴集

卷之十

百七

造愈深舉於鄉屢弗偶然同進咸推遜之宣德

乙卯與薦書明年正統丙辰遂為進士第一人

授官翰林修撰入院日太師楊文貞公次共談

宴席事

聞遣使就

賜羊酒文貞言于

上命公等月為文章就前宗伯臨川王文安公今少

傳冢宰泰和王公視其成所製率臺閣典冊公

尤悉心銳意以求是正久之益有得同考壬戌

會試公府取士若今春坊大學士劉公宣化亦
魁多士衆謂公衡鑑之明永鉢之授信不棄矣
以病歸里累年還朝適今

上登極安夏懷夷公上疏條目甚多至萬言其大者
若保 陵寢迎

車駕親賢遠佞勤政講學語尤切至亦多所採納
官滿推侍講與

經筵賜白金文綺楮幣

懷獻太子立以本官進兼春坊左庶子與修

長卷集

卷之十

五

君鑑公在郡庠日為郡守何公文淵由郡政有
聲入官刑部侍郎以歸公與內閣諸公連章薦
起來為冬官太保吏部尚書已而見劾于言官
并及其為郡時事公疏言治郡實廉不可以并
加污蔑也言官因并劾公

上亮其然不以為過公居家仁厚叔父來官所留弗
忍別外姑既寡以公為歸卒皆殯塋焉待子弟
不為嚴勵然戒飭條約莫不備具見者至刻石
取法與人父不為城府町畦終日惟如也奕棋

投壺皆高妙然用娛賓友未嘗以勝負介意所
著有詩文集若干卷藏于家景泰甲戌正月二
日晨起將

朝遽卒年五十有八配同邑章氏封安人有婦行
子男五人冕冠纓紱其季綬側室出也孫男十
一人萬珙琦琰琰璉環珙璵球珊也惟公起孤
惇積學成名可謂難能矣遭逢

聖明思展抱負以究厥用降年弗永尚賁志以殒
然其所以立有足紀者矣用敢採于家敬質于

長卷集

卷之十

五

友論撰次如右以俟立言君子圖其不朽焉謹
狀

賜進士及第奉訓大夫太子洗馬兼翰林院侍講

經筵官同年友永新劉定之書

周公碑記

周君諱旋字中規溫之永嘉人也正統丙辰推
進士第一入為翰林修撰九載績最陞侍講景
泰壬申

懷獻太子立進左春坊左庶子兼舊官授奉政

大夫又明年是為景泰甲戌正月二日夙興盥櫛造

朝忽得疾尋卒朝之賢大夫相知者聞之咸驚愕悼惜謂以周公為人其造詣宜不止此豈天于賢者固壽其進耶何其卒之暴也卒後一月將歸柩葬其鄉于是其孤冠與吏部郎中黃以載謁于文表墓噫君子友也奚辭按君曾祖德銘祖思賢父大順皆弗仕大順以公貴贈翰林修撰母陶氏贈安人君六歲喪父未冠喪其母莫

畏菴集

卷三

耳

莫自立入郡庠為弟子員即奮發刻苦于學筆類咸推讓之每科舉必以魁自期雖屢弗偶而其志不少挫卒用有成入翰林適詔選庶吉士積學中秘月為文章而考其成君既在選首日夜進學不倦其業益脩其名益重同考壬戌會試得今春坊大學士劉君儼所作大稱賞擬寔高等同事者阻之君不平爭之愈力已而廷試劉君果魁選人服其識而君因致疾在告久之還朝遭

上即位慨然嘆曰安夏攘夷此其時也疏萬餘言皆當時急務其于親賢遠奸勤政講學之類語尤剴切多見納用進講

經筵與修歷代君鑑皆受白金文綺之賜卒時年五十有八君早孤故家居雖儉而于戚姻外內恩意尤厚叔父常一至官所留弗忍別外姑寡處迎養終身其卒也皆葬殯焉教諸子雖嚴為條約然煦煦不忍傷之與人交傾肝膽不事吟域有過從者輿至即款留之奕棋觴咏忘其日

畏菴集

卷三

耳

之夕也文章耻陳腐務出己意為奇語每有作即呼酒引滿三數行索筆一揮千百言立就汗漫演逸理致油然求者履于戶君應之常有餘集若干卷藏于家配同邑章氏封安人子男五冕冠纓紘綬女一適士人姜立誠孫男十一人爵珍琦琰璉環珙璵球珊也

國朝自洪武辛卯以來至正統丙辰六十六年之間凡二十設科狀元及第者蓋二十二人率皆磊落瑰瑋之士其間得一命之遷而忽焉以沒

者豈少哉君自少即有志于天下及遭其時意謂可行也不幸困于疾既疾之手乃不克少延以竟所願豈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之說果然然與抑修短豐嗇幸不幸固自有命哉然而歎歷侍近進大夫之列其文章事業又卓卓著當時名後世如此視之他人蓋可以無恨矣表而揭之墓銘以貽周氏子孫宜也特論次之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兼戶部右侍郎

翰林院學士知制誥兼經筵官前國子監祭酒

畏菴集

墓銘

墓

泰和蕭鑑撰文

奉議大夫吏部考功司郎中同邑黃采書篆

畏菴集終

重刻畏菴公集後序

先太史畏菴公集原錄四十卷前令尹安成劉公簡而刻焉汰三存一鄉先正章恭毅公為叙其首凡天人之奏對

宮陛之獻納親友之贈貽觀覽之哦

畏菴集後序

一

咏具在矣應期為兒時侍先大父嘗口授贈章秀才詩私心津津竊鄉往焉稍長從家嚴學日課有暇輒命讀公

廷對及時務諸策沉思三復若有所得然於他什槩未遑也已未之後

徽公靈幸售南宮奉使歸省乃始
開函拂蠹捧公全集細讀之大率
以立誠豫脩辭之本主敬盡聖學
之原義憤激於時危昌言必中
於事竅彬々乎質有其章而非以

藻繪輦悅為貴者乎澤儼然陟降

畏菴集後序

二

不遠矣惟是篇章善泐認鴻乙而
多疑鋟梓弗工辨承魚而悉舛是
用親為讐較授之副墨購良梓再
刻烏凡卷帙序次悉依其舊不能
訪求遺佚有所裨益祇釐葺其斷
誤而已於戲右軍墨鈔用開智永

之書必簡詩工大啟少陵之詠應
期謏陋深用憊焉顧吾祖吾父垂
訓之盛心尤當引伸於無窮者烏
可無述敬書之末簡以志不忘爾
皆

崇禎改元長至日七世孫應期謹識

22-11-11-11

畏庵集十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周旋撰旋字中規別號畏庵永嘉人正統丙辰
進士第一官至左春坊左庶子是集凡詩賦五卷
雜文五卷樂清章綸爲之序稱其典雅閒淡然在
當時猶馳驅於流輩之中未能自闢蹊徑

呆齋前稿十六卷存稿十卷
續稿五卷劉文安公呆齋
先生策略十卷年譜一卷

〔明〕劉定之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刻明萬曆二十二年

楊一桂補刻本（策略年譜清劉世

選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呆齋集四

十五卷》提要

十齋先生文集序

文安劉公先生遺文若干卷皆自擇或必類析或以
自舉崇程試講章奏疏應

翰林為庶吉士奉

受業復諸論謂為文必博先而約後譬之山馬必出雲
雨產寶玉生材木禽獸而朽株糞壤亦難乎其間斯足
為嶽為鎮辟之水焉必吞吐日月藏蓄魚龍變現於窟而
汙泥濁潦來而不辭受之而無所不容斯足以為河為江
為海古之所為大家者皆然也若一鍛字鍊探之而有窮
取之而無復餘者不過為孤峰絕澗而止惡足以成其大
哉至其伸紙運思揮毫對客正書旁竄晷不移日稿不易
幅而典冊金石施諸

朝廷播于四方者往往而是徐而觀之則見其渟渟

控奔放奇正並用變化而不常者皆相與感愕歎

不可及及登秘閣析疑義稽古訓或日詠百詩或一揮九

制嘗有質宋人名氏者先生援筆列其世次若譜系然乃

定為某人之子某人之姪詞目與子恒侈言之蓋先生之

父石潭封君嘗教其編讀經史而戒勿作文及見所私著

始有八面受敵之譽於是縱其所為比得鄉試怪不在優

等謂不魁春選無相見也果以拙部第一人及第日其學

積而後售持滿而後發溢乎心怡而著之藻翰者無惑其
其大如此也古稱文章與節連相而下即其人論之則其
情志行業亦可考而知也

國朝崇武初肇啟文運宋潛溪公遠不可見永樂以後至
于正統初文貞公實主文柄鄉郡之彥每以屬諸先生文
貞之文亦所自擇世服其精而後人乃有刻為續集至數
十卷者先生餘稿悉哀而焚之於眾所傳誦或末之餘今

存者不過十之四五而已蓋雖以傳教人而自約乃如此豈所謂小慙大好猶有非末學淺見所能識者邪昔漢劉向宋劉敞皆博極群籍以文章名而未見於用先生純雅樸厚之心實出流俗優游翰林晚始入用用亦不久雖其功業未竟而其文偉然大鳴于時固一代之盛哉先生嘗閱東陽閣試炎暑賦進而謂曰吾老矣終不死亦當去矣子必勉之東陽雖知皆學無所成就目熟讀文年存善誘不知涕淚之交頤也是集先生之子府通判稼刻于廬州本鉅字細弗便儲閱其仲子南京太常少卿和刻之時先生門下士皆散去東陽獨謝政居京邑謹為之序其編之首先生官至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贈尚書賜諡文安學者稱爲呆齋先生集以齋名者仍其舊也若其名字邑里天下共知之而行狀碑誌具載於附錄可互見云

正德癸酉三月既望特進先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致仕門生長沙李東陽謹序

此序文緣改刻而諸集篇方就梓而少卿公遂即世矣

其序先生嗣孫仍藏于家而

李西崖先生集中亦已載焉

憲尊徐公老人見而雅重之通

命本縣錄諸卷端以志二先生相與之盛云

楊一桂謹白

補刻呆齋先生文集小引

呆齋先生爲

本朝名臣父石潭公尤以儒行爲天下故其文並行於世先生清白相承至其子孫自業儒外別無生植計即代有簪纓幾不免陵谷弗振嘉靖己未秋先生遺集因火患而不獲行者達數十祀今上士辰歲先生嗣孫而茲奉

命署瀏陽學幸際

憲尊徐公推重前誥銳意修補故曰其責

委之一桂桂計其失校僅百葉約七萬言於是鳩

工歸材恪供厥事而父取其舊校於殘缺者補之於錯訛者訂之即板鉅字渺亦廢幾稱全集而可

復行矣夫

公以同里章楓山先生所推知呆齋先生因念呆齋先生遺集弗成完錦亟令茸補以圖不朽則

公於二先生豈非通聘志合曠異世而相感也耶一

桂樂道

公之盛故僭言於編中而俾先生來裔知所感激云

萬曆貳拾貳年貳月吉

瀏陽縣知縣清江楊一桂謹識

補刻高王父景齊府君家存稿記

景齊府君所著有前稿存續稿十種策宋史論而其集以石潭先公存稿為首冊合之一部凡七冊世藏于宗

恩閣嘉靖己未秋家下被火閣未及燃而族中任俠者謀圖竊其板而私有之故據散過半惟是門板微資產寢落不肖孫子輩即欲復其集而力弗克當蒙

縣官注念鈐補而

兩堂

諸司府亦屢下檄而督其成顧遷代靡常因循未竣

幸逢

共憲徐公雅崇儒術東鉅星沙不肖而銓通為屬官

方起謁時即尋聞先人名始知

徐公以

貴鄉先正章楓山先生故致其所之標行

與其所著作者更稔且深也遂於先集益致意焉

然猶訝其板篆重大字意微渺不便觀者幾欲

從改刻計工費繁鉅似難卒辦遂以補刻付

楊長令楊長令祇承德意力任厥責而又令不肖

裝載舊板到縣補其闕而正其訛甫三月得親全

集告完猶繼休哉夫先人捐館今已百二十年而

其全稿不行於世者又近四十年恨蒙

徐公推尊往誌加惠示存而使先集復興於數十年

之後則所以發潛德之幽光而垂類覆於存歿者曷有涯涘乎哉况鉅也身荷提挈之恩素切銜結之私特為之紀其顛末庶幾先人遺板在一日而公之遺澤亦在二日夫敢不什裝珍守以引

休光於勿替也夫

萬曆甲午二月吉署劉陽學事不肖玄孫而鉅謹

天承運

成化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杲齋劉先生小影



請定之字主癸年六十一

泉齋前稿卷之一

策畧經類

問古三易有連山歸藏周易今周易獨存而重卦或以為非出於伏羲
繫辭或以為非出於夫子九國之傳有可異十翼之數有不同其至當
歸一之說必諸君子所繫辭也

對攷聖經於三代之前當折衷於孔子攷聖經於三代之後當折衷於
朱子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故聖經之作至孔子而明朱子集諸儒之大
成故諸儒之說至朱子而定且大易也者五經之尊也伏羲畫卦而
筮之法行於天下歷代因之界有損益炎帝因伏羲之卦而演之則以
艮為首夏人因之名曰連山山也者艮之象也黃帝因伏羲之卦而演
之則以坤為首商人因之名曰歸藏藏也者坤之德也夏建寅用人正
者蓋有取於連山之首良商建丑用地正者蓋有取於歸藏之首坤是
二易者皆聖人之所作然吾夫子刪述六經之時攷之杞而夏之文
獻不足徵攷之宋而商之文獻不足徵則二易之所以不得者非惟未
子以其理之無過於周易而其不可攷亦已明矣孰謂連山未嘗正於
夫子而司馬君實乃得連山於杞而校正之哉孰謂歸藏不嘗正於

子而長孫無忌乃得勝藏於唐而敘述之哉愚故曰攷聖經於三代之
所寄折衷於孔子者此也若夫周初之中又有諸儒之說不容不辨者
者重卦必出於伏羲無及也而大過鄭玄之說以爲非者特出於臆
之見殊不知十三卦中已有伏羲制筮而象六十四卦已有伏羲圖
續圖而謂伏羲未嘗重卦可乎繫辭必出於孔子無疑也而陸陸象
之徒以爲非者特從其子曰二字殊不知孟子自作七篇而有孟子曰
蓋立文之通例周子自作易通而有周子曰又後人之所加而謂夫子
未嘗繫辭可乎九國之傳則出於陳搏得備或以九爲河圖或以十爲
洛書或以圖書皆爲伏羲所取或以圖書皆爲神運設教而又紕於
家以爲備錄之術宜乎後人之致疑也然自康節授受之後而朱子爲
著明之蓋莫有間然者矣十翼之數則著於輔嗣康成或以彖象附卦
爻或以文言附乾坤如杜預嚴在氏傳於經之下宋衷敬大玄則於首
之下而或者又以爲以象屬書有陰陽一篇亦宜乎後人之致疑也然
自東萊先生古易之定而朱子爲敘正之蓋莫有間然者矣愚故曰攷
聖經於三代之後當折衷於朱子者此也雖然此未足以盡易也善讀
易者究其精津精微之言養其齋戒神明之德默靜太極之妙弄環

天之學宜可拆義文於太古後周孔於今日而紛紛者不必辨矣謹就
門則圖象之體格書數之用義理所以則者何先天圖易之體後天
圖易之用義文所以異者何卦象之說大王周孔以不同卦象之
義程子朱子何以不同經分二篇謂取於反對卦有二體義取於互體
上經何以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何以首咸恒終未濟漸否之
對易之圖象出於天而托於神聖易之義理原於聖而寓於諸儒能圖
龜書圖象不一也然愈推而愈有合而愈離牛毛義理不一也然愈推而
愈無窮論易者莫可執一不通哉精因執事之問而古之河圖以五
數統五成數而周圖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蓋
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舉其變數之用
也是所以不同也然而伏羲之所以則圖而畫卦者不此預見洛書而
已運與之合大禹之所以則書而敘書者不此追取河圖而已明與之
符圖書相為經緯卦象相為表裏然則聖道之同條而共貫矣先天
八卦乾坤旋而六子機對持之易易之理也後天八卦震兌損而六卦
縱橫行之易易之用也是所以不同也然而先天之離東坎西震日月
之出於卯酉後天之離南坎北震日月之正於子午先天之乾為天

統於上後天之震為帝以出於東是則義文之易同符而合義矣若乃
孔子以乾旋為馬而周公之文以象於龍孔子以坤順為牛而文王
之象則取象於馬蓋三聖之言各有不同而後至者莫有過於孔子
說卦所言諸卦之象則詳略可見矣孔子於卦象皆以乾坤二體相合
而處朱子於卦變皆以奇偶二爻互換而成蓋二子之言各有不同而
至當者莫有過於程子觀象傳所釋諸卦之變則得失可見矣經分二
篇則也當上經以十八卦反對而成其中六卦有對而無反此上經所
以三十卦也下經以十八卦反對而成其中六卦有對而無反此下經
所以三十四卦也上經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五十二陽爻
十六陽爻四陰爻之經分三篇皆有至理莫可不知乎卦分二體則也
然自二至四為下體之互卦有三至五為上體之互卦震坎艮三男卦
互為體艮離兌三女卦互為體由以言之卦取互體亦有至理莫可不
知乎至於上下經之始終則又有可辨而言者焉天地之道莫過於陰
陽陰陽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以二老卦立以陰陽之正也故
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以二少合體以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
之交合焉凡此皆易之大端而宜明之者也故也蓋按精研草印

宋有年於茲矣每誦先儒之言以為為者必數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
通商要之法義理者論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耶思得起
節於九京問其所相從林下二十年胸中豁然無一物而後可得者
此學為何學然則不言大易之理最風磨寸璧掛一漏萬謹對
問者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有三墳其詳可得而論者有古文
今文之異其中自有可說小序之出於夫子傳序之作於孔安國然數
百以後世有續書補書者其得失可得而言矣
聖聖無可議所可議者皆後人之偽者也聖經不可磨所以傳世
後人之妄者也偽經之罪隱而難辨偽經之罪彰而易見然均之而侮
聖言者也請因執事之問而古之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蓋自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以下而三墳已在不必錄矣奈何歷數千年以至
於宋而毛漸者乃使西京而得之伏義則曰山墳其目有君臣民物
陽兵象之八者神農則曰氣墳其目有陰陽之動長育止殺之八者黃
帝則曰形墳其目有天地日月山川宮室之八者其意之淺陋門人之知
近有不待辨其偽而自明者矣至於書之古文今文則似有可疑者而
先儒所不深深也書之小序有序又大有可與者而先儒所已嘗力

辨也庸可不知其說乎孔氏所處安國所傳者二十五篇謂之古文
大則卦序也伏生所授昆陽也傳者三十四篇謂之今文今文則
書也古文則出於數百年之歷歲去其非非今文則出於九十歲之
口授安知其無訛言古文皆平易朱子以古文之雅詞易好是也然
而辨處之中豈有存其平易者乎今人多數在朱子以為紀錄之實
難工是也然而口授之際豈獨記其難難者乎此正所謂先儒不敢
辨者也小序百篇與今文多相踈度朱子以為非孔子所作傳序一
與漢文全不相似朱子以為非安國所作此正所謂先儒已盡力辨
也若夫江州司馬湯征補亡志則苟矣吾不知元和制作果足以
渾融之體乎司馬胸襟果足以發揮而後之心乎然則書不必辨求
失事也何妨矣上經書有作意則矣吾不知七制之主果足以追
帝王乎兩京之文果足以掩漢墳典乎然則書不必續求為缺典也於
乎五經厄於秦火之書僅存者五經厄於後儒之借偽惟書為最
晚生求序於書之見無貫籍百家之學姑述舊聞以復明問謹

序謂非夫子所作然亦歟王何以爲風魯何以爲頌而風何以爲頌
之終而頌何以居頌之終十五國次序以時之先後國之大小與抑別
有說歟王通續詩求指補詩詩果可續果可補歟
對學詩而欲論其大義一言可蔽也學詩而欲析其義蓋言難盡也
蓋自二雅之音微而後世之補詩續詩者始尾狗續其自耳自四家
之學起而後世之續詩注詩者蛙鳴蟬噪勢爲博辨求其有得於聖人
之旨者蓋難矣精因執事之問而累舉以復失里巷所作者爲風風以
道性情朝廷所用者爲雅雅以正禮樂宗廟所用者爲頌頌以成文
此詩之三經也賦者直指其事如寫景卷耳之類此者以被狀此以爲
斯衣之類與者託物興懷如關雎兔置之類此詩之三經也經以爲
爲國風之始言文王之治家鹿鳴爲小雅之始言文王之治臣文王爲
大雅之始言文王之治民清廟爲頌之始言文王之治神此四始也
二際也天保在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采芣在午爲陰陽陰與陽際也
精父在酉爲陰陽微五際也入其說出於緯書而全無當於理者矣
文王時無召伯之號而召南之序曰召伯所采文王時無齊侯之號而
召南之詩曰齊侯之子或以爲平王宣王時齊侯即齊公諸兒然
則二南有非文王時詩者矣有公序爲夫子所作者有以序
爲國史所作者衛宏所作者朱子謂毛公分其各句若於舊詩而宜增廣
潤色之然則二南亦有非夫子所作者矣王之所以爲風蓋平王東遷
政教覆今不行於天下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也魯之所以爲頌蓋成
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故其詩不爲風而爲
頌也而風之所以居頌之終者豈非以魯之亂極思治如是而後可乎
而頌之所以居頌之終者豈非以魯之亂極思治如是而後可乎
謂國風以大小爲序則鄭之地望大於齊魯之域豈小於魏晉國風以
先後爲序則搶之先亡豈可居陳之後鄭之後封豈可居齊之先先儒
蓋謂於此有不可強爲之說者矣然而後世紛紛者豈足多論乎所實者
則後更無詩而世之儒者自許之過視聖經何其小也蓋詩六篇有聲
無詞而東坡以之補詩謂之曰指之詩可也國之於風鳴四世之國可
乎七子有文無行而王通以之續詩謂之曰通之詩可也此之於
開非補趾之音可乎抑抑也嘗聞朱子謂學詩者在乎察之情性而微

之則必行格於之始則備齊平之通不待乞水而得也
斯訓則之全經自有不可得用者矣而何必補之續之以爲多哉
見如是而能有道而正焉誠對
問中古之書莫大於春秋其書之爲最難之說始於陸公他其
獲麟義宋安在二傳之說孰爲得聖人之旨春王正月先儒之說多矣
我爲甚焉
對五經如法律而春秋則斷制也五經如藥方而春秋則治病也
秋果易言乎則子曰微詞其義爲難知春秋果難言乎則子曰
大義昭然易見諸因問而畢陳之春秋名書之竟先儒言古之夫
或謂實以春秋利以秋冬夫子之言非專爲實利也或謂實以春秋
若秋殺夫子之言非專爲實利也或謂實以春秋殺夫子之言非專
特爲是乎惟秋殺以爲記事者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有
時故錯舉以爲所紀之名此說爲得六經之義春秋之說先儒亦言
之矣然此於春秋無義之說則春秋乃作經之書聖人不如是之
慘也此於春秋無義之說則春秋乃作經之書聖人不如是之
也此於一字褒貶之說則春秋乃作經之書聖人不如是之
乎惟朱子以爲聖人只是據事直書而無意自見其得許多義則
說爲得其真其說始於陸公多平王東遷政教廢弛是不行於天下
或以爲魯公魯之黃若非其地華若其地華若其地華若其地華
或以爲文成而致辭必矣三傳之說三傳之說三傳之說三傳之說
公羊善於補遺然其於經語其失則左氏大之左氏大之左氏大之
之俗合而觀之取其所長棄其所短皆不爲無益於經也春王正月
有不問公羊以爲周正穀梁又曰夏正左氏以爲周正胡氏亦曰周正
以爲夏正者國有所據有所據以爲周正者亦有所據有所據而
之不若穀梁之爲愈也朱子之說也雖然春秋之遺可謂大矣爲人君
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前有所據而不見後有厥而不爲人臣子而不
春秋之義者前有所據而不見後有厥而不爲人臣子而不
學也然而使學者春秋者蓋如公孫弘之曲學阿世爲李長之作項權門
吾何取焉也蓋仲舒子斯無愧於春秋然第恐世之未必不以爲迂
也通對
問月運周公未成之書而後世以考工記補之考工記果出於誰哉
運多有疑之者其說果可折衷歟王莽篡位至安石之徒皆嘗用之而

不待辨而知其爲妄說也。若夫古今之用周禮者則又不能無可議者。馬程子曰：「有開闢闢趾之意。」然據可行周官之法度。朱子曰：「但至宰相而又得文武之君。」然復可行周禮奈何？以所莽爲之君劉歆爲之臣而欲行之，故其所行如封建王田明堂辟雍，是以開禍敗之端。以宇文泰爲之君，蘇綽爲之臣而欲行之，故其所行如府衛官制，廢老乞言，徒以爲親炙之具。王仲淹深好是書，居家不廢而開皇大業之君不足以爲之。然政使其得君而行之，亦未必能成。成周之治，吾蓋於六經之歸知之也。唐太宗嘗讀是書，撫卷興歎，而王魏房杜之臣不足以爲之。臣然政使其得臣而行之，亦無以甚異。宇文文之書吾蓋於十篇之戒知之也。王介甫有周公之位而無周公之才之美，宋神宗有成王之志而無成王之德之學，俳優戲弄，延巫步高，賜勅賜將取笑，後世斯皆不足觀也。已。然則疑周禮者如此，其多後世將何恃而信之用周禮者如此，其誤後世將何恃而用之？愚蓋有以辨之矣。疑者雖多漢武何休謝氏黃氏之徒也。彼程子朱子更某博學則固未嘗踐用之而誤王莽劉歆竇綽安石之論也。彼周公召公畢榮毛欺則固未嘗踐方今明良相逢，治一舉振周禮之書，鮮未列於五經之林。周禮之政則已見於六經之文。

集 34—82

冠禮者禮射義也則附於射禮禮者求及成而少也其從黃帝
之然而君子於此或疑焉何也經求可以輕易離合之也其在於
其為傳與二篇為經本相附而朱子離之使經自為經傳自為傳曰
復其古也其在於書百篇之序與百篇之經亦相附而朱子離之使
自為經序自為序以去其偽也其在於詩三百篇之序與三百篇之
經亦相附而朱子以離之且跋駁其所失亦曰以去其偽也朱子於此
誠有為見矣然而於彼三經者雖其經傳已合尚且離之而於此二
者幸其經傳自離反又合之或離其所合或合其所離此者不特其
為亦獨何哉然則不弟仍其舊為美矣獨為朱子忠臣愚之義也謹
同古禮而失其經歷代之禮有可稽者數古樂經亡矣其後歷代之樂
有可稽者與秦兩山律呂新書可以補樂書之缺

對有開離離之化見而先王之禮日遠自風儀戰舞之迹微而先王
之樂日亡雖然雖云遠矣而行之即是樂云云矣而復之猶可謂為
事言之後世之禮如叔孫氏之禮一則也近切魯禮新禮雜以五
之疏緯郊祀建而感於天地分今之異宗廟主而疑於陌路遠之
大學雖奉常之制明堂運王帝之圖此後禮也而唐之所謂禮者貞

禮出於玄始所定禮禮出於無后所集常公禮之禮開新儀王
之曲臺新禮宋之所謂禮者如和圖已建於前漢而陳祥道之禮
亦所集用通禮記上於劉溫公而虛多遺之義義亦所集取員昌
新編新禮尹師魯有禮器禮像其於儀亦何以大相遠哉後世之禮如
宗廟之樂制於叔孫博士房中之樂作於唐山人嘉至永至各或
安之號詔客禮定而代泰之誦舞曰宵命樂曰天子此漢樂也而唐
之所謂樂者太宗有十二和玄宗有十五和貞觀二舞多發揚蹈厲之
習開元二舞皆鄭衛之音之餘宋之所謂樂者初用王朴實儀之所定
樂用和峴李照之所撰溫公之論主胡瑗而論本房庶其於古亦
要而遠後之執差乃樂經之猶可見其彷彿者劉向所校曰樂記樂本
樂論樂詩樂言樂信樂化樂象樂半實師已說文後此十一篇者向之
時猶存而今亡之矣曰樂食樂作樂始樂終樂律李札樂道樂志
昭不昭樂實公此十二篇者向之時已亡而僅餘篇目爾至於樂中之
有無作則曲山蘇元定雪為之書而宋文公序正焉謂其明白淵源
實通暢凡一之說則淮南太史可推五聲二變之數則杜氏通典
可推或理固徑本於漢制之積分變似非謂本於孔氏之禮疏而先求

於氣之原因得以此生尺尤所謂卓然者然則樂器之役者以亦其可
也方今
聖人上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維其時興行將復三代之制作所謂禮
宋之陋習可以一掃而空豈無伯夷后夔之依起而任其責乎愚幸當
身親見之謹對

示齋前稿卷之二

筆畧書類

問朱子於大學曰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於中庸曰
文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其說可得言大學以教其
聖學之始終中庸以誠為全篇之樞紐其要可得聞歟
對千狐之腹萃而為聚人但曰何其純誠之渾也而不知善學者有
以執其領六馬之力合而為車人但曰何其和鸞之鳴也而不知善御
馬者有以執其轡此大學之文理血脉深淺始終難不可以一言蔽而
其旨不外乎一誠也中庸之支節脈絡詳畧巨細難不可以一辭蔽而
其要不外乎一誠也諸因執事之問而悉陳之朱子論大學之傳曰文
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大新民之章首接明明德而引
日日新又日新之義即明明德也新民之章末接止至善而舉無所不
用其極之言即止至善也其文理血脉之貫通為何如釋明明德則始
於明德而終於明明德由德以至保新民則始於日新而終於
新民新天命亦由德以至保其保德始終之精意為何如即是而推之
其它無不徹矣朱子於中庸之書曰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畧相因巨

細畢舉夫第一章論道之體要而其下十章皆引孔子之言以明之十
二章論道之貴隱而其下八章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誠明章論誠以
為一篇之樞紐末章論學以為一篇之歸宿此大體之旨而四支之所
以分也第一支分為二節則以性道敬之三言知仁勇之三事不可比
而同之而第二支即一節也第三支分為二節則以誠之有天道人道
德之有小德大德不可比而同之而第四支即一節也此饒氏之說而
六節之所以解也四支之中支支有脈絡之貫通而不相離六節之中
節節有脈絡之貫通而不相判首章畧也而所以開一篇之詳末章畧
也而所以結一篇之詳詳者其細也所謂九經之屬是也畧者其巨也
所謂一誠之貫是也即是而推之其它無不微矣矣而言之大學之道
一誠也朱子謂以是敬而致知格物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以是敬
而誠意正心脩身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以是敬而齊
家治國平天下則所謂脩己以安百姓備恭而天下平敬之一字豈不
貫聖學之始終哉中庸之道一誠也朱子謂命者實理之原性者實理
之體道者實理之用而敬也身所以品節是實理之有者實理之功
效中庸者實理之適可也

一書豈不中庸之樞紐哉由大學之文理血脉貫通之旨第一敬之
是也由中庸之支節脈絡而尋之不若一誠之為始終之功至則大學
不在書而中庸之功蓋則中庸不在書而在我矣謹對
問論語一書於有子曾子之門人其既何所據今之論語果曾論歟
抑齊論古論歟孟子引書文多與書不同封國之制不與周官同是果
其所自作抑一時之言而門人記之歟大學有錯簡歟文朱子所以與
程子不同而推第五章謂取程子之意何歟中庸章句後儒有所說
其中謂顯為朱子忠臣朱子果有可議以四書皆孔門格言程子謂大
學入德之門而論孟次之何以不及中庸歟
對自有聖經以來莫大於孔門之四書自有賢傳以來莫過於程朱之
二子四書之道至二子而明二子之功於四書為多執事問焉
也敢無一言以復乎夫論語一書以釋宗子之言證之蓋為門人所記
無疑然論語有記弟子之字而曾子有子獨稱子論語首記孔子之言
而曾子有子繼其後則曾子有子之門人成之也何以平叔之序致
之蓋為曾子無疑然論語必錄作此序者氏為夫子稱孔子則有焉
曾論問有難焉若也孟子一言以超之久之則包羅天地揆敘萬

類非其雄辯有所不能也以引書之
其大才有所闕焉也且要知尚書後
又安知周禮未成不同者在周禮而
若夫大學一書朱子所以異於程子
程子處朱子先後一節置之應知
謂知之至也故論語無致事應吳
王盤欲其一角可謂知言矣而朱子所
之益詳朱子豈欲有所於程子者哉惟
儒所以議於朱子者在備德備道章朱
為善德性之目所以存心而極道體之
道問學之目所以致知而極道體之
不可以溫故為尋心致學亦禮所行之
者皆無力行之事固朱子之小疵而以
過論惟品其間陳定宇之說為得其實
之當然爾此又大學中庸之辨也八
論不及中庸者無他蓋大學無世一
之則其旨意畧其文辭
者若尚書而不在于孟子手
之子乎此論語孟子之辭也
心為致知章程子取經文定
之上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
如程子所定則經文一章通
以非程子之意於或問中言
此之當然而已中庸一書後
以致廣大極高明極致數
以致廣大極高明極致數
為善德性之目所以存心而極道體之
道問學之目所以致知而極道體之
不可以溫故為尋心致學亦禮所行之
者皆無力行之事固朱子之小疵而以
過論惟品其間陳定宇之說為得其實
之當然爾此又大學中庸之辨也八
論不及中庸者無他蓋大學無世一

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庸或罔時與事而發者也先之大學然機不
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泰之論孟然後有以融會貫通而極中
庸之歸趣程子之論以學者之功有緩急之異宜以聖人之言為有優
劣之殊或惡也服膺沐浴之制仰止關洛之風切學而未敢壯行從得
而未敢中節姑誦先正之餘論而已謹對

問心一也何以曰人心道心大人之心赤子之心性一也何以曰氣質
之性義理之性性恒性率性若何一盡心知性若何而存心養性聖賢之
論心論性為異為同可悉言歟

對心之論古無有也始於希舜告禹之一言性之論古無有也始於仲
也告湯之一言自希舜之告而聖賢之言愈詳然愈詳而未嘗不
有也自有仲也之告而聖賢之言性愈備愈備而未嘗不有也
執事之問而羅其辭以復大人之心者生於形氣之私故危殆而不安道
心者原於性命之正故微妙而難見人皆操此心而存則為道心失人
或舍此心而亡則為人心夫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而本其初即赤子之
心也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全其體即大人之心也以至惻隱之心羞
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是皆道心之微者為之心有慈懷心有恐

懼心有好奇心有憂心是皆人心之危者為之心於斯時矣
若夫自性言之則性有善無惡氣質之性有善有惡清濁混融
質之性也知愚賢不肖之所以分者在此也仁義禮智義理之性也知
愚賢不肖之所以同者在此也性者有常之性天之所以賦乎人者
也率性者率性而性人之所以盡乎天者也以至口之於味目之於色
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體之於安適性也有命焉皆所謂氣質之性也
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知之於賢否聖人之於天道命
也有性焉皆所謂義理之性也聖賢之論性於斯明矣盡心者格物窮
理盡誠貫通而有以極夫吾心之理也存心者直內方外精一
存而有以存夫吾心之理也盡心而可以知性非其心體之不盡
而有以究夫天理之自然乎存心而可以養性非其心體之不失而有
以順夫天理之當然乎於此尤可以見心與性初非二物馬究而言之
聖賢之論無不同也橫渠白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龜山曰氣質之
性君子不謂之性是其論與孔孟若符若契也道若荷拱之言性者乎
川曰心有所主則虛故以明鏡無物妍媸莫適而為喻明道曰心有
主則實故以破屋簷瓦驅逐不暇而為喻是其論與孔孟相符合也豈

至併老之言以於學問
問言仁者莫詳於論語有專言有偏言何則朱子詳仁於論語見言
之理於孟子見言心之德或曰當理而無私或曰全體而不私孔子言
仁多矣如對孟子言仁多以義對其旨可得聞歟

對韓子以禮愛為仁言仁者非之周子以德愛為仁言仁者宗之蓋其
仁之難言也有以他言有以事言有偏言有專言諸舉身儒之說為義
事詳之夫天之德其目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則為春
夏秋冬之徵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人之德其目有四曰仁義禮智而
仁無不包其發用則為愛宜恭別之情而仁愛之心無所不貫專言之
元包四德而偏言之元則春生也專言之仁包四德而偏言之仁則仁
愛也以體言則仁為心之德而存主於中以用言則仁為愛之理而發
用於外克已復禮為仁主敬行恕為仁專言之仁也若弟為仁之本
隱乃仁之端偏言之仁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所以存此心仁之體
也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慈所以行此愛仁之用也剛毅木讷仁之資
也寬裕溫恭仁之徵也也以仁之德言之如克伐怨欲之勝仁仁者
人欲之淨盡也恭寬信敏惠之為仁仁者於天理之運行也乃令非仁

弘毅為仁仁者不愛仁而不休以至預子之仁三月不違是皆以仁之
德言之也以仁之事言之如伯夷之清為仁而文子之清亦仁比干之
忠為仁而子文之忠亦仁伯夷之仁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仁比
干之仁不勝乎愛之理誠金手之心之德以至管仲之仁允合諸侯是皆
以仁之事言之也有子言仁是以偏言者言故蔡注先言愛之理以見
愛發於德之所已見孟子言仁是以專言者言故蔡注先言心之德以
見德具於愛之所未發以仁之德言則非全體不盡者不足以當之故
預子之具體而微可謂之全體而諸賢不可謂之全體也預子之三月
不違可謂之不怠而諸賢不可謂之不怠也以仁之事言之則非當理而
無私者不足以當之故伯夷之清可謂當理無私而文子之清未當理
理無私也此千之志可謂當理無私而子文之忠未當理無私也孔
子言仁多以知對如仁者愛人知者知人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蓋仁仁
也而禮則仁之著義也而則義之藏仁主於行知主於知知舉仁知
而義禮在其中矣孟子言仁多以義對如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未
有仁而違其親未有義而違其君蓋知之實知知者知之實實實文
二若仁為牛陽義為羊陰陽仁義而知禮在其中矣於此理之妙

易以言而人雖在言之前所謂重工穩圖大焉而好作何種無非欲
人之無以說也君子之於性理深微之影行之而罕言之不亦孔子
之責乎謹附

宋萬曆朝卷之三

策史類

同書經者紀傳之史所補春秋補年之史所補紀傳之史所補春秋
唐書補年之史其若治國綱目乎故法古聖之經以備今代之史其
五宜

謝安嘗言制於倫而後世之書言者不無趨自擬矩制於無故
後世之書為臣者莫能論此後世之史筆所以代有其人而無不取
於重人也請為說事言之尚書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而後並
之體祖之如二典則帝紀也三讓則臣傳也尚書則地理志也呂刑
則禮志也九官之命於虞書六卿之具於周官則百官志也四仲之
精究與七政之齊於舜典則五行志也此紀傳之體本於尚書者如
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而後世編年之史祖之如紀吳越事
曰吳越春秋紀楚漢事則曰楚漢春秋蓋或則有實春秋實就則有
春秋此編年之體祖於春秋者如紀傳之史莫如漢史唐書曰
班史則失之同如因郊祀為封禪因平年為食貨則史則失之
奇之志其荒廢左志之義其失也嗚呼唐書失之繁雜唐書失之

所取乎如也司馬遷之史記其與春秋而事其體也五而實其
實也而明其才也如天馬足而子紀傳中之紀是也編年之史
其如左傳綱目也然猶嫌失之大辭自編年之史而實其體也
漢書宋史而左傳東史紀傳之平編中之史實其體也而實其
公之綱目新野於上而天德明正於下而人道定也綱目而實其
名歲月早張而後散者庶乎編年中之紀是也然而胡文公之綱目
為春秋吾止不敢謂司馬遷之史記法尚書吾又焉敢據論其體之有
所祖云耳方

今聖治休明重經累洽伊彼諸聖不世之書休對揚無前之書續編以
直筆宜主綱目而制度沿革則尚不可不存考志之規大體宜法綱目
而世將遠近則尚不可不存年表之式斯可以端緒繁興而無冗繁
茫末易也綱目之文雄于兼作而其簡史也其友于厚談之以其長天
刑是人揭捷短引日月無意於成書也魯聖之文述于古作而其簡史
也其若神宗之史其取漢而詳要祖乃二帝優游於實錄之體也
韓曾且然而以他人史筆之末其難矣謹附

同漢有續漢書後漢書唐有舊唐書新唐書其得失可詳陳厥

對七制之功烈而班固據公易而傳三宗之事素成其而
宋歐諸公易山蓋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史而漢唐之治為最
長故漢唐之史如後漢書之舉以為開也且夫前漢書作於班固
而曹大家補其後漢書作於范曄而劉勰補其起自班氏之史言
之類十乘而為八增八書而志十要非純然於編纂史者然而諸家之
作多所錯綜或子即士會也既書武子又書士會計然即范曄也既書
范曄又書計然分之之以三糾定之以九等不充後人之議焉自范氏之
史言之述諸君於帝紀增百官於書起自謂足以追配前史者然則列
傳之體多所創置論實武何進之詩中官為遠天理論張璠勇之史
西域而遺傳書抑節義之董宜於酷吏升品和之蔡琰於列女不充
若之論焉蓋漢一代之史如此若夫舊唐書撰述非一家貞觀政要出
於吳兢順宗實錄出於韓愈唐書出於柳芳而金書則劉昫成之新唐
史著作亦一人方鎮百官表出於梅賾臣律曆五行志出於劉焯更
傳出於宋祁而紀志則歐公成之書以良史改官官之復以劉焯
臨史之後以吳之卓異榮於外戚以劉焯之切直榮於文苑九此皆
斯書之所改也斯書魏墓之刊記以為十一年傳以為十五年

特記以為漢洪傳以為景洪公之說可異則見於吳氏之於楚死固
之數可異則見於溫公之考異九又斯書之所失也蓋唐一代之史
如此其所以然者無他史年之雖尚矣後世特擇其善者以此者論之
則兩漢書前書為優向使孟堅之序者就緒大家之而見不發則孰得
而指其瑕瑜兩唐書新書為最向使子京之傳輪能精承叔之潤色
加則孰得而論其子者此易之所以深惜而貴其倫也謹對
而歷代之史班馬尚矣范曄東漢書而沈氏陳壽之三國志唐太宗
之書者以主南北隋唐五代之史皆有其人豈無可稱者歟
對按已見以攻訶古人易立史所以取信後世雖難悉棄劉之學可
能而史學不可識而能倚馬揮劍之才可難而史才不可易而能此
事諸家之問題所以難乎其對也雖能諸古之說府宗之作漢史也
蓋變班馬之條可謂精矣然五帝先王在焉年鳴中涉怪妄而口
談於志孝身自臨於焉運動之體安在哉荀仲雅之作漢紀也蓋使
左氏之體可謂高古矣然中外一舉其夏皆均而引東都之
事入西京之傳紀載之實安在哉陳壽撰其父之史以三國故在
正統不為帝紀孔明王佐無情而題綱則無之也之事也復所

取焉太宗按諸君之史以為晉史故宣武二紀特由御筆王陸四論并
自宸翰而繁朴略即皆錄之語也後何稱焉南朝諸史則沈休文
宋史製子野又有宋景江文通有齊志蕭子顯又有齊書而梁陳二
皆成於沈思顯父子然觀大梁沈氏相次諸子野述沈氏之宋魏休文
載梁宋之世惡多紀災祥之數書陳藏之文則是史也尚得為直
乎此朝諸史則魏收有魏書李德林又有齊書魏書既備周史蘇綽亦
隋周史而南北二史又成於李延壽父子然觀夫南北互相都受
宋齊之金則藏其惡附諸邊旁之勢則故其世比秦乾於姬漢之國
建鄴於魯夷之傳則是史也尚得為實錄乎隋之史制作非一人類
古凡類達等皆有所而或於子志寧長孫無忌然或者謂其引周齊
蕭梁之舊事而並列於書以王邵宋克之諸說而備載於傳是亦未
無失也晉之史撰述雖一家溫大雅劉知幾皆有其書而或於宋子
歐陽永叔撰或者撰其取例而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比後傳則
不合是亦未為盡善也若所載唐書五代一史廣善惡果法若
秋蓋雖不致續孔子之絕筆而讀者以其功當在班馬之間非盡得
吾所深取者陳樞宋一編大書分注取法綱目蓋舉未足繼宋子之

通鑑而論者以其書高自李唐之上非其沈氏於史筆之舊也向美
抑世宋守無其人易方
今海儒項方編錄皇朝通志石室其載多書其才兵筆會上典重
止明邊國相領頌而何陳亮之是言觀焉也何幸身親見之
承前前編卷之三

宋齊前編卷之四

東晉子類

問荀况董仲舒揚雄王仲淹韓愈優劣可將言歟
對觀乎聖人則見賢人五子猶五星而聖人則天也五子猶五岳而聖人則地也其大小偏全可見矣請得而言之荀子學聖人者也然其論
不忌大言不慚以性為善以禮為偽所事者軒邪之貴歟所教者玩美
之孝斯是果可以為聖人之徒乎揚子學聖人者也然其論非可善者
而事之虛原非可壯者而託之章玄則門常嚴密既技書技閭偽作符
命是又可以為聖人之疾乎朱子之於死雖曰稱其剛明而吾况於美
所以陋之也朱子之於韓韓曰與夫深潛而係辭於莽所以誅之也是
二人若繫之以聖人豈可取者少而可罪者多矣自董子言之無五伯
之先詐力而後仁義何杜信也古易王以先道而後功利何王太也
然而天人三策不脫漢儒氣味亦未為純於聖人之道焉自韓子言之
原道一篇汲汲乎發明正學之意佛骨一表既破子排斥異端之切然
而傳愛一語不免後人之議亦未為純於聖人之學焉蘇明允曰董子
正而失之迂迂或然矣而其正終不可及也胡明仲曰韓子達而失之

淺淺或然矣而其達亦未為能也是二人者律之以聖人豈可滿者小
而可取者大矣惟王文中之學有未易言者焉觀其於續經作非所作
於隋文說非所說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
豈有物則象其之訓曹張之禮熟與伯也荀勉之樂孰與左也蓋先王後
天之體用豈能盡述得其要南朝北朝之偏正豈能予奪得其公而通
之若作如此也步危涉涸宜昧於輕重待價之訓夢寐尋常豈范乎
極未始之或而通之云與如此也然而悔每攝之曰猶規蹈矩而為可
盡非其學明道稱之曰極有格言而惡可盡非其善愚害究而言之可
汾六經與蘭陵之書法言之篇同一希聖之心而通之護守規矩凡年
或未及也太平機策與天人之對先範之詞同一用世之心而通之於
知臨藏董韓或不違也是則通於五子之中為優矣抑又論之言者其
華也行者其實也雖於五子之中其行實為可觀是以荀董王韓皆得
列於名教之中以與漢唐諸賢並子應洛陽建諸儒者並為一氣而
雄也獨獨焉此誠公論之莫可容者矣由其行有以取之也雖其言強
合於聖人亦何異乎平質而虎其皮鳳鳴而鸞其軀者哉或以為前代
知言君子而為光尚有取於韓之言者大者而為善以擬之亦之何

宋齊前編

後之世也其也也吾知擬朱子而已不取韓者朱子也而何
哉謹對
問唐之文章莫過韓柳宋之文章莫過歐蘇四子而言之其優劣可
得而言歟四子之外尚有可稱者歟
對文章之在世係氣運之盛衰文章之在人係道術之深淺唐之氣運
莫盛於元和以還韓柳二子生而丁其盛故其文章為唐三百年之名
家而二子之遺德則不能不異矣宋之氣運莫盛於嘉祐以來歐蘇二
子生而丁其盛故其文章為宋三百年之宗師而二子之遺德則不能
皆同矣雖然此非宋學所難也請舉先儒之折衷以復明問夫唐虞
之文如制冊之義者則常取法於虞夏禮樂典詩詞之工者則杜荀李
白元稹白居易得於酬奉之有李嶠王維風流儒雅之有李賀杜牧大
晏玄酒雅有典則則有若韓休韓愈韓愈韓愈韓愈韓愈韓愈韓愈
環杯玉案之可觀或信或疑或疑或信或疑或信或疑或信或疑或信
墳者矣然而其有過於韓柳者則韓愈韓愈韓愈韓愈韓愈韓愈韓愈
驚然而虎躍鳳平淮西碑最豪富得相如韓愈韓愈韓愈韓愈韓愈
子雲韓愈韓愈韓愈韓愈韓愈韓愈韓愈韓愈韓愈韓愈韓愈韓愈

辭不為不履泰之莊老以時其端象之教舉以屬其氣其為文視韓
相與頌也然而其文依郭之章豈可附焉為浮榮之徒豈可妄自取
山之因甘臨惡溪之辱中朝既書表仲窮屈南嶽諸碑皆悟其與
天道濟天下之溺而文起八代之衰忠紀人主之德而勇奪三軍之神
者優劣不言可知矣宋時之文如王黃州之格孫泰山之磊石狂狷之
厲尹河朔之簡宋水先生之端臨川丞相之整泰淮南黃魯筆之或煥
或理凡齊北張無國之或舒或婉有韓柳俊偉若決江河而下輝光
白若引星辰而上者焉有韓柳俊偉若決江河而下輝光白若引星
氣者焉誠所謂正聲清韻流風激濁金石若矣然而其有過於歐蘇
夫祖昌黎之謹嚴則韓柳之簡古變韓柳之句而為厚厚草草之體
而為平易五代史足以追班固之筆而韓柳之句而為厚厚草草之體
文為何如而蘇公之筆海濤於現滿提文星於筆鉅如千里之車御以
王良如萬斛之泉隨地而出其為文視歐蘇相伯仲也然而程子非可
擬者而韓之韓氏作可宗者而宋之語道體則述大宋論事實則尚雅
誦術淳華而亡本質貴適達而馳名檢其與夫以濟時行為為賢以
顯教誨為忠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畏而不為者焉下不辨可

見矣雖然漢唐以前文章莫盛於六經漢唐以後文章莫如四子
子者以文章而明道德固未易及也六經若以道德而為文章尤未易
言也後之君子由六經之文章六經之道則四子之文自猶可與矣

問周程張朱之外有康節溫公南軒東萊與陸象山之與朱異許衡
吳澄之與朱同可得言哉

對聖賢不作則百世無善治聖學不傳則千載無真儒義農死命之後
幾千百年而有洙泗魯鄒洙泗鄒之後幾千百年而有濂洛關建斯
皆真元會合先岳鍾離一大機會非偶然也且夫太極有圖明聖道之
仁義中正易有書明聖學之靜虛動直王弼金井志處高深先風雲
月襟懷洒落此周子所以得聖學之傳也明道之德性寬大規摹廣闊
伊川之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座上春風意態渾厚門外立雪師道尊嚴
此程子所以得聖學之傳也張子之精思力踐妙弊疾苦訂頑有到聖
仁孝之要約正廉潔書窮性命之精微其得聖學之傳豈不若乎朱子
之從容禮法矩矱仁義家傳之才足以折駁於百家聖賢之學足以
集大成於諸子其得聖學之傳又不若乎是道自孟子既殽之後

流於播遷聖賢之傳老幼利權遂混清濁混淆章濫濫其
有甚於成周之火羅山之坑者幸而周子有以啓其源程張有以承其
源濂洛又者以揚其波而繼其緒四子之功卓卓乎不可及矣至於
窮遠水與程子同時者也而其學皆見推於程東萊南軒與朱子同時
者也而其學實主於朱內聖外王之遺先天心法之傳此康節之學
所以為高而陳水之為學力行始終一誠亦不易得雖觀人欲之私春
秋天理之性誠南軒之學所以為至而東萊之私容情辨變化氣質亦
未易能是其於周程張朱雖或一問之未達然沈潛同原而江漢合派
者也倘陸氏之學則有可議者焉觀其有貴學之阻雖積九仞之高不
敢遂有毫釐之疑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坐垂觀却立四顧猶造
至平之地勢立乎至大之域其志可謂健矣其功可謂篤矣然而務存
養而忽講學之體而忽博文踐禮為釋氏之學愛無極為老氏
之虛誕其然也幾何不有正學而入異端者乎吾所矚拜敬服者魯齋
許公王裕金相準平純直行已以教訓日化人如時雨和風足以追
考亭之絕迹吾所仰止高山者東萊公勤謹有為敬和有勤以女子
守身為得天理之方以武夷勝敵為過人欲之法庶乎足以繼武美之

聖緒雖然任聖學之傳者窮而在下則為一代之宗師任教道之傳者
遠而在上則為一代之君師方今

聖天子比隆堯舜文成之繼天立極而為之補網者自附於康成周召之
見而知之矣然事力以道學拘于愚生竊聞程朱子皆年十七八而著
其畢之業以從事聖學今愚之所業科舉之業而所求為科舉而來苟
不學無術曰吾將志聖賢之學執事未必肯為然而自置於是苟要人
爵又非求學之所為也謹對

問儒者之學惟理與數為難言數學如
極圖說易通啓蒙其得失有可議然
未識武之優劣也而所見不同何以
其為我陳之

對聖性之大者莫大於易說經之詳者莫詳於易說其半也當老韓用
說者雖多當者鳳鳴考象數者幾何不泥於術數哉理者幾何不
於空辭此所以重執事之問也竊謂其陳述而明者為易子雲之六
玄所以準易也司馬溫公之潛虛所以準玄也易探象玄則有易有
玄玄則有易有象辭而玄則有測易有文官而玄則有文易有條辭

而玄則有無聖賢之傳其與易者相照合矣然而以艱深之辭文淺近
之說米易之文乎有義而無明有口而無目果易之理乎以玄之所以
不合於易也易有一六水虛則有源委易有二七大虛則有象義易有
三八水虛則有本末易有四九金虛則有日月易有五十土虛則有基
樞其與易者相表裏矣然而後者物之理氣有生之戶易易之道乎吉
凶咸否平元聚散餘齊果易之占乎此虛所以不合於易也論易之理
而至當吾所取者周子之太極圖說論易之數而至當吾所取者邵子
之皇極經世兩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本不
言太極則無極論於空虛而不能為萬化之根本論其格局太極不知
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周子所以主於易
之理者如此也以日月星辰水火土不盡天地之體用以易象盡夜而
風雷雷盡天地之變化以元會運世歲月辰星天地之始終以易
王伯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邵子所以主於易之數者如此也易
通一書周子所以明易之理啓蒙一書朱子所以明易之數五峯胡
之說通書也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如其道之大人見其文之質而不
知其義之精愚人以發策決行為志則曰志伊尹之所志志人以聖賢

見聞為學則曰學問之所學可謂善言易通者矣胡氏考之論學
也曰本國書則曰天生神物而為之本國正原則易有大有大
章而易之理則明者則明則明則明則明則明則明則明則明
承而傳之而理之見者則明則明則明則明則明則明則明則明
故作傳者言義理而人稱之曰平漢矣由是無餘難乎易也皆全無遺
微纖非虛語也朱子易學多出於邵子故本義章言卜筮而人稱之曰
上該大義不為無體下濟生人不為無用亦非過褒也究而言之周子
言理邵子言象數而理與象數不才者程子言理朱子言卜筮而理與
卜筮非朱子其所以度越諸子者蓋難
問太極圖說言四德而缺禮 皇極經世言四經而缺禮樂若夫通書
之與國說同歸正乘之與西銘共指泰山之與學章互辨皆可言象
對先賢立言性理之言為難精微學問性理之問世難對執事
尚其精微易言其理精微可乎國說言仁義中正而不及性理蓋中即
性也禮得其中心則非所謂精微之禮正所謂也皆得其正則非所謂
聖之智言中正而有以大括之全仁不誤於象數則仁之中正義不
誤於為我則義之中正中正蓋包四德而無遺也言仁義而有以分太

龜山張氏論學之心不白於天下後世矣抑愚尚有以復於執事者
朱子之學其所以主於中者無確定之見所以景於前者無篤信之心
越而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之謂也而己片言無遺不棄之小疵誤誤子者未效其精思力竭之
規矩而生已而謂其太一之而論禮儀公則首以禮禮性之功不之問也
妄之德不之舉也禮象山則首以頓悟執事而專德性之功不之問也
其陳之弊其精其至於以程子為近則以朱子為支離此今日主張
道者所當預為之防而未可先倡是非之問以落其口也謹對
問先儒謂宋無大字世周子太極圖張子西銘程子易傳存於人或以
為周子未嘗自作蓋傳於程子而程子之論亦未嘗及之至於
西銘則龜山先生不能無疑是果可辨與易傳存於程子一源而無間
春秋傳大義數十之論皆可而詳言哉
有詞章之文有道德之文也龜山先生之論章之文也周程張朱
仁思義色道德之文也龜山先生之論章之文也周程張朱
蓋不以詞章待於求學故不細緝展旨以復明問乎夫太極圖說雖
朕此根極要領灼見道體迥出常情言儒者所不敢言之秘發聖所
未嘗發之蓋誠有如朱子所論者奈何胡仁仲輩或以為周子未嘗
作而不知通書仁義中正五殊二實之論多合於國說或以為程子未
嘗論及而不知通書精微得秀五性七情之論多出於國說彼程子之
學生足以及此而妄議其有所傳來哉彼程子之知量足以與此而何
怪其不以程子訂項之訓澤澤乎無得而名低低乎無所不及範圍
不可得而過形器不可得而盡誠有如呂氏所贊者奈何龜山劉安
節輩或以為中生陷父於惡之事過乎中庸今乃取而併諸大舜之
豫殊不知構構特以明事天之道在於修身性命或以為孟子仁民
物之施自自次第今乃混而同乎墨氏之兼愛殊不知構構特以
人之心在於一視同仁伊川胡為原道宗祖豈阿所始者哉明道胡
得天德空無所見者哉易傳序曰子惇斯大之理將俾後人必
求源而傳序曰子惇志之不明明特俾後人通文而求義同一性
之辭也同一番訓之意也體用一源源微無間此易傳序之要語也
先儒之論故之意以至微之理而旨則中渙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得
至善之旨矣

問曆家談天之學亦儒者所當知也自黃帝迎日推策以奉代有其人可悉數乎其中所謂日運月靜氣盈朔歷日法斗分周餘歲差漢定之

章帝紀元康節之元令選世皆可得而聞歟
野大易推變革之義而治曆明時所當先用者故為相之職而歲月日
辰有所掌蓋自古帝王之世莫不以曆為尚然天之高遠難窮人之知
力有限亦莫可輕論哉訪諸試陳之黃帝伏羲和占日常歲占月史臣占
星氣大撓造甲子而以容成施其術則曆有自來矣少昊氏使宣為氏
司分伯趙氏司至青為氏司啓丹為氏司閏而禹為氏為曆王則曆又
弄謬失顯項命南正宣司天北正黎司地而曆法愈詳帝堯使羲仲
主春夏和仲叔主秋冬而曆法大脩漢之時張蒼用項帝曆馬遷作太
初曆成帝則有三統曆章帝則有四分曆然以今觀之惟太初曆為最
若乃晉之春秋長曆杜預之長慶曆崔浩之戊寅元順隋之皇極曆
互有得失者也唐之時高祖有傳仁均曆高宗有李淳風曆開元有一
行大衍曆代宗有實應五紀曆然以今觀之惟大衍曆為最若乃周三
代之欽天曆宋太祖之應天曆元許衡之授時曆明律憲符之庚午曆
亦各有可取者也太初之所以為善者蓋其說本於鍾律以黃鐘八十
十分為日法復自上古甲子之數十一月甲子建明旦甲子日夜半甲
子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之時冬至以為曆元故其時朔弦望

無一毫之差也自正月初曆一出而十七家之曆皆廢矣大衍之所以
善者蓋其說本於著策以卦雪歲以爻當月以辰當日以天地之二陰
位剛柔以天地之二終紀間餘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
氣以合朔正日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而其事詳紀元皆有合於
易也日大衍曆一出而二十三家之曆盡廢矣是於歷代之曆既論之
如此而執事所問之曆法庸可不對乎日躔者日之行積三百六十五
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是一歲也月躔者月之行積二十九日九
百四十分日之一而與日會是一月也日與天一歲一會
而二十四氣四之以生然二十四氣九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則是
於三百六十之外盈三日也月與日一歲十二會而十二朔四之以生
然十二朔九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周則是於三百六十之中虛五日
也日法者分一日為十二時又細分為百刻而又細分之則如四分曆
以為九百四十分是也蓋取其便於步推氣候而已日行實有逾乎子
分者分斗柄指十二辰又分為二十四氣而又細分之則如太初曆以
為三百八十五分是也蓋取其便於觀候星辰而已斗行實有分乎閏
餘者氣盈朔虛之所致蓋定歲不可不依朔虛之數而節暎不可不立

開陰之月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積至十九年七閏而氣朔又同日也
載差者天運日躔之所聚蓋天道年運而舒則漸差而西日道內轉而
雖則漸差而東故曆家約其大要以為七十五年差一度也漢而卒
紀元之說世傳而知矣十九年七閏而五朔同日謂之章七十六年四
章而五閏月在甲子日為都積而至於都在甲子謂之紀又積而至
於紀在甲子年謂之元作曆之本也康節元會運世之說可得而考矣
三十年為世十二世為運三十運為會十二會為元此造化之一無也
凡此數義者悉於執事之間既條告之矣雖然曆之數其妙而不可測
者常在於勢態盈虧之間而其日月星辰之象係屬寒暑之氣推移盈
縮亦有時而不齊不可以一定求之此先儒之說也方今
聖人在上齊七政定四時欽若昊天敬授民時而璇衡之象五緯至矣又
各有攸司是也唯知三光象象暑時為
聖人之陽而已尚何至嘆微謹對

用夏以變夷既混一之後有許魯齊而姚掇實然相與夾輔之始知以大而齊武亦一代之名臣也蓋古今宰相之命官得人大畧如此噫代天之工熙帝之載金瓶覆名上謂元化玉鉉和羹下饒饒兆庸可樂其人而委之乎百介有言奸邪者則立威信福禍官責法以奪人主之柄執柄者則承意順旨時錄保位以固人主之寵為天下者宜讀此言以謹擇相之法謹對

同聖朝設六部蓋牧周之六典然漢以來皆有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
異今之制同舉異職
對數惟聖朝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以文振治天下剏弊更新
掃漢唐之陋習設官分職仿成周之良規此六部之建所以至今聖
子神孫莫之能易也愚請得因執事之間而陳之夫天下之大經大法
不可以不師古亦不可以不通今不師古者率皆世俗之談論不通今
者率皆書生之迂談昔者新室之莽嘗故古命官矣然義和司農綱言
合為一官斯豈古之制乎後周之恭實假古立法矣然祭酒率司徒宗伯
之三公分斯豈古之法乎魏道武至有取於雲鳥之號唐則天至有取
於三才之號皆於古為泥聖朝六部則不然吏部即冢宰天

夫朝廷正則天下無不治者矣諸得而詳陳之御史之官職古今要矣
是以御史掌書傳命而兼記事之職者周與燕國也以御史平章報發
而肅察勸之任者秦漢以來也唐之御史任彈劾之外復無詔獄之事
宋之御史任彈劾之外復兼諫諍之職此其官職沿革之大畧也御史
之官著古今屢變矣漢謂之御史府又謂之大司空府唐謂之御史臺
又謂之肅政臺宋則有臺院殿院察院謂之三院元則有中臺西臺南

臺謂之三臺此其官皆沿革之大畧也。以言其名之異則若以大夫為臺長中丞侍御史為副貳殿中以計司會庫序監察以監察祀獄詔而此外又有御史臺行之屬宋以中丞為臺臺院有侍御史殿院有殿中侍御史察院有監察御史而此外又有御史知雜之類是其名之異也。以言其任之重則兩漢中丞與尚書令司隸掾並而坐此齊中丞與大將軍丞相參道而行吉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關廟廟密相待罪是其任之重也。若乃歷代之得人則又有可言者矣。張蒼為中丞明習律曆陳咸為中丞廉侯芳諫此西京之得人也。桓典為侍御史而馳馬見避張綱為侍御史而豺狼首問此東都之得人也。柳詠之規排蕭復之

訪使至玄宗而吏為觀察使矣宋之監司則曰轉運提刑元之監司則曰兩政兼訪吾觀漢監司之設莫善於武帝莫不善於成帝蓋姚也秩不無令今改而秩亞九卿始也秩六百石今改而秩二十石其權既重其法之高難稽而無跋扈之憂故不復察六條而政事咸統皆得盡管不復中三府而守令廢置皆得自由其後來銘以冀州牧攝韓劉表以荊州牧劉琨考其所由皆成帝之過也又觀唐監司之設莫善於國初莫不善於玄宗蓋始也不得領財賦至玄宗而領財賦始也不得統兵馬至玄宗而統兵馬其權愈重其位愈高惡得而無尾大之患故江南觀察使即宣帥為之荆湖觀察使即澤帥為之其後李錡以觀察使兼於東于順以觀察使橫於西推其所本皆玄宗之過也吾於監司之沿革既畧論之如此而得其得人庸可不知乎朱博為冀州刺史行部不察黃綬何武為揚州刺史長史索章服罪李膺為青州刺史守令莫不凡服膺踪為冀州刺史賊吏望風解印范滂之為刺史也有澄清天下之志蘇章之為刺史也先按劾故人之后刺史以見不如按劾諷者有若觀察使齊映刺史以下皆杖而後奏者有若觀察使劉晏凡此非漢唐

之監司乎至若趙抃在西蜀則訪詢利害陳情在江南則罷免橫賦擢
絃王綽王巖則在江東有名而絃之罷貪吏尤為可稱孔宗旦李遵孫
尚用則在京東有稱而宗旦之厲竇賊尤為可嘉杜衍以罷王元龜
官哉正處以善治完獄還官尺此非宋之監司乎蓋歷代之得人也不
如此方今 聖朝十三道各設按察司制雖善矣第未知果有若前
公者乎比年以來側聞有以緘默為重厚以容悅為寬大以典刑除害
為生事以激濁揚清為矯亢沽竇風之臭名名鷹鷂之勁力植桃李之
私惠避荆棘之冒掛而其不然者則又捨其大而急其小行其易而避
天難茲 聖世命官之初意哉愚願今日之為監司者毋使諸公辜美

於前謹對
問郡守縣令民之師帥考之於史代有其人如文帝之時而無循吏何
然班史之傳循吏有守而無令何歟其餘或以歷官顯而不錄或以用
法嚴而不錄又有實循吏而不列於循吏實酷吏而不列於酷吏下及
唐宋之特異人可得數舉
對永宣盡職入滿三宮以郡守之職所以重也耶宜出宰上悉列循吏
舉令之任所以切也國家之責望所係民物之休戚所關史氏之筆削

所以致者以此與執事之策問所以下論者此與諸說言之世有循
德邑而後孝子之名立世有政笑訟語而後孝婦之名顯故城國之
宿吏以武帝所用多酷吏也范曄之傳循吏以明帝所用多酷吏也
石文舉之時則郡縣之吏悉尚寬平何必傳及於循吏乎履道之始
右叟之久著下書牧野之戰惟尚父之名見於詩故明帝詔不得錄
黃綬而後今之職重范史載卓魯諸人之績而後今之名顯若乃西
之時則惡之今長其任尚輕何必傳及於縣令乎觀文帝嘗考河南
吳公治平第一而不列於循吏則文帝之時非無循吏而周之益可
笑他如朱邑之守桐鄉存問若老王戎之才解東戶口義之樊遂之
渤海盜賊并迹則皆非文帝之時也魏茂陵令魏相誅亂一秩而不
於循吏則西漢之時非無賢令而因之意可見矣他如內史令焦贛
之二老疏留搖里令王尊之高第見擢探陽今未傳之墨高刺史則
非國之所錄也西漢之董仲舒公孫弘倪寬張敖石慶東漢之劉昆
寬若可謂之循吏然而不錄者蓋以其歷官之廣而謂之吏者歸守
今近民之職也西漢之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廉延年張敖東漢之
段熲胡若可謂之循吏然而亦不錄者蓋以其用法之嚴而謂之循若

錄則任德循良之稱也實倫吏而不列於循吏則若韓汪壽之好古教
化開闢恩過吳祐之政從仁簡民不忍然而固陋不知以何故而遺之
且祐之不錄猶可而延壽直以其見殺而出之何因之以成敗論人乎
實語吏而不列於循吏則若張湯作見刻故銀之法杜周本嚴刑酷罰
之類而孟堅特以其子孫之賢而宥之且湯之縱猶有顯者而周直以
清之以開報之何因之以曲學矯世乎遷史所載者五人固史所載
者六人蓋遷史及於茂以簡固史惟自漢以後故互有同異若孫叔敖
之一言而獲罪市子產之誣白不獲孝道不拾遺公儀休之救困廉去
鐵錫石者之不敢廢法李離之不歸罪下吏皆固史之所未及也至持
衆議之時則偏岸序之歎若有若衛蠅之有詩隱定嫡娶之禮若有若
任延之在九真此非宥之得入乎化哉與若有若管蔡之在中牟選受
一錢有若劉寓之在山陰此非今之以人乎唐書所載四十八新唐
書所載十五人蓋舊書主於詳新書主於簡故互有取舍若倪遷水之
政尚清淨潘好道之為政救救惟以人以煩善政李靖之稱義吏
皆新書之所未及也至於隋宋之時則無錄王騰叔之在成都而有
張俊正之以人以陳世卿之知廣州而有郭父陳母之稱此非今之

人乎青苗不便而索官見役不便而投劫者若長滑劉蒙植桑而觀者
亦桑植柏而望朱公泊者若純仁龜車此非今之得人乎方今
聖天子憂心民事雖災沴是宜有憐然政弊趨南代者於中一焉之
士見其久而未知其遠竊以爲賊賄貪弊者比比而循者未之見也聞
革雖設者比比而循者未之見也期會可集者間有而循者未之見也
文法刻深者間有而循者未之見也銓衡狹路之輻輳一沙汰之手風
既靈網之司第一懲創之手計每使爲臣果人試守而最厚主之出可
乎命朝臣京官華職外補而貴治效之成可乎如唐之曰吾元之五事
委選司以考之可乎如漢之大縣者之八計委憲司以察之可乎唐太
宗之昇風錄名臨軒問授宋仁宗之印紙書績引對便殿可乎同一舉
以警其餘乎卓茂之自舉今入拜大傳吏部之自領川入焉丞相可問
一楚揮以勸其餘乎諸生應不諱之時言及之而不言罪也倘奉
聖主大廷之問向官以今日所言者進之選對
同儒者爲吏馬吏必應此理之常也後世於有吏而非保吏而不保者
古之保吏唐吏可惡矣與
對何世有六古之吏而後保吏之名顧百無一吏而保儒也自世有保
儒之吏而後保吏之名者古無一吏之不保也史記九派以儒爲首吏
豈可不以儒乎周官六計以廉爲先史實可以不廉乎諸葛亮事言之
武帝相中韓馬家法而張湯杜周之徒出宣帝相韓馬爲制度而廣漢
廷壽之望角冠有所謂儒吏乎其理見於世者蓋豈仲舒之以儒爲正
相公孫弘之以儒爲卑相倪寬之以儒爲高之論據事實之以儒爲正
衡之以有詩亦可謂不多矣選至子唐韓曰賢才輩出然吾所取者惟
韓呂蒙一人其令山陽劉州尹京兆耿顯榮可謂之真儒而宋之
時若蘇軾之失狀欲明道之折結罕時卷之行策政非儒而何他如東
坡之有聲杭州南豐之遠東州應劉彝之水劉純仁之治道蓋儒矣於
儒矣若夫古之廉吏則又有可得而言者焉大帝舉廉而萬家之數無
有應者武帝舉廉而國郡之吏不爲一人恐有所謂廉吏乎其理見於
世者若文翁之以廉治成都吳公之以廉治河南羊續之出魚揚震之
解金范丹之登中生聖劉寵之選吏一錢亦可謂罕見矣遠至於唐韓
曰代不乏人蓋吾所稱者惟馮元叔一人其之官也且不帶與焉妻子
可謂之真廉而宋之時若包孝肅之不持一硯余安道之不市南藥范
文正之不市茶砂非廉而何他如寇準之無地起樓臺富弼之田園貧

守田李及之見市曰集趙非之擊獨自隨亦可謂之真矣雖然愚竊
之儒吏之與廉吏初非有二儒者必不貪也貪者必非儒也吏苟由於
儒則辭無他地不稱人之膏粱今開廣舉不稱人之文綽千駟有所不
顧焉錢有所不視而豈有不廉者哉謹對

不盡前修之六

家戶類

開歷代至今戶口田糧登耗之數可得開歟

對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有以養之而後有以富之無之則戶口增富

之則田野開闢官有曰大司徒掌人民之數而稽其數者又司寇之任

小司寇登萬民之數而審于版者又司民之職其於戶口之不放畧如

此孟軻有曰入其鄉土地田野之闢治則有慶廢以地入其鄉土地田

野之荒蕪則有讓讓以爵其於田野之不教忽如此此君子所以視人

國家強弱貧富者必在於此也諸葛亮事條陳之歷代之戶口籍於史

可見矣三代以上戶口莫盛於成王之時凡一千七百三十萬有奇兩

漢以來戶口莫盛於平帝之時凡一千二百二十三萬有奇唐之戶口

莫盛於玄宗凡九百九十一萬有奇宋之戶口莫盛於神宗凡一千三

百九十一萬有奇蓋其登耗有由然也自其有兵禍也陽耗於刀斗之

場耗於干戈之垣而民始不堪其命自其有刑役也根連於繫繫於

織之獄勞筋骨於營繕之工而民始不聊其生苟非此數者而使之

安於室家之生聚遂於田里之事畜戶口惡有不盛者乎歷代之田

籍於史可見矣三代以上之田畝莫盛於夏禹之時定鑿者九百一十

萬八千有餘頃漢以來之田畝莫盛於平帝之時定鑿者八百二十

七萬有餘頃唐之田畝莫盛於貞觀之季凡一千四百三十萬餘頃宋

之田畝莫盛於崇寧之時凡四百六十萬餘頃蓋其登耗有由然也

非吏之不肯而安輯之也夫盡善乎戶口之數者皆無一吏之

一職之推者也抑之跡未詳能其居乎田種之數隨者皆非是以

官府力足以制新里者以民之難服易故其數乎推論之六本同當

然後庫賦徵榷徵養愛黎元使之康而富而自無逃移自無欺隱

則民亦不徒為太平之民矣謹對

開歷代之田制井田未易卒復可詳言歟自漢以來如代田限田均田

永業司均口分世業其法亦有可據而行歟

對談結語於瑣筆實刺之時古則古矣而君子謂之泥腐章於裏

坐甲之秋儒則儒矣而君子謂之迂井田之不可復也久矣井田之

必問也明矣必欲復井田是驅斯民於各歸而非意以飽腹也必欲

井田是試強生以筆墨而非求其實用也雖然言及之而不言執事不

以為然而以為疎夫有解達之井田有都鄙之井田有井田之典有井

田之壞鄉遂用貢法一夫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

川即達人所掌是也而其所以不用井田之助者蓋鄉遂在都鄙之內

而地狹故擇其平原曠野可盡置為之田而後為也鄉都則用助法

夫為井田井為邑邑為丘丘為甸甸為甸甸為甸甸為甸甸為甸甸為甸

其所以不用井田之實者蓋鄉遂在都鄙之內而地狹故擇其平原曠

野為之田而後為也鄉都則用助法夫為井田井為邑邑為丘丘為甸

甸為甸甸為甸甸為甸甸為甸甸為甸甸為甸甸為甸甸為甸甸為甸

采可復舉今之縣邑有耕社之倉其果合於常年義倉之意歟
對有備養之長使有救策之權宜備策者為百年之儲而有餘故策者
為一歲之計而不足當焦頭爛額之際而思徙薪居頤指裂膚之時而
思拉桑君子固病乎其不及矣此所以致執事之問也夫賈誼之策欲
驅民歸於田畝以抑末技遊食之輩此儲蓄之上策也使誼之說行則
所謂一夫耕之十人食之一婦織之十八人之者無有矣晁錯之策欲
使民實粟塞下以開關爵賸罪之路以儲蓄之中策也使錯之說行則
所謂粟行五百里無有飢色千里饋餉士有飢色昔無有矣帝平之策
何始乎蓋孝懷滄兵源於魏而耿壽昌蹶其源於漢也懷之說曰雖有
則傷民雖遇則傷農故大熟則糴三而合一中熟則糴二而舍一下熟
則糴一而舍一小飢則糴小熟之所飲中飢則糴中熟之所飲大飢則
糴大熟之所飲文侯用其策而魏以強至壽昌於漢宣帝時奏令邊郡
築倉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其價而糴以利民而常平
之名遂立矣義倉之法何始乎蓋長孫平壘其端於隋而戴胃熾其尤
於唐之平之說曰諸州各立義倉隨土地之宜出其粟多隨四時
之數張其多少收使之

而隋以富至曾於唐太宗時奏今每歲收其所歛王公而下有田者較稅二升而貧客戶無田者分爲九等而義倉之名遂立矣漢有常平而無義倉然常平亦登置豐罷罷之者元帝也復之者顯宗也逮於宋初其法猶存京師則置場諸路則置倉增價以糶則命使臣減價以糶則命司農查何王安石始變其法散糶本以取二分之息分民戶而爲五等之納豐年納錢則民賤賣其穀荒年納錢則民賤買其田甚者伐桑賣薪屠牛賣肉而常平之利民者反爲病民之具矣此常平之類求如此也唐有義倉而無常平然義倉亦登置豐罷罷之者高宗也復之者玄宗也逮於宋初其制猶講一創於乾德再復於元豐或一石輸五升或一石輸一斗奈何南渡以來盡隳其制社倉轉而爲縣倉民始不與而爲官吏之私用縣倉轄而爲郡倉民近相遠而爲軍國之資費官知其歛未知其散民其入未見其出甚前指爲常賦重歛急徵而義倉之恤民者反爲害民之本矣此義倉之類求如此也寬既不能與民而又取之既不能利民而又害之平時奪其衣食之資而一旦啖以濡沫之利樂哉不爲盡藏之地而荒歲恤其啼飢之憂亦矣矣夫善爲國計者不必常平也亦不必義倉也常賦無過取廢時無故還冗食者可寡則寡之橫歛者可省則省之是即常平義倉矣苟徒慕其美名而無實惠殊非計之得者也謹對

同漢之七科講三更唐之租庸調三法宋之差雇二役其利病可得言歟

對窮經將以致用明道將以濟世士患不餒窮經而已果能窮經則於致用也何有士患不能明道而已果能明道則於濟世也何難士之所當致用而濟世者彼法亦其一也愚謂舉古而後及今焉夫自周以上其役法不可得而疏遠矣自周以下其役法有可得而商畧焉伍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蒐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愛此鄉役也有司徒焉則閭比之善惡以均役有族師焉則族比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計年之長少以從役有甸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役其役法可謂密而民不以其爲厲已其御下可謂詳而民不以其爲過苦王政既微侯國橫行我獨南行之詩作而兵役苦矣過被樂土之懷興而鄉役重矣始盛之時今年既作阿房明年又作驪山而民全無餘力漢高之將征者歲三日免者錢三百而民雖喜起有孝惠時民毋勞力田者免役孝景時民九十無子者免役

問宗廟祭祀之禮自古至今互有不同而諸儒之論卒無定說尚明言

之
封歷代宗廟無定體祭之帝王則有定體諸諸宗廟無定論諸之聖賢
則有定論蓋禮不參於帝王則其體也必失論不稽於聖賢則其論也
必妄而況於宗廟乃禮之謹嚴而論之紛錯者乎愚竊擇之廟制之果
遠矣唐之廟有文祖虞之廟有神宗夏后四廟至子孫而五商人五廟
至子孫而七周公制禮而廟制大備官呼一廟過士二廟大夫三廟
侯五廟天子七廟之外有文世室以祀文王而不祧有武世室以祀武
王而不祧凡舊之當祧者皆入於文世室凡昭之當祧者皆入於武世
室此廟制之不同也祭祀之未遠矣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
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
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周公制禮而祭祀愈詳春祭
曰祠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燔而天子四祭之外有三年之禘有
五年之禘給者合祭廟之主持太祖之廟禘者也祭太祖之父於木
祖之廟禘猶許諸侯以行之作則非天子不祭行之此祭禮之不同
也昭穆之分則昭堂主昭堂主穆所謂昭穆者衛之聘為文

清廟肅雝與相書不云子衿外屬明後作聲是生邦山上齊盛德之

問鮮祀之禮如祀天則謂天有六天歲有九祭祀地則謂地有二祗歲有二祭有天子之三社有諸侯之三社五天帝之外有五入帝五人帝之外有五神依祭日月之禮歲有四祭山川之禮歲有四有高禘之祭有司寒之祭周有六宗祀祀黍稷而下有五時三大禮而其儀物則至有六玉冕有五冕尊有六尊桑有六典其尚燕飲以觀格物之學對有祭禮之本有祭禮之本其禮之本可以言精靈也其禮之本難以辭說傳也執事欲悉聞之而愚請略陳之夫天一天而謂有六天者鄭玄之膠論其說曰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而昊天上帝則北辰耀魄寶共為六天且謂王者各感五帝之精而生德運代遷如以水德王則叶光紀為感帝以木德王則靈威仰為感帝其祭之也孟春祀感帝于南郊孟夏感帝于南郊季秋享五帝于明堂冬至祀昊天上帝圜丘四時及季夏土德王日各祭其帝於郊五帝之祀八昊天祭一共為九祭獨不知國有三公凡不可而謂天帝如是其錯峙於地一地而謂有二地

則禮謂壇少牢於泰昭祭四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
屏幽祭星宮崇祭水旱而魏孝文以爲天壇大帝與五帝而六者妄
失七祀則禮謂一曰司命二曰中霤三曰國門四曰國行五曰泰厲六
曰戶七曰竈大夫以下無司命泰厲之祭是謂五祀而左傳以爲重該
然魯句龍之五官者誤失五時之祭始於泰而僭於漢蓋有四時漢有
黑時矣則則密時祭青帝下時祭炎帝上時祭黃帝睦時祭白帝北時
祭黑帝也大禮之三始於唐而繼於宋唐則朝獻太廟官朝享大廟而
然後祀南郊宋則朝獻靈雲宮朝享大廟而後祀南郊也若夫青丘以
禮東方赤璋以禮南方白琥以禮西方玄璜以禮北方蒼璜以禮天黃
琮以禮地此非六王之謂乎大裘而冕以祀上帝袞冕以享先王鷩冕
以享先公毳冕以祀四望山川希冕以祀社稷五祀玄冕以祭群小祀
此非五冕之謂乎尊之有六尊則蓋以牛形爲犧尊獅以象尊爲象尊
而壺尊者尊大尊山尊搃爲六者無非盛習酒者也彝之有六彝則蓋
以虎形爲虎彝蓋以蜚形爲蜚彝而鷩彝爲彝尊鷩彝爲彝搃爲六者無
非盛饗也者也凡若此者皆所謂祭禮之末者也第愚以爲徒知其末
不若能知其本博物洽聞如鄭康成而禮之終實儒之能起朝儀如

集 34—106

誠可以見大聖德無量之大遠也方今聖治休明所以尊儒禮記有加而無已然而隆祀禮者非徒進仰千古也固將以永其教而傳之非徒親臨其來也固將以行其道至於聖人之微指有遠識加而平不致如賢者之徒記有遠識欲增而不收者無他日月之明有常不待加其廣輪星宿之理有定不增其光合也此正所以為教也豈曰優示乎哉謹對

周從祀於先聖者貞觀間有二十二先師可悉數歟七十二賢之數焉傳不同何歟唐宋設武學武學有先師配享又可得而言其人數對孟曾主教授古不為無人而莫大於孔門之聖道東周揚名後世不為無人而莫大於孔廟之從祀知乎此則執事之問可得而答矣夫貞觀先師之籍如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勝毛萇孔安國或親傳聖道於洙泗之上或收拾聖經於煨燼之後如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王肅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弼杜預賈逵武咸劉向注聖經以廣其義或教授生徒以永其傳其為人皆可傳而稱也孔門諸賢之籍如家語所載七十四賢而無秦冉顏何史記所載七十二賢而無秦冉陳亢文翁石室則但七十二賢杜佑通典則有八十三賢唐

宋祀東道典之數宋設祀奉石室之數配享堂上者凡十人從祀是歷者七十二人其為數又可稽而知也唐宋之所謂成學或以武成王為先師而配以孫武吳起穰苴漢之徒夫武成之所以為武成豈但屬揚牧野之武而彼數子者亦未足以望其藩籬也武成之與文初非二途而吾夫子文事武備又豈有所偏於是哉然則武學之祀徒為贅爾唐宋之所以謂養學者以新學為先師而配以孫武吳起穰苴漢之徒夫武成之所以為武成豈但屬揚牧野之武而彼數子者亦未足以望其藩籬也武成之與文初非二途而吾夫子文事武備又豈有所偏於是哉然則武學之祀徒為贅爾

同學校所以養士科舉所以取士當相須也唐古之所由後世之所行皆有可考者焉對聖廟縣必預焉於廟庭而後伯樂從而擇之祀梓潼縣必預焉於

山林而後取之而取之也又秀異之人必預養於學校而後上之從而舉用之此學校選舉之所以相須也然則自隆古以至今日其制豈可以不知乎請得言之學校之制至周大備其為制自家塾庠序而國學等而上之教以漸進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之事至於國之大學而後教以明德新民之道此教之官如師氏掌以三德教保氏掌以六儀教春官大司馬之秋學禮記禮者教之冬官大司馬之教之蓋學校之盛如此近來之制至周愈密其為制自門官而常正則長進而考之書其領袖任恤孝弟睦姻施行道藝之實至於師之大夫而後以其賢能實與於朝凡貢之之名在鄉為方士升於司徒司馬曰進士蓋選舉之盛如此奈何後世之學校但隨時興廢而已爾董仲舒勸武帝設庠序而言不用劉向勸成帝興辟雍而事不果又荀悅之學僅見於成都延壽之學僅見於潁川為諸生者或立國而指諸士者或自贊作此西漢學校之始終也光武起學東京明帝復辟學之內而後小侯入學外而司馬遷子入學未幾而學舍鞠為茂園未幾而學舍多陷常藉此東漢學校之頽末也三國六朝以來其制亦皆

立大學諸儒皇亦嘗立辟雍斯固無足論者唐之學校方其盛時有弘文館崇文館大學國子學以廣皇儲實育廣文館四門館律學書學學以處臣民俊秀州縣皆立學皆國皆入學然而其後為學者漸而流於夕天犀宿為學官者冬煖錦裘年暮啼飢亦無足取矣宋之學校方其盛時有大學宗學武學以分其流有外舍內舍上舍以升其等此有為陽明陽書院南有岳麓白鹿洞書院然而其後漸至規規矩矩置凡聖賢城政國強士氣城亦不克終矣是其學校又豈能盡乎哉乃後世之於選舉亦隨時隆替而已周書第力田始於孝惠孝宣入粟始於孝景孝宣始於孝文賢良始於孝武以至魏晉之以格選選選選之以任子進此西漢以來之法也左雄在順帝時為限年之格始生試章句大更試策奏陳詳在曹魏時為中正之例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以主承和中華武猛堪將即陽嘉中舉明經補第子此東漢以來之法也兩漢五朝而下俗者身取世官任法者惟試詞賦斯固無足稱者而之科目蓋因循之舊制明經有五經三經之異明史有一史三史之異而學館而進者曰生徒曰州縣而進者曰鄉貢雖皆足以得人而未有

之科目甚難之餘風有前朝傳學考判拔萃有經學優深詳開史治
有制舉六科有武舉諸舉皆足以得人而未有如進士一科者也
於今論者每曰三代以下之學故非三代之學校如欲育才不可不復
其舊法上之人每病於難行則相視太息而曰夫持論雖正而
終不可行亦何貴於論哉愚竊計之是二者皆在於得人使學校得人
則朝廷則出其門者二十人多為名士舉家舉里選何以及此使選舉
得人如陸贄則歷其榜者十九人多為名士舉家舉里選何以及此不
亦非國家之利也謹對

古者選舉之法尚矣後世如漢有茂材三科唐有四科唐有六科家
有天子十科司馬光建議十科傳學宏綱十二體領志開之
對上之設科目也所以網羅英傑而非徒為文具下之應科目也所以
指歸熱業而非徒取利祿苟設科目既得其法則應科目又豈無其材
乎思昔有虞之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選舉之所由始也成周之時

與其德行奮能升其秀選復建此選舉之所由盛也建至子漢而有茂
材辟召之科又至子唐而有生判制舉之科目漢言之茂材有三曰明
廷四曰明律五曰能治刑辟召有四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曰學通行儒
經中博士曰明習法令為章奏文中御史曰剛毅多果遺事不惑持
任京今此漢之科目也若其得人則茂材若董仲舒明經如召信
臣辟召如黃瓊孔融者表未可見矣自唐言之生徒分為六科曰秀才
曰明經曰進士曰明法曰明書曰明算制舉分為二科曰直言極諫曰
博學宏詞此唐之科目也若其得人則明經得狄仁傑徐有功進
士得顏真卿白居易法諫得韓愈韓休唐學宏詞得陸贄韓愈亦
班班可數矣宋時增制舉為六科曰博通墳典明於教化賢良方正立
言極諫材識無雙明於體用詳明史理可使從政城鎮鄉閭各運籌大勝
軍謀宏遠材任選等復又增高第生國院論華澤茂材異等書判拔萃
四科通謂之天聖十科當時得人如蘇軾中賢良共育育才識富弼中
異等余時中拔萃皆一代之名臣也元祐中司馬光建議欲改制舉十
科以為天下之士曰行經說固如蕭嵩之薦韓休與張方正如李陽之
薦李德裕如謝安之薦謝玄公正聰明如匡衡之薦孔光經術

精通如蕭嵩之薦孔光廣博學問如張敞之薦張九齡文章典範
如魏元忠之薦吳兢善識微如宋瑩之薦張釋之善治財賦如李栖
之薦李夷甫皆法今如丙吉之薦子定國當時卒不執行至商度復而
有博學宏詞科考以制詰詔表露布檄疏銘贊頌序凡十二體之文
當時得人如周鼎大由此以輔相子乾道淳熙呂宋來由此以立名子
隆慶南軒亦一時之大才也愚竊究歷代科舉之制雖非隆古虞周之
比然苟行之以其適主之得其人亦皆足以得士方今斟酌其制而
用之不為不善第在持權衡者何如爾其采公明邪則取者昌黎一榜
之龍虎然者虛器四傑之浮屠也其非公明邪則取者蔡汝治之阿諛
愚者孔文仲之知直也若乃諸生之自為謀則曰曰業不虛語何患
有司之不明行意不能成何患何患何患之不公哉謹對

問古有武舉武舉之法今國家命武職軍士子弟皆入學應舉是其意
也其法可得而議歟
對為車者必兩其輪而後能馳驅為室者必兩其梁而後能併構為國
者必文武並用然後可以久矣長治然則既有文學矣可以無武學乎
既有武學矣可以無武舉乎曰者周之時序序之教有射宮之學有

射擊以射而擇士武舉以射而為賢弓矢之藝與禮樂之藝共列于
學子武之與射相若之學並列于教是時也得人之盛如趙武夫千
城好仇矯矯虎臣在汴獻誠居則為六卿之官而治比閭族黨之民行
則為六卿之將而臨伍兩卒旅之衆焉嘗有文選武選之分哉漢之時
武帝以良家立選成帝以知兵居舉平帝則有勇武明法之詔安帝則
有猛任將帥之詔舉武猛猛漢則明帝以之舉能知戰陣則靈帝以之
是時也得人之盛如并延壽仲威外國歸為賢將趙充國塞西羌輝
映聲聞李廣以良家進屢破匈奴以馬陰以虛舉進削平莽源為有文
學武學之殊哉世不復古人無全材士工於筆墨而伴之行陣則漸廢
安於鞬鋌而投之甲冑則腐引弓之民以徽壁中以為能而一丁之不
識武井之士以駕輕策肥為美而六韜之不識唐之時始設武舉開元
有軍謀宏遠之天寶有明習孫吳之科有馬給步射有馳射關重連
與文選判為二途文選判州縣以射飲禮選之於禮部武舉判州縣以
射飲禮選之於兵部于時得人如裴諱裴郭子儀皆為國名臣安祿山
史思明之難非斯人其誰平之執然則武舉固不可盡非也宋之時始
特設武舉外舍生稱武選士內舍生稱武復士以策論定其去留以弓

武等則以武成王為先師而習一書于時得人如高志寧今孤從皆為
時名將趙元吳儂智高之難非以人執為宜力執然則武學亦未可
開也方今當武之時而不志武備教順文之治而不為文其儒學
育材之地而子弟皆得入焉屋取士之路而軍衛不轉而為不
之武舉使人輩學問以事技巧而今則雖射之流莫不轉而為不
跨馬不穿札之技頂昔之武人治經以棄騎卒而今則投石走
距之輩莫不轉而為教詩書悅禮樂之鄉教得其意而不隨其迹收其
效而不見其弊五復如蘇洵兩皆言馬龍才武豈復如富弼所謂皆
庸妄鄙哉我輩也行見治化後三代之盛矣謹對

問鐘律者律之本其律呂之陰陽之分上下之生長短之制有所
謂五音正所謂二音之變也所謂聲變聲有所謂中聲聲變聲
運之所謂旋相宮商與之所謂同律度量衡皆可得而問與
對古之律呂者何其有成規也律者何其無定品也律之
簡冊而律極陰陽似有矣然則律則不調度之尺量而律合毫
釐似有矣然則律之候氣則不確也律者何其無定品也律之

增神聚訟筆舌紛紜律失而非也諸詳言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
則無射偽乎子寅辰午申戌之六陽故謂之律律也者所以統氣類
物者也夫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屬乎五卯巳未酉亥之六陰月
故謂之呂呂也者所以助陽宣者也六陽律皆三分其長而損一左
旋隔八位以定陰呂謂之下主八日子位之黃鐘以定其位之林鍾是
夫六陰呂皆三分其長而益一左旋隔八位以定陽律謂之上主如自
五位之大呂以生申位之夷則凡上生長之至者為黃鐘之八寸一
分此黃鐘之子所以居十二支之始也下生短之至者為應鍾之四寸
七分此應鍾之亥所以居十二支之終也五音之三者皆同而微
期也二音之變者皆與變微之正聲者十二全律之聲也變聲者十
二變作之聲也中聲者以宮為之中蓋自宮而下屬乎陰而未揚自
宮而上屬乎陽始和故宮於一行為中央土也半聲者長律月聲之
半如仲呂為宮黃鐘為徵而仲呂半聲林鍾為宮則大簇為徵而用半
聲自微以下不可長過於宮也仲呂為宮之說出於禮運蓋十二律皆
可為宮以統眾律如黃鐘為宮則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應鍾為徵姑
鍾為徵而呂為羽應鍾為宮則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應鍾為徵姑鍾

為商仲呂為角林鍾為徵應鍾為羽此大呂
之一約也同律度量衡之說不於此與蓋黃鐘首萬事之本九十分黃
鐘之長而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寸為尺尺為丈丈為十丈為引此度之
始也黃鐘之管十寸二分二百黍其節而十為合合為十升升為斗
十斗為斛此量之始也千二百黍為重十二兩兩為合合為十升升為斗
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鈞為石此衡之始也應鍾於明間既暮陳
之如此然而鐘律之學務在於得人如馬遷之說具於史記班固之說
具於漢書京房律律定數之說則欲似氣靈臺之制則漢之時者也杜
夔之識音律荀勗之校律呂阮瞻之審律八音鄭譯之能明七調梁武
帝之制十二笛以準律而推測無差信譽芳之作二十四輪扇以候氣
而與律符合此又漢以後者也蓋實常之為有四十四律法考孫之為
八十四調李嗣真振鐸於地而黃鐘自應張文收斷竹為律而應鍾自
為此非唐之善音律者乎三才之知音李照之知尺劉几和峴之異議
梁仁君寶之辨論胡瑗之以黍生尺阮逸之以管求音此非宋之善音
律者乎方今功成制禮治定作樂之時有伶倫後變之徒出而任其責
豈但若此而已乎愚生何幸獲聞焉謹對

問射之為禮有大射賓射燕射三射其侯物正鵠之辨尊卑貴賤之等
禮各有其義詳言之
對東周天開多士雲集發策下治及於射禮禮也蓋當身造髮相之圖
而屈於揚解之言志登澤官之正一而與於射侯之說奈孤四方之心
業百安之技何敢云然而明於射而不射也夫六藝之旨以射為
第五技之長以射為難孤矢之始於黃帝侯明之典見於虞書至於
武周始為盛制一曰大射天子將祭擇士之射二曰賓射諸侯來朝天
子與之射或諸侯自相朝聘而射三曰燕射諸侯燕之時射四曰鄉射
謂鄉大夫賓賓餽餽聚族而射以言其大射則曰天子射侯燕射則
侯諸侯射侯燕射則侯諸侯射侯燕射則侯諸侯射侯燕射則侯諸侯
侯而中又制皮以為鵠此大射之侯也以言其實射則周禮五正
諸侯射三正大夫射二正士庶射一正蓋以各級之皮飾侯而中
畫五彩以為正射之侯也以言其無射則禮記天子燕侯白質諸
侯燕侯赤質大夫布侯士布侯畫以鹿盧畫各級之形以
代正鵠此又燕射之侯已至於射則射則射則射則射則射則射則射
之侯惟畫虎豹麋此鄉射之侯也天子六鵠諸侯四鵠大夫三

掘士二綱以射之獨買也天子於鄉射儀亦境大夫於鄉士於學所射之地異也天子日二十步諸侯八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習射早所服有遠近也子合八而或規諸侯合七而或規大夫合五而或規士合三而或規皆平所統有廣狹也天子以羽虞為第騶虞者樂官也諸侯以翟一為第翟者樂會時也大夫以采蘋為第采蘋者樂指法度也士以采芣為第采芣者樂不失誠也其為法亦已詳矣其寓意亦已深矣容體欲其比於禮節奏欲其比於樂非徒以其貫革徹札之勇力非徒以其舍技獲補之便捷後之儒者知其義豈鮮故杜佑則曰帝王之時侯國相攻士之志藝以射為首鄭玄則曰天子中之箴服諸侯臣下中之得為諸侯馬融則以正在鵠內貫達則以鵠在止內儀論紛訟徒為聚訟而已後之人君舉其禮蓋少故漢明帝行大射於辟雍唐神堯行大射於殿廷貞觀則行於觀德殿前開元則行於景福樓下禮儀章制徒為文具而已方今聖治丕頤所謂古先帝王之制宜內次第舉而行之惠生爭先觀之為快也何其幸哉謹對

問古鄉飲之禮其節文禮數可得而言歟後世間有舉之者其有合於古歟

對古之鄉飲所以為防範民心之治具後之鄉飲多以為粉飾太平之
文具一獻百拜鼓瑟吹笙國所以為飲酒三爵隻舞技到筆注亦所以
為飲酒而有禮之於無禮何啻天淵判哉謂試陳之禮禮有鄉飲酒為
而是禮之節文器具禮記有鄉飲酒篇而是禮之度數愈明一則鄉大
夫與國中賢能二則鄉大夫歎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而飲四
則黨正惜祭而飲賓主所以象天地介僕所以象陰陽三賓之設所以
象三光四面之坐所以象四時以言夫禮之高於坐席則天地最敬之
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賓也者接人以義故坐於
西北天地溫亨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也者
接人以仁故坐於東南三僕於東北以輔主也坐介於西南以輔賓也
以言大禮之寓於笙歌引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
笙奏南陔白華黍所以笙入三終也歌魚麗則笙吹由儀間之歌南
有嘉魚則笙吹丘阿之歌南山有臺則笙吹由儀間之所謂間歌三
終也歌關雎則吹鵲巢合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歌卷耳則笙
吹采蘋合之沂邇合樂三終也始之以禮者敬也終之以樂者敬和
也拜至拜洗拜既敬之主也請賓清坐旅酬和之主也降階降洗饗也

辭與解洗樂也序賓以貴能也故坐以齒貴長也序僕以賤貴賤也飲食必祭不忘孝也上飲必歡不忘功也燕及沃盥不怠賤也推爵之風由是而作爭一瑞山是而吸追于後世斯襲古制雅也高會充賦號樂玉山持觴加醴將有飲之人無飲之禮漢永平之野亭晉大始之辟雍隋開皇之汗宮下月觀之郵拔展屋曉露相望希圖邀雪月劇見愕異良可異世道異也方今禮備樂明典廢舉墜鄉飲之禮歲每行之然而郡縣之間視爲常典主隸以偃蹇焉高賓价以苟合爲賢登酒饌移供張瓦聲伎必惟歡是宜導民之初意哉謂宜備禮設宴煥輝西德庶乎終今之誼續具足以防民之非孝友之勸勉真足以長民之善而不溺於

上之意然便於古之制矣以不美哉謹對
問漢光武立傳七十五人于太學君大衆選學士十八人于太學府斯
皆帝王隆儒崇學之盛節已預聞其詳
對壁水澄天石溪我漢中儒中之俊秀明聖經之精義此漢之博士所
以為盛入侍者劉保直蘇府陪無間之論忌近龍光之密勿此唐之學
士所以為盛思昔漢自武帝以來嘗立博士之官逮及光武既剪新室

之墓竊遂承天折之說乃置十五博士于大學以教弟子易有四家曰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各有三家曰歐陽生夏侯勝夏侯是時有田家曰許丹舍書中公歸國亡其禮有二家曰戴德戴聖春秋有二家曰服虔杜預要渠可謂知一墓古者失禮自高祖創業未有學士之說是時大害當擒元我實之公馬溫武備文之計乃拔十八學士於天軍病曰郎中杜如城房玄幹子志軍軍排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博士陸德明孔穎達生唐李玄道舍曹李守素岑文本而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許敬宗薛元敬助教並文達典籤蘇旭可謂崇儒尚文者矣抑博士之置所以明經旨而經旨易言哉京房之易多涉於災異要頌之春秋率初以褒貶言書者信張霸之古文則失之馮衍禮者照周公之儀則失之陸厥是之學一字而自相矛盾毛錦之詩一孤而互有同異可議如此書所學者東漢之名節由經術振作之學聖英祀至于曾而猶有所段於清議以不故還雋也先聖之簡策傳諸傳傳之師不絕至于閭閻而猶有所據其訓詁以大有發明也然則先王之立士其功不少矣學士之置所以資顧問而學士易官

經思廉之學... 史官道之草... 者玄齡如時之... 馬而果隱之... 事員觀入事... 師然許贊決... 方今國監賢... 學士之聲華... 可待哉... 問功臣配享古之制也... 對子事先王... 此周人配功臣之定制也... 趙普元勳重望... 楊武臣英有及之者... 東持鈞軸石燕... 人者皆有功焉... 王旦之全德元... 勞馬仁宗之時... 遠謀防微此漸... 國有知周勃公... 國端方宜亮以... 在晉宗則司馬... 光國運之衰者... 之預非呂頤浩... 張浚子史浩則... 賈之攝配享之... 曰浚者不得以... 降者不得以同... 臣之比而並非... 宋齊前編卷之七

宋齊前編卷之八... 同兵者國之上... 南此軍之... 可知者幾... 對者不願堂可... 就輸可以為學... 之慶戰後諸生... 顯項有共工之... 官武三勝商於... 之周官卿達... 一軍萬二千... 民以四起數... 侯國百里六... 為伍兩卒旅... 逆之兵不足... 治兵以備冬... 漢征徐命魯... 如此晉惠公... 公作丘甲則... 秦之兵以戰... 子作內政於... 作制於國外... 有工商之弊... 卿以為兵長... 戶作之萬卒... 以典秦亦所... 更謂之正卒... 卒五十萬... 廷於徒使守... 所以得漢南... 在古武蒼龍... 也若周禮卿... 續將潘鎮宋... 兵之類其法... 為治不必練... 而不知安不... 武備聖人所... 以對夫軒輊... 之播成湯造... 之兵制為大... 一軍萬二千... 一軍萬二千... 民以四起數... 侯國百里六... 為伍兩卒旅... 逆之兵不足... 治兵以備冬... 漢征徐命魯... 如此晉惠公... 公作丘甲則... 秦之兵以戰... 子作內政於... 作制於國外... 有工商之弊... 卿以為兵長... 戶作之萬卒... 以典秦亦所... 更謂之正卒... 卒五十萬... 廷於徒使守... 所以得漢南... 在古武蒼龍...

蓄屯內附料而用之曰蓄兵奈何易世而後義弓兵剌於治平而民
 悉保甲兵剌於熙寧而兵始壞元昊陸果兵疲於西女真犯順兵殲於
 北而宋遂以遼兵方一神武韓天祐談理世衛所歸皇于八荒花鐵
 管鑒于百世則三代以上分封萬國之形勢於兵乎寓之也兵以衛民
 而力戰民以養兵而力訓則三代以下兵民兩塗之燒剌於此乎存之
 也無古今之善以為法制革夷之卒以定師何家義武第所常敗者
 邊陲兵將而不可以不簡教其兵而不可以不精衛者則為將者或
 輪戛不習弓馬不練以為安或減剌支賁破剌部曲以為凡為兵者或
 納貨免役而其名徒存也則安固若云兵形徒在兵部日清軍藉而有
 不補之行戶部日較軍請而不給之患誠墮墮地而守之策定幸
 矣驅散散逸而所救之一所急文補相高而甲冑鑒於摩挲國地相
 考而屯田燕一可矣孤軍固大計者寧不動念乎易曰然而不忘危
 而不思亡治一忘危是以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愚生願以斯言
 為芹曝之獻一刻
 問自古兵法一懷
 有一人而幸
 太公祖之者也何為又曰三陣武侯
 曰六花陣亦司馬凡伐之法孫子

百天陣地陣東南巽為二方北方為安故有風陣雲陣龍虎居四方天地風雲居四隅敵在北方則地陣為正而天陣雲陣為奇以應之敵在南方形則地陣為正而風陣地陣為奇以應之其在東方西方也亦然敵在西北隅則天陣為正而虎陣地陣為奇以應之敵在東南隅則風陣為正而龍陣鳥陣為奇以應之其正東北隅西南隅亦然大將所居為怪奇之發言奇正在其握也兵勢相濟如常山之蛇首尾應其中也而又一陣之中自有八陣八陣之中自有八陣故八陣之生六十四陣猶八卦之生六十四卦陣法井然而我兵不亂陣名隱然而敵人不知武侯之詭蓋如此而李靖出於其後祖之者也乃曰六花陣蓋其法中為中軍外為左翼右翼依左一廂右一廂左二廂右二廂既不用八陣之一而用其已又不啻中軍之一而言其六兵之道疑違也不故兵之名必訟也然則武侯之八陣即李靖六花陣之所祖矣豈柏水炭哉至若其右謂之壘也地謂之前兵加其境謂之役執治其罪謂之正教其君謂之殘寇不得與鄰國交通謂之杜絕其國謂之滅也孫武九地之術則自謂八地謂之散也八敵之地不深謂之

七等地彼此... 之獨地入敵... 地所由入者... 地也昆崙所... 及遠三四里... 關網戰相接... 日見桂旗而... 謂之宜合行... 利四曰手習... 習走仆而知... 明問所及而... 義者也而亦... 行師依乎紀... 其勝也幸其... 輪狀鐵之寄... 閱兵政之不... 閱兵政之不...

今日觀... 對觀春人... 己之難達... 還公之寄... 政之善若... 而終不及... 人掌王六... 攻駒之法... 馬千乘此... 則各國賢... 子九虎德... 民馬母三... 聚百萬廣... 武修德福... 以買馬之... 則則馬盛...

人與不得... 以前養於... 乘致其粗... 而保馬僅... 乃今有大... 養馬之戶... 馬之多而... 其或焉存... 之我謹對... 漢高初興... 之內其說... 對有一代... 然以出虎... 初升霞朱... 思昔蒼亮... 今而超軒... 率則天命... 以白馬之... 各宜千侯... 武清河侯... 名位忠具... 也之功莫... 會功莫大... 則汗馬血... 天隆再臨... 符季神龍... 都之雄鳳... 以漢馬成...

一片玄宗... 史作難... 辭敬頌... 於編戶... 由於新法... 萬今有大... 養馬之戶... 馬之多而... 其或焉存... 之我謹對... 漢高初興... 之內其說... 對有一代... 然以出虎... 初升霞朱... 思昔蒼亮... 今而超軒... 率則天命... 以白馬之... 各宜千侯... 武清河侯... 名位忠具... 也之功莫... 會功莫大... 則汗馬血... 天隆再臨... 符季神龍... 都之雄鳳... 以漢馬成...

耿奔奔遂侯
奴侯恩拘
李忠權陽侯
昌成侯劉市
儲載於范陸
具備文武者
萬平蜀郡者
則政聖陽麒麟
十有八人之中無特准直劉符之封在偽逆害之役也然在國四水
事無有留侯張良少喘侯陳平則良平固未嘗不與而不與者惟淮陰
侯一人耳實亭二十八人之中無馬援蓋唐之舉避敵房外戚之嫌
也歐使又孟以山系侯王常因姑侯李通文堂侯竇融張德侯辛茂則
非但應二十八宿之數而不與者惟伏波一人耳於李津陰以其通故
不在帶礪之舊然充死殉之費高祖有辱矣若霍子孟得罪宣帝而
麒麟間之豈無然唐書豈不宜乎伏波以其親故不登旗常之列於意
茂明珠之疑光武亦澤矣為良獲無是舉細末宗而凌煙閣之畫卒也
詳黃蓋不公乎然復知君臣相遇之難而始於金天之不易也謹對

宗秦刑類
 問刑者輔治
 對時兩膏澤
 以霜雪之也
 不可無而亦
 山氣三苗于三危
 心而為之臣者
 人哉士師以五
 小司徒以八辟
 者司徒蘇公教
 辟管叔于商囚
 罪也孔子錄少
 子知其罪之當
 族有免而刑者
 除妖言之律刑
 秦何武帝之時
 慶澤故之罪急
 濟以平恕漢之
 用臨刑三覆奏
 害四海之內咸
 作訊囚之法網
 沈跡無餘向微
 刑多乎怨然每
 元之用刑無過
 可乎哉
 太祖高皇帝創
 太宗文皇帝中
 也抑人徒知
 太祖之嚴刑而
 太宗之贖刑而
 知大結戎等將
 知自舜以來今
 千百年所以濟
 其前之亂也人
 徒知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水之利

卒不可徵伊欽酌輕重之中愚以爲一錢五銖者
絕艱難取重而爲赤仄兩柱皆不可行矣一貫千文
而爲中統之一文三文重而爲至元之一貫折五皆
欲散之法愚以爲欽之無方則大貲必已如求之輸
以錢會相燕乃可而散之無即則大貲必已如求
以百萬爲界乃可而玩治之利欲其得故之前代
鑄金於莊山漢鄴通鑄錢於會稽宋張齊鑄錢於
中堂於古或書於今國於此或泄於彼愚安敢獻焉紀
所欲其廣政之前代統之有錢監始於唐祀之有錢
水寧監韶州有永通監無用度無常有邊塞之費則
典則增一監愚又安敢陳王涯飛狐之院以爲盛世
者必徵諸今方今患錢不行而欲其行之之術不若
以鈔起官倒換而納其工墨之價故錢無極惡許
以充其賦使之類故銀自流行今也不然然其
以被其害爲然而收鈔者或以其利
古人論理財者謂惠民爲上惠國爲中惠
辨間以國力臣共名實有可言微亦有得失之可議
以求其入使居相位者商高宗也蓋周公之保以賜其
廢武帝也若乃建帝高宗之迹後收武帝之視蓋國其
子麒麟之間有若宣帝之所爲亦有可言矣蓋其所國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車騎將軍龍驤侯驎增
張安世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丞相平侯魏相丞相
史大夫魏平侯杜延年宗正陽城侯劉德少府梁丘賀
之典屬國蘇武失傳陸侯之託孤寄命交還定策扶日
父子不可及矣而安世之宿衛忠貞勤勞王家增之
聞克國之計敵制勝奮成生寒相之發穀麻正德
戊同心輔治延年之典司邦直錄賢惠安德之疏
之儒術自進列位九卿望之之忠貞不撓經術該明
存國今皆僅然一代之名臣宜乎宣帝躬施于漢
是時正當儲收單于來朝亦欲以是誇期之非事

裴惠顯功而後
效力托孤寄公
露矣十九年心
盡幸欲使軍平
首如此也帝之
如此一漢之臣
亦可以見也蕭
以不能三伐而異乎武丁恭默思道審勢旁求拳拳予得稅而任之
意為真仁義也若乎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身親歷之者亦何幸哉

對
問唐太宗因宣功臣于凌烟閣其後代宗德宗宣宗相繼圖之可歷言
其官爵姓名與勲業之大略歟

對恩嘗誦杜子美詩而夢寐凌煙閣功臣之像又嘗讀呂和叔贊而遐
想凌烟閣功臣之忠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此壯之時
上以見王業之艱難中以明聖賢之相須此呂之贊也乃今叨
政屢數以費夫凌煙之像一畫於貞觀則自司徒諸國公

下凡二十四人再盡於寶應則自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
下凡二人三盡於貞元則自西平忠武王李晟而下凡二十八人
中則自侍中永寧郡公王珪而下三十八人自貞觀之盛而言長壽
忌華以其肺腑之恩起以其從征伐平大難之功而預焉房杜之謀議惟懼
以其宗盟之故也以其徇已蜀破夷陵之功而預焉房杜之謀議惟懼
安定社稷引按轡府之人物裁新堂閣之制度足以為元功之首矣衛
之折衝行陣操平紛亂取突厥于定襄破延陀于靖北足以為元功之
次總徵之忠實重世南之詞華駁駁肅鳴之抑遏晚虎皆無所諱此
晉以文而有功於社稷者也屈奕通之士隋時唐張公懿之劉靖張廣
藥境之先聲處
會則香戴神童
玄經知鄭尉
郭萬士盧長孫
若集有破姓
幼在也自實
京洛稱九廟注

何以知其然也光之族已夷封已絕矣數十年濡翰
不言失而不名之禮儀庫大易武之頤已盡備已
不乳待馬不角幸而不死矣而最後之位亦何罕焉
而駿然曰我以常為不有光矣而今乃在諸臣之後
此辱也我以為武為無以加矣而今乃及諸臣之後
盛也此宣帝之本心也其平日自謂謙弱於此才
之於仁義非全無之也有之而假焉者也此漢之所
以不能三伐而異乎武丁恭默思道審勢旁求拳拳予得稅而任之
意為真仁義也若乎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身親歷之者亦何幸哉

用方根山雲龍兒習經陽回統兼拜史臣謂身誠至

下卷見二十
希室河陽也
何如自負
宗師退懷
為何如燧
死其功又何如
以來皆有其人
裴奔劉文靜王
而緒遂良韓瑛
彥範皆有功
都虞復業師
而不失其正
之時而能多
體柳輝之守
於樊澤而導
代已給而淫
武或前綢未
賊鮮文臣謂
言李晟馬燧
史臣謂師入
於魏博破懷
甘復唐之功
裴奔劉文靜
而緒遂良韓
彥範皆有功
都虞復業師
而不失其正
之時而能多
體柳輝之守
於樊澤而導
代已給而淫
武或前綢未

有若張漢王三
治之夷險一節
是臣文才博
堂之弊政為
賄而復明字
遠大羊之賈
之所能悉舉而
趙忠獻為秦
於來世後之
而論人執後
之傳我謹對

系前篇卷之十一

四書義

始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 大焉仁矣不使不仁者為其有餘一
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哉 不足者蓋有之矣哉本之見也
聖人言仁之成德有異者 舉其實而嘆仁之用力無窮者指其疑
蓋仁之成德有餘仁惡不仁之異其實皆可見矣然求至於成德者其
用力者有易之跡聖人少得不反覆嘆息以勉人於今夫入之有
仁者本乎天資之純粹而一仁得之之深故以言乎好仁之實則惟
貴之是思惟貴之是思惟貴之是思惟貴之是思惟貴之是思惟貴之
行所好之如好也而九天下可好之物舉無以過吾之仁也豈
成其好仁之德乎人之有惡不仁者本乎天資之愚蔽而於仁見之
其故以言乎惡不仁之實則動息之隱微恐有礙於心之微達次之問
惟恐有碍乎聖之德能夫物我之私去夫克伐之意所掃聖之知惡
夫而凡天下不仁之事舉無以及吾之身也豈非成其惡不仁之德
此其本其心之善不仁之名

又且其後而又以言乎其成德之地也 一切是故每欲一
日用其德得滿養之功以好仁則所謂我欲仁而斯仁至豈易力之
不足於好哉每欲一日用其克復德之功以惡不仁則所謂惡不
而無由至豈見其力之不足於惡哉然則有至學者或於仁不勝知
實有至弱而欲於仁不能行故聖人既言其力者之無不可至而又
聖夫不勝聖者之獨有見不終以為難而阻人之進亦不終以為易
而誘人之惡其加勉之為何如焉則仁本無異而況德有好惡之
分者所聚之不同也仁之無難而用力者難易之分者所聚之不逮
惡故曰聖人言仁之成德有異者既舉其難而嘆仁之用力無窮者
致其疑不然而我儒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若顏子之深清明春
賜和休此好仁者也子之則斷難辦泰山吃立此惡不仁者也而
門諸賢日月聖者 非其用力之無不可至而或有未能者無此聖
人之所以云然哉 已成者愈進其德而力之未用者益其
功也若乎言哉
孟子曰子路而行之乎 吾弗能已步君子依方中庸遊世不見知而

行之道行不遠者聖人有不己之德中庸之德無不成者在聖人
有不己之德蓋中庸之德之在吾身如仁之無量也然則道進而行乎
然而學者知難及而行有一不逮則才者聖人之至誠而自不能已矣而
其依乎中庸遊世不悔者一聖人知仁無量不顧才勇之事而尤不自
居焉豈不足以見中庸之知能哉今夫君子人衆所特指者率性之理
所踐履者日用之常擇善而後從故知而漸進斯可謂足以知乎中庸
之道矣然而聖人於當時而不能為期月之守焉操於斯須而不能加
服膺之功其精力久之不支固執力行之未盡是則知難及而仁不能
守當強而不強者也豈若吾夫子之聖始之以知終之以仁真實而無
已至誠而不息者乎故曰吾弗能已矣者非徒自任而實欲勉人以至
於是也然則聖人之弗能已者其知行之功豈有在矣是故存心積德
之際應事接物之間莫非不偏不倚之道莫非無過不及之理其於中
庸之道可謂依之而無違大而其所以依之者非以家知於人窮達不
足以易其所守之常履雖足以干其所符之命有違道之行無半毫
之廢是則知大盡仁之至不獨勇而格如者正吾夫子之守而猶不以
自居故曰惟聖者在之也非自居而實以見中庸之成德未易能也焉

所謂中庸之道行不遠者聖人有不己之德中庸之德無不成者在
聖人有不居之辭雖不然而聖人君子所遵之道即君子所依之中庸
中庸之道一而已也然則之至聖而行之者非中庸也聖人之所不為不
及者道進而聖人之中庸也聖人之所弗已必至於知仁勇之無量乃
為中庸之道而聖人之所不居者非以中庸為虛而人欲莫能至也所
以見中庸之極功盡善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不亦至哉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性也也雖能見於面而於背施於四體
四體不古而會
君子本於中者有無金之喜而善於外者有無祥之妙蓋外者內之符
也君子之根本於內者仁義禮智之性無不兼全則其發於外而祥而
善於施諸四體者自有不言而喻之妙矣豈非積中者外自然之理哉
吾愚夫君子人衆自其性而觀之則性之得於天者無不有以根於心
目其外而觀之則性之推於心者無不有以著於身是故所性之仁寬
裕而溫恭所性之義愛敬而剛毅莫不充心而無欠闕也蓋性之仁寬
所性之禮文理密察者所性之智實不仁而外非外也蓋性之內大
本以立中局之無成生以存德不使日所性而日之中心云者蓋君子

之性猶草木之性然潤澤而不可拔也而其生也於外者又若何哉
然於面而清和潤澤然於背而豐隆一滋施之於手則手不待言而
自恭施之於足則足不待言而自重此皆天之性也而施者所性
之施故不使曰根心而謂之生也云者蓋君子之性猶草木之性華發
生而不可遏也故曰君子之本於中者有餘全之善而著於外者有
之妙而不然夫雖然君子之仁義禮智猶天之元亨利貞也天有是元
亨利貞之性而本而生長收藏之功不言而著人有是仁義禮智之性
而粹發發見之妙不言而著天不言而著其化故時行物育者由此理
也人不言而著其妙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者亦莫不由此性也
故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而大行無以盡此性之用其旨彰矣

乾元亨利貞

前聖畫卦既有以擬夫天之名後聖係辭復有以喻夫天之德蓋乾之
為言擬天而為之名而天之所以為天正以其德夫元亨利貞之德也
自非聖人意卦係辭亦何由而著之乎思昔包羲有作雖天主極畫一
奇以象易損而至於三才已卦則既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矣又獲而

至於六畫卦奇上下才其七畫而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是故仰而
觀之於造化至健而無息者非天乎而天即乾之形也俯而視之於卦
畫此象而不辭者非乾乎而乾即天之名也然人徒知乾之為天而不
知天之為德則其知天也亦淺矣故文王從而係之以元亨利貞之
辭誠以元者萬物之始於時為春者萬物之長於時為夏而元亨者
天德之通也利者萬物之遂於時為秋者萬物之成於時為冬而利
貞者天德之復也始之以元亨乾之所以動而直者為元陽無方陰之
以利貞乾之所以靜而亨者為以陰無變化機之不息故元而至於貞
漸察之無端故貞而復為元輪至於是則知畫卦者以簡而立名故謂
為一乾而有餘係辭者以詳而盡畫故實以四德而無不足是故曰前
聖畫卦既有以擬夫天之名後聖係辭復有以喻夫天之德者如此雖
然易之書雖明天道而中則以周民故也故以其在天道言則元亨利貞
為至德之德以其在人言則元亨利貞為至善之善也天之至德者君
子體之而仁義禮智具於吾心也天之至善者君子用之而大道至正見
於吾事也至於此則天人合一而易之通然也夫易者易者其可徒索
之卦畫辭義之末哉

天地之大德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論天地之心者固在於至仁至天德之者在於復於至善蓋天地以生
物為心而聖人則為天地之心者也若不以夫至善之位何以贊大天
地至仁生物之心哉今夫一然乎上渾含無外於然乎下旁薄無垠吾
知其為天地也然則天地之德何德蓋有四天之德高明曰天之德博厚者
可謂之德而不可謂之大德也天地之大德可一言而盡曰生而已是
故春生而夏長固此生意之貫通也秋收而冬藏亦此生意之凝聚也
顯諸仁者生生之功化藏諸用者生生之機誠蓋天地無言未嘗自以
是為大德而稱之者曰此天地之大德也然而天地雖有大德而非
聖人亦易散任參贊之責乎是故知是周物與天相似仁足濟世與地
相似者吾知其為聖人也然而聖人果何寶蓋有曰寶土也寶人民者
可謂之寶而不可謂之大寶也聖人之大寶可一言而盡曰位而已是
故首出庶物而貴莫與倫者以此位而貴也純御四海而富莫與對者
由此位而富也居此位而發政施惠則足以育民之生居此位而理財
正辭則足以教民之義蓋聖人無欲求嘗自以是為大寶而尊之者曰
此聖人之大寶也天曰聖人於其為同其大而無以加焉故曰論天地

之心者固在於至仁至天德之心者在於復於至善不察夫聖乎先
在位而有以贊天地之大德故為聖人聖人之成若與於贊天地之大
德也文成在位而有以贊天地之大德故行華中手之勿晚與無拱致治
同一月也是則天地之大德有特於聖人而始達聖人之大寶有功於
天地而始尊方今

聖人在上天地成化愚何幸身親見之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動靜無端者氣之運於理也理有序者理之寓乎氣也陰陽動運
無端而其所以運者理也然則理之妙於賦予象受者未是在是氣
之中而亦何莫非陰陽也哉今夫造化之所以為造化理與氣而已氣
非理無以運理非氣無以寓是故靜不窮於靜靜而動則一陰而
一陽動不窮於動動而靜則又一陰而一陽靜者為氣而所以靜者
是道之寓於陰也動者為陽而所以動者是道之寓於陽也誠用則則
又顯仁仲閏美則又乾闥然必也言陰而後言陽者豈非以其運行之
陰必陰之體立而後陽之用行乎然而運行於造化者固此理氣也賦
受於人物者亦此理氣也以事其賦予則謂之心之者善蓋繼言其發

也而善乃化育之功流而充滿往過而來之其方出而騰於萬物既體一大極之時得不屬於陽乎以其受則謂曰成之者性也成言其具也而性謂物之所受不相假借一相受者是其各符而於已萬物各具一大極之時而不屬於陰乎陽者以在天之善言其於陰者以在人之性言其乃先言陽而後言陰者豈非以其賦受之際必本之於陽而得之於陰受乎始也運行理因不離乎是氣終也賦子理亦不離乎是氣而愚故曰動靜無端者氣之運於理賦受有序者理之寓乎氣靜不然而動乎吾心之中有造化焉其理則造化之理其氣則造化之氣觀其象而感於陰而陽也感而察者陽而陰也理之方出於心者雖之者善也理之既成於事者成之者性也造化非大吾心非小是道一以貫之故此章首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終之曰君子之造執謂天人之道不同條而其實也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吉事知來惟易有以具大顯微之理故能有以具片象占之用蓋變化云為者理之顯而用於象事以知吉事有祥者理之微而用於占事以知來者非以象具夫理之顯而占於夫理之微其理既具而直能不具其用也

最今天陰陽為陽者易文之用大陽化為陰者易文之用九人之有云觀於易而後言人之有為也蓋易而後言此所謂變化云為乃理之至顯而不可掩者也坤之遇而明吉信順之自天而治臣以守中為吉而祥者於坤之會象者以得賢為吉而祥者於貴之象此所謂吉事有祥乃理之至微而不可測者也然兩顯微之理雖具於易之書而象占之事則見於易之用是何也蓋象事知易即易理之顯者為之故因益之象而知未報之象四離之象而知細言之象乾坤之象而變化之象所存也并無之象及云為之象所在也豈非易理之顯而有以用於象之因乎占事知來則易理之微者為之故吉之未才曰占而知所趨由之未求曰占而知所避代鬼方者占知其三年之克失車者占知其七日之得豈非易理之微而有以用於占之用乎應微在書者事之本象占在事者書之用易故曰有易有以具大顯微之理故能有以用於象占之用故不信夫雖然易一卦九以前民用也而夫易理之顯而象事知器故信微致用足以為天下之用二用易理之微而占事知來故開物成務足以為天下之益也聖人之以意後世者豈矣而大易之理運與天地相為無窮豈徒託之空言云乎哉

論誠立明

論曰天地無私而體用一其理聖賢亦欲已體用一其心蓋誠立則實體安固則通則實用流行一其理誠明有體用之殊而不知聖賢有誠明之序亦安足與究明之之微乎哉今夫儲精而毓秀誠得於有主無虛偽而降衷而秉靈明具於所性無微不盡其氣質之欲不能無而理義之心失所養於是誠涵於內而有不立明室於外而有不通亦安能役其天地之初哉唯夫有志於聖賢者將養吾心必寡吾欲以至於欲不待養而自無心不待養而自存則吾見其本於內者真實而無妄堅確而不拔金石可貫而誠不渝寒暑可遷而誠不易根著於靈臺府之閒常存乎指室屋漏之頃警則天地之裁諸用而隱然於聲臭之表足以存萬化之本豈非其誠之無不立乎然而誠立於外內未下其明通於外者也吾見其為理之昭著物則之洞達聖乎明鏡之應物乎止水之波澄微毫釐之無或應緣條理情相之無不曲暢譬則天地之顯諸仁而聚然於發藏之中足以達萬化之妙豈非其明之無不立乎乎蓋誠立者明通之體用通者誠立之用賢人固誠立矣豈未

致乎明之通體見於用也聖人已明通矣又豈有不先厚乎誠之為用本乎體也誠明一致聖賢同歸何其非此心之無欲所為也哉雖然合而言之誠而已誠立固誠也明通亦誠也故誠為大極而大極之體立為陰靜即誠之謂大極之用行為陽動即明通之謂大極之用至誠也至誠本無欲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微矣哉

表擬唐以兵部郎中戴胄為大理少卿謝表
伏以我曹晉秩通聯縣寺之班

帝制漢數懷曉
楓宸之命成統美措選建康寧竊念臣秉質愚陋受材於銘傳立休明之運驟登清要之司改職於學龍附鳳之初已瞻鳳頭論兵於歸焉放牛之使殊周成勞方俟馬何國顯耀華之欽恤而皇明當明刑獨教之求維成康之勝殘而君臨庸用碑中在之任顧愚庸陋敢稱選倫庶幾伏遇

皇帝陛下敬與日躋勇由
天賜振七之武衛已振訊於案區騰雲實英君在清博於慶源

孟子之志願其類也然不獨贊鴻猷特舉其尊卑於

九五之位淵源好生公論舒於三千之條故忘備政巨故恒誠忍難奉

表稱謝以竭

判語

官員赴任進限

君命有期不可怠慢職有守不可廢今某已受命於

朝拜輟宿道於道路其親王尊之驅車以度如聞望之夜衣以趨

如何其與數律在不有所以勵天下之為志也

余親之任

操養者親之榮顯揚者子之願今某幸際

明時之用遠忘費日之誠其親慕君謀之迎母就官范純仁之侍父守

嗣何其與數律在不有所以勵天下之為志也

早知私損用財

記禮者有言子婦毋以衣服布帛與人示民不敢專也今某莊無業

今之恭實有白私之意於通雖小管以懲之

盜賣田宅

劉文炳有言子婦毋以斗象樹石與人示民不忘先也今某歸道

之孔繁遜私費而取便於通亦大杖以懲之

私造斛斗稱尺

量衡行度同之在

國家開石和鈞族之在王亦今某挾詐偽之計奈制度之公從故常

者謂之小非違治罰者竭其宿積宜懲厥罪以警乃采

策

問性理之學肇自成湯若有恒性一言後孔子繁易有曰性之者善成

之者性以善無言之至孟子道性善又必先言性者何歟及與公都子

論性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又言才者何歟程子之學孔孟之學

也程子曰吾因謂性惡亦不可不謂性又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

才也與孟子之說相背然抑各有其主而言數說惟

本相高皇帝高拱之嚴條或一其三編

太宗文皇帝纂集為善陰陽各順事一書以化民之心同一揆也無非

使天下之人皆樂於為之以復其性三書其間性善之說有相通

者可指善數善與才與孟子所謂性與才何為焉諸士子性理之學

謙之才亦頗聞其說

對求性理之論於簡牘等心見其幽顯而不合會性理之說於方寸始知

其符契而無間蓋無不著有理之卜或忘者氣之異而性具於心乃

理之體所以寓身氣才發其性乃理之用所以行身氣者也知此則親

事之問可復矣夫性理之說古未有也而見於成湯開仲虺之言至孔

孟而益詳孔子之所說性善無以其氣而言故著謂人之所化育性謂

人之所稟受者性也二語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以其理而言故謂免

窮性無以異於人之性性善惟一言也豈可合孔孟之說而同之執

至於才之論又非有也而始於孟子告公都子之語故一則以為人

之不善由於物欲之陷溺而不可端其性善之才一則以為人之不

同由於稟賦之未至而不能全盡乎性善之才又豈可以析性才之善

而異之哉孔子無言氣而孟子獨以理言孔子未言才而孟子乃以才

言蓋孟子之言非故相矛盾也至孟子曰性善而程子曰性善亦不可

不謂之性也孟子曰性善而程子曰性善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孟子曰

性善而程子曰性善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孟子曰性善而程子曰性善

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孟子曰性善而程子曰性善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孟子曰性善而程子曰性善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孟子曰性善而程子

曰性善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孟子曰性善而程子曰性善亦不可不謂

之性也孟子曰性善而程子曰性善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孟子曰性善

而程子曰性善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孟子曰性善而程子曰性善亦不

可謂之性也孟子曰性善而程子曰性善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孟子曰

性善而程子曰性善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孟子曰性善而程子曰性善

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孟子曰性善而程子曰性善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孟子曰性善而程子曰性善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孟子曰性善而程子

曰性善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孟子曰性善而程子曰性善亦不可不謂

之性也孟子曰性善而程子曰性善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孟子曰性善

而程子曰性善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孟子曰性善而程子曰性善亦不

可謂之性也孟子曰性善而程子曰性善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孟子曰

性善而程子曰性善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孟子曰性善而程子曰性善

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孟子曰性善而程子曰性善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孟子曰性善而程子曰性善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孟子曰性善而程子

曰性善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孟子曰性善而程子曰性善亦不可不謂

之性也孟子曰性善而程子曰性善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孟子曰性善

而程子曰性善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孟子曰性善而程子曰性善亦不

對明祭禮所以然者足以爲政治之研究祭禮所當然者足以知制作之盛蓋並明同理故二六誠敬之無不通度數異宜故委曲纖悉之所當察惡也叨承明問故舉其槩以復夫中庸論語以爲知社稷常之義明而天下國家如指掌蓋萬物本乎天而却社於是乎設人之本乎祖而社常於是乎起却非掃地以祭天社非壇墠以祭地乎而却之理爲尤大掃非追享自出之帝常非秋享先王之名乎而掃之禮爲尤大故明乎却社之禮則吾之念可通高厚之表而民之早惡有難治乎明乎掃畝之義則吾之念可假祖宗之遠而民之近惡有難化乎此所以合天下之端而在於獻廟也此禮所以建國家之始而必先立廟也社古帝王靡不足由洪惟大誥之作尤重斯典畝社爲五土之神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而配以勾龍者卜畋爲五谷之神非稻黍稷麥菽而配以后稷者乎天子之三社則曰大社王社亳社諸侯之三社則曰國社侯社置社置土國社爲百姓而立王社侯社爲籍田而立亳

社立社則建國之社也。子之社以五色土而月以黃取其中也。諸侯之社以方色土而籍以茅得其中編也。如齊魯則受青社幽冀則受玄社秦則受白社楚則受赤社至於今日之制則郡縣一統非有方國之異而亦無賴平分茅腴土矣。君乃第以用給則猶隨之向土座之用坎背取其幽陰而賴水以生物又何疑乎。雖然知其所當然之跡不若知其所以然之理跡者歷生學士之所謀實理者聖帝明王之所欲假方今

焉
 問禮風易俗是書於祭有冥命教爲司徒以教五教又命瞽瞍以教
 胥子成周之時大司徒因伍地之物而施十有二教以三物而教萬民
 又有三德五行六藝六者之教又必以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有樂德樂
 詩樂舞以教國子其名教一詳立教之言可得備言樂藝不師古咸學
 尚力固不足歸漢唐之心皆有尊卑二傳者有大教名儒者臣有請與
 辟雍設序序陳禮樂者有勸修文德文子受以服迷入者何樂之哉無
 聞焉豈教不須此以成之歟抑別有其說歟請爲彙篇

子故必和之以樂以易其邪職消融其壅滯世降俗下嚴不若古
不固不足論而漢之尊重傳者有君明然李躬極禁之使非奏熟此
也唐之大召名儒者有君大約然而達衡明之徒非固引倫也况於
躬行之不足乎請與群衆後序陳控禦者若宗室之對似而帝信之
不果勤修之德安中是服遠人若忠直之戮機而君任之不終况於
其餘之輕譴乎所跡絕經臣不知樂也而使輔說而已然七德九功
非不知樂也而徒侈大而己所以安足以追虞周之遺徽哉大運術

一曰在上搜備樂和作於上音是中和之極而無總條貫承於下者有樂
 育之教而風移俗易知有五者百年而禮樂可興斯其時矣執事臨興
 進而身隊之不盛哉
 問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賢才三代之上周然各讓若而漢而下至於
 南宋其間國統雖有分今然遵而從茲亦代不乏人可得而歷教之歟即
 其中而論之心術為執事德業為德望天民之學者誰歟且王佐
 之才者又誰歟竊而上下名聞於今者朱呂諸子其師友朋黨亦可傳
 而詳言之歟
 序曰迨者何所見歟漢道

仲舒揚雄之通儒然余所讀之書也其能明道而辨人微其所
有優劣辭賦之殊殊殊于之說也其西山魏山許魯齋吳草廬數
君子其著書立言論道亦已矣夫論其所至皆居尊輔之有職和
在經末之間雖諸士于止其文獻之用其於持古之學必講之熟矣他
日儒居從政之列其不法於諸儒即別有所志歟夫比方人物而尚友
于古正審理之事毋彼日我則下也

王功立業威風震而君子之顯其上者同難著書立言揚揚日星
而君子之傳於下者尤難蓋君子之身斯道之寄也也則道以之而行
常則道以之而明豈使然哉有志者可下論世而尚友其夫日而漢以
宋至於南宋蓋代有其人矣若漢之蕭何張敖之功臣魏之魏成之
效斯其著者然于房之進退榮枯心術為尤正平唐之房杜效貞觀之
太平陳宋成開元之相業斯其顯者然唐平之稟謂助直德業為尤便
平漢行微矣而諸君公階斯時之運論其出處者謂魏天民之學非虛
語也唐運衰夫而諸君公致匡濟之志其遠疏者謂本王佐之才非
餘翊也至宋德隆盛英賢輩出廣府之際四顧雖聲而范文正公之
先天下憂後天下樂君子之所謂希蹤于元祐之間二老並相而司馬

公之為學力行清節若如君子之所當取去乎蓋其顯而在上者如此
而于斯而在下者則若周子之所謂全乎則即和而為和即德而為德
周子之生上春賦氣象雍平門外人謂周子身處其元孟之正勝也
周子之精思力踐而體學為尤顯于之內聖外而教學為尤勉此
周子之亞匹也嗚呼大和東際之知聖賢之學其又素指其諸儒者乃
東東公論四氣之和而千古之知其又遠勝其諸儒者乎由是論之
則謂明道非人之功非特時行道者誠以一時之知赫未若萬世之
文明也而又豈阿其所好者乎若乃通治之末起有若揚子韓之四
子關建之既往有若真魏許吳之諸儒充而言之斯也正而失之述此
天人三策所以見其異也雖也若而失之謂此漢一稿所以附於
年任也龍門續續也固也固也若其沫然不若惜之於外乎近道則備
愈也同力備其正道不見功名之過和義律以聖人之道皆不能無
問然者也至其西山魏山許魯齋吳草廬數君子其著書立言論道亦
西山之述始大於魏城止之學為尤顯于之內聖外而教學為尤勉此
有元之初而初未嘗不誠也然草廬之力學夫勤謹敬和之理亦何理
其著書立言論道亦已矣夫論其所至皆居尊輔之有職和

固不能顯居其右也豈不各有其能哉抑明昭之結策之日倘居從政
之則其取法於諸儒而又別有所合然則也方從事於筆墨之末以希
合於程度且懼下達而遠能及是然希希之則亦職之乘希希之人
亦庶之休孰謂國字之過漢唐之治而諸生敢忘以陳唐君子之事
自期乎國字之字室之盛而諸生敢忘以陳唐諸儒之道學自
品乎進之而贊大平之運退之而圖不朽之報必有以當執事之望者
言及之而言不自知其狂斐也惟恐其言之甚

問周禮叙職法曰蓋者行之跡號者功之表行出於己名王若人古者
有大功德則諡之後世以為美焉若夫道德博聞勤學好問思慮愛民
者皆曰文也危身奉上者忠也辟地有德者襄也一德不備者簡也好
廉自克者節也有此功德之實則受此諡號之美焉若作儒子之在漢
陶淵明之在晉皆以清風高節著聞當時三季可謂其自克者也及
卒陶明有靖節之諡而孺子獨無諡者豈漢唐在位者失其傳歟又若
歐陽脩周必大俱諡文忠胡鉉諡忠簡胡瑗諡文忠蓋忠孝揚萬里諡文節
五君子之諡號必與德行相稱相副也其於文忠蓋開節之義果何見
其實數諸君子生長是和必能詳究賢賢悉以對

○對是宿之對列可謂之明無愧矣山嶽之峻峙可謂之高無疑矣君子
之有是德者可加之是以名而信天下傳後世文何至乎考之周禮敘
職法曰蓋者行之跡號者功之表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是故道德博聞
者又勤學好問亦文也忠孝愛民者文也獨民節位亦文也或曰忠
或曰節則以其忠孝自克然徐孺子之隱居漢末不求聞達清名冠于
南和晉節勵于後世自晉之諸節也而與漢末不求聞達清名冠于
諡而當時蓋然方諸節友之間亦莫敢忘之者乎至於開明之諸儒
塵塵不屈異代唯桑百葛與草廬同高端來一節與采薇同調借漢之
高士也然無位而有節者豈非君子高其素尚而為之論列者乎六
一居士通經學古博學行而文章之妙故得諡為文忠乎固遠老
雅各廟堂引進吾君而有補斯之功故亦諡為文忠斯誠可謂博學而
足以垂美者也胡鉉之諡和封事力折權奸厲其禍君目動色以忠
節諡其官矣抑抑之洋車得之京師不回或西駁駁知國事人
忠死諡得其宜矣全以諡號先生實見學之域得諡之正清節高
功下有餘豈不為之文淵明之節而有之六雖然天下之事無一

可欺人若惟公議不允隱則馬爭競高商之名如人曰吾魏之慶士也
君子知其為奸惡既而曰文臣在廷既聞之是君子改之為如此
惡之不容隱也大概以道子位曰小人細以正字位曰正以此善之
不容隱也君子人歟孰不欲其名之必必先勉其責之盡故以是獲幸
進教焉

同考試官教授提著地諸論滿治如長江大河可謂善於行文者也
後二場皆難高古
考試官教授提著地諸論滿治如長江大河可謂善於行文者也

系前稿卷之十二

試集

皇帝制曰自古帝王肇建國家圖維寧亦必有典則以貽子孫考之禹湯
文武則可見矣繼統之君率由典常今聞長世若夏之格商之中宗高
宗祖甲周之成王至表表者也其所以保盛成之運隆太平之績者高
可徵與漢高帝有天下次律今制禮儀定章桂簡軍法史綱其規摹弘
建矣倘至文景海內富庶黎民醇厚發致刑措三代而下所僅有也董
仲舒對武帝乃謂更化則可善治何樂當時用其言果能比隆於古歟
朕欽承大統仰惟

祖宗成憲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建風化格率期與斯世斯民同濟難熙
顧行之必有其字諸生學宗孔孟明於王道其詳著於篇帙特親覽焉
臣劉良問帝王之創業守成皆必以德為本也蓋創業而非德無以立
也則而貽子孫守成而非德無以信典則而先祖宗故必德之優裕而
有容然後足以承大之業而愈顯之盛人而具嗣然後足以維
長之緒而愈遠伏惟

陛下承列聖之休光為三才之主宇宙自膺六寶圖推至治統業之念常存

於心則聖學之條每而於給音非惟朝廷之上聆景命而觀
清光者有以仰知聖德之繼美於前而四方萬里之遠孰不以為德
萬年太平之望將有待於

陛下而益隆乎過於萬幾之暇登進且待策以治道臣等當隨諸精白
一心以對揚清廟之萬一且問自古帝王德之至而典則之無不垂
其子孫所當遵守而為治者三代是也德有所未至而典則有所未盡
吾其子孫所當遵守而為治者三代是也德有所未至而典則有所未盡
急讓室之君不能進於治而愈退其所以失也觀夫禹之克勤克儉
不自滿假而配天有夏之運湯之克寬克仁而自待隨而望有商之基
而湯之所履者即所以繼禹之服文王之德焉懿恭懷德而作於
前武王之禮賢發惠散財發粟而述於後然而武之所行者即所以復
商之政豈非三代創製之君其德足以立典則雖易世之後而猶有可
遵者乎若夫夏之格商先其統緒而知關石和鈞之是亦商之中宗紂夫
善讓而知備德災之是亦商之中宗紂夫善讓而知備德災之是亦商
之制作之效康王率德大十而有安和之功此所以圖豐鎬之基也豈非

三代于成之君其他足以循典則故令舉之而初之者乎
以序治不古若良由具德不絕於王走以其治尚難於伯高祖之興也
次傳今有若節何則禮儀有若板極通張蒼則史章往韓信則申軍法
班固以為雖曰不暇給規摹安遠文身而漢海內富庶黎民醇厚幾致
刑措亦云善矣然所不能移功利之施以施禮樂之大醇去政令之近
以收詩書之遺教故董仲舒之對武帝勸之以更化善治者豈非以高
祖之制意不能比非於禹湯文武而興則之立有未盡善文景之守成
不能希蹤於夏商成康而興則之失有所當更若乎奈何武帝非惟不
從而殆有其焉川紹更而緩深故之罪急放出之謀信方士而起封禪
之儀崇事鬼之禮則何與通之所作又未有如是之過也金蓋井幹上
水之是錦衛青去病征伐之不惠則蒼與信之所垂亦未有如是之幸
也尚何有於三代之治哉使當時欲更其化必先脩其德武帝內多欲
而外施仁義德則不古若吳此仲舒之對所以必本諸正心以正朝廷
之說也苟從其言則德足以及於古而治豈下難方於古歟漢懷聖
朝受天明命
大祖高皇帝之混一六合

大宋文皇帝之卷莫兩宋其創義之光于古昔者固莫非是德之所教宜
其典則之無不善矣
仁宗昭皇帝繼之以顯仁厚澤
宣宗平皇帝文之以典章禮樂其于成之裕于後世者亦莫非是德之所
存宜其典則之無不善矣
陛下逮更前代之典舊近始 祖宗之宏規其於得失之故治忽之幾已
洞然於無幾而猶欲開其所行之序且曰前云之良治必本於德此當
然之序古今不可易也故三代而上德統則治況而絕漢室而下德離
則治從而亂 聖朝相承德三代之德而治三代之治在
陛下善守之兩漢能放德於已以爲前典則之體推德於人以爲行典則
之用特見夏商周宗不足以備其成康文景不足以方其德是以是德
施為補治之法則即三代之典規仁義而曰先法律也以是德皆為王
治之文則即三代之功成制禮而治定作樂也而莫之非令禮儀大何
足以擬以是德同庠序而齊童蒙則進有度焉無異以是德義干戈而
樂引矢則與成周為二間而漢之孝慈軍政夫何足以侔蓋凡若此者
祖宗既以德創立於前日而

陛下當以德遵述於今日不待舍而他求矣而 制策之終又曰稽生學
宗孔孟明於王道其妙著于篇目誠廣漢足以以祥 聖治然夙昔所
聞者皆知治之本在於德而德之要在於敬蓋敬者百王之心法萬化
之本原也
陛下取法於 祖宗者即所以取法於唐虞三代若堯之欽齊之恭禹之
祗承湯之聖敬文王之緝熙敬止武王之執競維烈此敬之至而德以
之聖治以之隆者也敬承者夏商實畏者商宗成王之祗勤于德康王
之敬忘天威此敬之庶幾而其德以賢其治亦無玷也而且之所於孔
孟者亦惟曰敬以直內曰備已以敬伏願
陛下始終此敬始終此德則足以繼 祖宗之治而比隆於唐虞三代之
治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于冒 天威不勝震越之至伏惟
陛下少公察覽臣謹對

人若始而有者也利貞者情也

進化之初惟有以妙其進化之終乃有以見其實蓋元亨者進化之
初利貞者進化之終於其初而觀其分運又為君於其終而見其實理
也哉今夫進化之所以為進化也必有終極焉始者也終而其實初
而觀之實始之功庸而終以流形之形者實育之功庸而終以成
章之長養養生焉而夏茂震出焉而興齊斯所謂元始而有者也於斯
時也進化之運蓋洋洋乎流行其機不可得而停然動乎充滿其實又安
可得而見哉迨觀其終也葉時其根而為實以成豐培其時而群動以
為萬物遂冬成焉為先說止焉斯所謂利貞者也於斯時也進化之
實蓋收歛無餘而性命之真焉可觀降而不洩而情理之本焉可知是
則元亨之時無無性情也而性情之見在於利貞故曰進化之初惟有
以妙其運進化之終乃有以見其實者如此抑考周子之言曰元亨
之通利貞誠之復豈不以誠復為誠通之端而君子之言曰元亨
群品則貞同聖極豈不以聖極為群品之本而君子猶入心以與焉感之
主而聖學以警為動之宗也然則論乾之德者又豈可無元之大而不
知貞之重乎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讎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讎吉
人言欲明其比天下之道無公其比天下之心此大易之理也
如蓋惟公則能生明苟心有所不公則道有不明何以比天下而得
其吉哉此之九五以陽剛之德居中正之位而上下五陰比之焉其
所以比天下者歸者其正大之德顯白其平易之量如先天化日之周
撫也如春臺玉燭之潤達也是故人之來者撫之而不拒如後三面之
觀而得夫會之來者也人之去者從之而不追如關一面之闕而失夫
會之去者也其於得失之間豁然大公無所固執而顯比之道豈不可
見乎至於人之遠者居居邑之外吾固無所期誠人之近者居居邑之
中吾亦無所期誠其於遠近之間豁然大公無所厚薄而顯比之道豈
不可知乎豈以汲於得者愚夫失腹腹於近者忘夫遠此心之所以然
而不公即道之所以明而不顯心之公者道無有不顯是道之顯者故
無有不告與人若比天下之道豈不於斯焉至乎我我我之文王三之
不勝猶不下矣夫前會者也或王之不恤道不遠遠此不誠也者也
此所以光于四方顯于諸王而公天下之大者也又易聖人以其所承
之象法而為天下之法故其言如此故有旨歟

初平其辭而撰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初平其辭而撰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因言求道而易有定體以身體通而易有實用蓋求易於言求者體易
於身也求於言而作見其典常之理體於身而斯有以得其神明之用
夫今天變動不居周流無滯易若無常理也然而吾由辭而度之則可
以見其常矣是故率乾坤之辭而撰其理可以見君臣尊卑之常也率
咸恒之辭而撰其理可以見夫婦偶隨之常也撰初上之辭而撰易之
常情為可見撰中爻之辭而撰其理之常言為可辨故曰因言求道而易
有定體者如此然而使觀其理而不可不見之於行乎故性命之精微
微之與易若無實跡也然而吾以身而體之則可以行其道矣故出處
進退而時用之可曉擬古揮動而變化之可成蓋之為德行而足濟非
虛言施之為事業而足道非虛言故曰以身體道而易有實用者又如
此雖然此吾夫子之聖自是以當之也耳竊竊然八索以法知易之理
其矣吸我數年可無大過體易之用大矣惟在於已者知之明而行之
也故示於人者處之深而說之長學者其可快矣易於文字之間而已
也哉

聖人八倫之至

天下之方圓非但規矩也而皆取法於規矩天下之人倫非但聖人也而皆取法於聖人蓋規矩為方圓之至聖人為人物之至方圓而不法於規矩圓不可以成取人倫而不法於聖人其可以為人乎且處古之初未有聖人也其世混茫其民顛蒙聚處以相尊也而為君臣生育以相愛也而為父子同出也而為兄弟同室也而為夫婦至於居以相比行以相恭而為朋友蓋出於自然而已矣蠢蠢然而已矣於斯時也不知所謂人倫之理而況知所謂盡人倫之理之至者乎雖然不知所謂人倫之理而猶求至於婦夫人倫也迨世俗既降民偽益滋人倫有不能盡者於是天生聖人以為之準則焉蓋君臣之義進而或至於暴慢也而竟之乎章懷和為君道之至身之溫恭祇承為臣道之至此天下之君臣所以於此取法也父子之親率而或至於頤罵也而文王三王顯之

漢為父道之至武王不承之烈為子道之至此天下之父子所以
 取法也今公也而夫婦之禮得矣而聖人之義無在當者為父豈不於
 此取法乎河精亡鄰兄弟之恩雖知而聖人之義無在當者為父豈不於
 此取法乎至於父要而忘其信久交而忘其敬朋友之遺失矣而聖人
 之與國八交而止於信者又無不至亦惡得而不取法乎孟軻氏之為
 此古而秦唐虞聖人之事以見其餘美哉乎其為世教意也雖然上亡
 之世未有聖人為法人倫之理不立於人之身莫不順夫自然之天也
 後之世有聖人而人倫有所取法者從天官憲之則也方今
 聖人在上建極作式但見而不知察親仰戴而時服者莫不具敬是則人
 倫之至何以加焉惡生幸得身親見之

魏賀瑞夢來
伏以月言紀嘉禾之同穎世驗隆平漢史錄孝季之分岐時占豐登著
使聞於盛美今伏覩指符祥徵
帝陛下體日貞明法天廣運歲某位行矣禮樂綢京之守成孝以義漸
以仁慈洛都之界比於前而阜康之精格稱六府而養民之寬洪

賜等於東歸犬先增於爾同臨臨而海漸連德登場而粟粟共耕和濟
表區康傳由野臣安居踐刻資切欣崇洪範八庶徵知歸功於皇德聖
圖萬德此報奉命於奉宸臣無任欣躍喜懼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刊語

貢舉非其人

賢才用世必由選擇之吏舉主得人乃稱明揚之職今某徇其私意直此匪材獨不問騎士之微能爲御生之事抑拘監之賤能賞相知之交詞曾是不如處得無辭

私度闊達

閣津之設置以恃其完好通路之經由必資於文引今某縣被劫度實有詐謀雖然軍之幼平乃著素練之驅非主營之半實乃有出關之知宜正其處用示于衆

造作不如法

今有明條司事者常必置子憲子某或奇技巧以入

造作有度符令有明儲蓄其常以置

通禁取利

民間不能無借是官司未審熱屬等今承以纖悉而取債排難優以立
國而積利於金鑑則審獄實宜廣刑典

官司敗之人

聖君以仁生為德賢臣以平化為德今幸職刑名專任吏法以損陽
道是之於仁智則聖君之讓諒有平秋恤之仁宜廣必罰之例

一、

同考以官師攝政曰恭批王賢者同無道者惡之

核數一併聲明者察鮮宜表而出之

考試一舉士陳籍三場皆稱有文學之士也

考式少諸事王宜批五策優足稱前場雖書學細亦精究如

考註

此其天合御製大誥尊聖事實為善除惡之書 聖朝所以化導天下為

者也其
論其大義方之古而
理采待
其推而
出有數
抑有數
外者言
為魯必
獲其策
固理自
於之應
其

之見惟難殺者
問堯舜禹湯文武皆理人其道宜無異也而孟子則曰堯舜之道孝
而已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贊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
之見武王不泄邇不遠捷何若是異歟其道豈止於是歟抑降於此而
不足於彼歟考之他書稱其德又於堯先儒亦謂聖人無不盛孟子之
述以詔萬世何獨與此歟周公傳其道而但篤於施四事又於堯舜上
又焉何歟或謂周公集二王猶孔子之集大成然然如此而足以爲

問道是於心者也先儒以謂心中只有仁義禮智四字未嘗有
所本不外乎此其著於功業者可得詳歟孔子獨稱無為而治果能舍
是道歟後世法古為治必於唐虞三代齊之無為而治固不可以尚矣
幾之以簡靜者或有其人可得開歟曰簡曰靜果免舜之道歟欲務
簡靜而通行於天下是故仁莫大於施惠非富不足言惠何以能不
而富歟義莫大於用兵非威不足言兵何以能不戰而威歟禮莫貴於
和非讓不能和何以能不勸而讓歟智莫貴於辯非明不能辯何以能

一宗而明微皆顯其可以信於今者試思以對

對帝王之治本於德而德之通本於心何者以爲仁義禮智之理其
也何者以爲治仁義禮智之用是也以其理而推諸用因其用而致其
故是之謂治蓋昔者二帝三王之行而帝王之德化此理之
所發也典章文物此理之所著也順命之則不識不知非仁之效無違
王之治無偏無黨非義之效數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禮之效著矣百官
以治萬民以奉之也見矣帝舜之治而治者安行乎是道而初不
假於施設者也漢文之治而治者安行乎是道而亦未至乎極盡者
也周在平其簡之何如所處者至簡而能師煩斯善矣而子桑扈之於
社不事者非簡也宜矣齊之道若足數靜在乎其靜之何如所務者至
靜而能制動斯善矣而簡文之於越廣海靜者非靜也宜矣齊之治與
若夫仁莫大於堯而堯之治不足以言意然而至治之時藏於百姓此
公劉之居有積倉行有義糧所以不藏而藏也而魯公而治之所以爲
治世之成武王美矣大於堯而堯之治不足以言意然而至治之時守
四夷此武王之歸馬華山放牛桃林明以不戰而威也而衛霍之治
所以爲治世之戰也禮樂貴於和而非謀不能和而爲之治也

而藏和之節而在上者既有憂懼之德藏則俗自無不讓也豈必曰
而後讓如所謂見男女不與路自諸其衣衣如黃衣於耕而非明不
讓以爲未是非之實寬發舉之真而在上者既有憂懼之德藏則俗
自無不讓也豈必曰察而後明如所謂求情而後明也豈必曰
君此者要皆在乎心之如何求有心不立而能行其道者也未有道
不足而能措諸治者也方今

聖天子在上心帝王之心道帝王之道大臣道探可執法守實有待於惡
言者特因明問而攝所聞以自見爾德之幸甚
問兵國之大事古聖人用之未嘗有文武之分至春秋時論治者實禮
樂詩書論戰則貴仁義禮信其分爲二足徵武之七德豈止於征伐歟
其後訓武有七書宋皆古書歟亦有非是歟其說有合於聖賢之旨
數借曰兵必有法然楚漢之世有不肖學劍不肖古兵法者而皆若兵
此以何法歟又其後則有賢才將之別何以異歟聖賢之漢唐可爲
賢就可爲才歟今之訓武有異則欲使賢且才當何如而可文事武
備孔子已然諸生當秉講之指具以對
對虞舜武而諒南風之詩矣然猶有明時侯侯武衛之制武王還案

亦不可不爲之也此所以不可好而亦不可忘者也請因明問
而及之昔者二帝三王之行而帝王之德化此理之所著也順命之則不識不知非仁之效無違
王之治無偏無黨非義之效數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禮之效著矣百官
以治萬民以奉之也見矣帝舜之治而治者安行乎是道而初不
假於施設者也漢文之治而治者安行乎是道而亦未至乎極盡者
也周在平其簡之何如所處者至簡而能師煩斯善矣而子桑扈之於
社不事者非簡也宜矣齊之道若足數靜在乎其靜之何如所務者至
靜而能制動斯善矣而簡文之於越廣海靜者非靜也宜矣齊之治與
若夫仁莫大於堯而堯之治不足以言意然而至治之時藏於百姓此
公劉之居有積倉行有義糧所以不藏而藏也而魯公而治之所以爲
治世之成武王美矣大於堯而堯之治不足以言意然而至治之時守
四夷此武王之歸馬華山放牛桃林明以不戰而威也而衛霍之治
所以爲治世之戰也禮樂貴於和而非謀不能和而爲之治也

忽於大書之義各有其說可得聞歟自秦漢以來孟學變不暇悉論其
大家小篆諸書何自而起歟稽古之法又作於何人歟晉人之著善夫
而謂之俗書又何歟歟稽古之法又作於何人歟晉人之著善夫
之俗何所處爲是歟古之爲史以通書爲限顧今之士莫可居於此故
相與論之

對曰書之之作取於夫而明決之理存於書數之藝故於周而變化之
而後大而道德功業之顯著以此而傳小而名物度數之細微以此而
記此明問之所以及也請得言之六書之義如曰象形則日月之類象
其形體而書之曰日而書之曰月也曰會意則武信之類會合人意止
其爲武人言爲信也曰轉注則老考之類轉注一音而文意轉相注受
曰假借則今長之類本爲一字借而兩用曰諧聲則江河之類以水爲
形工可爲聲曰聲則上下之類人在一上人在一下其義如此而書
之則代義有龍神農有龍而見而制也越越即之有龍而見而制也
更極通之諸書雖難之極法與日而精而書之變極矣若乃右軍之書
人猶謂之俗書何也蓋貴處通而備字神而清則美矣龍跳天門虎卧

鳳閣壯則壯矣其於六書之義何如此韓子所以歎也執事謂尋古
書則不宜於用為今書則或謂之洛特何所取愚竊謂書無古今人有
古今以類真卿之忠烈公學之直雖為今書亦何礙於古必若執事所
云則愚嘗聞衛瓘之意以為朝廷高文大冊勒之金石宜用古書若夫
日用之書則今書足矣此其可行者也況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先儒
嘗謂一何好者亦日衰忘故書雖不可不知而亦不必泥也請以是復
明問執事以為如何

示前稿卷之十四

周易之經圖釋

乾之諸爻聖人所處時位有先後雖顯之不問故先儒以齊為之事當
之然九二在田地位也九三居人位也九五在天天位也賁三才之
道而極時位之隆九五蓋乾之主矣

陽德陰順陰陽不可相元也故坤卦中四爻以陰順言之二五柔順居
中此二所以直內方外而全其德之大五所以居中居下而得夫善之
大蓋全美為三四柔順不中此三所以含中不處而無成者終四所以
括囊不出而無咎無譽僅半吉焉陽德陰順陰陽不容並立也故初上
二爻以陰隱言之初陰之始發故設履霜之戒上陰之既極故著龍戰
之傷蓋全不吉焉示居戒於外撰德美於內非聖人達哲退遜之言也
九象云建侯蓋指初九也故其支辭亦云建侯良由九五失人君之柄
亦降不下於民是以初九得無心而立有邦之樂况又有陽剛得正之
德乎諸爻之中二應五不得就其婚媾而反見也適於所比之初四應
初乃未就其婚媾而更无遷疑於所比之五事勢之強弱人心之向背
蓋可見矣若乃六三之卯居而元虞上六之乘馬而血則其心莫不

欲歸於初而但求得其由也斯時也豈非內周初與之陽受幸之失道
偏武之風儀乎

卷之九二為卦之主治蒙以施教而其餘諸爻皆蒙蒙者也然教者之
心同於包猶未嘗无悔焉而學者之未易得其人也初上二爻以其時
言之初蒙之始發之地易而如周人之用法猶寬上蒙之終蒙之地難
而如禦難之用才愈嚴三四二爻以其卦言之三之柔暗雖承而不正
若女之節而不慎自暴其身者也四之柔暗雖承而不正
乃人之明而不學自棄其身者也不求求道而惟六五之君順與焉
心低自爾足以及受二之啓沃蓋惟吾君之聖學有成焉則天下之不
善學者雖多而我之貴可違矣此伊尹為天民之先覺以斯道覺斯民
而尤先覺於成湯之學焉而臣大甲之克終履德也聖人以聖學之
重不以君之貴而可廢師道之尊不以臣之卑而可廢故以善教廢陽
剛之臣而以善學廢柔順之君其有謂矣

而獨處其安以極教斷人而惠養之故其養其有孝光才而又稱其
于酒食是豈有養而不及民哉蓋酒之養而養其養教養食之
義也使非得君者是除執與出也以此父生之義以師教之需以君食
之然後奉天地而人紀立矣

論之九五以陽剛中正為治論之大人彼得左書之言雖文王之實
實成不足追也而其餘諸天則皆為公之人然聖人亦各因其時位與
其材而論之不可求上論之終而極言其能勝論不足故中三爻以
其材言之九二九四剛者也雖論而不克乃從焉六三柔者也守得
而不訟自終吉焉蓋勝論不克不克訟不訟不訟不訟不訟不訟不訟
訟不如自訟而聖人使民無訟之心著于此矣蓋皆曰為五大人在
上而後民化之也

師者聖人之所不得已而用之也故與師必以其道而承言良言以
律執言師師必以其人而承言丈人又言長子至大能師功又切切
乎小人勿用之戒蓋論之爭以言勝而復實者因為小人無疑師之爭
以兵勝而復實者亦未免有小人難乎其間焉此孔子所謂兵可去而

孟子所謂善戰者服上刑之意聖人終不喜戰而樂道之也此諸文官
之初上二爻以時言初為師之始成敗難論以見出者未必皆勝也上
為師之終善惡難言以見勝者未必皆賢也二為師師之將故皆以師
師之道五為命將之君故皆以命將之道三四為師眾故因三之柔不
正而言其敗因四之正不中而言其退六爻之中元一勝捷克外之辭
蓋不欲言之也聖人之情見乎辭矣而中四爻以村言二為師之主也
師以一陽為衆陰主而在下將之象也此以一陽為衆陰主而在上君
之象也是故九五言其顯比之吉而其餘曰文者以此五為義而曰比
之者指五而言也折而論之初比之先而言其有終吉上比之復而
言其无咎此皆於先而論於後即象所謂使夫山而防風氏所以廣
復至之德也蓋皆就其時而言之中三爻以位言二內卦而而處五四
在外卦而承五相應者大臣相承者近臣而又皆以柔順中正比陽剛
中正之君其貞吉焉加焉惟六三與五非比應而其所比應者皆臣民
之位非所當比之人也故曰比之匪人若乎比以先為吉者勢也此以
正為吉者理也而顯比之大君順其自然之理勢以此天下之求九者
焉至若三上者如前會之失而不審心可以為王者御天下之方矣

小畜以一陰而畜五陽之卦也此以位言之陽為君而陰為臣陽為夫而
陰為婦少畜之陽為君子而陰為小人初二爻以君子言終君子
不可受畜於小人而六三下位者以位言之故曰士為吉三上二爻以夫
道言無夫不可受畜於婦而失其正者故曰我見大喪又目士成其婦
道而兩儀之和者可得月望之辭已足愛惜如切乎神夫道之剛以
見其不可割割焉焉居臣之知有不可言者蓋九五陽剛中正之君元
德於下皆六四柔得正之臣何至於士陰柔可畜之時而以臣畜君
乎子之所謂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此士之所謂勿敗也而此之古
之人多由之者矣若何為焉不然而六四畜言之過而誠信足相感通
則為害危懼可以勿虞而且免夫過咎矣九五受臣之畜而誠信交相
感通則忠高畜實可以長守而福及民臣亦其乎孰謂畜之皆非若
此哉

與之元相親之故故履之而止凶雖終後方離其民上為之臣者不免
其禍若此則執若九二君子凶遠而具心也地無所憂之為要乎此
伯夷大公之所以居於海濱者也蓋皆以其位而言之初上二爻以
其時居初和居履之始而安其重守以時故元咎上居履之終而全其
德樂以歸故元吉

泰象天地交而物通上下交而志同故六爻之中相交之義皆初與四
相交泰之始也故初言君子以其類如第一連茹而共進以行其志四
吉小人以其類如為之聯茹而退以化其信二與五相交泰之中也
故五言人君無嫌隙降其尊貴於上以付大臣二言大臣包荒容其職任
於下以若夫君三與上相交泰之終也故二言平變而為險上言城復
而于隍蓋君子進而小人退所以致泰也若安任而臣放志所以治泰
也抑天道之循環時世之世也泰極而否有必然者而交泰之責固然
有不審不悉懼焉則平成城隍其言嚴哉
否取天地不交而萬物不交上下不交而天下无節與者相反故六爻
下以相應為戰而惟以下三陰為小人上三陽為君子君子濟天下之
否者也聖人固勉其懼而撓亂反正小人致天下否者也聖人亦未

而厚此就封德而中者也四為大臣臨下甚至得臣之道五為大臣臨

臣以知得臣之宜此就封德而中者也此諸及而求之可見

觀承辭言上觀示於下爻辭言下觀仰於上又言為上為下皆當觀者

於已觀仰於上者初二四爻所言之也觀省於己者三五爻所言之

也夫九五大臣觀已所為欲以儀刑天下而三之為臣也居近遠之間

故觀已所為欲進任君之事上之為臣也在師傳之地故觀已所為欲

欲同君之德初居陽而去五遠所觀不明如童子二片陰而去五遠所

觀不明如女子惟四得正而去五近所觀至明故曰同光賓王蓋諸爻

皆就五取義也

噬嗑中有一物噬而噬之以剛克剛之象故卦辭云利用獄而諸爻皆

以獄取義初上二爻无位為受刑之人中四爻有佐為用刑之人初卦

之於罪薄過小故屢校罰止六刑輕上卦之終罪大惡極故何校滅耳

其刑重此受刑之有等也有德者曰人易無德者治人難故二五之中

正居望肩力三四之不正居望膺勝低高者治人有得位平者治人

有容故二三藏身過每四五得金天得黃金完而言之三德位皆不足

四德不如位二位不如德五德位兼至此用刑之有異也至人於獄

每加慎重焉故六爻之中其辭皆危備然之爻辭焉然若欲之未成

元君子有如是夫

復者陰極陽復之卦也初九陽剛君子在下而其勢甚微然其進長之機

已不可遏矣陰陽之十二與之比故為休復以下仁四陽之應故為獨

復以從道蓋初九者抱道之士存仁之人孔子所謂推顏子足以當之

而二四則非顏子之人亦顏子之徒也三復之頻震動而不正也五復之

坤厚而得中也頻尚無咎又何悔惟上六處復之極達而不反天災

人皆師敗君凶雖欲道之其何能乎莫言於初莫言於上復貴速而遲

則无及也

无妄之義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為有妄故象言利貞是无妄也匪正

是有妄也无妄之效无妄大有通有妄之效有妄无利至誠而不動者未

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此之謂也諸爻之中二五中正之德全臻

相濟而非私意乃无妄焉初四中正之德非有諸已矣然以其无應是

亦无私意也為无妄焉惟三上既无中正之德又有應與之私則有妄

矣中正而无妄至誠也中正不足而无妄思則也及其三之一也不中

正而有妄不誠也此諸爻之別也

小畜以巽畜乾大畜以艮畜乾艮止之力大於巽順之力也小畜以一

陰畜陽大畜以二陰畜陽二陰之勢大於一陰之勢也小畜之一陰

三求以復也故排而以西求以養人也故排而百三其于探索也

為而五乃老之章中

大過之陰陽之利也故請交之中陽居陽陰居陰付者皆山

以其強之過也陽居陰而陰居陽者皆吉以其得陽之不過也其

陰居陽之利也三陽之利也而三陰之利也五以上為定婦

一陽也而二生指五生準二以初為女妻陽長之陰也五以上為定婦

陰長於陽之初上相及卦無過也而初之幾子孔子以為有物焉用

重之矣上之戒項朱子以為有幾身成仁之義初處其常上處其變也

皆坎重陰之九五陽剛中正為濟陰之居而九二與之同德六四亦以

柔順得正而切近之皆類五以濟者也故二求五而有得四應於五

而納約以承言之二五同有孚之象以交言之四五同无咎之占蓋世

雖陰難而二五相與協心就以此所以終始於平也惟初三則皆用

於陰然上三三其於初蓋入更會原故其出愈難也

坎者陰陰之外故惟剛足以濟之沉潜剛克也離者陽離之卦故為柔

足以和之高明柔克也二六大明大畜元之涕嗟憂懼同歸於吉以柔

而然為初而後諸亂而成其幾道上成武康察而戒其心皆從元外

以剛居之也至三三四則不惟過剛而又居剛故其交故三大

盡曉皆失其終之義四未艾亦承連繼及之禍也其交故三大

亦發而為之十五

上經有乾坤天地也下經有咸恒夫婦也夫婦人倫之始也故乾坤言

天地者如馬藏者人莫許也夫大者皆人也夫初二股皆下

體也四心五皆上體也上體也下體也上體也下體也上體也下體也

德為就止者不宜妄動也艱之動人於相則其戒切諒者不宜妄說

故心口之說甚於賤賤賤賤賤賤賤賤賤賤賤賤賤賤賤賤賤賤賤賤

天位坤以二為地位以主天地之有也

恒者常也而必以久於一為義夫天之中初居巽體之下巽入也

下則入之海而為上居巽體之上震動也上則動之震而為振居下

位而次位求之也甚矣居上位而振居下位之志若夫背凶道也此

二爻以卦之德言二五皆以二四失中故二爻於中而悔亡四爻之

又非其恒而無常五恒其德而無常二之不恒其德而貞吝然而

二五雖中而情味正也二剛也而未正故本有悔而今則下五柔中而

未正故陷人言而大凶此四爻以又之德言蓋常以非體常以於其

道者為難此也之謂久所以无全矣夫聖人之戒深矣

雖雖長陽退然及之取象不口於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肥後若處而得象好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

從其固然入然二柔順中正之臣五初剛中正之君以誠意相結故

而有貞厲之戒又其次也此諸文之

引為君明於上臣順於下故有進退之義六正明君也故臣

而不以失得為憂六二順臣也故臣之憂非為憂而深以責重為

之憂體國之忠蓋而得之而鳴非快之富非為過如受上之

厚賞矣其餘諸文初在下也乃係進退之義初不見信於

進之心三已見信於人而無自失之悔不而寬裕行已而

宜不賢乎四上居上而猶進以剛居四而得陰陽之剛者其行

允挂至此於角無功之操者其身居陽中之剛者其行

矣初三所謂柔居四上所謂剛居正位反也亦就坤順而取

以坤順而離明下三爻皆明上三爻皆六三以得中不失為

四二則皆暗也合而得而居其柔也指之末世周之盛德

一為暗主初三入地之象是柔三柔則貴之位內難而

剛之箕子也四當稱強之地柔而居之柔之應柔也

之往陰而得陰之象為武王武王之應聖人以為可徐也

此二乃明之中被害而傷我之服為王里之臣聖人以

而不當無以仁是聖人古今之通義而正其名分實天地之

三則公此心即孔子稱文至德武王聖人之微旨也古乃初之見

以初上二爻言家道之始終也以陽剛而首政其防閑之方上

而漸進其手威之宜則者法足以治其外乎威者德足以化

其家誠之顯威者敬之著聖人於大有六五治天下之道曰手

其家人上九言治家之道尤必曰手其家傳又中之曰及身之

正誠正備齊治平之序則公以是傳之君子孔子以是傳之君子

其家三五男道也三嚴然以階其屬至五而以貞假有家富者女之事

者各以相此取義不取相應家道親親比親而應顯也

而亦同志以拓初初四為應公也相嫌也四謂初為大

倫者合以人未有不由而合惟父子兄弟天合故不可以合言也

定者險難之時方險難之時天下之人皆不利於有往往則入於

天下之人方險難之時其濟之九五中正之君六二中正之臣相與同心

力力故君得明表之助臣得此助即所謂利見大人也

子有思難解之時然所以為難者小人也解之者君子也而君

陽剛上上公之位雖不中而得正亦君子也小人有不同以其邪媚則

謂之狐以其微賤則謂之播以其警密則謂之隼蓋指初六三上六

三陰言之而初六上六本不以小人言其亦變而為君子矣惟六三

負且乘致寇至為小人之真所當必去而無疑是則有君子有變為君

子之小人者小人君子小人者也變為君子之小人不待君子之解

而亦將往解小人者也惟小人乃不當為君子之所解也

損者損下益上之卦故初二皆言損已以益人四五皆言損人以益已

初之酌損所以益四也故在此處往往在彼處二之弗損所以益五也

故在此守其剛貞之節在彼獲夫象益之公蓋初二陽而四五陰陽實

以成故言其致一之情上居身之與而損之至此已極故言其變益之

益者損上益下之卦故二三皆言益已四五皆言益人二中虛中虛信

之本也五中實中實信之實也故二以其信獲人言之公得天意之眷

益已孰大焉五以其信施君恩之大獲民心之歸損已何妨焉益人已

之同一損一益苟非出於誠心則施之為勉損受之為恥此所以貴

於手三居下之上已過乎中也四居上之下不及乎中也故三以中行

告公則雖山事尚可而況於遇其吉凶事則救荒恤鄰損此而益彼

也四以中行告公則雖國尚可而況於守其常憲國則雖富而利亦

損此而益彼也蓋人已之同一損一益苟不合於中道則取者為傷

蓋之上九不許其變而為損其有謂矣
天者夫也以五陽失一陰於天時為壽

恆為姜聖人斟酌其傳位以為治小人之本也害矣

此喻陽者固有餘而陰者包無也。凶在下而不得陰者危殆於其尊上而不得陰者元極於其角而惟九五陽剛中正以

然不而能得其
德足以平我手

四順於五則有相倫之義
上位而欲升此於治且非

人爵天爵而不受人爵之微旨也

動以象寶於君以爲金寶於臣以爲圭共成輔佐之功乎小人

聖人扶善抑惡之意也

井中之物沈楚收是也

之華之始故漢中之華耳其中神即因姓也後漢書不不載其

其初也若中爻則九五陽剛中正與其二三之臣各以陽剛中正
華之而臣之有孚必已日而著君之有孚乃未占而知臣盡其功
享其成也蓋災華之道君臣不敢輕易如此而後之君臣乃成矣
志改祖宗之法則月之同以求富強若宗神宗王安石者幸以台
源之禍其亦未可知矣已日有孚之義而已

鼎之為卦耳器也象初陰下揲為足二三陽中實為腹五陰對峙乎
腹上為耳上陽為耳耳上為鉉而六爻皆以上出為成其功下出為
廢其用二與五應二為在鼎之實猶有所伏於下而幸其不我即也仇
謂初以陰害陽故曰仇然猶不能害至五而感其金鉉之功矣謂以二
為金鉉而實五之黃耳二雖非鉉之位而以其所應者耳則亦可以言
鉉二五之應以又也三與上應三為在鼎之鉉猶有所鑒於前而致其
不我念也故謂四以陽拒陰故曰塞然終不能拒至上而成其玉鉉之
功矣謂以上為玉鉉而實三之鼎耳三雖非耳之位而以其所應者鉉
則亦可以言耳三上之應以位也二與初而得五以實二應四而
得上以食其膏豈非以上出為成其功乎四與初應四否也味也初趾
也上之趾內折足履蹙切頭趾出否豈非以下出為成其功乎然而論

上出則上之玉鉉其功尤大於金鉉下出則初之出其功乃賢於
履蹙蓋最上為最尊之首末已當尊帝養賢之用而至下為厥腐之
物或有去故取新之義者也
震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為震之主故卦中二陽言發震之義而震
固在其中焉其四陰爻則皆震者也本卦辭言之震未幾震笑言
也謂欲懼可以保其步也而初四二陽因其義初不義而後吉其義
震懼可以免其喪失而二五二陰因其義初不義而後吉其義
也四同初體而言遂泥其禍速也蓋始震者知懼而初未始震者亦由
初震而禍至甚速所以知懼者亦由其位之得正所以知威者亦由其
位之不正正固敬之所以立而保安格之本也二當震之始而柔初
然有進而自得五當震之時而柔四剛然無畏而有事而早而得中者
猶有河災而得中者全元河災中國敬之可以利而免喪失之本也
若乃三震震之極而辭上震震之極而覆覆可謂尼矣然終元無咎
者亦以其敬懼之心致然故凡人之情未有履震而不敬懼者也亦
未有敬懼而終凶者也生金出於要惡此亦可見而即卦辭震亨之義

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而重艮則上九居止之極艮之主也其止
厚得止之道矣其卦爻皆取人身象初趾二腓所以行也五輔所以言
也三屬艮心心在內也四艮其身身在外也言貴能止止則有序行貴
能止上則有常夫貞乃常也彼不能止其行者豈非守於己者不嚴而
惟拘於人之是務此所以若足動腓隨而不能拯救乎身貴能止止則
無過心貴能止止則无危焉蓋乃危也彼不能止其心者豈非大體有
所未養而惟小體之所牽制也所以若艮能列夙而不勝危懼乎止其
言行非言行俱忘也而發言制行之間有所禁戒而不失於從欲放縱
亦止其身心非身心兼俱也謂存心衛身之除有所主持而不至於怠
惰馳騁爾用之於身心言行而各止猶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大易
艮卦即太極圖者也昔者周正建子為天統故周易言乾言天通獨備
而一言以蔽之曰建商正建子為地統故歸藏言坤言地道獨備而一
言以蔽之曰順夏正建寅為人統故連山言艮言人道獨備而一言以
蔽之曰止止之一言聖聖傳心之要法也故先儒亦謂佛氏所定華嚴
經一部不能當大易一箇艮卦夫其所以不能當者豈非佛氏絕言行
身心以為止而聖人之止不離於身心言行乎聖賢之問學者所宜辨

漸者進也女之歸於夫家士之進於王朝皆進也初上二爻言士之進
中四爻言女之進初進之始如鴻之漸于水進而可為儀也為法於世也二與五
以正相應五夫而二婦也三與四以正相比三夫而四婦也故五言其
婦之父母而不孕而為之婦者飲食和樂以待之有子蟹行衍之吉三言
其婦之孕而不育而為之婦者居處平易以安之有子木得撥之吉四
以艱者无非正也正而未即今此所以為漸進也合六爻言之于盤陸
本微達以漸而進義尤明焉
歸妹者女之嫁歸也六爻之中以陽剛得中為女之賢在上為女之貴
有應為女之有歸反此者為不賢為賤為九歸六五得中在上而有應
女之貴而賢得其所歸者故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
此其最也九二剛中而應賢且有歸而但求下不若故曰凶人之貞此
其次也初四二陽之中四賢而貴初賢而賤三上二陰之中上貴而不
賢三賤而不賢四賢而賤為无所歸辭論之既且不明而元歸者
與貴而不賢而歸者皆不足道蓋其元所歸以不賢之故元實不

之德卦論其象也又言日中則言人君有新瑞之失夫因其位也六五為乘廟之主宜來致在下章爻之才而用之則有變譽而吉動於上以將在下之明也六二為章義之才宜畫其在已乎悔之心而發之則无危疑之疾明於下以應在上之動也與五為比應者力足以匡之故日中見斗其指為猶可與五非比應者力不足以及之故日中見沬其指為愈甚凡言主者人君也初謂五為配主蓋本非同體而以陰陽相配合如匹耦然連臣之於君聲氣相求也四謂五為配主蓋本是同體而以承乘相切近如等夷然近臣之於君休戚實共也配主有異姓之卿言之苑主自貴戚之卿言之皆挾極其主之顯職而其主亦能來章則衆賢並致而无憂矣上六之豐屋韓家闕戶無人豐之極者歎之端盛之末者衰之始即永傳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之義并觀於豐之雷火也赫赫者絕焚焚者滅天收其聲地搖其熱亦可

經說之云二君下之上而剛以凌在下之人故喪之也而危厲不幸
 所以危也而剛以千在上之人故得其奔奔而憂慮不快喪而難得
 得所以危也而剛以千在上之人故得其奔奔而憂慮不快喪而難得
 平而處中所以得實而得人之信五位高而處中所以亡矢而成已之
 譽保其所有以爲養者賤者之善嚴旅指其所有以成功者貴者之善
 嚴旅也
 巽順之道貴得其宜不可過也下以巽順之道事上過則爲譎佚无立
 上以巽順之令使下過則爲文具无功五居大君之位剛得其故其
 所以更政命令既原之於先又處之於後有三日之又何其詳乎四
 居大臣之位柔得其正故其所以收放威鎮所足以奉上又足以養下
 知三品之義何其實得乎在上巽順如此可謂得宜矣以在下言之初
 與三也居陽位而皆不中應是勉以爲巽順初將進將退利矯以武勇
 三頻失頻巽不免於羞各累其矯之則初猶愈乎二與上也居陰位而
 皆不正陰柔隨以爲巽故二與三在下宜出於誠竟上巽在卦下已失
 其剛斷果能以誠剛二端贊乎凡此皆在下巽順之未盡得宜者也蓋
 居陽者皆不若五居陰者皆不若四巽所以未易言爲巽之不如謙何
 也謙者自卑以讓于人巽者自卑以入人讓于人者无所求也入人者有所
 求也同行異情不可以一舉論矣
 兌者說也以陰居陽之上此其所以說也上六牽引四五二陽以爲說
 於外六三牽就初二二陽以爲說於內皆小人邪媚之情狀而五比上
 故言孚信之則有居四比三故言疾惡之則有喜初履卑故和說二中
 實故孚信蓋初二君子之在下者樂道而不絕天尤人行誠而自心度
 體辟皆得夫在己義理之說也四五君子之在上者若不以三風十愆
 之欲畏其國臣不以三風十愆之欲亡其家皆絕夫在人誘惑之說也
 然則嚴說之道責於剛而戒夫柔者於此可見矣
 渙散之時非人君誠足以合衆志也近以涉險難嚴說施令足以鼓動羣
 羣有德行虎丘以收歸民心不然而也故象以假有廟涉大川文以汗
 大觀漢王居高言而大四場其德之力量之散四方之小羣以成一
 統之大功蓋君臣同心以濟天下之疾若也若初以二爲馬而資其拯
 二以初爲輿而統其安乃在下之人无以處其身而求援於人三與其
 躬以免肉上與其血以遠害乃在上之人不能救其人而僅免於身者
 也此四爻者皆未濟一已之淚而有待濟之君臣以歸之矣於斯時

也。而中。而某大統孟津濟而獲。於文王周公。其言故言之。

行。此子。

當位。即中正以通五窮。獲之故其節耳。而不苦四項承之。故其節安。而不苦。止。又速。各當其可。孟子之所以頌。舉孔。猶四之於五。也。用。合。行。極。通。六。通。孔子之所以俯。同。顏。猶五之於四。也。初之位。隱。以。不。出。去。庭。為。宜。二之位。漸。顯。以。不。出。門。庭。為。內。三。當。節。時。不。能。節。而。嗟。傷。上。之。特。已。極。下。知。變。而。苦。即。其。位。與。時。永。之。可。見。矣。

中。字。者。以。中。信。相。應。之。為。尚。而。孚。信。中。中。正。中。為。上。正。次。之。中。正。皆。不。足。為。下。五。九。五。九。二。鶴。鳴。子。和。我。自。爾。靡。孚。信。相。掌。元。不。盡。善。以。其。中。正。也。六。四。當。月。望。陰。盛。之。際。而。性。恐。信。之。以。私。也。故。其。能。初。之。馬。四。以上。而。從。五。而。初。亦。且。當。度。度。詳。審。不。可。速。即。於。四。以。其。正。而。不。中。也。上。九。當。天。衡。高。極。之。處。而。守。其。信。之。已。過。也。乃。惟。整。已。之。輪。音。下。下。而。從。五。而。三。六。惟。知。故。罷。故。不。勝。其。私。於。上。此。不。中。不。正。者。也。合。而。論。之。二。五。之。信。聲。應。氣。求。大。人。至。誠。无。妄。也。初。四。之。信。密。已。畢。彼。君。手。貞。而。不。諒。也。二。上。之。信。故。動。情。雖。生。死。不。去。也。信。豈。可。一。概。論。哉。

小。過。者。陰。過。而。陽。不。及。也。陰。過。則。有。以。傷。乎。陽。陽。不。及。則。无。以。勝。乎。陰。聖。人。於。此。正。欲。扶。陽。而。抑。陰。故。初。六。傷。九。四。者。也。則。為。九。四。謀。曰。宜。勿。過。為。禮。過。者。初。而。必。當。戒。懼。至。初。則。言。其。飛。鳥。之。凶。上。六。傷。九。五。者。也。則。為。九。三。謀。曰。苟。不。過。為。防。倫。於。上。則。必。被。我。害。至。上。亦。言。其。飛。鳥。之。凶。矣。飛。鳥。者。亦。象。文。取。卦。內。實。外。虛。如。飛。鳥。初。上。二。爻。正。當。為。翼。而。所。以。飛。也。二。與。九。皆。陰。居。相。應。之。地。二。不。過。其。祖。而。遂。其。翼。不。及。其。君。而。遇。其。臣。五。不。能。成。自。東。之。雨。而。徒。有。自。西。之。雲。不。能。弋。在。上。之。鳥。而。徒。弋。在。下。之。物。皆。陰。之。事。非。陽。之。事。也。即。象。所。謂。可。小。不。可。大。宜。下。不。宜。上。也。小。下。陰。也。大。上。陽。也。

既。濟。之。卦。以。六。爻。言。之。陰。陽。錯。居。各。得。其。正。以。二。體。言。之。水。火。交。構。共。成。其。用。而。外。之。諸。皆。有。整。戒。之。意。蓋。正。位。未。易。居。居。之。不。謹。則。所。以。邪。也。成。功。未。易。居。居。之。不。慎。則。所。以。敗。也。初。在。下。故。潛。尾。上。在。上。故。濡。首。二。三。離。體。剛。故。困。剛。躁。而。折。之。以。遲。滯。婦。欲。有。行。也。而。待。七。日。之。後。所。以。抑。陰。之。故。也。陽。將。有。克。也。而。至。三。年。之。久。所。以。戒。陽。之。好。勝。也。四。五。坎。離。體。故。因。凶。險。而。戒。之。以。誠。敬。而。以。濟。陰。而。有。未。初。之。戒。濟。也。以。敬。敬。心。一。取。四。之。陰。虛。也。於。以。六。而。宜。禱。祭。之。薄。交。出。以。誠。誠。

心。宜。取。五。之。陽。實。也。先。欲。速。好。勝。之。疾。日。上。於。存。誠。之。德。則。陰。陽。各。得。其。正。矣。第。得。而。而。先。僉。濟。而。凶。交。則。坎。離。共。成。其。用。矣。既。濟。之。美。於。斯。盡。乎。

未。濟。之。卦。以。六。爻。言。之。陰。陽。錯。居。不。得。其。正。亦。火。異。處。不。相。為。用。故。爻。辭。皆。不。取。相。應。為。美。而。各。自。有。義。初。上。二。爻。就。卦。名。言。初。在。下。故。濡。尾。上。在。上。故。濡。首。猶。既。濟。之。初。上。也。二。三。爻。坎。離。二。體。輪。以。居。陰。阻。之。中。而。三。涉。川。亦。坎。水。象。也。以。其。在。水。之。濕。故。涉。而。利。四。五。爻。離。體。五。克。輝。以。居。文。明。之。中。而。四。伐。國。亦。離。兵。象。也。以。其。居。兵。之。始。故。勝。而。遲。既。濟。之。九。三。即。未。濟。之。九。四。以。爻。對。求。之。可。見。下。離。體。自。初。至。三。上。離。體。自。四。至。上。皆。歷。三。爻。為。三。年。九。三。之。三。年。自。昔。數。至。今。九。四。之。三。年。自。今。數。至。後。皆。盡。離。體。而。為。克。復。之。期。也。入。離。三。亦。三。年。象。易。之。取。象。無。常。也。舉。此。可。類。推。矣。

作事無始 永無知恥

右第六節齊家者當以法已衣以軌象像以足用而於接物也能慎
辨于私不處事也則謀知知然則家宜有不齊于家齊而推之以治國
平天下有不難者特在其時位之何如耳

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獨立不懼遷世無悶 同而異 致命遂志
右第七節有治國平天下之用而不得時位以推之若獨善守死而已
也

厚德載物 厚下安宅 各民富康 勞民勸相 施祿及天下居德
則忌

右第八節有治國平天下之用而得時位以推之若當先於養民也
居賢德善俗 扶民育德 常德行官教事 有方觀民設教 教思
無窮容保民見 中命行事 施命誥四方 茲衆用晦而明 經

右第九節養民之餘當無以教民也
辨上下定民志 建萬國親諸侯 至日開闢商精不行后不省方
享于帝立廟 作樂崇德教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右第十節教民之大者莫若制禮作樂也
遠小人而惡之 明廢放而無所容 明罰敕法 明德用刑而不
留獄 折獄致刑 議獄緩死 執過有罪

右第十一節教而不政者待之以刑而刑未嘗先飲恤哀者之意然則
於無刑也

思患而預防之 除戎備戒不虞
右第十二節刑所不及者待之以兵而兵以防患或不虞不責於窮兵
備武也

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虞
對時育萬物 正位凝命 建明顯于四方

右第十三節教養禮樂刑兵之以序而舉則功足以立三思足以及
萬物統足以垂德世而治平之能事畢格致職正備齊之明效大驗著
矣

飲食宴樂 歸臨入宴息
右第十四節格致職正備齊治平之餘暇而後可以及於飲食宴樂日
休息也故以是終焉

小象

周公於爻辭有兩韻或一久中數句共韻如困九四來徐徐困于金
車徐車二句共韻九五剿則困于赤綬乃徐有說則綬說三句共韻睽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夫天目則輿掣亦二句共韻上九睽孤見豕
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言之孤孤牽車孤孤四五句共韻或一卦
中數爻共韻如乾九二見龍而田九三終日乾乾九四或躍在淵九五
飛龍在天田乾乾天四爻共韻坤六三含章六四括囊六五黃裳上六
其血玄黃章黃裳六四爻共韻其他以兩相比者以明而後同者
猶未易數然其用韻亦少不用韻處多也至孔子小象傳則以三韻求之
又以叶韻求之先有下韻者夫夫又以明理何暇用韻而周公既開
用於爻孔子又純用於象若豈非以又象之多累百精一義既廣大文
亦悉倫假韻以顯其多乎又非以民生之衆難知而寓感於易以濟
商行假韻以使其多乎由是言之文有理之車與理非文不行韻若文
之和韻文非韻不即聖人之用之也必有以之儒惟朱子屢言之爻
辭漸上九新于陸田韻而定陸字之爲通小象傳旁之四獨運實實韻
而言實字之當叶民六五以中其田韻而知止字之爲未承初六不知

極因韻而見極字之爲語而既齊諸象又備述叶韻之法於最易文之
有韻始大白矣雖非大義所關而學者其可以不之考哉第詳開用
故不可圖小象傳純用今係列于圖

愚於小象傳既圖其圖而後乎此者乾文云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統
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御天之天叶作汀則情情天平四用韻矣坤文云坤至柔而動也剛
至靜而德方後得土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乘天而時行
行叶作抗則剛方常先行五用韻矣其他二用之者才論也繫
辭傳下第八章云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安遷遠字自上繫辭平
聲作來與遷同韻一段也變動不居門派六虛居虛同韻二段也上下
元常則素相易不可爲與要惟變所適易適同韻三段也六出入以度
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先有師保如脫父母母子自上繫辭去
聲作來與上文度懼故同韻四段也和平其詞而探其方既有與常節
非其人道不虛行行叶作抗與上文方常同韻五段也全章自首至尾
五段十三韻尤爲奇崛歸退之所謂易奇而法者豈非此類也夫第以
之繫辭皆有韻

之繫辭皆有韻

之繫辭皆有韻

之繫辭皆有韻

之繫辭皆有韻

之繫辭皆有韻

之繫辭皆有韻

之繫辭皆有韻

之繫辭皆有韻

附見之於此夫古人於文或元韻中間以有韻或有韻中間以元韻隨
意出入斷續非若後人之拘者以古人無意於文非若後人有意於文
也惟其無意則文且不足拘而韻何足拘乎故音同則平可轉而入交
不可轉而入平韻近則此可從而入彼彼可從而入此觀於圖所列者
可見矣

文言

先儒所定古易章句定於漢代而後漢諸子皆以文言置象後漢章來
子惠棟呂氏皆以文言置象辭後魏經云文言申象象之忘則置象
象後為是抑於文言最詳坤文言稍畧餘卦無文言何故曰亦間有也
上繫第八章釋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以下七爻章十二章釋大有上九
自天祐之一爻下繫第五章釋咸九四憧憧往來以下十爻皆文言也
第乾坤文言今倫可以成卷餘卦或有文言或元文言奇零不可以成
卷故全倫者置象象之後奇零者附繫辭之間而已曰孔子作文言或
詳或畧或有或元不若象象四傳之元不析而明不若繫辭說卦之元
不綴而巳不若序卦之無不一以貫不若雜卦之無不兩以配者何也
曰文言非孔子作也象象繫辭說卦序卦雜卦皆孔子作之如春秋游

夏文學不能贊其筆則若之也孔子之如論語則門人自
記其所聞者也其在後世如語錄口以言之者師而筆以文之者門人
故曰文言口以語之者師而筆以文之者門人故曰語錄孔子之易有
文言在其間猶程子之易有語錄在其間也詳於乾者乾之最最大故
問者多也畧於坤者坤之義稍小故問者少也或有或無非餘卦者餘
卦之義尤小故問者亦少也由是言之則程朱二子皆以文言為孔子
作者未可謂之確論而歐陽公筆錄文言為漢師作者其疑亦洋然矣
何也其疑有三疑首章繫辭美已嘗言之則孔子引程朱所說也亦何可
可也其疑也疑其中度稱子曰乃諸師問者孔子何嘗不與其門
人相問答此又不足疑也疑其最疑如乾初九既曰下也又曰陽氣
藏即小象陽在下也之云者孔子先曰春之如此後曰春之如彼門人
一人記之如此一人記之如彼大同而小異俱以而無礙也亦不足疑也
曰然則繫辭中九稱子曰皆出於門人記其問答乎曰是也記之者為
難觀變易於孔子若商瞿者乎曰孔子門人其多矣非但商瞿得親
受易也曰楊雄作法言王通作中說莊子稱子曰為問答之式安知文
言繫辭稱子曰為問答之式若非孔一作子曰雄與通託為已之門

人記已所言為問答之式而實自筆之曰俗也不冠以已之姓氏而自
稱予示天下後世莫與之孟子若孔子門人之子孔子者儲也偽也儲
也雖與通則為之執云聖若孔子而首為之乎

繫辭

朱子謂繫辭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无經可附而自上下下十翼
之始作也推經而專焉於通論大體凡例如繫辭者固不以附經於
辭辭遂封各爻如象象者亦不取以附經也至王弼而始有附之者
一翼之分卷也又因宜而制焉簡帙多而繫辭者有上下之分簡帙少如
說卦傳者无上下之分也自孔子而固已如此矣今謂卷之分不分由
於經之附不附經之附不附由林論之通不通其謂孔子之時乎抑謂
王弼之時乎豈不可以云然矣

說卦

說卦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十四章皆以卦象為說而其區
別不過六者而已六者何也天象也地法也人身也物類也鳥獸也草
木也下繫第二章曰占者包義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
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故

卦成而象具也繫辭說卦其言一也特彼言其綱而此言其目今合而
觀之彼曰天象即此乾為天之類也彼曰地法即此坤為地之類也彼
曰近身非但此之首履耳目也稱五父稱平母之類正人身之象為三
才者也彼曰遠物非謂此之馬牛狗牛也為五金為布金之類亦物象
之屬乎八卦者也故彼列曰鳥獸之文以見鳥獸在遠物之外而又曰
與地之宜地之宜如青州稻梁甘州宜黍稷夏社宜松柏社宜柞之
類豈非草木之謂乎今圖以彼所言六者為綱而以此四章所取象分
屬之為目與朱子所分屬者微有出入然於孔子繫辭之本旨未
有忤焉抑朱子謂此取象與經不盡合夫孔子傳中之象不盡合於文王
周公之所取而又文王周公經中之象亦未必盡合於包義氏之所取後
世如邵康節又別取象不盡合於孔子易道何有哉又子又謂此
取象多不可既蓋闕疑慎言之意不其流於穿鑿也哉前後諸儒釋
往往互有長處今朱子已入于圖亦間附已見不復別其出於誰以
待明者之參訂云

附卷

易之名言取其義非取其字而漢儒以月為易則字固未嘗非義之

可寓易以道陰陽而日陽月陰之說也坎水生天一離火之
地二陰陽之始也坎納戊離納己陰陽之中也上經終坎離之重下經
終坎離之合陰陽之終也此易之大序也卦位難求坎西離南坎北火
位初二三離象四五上坎象此易之方位也坎方位无往而非坎離
則无往而非陰陽无往而非日月其故製字者今日月為易以寓陰陽
交易變易之義而作易者承以名焉於篆文日在上月在中月在下
下關而中關日上下望也日圓月圓望而弦望而晦朔也交易變易
之義於此乎在矣

易之作也由於天降聖聖至殷仲明古往時垂今來究其門戶可勝
歎而圖若是簡者蓋本以傳道之正統參以易學之專門而得焉爾圖
書出於天封畫作於熒熒黃之通靈神化而與堯舜皆有制器尚象之
功則其合於易者也夏商之連山歸藏而周武王又傳神機而得之古
則表裏於易者也而此之際文王已繫彖周公亦繫文而易跡著矣於
是孔子作十傳以翼之篇而顏曾思孟承之故類之族繼發於後文曾
之明德本於晉象以至易之盡性至命即所謂天命之性孟子之居仁
由義即易所謂立人之道曰義非有往於易者乎周子發太極易通之

說而即程朱張之說而之傳其意經之演周經以至漢宋之正義諸
章論易為精晦者之發蒙本蓋於易為備何莫非有功於易者乎上下
數千百年之凡二十人其間有傳道而於易无足徵則雖名世見知
如皋革伊傳不取錄重專門也有學易而於道或未能明則雖受業連有
知子夏商瞿不得與普道就也道者其善全專門者其深也然而未
有諸經先有此易未有列聖先有伏羲則造乎易之源者可以無乎道
之全矣故圖雖為易設而傳道聖聖在是焉昔者濂溪以易為五經
之源康節以易配四時之春流无不自乎源也時无不統乎源也大哉
易也斯之謂乎

圖釋自序

家君以易為我不知自少至長今年二十七矣而不強有所知知為見
神易道難窮亦才之不逮人也故每過庭之餘輒取所傳者而問之
之以為問學之拙策爾爾既久不欲廢棄壬子歲退自江右於從父水
陸五萬里東郭乙卯移寓老氏所居城關數載間以家君之命分求
在學者有段嘉賓之及士友數人出此傳以資諸賢遂集集成快盛
先有圖而後有辭河出龍洛出龜天四圖也嘉賓天文後天聖而圖

也故列于經傳之先象辭以原要知辭之辭以辨事物德乾坤之道度
是象文皆有圖諸卦之變備美又辭各有圖是為經之二卷傳承者有
取於卦之體也象象而其說或異觀象者有資於之知行德業而其
用各殊義之淵而永也然有條不紊火之奇而法也然有額可叶故或
圖其義我國其謂是為傳之十卷易之字合日月而成月之通觀聖賢
而得字豈特名也以符其真道豈待古也以垂法今故圖于經傳之後
復古易而不盡從宋日之說大采傳義而或曲暢經來之義者不敢
為使而寧為愚不識大端而識小之意也先儒言易如以子曾幾
提便然縱得未及言易如燭龍一陰一陽則一陰一陽明若其
陣使之統體光明乃更何益看不得詳說也故于於圖括其義於釋
其累而已既成筆得大旨之夫以呈于家君家君尼海之曰良變免而乾
不易也易之通如不然一卷石之山不足以盡之一勺水之澤不足以
大之然天則易堂以山澤之小而不與同其變化易則易皆以尔小子
之愚而不容窺其高深乎其藏于書簡之門者進而去取可也子
謹受命而退序其始抑嘗若繼之易書史之門子之為王序皆在後
古法然也後人釋經易史追跡于學者序序先之理或備其端予不學

原缺

景肅存稿卷之一

水災奏本

翰林院編修臣劉定之謹奏伏覲正統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皇上格謹 天戒引咎

臣等以屬科三條政自新訂諸人五言無慮於此之時天意即齊人心

聖明雖大禹已成湯青躬何以加之 退自思念

聖明雖大禹已成湯青躬何以加之 退自思念

伏惟 皇上格謹 天戒引咎

皇上格謹 天戒引咎

皇上格謹 天戒引咎

皇上格謹 天戒引咎

皇上格謹 天戒引咎

皇上格謹 天戒引咎

皇上格謹 天戒引咎

皇上格謹 天戒引咎

皇上格謹 天戒引咎

皇上格謹 天戒引咎

皇上格謹 天戒引咎

皇上格謹 天戒引咎

皇上格謹 天戒引咎

舉主竊考唐制常舉官上任三日內保舉一人自代吏部記其姓名舉

主之多者其人必合公論舉主之賢者其人必是善類遇有員闕選擇

任用臣願 聖朝舉職此制庶幾人以操行自飾不以奔競為務

一今武臣子孫徒有入學之名初無習業之實他日襲受職任掌管軍

馬不知忠義之可尚朝署之可用難望其盡節立功宜使訓誨講解武

臣大誥武經七書以前代忠臣名將事蹟比試之時畧考其能粗通猶

勝於儒然無覺是亦教忠之大槩

一守令之職收養為先今有專尚酷毒而以辦集得名因此謂仁恕為

迂闊肆為貪濫而以交託顯著因此謂廉介為面貶誠宜令風憲銓選

之司詳加察考不至賢否混淆 止莫辨

一近年以來富民有出粟賑濟鄉閭

朝廷旌表為義民斯亦饑年荒政然非明時常法若行之不已恐愚人

謂朝廷吝惜官廩未聞貧民受其賜急而輕棄

皇命常許富民私自施惠無且其間亦有誠非好義意生希恩倣此

寵光增其聲勢所捐於此者以所耳於彼者多宜然快官員 誥勅事

例犯至某等罪名者追奪之庶幾使其保守 恩令求為良善

一古昔人臣有親喪人君三年不任以事所以伸其孝於親故使忠可

移於君後世或以金革大事或以清濁重臣姑使起復 非今典今

聖明之朝科不足用凡諸文臣丁憂 至今終制以勸忠孝屬廉取

一京師政教之本今頗有淹奔之行宜令風憲嚴加禁戢其尼姑不許

遊之街市僧道不許寄住人家以厚禮俗敦化原

皇上寬其斧鉞之誅使天下才知之士有肯綮鑄而官以敦陳性聖之大

道指切當今之急務然臣又聞聖君敬天不以災沴既息而怠備政之

景肅存稿

卷之一

水災奏本

翰林院編修

臣劉定之

謹奏

伏覲

正統

四年

六月

二十

一日

皇上

格謹

天戒

引咎

臣等

以屬

科三

條政

自新

訂諸

人五

言無

慮於

此時

天意

即齊

人心

聖明

雖大

禹已

成湯

青躬

何以

加之

退自

思念

皇上

格謹

天戒

引咎

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

上皇至于漢外委以與元利者也至于晉宋既遭此禍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含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既來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飲其靈祿而不侵梓宮帝后因其構和而未歸未有君今日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

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又聽其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久矣雖非陛下所能適使之強然豈可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行之乎臣愚無知曉

敢條陳所見以俟採擇其一曰戰陳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託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玠兄弟三疊陣之法前一行刀槍擡仗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矛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倚倚迭為敵護庶幾不至狼狽又虜騎之來奔騰勇突必資刀斧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用八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歸世忠破金廣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衝人胸下衝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勝于大鎗之遲緩越趨也其

二曰陣禦昨者紫刺居庸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去名為關塞實則阻途窮尉之衆者長風之驅雲霧然無可度破益兵士聚勢卒卒敗敗驟驟疎疎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磨卒陣塞環隱如古者宜境分守之時因其地則聚橫縱盤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聚停高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其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以

昔古所嘗為必有致驗今武大悍將言下可泥然商之賢相不去手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徒假開此北老生傷儒之所信其言者也其三曰通使夫通使之職欲其內蘊忠信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出趙佐之勝以去儲就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

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考賈弼者所謂蘊忠信而能言語者也奈何往時專以譯人驅夫為之我今復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渠今通款者為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必載回日聞奏朕平不至招累起戎矣其四曰肅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金帛夫

泝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隙便寇掠畿甸今宜棄大少收集之際速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嫁變其衣服不許通其俗或以為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

以率制之或以為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漸化之况又者金

條之給減漕稅之勞臣嘗於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勸天聰結今者之禍可鑑矣其五曰練兵夫天下之民是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上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為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於是乎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日不識旗幟之色耳

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買販貨財以為商或習學技藝以為工而工商之所習僅足以補月錢之所費蓋民之志已為之變而為金銀以志奸究一旦率以臨敵如敵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金宜

痛革月錢之弊作新練練之政將有不戰而勝者乎臣之可也急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其勇銳者汰其懦弱者糴賞有厚薄費用可節補其六曰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既之禍民受其害也出費而於民也者民其何辜乎况守令之刻削於

民猶將時之刻削於兵也今宜於常年考覈之所除諸士朝觀之所屏糾者悉加嚴罰而不寬縱至如大臣舉官有犯賄私者必連及舉主夫思不加於貪吏則貪吏若寡矣前不貸於舉主則舉者慎矣

民豈不蒙其惠乎民安而邦本固雖夷狄外侵而邦本內固其保固永世之良圖也豈可以目前不暇而謂此為迂緩乎乎七日選將夫將材罕得天之生材豈專在於將門乎取諸屠沽之夫而漢賴以王彼揭門之人而秦賴以伯至於趙括者豈非趙者之子然殲育於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頸於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

者若石車楊洪是也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地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援十得五間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矣

其八曰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得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得其將昨者遺石亨于謙等將兵禦塞未聞其摧陷腥羶獲回鑾轡但送為購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

宜自伯爵降為侯爵議由二品降為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國祚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國祚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忠義者功業公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浚之罪皆離之從去進而沒解都督之職侍役後故乃復

前官今宜使守其位居舊職勿受新陞以崇舊之節以作敢死之氣
他日勛名振而後知亦何晚乎夫既與而不忍奪者結息之政也既
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
治平可計日而與矣至於昨有臨陣而死者有棄關而生者亦宜急加
賞罰庶幾恩及卑賤而人知所勸法行賞罰而人知所戒矣其九曰
議政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官不行夫大臣當總攬
推綱親夫機務如大衆之領不可以倒置大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
事有早朝未及央者宜日使使致遠臣俾於側大臣奏於前官官
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君臣之間詢謀咨
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其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

陛下遵而行之則決於萬機也蓋以熟而察於百官也蓋以明
新天命蓋隆矣若乃仍如前日每事但以素本進入言意批出
臣恐偏聽生奸彼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於雍熙也凡此皆其見於政
治者而尤必以德學為本臣請得終言之其十曰德學大入主之德
欲其知如日月之明則可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懷群生勇

左篇

如雷震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
宋賢相司馬光之吉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為光之所謂
仁明武即中庸之所謂知仁勇也然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於學夫
成湯之聖學于伊尹武王之聖學于箕子皆謂聖明王全由天資不
假學力哉然五經諸史之情儒生且未易掩視而況於人主正謂經
莫要於尚書春秋史其正於通鑑綱目

陛下宜潛心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善惡顯而觀之則於為君也
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取
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本崇之患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取外
臣也既知有蕭道濟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
其為知本勇之助豈不大哉苟待若前日使儒生講其善而避其惡是
猶飛道路之有陷阱開目而不視恐魚肉之有低機掩鼻而不嗅其不
至於誤食而唯其行而致害者矣伏惟
陛下以不世出之聖當大有為之時誠能本於學以見於政治則天
下之大尚如金甌之完固而未始有亡也

恩可全

祖宗之合可復而何難哉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懼伏惟擇其言而
赦其罪幸甚

正統十四年己巳十月二十五日 已時進三十七日於奉天門奏奉
聖旨他說的都有理著多官官常行的便來說務在至公不要惡忘十一
月初十日大子太傅禮部尚書胡濙等官奏奉前事奉

聖旨是著總兵官每每日尚茶膳庫車馬以備餉三日五日一次來報
成效如今若又因循怠慢臨期休說軍馬不曾操練其餘已行的罷該
照舊的照舊該整理的都便整理

水利題本

翰林院侍講臣劉定之謹題為水利事臣聞著為治者因天地自然之
勢而享其利不善為治者違天地自然之勢而受其害竊見黃河自昔
從淮安徐州濉州諸處分派各出近年淮安徐州枝派皆漸微小惟濉
州派派益大以至濉州濉河潰決堤防沛然東注漫為鉅浸幸成大川
闊廣十數里深廣十餘丈其勢若燭天河而東言不可止也朝廷
雖嘗脩築堤防以止潰決之勢又豈作浮橋以接堤防之缺而終不堅
固蓋天地自然之勢人力所能成敗豈淺人有言河決不可挽止魚

人存傳

燭不可復完宋蘇軾章制詞會同河者有曰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
成之役誠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蓋謂此也宜持其有然使水勢
漸有所歸乃徐為之圖亦何必急於勸民哉然而河決固為害而其間
尚有利可因何也濉州北至臨濟南至徐州一百里中舊時濉河水小
全賴開與月河隨時放開以節縮水利方可行船今河決之後大勢雖
已東注而餘流入濉河其水不小月河可以不閉開板可以帶移矣然
任事之臣不知變通仍守舊法其意不圖欲持權柄阻節舟船而更
財利盈滿已私尔然而利歸於私而害歸於國兩謂害者其小未足
言而大害有四其一曰橋壞石開其二曰濉決口地其三曰留濉漕運
其四曰助成河患所謂橋壞石開者月河常閉則水勢漸趨於開洪波
鉅浪交射激激未久而不壞及其既壞未易修理凡此開者皆前代
作其始 聖朝成其終累百十年方成大利益可不相時修補以圖久
遠哉所謂濉決口地者月河常閉則不足以分減水勢而旁近田土被
其淹沒必多此皆民所賴以生聚居止耕鑿食飲者豈可棄為魚蟹
蒿之場也所謂留濉漕運者月河常閉而開板不常格雖不阻官船然
私船多阻則與官船有相抵牾乎凍寄住以至遠方軍民殘年不能回

雖新年不肖重慶運未有不測而前者其所謂助成河患者月河常開而閘板不常啓則水滿而決決之虞其勢愈甚是助之使決也越年歲既遠入地益深則清河之水亦漸傾瀉與之俱遠至於乾枯涸寒而清運全阻矣豈非國家大害乎蓋自古立國必因大河大江以灌漑天下而燕劉之地古不通漕至宋之中世河徙以成漕路而金元三世始得移其水以先焉

聖朝開闢億載太平之業今復自塞漕源其禍一非天助者乎乃欲備堤防作浮橋以塞其決是所謂違天地自然之勢而違其害也若不閉月河常開閘板以疏通之所謂因天地自然之勢而事其利也豈近因差使往回觀見其病切備近侍不致隱默謹題請

右此題本因往南京考試還朝進奏

部知道
急情題本
同經局沈馬蕭翰林院侍讀臣制定之議題為唐惜事今者唐使還朝漸近朝廷定議不遣使臣回奏其秋致其來報而提擬之臣以為待

廷秋之道但當為應兵不當為禍姑若廟堂之輔算無遺策提擬之將孰有必勝以斬勝而圖永安固臣子所深願豈但謂其成功敗猶未可預計則臣尚願

陛下廣天地之量止雷堤之威含容醜虜暫遣使臣其或以和往彼以系舉則足以增我師之直氣免吾民之怨怒若由此皆羈縻之則歲年之後國家開暇選練將卒愈精修築城堡愈固賞罰愈明貴族愈克廉潔諸臣無纖微之患口外名屯有勇發之勇無後顧之憂亦未為晚也今者掌武之臣雖謀退託懼當兵任各部之臣合辭陳明乞曰唐使衛所之兵似有虛數數旬之民望風遁逃則成敗猶未可預計也

陛下何汲汲於遠氣論信寡謀以萬姓之命使一府之勝哉臣愚係不達時務請以古者和虜事勢可否戰之若謂和虜之後唐費不貲我之富則漢文帝在位二十餘年用諸軍物如匈奴宋仁宗在位四十餘年用金帛等物如契丹為財甚久為數甚多不惜其費未聞當時相為不當也今宜比此例量與汴宋之唐兵未加而要割藩鎮報質親王必不可和若比戰若謂和虜之役唐取未定和虜之武則漢高帝唐

臣於平城而後解唐高祖先風已於突厥而後仲不報其望未聞當時謂為不武也今宜比此例與南宋之初唐使招諭而高祖父兄數節事說不可和者比戰若謂和虜之後唐費不貲我之富則肩頰其父而棄敵物沒高祖和唐之德蘇文秋其君而唐於御唐太宗降兵不其罪未聞當時謂為不義也今宜比此例量與春秋之法中國亂臣天子在所當討必不可赦者比哉然臣謂不惜其費不報其望不計其罪者非因循偷安上於是而已也誠願

陛下聖德於乾健離明而不自足免聖學於日新月盛而不中止以為用所策之節錄殷契狄之報本臣計愚言然矣初大小群臣同情故若但矣兵部則臣之言必不見從如木校石而生民之命如以內武氏少有全理美益和與皆所以待敵而兵部以不以為請如至臣中所以治病而不陽必不以藥為託各護其所短而欲見其所長保身愛國者不可偏聽而當慎擇也干冒 天威伏候罪誅謹題請

景泰三年壬申十二月二十九日已時建寧日百時於 奉天門奏奉聖旨唐情請許難以預計前者他未求諸使臣累著文武官每計議有言違的又有言不違的朝廷已斷定不違了今制定之又言要差使臣該部會多官人從長計議傳當來就景泰四年正月初三日少傅孫太子太師禮部尚書胡濙等奏奉聖旨

景泰三年壬申十二月二十九日已時建寧日百時於 奉天門奏奉聖旨唐情請許難以預計前者他未求諸使臣累著文武官每計議有言違的又有言不違的朝廷已斷定不違了今制定之又言要差使臣該部會多官人從長計議傳當來就景泰四年正月初三日少傅孫太子太師禮部尚書胡濙等奏奉聖旨

無版之求教以聯國不亦藉故使其盡削佛老之權而移以施於所
常用耶或謂其與禹禹則所康之禍不若其修乎

十六日早辭周 府賜東書堂法帖出外西土城門行三里餘
建慶黃河者四共前三處是衛輝延津州度者廣三之取右一處視前

三處所渡者廣又三之既度登岸又西行數十里中是汝州也渡至中
中牟令以其縣圖見示云冬春水漲之時河流分派如此然大小多

初不遠至夏秋水漲之時則全縣之地皆河所行但界有田堤高岸此
手稱漫中再乃知禹貢所謂相為九河同為通河者河之勢往往如此

也十七日至鄭州
工十一日赴周世宗陵所

二十二日祭畢還行宿於鄭王魯公署陳亮曾公亮歐陽永叔墓
皆在此驛惟陳氏有子孫

二十三日過漆水清溪可徒涉問其土人云水大時上與高岸平其源
廣十倍于今已改其舊道毀後修以為常自鄭州至是山亦多平野盡

火路往往出乎穹崖絕壁之下亦間有負者鑿穴而居之以其上堅不
傾頽故也早棧祠在路旁古柏森然可愛晚宿密縣

二十四日至登封縣在嵩山之麓仰視岳君不甚高然前此建日山行
多升少降蓋群岡環峙數百里外積累層疊至登封而其高已在雲

際矣嶽即入室山也方廣巖峻其西少室山稍平小然尤奇怪磊砢大
室二十四峯火室三十六峯橫青素峯伯仲頽其四遠諸山若環拱

而尊仰之然
二十六日往觀啓母石于嵩麓惟南子云為治水至此化為龍壺山氏

見之而慙化為此石萬云還我子石破而啓生其說怪誕不足信其實
此山之上多是石崖壁立山石侵高墜下者也大都夏屋其下岷嶠處

可坐土數人前後遊者多題名字與潘岳泰和晉君象言亦題名而去
循山西行二里許至崇福宮有鑿石九曲引水流觴處又西行五里許

至嵩陽觀古柏三株其最大者合五人抱之乃僅能周其下刻石云
漢武帝封嵩大將軍穿碑任其南李村前撰文述明皇道人煉丹于此

今現已廢惟野人獵其社取其殘瓦斷礎以為牆壁而耕鑿其旁柴門
無徑出入焉而擅其環抱奇秀之景難丈相間三四家甚可樂也抑不
知山君地天塞夫昔之見于此者幾幾夫今之見于此者欲求伯生詩
云人言嵩陽好隱居三十六峯常對白水竹田園金可國謝安吟

也又西北行六七里陟高嶺險所昇蓋王寺則向所歷者皆在
且下方其景孤寒惟世外之人能安之已午食有菊簞予之不得食

此也十年大困潦然動收山之思念界之西行二里許至嵩嶽寺而歸
二十八日祭于欽祠後投殿殿北五宮宮左室祀九子母右室祀七

神像南為亭臺中 像仲如仕之像于北壁此外亭宇尤多碑刻不勝
數右四鐵人甚大

二十九日過火林寺達摩而達摩遠遊嵩嶽傳聞中斷高秋大禹所
鑿也又下十餘里為平地此嵩嶽者原四方居高崇子弘為武

后所設建德為孝敬皇帝所葬也其旁小廟附祀者甚多石獸鼎碑
歷歷可數然無不毀近觀則洛河宿儒師

三十日過李家城即周公所卜遷才求以為一都遷後頑氏之所也其
後又名金城城至密居之今墟以名焉城中皆由無人家驛路貫其

中洛陽有漢明帝時白馬寺即伊洛道官迎于寺又東行三十里入
河由即周公卜上洛水東漢水西為王城是也見日見

四月初三日出河南城西過嵩山城數里及石梁金谷園渡澗水至
伊洛

伊洛王墓
初四日祭畢 伊府縣表哀銀兩辭之敢受今洛陽縣領回還府

初六日過伊山以伊在洛陽之北故名北如山山之北為孟津縣
縣治之北為河之北漸高為大行山麓六行北山夾河而東故

河流狹而不全而不分定而後自古及今為津渡處大行高遠倚
天莫見其際即山長平數百里若城堞堤岸故世謂大行為天下春印

山為神堤云
初九日詣漢光武祠陵上皆柏樹以其大小度之是百年內所種者

非古物也
十一日過黃河至孟縣即古河陽也有東城西城南城所謂河陽三城

節度使治所也今城皆廢東城在太行山下水發源於山者三册
水沁水濟水皆會于陳橋城下然沁水之發源河而南不為河所吞并今

之濟入沁而沁已為沁河吞并矣其後黃河之流既皆入沁沁
復入河而河與衛河相 近黃河者故分沁上流一股入衛河如此則
河也沁也衛河也沁沁水可通沁水可通沁水可通沁水可通沁水可通

十二日至修武得武王
殷帝所封望雲縣北故
十四日晚望雲縣北故
得迷失靈子以見河間人也
二十五口至京
二十六口至京
二十七口至京

命

孫齊存稿卷之二

孫齊存稿卷之三

經是周易緯章
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
從其類也
這是乾卦九五爻文言孔子所作以釋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義蓋龍
變化不測為四靈之最乃陽物也而雲則陽氣也故龍與雲相親而雲從
以騰虎威猛死敵為百獸之君乃陰物也而風則陰氣也故虎與雲相
而風從以生大陽氣之從龍陰氣之從虎無非各從其類况夫九五聖
人與人同類而起然作起出乎人類之上以為人類之主則天下億萬
人物之類豈不爭先快覩仰觀戴服哉然不但龍虎似於聖人也極其
大而首之陽氣成象確確在上者為天而日月星辰本陽氣所生則親
依乎上陰氣成象確確在下者為地而虫豸草木本陰氣所生則親依
乎下夫本天親上本地親下示非各從其類况九五聖人得位行道如
天之高明如地之淳厚則天下人類豈不尊之猶天親之猶地故所以
然者以九五聖人備剛健中正之德剛健則不屈於物欲中正則不倚
於邪枉以是德而居是位故天下投之若星也臣竊觀古之聖人若堯
舜禹湯文武皆起自鴻濛升居天位而當是之時臣民傾心治化車
蓋皆本於是德也伏惟
皇上得龍飛虎之位登天而地厚之化體乾文之義德配天地
海幸從萬世永賴不勝幸甚
常有乎先王古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這是需卦象傳孔子所作初九伏養望道需卦內為乾之剛健外為坎
之險難以剛健臨險難需待而不輕進故其卦為需文王卦辭曰需有
乎先王吉孔子釋之曰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卦辭又曰利涉大川孔
子釋之曰往有功也蓋需待之道貴乎守信處於心誠實充諸已則其
所行既光明而又亨通既貞正而又吉利所以然者就低致之風由九
五居天位之需備中正之德不偏於私意不倚於邪欲先所大過亦无
所不及而然然尔夫人君之德既若是則以之拯斯世之艱厄救斯民
之險難往必成其功動必見其效矣臣竊觀古之帝王雖莫不急於行
道勇於濟世然而必待之以阜誠本之以中正若舜之精一執中溫恭
允塞此舜之手段中也故用以誅四罪而天下咸服豈非舜濟險之功
乎若湯之驅龍逢中彰信此湯之手段中也故用以十一征而天

上無敵豈非湯武之功乎
上疏文王孔子之所言法度德意之所行夏商周中德以隆其大之德安華要操外夷以成其大之功

宗社幸甚萬世幸甚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這是周易大有卦大象孔子所作以明天有此盛大富有之象而君子有治其盛大富有之道切先伏義蓋卦以節如乾名曰大有蓋離象為火乾象為天離在乾上即火在天上大在天上即日在天上也日為至陽之精離火之輪故炎赫流金而古人以陽德取火於日豈非日即火乎日在天上照見四海九州之廣萬物無類之衆洪纖高下靡不照立有形皆著象先照可謂盛大矣可謂豐有矣故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如何體之哉蓋此君子德之至明如日也位之至高如在天上也當盛大富有之時若君臨主華之地而體是象以治之觀夫重霜霜見日而消陰陽之理見日而散則蓋之以道絕天下之惡人親夫和風慶雲日映而轉蒼生黎獻日出而作則體之以揚明天下之善人然道惡非私惡之也順天休命之元是也揚善非私善之也順夫

天命之有是善也君子始焉當治空德能使無惡於己履仁遷義能使有善於己與天命相合無間矣而又以之遏絕天下之惡人揚明天下之善人由是惡人皆消退而善人皆登進善惡相消相長而後君子之治可常保

先天泰祐之隆可常存矣
其仁如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若文王純亦不已合於天命光于四下顯于天下皆能體大在天之上象以治其盛大富有者也故帝堯時明揚以用舜禹而咻嚬以退共工驩兜文王之時紂惡以遏絕旅善以承而廣大公室非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之實跡乎伏惟

皇上體伏羲孔子對象之曰法法堯文王敷治之時體乎日而燭幽察微以昭御天下之大而有而命時時以徽德天下之善無永建

是極克享

天心萬世幸甚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廣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這是易經豫卦大象豫之下卦是坤為地上卦是震為雷震神上上

雷出地奮之象是化有雷發伏藏重在於易內微雷地揚卦孔子天鼓這大衆說初雷發在地中不聞其聲及至出在地土奮發震動其地而雷自出之聲發發草木之萌牙乃是天地至和之氣也這象雖在天地然而先王將來做什麼用正好用來作樂崇德先王謂如堯舜禹湯文武人只見先王將那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般樂器做出宮商角徵羽五般聲音更唱迭和這是你樂然不知樂的音聲微那雷的音聲樂的和氣微那雷的和氣微這微妙處所以能奏樂顯出王者之德如舜作大韶之樂能震發萬民之德如武王作大武之樂能震發萬民之德既既樂王者之德所以可敬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故解微樂音用於無事用於尋常祭祀亦不為盛到那知祭上帝配祖考以舜作大韶之樂以宗上帝便配以顯顯是祖考是祖考是武王作大武之樂以宗上帝便配以後後是祖父是祖父是乃是用樂之盛蓋下由此觀之有以見先王自和其和因樂而發于聲音春生夏長天地之和也故雷奮萬民人安物阜天下之和也故樂作萬民安和之和不以作樂又有以見先王自和其和因樂而發于神明所以子貢說聞其樂而知其德特經說神之德之中初且平而外有德之樂不能以感神伏惟

往明修至德于心庶至和乎四時然後大樂與天地同和為之郊廟上帝歌享祖考來格實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福天下幸甚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這是孔子所作大象傳以釋伏義觀卦之象言先王體造化之德觀民之為卦下坤上巽坤之象為地巽之象為風風行地上無聲不聞也物不被春時風自來夏時風自南來秋時風自西來冬時風自北來旋轉四方鼓舞萬物所澤而益所以而樂所發達而宗廟惟接而澤乃造化遊歷現見以施其恩感賜令之象也故曰風行地上現古先聖帝明王體此之象以巡省方觀民設教如春應東方至于泰山夏應南方至于衡山秋應西方至于華山冬應北方至于恒山愛玉帛

黑馬之贊以現其北而遠通之同律度量衡之器以現其制而禮樂之現列國之土地闊田野畜養先聖聖德在位則知其民不蒙治其君之地現列國之土地荒蕪遠絕失畜捨先在位則知其民不蒙治也而制其君之爵觀民之耕而補其不足現民之欲而助其不足現民歌誦之所美而實其善現民歌誦之所刺而罰其惡此若此者無非歌也故曰先王以省方現民歌誦之所美而實其善現民歌誦之所刺而罰其惡此若此者無非歌也故曰先王以省方現民歌誦之所美而實其善現民歌誦之所刺而罰其惡此若此者無非歌也

夫先王之大意乃為治世之良規有虞之時五載之內諸侯來朝者一而天子一巡狩以視之成周之時十二年內諸侯來朝者再而天子一巡守以視之其世降而其地簡者良以統御漸廣德漸盛故也至我聖朝際天幅地罔不臣服

九聖之尊不輕出以教主威萬衆之衆不數動以勞民力巡省之典雖不用然觀視之教亦不廢三年

朝親萬國會同所以勸懲然陟其教罔不備也伏惟

皇上聖義孔之經旨

祖宗之典常拱手垂衣皆親坐周於宇內躬行心得教化遠過於先新世斯民不勝幸甚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淑大川應乎天也

這是周易大畜卦彖傳初先伏義蓋卦到那下乾上艮的卦名曰大畜及至文王作彖辭曰利貞不家食吉利淑大川是以孔子於此作象傳黑解伏羲的卦名文王均象辭其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是

存稿

四

解卦名其曰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食賢也利淑大川應乎天也是解卦辭大畜之卦下乾剛健外艮為賢輝光自人君言之存乎中者如乾天之剛健不息見于外者如艮山之篤實不虛輝光不掩由此今日德行盛似前日明日德行盛似今日亦如天之萬化流行山之百物發生愈見廣大高明豈不是日新其德此所以為大有畜畜之君也既是大有畜畜自然以其所畜者作為於外今現此卦六五為大畜之君然有上九陽剛之賢在上而又以艮止之德止畜那乾健在裏面夫人君之位如天之高豈不尊哉然又尊為那陽剛之賢不肯輕慢賢臣人君之德如天之運豈不健哉然又止畜那剛健之性不肯輕用威武是故屈意以從諫導師而重傳皆是尚賢利可用而欲極刑兵可用而欲假兵皆是止健此所以為大得貞正之德也人君大有畜畜之德又且大得貞正之道所以天下賢人不食于家而食朝廷之祿豈不吉乎皆由人君能以爵祿養之也天下雖有難事如大川之險亦可以濟涉皆由人君能與乾天相應也夫人君所恃者天與人而已今也養賢而賢人來食其祿應天而天道功濟其險朝廷上上言皆賢人君子為我所養海宇之內百姓皆以我為難險阻為我所就如此

則豈非聖明之君乎哉且如商之成湯天錫勇智而伊尹可高之德然必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自止其剛健此所以能用伊尹仲虺之賢而應天順人也周之武王宜聰明作元后可謂有大畜之德然必以致勝急以義勝欲自止其剛健此所以能用大公用召之賢而垂拱致治也唐之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可謂有大畜之德然必畏義好賢焉標為善自止其剛健此所以能用房杜英衛之賢而濟世安民也蓋內要剛健以為之本乃是大畜外要止健以為之用乃是大正下要養賢上要應天乃盡大畜大正之道伏惟

皇上玩義文周孔之經法湯武大宗之跡動如天徒靜如山止教聖思以養賢體天心以濟世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象曰山下有雷順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這是周易順卦大象傳孔子所作言君子體造化養物之象以大其養道也蓋伏義蓋卦上艮下震名之曰順以卦象言之艮為山震為雷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發其萌芽為順養之象以卦德言之艮為止震為動止下動為順領之象以卦體言之上下二陽中含四陰外以內虛為順口之象故曰山下有雷順君子體其象若之何哉

存稿

五

以順口者言語之所發出而飲食之所從入也君子慎其言語之出於口于以養吾之德節其飲食之入於口于以養吾之身若乃有天下之君子非但口之言語為當慎也凡命令政教施於人者皆宜慎之使其必當而無失非但口之飲食為當慎也凡貨資財用養於人者皆當節之使其適宜而無傷如是則王言如絲六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綸而言語之布於天下者煥乎矣生之者食之者分為之者疾用之者舒而飲食之養於天下者沛然矣此養道之大所以無外也彼不知慎而之方者以為惟其言而莫予違何患乎不行而慎之惟辟玉食何患乎不足而節之則非養道之所宜然者矣故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臣嘗考之舜告禹曰惟口興戎傳說告高宗曰惟口起羞皆慎言語之謂也禹之惡言酒武王之重民食皆節飲食之謂也古之聖王其於養天下之道蓋如是也伏惟

皇上體伏義孔子易卦之象法虞夏商周聖王之道養德與身聖壽永綿於億載約已澤物

帝治廣被於萬方臣民何幸身親際之

呆齋存稿卷之三

系辭傳卷之四

經傳周易諸章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這是周易晉卦大象初伏義畫坤一離上之卦名之曰晉後來孔子作大象謂離明即日也坤即地也離者坤上乃日出地上之象故名焉晉蓋晉乃明進益盛之義日出在地一雲霧開解陰翳退散四表洞燭萬類畢照豈不是明進益盛易既有此象如何體法在乎君子自昭明德而已蓋天之生人本有一日光明之德虛靈不昧足以具衆理應萬事煩索人為氣質所拘物欲所蔽因此不明者有之君子却自家去昭明即已之明德使他依舊光明然如何死昭明他必須格物致知以知其理誠意正心以體其理然後已德之乃无毫髮之間不充輝光顯發之事不曉了也此是人人皆當如此死

帝王之尊與天日一般天之所覆我皆覆之日之所照我皆照之若不自昭其德如日之明何以治天下本是以帝堯克明俊德舜身濬哲文明商湯懲非大德文王武王先王四方顯于西土皆是自昭明德而孔子於此既言之及作大學之書又以自昭明德於已無後無再家

治國平天下同此意也伏惟

皇上德配天地而尤思其明德後天下安矣而聖得其安如天日之運如堯舜湯文武之聖以合於大易之書大學之道天下尊焉萬世幸甚

象曰天下有風姤後以施命誥四方

這是周易姤卦大象孔子所作言入君體天化民之道蓋伏義所畫姤卦上體乾也其象為天下體巽也一風象為風乾下有巽是為天下有風也其象為物者莫大乎天无遠而不屆施其物者莫疾乎風无遠而不周天有常尊而為風之所出風无常用而隨天之所施施教風之溫於春薰於夏者天所以布其惠也肅於秋於冬者天所以行其威也大山廣海之空曠電聲壁隙之微細風无不至焉則天之恩威亦无不至焉矣故曰天下有風姤姤者遇也言風之與物相遇也天之有風猶君之有命也人君體天下一有風之象或施其命以賞勸或嚴其威以刑罰其命以前罪惡惡出諸口而二都俞吁咻之音書諸冊而為制始勅諭之文莫非命也皆所以治人而其施命而諸東及乎日月之出西及乎日月之所入南及乎交趾離離極熱之地北及乎若毛飲出極寒之虞无不奔走而聽順仰戴而奉行遇以養實而仁恩決乎項

正其德而義教揚乎心志是命令者君所以與民遇之具也故曰有以施令治四方良皆考之先典舜禹雍容和平殷盛周詩詩履德則信手施會時而足以致雍熙之化舜禹世而足以貽治平之規也伏惟皇上體乾其白然之象法帝王已然之跡文命承于四海而風化行焉帝命式于九國而天心享焉宗社民不勝幸甚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這是周易豐卦大象初伏義畫至上一離下離之卦名之為豐後來孔子作大象見得震之為象雷之為象雷之奮發鼓動人无不驚重之光耀閃爍物无不照而有威之象雷有明察之象上天威顯明察見於雷電皆至之際可謂豐大矣而君子體之則以折獄致刑蓋君子乃有德有位之君子上而至帝王皆可謂之君子也此君子奉天命以攝世故體天象而為治體電之明則以折獄致刑折獄致刑乃斷得其情也體雷之威則以施刑刑則以折獄致刑折獄致刑乃斷得其情也雷電皆至帝王則刑獄並用然必先以明折獄然後以威斷其罪若嘗考於古之帝王其明與威有之不足則其刑獄必有所失若亦望漢武之時嚴刑峻法諸案累任用刑而禍亂隨生之吏以繩切

臣下誅錮

臣下誅錮蓋可謂嚴矣然其所刑者无一人由其不明故也又若唐明皇明知李林甫之邪惡猶欲用之仁宗明知王欽若之奸邪猶欲用之不容不謂正其德由其不威故也由此言之明而不威則會有罪厲而不明則則誅死罪以秦漢唐宋之四君不威及古先帝王之治也若帝舜之聖神文武而後繼謀共工放一怒以夷天下之民蓋其明威至故也雖然自又聞之天之雷電不常用故所誅戮者少而懼者衆不敢犯非以禍天之怒帝王之刑獄不常用故所誅戮者少而懼者衆不敢犯非以千君之怒使雷電而常物不違矣則獄而常用民不安矣故有虞之刑期于無刑成周之辟以止辟然則明威之並用于刑獄者明其知也威其勇也明威之不常用于刑獄者乃其仁也知仁勇帝王之所以治天下之達德也伏惟皇上鑑秦漢唐宋之失法虞舜周武之德明威並用知勇無害而終之於至仁以安天下以合天道國家幸甚萬世幸甚

象曰風行水上巽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這是周易巽卦大象初伏義畫卦上坎上巽之卦名之曰巽至孔

皇上體人易之卦象鑑先王之成憲益隆誠孝之心以膺天人之歸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既示其下體雖也於象為火上體坎也於象為水水性潤下若又

物下則其潤不及乎物矣火性炎上若又在物上則其炎不及乎物矣
今馬水在上火在下水受火之炎火資水之潤以之烹飪燮履而為
以之淬鍛易頑而為銼其存於性為高明況若互相克剋而無制柔之
過其在於命為心火腎水互相涵養而無疾疢之侵其在於家為夫
婦內交相愛而家齊其在於國為君上臣下交相孚而國治此乃水火
各得功用既已成濟之象也故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體之持若何哉
蓋君子者有德有位之聖人當齊治平均之位者也知夫亂不生於亂
而生於既治之後敗不生於敗而生於既成之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
勿謂何害其禍將大是以思其元形之患防於未萌之先惡旨酒而不
御防後世之將以酒亡也屏聲色而不近防後世之將以色惑也不濫
器不雕珉防奢侈之為患也不合國不掩群防弋獵之為患也以至懷
胎百姓患鮮鰥寡則可以為民防而無斷折之患矣張皇六師備尔重
上則可以為兵防而無削弱之患矣明目達聰容言納諫則壅蔽之患
可防焉總攬乾綱收攝威柄則陵替之患可防焉故曰思患而豫防之
臣竊惟自古以來天下未嘗无患也惟思則愆知不思則不知矣人主
未嘗无防也惟豫則愆

聖之本只言載於洪範孔子告君以稼為立事之方其言載於中庸與易相表裏也伏惟

上學古德並乾坤華百聖傳心之微言而沿周物表歸萬世垂統之大業而明炳幾先宗社寰海不勝幸甚與天地相契故不遠知周乎萬物而適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上敦乎仁故能愛

其賦於人莫不有知之性然人不能盡而惟聖人能盡其知地道不外乎知故乎仁故其賦於人莫不有仁之性然人不能盡而惟聖人能盡其仁知所以知之仁所以行之也聖人所知極其高明與天相似而即不違背乎天聖人所行極其博厚與地相似而俯不違背乎地故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惟聖人之知似天則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彼流邪適之言而莫匿其情知微彰柔訓之道而不昧其幾然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今也聖人之仁似地又係饑者濟之以食寒者濟之以衣營東郊西屬荒不漸被越南冀北化死不暨及則知及仁守互相顧又何過失乎故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違惟聖人之知似天則能旁行推變如

子事父也當臨井之時則通知其變而旁出于孔丘事君也當臨難之時則通知其變而相遇于巷衢權主於變鉅主於常今也聖人之仁以地又能喻中正通為人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敬則行權守經互相資又何流蕩乎故曰旁行而不瀆繁而若是者猶未見其知之篤仁之深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有以樂之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有以知之則无一事之可憂其知益深而无往不與天相似矣故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所憂之士隨在而安所存之仁隨在而致則无一物之不受其仁蓋篤而無往不與地相似矣故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聖人之盡性有如此者臣嘗觀之古之聖人可以當此者其惟舜乎其知大知可謂盡知之在矣其孝大孝可謂盡仁之性矣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袿與琴若罔聞之知足以樂天知命矣耕稼之地陶原之虞始品成邑久焉成鄰仁足以安土敦仁矣是以耕之者曰如天之无不獲也如地之无不載也雖甚盛德茂以加矣伏惟

蘭

這是周易係辭上代孔子所作以釋同人九五爻辭言君臣同
之義蓋同人之其九五以陽而中正居於上而為君六二以文明中正
居於下而為臣然為三四二陽所包而後合孔子以為此君臣二人
者有君子之道者也君子道無隱顯之間連有隱顯之異是以有或出
者道之當出也而其出也無見有或隱者道之當隱也而其隱也無
有或顯者道之當顯也而其顯也無見有或隱者道之當隱也而其
也雷聲故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而道之同者心之同也
此君臣二人者出處雖不同而所同者此道也此心也語默雖不同而所同
者此道也此心也此以天下之物莫過於金之堅而君臣同道同心其利足
以斷金天下之物莫過於蘭之香而君臣同道同心其言有似於蘭君
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實無間如此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
言其契如蘭臣等考之昔者堯在上而首出庶物光被四表舜在下而
耕于歷山陶子河濱此君臣或出或處之異也尚高宗為君而武王
道諒闇不肖傳說為臣而朝夕納誨以輔君德此君臣或默或語之異
也然而命於一堂之上登於九重之內以應帝綏以集王功此非

由君臣同道同心而致然乎伏作

皇上心帝王之心道帝王之道君臣如魚水之相得上下如雲龍之相
得斯世於泰山四維之安登斯民於盤石萬年之固崇社海宇不勝
幸甚

報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這是周易繫辭上代孔子所作言用易之事蓋易之作凡以為世用也
萬物之生鉅細精粗不可殫舉所謂天下之至動而易之變象該之萬
事之來居見疊出不可殫度所謂天下之至動而易之變象該之萬
言以出乎身加乎民无一日而有所動以發乎遠近乎遠近不可不
擬於未言之先而輕言不定議於未動之先而輕動乎必也觀易象而
玩其辭觀易象而玩其辭其言與易合然後從而言定議其動與
易合然後從而動若擬於同人而君臣有同心之言擬於節而君臣皆
慎密其言此所以言也議於豫而池俱行師戰於進而折獄致刑此所
以動也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大如是則聖人之言民莫不說
蓋其所由而者溫然如春也其所由而者肅然如秋也聖人之動民莫

不敬蓋此之高明也而大生也其仁之博也坤動闢而摩之
陽之變而莫知其所以變知陰之化而莫知其所以化故曰擬議以成
其變化孔子於此既深言之而下文又舉各爻以言之子以見全易之
書无不可以為聖人言動變化之資也臣等考之易為聖人用尚矣
奔雷袞袞以迎變神化取於乾坤之無為湯武動干戈以順天應人合
於澤火之相革高宗安夏振興而伐於鬼方險難既濟之義也大王劍
業垂統而寧下西山君民相隨之義也經之所已言者如此則其未言
者可推而知矣伏惟

皇上聖學精深神心淵穆三古四聖之所作述咸在六經之中一日萬幾
之所經緯莫測其變化之妙是以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
法

宗社臣民不勝幸甚

易先思也先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
能與於此

這是周易繫辭上代孔子所作言易之體存於神易之用周於動極其
神妙如此易者何善與卦是也著藏於神積五十莖之枯草而已卦在

於方冊六十四之卦象而已何所思慮之蘊於中乎无思慮則其中寂

然不動矣何所作為之見於外乎无作為則其外寂然不動矣故曰易
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然而未備之无思止於无思土偶之無為止
於无為易道若是乎故人之操著求卦也總方感觸而遂爾通達於天
下之故遠而形罷之泰近而睦比之閑幽而鬼域之冥冥顯而人境之
昭昭已使而百世之前未來而百世之後著卦未有不知者也亦未
知而不以告人者也故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上文著有占卦有辭
為天下之至精者有象卦有象為天下之至變今以占卦之體存於
靜精變之用應於動靜而能動動而能靜乃神妙之至極天下无以加
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臣等觀之易即心也心即易也心
之體存於靜心之用應於動惟聖人盡之故舜與木石居與鹿豕遊无
異於深山之野人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有同於江河之沛流以至言聖
人之道者比於北辰不動而象星拱上天無言而四時行無非此理也
伏惟

皇上聖學經於千古垂範於九重與易之神同體動與易之神同用
所為者神天下崇高富貴之至可以永承所運者神化而天下雍

至百十歲其國家可保至數百年則女寧存全治平孰有過之

合乎此章之義矣伏惟
皇上聖義文周公孔子之易法堯舜夏禹商湯之心兢兢業業以保
天休綿綿翼翼以隆
皇祚自然

聖書有永如日升而月恒
帝化無疆君天覆而地載斯世斯民何幸如之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這是周易繫辭下傳孔子所作釋彖卦六二爻義言君子知幾之明
而得衆望之歸也蓋彖之爲卦坤順震動故伏羲取象以爲名而二
之爲爻居中得五故周公言處豫而不溺孔子釋之以爲君子不溺於
豫而其知幾而能知夫幾所以得衆是故天下之事其始作必微而其
後則必彰微不知幾之人見其始之微而不知其後之彰惟知幾之若
子見微而知彰則於其微之時而爲之計豈有消治不已而爲江河
者哉天下之物其始生必柔而其後則必剛微不知幾之人見其始之
微而不知其後之剛惟知幾之君子見柔而知剛則於其柔之時而爲

之所宜有聖賢不改而至用斧柯者哉故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
君子之知幾如是是以管東郭而非一人莫不尊仰之如神明資其先
識也越南其北非一夫莫不瞻仰之如父母賴其獨見也故曰萬夫之
望臣觀古之君子知宮室之將至於峻宇雕牆知飲食之將至於酒池
肉林無非知微知彰也是以卑宮室而菲飲食大禹之克己克儉由是
矣知刑罰之將至於酷毒殘忍知干戈之將至於窮兵黷武無非知柔
知剛也是以省刑罰而戢干戈成湯之克克克仁而後世若漢高
帝先知兵王劉濞之反於數十年之前可謂知微知彰而景帝在數十
年之後乃不能知而削之以激其反唐太宗先知女王武王之禍於數
十年之前可謂知柔知剛而高宗在數十年之後乃不能知而納之以
成其禍然則可見人君之德尤莫大於知幾也伏惟
皇上天德肅臨宸聰洞達比跡禹湯之聖遊心周孔之經萬幾之微彰柔
剛鑑觀不爽千古之得失興替融會無餘故能當寰宇傾軋愛戴之誠
而綿
社稷長永久之福臣民何幸身親見之
書經講章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昭明倫和萬邦黎民於
變時雍

這是尚書堯典篇言堯先明其德而後推以新其民的意思克明俊德
何也克若龍也明者明之也峻者大也克之大德即是上文欽明文思
之德克讓之德克能明之使其光輝其能德高大莫能加孔子所以稱
其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也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何也親者親愛
之也九族者上有高曾祖父四世中有本身一世下有子孫曾玄四世
共九世同姓宗族若并異姓言之則父之本族姑之夫姊妹之夫女之
夫爲父族四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姊妹爲母族三妻之父妻之母
爲妻族二亦共爲九族睦者和也克親能明其大德首先便推此德以
親愛九族則祖功宗德之苗裔天潢盤石之威屬莫不接之以恩待之
以禮尊其位以貴之重其祿以富之而九族之人莫不惟然和睦以夾
輔帝室仰戴皇家夫平章百姓百姓昭明何也平者平均之也章者章
明之也百姓京畿內人民也克之九族既睦矣於是推此德以平均其
百姓而恩澤所施無或偏頗以章明其百姓而教詔所及無不分曉則
百姓亦莫不昭明其德精白其心以從堯之仁順帝之則矣協和萬邦

黎民於變時雍何也黎民若黑黎黎人難者和於若美辭也堯之百
姓既昭明矣於是推此德以協和萬國則其黎民深可嘆美焉不變不
遷而爲善化不和而爲和溥天之下率土之濱擊壤而歌比屋可封矣
且嘗考之大學之書所謂身脩而後家齊即堯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
所謂家齊而後國治即堯之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所謂國治而後天下
平即堯之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也身脩者德之明家齊
國治天下平若民之新也全盡大學之道斯爲帝堯之聖以親百姓以
法萬代伏惟
皇上居堯之尊位臨堯之寰宇言堯之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家國天
下何幸如之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太祖

太宗

鎮定二州言遣漢會師自土門而下月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將兵禦之至陳橋巨龍為衆擁立而還

取天下者上世以德中世以力末世以謀德取者仁漸義漬而人不忍釋然必待最久其者累世乃得之兩周是矣力取者誅暴鉅亂而人不莫能敵亦必至累年然後定也漢高宗唐太宗是矣謀取者逢機運會陽旋陰謀而人莫或覺卒無不日之可以集事宋太祖是也夫宋太祖取周亦因其有可取之機而其謀所以施焉爾何也周世宗以郭祖意姪為其養子一而有周之基業固已非其據而來奸雄窺覷之心矣中道殲殂符后入宮幾十日恭帝承統甫七歲寡婦孤兒之易欺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是以群帥合謀託言有遠漢之師而空國授之于太祖及陳橋事定何嘗不遠漢有馬輪寇造我且太祖之入也遠觀更楚昭輔入報其母杜太后曰吾兒亦有大志今果然矣由此言之謂太祖先不與謀始未可也後唐明宗為其麾下將士擁護自魏而還以取幸

宗祚陽承叔於五代史以反書之陳橋之事夫豈異是特其方取之際朝不改籍市不易肆既取之後備文假武以當代寬治有以趙漢唐而

追商周焉斯則可尚矣

宋太后杜氏疾革召曰主謂曰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欲至此故他日傳位先義光義傳乎美光義傳德昭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

曰敢不如教太后命趙普為約誓藏之金匱命諸密官入掌之杜太后欲使其子以次百居帝位而後及其孫此意之遂亦舉矣充此

意也亦必致亂之理吳王壽春之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未以

次相授本其父之志也至其孫死而繼作北齊神武之子長曰洋次曰洋次曰洋以次相授其母妻太后為之內主也然演殺洋之子

潘殺演之子要目惜之莫能救宋太祖於其母命若果樂從則何不

明告在廷共守斯誓遂人元義止皇太弟之稱而乃藏金匱使諸密

官入掌之是不欲其言播於群臣待夫時移事改而背之也於此之時

兄弟之隙已生矣不然則初無此言太宗既得位而與普託母命以

文飾之姑以愚弄其弟趙匡胤知此亦將有以次相授之漸然後徐求其

罪而窮之乎

宋主有疾召其弟晉王光義入大寢殿以復事官宮失悉屏之所言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光義時或離席若有避避之狀既而宋主引柱斧殿地大聲曰好為之能而祖時士子夜四鼓也后見光義愕然遂呼曰官家吾母子之命託於官家光義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甲寅光義即位

太祖太宗之終始見於史者已此新安胡一桂謂其不能不起萬世之疑夫史所謂屬以後事者非傳位乎太祖果欲傳於其弟則豈不宜使人聞其言而何為雖已之妻與子亦不得聞太宗果得其傳於兄則亦豈不宜使人聞其言而何為雖兄之妻與子亦不得聞德昭昭等在外固不得聞宋后等必待疾而亦患屏之使不得聞太宗之意欲何為豈非因太祖無傳之言而遂行奪之之計者哉故非但授受之際無一人在旁得聞其言惟其兄弟自知之而廢絕之際亦無一人在旁得見其實惟其兄弟自知之太宗雖家置一喙其何以解萬世之疑而免弑奪之罪哉普隔文帝之命也既以位與其子廣又以位與其子勇於是廣散遣文帝左右之人而行大事今太祖之終也無乃亦既嘗欲與其弟又得後與其子是以致太宗惡屏其左右之人而理攝廣之故智乎史

謂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一席若有避避之狀既而太祖引柱斧殿地大聲曰好為之能而祖時士子夜四鼓也后見光義愕然遂呼曰官家吾母子之命託於官家光義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甲寅光義即位太祖太宗之終始見於史者已此新安胡一桂謂其不能不起萬世之疑夫史所謂屬以後事者非傳位乎太祖果欲傳於其弟則豈不宜使人聞其言而何為雖已之妻與子亦不得聞太宗果得其傳於兄則亦豈不宜使人聞其言而何為雖兄之妻與子亦不得聞德昭昭等在外固不得聞宋后等必待疾而亦患屏之使不得聞太宗之意欲何為豈非因太祖無傳之言而遂行奪之之計者哉故非但授受之際無一人在旁得聞其言惟其兄弟自知之而廢絕之際亦無一人在旁得見其實惟其兄弟自知之太宗雖家置一喙其何以解萬世之疑而免弑奪之罪哉普隔文帝之命也既以位與其子廣又以位與其子勇於是廣散遣文帝左右之人而行大事今太祖之終也無乃亦既嘗欲與其弟又得後與其子是以致太宗惡屏其左右之人而理攝廣之故智乎史

可以證太宗之事雖野人俗夫尚能言之以貽後世不可謂不遠爾夫君親大倫也祇奪大惡而不可以輕增加於人亦不可以輕減於人故雖加害之非但以其惡於既往而所以懼亂賊於方來焉春秋之意自孔氏者當世中之其可奇者

太宗

十二月甲午御乾元殿受朝大赦改是年為太平興國元年太宗即位至是越兩月又越一月則明年正月矣而不肯以待遠改改年為元年必以是越兩月又越一月則明年正月矣而不肯以待遠改改日則以一曰之志也且謂其年也謂之與國言創業由我也謂之太平言致治由我也所謂至尊之號猶極美之大名無非欲誇其兄而已自昔以崩年改元為亂世之事太宗服用亂世之事而不辭徒以其兄之未嘗明以女業授已而致已口取故沒沒削去之野掩之然不虞天下後世因此窺見已之敗其兄矣晉襄公欲殺趙盾不見有懼而出走之宗人趙盾執靈公於是盾未出境而還見有維執之事然其心幸靈公之死而已得遂也許悼公棄伏世了止之藥而死夫止之進藥本為已疾也然藥之不善不足以已疾而適足以致死止也不察焉而

太宗

遷進之以致悼公之死則是止無絨之心而有執之事也春秋於焉也系其心而誅之不以其未為是事而以其故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也於止也緣其年而誅之不以其未為是心而教焉故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所以立天下之大閑以見君父之不可苟也今太宗之於其兄也亦始更終而見其事又見其心矣大惡之歸夫焉適焉此齊孝昭帝演祖其弟武成帝湛蘭之疑其非實使所親視之果然乃吞入嗣位未踰年改元胡致堂曰湛之疑心積慮欲其兄之亟死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特維數數天乎致堂此言其殆借以謂太宗也或曰太宗於太祖之妻開寶皇后宋氏殯懷禧寺不令朝臣為之行喪於太祖之子武功郡王德昭使之驚懼曰致堂果可以見其無兄之心矣至於不誅年改元恐未足以見其心乎口春秋之義推斷至隱不有其兄之妻其跡甚顯人所易知不存其兄之年猶其意顯隱人所難知正君子之所宜推而知之也或又曰懷昭之死或由太宗矣若乃與元尹德芳則曰致堂兩口是孰知其不由太宗哉予聞之抑伯溫云南唐主李煜以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卒吳越王錢俶以疾歷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此二君皆沈隱宋而唐書明請於京師其卒之日則皆其始

生之日也太宗於是日遣中使賜以器幣與之然飲酒飲畢而壽考有以也久矣太宗之行詐其於德乎何有哉德與德且忘之而德考惡有不思或德昭之死德芳之死與後此建炎之死其死之跡異而其死之因同無非太宗於繼傳位之漸以終金匱藏書之事云爾

以冠帶為詔至副使時早雖帝在廷臣間得失準為極密直學士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謂龍而有雨不旱帝怒起入宮復召學問大夫進請至二府大臣同對言謂鄭吉紀賊少少諒參知政事王洙弟淮賊十萬官帝切責洙而以準為可大任有是命其起其國臣曰若也而頃者四錫建議謂按獄官至以錫為加蓋去外宰卿大夫之制而謂之丞丞則尚復任意操縱如準所對則向以廣仁恕之代按治準之數乎計其民克其斯所存猶多而天意蓋成信不虛矣神君相此小豈更無可指而準不能無請將本諸共能傳所謂則貌言視聽思得其理而兩賜賜寒風不能建皇極則貌言視聽思失其理而兩賜賜寒風若無得與俱失矣近後果恭而言平

太宗

有不從得宋附而準平有不聽也休不獨至皆不罕見時而則必無恒賜恒煥則以無財寒也持執其事三之以新威執其微言之則各以類為云爾警諸學者之於經籍深學本手詩教設使學手書禮樂而亦溫乎準非其所傳不可也醫者之於疾謂寒疾本手陰淫設使過於風雨晦明而非泰赤謂非其所致不可也故為平九年之水非但以此而豫泰一之無煥年豈惟不昭而足乎至於聖之無不通配乎風之無不在心骨肩焉以反風起禾為周成王所思之雲鶴飛石隕為宋襄公所思之蒙前日之下鳴條為何事之已嘗今日之不應律為何理之未嘗亦不可為訓也但明乎經意則於五事無不當備於五微無不當察於小過得而去失遠也而求休乎決決班班率合之說非惟昧焉其授之之旨殆將使居建極之地者謂吾有是得也而休微之應非其類有元失也而皆微之應非其類因以疑天命而忘人事矣援經陳謨之可下可不深考乎

昇平主六年入已至瀘州朝廷大疑王欽若陳亮史皆勸帝遷幸忠準

力請見正帝

州四方大集會契丹大將軍遼寧中誓死

兩主使不通和者使曹刺月其誓以徽幣二十萬成約而遼寧帝以準
有杜殺功深致之準亦頗自矜伐王欽若因言遼寧城下之盟者我府
平且準以陛下為孤注帝死準出知陳州

情英老之角勝也先聖物於此勝者得之如射而獲然故謂之射亦謂
之注注者射而注意於中之謂也所射之物將盡而僅存其一計已窮
矣使準於中而出以與人角謂之孤注準之奉真宗性遼州與契丹角
信乎其以孤注也然則準之計非與曰是也惟若唐王遣趙德鈞
集契丹使鈞就唐而求契丹立已於是路王焚而唐非遼寧出帝遣杜
重威契丹重威就唐而求契丹立已於是出帝焚而唐非遼寧出帝遣杜
以拒重威使為漢禦契丹至境而倒戈以入於是漢亡宋太祖以都魯殺

為周契丹出而門而逐赫以起於是周覆中國之視契丹猶易也集
則人必死契丹則中國必易姓中國所使契丹者如趙杜一公之
肅深則他人帝如周宋二祖之雄傑則自已帝而其主未有素見者二
三十年之內四大變相尋皆由此也夫

之人習見此以為故常歷歷當朝將相之亞所使之往欲使如趙杜二
公者乎欲使如周宋二祖者乎素寧乎無有不危也然則不自以其身
為孤注而以誰注也自以其身為孤注

為孤注則詳注皆散而敗矣故準之言是也真宗當德之而不當用以
為孤注也準所以未敢若準者其失不在於以真宗為孤注而在於自
矜伐爾準時不祥至於不得已以吾君為孤注結盟城下歲奉禮幣然
使君臣無恐焉當朝以為愧而何是矜伐也我其後當獨因準德盟
更增幣以因和好而不自以為功累辭賞功之典於仁宗可謂有見矣

故準諫謂準不學無術其以此類也夫
封趙德明為西平王初拓跋思恭唐末鎮至州賜姓李世有其地至李
繼捧歸宋而其弟繼遷降契丹以矢獲其地朝廷不能制父之末送
欽賜姓名趙保吉然保不常通于契丹德明其子也至是繼父位其

在契丹曰李德明亦命以王爵示
古先帝王因生以賜姓至周焉止而後世人主以因姓賜其臣下非古
也蓋自漢高之賜項伯妻敬亭姓劉始也然其意特出於誠謂其能為
國家定危難建基業而親愛之若我族類焉爾有唐徵羽無以制其

內况於蕃夷邊鄙之臣制之以力既失日士焉不足恃懷之以寵則官
爵祿賞為有限惟有限之通為無窮而通為無窮則禍福皆骨肉之親信
此乃狗而昇彼狗而昇之者若素受之者如忘而何益於因結懷
祿之道哉國昌之後既入漢中止為德唐而思恭之後世守其出以至
宋則又使改唐之李姓我走此非徒出於苟狗而亦仍其舊制云爾
今年宋而賜之明年改而削之此何而臣則曰李南何而臣則曰趙君
之與李不足以為恩威而臣之向背寧提何所顧惜哉蓋賜姓之非古
雖同而其實漢之以減優於唐之以偽唐之以偽又優於宋之以例也
以祖宗之系微資好吏之戲弄長樂建御之道未盡而苟且依阿之態
已成不待叔季而宋之削弱已兆於此矣

仁宗
丁謂罷相先是謂為山陵使內侍雷允恭為監司天耶中和言今山
陵上石步法宜于孫允恭入見太若言之大石命與謂議謂從之既穿
上坑下有石石盡水出未幾命生雷允恭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
皇堂於地地太后怒欲殺謂謂為編教

謂好和弄權罪有之矣至坐以包藏禍心移皇堂於地地則非也謂從
而中和之言以美允宜子孫不知其下有水石豈以為地而用其禍
心乎然非山則謂不可得而去謂之見

而中和之言以美允宜子孫不知其下有水石豈以為地而用其禍

心乎然非山則謂不可得而去謂之見

而不遇其禍者常有之天何厚肩肩而福之哉善積不誤而福自至小
人為惡而不遇其禍者常有之天何厚肩肩而福之哉善積不誤而福自至小
自至若出於偶然而實非偶然也昔者周公猶其善而管蔡謗之武
庚之成王疑之史丹乎不保者漢天若不聞也又夫大雷電以風大
大斯旋而金騰騰未歸焉夫何聞如焉至華積其惡而元后考以主
之漢統絕絕以純之祥好附會以崇之晏然有以為黃虞復生天若不
容也及夫大雨漂之於泥陽烈大隨之於宣室而屍物溺於河隴脫支
體於裂矣何始如而天之福善禍淫自以時至非若小丈夫之悻悻然
速以快其德怨也徐更其終不出於範圍之外而止爾謂於此時方自
擬其以移就宜子孫之允受矣豈料其以移就而有不右之允被貶乎天
網所及莫能逃也故君子勉於為善而已非不日心思之所能周防
者一聽於天何可預度哉

趙德明死子元昊繼位攻取旁近地遼宋真已建號為太夏世
祖始之文武與法建德仁恭皇帝賜所賜建德朝建封之累年不能

集 34-163

將一人爾師者數千萬億人也而以爲將重於師者數千萬億人之命繫於此一人惡得不重乎如使此一人者不足以繫數千萬億人之命而致之於覆亡則當誅矣疑焉所誅者少而後有所懲以致兩全者之多故古之法師則將誅未有能改者也春秋時楚敗于城濮殺其將子玉其後敗于鄢殺其將子反用能轉敗爲勝以弱爲強與晉爭霸橫行於江淮其後也敗于柏舉而其將震死出奔不復能舉先君之法以正其罪於是起自此不振乎王之尸戰懷王給以八秦其子孫以六千里之地而人人使至于亡而後止何也爲將者退縮則得生何苦而以死犯敵人之鋒此所以無謀而不覆師也李光弼與史思明戰

下世祖之下豈無親於焉者以勸邪
德家之德不知焉也其擇之可謂
之能不如舜也舜擇舜而得舜於同
下豈無親於焉者以孝親友之
八世祖之下豈無親於焉者以勸
書亮以舜為嗣者二十有八年
故舜為嗣者十有七年其育之可謂
服舜如父而富貴其子高均德
而恩固所以然也卒仁宗之於
服舜如父而富貴其子高均德
服舜如父而富貴其子高均德

月而思何嘗國馬不其其有而也吾於仁宗情之深是以貴之
信於英宗乎何尤哉

宋高宗補卷之六

宋論

神宗

帝問翰林學士王安石以唐太宗何如口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唐太宗
為哉帝深納之尋以為參知政事行新法

安石為神宗變法大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於兵兵之所用至於破
遠而志願畢矣取民財之法曰青苗春借而秋償之收息十二秋又償
而春償之亦收息十二歲存其息則名為十二其實十四也名為償償
其實無故歲取民財也曰免役凡民出力以役於官者皆無出力而但
輸錢官自以錢雇民應役名為均役而其實欲自操其錢之奇贏也
夫民孰皆不貸債而自足哉私債償馬治世之所不免也替其餘償
而官與之償償以判其息錢之入民孰皆不存募而自役哉私存募馬
亦治世之所不禁也免其自役而官與之雇募以判其錢之出入即
此二端言之其他取民財之法無計焉矣而又編保伍以練兵則民自
為兵而養兵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甲保甲以養馬則馬皆在民而
養馬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馬豈不謂古者寓兵於農也然今既有保

甲矣

而待哺之兵何嘗為之虞亦豈不謂漢嘗括民馬今使民養無害

也然民既增保馬之勞而他勢何嘗為之虞是兵取民力幾於竭矣民

財與力悉歸於我自以為我非用之於土木非用之於狗馬聲色非用
之於仙佛飲用之於兵而後漢唐之故蹟無不可也然畏遠之大故特
於遠必先於夏又先於群小矣我自小至大嘗欲以國之安石若臣相
與深謀遠慮而悉降與者之論無非此心也於是王韶欲於熙河章
將欲於湖北熊本欲於流夷郭達欲於交趾皆條略有所得而欲於夏
則馴至徐禧之死得不償其失矣遠者不待其試而先求其地安石欲
相諸將為欲取之必與之說卒遣韓琦與七百里之地無得而有
夫馬若獵者耳孰免刺虎而得虎易於虎失其所捕以賜益安石之役
富而神宗漸以沮悔矣然所獲引共事之人因在也雖其故智以用於
舊版之時足起遠進以至賢路盡盡民命從存之秋適值遼有警聖
攻之以辛安石之所圖而適以國蹙焉故前宋之亡本於安石為神宗
謀破遼而已而使其不謀破遼則不用兵不用兵則不大取民財與力
不大取民財與力則何至彈壓小人之交懷互強於天下也抑遠其始
謀亦不過如宋太宗擒頗利可汗耳太宗用頗利先以養民為務而

必其心皆以新法為善也其口則云然爾該使神宗覺悟新法之不善
安知附和者不辟然與若之也何以其然也陳升之附和非法至寧
相志願滿矣則止異欲不與條例司事以自解免於公譏庶事從而所
受責也呂惠卿附和非法至執政思天下懷安石為愈已乃起鄭俠
士寧之獄殺其無使上知之之書以傾陷之其死若唐荆川和新法未
得美官乃歷數安石之惡於朝陳舜俞不職新法被罷抑龔無聊乃上
書言青苗實便向述不知爾其乍合乍離或榮或毀惟繫乎富貴之得
不得豈計新法之善不善哉惟君子則不然若韓興慶始尚有熱諍之
振寤訪之遣為安石不用者欲於其法有所裨旋地換以去其不善而
其善故受讎而不辭也必而知其不可化誨則去之者富貴不足以累
其心由其識之明志之高量之宏蓋之美而恬然也哉明者謂富貴因
有命矣誰可為非義以求之志為者謂吾當自厥其用世何庸託權要

以進而為此欲榮位極也重宏者於貧賤隱約自能安才不熱中焉欲
去之之急進者其中心足以自樂而所欲以甘者不慕於榮榮待疵求
者不易於羊皮也當勝元老植德居高居顯之君子言新法收并者因
多而輟與顯斯進之士榮安石引致富貴之途乃直道正議以勇絕上
其尤可謂之難也厥後輟克助元祐清明之政而顯遂傳其學既絕之
統孟子曰人有不測也而後可以有為不其然乎

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陳陽嗣李于顯紹求其所作五代史以進
神宗置司馬光於叢地而俾其術資洎通鑑自為之序素歐陽脩於宋
老之年而及其卒也乃求其所作五代史其意以脩與光但能撰述也
經國皆用非其所能也吾自有安石也何其量人之寡哉厥後起起而
寃其用於元祐之初脩之不寃其用君子蓋惜之然所尤惜者猶亦苟
以取之也何也惟恐其不寃於用而有意於寃是乃用之所以不寃也
我誠是也當飛議之始也韓琦掌維典脩同在政府而知經學占官
脩秉義懷直立論脩代脩苟以獲玉為不當別職事崇堦孝心不快
與英宗雖欲換其私親何自族口哉自此議論於政府而群言定
簡之

之父者失常而缺嗣若猶大統曰厚本生於禮經為不合於直道為小
絕而循違無以辨其貴焉豈非簡父亦大敗當補相位略萌覬覦之心
猶為適合之計以致此乎故曰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是乃厚
之所以不究也及其作五代史杜晉出帝謂所生父敬儒為皇伯崇世
宗謂所生父守禮為元舅皆反覆辯詰二主之非欲以表證其前日議
議之為是然近杜欽並而彌彰失脩之學雖垂韓愈而與之並皆宗經
而稍論述尤為愈推論語教書此是素史而簡筆削尤嚴愈惟賴宗一錄
皆衛聖道於涇微毫絀之餘皆闕其端於群怨聚附之際始馬學者其
能抑揚之也至其後愈從祀孔廟而脩以漢儀為鉅璧之獻取良除
之寸朽耳不然其金甌豈可及哉與微功名富貴之念一動而用以之
不究美以之不全是少君子無慕乎其外者懼累乎其內無慕乎其未
得者懼喪乎其所有已缺也若乃免則免乎此矣所以然者光之學以誠
為主自不妄語入故也

猥崇政殿執書程頤頤在經筵為翰林學士蘇軾亦頤門人賈易朱
光庭攻軾軾所厚孔文仲頤臨故頤幸致進頤以是罷久之軾亦罷

是時有洛黨、冀黨、朔黨之分。洛黨願為者，皆冀黨為首。朔黨，李汝康、
孟嗣史為首。其輔之者甚衆。
漢之衰也，李膺、范滂等合為一黨，在仕者惡之，隱之者非之。而在黨中
者，賢唐之衰也，李德裕、牛僧孺等分為二黨，以相傾奪於西。中受金李
優，汴劣而考其端，皆不足謂之賢。東也，持表也。其初亦分為二黨，縣黨
作新法，王安石為魁，元祐推舉新法，可謂光為元祐之黨。賢而安石之
黨，非賢受光變，而其間黨又自分為三。朔黨洛黨，冀黨皆考。其故朔之
所以待冀者，劉蕡等所居之地相同，而文游親密，所中之職相近，而
議論相合，有洛黨而不與他黨相攻擊者，乃洛黨之以類為首者。願進
諫，則欲坐見指斥，感折抑放，則曰方春，禁止不可。故推折，則罷而往。
否則持路欲哭，同日如此之類。見嫉於人，以怨為其所攻擊，而願未嘗
載後也。門人代為之報復，是以有黨之名。爾若乃冀黨之以類為首，則
吳希是數少年，登制科，一也。高才雄文，二也。兄弟同為美官，三也。於士
人所謂三不孝者，全而有之矣。謂宜謹抑以遠人之慕，已棄大以容人
之吳，已猶恐不及也。而見類為學者，所宗念然無之。是欲使出而時之士
不尊願而推已之尊，不異曰而憐願士異乎。夫黨人之道，大矣。六率我子

之詔甚哀等辨駁以爲泰重遂命曰天授傳國金命寶以年號爲元若
 泰始皇以直田玉製璽六面正方螭紐李斯橫文以魚鳥篆刻之于璽
 降時獻漢祖漢諸帝常祚之故璽尤康昌邑王賀持其手解佩其璽組
 玉葬某無元后初不肯與後乃出投諸地鰲角微玷蓋卓之亂帝將出
 走失璽孫堅得於城南甄官井中宋衡拘堅要符以稱帝衡无璽仍歸
 漢傳無璽刻有歷曰宋魏受漢降國之璽傳傳君不保帝失位璽歸劉

在秦元傳碑石勒數語云晉得開墓石氏置璽于節間死風飢其子求
 故於晉謝尚南道六八舞陽守間得璽遂以歸尚送璽者方其未還
 已劉石二屠以璽不在置諸晉帝為白折天子晉盛盛之然則晉之謂
 然得璽者以解此乎也為人盡作而不流理與為寡容無所取璽或
 者實存燕矣謂在燕則燕為海聖所併而聖見虜於地甚長疑璽求璽
 聖罵之曰王胡父序無汝姓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璽聖
 未嘗以送晉而璽於此乎亡矣謂晉果始得之於鄭則傳宋齊梁而使
 景平之景歟其何中趙思賢燕之幸間者廣陵台郭元建取送高齊齊
 亡時宋文周周僧隨隋隋鄭地字文化及取之化及死實建德取之建
 德見其妻曹氏年以歸宋唐傳宋梁宋梁亡歸于後唐然後唐之宋
 取宋梁也自云得璽於魏州僧得於黃美觀唐之時而莊宗用以建
 大魏則所取於宋梁之璽與蓋取於魏則借之璽又未知孰為秦之故
 物也神年同歸於後唐矣後唐皇帝從珂與璽俱焚唐之者石晉晉止
 帝重貴齊飛太崇施施施无以實所獻璽其飾之重貴對以晉璽此
 楚今璽先帝所為璽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國將長存殿真實之
 文璽查此碑而璽乎重貴降璽者自秦璽之璽乎大也已灼然著於人

之且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莫不以爲言矣然宋高乃能復得之於
 麻陽蓋聖之所臨歲至此而坤出乎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也天書
 興年爲標符卷置號年爲元符既結述其乃神宗之法又結述其乃
 高孝真宗之符不亦吳矣堯舜禹之傳國其言著於書曰惟精惟一
 執中實爲國之道也蔡絛呈之傳國其言著於書曰受命于天既壽
 永昌有享國之福也志於其道者福使之處於其福者福未必從之假
 今括宗而得信爲泰置而其短世絕傳何有於受天命而壽昌哉信元
 右所謂亡國不祥璽爾其後徽宗以括宗所得者爲未足而復製二璽
 其一爲紅布寸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疆額之額國寶其一于闐大
 王二人許文曰範圍天地爲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額之定命寶
 與括宗而得曰受命寶者爲三已而悉爲金人所俘以去前與金人以
 邊取石晉意其得泰置於邊遼主延禧之日貴而後之延禧許以與
 契丹宗乾河及既得於宋自顧惟所欲而義宗守備死于蔡州幽藹軒
 又爲煥盛然則括宗之所傳縱使真爲無璽元人亦不得取之矣詭妄
 之臣乃擬以之藉口數世基禍蹟武亦獨何哉許曰投界豺虎豺虎不
 受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吳言竭諸天無乎禍端永絕也其亦無

神之所而為其言哉其非屬之諸哉

後宗

帝祖道遠既言朕乃上帝元子在天地為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惘中
華被金枝之教微請於上帝下降人世為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於是
羣臣與道錄院上章時帝為教主道君皇帝時帝方寵信温州道士若
靈素靈素言劉貴妃即九華主真安妃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
吏已即富弼仙吏褚嘉皆提帝自天降生者也帝實資靈素無芥臨號
通真達靈先生升温州為應道軍令僧尼改學道作千道會靈素據高
坐講經士庶入殿膜謁帝設帳坐于其側而言辭俗雜以嘲詠用資嬉
笑莫有君臣之禮後靈素與道士王允誠爭寵尋被允誠誅自恣過皇
太子弗欲避太子以為言斥逐死于故里

辟李義興之太子而其徒謂佛之身體而貌皆若金色微宗而謂中華被
金枝之教者指佛而為之然其言可謂妖矣宋徽宗真起自夷狄宋建
號大金萬壽中帝崩言者為之先兆也唐僖宗紀年為廣明是時黃巢
初起曰唐世君而存貨以為廣此貴當代唐之教後之始者謂天詔帝
王改書王于世微宗之言豈不願以夫老氏之教安於庸中為儉以為

本者足而棄其網紀刑政不以為用者非漢文帝於其不以為用者
焉而於其資以為本者資焉當是時也千戈劍戟者以之完復衣食
之者以之完足司馬晉於其資以為本者不資之而於其不以為用者
不用之當是時也顏實於其資以為本者不資之而於其不以為用者
紀素蓋漢之治由彼老氏之是者而遺其非者也晉之亂由彼老氏之
非者而遺其是者也然清淨慈儉最人所難非高世之主不能惟漢文
帝弱之於是世之依託老氏者變而言備丹煉藥又其後變而言經
術亦自託於老氏每變愈下無非以惑惑人主而棄其龍探馬爾漢
武帝唐憲宗皆中村之主也於情丹煉藥之言感焉微宗者下愚之主
也經術亦非之是勢故雖坐于林靈廟之側臨其朝政臨笑之言而自
號為教主道者皇帝此何異於沐猴而冠者哉謂之教而不言何教以
見其教之外無他教謂之道而不言何道以見其道之外無他道已能
主其教者此道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昔日為神霄玉清王要生大帝者
於今日為教主道者皇帝於宋何其尊也以此教愚瞽不自信也
日特為容德公於金而不勝其厚矣夫可以嘆也微宗事信老梁武事
信釋其徒皆殞身亡國取謂其所廢而不信者為之崇也然問天元

老樞機於昔人既改之能盡棄舊亦殞身亡國此又何故也君子曰
無他國特與神於人國特亡神神老樞機之神死其心而惟是之
則人理之當備為而不備為者多矣而況於宋其神實其徒殞身亡國
者其機山機海不足伴其費也亡殞之惡也復何難哉

宋與上皇及宗室親屬皆為金人所執北去
徽宗夫道致寇事已迫矣而付諸子當是之時非雄才不敵為也况錄
出之屏庸庸哉乎父子既然蕭為四國父之及此也宜而子亦可謂之
不幸也南乎宋者父致寇而付諸子有若唐之去南然父尚能西奔至
蜀不為人所魚肉子尚能北奔至靈武內換供使二難為心曹外仗郭
孝諸難為子可以返諸子曹都而徽欽不能其才德持安肅而
宋徽宗亦不若唐都開洛山河險固可憑依以緩其傾危可前却以圖
其興健是以然也夫亦本非可以為都之慮宋因五代之舊而都之山
河險固不足恃而恃矣以為命然英伏之兵強中國之兵弱其俗不同
也創業之兵強守成之兵弱其時不同也今也與夷狄為鄰國而恃有
常強之俗以中成期子孫而此有嘆轉之時則夫兵不可恃恃而

於山河險固之有常以為助也明矣是以太祖欲西都子洛以
于關中其時太宗為晉王力止之太祖謂其嘆曰都不可移其而
兵費廣不出百年天下民力竭矣慶曆中范仲淹亦勸仁宗脩治曰太
平則居汴京舟車輻輳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幸山河表裏之
以保中其且關中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宜留意備之應亦猶
太祖也仁宗時從之而為余靖所沮以今觀之太祖老開基拓跡神謀
雖斷終非太宗所及而范公之深慮遠慮范公重計亦非余靖所可
少太祖與范公智也所見者難成而可保久遠太宗數增中人已所見
者易從而僅關口前有天下國家者捨上智而聽中人愚難成而索苟
從苟司前而忘久遠危亡所以若若而不可不戒何笑不中而或曰若
是則惟恃險固而已乎曰不然也德以本之力以助之險固以恃之深
力致矣然以都洛為未足而促遷入關間德至矣然以都關為未足而
定嚴下洛德力險固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宋至徽欽而德力險固果
無焉將焉依賴

宋論

高宗

康王稱即帝位于應天。

射而連發中的意其將家子因却深之泊宋復遣王奉使講解而為民
所遮止因此得脫而遂繼宋統蓋天智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與諸王
并俘以北矣昔者周漢宗室皆分封於宇內非獨資之如泰山磐石得
以固其存不幸而亡矣死反復然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號楚吳畜
畜憂行猶得以保其姓周東遷而平以強宗為霸主則合諸侯為周興
衛至于戰國而燕韓魏居七碑之三以祀姬姓之祖稱秦虎視東周不
敢吞者數百年自戰籍以來未有若周之長所謂國其存者也漢魏吳
漢楚伐之強而犯上盡封各國支庶以裂其壤至于宋平之際宗室
屬籍者十二萬人莫不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奔既盜漢而光武兄
弟呼於南陽此十二萬人者近邊響應故也宋之復舊物易於於掌實
敵之末表琮焉璋猶能強強劉益以資昭烈之興所謂續其統者也唐

宋則不然其宗室皆據居於京師故宋溫篡唐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
飯于九曲池德王守執石令其妻劉氏子觀與書史貞取宋而德唐王
以出使孟后以被廢二人得脫其妻亦北走卒見屠于完顏亮餘一人
幸免蓋無以保其姓矣大梁居之也樂其易於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
有大害觀於唐宋可見矣守婦之也通其約約束此害之小者而其後
有大利觀於周漢可見矣爲子與成人言封衛之害胡明仲諸人言封
建之利各有其說而未嘗言其大害苟有見於萬世之後如此然則有天
下者爲其子孫計可以無憂哉而後乃知之幸不絕而天留唐王以
續之何也曰汴宋二百年來仁知是實之仁之日多不仁如無量崇寧
之用少其不仁也民怨之如其仁也民附之其然之也足以亡而矣憐
之也足以不絕民之心與天之意也吾得天者得於民而已矣豈得民
者以其仁而已矣

聖太后憲氏至自金房內慈寧宮問安。帝親詣。上其時。金帝易總服奉安于龍德宮。

高宗之與金和也。諸位者曰。朕看天下。而金和之。信推明言。時我太后曰。朕北望庭闈。無不可憐。卿見金主。

當告之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爾在幸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幾有感於是宋上表陳臣攝金降歸冊命宋皇帝歸寧后及後宗廟后等表書高宗於此誠屈失然為其父母而然則志可轉也彼今不為之屈而金人於其父母尚存者幽囚困苦之甚而刀鋸鼎鑊之已死者奉而委之於壑飢寒之蠲納結縻之高宗雖然帝于江表亦何心哉當時相臣忠義者雖云有若澤綱鼎沸將臣智勇者雖云有若張韓劉岳特以文書則可笑欲望其制兵乞買莊改喝君臣之死命而回轍歟之難以南何量易能哉故高宗之志可於也不可以全斥其非也古之人處此有高宗所不能及者曰漢高帝又有不能及高宗者曰周平王故吾以高宗為可矜焉何也漢高帝之父曰太公為項羽所執置於絛上謂高帝曰君危下不救吾烹若父高帝應之曰吾與若俱此而事懷王約為兄弟吾前即若弟必欲烹幸分我一杯羹其言不少屈者以時兵少食重可脅而與之和也故使生雖往御太公以降高宗猶捕海隅惟存餘息何能及哉我聖如平王之父見執於申使於申之有難也平王遣兵為之戍守以救其危亡是則非兵力弱不足以復讎者高宗而直忘親以事歸爾故力足以制韓敵而使其親來降者上也力

不足以前嫌而有屈以歸其親者乎也力足以制嫌而無益於
經者下之睦睦為帝家高臨絜義三君之等差也藩乃高宗親戚
金和禧好相秦檜之言殺良將名寵以純之則屬戚甚矣初豈可待傳
失職高宗既歸太公之後即取明於國體使高宗既和金之喪去處局
不與秦之輸量也而茂之不亦善乎

孝宗
太上皇帝名休十帝中群臣詣從壽宮主壽壽行慶壽禮太該
孝宗之卒親考諸文氏所藏胡太上皇于從壽宮從太上皇帝喪景園
無歲不獻樂舞侑宴太上皇年七十脫加尊號太上皇年八十加尊
諱其文典情溢至始與終無倦可謂於子通無虧者矣夫帝王得壽延
定古今罕見也漢高帝唐文皇化家爲國政其父於壽高富貴之極矣
太公樂道從劉高帝孝王飽在壽角期臣所說與仲多文皇使尉繚
最德操甲持牙迫神光于海池避暑單微而不知太矣富之然則其壽
極顯揚之功神靈通孝宗也而佑倫繼承之於弟弗卒之矣壽壽壽
不可稱也或謂孝宗以孝文入繼大統於其所授者殆已以不克之責
而降之無窮感當矣如馬成所以能壽也則非祚後者以壽壽不稱

不來

尊宗

生不

朱熹

善之學後世論者謂為集諸儒之大成大小成者有所缺而不全有所
偏而不中集之而後為大成也蓋於生乎其前之諸儒若周之精程之
正固非有待於集而後能全其所或缺中其所或偏至於康節之高明
而精未即乎實楊采之弘毅而猶未至乎熟乃若待乎集而有以實其
所不實熟其所未熟者然亦不可謂彼缺而此全彼偏而此中由是言之
蓋於生乎其前之諸儒未嘗集其大成至於生乎其時之諸儒則能集
其大成何也蓋之時諸儒為古人不同言度數者蔡元定父子之於
地理樂律有精竭矣蓋與之上下其論而附會焉言述作者周必大諸
人燁乎以所長著稱也蓋非徒與之講評廣酬可相伯仲而考其
之異賦明靈均之東詩開闢常之門使來者不迷其塗焉於施說用者
鮮受進退不惑其節告君必以格致誠正而不小其道臨民幹方錫好
救患之不遺其力視當時諸學之志事功於陳同父輩及過之也於求
諸史者未嘗不目謙之專而綱目結春秋功過目矣呂與張敬夫輔翼
嘉以共克遺經不卒短世而熹熹然於斯道之梁棟又過張矣惟
陸象山兄弟始與熹論而熹卒無其所長以為已有子嘗考之熹

朱熹

與項平父書云子靜專專德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為多是以彼之
學者多持守可觀而考義理不詳蓋自覺於義理不敢亂說而緊要為
已多不得力今當反其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遺爾又與呂祖謙
書云子靜好虛白不可掩覆可敬服也於子書文云兄弟乃枉車而來
教相與論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適合志同又曰惟兄德之尤粹饒中正
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毫勝吾之私耶然則所謂集諸儒之
大成者度數也述作也事功也史也經也道學也則也學德性也其蓋如
此也蔡也周也程也呂也張也陸也諸儒之趨於其金如此也而熹
其會以要之殊室而同歸於已焉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者此之謂也或
曰陸之於朱論者謂猶冰不可與炭同若子之云則猶鳴鶴鳴應可
以泰於官懸之間而儒部漫之一音乎曰然則自哲之任子路之憂原憲
之宿公西赤之客端木賜之辯皆見集於孔子而不見集者也朱之與
陸以其所言而觀之曷嘗終見集哉謂其終見集者未嘗考其所若也
亦已甚矣

理宗

朱熹

分

守緒平

州守緒自度不能文儒位

宋立國常與夷狄為鄰昔者鄰於建而遂強宋弱已而鄰於金之強
過於遂於是宋之弱也蓋甚矣非與建為鄰之比矣然而強者先亡弱
者猶在是以善觀國者不以其強為可畏亦不以其弱為可危強者自
時以肆於為惡則有亡之理弱者自保以勉於向善則有存之理春秋
之特異強於晉先其資此之歟而越之越強於吳則大差之首而受吞
之豈獨金以其強而先宋亡也哉若乃宋見建之將亡而約金夾攻
之為失策見金之將亡而約元夾攻之君得策何言乎失策以其欲取
先代所未取之地其動以利也何言乎得策以其欲復先代所未復之
疆其動以義也動以利則理曲而師老故微宗舉四海全盛之力取敗
動以義則理直而師壯故理宗以一隅偏安之勢復舊足以善為師者
不以我車我之策而師亦不以我師之策而師之策而師之策而師之
以百萬被控於先武肥水之戰謝石謝玄以八千兵勝于苻堅豈非先
武後復而動以義符堅空晉地而動以利亦若宋之勝敗也哉故嘗

論之猛莫若虎然虎以投網及見遊於居民則安尾而并不敢視視
虎者伏雖然有紀其獵者蓋虎之獵也亦有所不獲於此見利使人
知而善使人人會也必矣安家不以是為言謂之老先當談故司而
仲之

朱熹

宋時諸帝之不愛儒學蓋漢唐所未及者故其時特德度政不若漢
唐叔季之尤甚漢唐有蓋之臣而宋無之有歐陽文忠起繼危社稷如
張角黃巢者而宋無之蓋由於上之人未嘗憚虐尤甚以激之也諸學
之然豈可謂所不憚者乎惟上之人未嘗憚虐尤甚以激之也諸學
止然其後天書以拘于神宮其宗道崇所生諸君至是則為之屈意中
止矣神宗以宋政更法度正人邪黨遂為無賴員亦紛紛然也然有竄逐而
無刀鉞南渡以後和議作而諸復者旋旋年倚等禁而諸學亦
罪廢然斥之而生者罪之而愈廢者亦由其無恥以加諸人而人之
政行易節者少也其未嘗憚虐尤甚於此可見也非尋常而有見于
前代覆轍之教無不於此乎在也或者謂諸儒網羅虛設以愚

宋時諸帝之不愛儒學

宋時諸帝之不愛儒學蓋漢唐所未及者故其時特德度政不若漢
唐叔季之尤甚漢唐有蓋之臣而宋無之有歐陽文忠起繼危社稷如
張角黃巢者而宋無之蓋由於上之人未嘗憚虐尤甚以激之也諸學
之然豈可謂所不憚者乎惟上之人未嘗憚虐尤甚以激之也諸學
止然其後天書以拘于神宮其宗道崇所生諸君至是則為之屈意中
止矣神宗以宋政更法度正人邪黨遂為無賴員亦紛紛然也然有竄逐而
無刀鉞南渡以後和議作而諸復者旋旋年倚等禁而諸學亦
罪廢然斥之而生者罪之而愈廢者亦由其無恥以加諸人而人之
政行易節者少也其未嘗憚虐尤甚於此可見也非尋常而有見于
前代覆轍之教無不於此乎在也或者謂諸儒網羅虛設以愚

勞于進法... 仁宗不豫... 許之會... 政王克... 便喻年... 旌然當... 為翰林... 自勉恐... 部尚書... 功立無... 以慰子... 子璉字... 段鶴字... 登進上... 吳璉字...

除徐州... 張璉字... 五行六... 尹昭字... 畏強... 聞... 至正... 劉... 招撫... 文集... 文周... 縣有... 石渠... 左慶... 文慶...

不但以文... 國朝... 張... 驚道... 義... 歐陽... 務... 未... 也... 孫... 軍... 借... 下... 寶... 則... 宗... 經營... 欽... 成大... 殆... 刻... 所... 左... 李... 察... 直... 尹... 惠... 龍...

寶... 則... 宗... 經營... 欽... 成大... 殆... 刻... 所... 左... 李... 察... 直... 尹... 惠... 龍...

胡幼黃字成玉元龜四世孫咸淳甲戌進士時伯顏舍師南伐德祐嗣位冲幼宋取士止是科矣狀元王龍澤第二人略萬里第三人幼黃時有三不得之說謂龍在澤飛不得路萬里行不得幼而黃暨不得也幼黃授節度推官未丁而宋亡退居于家刻書題曰硯吟其上元世祖用留夢炎等議搜求宋遺士用之龍澤起爲監祭御史幼黃與其同榜之士豫章熊朋來安成劉應鳳皆避隱不出而朋來應鳳第四第五人與幼黃黜第又皆江南人也士論美之

吳郡宋朱兵亂避仇轉徙山西歐姓名張休瑜自號霸山先生示不忘其故土著周易宗程朱而不爲苟同如參天兩地而倚數鄰以爲本義天圓地方圓若一而圓三三各一奇方者二而圓四四合二耦似曹擬

議蓋五生數之中天數一三五九參地數二四九兩故聖人參兩之以
倚數八卦之參乾坤天地以大虛六之也震巽天地之長男女爲雷風有
氣無形坎離天地之中男女爲水火有形無質艮兌天地之必男女爲
山澤有質確定矣其說頗可據元駟馬都尉高唐郡王潤里吉思堂晉從
之質疑馬刻其書於平陽路且序其里居其書今藏秘閣

元劉友益涪江公非先生九世孫家貧好學爲人傭書以終養火其底夕危坐默誦如是數十年背穿經史至天文地理律歷度數咸究其底蘊宋末兵亂友益中刀伏積屍間偶未絕脛聞夕稍蘇里人未得之扶歸遇善樂得不死卜蔡山間學者稱爲水憲先生著通鑑綱目書法五十九卷揭傒斯序之爲人外通內介不爲迂遠白鬚舟楫神情蕭然年八十五乃終復斯銘其墓曰元有天下先生在野先生在野志在天下百世之上先生此心百世之下先生此心先生不作山高水深其推重之可見

洪仁夫字觀衡博學好古方游湖間吳詩作一什志
 官至湖廣儒學提舉校藝湖江湖磨所得多知名士晚年僑居黃岡歿
 遂葬焉所著有周易集傳八十卷立說主本義每卦文下略分變象辭

馮翼翁子羽弟獎翁子將幼受學于父魯山先生魯山博洽儒雅
庭訓甚厚長師水窓劉先生造詣益至兄弟緒領居祐卿貢表所居坊
為双桂其後其翁登第科斗文字賦擅名熱場後陽熙至歷官至撫
州守其所著述於紹有春秋集解春秋大義士俗先生仕理群書十七
卷於史亦有通鑑小經考索類要正統五德類要二十四卷於子傳有
古書正偽讀書記要法家源流異政錄十一卷於文章則合左傳戰國
策史記漢書韓柳歐蘇八家為文章旨要八卷所自撰詩賦序記銘贊
雜著二十卷獎翁未弟而終亦以學問與兄齊名魯山贈吉水州判官
廬陵劉岳申誌其墓謂水新以三馮稱其鄉云

詩曰子卿已歸古春先生
吳門丹字辛樂參議進士授永豐縣丞大書于廳事以報
本不欺自勵政

化大行扶滿當去民歌之曰我有田疇我既治之我有徭役誰其除之
丞哉丞哉豈弟父母更我戶籍見我桑若子子孫孫與黃楚辭丞哉去
矣如何勿思既代去適歲大歎府檄如郡告羅賴守車奉樂名爲輸二
千石民賴以活復撫廬陵政勒紀叙治良民六人典芳江西湖廣鄉試
所取多佳士時元季多故棄官不出徜徉山水間賦詠自樂詩詞動宕

世其家
賀仲善其祖士貴金第州知州父元中潮郡照磨仲善出宦族遊龍麟
蒼楚後進多師則之華樂忍林氏字若拙爲村隱先生子孟夢仲諱角

陳宗舜字村民禾山沙田人領至元年間鄉試乙榜魁會典江右文衡
與考會試得賢居多著解學士綰紳亦其所取者也晚家吉水以文學
為遠近尊信壽終于家

而子高以詩歌與之頌頌左修邑東門浮橋成與賓佐同宴橋上子高酒酣作歌即席口占坐者皆為闕筆其辭云六丁運錫駕長虹夫

其系歸國侯宮殿橫街附屬非歸者何有哉其邑間詩人自具幸

得首推于高云

賀守的字的東初任本邑學政諭改光山致仕元米遺老賜謝其以

學為卿邑倡者約東而已學皆傾軀年八十卒

尸堅守湘泰脩幹多力元末兵亂從燕王瑄據賴州為兵馬指揮

皇帝遣開平常志武王下江而至賴州攻之湖泰樂城飛無石傷忠

武殲翼日大瑞以城降卿泰區不致見特前效忠武開之台信曰好男

子當如是留且暮下還朝言下

命武士四輩與角力皆不及以酒奉為益 厥時軍外國天馬名擅

倒山莫官近之轉入立莫能難

上以命賴泰卿登立高樓上使介引馬過其下捉沙囊四百斤壓之乃得

施鞭勒從大兵攻熱京執長刀索陣兩手奮命金虎奔將御刀于

口而馳元兵研易莫敢近以功累官至都督將軍符衛鎮撫諸詞云

克振勇於上流授泰卿之重地及淮陽戰諸偏取吳興泊討姓蘇復從

北伐定山東之州郡恢汴洛之封疆齊魯咸靖功勳斯著其歷履可見

矣

歐陽輔字子祐文忠公族也洪武初取授監軍御史時

太祖皇帝崩崩美淵日命御史二人侍視刑賞有失中不諫止者罪之一

中性峭直高義其得異議者于萬餘韻居山中擊也聖

在其一吟哦自適有訪軒集者千卷時有僧約非空亦以詩名蓋能

鍾鼎竹書親近儒者士大夫多與之遊

李化高其時有守通古文詩歌字畫方勁其為入登進士未授官而

卒者書漢集若干卷子瑣瑣錄其皆傳其各叙經為教官兵科給事中

均亦其族孫也

張公之裔以易居江右解登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出通判安慶

步人步私造權要輕重大小不等者以水灌內欲其重如鐵禁

止之不敢犯臨政之餘進講生教諸率有成材卿終進蒙指授者若劉

加贊為學用劉邦善後權臣諸臺除致中皆相繼領而出仕禮亦以易

解常備傳經學者有叔孫之風叔孫孫傳傳業為教官

張景良由卿貢監官至春坊司直卿事

帝於東宮在官備中深謹厚編 登極後授順慶通判至任卒

節

崇奉族弟也紹定壬辰進士任復州景陵時宋與元為隣國交

兵無寧歲復當南北境上元兵來攻城陷被殺與其母妻家屬十二人

同遇害朝廷命卿子岳陽賜贈忠贈承事以結詞卿公以一尉之微

能為報運所為風節凛凛今猶有生靈感嘆其美而重憫之岳陽立

廟視瞻陽無異

必震龍宇雷可文信公天祥城塔也天祥起兵勤王補震龍軍節度

行大社令知永新縣震龍龍邑人張履翁理等歟血染衣固守未

歿天祥自橫海出師震龍應援有功未幾天祥敗震龍等城中不下宋

降得江西運使劉解政破之震龍罵賊叛國性嚴毅之迹屠永新

蕭燕夫與兄被太尉夫解客盡夫為皆有豪復氣天祥補從事即從勤

王有功兄弟俱死于劉解之難

元質仲英邑清塘人慷慨好義至正末年即邑兵亂仲英糾其族保捍

間里應司以開補為義兵巡檢後湖南以陳果攻已城仲英率垣德新

德慶為前鋒敗之翼日復戰仲英與邑將合兵斬其首陳蘇二人賊舍

合他地復來過境仲英曰不釋其巢穴城終不可保也買勇往進戰死

於邑之閭溪役子禮安追賊奪其骸以葬

孝友

宋明 邵公其卿之後少孤事繼母以孝聞一門百口家法嚴肅

意致他人銘思不誦遺也

碑額光字元成

江文海歸平問其母病筆文到封服以進病隨愈已令以

朝左與兒暮

五代

家禪氏蟬趙德祐末

元左氏神龍年十九為左幼白妻幼白為

朝李氏婦歐陽其夫宗輔早死而無子歐

1. The first step is to identify the problem or issue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This involves gathering inform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 of the problem.

子長以絕結中子我祖來從仰山依祖妣族田宅是安卑傳吾父詩書

聖世我求京寓二十七年遠遯家廟萬里南天香曰宗子當承祀奉主

以從亦古之制重念先靈肩敢輕移家有三分能代嗣家弟今悉出我

將矣賴矣新斯龍以寓三代施之絲繪泥金輝煌尊

帝賜命禮亦宜當祭非無念他神共厥敬不專神况歷祚非祀曰誦仲

尼所云爰今之制獨本本原厥則于家出則于宦依于子孫靈游何遠

尚篤其慶與者綿綿受天之寵加命于先謹以剛氣柔毛醴齊果

品奉安于新館以故續故弟婦故次男附尚享

桂子定親祝文

維天順六年壬午十有二月朔辛酉十有五日乙亥孝曾孫翰林院學

士奉政大夫定之敢昭告于我劉氏三代者妣宗感定之第五子陸生

以今日歲婚納采于楊氏少虛長女齊貞是惟我先父之遺言我先適

母之近親也惟我父母體林結慶以嫁後人俯仰今昔歲月遐邁始踐

斯言締結舊好尚期昭假再祐子孫

齊樂盛庶品式陳明薦尚享

祭文

祭蘭大宇禮全文

嗟吾體全云何遽然結矣記綱二十三年庚辰歲離合窮通與君相

約其志每同豈謂今故相我先逝別不一月遂爾隔世吾父授徒惟君

獨顯抱其經訓弗克大展云子昔存嘗蒙許妻于歿無緣君復止是感

今懷往夜屋落木遙致薄奠萬里一哭尚享

祭舅母龍氏文

維年月口外甥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石潭劉定之謹具

祭毛剛龍氏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祭文

于賦歌之館東漢之場或而乃為堂其音之優為聞乎要息之
計樹松桂以對窓簾葉蘭而盈砌銀鈎珠珩非不足說也而簾以湘浦
之簾窗以錦屏圖畫以壁壘規矩而按置曰吾所愛者靜不以躁動
為宜所有者仁不以修靡為志故寓在山之景於亭閣以示樂山之志
於天際賦觀夫亭之西為大行之麓九折石臺煙嵐騰霧而其北非若
唐之舊翠手亭之東見滄海之外諸洲三島日月遶摩而其南非中原
之故阜乎其朝暮異態晴雨收觀屹立若仙掌始秀如團扇明於庭
于雲後若銀蟾列於空腹騰子春先若畫地開窗夏受通風以擬門
而倚冰壺清秋高欲飲木不以步塵靡所以而雅興於優悠引詩興於
浩蕩信可喜悅而難為想像者也抑其乾物取適或在故矣至於此德
相代未易言焉蓋其奉皇家萬年之福即山之峻極倚天長延閣石歲
之數猶山之冰青越世固以忠貞不移學受無替故休參乾坤義載
之問亭山河帶礪之拾功錄商編慶壽萬年之存侯呂汲之佐周王而
寄君席國之事漢帝不於夫豈徒效一士象石是安煙霞是利以
更幾幾望而實眺 龍黃哉

御溝魚賦
有玉堂先生書經震之語歸附片之一而胡委先以退避無世之
文章真起群之資隱不自覺筆武軒昂而揚扶德慨也行蓋子境尾上
道漸隱乎驚霄之橋佑玉閣之遙遙俯若波之動搖若若觀而若
終步以道進極而語乎曰子亦知夫御溝之魚乎按群群一湖一
蟠於淮海窮孟渚之荒荒洞庭之漉漉河伯獻其周生川石其妙夫
不念提瑞瑞玉尺品英欽飛騰而現其壯變幻而通靈然後得以濯天
漢入銀漢游新池之滄滄冰大凍之汗汗風浪通其滄滄光映其煥
爛蕭蕭時時比翼已之音聲聲聞其有聲聲之聲可謂奇矣希
遇難得罕倫然而踴躍之地涸澤先流先光而出波波群隊而沉浮
雖不足以擊餌鉅豈至於吞食而使足免厚人之網進任公之釣倘決
諸滄溟放諸渤海豈不勝放浪而愛嘉然米而露酒見頭角而騰騰
張翥翥而鳴鳶者哉而吾儕養望一明府四中秘沐 皇澤之既
雷濤詞源之汲汲上二所以優我存樂而無所不為我之所以報上
有志而無所事觀斯魚之安然而無恙固重我之所爾而增愧也予曰
生之能吟則已似英先生之白期固勝也物不貴於遠化靜以快

其才而時莫能合事不貴於顯施隱以操其機而功無能加不見溝中
之魚今為 帝前之龍邪天矯矯屈騰騰蟠寧不動而奉日御不怒而
預雷車沛為雨澤散為天葩以之清 國以之華孰與馳騁於雲水
決勝於泥沙與蝦蟇而爭能共蟪蛄而賁誇也哉先生無言微笑相視
若謂余之深望而淹謀短才而長志
忠孝堂賦為英公張輔作

皇明之御天生元臣以命世先微顧其純全風雲助其會際奉遺訓於先
王訓隆運於
聖帝曰余永堅夫丹心惟忠孝之自瞻國報君於無疆即顯親而勿替親
其佩龍劍服虎韜智淵海以涵畜氣泰華而峻高始廟謨之默贊仍將
鉞之躬操清大難於乾坤之再造收駿功於宇宙之一塵煌煌 王業
烈烈賢勞猗猗壽考丹書方士既盟於刑馬桓桓赤馬擎天並立於斷鼉
且謂樹績少而獲祿多豈裕厚而承平壽於是但征北庭逐冒頭於寧
虛密頤利於我蕃族代南父戰戰離離 王新壽星之蛟鯨使海東排
擊威端命而報仇元龜大貝盡入貢而駢升 升國固長平之術而御堯

姚之霍夫况夫當 三朝顧託之昭昭萬方之 之初受遺 王几賓奉
寶圖堅定大猷久矣社稷之賴斯衛 執耒神明之扶掖傳陸之權
昭宣戰堪倖續而若與之佐成康其可並驅者夫方此之時動趨趨焉
古今慶重是於存沒但見錫藩國以極 褒贈之榮欣師垣而耿光
之發鎮金為章唐崖五竭蓋賁賁乎將王之青骨至其驚蟄語以降家
翟重車而朝 關王珮共載驅之踴躍離盤承 賜饌之甘滑則魯侯
嘉母又何無善於華髮良由顯揚為若特
累聖之洪恩委質效忠又先王之貽厥也王休哉斯堂乎於此退焉思其
補過於此進焉思其對揚於此進享以未假於此承權而樂康然則結
綺交疏不足以為靡麗山節藻說不足以為輝光實天倫之傲寓允威
名之宜當焉適傳之曰昌云知其忠親斯堂棟梁之隆子昌云知其孝
親斯堂棟梁之厚子惟忠孝之蓋全威 君親之垂祐子公克佐于吾
皇享天心其德父子
金堂賦
賦平野之坡陀鬱孤臺之峻起無置金之遺藏有定鼎之雄峙風偏安
於一隅安民於萬紀但見夫天張蓋以覆 覆日光曜輪而行高軌育

此其水流

懷井

系舊稿卷之一

成化元年乙酉

予舊所述擇其可存者分煩存之自今成化乙酉以後不復分類集於
歲蓋為卷以示覽覽蓋因此見予之煩虛云亦豈以其言為足取哉
正三五春朝賀

聖皇德化與天通元旦立奉此日同星輝赫并起北極雲連瑞霧祥風
慶龍安運華敷聖耀朝回任嬖官薄舉九街車馬蹄天隆齊滿滿城

進士金尚質赴南京都察院問題竹送之

南京憲臺山下萬竹參天翠相亞歷利進士分道居年妙心者多聞
暇日長亦可一翫眼風涼風起爽爽人官燕官須平做却持門門
長夜

平西舊雅

天順八年春二月甘肅總兵官宣城伯衛公源三選肅官食都御史吳
公與聖平 詔率師往平西舊二公將中軍與其偏軍分五路以進計
涼關華山丹莊汝等衛所之師在行者三萬五千人亦如進討至其未
完餘驛山高兩冲教唐川林其舊得其部屬萬餘校廿八營萬十餘人夫

西舊雅為北房若更互仲歸以挑中夏漢通西域而匈奴不得為
其疆宋不能西夏而契丹得肆其欲然則平西舊雅所以為勤比房
之本與神若育兒育女邊疆而信專制者也乃知釋在彼土假拜
滅塵幻之術以威服類然後能逞猖狂背叛之計以拒王師今也取彼
雲顧祖角合小就足之冠項者賴之順者變之巾接以加之未報以勞
之使歸吉幸憂復于倫西蓋推異端又所以為崇 聖化之功也其功
不既偉歟予嘉之作平西舊雅其辭曰桓桓宣城鎮于西陲 聖命都
憲杜視其師如雷運勢如風威靈震兩荒聖時敢拒違 聖師致討分道
並馳兩角五將兩翼齊飛中軍心齊走牙捷報天誅已 聖彼何能支初
是還燎枯稿斧斯狼藉願餘微寇走倪資普先戴可教 歷年牛園
跪應賜旌旌旌走泥泥宛宛斯離彼沙噴入我城池露 厭捷 聖曰
噫嗟予思華育宜樂為茲周亮犯邊實自取之義勇已 聖仁澤宜施與
國天運

此大史筆類以續周詩
許牧雅雅四圖

日本國人能作豎豎得雨山中耕者若輩生赴牛行泥中耕者
鳴道都大邑中積米紅白萬斛山對峙金銀鑽米飽飯豈知耕者
如此

我牛種重吹簫聲牛亦償應不覺悲傷曲折無謂獨山高野更秋風
清雨非五穀夫夫無心為保心在書一制牧民不牧牛以共君顧推
能如

上山采薪日未吐下山日已聞人語足履肩賴可奈何明日賣薪入城
賣薪者供養大官府校者以火頃刻無辭龍日食五鼎深佐我 聖臨

一舟載整齊無人二舟相倚水羊頭老樵三人志在魚生看年晚渡都
都所得雖微無險難何煩年而收群鱗更有宜鈞無解者嘆微煙波甘
德洽

與李黃門許國書

許國以言取譴既舉其職後解嚴字於
若父師所以見令者可無愧尚蒙 恩貸難補外任品秩仍舊不與書考
足可資未足感也昔都諸諸發五石四查謂無以此合止君子所當勉

者尚多許國其有聞於斯矣終歸樂進無以論言師地產禁旅而
味象獨是供用任年吾卿陳廣文數中以為游官樂平也今吾身尚
寧性誠不欠相見兒女相從到處為家奈何必南京子第每事尤宜自
慎過於在南京時爾後彼者易行也區區在此如常扶治文墨何以累
上規許國乃有愧爾爾爾爾去家鄉八隔梅嶺其餘華已及鄰邑龍泉
與許國同此觀念在白雪下之憂也區區行車率寄此有便頻示報
遂歸兵官征夷將軍都督同知趙輔征兩廣

趙公左時懸公草篆文戈戟生輝雖戎舊實為前後列於國家平滿
虛席之聲昔赤子因循猶紅良有以收養無方民性生時律律嚴洪
畏死惟如公請為老耆義難忘斯人所無曾行此後 祇修身更風快掃
霜雪若公不見唐李勣其婿不放使擊敵怕一兵說今如霹靂又不見宋
狄青長孫陳昭宣威靈在虎著時中戰局能 得句應平智高丹書藏事
莫功勞顯公謹此二名特歸來國形高閣上

送劉留守王德赴任中都
祖昔年劉崇德 官錄雅雅陳國丹山似鳳祥明陽舉應如龍入春
天海大與大河通湖海天飛使此中至今也兵馬難死神臣忠勇

王公王公作正錄衣術朝律之書
聖主功勳等與仁義中此去後時歸城西宅子曾受寒
拾相從龍東迎候為樂金旁非將軍還朝更即指王府並生授兵權
贈李學士文通
玉堂察衣舊相和春日如何久別歸鴻未見懷米文館龍顏將欲御
經惟已過千載明農日又臨三雅
彼志當勞
遊普恩寺和何學士孟時韻
日口無書述
俗塵拾石登懸壺今古發首石累山似真更愛八婆花婆粉紅顏色
矯俗春
誰云梵城出塵家應在神州赤縣間汲井近通泉
梵城山相余商賈資信當機毛公侯拜佛間况有拾田老大監
雪西人選
同僚舊問年銀正氣峰峰松一偏師首長齋對佛師能本論誠金
仙年華催我從教老
大學講章
前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
家而成就於國者皆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近是大學第九章傳文所以明齊家治國之意初先孔子大學經之謂
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引此句而解之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
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是家小而國大治國之
規模操範必先從齊家的規模操範做出來人若於一家父母兄弟妻
子之際做得不好不能成箇教人却要教化那人之國的人決無此道
理是故有齊家有國之君子只在家庭間不出戶真門路其齊其家自
然教化成就備及於國上種境之內其人民無不率從自子又曾說此
意曰孝老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蓋孝老弟
慈者君子在家能處溫良有節定是省以孝則一國之人此其孝

自然能快事君上盡忠補過矣弟是弟敬兄長君子在家能低心下意
行行後長以為弟則一國之人化其弟自然能快事君上盡忠補過矣
慈是慈愛子孫君子在家能飲之食之教之誨之以為慈則一國之人
化其慈自然能惟君長之所使悅而從之矣臣觀古昔聖君周文王
每曰三朝王季問寢視膳可謂能孝為世子而讓諸弟學可謂能弟長
吉十子有龜斯之衆多難此之仁厚可謂能慈當是之時民戴其德曰
父母孔通此考之教成而能事君也入其國而民俗皆讓長此弟之教
而能事長也經始靈應庶民于來此慈之教成而能使衆也伏惟
皇上心著大學之書躬行文正之德化行家國治冠今古等何事自親
之
洪氏園記
洪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其外有舊城舊城者唐藩鎮建金別都
之城也元遷都稍東於是舊城東半遂入于朝市間全無所可見而西
半猶存號為蕭太后城即洪氏園所在也蕭太后者遼代女皇帝也
有子為帝則太后別居官城統帥部族故其亡也宋帝淳熙二年得獨存
一和太后以至其國逾年乃成也或謂此雖遠金城都而非唐藩鎮不
知也唐時此為范陽藩鎮安史反後改名盧龍而所治幽州縣不在此
今縣屬以爲州移盧龍以名蕭太后城此數百里其廣唐之盧龍與今
此也惡得非唐藩鎮乎遼金不固藩鎮以爲都而自以爲藩鎮也
遼金又焉嘗創建都城乎其地僅存土甍瓦壁皆爲人取去今猶猶夫
已其土皆真黃土人取之和堪炭以燒亦有即之作墓者以其猶高堅
也子往游之日去清明節未久掃墓者近遠在目嗟乎昔之在此也
者以臣城隍用夷猶夏自唐中葉部元季世七百年矣小而鼠拱名大
而不虎亦龍沈沈得窺之我天旋地轉時移勢改而猶大聖子持符鎮
以斷龍樹上焉就其樞機指之慶蓋嗚呼叱咤之故處而楚理要泣
猶掩袂焉因其類垣墉而增高補缺以障朝陽夕照蓋聖子於是
吾得得以忽朝君之迹掩林野之興焉倪仲古小感慨多矣可以自幸
夫
聖明之不易遭也是日國中牡丹皆半謝蓋京師氣候牡丹開於較雨後
於候為鳴鳩拂其羽翼驟降于系之間予往乃見其初放已過也同遊
者相學士孟時相約携其書卷出有龍觀其下而歸去時微雨
中有一寺年號中大監僧寶所建非教場舍不能成僧寶授于土

子瞻也其少壯而終皆在常公豈非常之山川所鍾毓儒材乎公出蒲臺而中其舟車間之新遠縉子瞻矣倚幾休哉有此三烈士而四之者公其謂哉折其可不捧摘雲之翻策張電之啟早有造于高且遠也而信子復見於猶未甚老之已哉

東廣約千里其北限五嶺五穀不輸京得留他間井地暖著勤植山炎
聲蹙望村深孔罕翔海闊珠目炳其民由此富適以資夫猛取之女虎
望惡賊背而騎反戈以相鏖令長落陷窮大官血汚廳元帥作鉅嬰
當寧於洪嘆諸公共惜名意副排補缺弛驛翻孤影諸將貪殘餽老鷹
攫狐爭吃噬罷負隅羅大開達境制撫可捷盜自無烽燧警善者近
潤軒書傳久永馮公昔翰林捲卷亦俄頃定期信孔孟餘說可暫屏
送叢村宗社巨輝選任彰德和庫

宗林家近武功山高山碧水蒼松間作官別家年亦久夢想終舍吳落
不帶花及泉香醪取聊竹坐石傾盃開隱居如此自可樂冠帶束縛卽
能還阮然昆勉就藏養善歌笑道生徒頓

汚殘磚缺瓦落簷椽取之作硯研之固古今鑑戒需筆書津宮豈不分

贈通議大夫河南按察使王公神道碑

昔者晦差朱子晦明道學而呂東萊和之其特廬陵王晉輔及門子朱而呂之弟如強實其同業友也以講求晉書輔宋匪徒以晉輔官族館

宇草盛足好遠客其實穢實三衣心相契爾子猛猛以為德學之想方
熾而吾輒不遇豈非有特立王者之風也歟夫士能特立者雖與世鮮

有薦陶之操故子恭王宗他歿者未嘗諡而胡元振其宗族九矣若晉

南安縣吏蘭統公生女遠若千世矣公以善處字子善其親前臨首因
宣溪至史述主簿李安析忝國史遠之後有晉籍今 贈通議大夫河

所居楚曉丘。恭屈原文。弊每讀而悼嘆之。因取原滋蘭九畹之云。以自

元社將屋矣任奉親友兄弟以井厥家必惠與義當守卿
明旣與公仲子出效庸而公老不棄器羅榮子林矣以發其陶寫之性

此諸酒亦能詩多為唐律仲子蓋壯日占送之期以饋其族之掌守
郡者後果然焉人始知公有先識非派所緣緝脫葉強為詩者出也卒
年七十卒之後十有二年而季子之子同知生登進士累官即屬客雲
副都御史大理寺卿公所由得贈者也同節所出有聲堂有撰貞弗恆
其私請或諸

美帝皇帝天聰洞徹愈教化之所謂隱而潛養仕而廣隅者非公與茲孫
之謂乎公祖誠壯孝考嵩世創前後履配皆貴今皆贈琳八子男四恭
憲孚登憲字仲智然官知台州府發序仲起以子一贈通議大夫河南
按察使文三人增曠維城劉允良黃道選孫男十一人梅如章旭良旭
越旭同子同昇朝旭同和同求同心同子興同節父安以公神道碑
宜刻舞廳門禮請乃族長憲俞彥文所為公書堂之銘而以予所見者
述其大要且繫銘曰

吾邑之溪發源而下接于靈蔭岳折纓馮其名曰寶玉翻珠麗奪山大岸迴旋百鳥誰養其止宿於松栢雜香王公其封君屢過者曰嘻公子若發既耆而榮亦高而爲金車步雲牙解天閣掌帝之法俾民無寃地靈人傑於茲故存君子罔之曰甯識陋公猶其德以

先有發機亦隨之爾弗克復被逐職者何樂施振濟濟客之體我照梓

上通於天也。故子春曰：「上通於天，仁之所由也。」

卷之十 詩 七 李太白已嘗得此意仲年焚黃凡我命言酌茲漢流承山麓

丙寅元年乙酉夏令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純道得其尊府彭公自所序安成以書來論曰吾知飲徒相堂于中溪以去臘興江今李春海

三兄等無不當在新堂者矣非但願之又將使也白語及諸學入丁所

者宮列東序言林諸縣入于斯者皆列西序吾竊知太極殿之遠違柱

將有不待功績之外而相簿祖之不念將有不待曾高之上而遽忘新
香宰為州也初君有感於昔而然昔吾弟憲副顯敬建祠就東而宗人

廣西者非僅乃還正竊使其便焉而不至於志祖故今相託正竊北而固守未者乃大地廣四丈深加五倍而構架有餘矣堂以嚴其殿室以

封左春坊大學士肅翰林侍讀進封吏部右侍郎肅翰林學士公父諱務威以祠成之年自贈廣西按察副使進贈吏部右侍郎肅翰林學士方某榮命彌輝宗祠尚侯君子銘而書焉大理寺左少卿喬公保官序

君子之致辭。必到微辭。恐其不實。而不當若此。然則豈可謂制有旨
 以發辭院乎。原無題評。事有實以持平。亦喬公至弘山山西。惟
 於正統戊戌。及陞士。歷吏州。內科給事中。右給事中。都給事中。遂入大
 理。事為右寺。遂在寺。至今為左。亦卿其父。於刑獄之職。屢遷而不他。用
 遂其賢。於是為左。宜也。主事。讓君。為初。君。索華。索卿。君。賢。諸子。文之子。
 聞。非。錄。方。德。者。天。昌。其。後。古。之。人。云。然。今。刑。部。侍。郎。新。羅。都。御。史。
 周。公。瑞。與。公。皆。大。友。人。皆。久。於。法。司。上。屋。以。君。而。皆。顯。赫。未。可。量。且。有
 才子。列。林。輒。紳。此。理。殆。不。謬。焉。雖。君。子。小。為。後。福。而。免。於。善。然。而。世。之
 實。打。不。顧。其。提。者。矣。如。其。心。不。謂。極。非。吾。之。所。能。致。故。他。也。故。予。舉。二
 公。以。示。也。
 中書舍人溫復父母挽詩
 有玉就驚歌昔者孤鸾理。惟性雌獨存。今者空刀借。嗚咽聲聲。若如聞
 舊唱。和。新。年。同。所。歸。送。者。林。口。墮。世。間。大。與。妻。如。此。能。幾。何。
 有山號。夏。秋。中。舊。楚。父。母。父。母。受。新。封。送。終。有。兒。女。有。孫。服。膝。衣。衣。
 送。御。腰。腹。賸。前。秋。草。黃。如。新。金。毛。樣。金。功。石。手。虎。與。獅。相。頤。頤。
 題竹送同年蔣忠魯仕至大守罷官

林信修效陶集隱使姓原聯濟縣崇宋古抗山水秀流蕭竹徑歸隱
 藥
 蕭龜山楊先生撰祀
 維我李楊龜山楊先生字寄字蕭山有道愛在己至今廟祀以故走邑皆
 老大夫田野黎庶不謀同辭祭推而進之從祀于孔廟斯誠所謂聚賢
 好義者也建明
 相延得遇得與講論之求思以為前代所乏祀祀必有深意蓋珠泗又門
 之徒躬受聖教故雖姓名之外他無可考如秦非却吳亦不敢遺漢唐
 魯門之飾瞻我聖經教聖學衍之祀前有何疑如禹辭王祠亦于
 至於五緯聚奎諸儒開明之後則非其夢足教南楚雖於范致其行足
 以希往聖之踵武其足矣以為遺賢之羽翼者弗與林斯蓋共選滋類
 矣惟龜山入程子之族存其統緒稍後就所鑽仰在其論訂頤和川
 顧未稱然論中亦時各有所發及其起從樂京之招異於終辭佛
 之石則前此未祀祀立非必此故數至以胡安國杜以傳春秋之及
 猶然仲點從祀以伯尚書之功龜山生置覆於三子而必欲少於三子
 故也愚以為孔庙從祀不敢增龜山但其宜寓蕭山尚且有廟則其故

為平得樂亦宜有術以收
皇朝崇儒重道之意以慰後覺景懷仰範之心謹議

大學講章

孟子曰富貴不察於鵠豚伐水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
獄之臣與其有聚獄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這是大學傳第十章引孟獻子之言以明治國平天下之君子寧損己
之財利不奪民之財利亦聚斂之意也蓋能聚斂者使上下四方之人
各得其利如矩之方正宜但利一己而已哉孟獻子是魯國大夫
孟孫蔑有賢德為獻子如何是富焉來不察於鵠豚乘是四匹馬
是小猶古者官分卿大夫士官最小無馬及試為大夫然後高馬四
匹駕車而行士既有車馬則不可養雞豚小牲口察其肥瘦與民爭利
如何是伐水之家不畜牛羊卿大夫來寒月新伐水而歲之遇有養
祭出水以用其富貴又過於高馬乘者矣雖牛羊大牲口亦不可養以
貪圖厚利與民爭利如何是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卿大夫之受封
者采地廣大民人聚多可出兵車百乘其富貴又過於伐水之家矣故
不可高養聚斂財物之家臣以制利民人奪其不食之資也聚斂

之臣其害過於盜竊之臣聚斂之臣民被其害而然歸於君能為國之
禍根盜竊之臣民不獲其害而怨不歸於君不為而庫之耗盡而已
是故君子寧使小人盜己之財者不以那利為利也不使小人飲氏之
財者我仁養民民自以義聚斂焉君觀上其利無窮所謂以義為利
也臣惟百乘之家尚不可以聚斂况為乘之主又豈可以聚斂而泰始
皇用李斯以為頭會箕歛之政唐德宗用盧杞以豐瓊林大盈之庫宋
神宗用呂惠卿以立青苗取錢之法此皆所謂聚斂之臣也其初莫不
害其為國而其後莫不禍及相繼由其不明大學之道故也伏惟
皇上覆堯舜之德填孔曾之書
聖心所存仁政所施惟當損己以益人先義而後利特見天下國家長治
久安何幸如焉

為彭學士純道子順題竹石頌

江南水竹鄉者至葉變綠雪消土脉潤芳長若立五石苔與汀蘆生
香自足短簾望非故為無乃為閑閑王惟相與答江曲何處不見
之矣必此宜軒仕宦留帝京想像時心目惟有禁城西雄傑包海
濱當年以解登清榻用船順維知江濱
賦筆花竹連貢不可名

為者羽族 如後進為學士

恩光沐沐良以敬也從後一瞻峰舍揮淚墨寫諸東銷暢彭顯得父遺
懸龍宜亦富貴從從世世世世思繼焉

退吉安府教授王允備赴任

吉學江成表呼嘯陳陳開四奔尊敬送九邑聚英才磊磊推名世紛紛
數撥點王君操陶治誰何復付來

風竹圖

鳳凰天上飛尋常不見之聖人在天位絕有下來時此物餐至和亦
不聞其饑竹豈解結實但有葉與枝鳳凰食竹食乃是假託非此象
禽鳥能無休期古有伊尹者鳳凰為等虎千駟不四時萬鍾不愧眉
所以相成湯功業格兩儀周公吐其哺禮樂光雍熙吾觀竹鳳圖嘆息
興遐思

休養為兵部尚書王城題

王公巷居昔名懸拉奸臣九天上即今却以休為名無乃勇氣非小
壯君不見使節高風一日十里無留駐然却落鍾淵島知避
誠恐無金窮之大世當如此崇德富貴非英雄英雄要知回首路豈

比曹夫建 謝去黃門頌

殿前為掌制佐元常權西邊虎嘯萬龍虎南截急力張鷹
天子召為大司馬欲振興我安華憂臣心奮前胸不隨若不歸休矣以為
河州地氣何高寒卷居深合宜遠安濟川大材仍在公霜雪浪難生

看

致仕吏部尚書蒲山魏公仲房之子完以著書選入翰林與纂
英宗皇帝寶錄公自家居以書訓戒之滿歲之又至成錄卷可謂不少而
所言者無非積學謹行奉公慎交等善事公之素守於此亦可察見矣
完於片紙雙字莫不搜羅彙集無有遺者既為可嘉則史事之與舊有
恩例進身排陷人多希觀而公屢以完事畢歸養為言完又不待事之畢
而以完養為請蓋以公年近百齡是以然也雖所謂求必遂而義方之
道定有之思完信乎足以為公克肖子哉子於正統初元以易試春官

致仕吏部尚書蒲山魏公仲房之子完以著書選入翰林與纂

公是時以太常少卿同考舉人閱書卷而於子性文時為可非前例
也主考恭和王少傅陳少保重公宿儒資其賢決以授末學也然則子
於公之故案則崇仰名德什一而公必有代焉於此於彼為完

獲題而歸之

聖教職掌門

開孔門諸徒師道而商不及求進而由黨人利便已謂此聖教義果能
悉變其氣質乎抑猶有所未歸於中也其為弟子孰有能於回參稱
回參美而參見謂為魯者乎傳其遺教於大學其日夕親炙孰有能於
子孫子孫家誨矣孫俊不聞言及也然其傳其道者於中庸稱者不優
於未稱者論者不若其未論者然則聖人雖善誘終待於受教者之自
為乃克成歟伊使師皆善教弟子皆為學以希孔門以副
聖教授職作人之意矣而可

送李訓導士止赴任廣安州儒學士止河南布政司判官

太宗初年入翰林二十八病之中有傷其父兄之若輩十方伯歸矣從
河南剪髮餘諸人所知要之非以供職設優志勤奮當微意而古作者
堪追望士止切不建科第番訓發身甘小試泮池一泓肯涉冰蜀山萬
疊志遠適為言操薄職易轉學相長先志吾翁昔與若翁交際顯
跡是情添勝相送因之懷舊事故山風木鳴矣稍
荷舊圖題贈廣庫司訓李孫

廣都中原近限池所積故風高而雨細淫秋荷葉落老生於青

或在阿淖身如玉舊官舊歷

滕王閣圖

昔日滕王閣于今但畫圖文庫在富貴無年無風寒寒如閣閣閣

碧嶼孤誰云樹難老經雨半榮枯

兵學士與修成新居慶以雙鶴吳年六十九有母年九十四其二子漢

為御史高卿貢士

雲間寶鶴樓為羅持獻先生意若何二品官陸期賜服九皇子知特

聯科職乘仙苑樹應永維弄親閣慶多况吳新居慶慶達翔高暖

可容也

侍講學士李士通宅後觀其所藏書畫題詩以詩

東華門東小街北文通之家多古墨圖繪四壁故南齊卷軸紛然集
具趙松雪與楊鐵崖點綴點綴生榮新教老硬各有態妍姝醜煥然
可怡煙煙家餘累八九鍾離洞賓相聚仙才誰似李夜即題醜醜
先舉牛斗短詞長歌難近伴揮毫寶室洽御子昔者宣宗樂真耳
寵臣得錫今貽後絳絳絳欲俱又竟丹青賦賦爭傳觀克用獨賦

淳寧全忠五慈慈恒恒聯聯約其為順順順爾虎聚蓋根根王自英
而此亦族族知遠天資資和成成項補補聯聯子黑少紅貫日王代與
三慈在故終終然倫倫無足親狀述屬格者兄弟聯聯聯聯聯聯聯
做全三有戰戰結結高舉如為誰期方氣揮忽必烈烈而戰火齊見由
主華齊有走難有足制制懸懸常理南風吹擺擺尾帽帽網網網網網
光輝溫仁湯武雄雄生秋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
大宗玄聖微微正朕朕紫雲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
巨千萬古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
聖左侍侍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昧月影回眺雲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
謫接元儒客賦賦因德德剛正學識明格所作詩文理趣出入意表非
腐腐曲學術行數墨者所仿仿而進退之際安于義命若其術許管幼
史諫葉陶元亮則傲脫濁世清塵襟爵之木心可見也是以裕宗不能
留世祖不能致因豈不可謂之賢也哉然而建言者運欲以因列諸孔
廟推祀則事體甚重不可以不詳議建言者謂顏子未嘗著書而配

孔子不可以因未著書而不之取夫顏子何可當也孔子之道傳之顏
子後世取信於孔子之言其言其論語載於中庸見於孟子存於易
繁繁華書不一而足然顏子未嘗著書不害其為傳道也譬如蕭何無
戰功而高祖取為漢臣之若者焉無戰功而大宋取為官臣之首所為
知臣莫若君知弟子其若師者此之謂也今以因未著書而仰攀顏子
為此則是人臣無汗馬之功者皆得攀顏子為比惡有是理也哉建言
者又謂從祀諸賢其中有不能無過者因無過奈何反不得從祀夫及
門連宵之校同有枉錯矣中者矣又有聚飲而聖人有其甘苦從短長
而聖人言其不仁者矣然而莫不親炙溫良恭儉讓之德親授文行忠
信之教高者名列四科餘者亦皆自適大要足以孔子家語大史公仲
尼弟子列傳傳言之以為三代之後此七十子者其最也然則七十子
之有過者亦先儒所謂聖人數其事而責之其所善猶多矣至於左丘
明以下雖歸二十二人有未能深明聖經之旨者矣又有無所傳者如
向好使倭若王肅者矣然而當世褒道徵火于赤黃老子漢儒于經
之時而此二十二人字其道經轉相什授諸說註釋各竭其才以待後
之學者則其為功殆猶周文武成康之子孫建國徵討無所損作而

能保守姬姓之宗祀諸謀以閱歷春秋戰國不亡而卒存者也雖有大過亦將宥之況小失乎今以因循過與七十子下二經師有過者較重彼此欲得登因於從祀惠竊為仲尼素王也七十子助其創業者二十二經師助其垂統者也過其有過謀而貸之猶得陪從也非是之比而徒曰我無過可自陪從未之前聞也建言者又謂與因同時君許衡吳澄其德學無以踰因而亦特從祀因豈得獨遺夫因之於衡澄其德學無大若也其功則有弗若也何也衡以其行道之功澄以其明道之功當元氏有自朔漢統攝而更其石臣情烏不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通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其徒以至於宋之周程朱張者其道足以撫世而衡者倡率誦誦之使知是道之可行至於澄所作諸經纂言發揮洞達自朱子以後依經立說者鮮克泥之是以我朝

大宗文皇帝命儒臣脩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澄之說多所採入澄可謂能明是道者矣而因之說未有採者則是因既未若衡之道行於當時又未若澄之道明於後世其不從祀未為闕典也若乃薛內翰瑄立躬恭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怵應勵學好問可謂文矣歸索其

十三

續一

十

十

十

身可謂清矣是以存家
聖知授錫美諡其為
皇朝名臣夫何問然論其於道所得以與朱子諸徒相比並若黃真卿輔廣之說承微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說尚未可知伯仲其間否也而遽欲從祀竊恐世之君子將曰建言者為非愚則說就附其說我故愚曰為瑄可無施行因則準昨者所議楊龜山例令其所在官司建祀奉祀庶足以伸敬先賢勸勵來學誼議
牛田尹氏承慶堂記

求新邑南尹氏自唐已來為宦族有析居於龜山之後牛田者雖今且十餘世矣其老成有聞望者若於鄉里則紹興少則長其父克伯樹立田產為富室奉其母克盡孝悌倫母年已耆大於鄉里則其父克伯樹立田產為富室奉其母克盡孝悌牛田龜山居之勝處泉石幽雅竹木森青溪澗層層拂延賓客樂樂於間琴尊歌詠句淡相繼紹興之所不陸其祖考昭遠者於是為難故以承慶名堂余嘗食時未嘗識紹興而其群從子姓有及見者皆退讓知禮節頗異其為故家流而紹興諸甥楊氏郁旦昆季則余母族兄弟行也此歲米京師領紹興之德生之正罔敢請為之祀余觀古今以來貴族之姓其創造於先

貞則堂記

翰林謝編脩初由鄉闈經魁登科為庶吉士予受旨勅其家見在佛堂開行簡於歲次不忘其建堂非良家自出不克其其家在北黃嚴遠予弗知也後留受今職益知其家故堂以貞則而由其祖尹趙孺人而然孺人宋宗室系又并求歸葬祖父母士乾乾孝子溫良孫也共守家範大頌克諧永樂甲午居士卒年三十一所生二女一男男甫降守節誓弗改有宋說論泣涕斷髮誓絕之謝故存時以利其得猶歌獨委禽孺人曰夫妹當違嫁多於貧為貧具自謂吾不薄吾夫同葬而而相吾獨孺人曰夫妹當違嫁多於貧為貧具自謂吾不薄知其志堅說視乃息粹男長娶婦立家即歸父祖也生鏐五昆季仕止各致其力於時謝門翁然根為儒使孺人移念於首惡克睹盛於今我孺人有後藏其姓少孺人拾成孺人屢欲為擇配力辭寒室寂婦共處終老邑里賢達謂孺人固貞矣其重則及於嚴尤可見貞之本天矣足示人操也爰即孺人所長文書而子孫於茲承顏者焉斯扁扁周易文粹恒其德貞婦人吉象擇一而終為通云治天下有則象之謂也孺人能以貞為德於其家豈特垂則厥後而已哉子則之以為孝孫

續一

十

十

十

則之以為忠蓋守節不忘其夫為孝不遺其親為忠不後其君同此貞心而異其施用也始孺人子若孫將以守節事聞其種乘孺人止已而孺人年七十有三弗克及其存時例不得以聞也其子孫以為遺恨余謂孺人貞潔甚善惟
恩當有可期孺人宜終湮沒弗聞於當侍後世乎乃為記之曰彼他日封文林即監察御史張公墓誌
往年于鄉邑安福張公有子洪登科特憲方今奏勅最而從 寫討勇

幼子文林即監察御史

之官當是

道從梅溪公曾大父也又新尚條公大父也公端公其言嘆善事父
母少日帝里研石里辰往哺適以直其父之被誣因思其仇也
猶人性嚴而喜指施走順適之既失怙恃送終有禮遠思必祭而哀
第從公合雙教十年乃以母命析處宅注公經籍而待者居半與第
均之長弟之教也推已所預下墓地以誌之續諸刻梓以給合族續先
宗榮兆之見役於他姓者因此歲具牢醴備致拜掃俾後人勿至于忘
忘宗族職姻有孤貧不能自存者次第賑恤二婦姑曾若慈王義私為
之築別宅分良疇以處于旁近曾發誨育其子王致振其女以王無
嗣也而以所遺產併歸故曾以歸已妹婿劉張達客死南昌西山既歸
其柩復帶賻濟其家益公能身於所親若此而於所疎亦未始刻薄其鄉
能代之輸者有耕公之田獲矣而不歸數者有來貸貸出而返舍而
不歸者公悉置之數歲輒發使曰閑糴以待償而重重難吾弗忍
也助其書應 詔昨機公所出為耕十五百邑子王現黃族為莊境不
能 無歸師之俾充立宋人有事公諸遇濟事者率不濟弗為又有設
詞公之而公亦見也乃知公覺之而不言甚愧不致復效公之

行世非有恭於仁而為之者乎仁國諸福之所集也李文毅公時勉歸
隱于鄉登公所指南嶺樓與公談古今甚切而為之驚其像稱其持已
正接人和宜且貴則公之所存可察見矣公卒以成化乙酉十二月
十三日距其生洪武庚午八月十四日得年七十有六配劉氏有淑行
贈孺人子男五人洪武江道監察御史東萊縣學教諭淵源皆劉出淵
淵淵淵淵淵淵淵淵淵淵淵淵淵淵淵淵淵淵淵淵淵淵淵淵淵淵淵
主事數英其弟伯邑生王致振教思教思教思教思教思教思教思教思
四人公墓在其里零口之石與劉孺人合葬銘曰 世業所產未能陶
未已第乳成其里間亦或某其某則利國厚遠子孫其詩書安成
梅溪公是也公卒於 詔昨機公所出為耕十五百邑子王現黃族為莊境不
室額吾鄉和華大教登吾儒以是處當執怨公乎子好勇難指難容我
橫經侯洋以遊七類翰苑足善傳又克繼其本公為所誤俾勿偶
貴而學遂於公其子房所撰墓白之石有識者雖與配借藏以昌
德系我公後亦敬事也

松公 國朝明徵求徵德子第子子解敬文也
三交如老 諸君常運嘉威風毛羽翔天

謝益若明珠顯開者參差王先聖何處山中見此奇下徑綠江行
更鴻幼絲酒盈樽共誰酌想我與君當白育林間愛鶴清相似為和猶
仰成仙偶借問三友為誰歟亦陳王與下徑則還卿之客乃老夫萬里
先約寄此圖

送思八諫詩序 成化己丑秋作

予嘗思世之學者呻吟學工詞章以謀利祿得之則躍以喜視崎嶇父
師之訓儒先之言若土苴若弁髦若磨厲之故見涖泗之蔽裾而不之
顧求其既貴而不忘戒訓者於予同觀劇君果見之焉君字允明世居
吉水之麻塘族多聞人元侍御謫青塘漢相者其高祖父子也君天資
警悟要志於學以窮經領四川庚午鄉書會試禮部累得已榜不訖卒
業成均所造詣益深成化丁亥拜揚州府推官既蒞政寬明庶怨有古
理官之風蘇籍終著南畿大司寇劉公攷其族叔也聞而嘉之昇以三
十二字為八目曰為退思之戒君乃列為八諫求諸紳大夫為詩以發
揚其義揭於座右時朝夕視而惕焉問嘗錄其詩似予求為序之手惟
楊大礎也偶州縣凡十民庶物繁為東南一部會而推官之職實司刑

獄夫刑獄重事也人之死生存亡於是乎係豈楚之下情實倒置首尾
衡失司之者不加之意則濫罰混奏玉石俱焚後者或以勢眾富者或
以賄免氏女所措手足哉然則退食之際其可日無所思乎必也克思
失德往思失德以求思成之相濟也善思失德思德以求實罰之
得宜也念思失德難待思失德而大易懲忿窒欲之教不敢忽事思失動
刑思失德而舉論主敬行恕之旨不敢忘目之所接者在是心之所思
者在是身之所自淑市臨民者又無往而不在此則民之有德得自
直於有司之庭而黜吏無所售其私一庭之中豈復有冤民哉豈復有
誦事哉若徒目八諫之詩為觀美為文具而漫無警戒之實則吾不知
之失允明於予長子稼為善儒而予季弟宜之又掌其屬州教故予檢
知君之為人益重以請遂為序其韻永以勉其味玉之首云

永樂續編卷之二

聖主格

聖主格

帝降自蒼冥東涉神從龍金玉晶煥二曜珠璣燦爛於千星九夾
島嶼通聖輝四瀆源流納建位

聖主格

天經祀永萬年於此屬感

正月十七日

英宗皇帝大祥道官祭 裕陵十八日奉

神主入 太廟十九日丑時 皇長子生二十日行賀禮為詩志吾

天啓 皇家聖聖傳新春喜氣浩無邊祭

陵 廟先三日 總統承統後萬年電起北方曾統斗震居東位旋旋

乾翼最百辟盈廷賀日有聖光麗上玄

銅雀硯銘

銅雀堂傾只古丘空餘漳水向東流陳留作千年經常侍續姓夏

侯

銅雀硯銘

銅雀片肝甯玉方鵠鵠集眼黃金國爾舞齊力磨低崖景爾光見佳高

奏

會試祝文

維成化二年歲次丙戌二月朔癸酉禮部日已卯會試考官學士劉定

之等敢告于

天地神祇茲者欽奉

皇命典司文衡宜體恩忱自求爾則然而才力有限慮致缺遺尤恐秉心

或差除有向背敢祈冥鑑陸 誘其衷心目開明去取同誤諸之既默

有神助其致遠公卿私後備照賢神其強之保德勿墮勤與稱命決其

嗣人惟神鑒焉敢告

會試錄序

維

聖天子登極紀元之初載天下之上舊實新篇各隨其道里近遠以其有

司顧食報駕之故先後漸至洎于嗣歲之春靡有不造京都者矣會試

之期既屆禮部尚書臣某入北闕籍焚之得三千一百有餘人嘆曰鳥載

盛矣非

皇上慈昭大德續承

臣宗作成其官能俾日月照臨之域窮髮合齒之屬莫不拱揖俛伏

以來其盛德修其北入對一鰭坐以考官為請有詔以命學士臣之臣

安其同考則侍讀臣吉備探臣一變臣讓編備臣直臣水通臣環臣指

臣元碩臣武檢討臣松郎中臣宜主事臣贊監試則御史臣綱臣撰內

外職掌卷使而推詳臣定之鮮不獲備傳拜

今往暨典傳等之而後將事乃幸已之日初試以孔曾思孟之為書易詩

書春秋禮記之為經繼解與旨發揚以類蓋根本之學也越三日甲中

再試以論義理數者上機意陳臣下據誠列次政刑微言優語惟所當

則施藥之藥也又越五日丁亥終試之以古今策賡山臨海藏百為庶

務其施於用者其宜斯又技餘之材然也若是者雖指往辭而修畫加

嚴如鎖院平一日嚴故也揭曉亦早一日嚴所致也試之初陰曉諸子

盡月星朗于夕既而自強望雲景益融天意開悅可知焉豈非

聖德所成也哉得士之尤者三百五十八人連

聖斷也其視前科加多矣勒代名及文仰歷乙夜之 覽備以示式于永

聖德所成也哉得士之尤者三百五十八人連

聖斷也其視前科加多矣勒代名及文仰歷乙夜之 覽備以示式于永

聖德所成也哉得士之尤者三百五十八人連

聖斷也其視前科加多矣勒代名及文仰歷乙夜之 覽備以示式于永

聖德所成也哉得士之尤者三百五十八人連

聖斷也其視前科加多矣勒代名及文仰歷乙夜之 覽備以示式于永

聖德所成也哉得士之尤者三百五十八人連

聖斷也其視前科加多矣勒代名及文仰歷乙夜之 覽備以示式于永

聖德所成也哉得士之尤者三百五十八人連

聖斷也其視前科加多矣勒代名及文仰歷乙夜之 覽備以示式于永

聖德所成也哉得士之尤者三百五十八人連

聖斷也其視前科加多矣勒代名及文仰歷乙夜之 覽備以示式于永

聖德所成也哉得士之尤者三百五十八人連

聖斷也其視前科加多矣勒代名及文仰歷乙夜之 覽備以示式于永

聖德所成也哉得士之尤者三百五十八人連

聖斷也其視前科加多矣勒代名及文仰歷乙夜之 覽備以示式于永

兩首而古之孝順身政公輔者推其最賢何如也
昔之隆陽廣漢者推其最顯五倫書非其
祖康諸臣大孰為廉介武毅有功勳歟夫
齊而近道昭代之與孔子所處所處者異
舉其書之樂而古無足以比昔者之寄留心
誠其有所勤成以不棄也豈不於世道有補
問通者

望工臨辟以進士宜乎士務學問而風
力緣端而嚴聖矣奈何序序猶淹而至限
至道復再出以縣之蓋在下承承者之未
方放荒之政今也何施而可若乃官不備
觀法去亦多矣民不與其居而弄兵於境
安得難此莫不為循良之歸而前名父後
刀劍而牛犢乎如是則守令之選盜賊之
當注意者無過於士有成績者有治民有
守有財惟是之圖而凡在廷咸思再副德
意乎故廣詢博訪於群

茂諫者有以來焉
則自昔樂或欲未嘗無人術靈本所養
本降生然當其未臣以前計數穿城而
取帶于內者何其地備責梓梓其自蓋者
當者又何輕率然近用成功必有以也今
責者極機者得機而功悲古之人然則和
也而彼漢之良臣以和為謀何歟聖王恐
度唐之民將以望為請何歟至於其法新
本於八外其形勢之變方向之殊固為特
以觀焉

呈上乃將得之略倘有取於萬一亦片
論諸事
建公問君使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
建是語語中所載孔子對其君以君臣各
君使臣事君如之何定公是魯侯名不

孔子為中節
人君使用人臣人臣奉事人君其道
臣事君以忠是禮是合於天理而有
君上親其臣如子豈可使之不以忠
世能者使之忠能者以修飾以忠則
可事之不以忠所謂事君以忠則但
有已不敢瞞君之官以自進不取
禮則臣之事君自然愈盡其忠矣臣
如其禮矣臣若於古如周之盛時其
華之詩以送之一則曰不遑將父二
稱之詩以送之一則曰不遑將父二
何其以禮也其臣則大公周公武而
禮作樂為其君政大平功勞整焉如
片陳賢君然武帝則以視大將軍
待臣不以禮矣宣帝之臣賢相如
且偽增戶口可謂不忠矣其地不忠
之臣欺君罔上然代無之不可

數伏惟
生上鑑孔子之言以執取臣之柄既以
萬年歷之域臣何幸親臨其盛
主事計禮所成國廷試策問既見
國朝廷試以辰戌丑未年惟永樂二
吳永樂甲申以先歲未靖難甫
二月會試場屋火天下貢士死者
也誠猶未及期而
宗廟天
今上雖能乃對高宗不言之
變也然則浮果進士計禮汝和
主事密成國御題以是科予
予題其下汝和家世儒宦其
由江右解魁起應時需然則今
然我因得康之忠孝以臻
部主事汝和是也

臣問惟教而由學之道也
益科為翰林庶吉士今授南京刑
盧諱來又奉國首領士文榮
乃等縣儒學父德德父訓勵之
季本而子親策不致失也
前甲申江西進士為翰林庶吉士
大設公廷汝和初時類之

臣問惟教而由學之道也
益科為翰林庶吉士今授南京刑
盧諱來又奉國首領士文榮
乃等縣儒學父德德父訓勵之
季本而子親策不致失也
前甲申江西進士為翰林庶吉士
大設公廷汝和初時類之

新城縣令陳道政績碑

英宗皆從之版籍舊多詭匿貧富無所考役

歲披水患。課民築堤。植榆柳以固之。夏。蔭補。以秋熟。頗以近今類之。治訟。明夾民莫敢欺。鄰境民亦間以其風。仰求。立。吾。早。年。學。詩。于。韓。林。樵。謝陳先。此。登。官。總。庚戌。樂。又。在。新。城。以。持。海。庫。詩。生。洲。昇。堂。講。說。

聽者傾服政學之餘時起者儒秀來訪問所缺遺否則靜坐焚香鳴琴賦詩以自適蓋在新城使逾三載而去其去也以藩省陸象參政吉新城小不足展君才吉之永新邑大事廟宜政君今永新有

君政嚴奸民銷胥吏足屏息彙時蠶餼閭閻者今挾實浮舛南遊檄
相北泛江淮平人稱快子心善君所為未數月君以知者薦來同考壬
戌會試既出院遂簡為御史由此新城永新兩邑皆以君不得久於其
位為數君為手言負謫在永新儻又亦當和平知新城爾以初至下客
不屬鉅矩以除權矣惜去之速不克寬以濟綏也若在一時民牧中真
為可稱者數君則之臨海人卒官福建布政使其子選得君經業禮部
會試策一人繼君為御史擢治江西至永新以時從君宦游處立其縣
丞明舊亦常為御史賊汗復藉冀選適貸之選卒罷其官無所貸而社
貌之如前輩論者多君澤民宜其後政法焉也故予為新城之人懷君
惠者并記之豈獨以慰其人之思也哉新城之學而仕者其亦有可於
式於君者矣抑世之有民社責任而於其任已見惡於其民甚者
事休而去之觀新城之人之於君又可以自愧而勉夫民之本厚必有

有成功也煥乎其有八章

君莫有過於帝堯者可為後世人君法也無競是大貌則是準則天之
 為天堯雖然其大無外仁覆天下之物帝堯之為德亦巍巍然其大無
 外仁覆天下之人故史言茲其仁如天然則堯之所以與天同其準則
 者只是仁德而已蕩蕩是廣遠無名是稱贊名言之天之仁能使萬物
 各得其所而蕩蕩廣遠萬物不斂知天之仁帝堯之仁能使萬民各得
 其力而亦蕩蕩廣遠萬民不能言堯之仁史載堯民皞皞而歌曰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即所謂民無能
 名也故曰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然而帝堯
 之德如天雖有口者其能形容而帝堯之治如天則有目者豈不親見
 其成功是已成的功業堯之九族既睦是其齊家之成功百姓昭明
 是其治國之成功黎民於變時雍是其平天下之成功言堯之成功而

曰巍巍乎則是成功與天同其大矣煥然光明貌文章是禮樂法度堯
禹衣裳而天子之禮備作大章而天子之樂具而俞咻嚙之文見於君
臣之間厯象授時之法用於天人之際是其文章也堯舜之文章而曰
煥乎則是文章與天之日月星辰同其光明矣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
也煥乎其有文章臣惟孔子序書百篇以堯典爲先而凡經傳稱堯之
德業治化莫不最盛參以論語此章信乎堯爲羣聖之尊五帝之首也
是以後世有天下者莫不於堯取法蓋生李唐之君魏神武趙宋之君
說光堯豈非仰慕追希之執紼阿能及其萬一惟我

不以屋可封而帝堯不得專美于古乎矣臣不勝願望之至

毛女二卷

三月咸陽劫火紅絛眉瓦落出深宮
相從惟有長生鹿凋歎巖樸夕照

千載迢迢白鶴歸根隨波闕是非當時珠翠承恩者生石間納水乘

宋仁英以前用差役而民不投王安石用相後民始投矣司馬君亮麻
顧用差雖絲子惜亦不己其猶歌中五於期溫兩開其免後忽邪
觀其為在宗言臣私受神宗勸精之政漸致理壞理時疎而備過犯故
探策問欲以威動聖意子瞻之惜殆可見也然其後為僧之殿罪子瞻
全依助溫而不貸其舉復向刑則昔者之言為向背亦可蓋哉子瞻
作君實神道碑深美其誠蓋自覺城之未知君實者也

蘇子由
蘇子由使遼歸為哲宗言遼主弘基以典義和好為善年貌可六十坂
我輕健欲而不衰李國尚富年我日無虞其君臣事佛國俗化之
此彼之巨震足為我喜也弘基孫延禧當嗣位然骨氣凡弱視聽不正
恐非彼之福其意亦謂恭和好而我不待之矣其後弘基守和好又
十餘年而延禧亦不待盟然遼國遂亡於延禧之身則子由之言信
矣容貌辭氣乃德之符非特得其身之遲促而併得其國之興替仲由
蓋成指之死見知於孔孟郭子高仰魯侯俾其死見之於子貢
賢者自有現人之法也子由殆聞於是而然歟抑使可現國則非其
人者不足使佛能盡國而歷世之其悟也何哉

卷二

李清臣

李清臣見宣仁聖烈后既崩哲宗入辟小之意欲紹述熙豐之法而
是時小人屏黜出外者其勢亦將轉而復起元祐諸賢事畢手履廢及
之矣若此者清臣之所喜也清臣平日於操切制臣作法抑揚軒輊
以立勢所優為也故嘗條而為法原勢原之文說其辭氣真小人之言
也夫為治者先德而後法上理而下勢今乃切於法與勢之為言則
其所益可知矣

相爾魚笑一章五十八句為同色舊友彭大題勸其親物慎德也
相爾魚笑為類各殊各相忘矣子使江湖其大鈞石其細細其強發
刺其弱紆徐其背森森或列戟更亦或總統其口有須或看跌飲吳王
食餘棄諸水中形不復初或薄若削浮泛輕虛肯投本林魯之公輸惟
侵卷曲緩何若拘捕細俯仰難走趨以此獨處才然無徒然此象類
不相計國性性而往隨分而居休休托行吹沙泥塗彼此相有各不相
無其問為者黃金為鑄難堆九洲之珍寢海靈靈以之為負御
天飛龍以之為臣都賀文變化有神然在時從容臣仲胡世之人
林林各貢以富為凡矣有里都慈於貴者咄咄不呻歎捷而出揚其美

東華觀續略記 君顯親

東華觀續略記
承新縣東溪外有山巖然臨水而止其上羣植若翠層樓峙者東華
觀也始縣內老氏之宮吳云最大以富其後折于東華歷世之久殿事
漸備今所續修則三仙閣以奉其教之所自者張君許開之下招其來
從者之舊號月堂旁閣為松巖樓下為資石山房若吳者道僧王聖碧
捐資糧率傳黨勸官私以為之其功居多子白登仕不至東華已三十
餘年然未嘗不時延其廣蓋吳邑山水遊僻非驛道所經冠蓋鮮至稀
間屬蹟然

何幸哉居其勝以享其幸惟
聖明德化在上覆憐如天長治久矣以致茲也可知所自歟子他日歸
里尚與盧碧澗泉遊焉為記之
寓舍四諒
靈燈寶殿
子與與之次偶見北宮威靈聖之事體德第非非非而飲也詩曰
更生若明經子欲取其結並予承考志烟烟中心躍
相露曉井
庭前方茂其露降之霜諸性羅云者沐天春也爾以曉香焉詩曰
維此歲寒植翠葉承降運天果揚慈膏魚茲雲乳尾
管兩晚榮
大宜人未京就養歸里復末年已七望八子皆已婚於時
我堂南北砌萱花何歲幾子孫勉仕學榮親及 聖貺
刑庭書度
子兄弟四人今惟李第官海陵洋縣曾同若京寓其間亦幸也矣

詩曰

歷代詩話卷之六

卷之四

奉和張英見寄韻

才薄深慙 崇老老食微祿奉 聖恩吟 蘇梅白初非 臘醉臉桃紅 堂
是春轉愈窮多空 迷見象 聚錢少漫論 神愛君 隱樂惠 崇貴風月無 堪
不 諫人

林泉子詞

予同年交陳布政尚勉解組歸老於鴻江予為作採桑子詞言其隱居
春秋之景於四時獨久夏冬日特尚勉自述昔歐陽永叔賦歸田樂亦
與梅聖俞各分二時蓋與入樂樂之意也

鴻江歸隱春時好花映柳堤柳堤對景偏堪把酒危 腰金暫解

衣冠卸斜斜折枝細數垂絲不堪綠陰漸移

鴻江歸隱秋時好月挂銀方金菊又香倚醉微風雨驚簷 昔年實素

迹 昭代考選才良總治炎荒晚景偷閑却勝忙

典纂脩官書

前者諸公往往昌邑為說其意以石武清徐武功為霍博陸張富平
之儔若然則石徐不當伏奉於數年之內矣

俗使復正天也而使貪天之功以自饗富貴云爾僕伏其辜猶未樂聞景

陸子園主此

聖朝家法也孔子春秋忽哭魯魯君卿於其在君位之時則鄭伯之
不問其說以嫡立說以庶立也朱子綱目釋秦胡佛甘雲君親於其在

君位之時則親主之不問其說為有終說為無終也何也不沒其實以

傳信於天下後世也聖賢於他國之君其代之君皆稱焉電泡焉者非

其所聲臣下之者尚不沒其聲焉君之實以四海之廣七給之文當君

焉而或事之者乎惟於其既立之後從而帝之於其既廢之後從而王

之若今早之云者為合于聖賢之旨而于

今之制曆家尚存紀元公家尚云欽家者之類亦美實我至於所稱

帝上文吳而實同固無擇焉彼陽託無擇之文以藉口而陰持迎合之意

欲沒其實以其為有一利已害人爾君能燭其中而妄曲則折焉得公

論矣嘉慶之餘專此奉復

聖生試數職策問

問聖通之傳曾思得其宗今且其書考之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
不言心與其徒既言意心知性又言存心養性皆越何異欲皆為佛子
本國避兵而去思為良下

行止何殊歟若乃縣輕二父以俱從祀於燕下奉仰一子以公祀事

我上父子天倫也公係人壽也頃其一則連其一近代有欲定廟制

夫子之父皆聖王而目然雖俯者於禮可敬請去子行且言心者

欲徒為臣為師以食祿者莫得米以事神請賜厥用觀者

送孫少卿覽 賜告省其父于北里里居分題得題乞字親

父美嚴尊德望全勝金紫雲登陰陰無橋梓當 昭代樂嚴尊德望

平風誰今即魁 仰榜常陪元老侍 經廷只應歌奉最甘奉對奏

聖主碑

聖主碑

吾邑諸吳姓同為舊華榮元名進士其子楚府教授授其父之志

文務公廣今學士與徐亦其遠宗也先亨備履桂同之下名目嘆景其

妻之父子母舅也予為詩題其上

杜周時東方秀典義山角其南見嶺嶺七級峻增王萬年華先重選

五起伏朔吹振北林夕陽樹喬木吳宗居幾世崇教事耕讀登樓項萬

晴近遠散熱牧好景是娛人無心康世永懷先翁昔至祖孫芳瑞今

聖主碑

聖主碑

聖主碑

聖主碑

聖主碑

聖主碑

聖主碑

聖主碑

聖主碑

聖主碑

聖主碑

聖主碑

聖主碑

聖主碑

聖主碑

聖主碑

聖主碑

聖主碑

聖主碑

聖主碑

人之為學既已知之必當行之於是克已復禮主敬行恕以行此正斯
可謂之仁者矣既足仁者則天理流行人欲淨盡有坦蕩蕩之樂無畏
戚戚之憂故曰仁者不憂如何是勇若夫勇所以守此理也惟是恐
懼人之為學既知行序進於其先必剛勇守若其後其浩然之氣配
乎道義如山在此立而笑之能移江河沛決而莫之能禦斯可謂之勇
者矣既足勇者則臨之以威武不挫志也而之以禍福不撓節也故曰
勇者不懼由知而至於仁由仁而至於勇進學之序如此臣惟為人君
者於此可以為用人之法國辨人之知不惑而實其謀謀因斯人之仁
不憂而政以政事因斯人之勇不懼而加以備義此用人之法也然其
本尤在體之於已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為人君者可不
勵乎若於士帝王若廣齊之知能明物察倫仁能孝親交弟勇能誅四
凶以服天下若周武王知能聖明仁能作民父母勇能一怒以安天
下之民皆具此德而無欠缺者也伏惟
皇上萬古聖賢之所言法古帝王之所行內以進
聖德而無不備外以用賢才而無不宣天下國家不勝幸甚
青金臺選別卷後

十三
今翰林院編修王言之大父福清君當崇中書中書出官外其同
鄉諸子孫以詩文金臺選別卷後是也卷中諸名無位保傳列於亞
細亞諸子孫者印發書若舉閣諸子孫及諸大夫亦有見其
續續脫教海而此羊角風轉摩天而下者今則墨本往往性拙矣可驚也
大正書房寶之此君家文獻之微之一端也

子孫齊花開色染胭脂紅壽星南天現光彩耀結壽字壽花中我家白
頭一老婦是時壽酒慶六十平生為人能享力新堂寶朋集蓮席夫婦
笑語三子皆怡怡明年逢生會又在壽寶時老我歡賀不能去有孫
有婿與姪隔隔佳代勤三五可奈何七十回未慶初度
像寶壽序

則翁名則字維則以其有孫也維則為姓歐陽氏克文忠公之族於子
為表姪而長子三歲不相見者二十年今見其俊然黧髮白矣然則
子老亦可也其能後會在今何年乎贊曰
維霜及雪 歸其翁類 坐平捷特 寒松在山

二十餘世其志亦有所望者子孫里曰其父必則
立益大初而為富室奉其母克盡婉愉母至已者
日養而始從諸子侍膳服侍色色謹謹牛田益山
雅竹木亦齊備諸子侍膳服侍色色謹謹牛田益山
與之所以不厭其煩者考貽遺者於是為誰故崇以承慶
未嘗識紹興而其詳從子姓有及兄者皆退讓知札那
鳳嗣而紹興諸甥甥氏都旦見李則余母族兄弟行也
紹興之德甚至因致請求為之記余觀古今以來貴冑
先同其天不欲世子久遠然曾未幾何忽焉傾軋豈非不
而所以承其慶者果何道不外乎積善而已祖考之積
子孫之積善慶由承也夫所謂慶蓋出於天非可以
知者希福於德德曰利利於食養又豈若積天理至善
陽德以承火於日方諸以承水於月內其氣類而得
然此可與和者道誰為俗人言也紹興唯孝弟忠信
倫理為躬行之要以為方為貽後之規而家戶不無
以是昂率以觀其驗于他時其為斯堂之光在紹興

事 龍運由宰屬持律華級諸部乃佐於閣

有年 裕陵復上南終通家公亦往矣

取乃公之事親 封以孤保父子橫主以至子老既遠考終遠從九

天子念公贈送葬朝行惜公乎贈哭臨別僚 與屬永訣顯幽幽辭靈凡

南京戶部侍郎陳聖母祭文

惟靈挺夫壽社見子顯榮五練感 結龍鳳交騰以 錫之寵冠懷是

子紅綠賦時歸自 兩京車騎旌麾都憲 何郎曰惟吾兄今送母終

幸命光輝上親與醉千人獨書三品衣儀以即 寸墓吾儕在遠為今子友

通人夜唱竹枝曲為里家山此身獨胡結遠 逐月明中乍近 逐去聲斷

軍竹枝聲從風吹有如大將征虜之旌麾揚 一以世世守北邊今軍子

飛龍電掣雷轟馬從玄武門前看走解日高 傳 音醉金鐘

蘇易簡內直宋太宗謂曰君臣千載遇 一何應登曰忘孝一生心可謂

今工在春宮時對李賢取是日平所進讀孟子全句君子遠庖廚五字

徐敬業 諸對項之對云聖人登寶位覆對云學士登瀛洲元見 春思之妙

徐敬業與驛兵王兵敗質王亡今為僧 往來杭州靈隱寺宋之問至寺

夜吟驚蟬聲先龍宮鎖與家久無下 顏賓上隔空明吟以終篇之問

大敬質明未見則通矣敬業亦脫去為 僧于衡山與果既敗依張全義

為僧于洛陽嘗給已係題詩云記得當年 京上耶紙衣脫盡看僧衣

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暉人見像 其為巢蓋古今若此脫身

王介甫 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曰王來無恐 士時假使當時身死終

身真偽有誰知其意謂已嘗辭館職出於 於異已者若司馬君實辭拒

副范景仁辭翰長出於為莽之徒也然 不知蘇子瞻又嘗謂介甫為

莽之徒其詩曰漢家未識經綸入手功 事事新百尺穿成連夜并

千金購得解飛人換其汲汲安作也嗚呼 他入之疑蘇蘇蘇而不見

已曉者其介甫之謂哉

香燒細火營煙淡曉曉開池漾水深方 藥用時因善性善善攝養每沿

心 壯竹聚窮費 則十為骨尺王之坊貢一為首寸金之 蓋元貢矣不見釘鉸端而但若

貓睛寶石之瑩瑩領珠之圓圓則矣不 心乃斧斲而猶存瑣瑣蛇跬

之步虎炳灼劇之斑斑生或於湘雲押 連心於魯殿若乃抑揚之而異

風可呼可呼可呼之而元月年望年 望此月月望在人而月之時在手

天也 天有北南極如瓜果有前後蒂夫天分十二宮如瓜果分十二瓣其

極極度映而當天腰度度間如瓜果之 瓣其近蒂夫者使而當腰者寬

也天之頂心當為高山下陽城而地之 頂心為崑崙崑崙不相對者天

地間東南繁熱西北寒涼地在寒涼方 者堅板高峙而在暑熱方者融

泥坳塌故東南多水合東南多水西北 多山 豪均平論則地仍以高

山下陽城為中但取最高頂心處則崑 崙為中也

日輪 日輪大月輪較小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人在內故日食既時四面猶

有光淫出可見月輪小不能盡掩日輪也 日月合朔時月常在內未有

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日月相望則日 食月者月雖資日光以圓於望

時然微相參差則光圓恰相衡射則日 反食之如照燈者正當燈處炎

二公并銘

張之洞

鎮國將軍銜都指揮同知孫公繼宣附人吳氏墓銘

宣宗尊皇后族屬尤爲顯盛元舅大保會昌侯監脩三國史子得侍教園

然而公絕聖去小人積憂勞至死弗殄於是公長子瓚來請子鉉商人

楚人有姑焉越王妃及薛開留豐慶詩公失其原里丁叔人所

之姊為妻遂安伯陳之女姑蘇婦曉聞智陸歸其女長成有月

1997

惟恐有失教人華服禮部奏六月二十日八生求樂庚子二月初九

皇明在京近賊列第璫官叔舅縫室兒有開篋仰符聖治流都吏更起

此書各門各子錢造紙張紙收明兩現單之承相繼而錄各單之接印

東坡全集卷之四

觀者之益之益顯小者其言必以人所共聞者爲主

此年獲出觀者實如天來并期魚和、此後錄於風詩表決意祇祈年

韓

常附和北虜僭號天猶夏而公兩在崑崙老鉅防言近慨憂事

金華國中萬間各一典籍悉出幽陟自側陘正德學

者仰觀有慕深考無暇六世之俗浴歲給日用養士所需者至是俱
告完皇意聖意而助成者今游睥丞孫瑄胡璋陳光輝陳孟恭典
史李若愚錄也訓導李若愚訓導尹來京奏續懇其微予言勒石于洵尹
皆家言即弗克却其請記而錄之其辭曰

自昔文廟素王足於胡處邑龍泉庫維他祀今屏諸外正散式遺書燈
兩夜幾遺丁晨維教訓學或在專守胡龍泉儒官衙室街牖今家于內
師徒適居諸貴常親切磨罔此書之為文矣庫是閣專閣高明侶讀
朋輝如用我廟堂世治以致射之為武矣國弗除高亭合偶破的挽
孤如用我邊鄙世難以驅曉龍泉生徒孰克俾爾維張劉憲副為
天子使維侯尹君佐為憲副委賚有我官庠有我師咸教育我以歲以時
我出書

王先我父母簪裳軒車來歸于處如泉出龍為
帝作霖雨歸墊故泉深執我親

靜觀字同
韻書云靜上聲韻去聲漢書員詔朕臨濟平若深淵之觀顏師古注觀
與靜同楊倞甘泉賦時時注龍字即靜字蓋古字通用戰國時周人

王謀慎謂實取定靜為義非取觀為義也後世乃既折為兩聲又折
為兩義各不相通爾都陽洪溫等其然也又音扁室以靜後動
偏旁從事乃易以觀字字本太極圖說作靜然其印篆文從古音亦可
為靜也

西苑
西苑晚宿堤畔行夷酒盡柳

沒幾過老樹根株在牙角微舒斜透遲遲圓城古松在上頭蟠枝映紫
閣垂葉當彫樓封以朝臣職日俸春復秋以食饌饑民旦旦供饋餉却
億十載前輪日賤子遊往教內字堂步步道周即今你哀純飽飽
食謀渡橋倚石柱影搖碧流前近迎翠殿坡陀而諸州

英廟寶錄稿金寶錄汗牛焚燬寄益寶錄沈沈綠舟回云謹諸明亦以吉
于此官官引言靈隱宇周隅微深冠或類趨高臺乃拒水懷創守規

若瞻

祖宗流允宜資前鑑度克謹後修以義裁大湖石自汴來北州首首女貞舊
得宋所廣承蒙古過傳舍天

皇明留書辭致班聯藤蔓蔓網印席陳華宴水陸羅着羞指振難頭食

歡溫慈存浮誰比玉環乳三即任聚應胡維與戲誰不耻如仍生公
此地形勢最難尋父子三夷相繼帝今乃華夏收頤言永
皇統一世元金顯

統德集序

綠嶺陝西邊州秦始皇使其長子以蘇監大將軍統師二十萬樓也
奴築長城取河南數千里地為郡縣時駐旌麾于此其後使蘇蒙侯為
胡亥斯高所詐殺而扶蘇遂廢於此說者謂今州城所處高望即蘇蒙
也以秦威之龍軍而存僅能得此而城之現乎後世則此地作焉而華
乍焉而胡當關爭得失之衝其風俗民情很頑物產蕭條而不堪
為生宜現冷落而良可為歎從足見矣惟

聖朝統御極於晉率於此州之朝貢敬微於來至 闕降者今將百
年然後遠東推結人而對心之傳教子祖鞭而窺伺於曉處忽起之際
既漸漸堅之候者尚每歲見即則夫官於此州者宜其以口為月以月
為歲非特嚴霜積雪之凜冽使人寒怯也亦非特

先天舞日之云速使人懷憂離離也又非特青山白雲藏舍遠望使人懷
惻也而況於逐臣以罪謫至處有後分者乎斯人而有詩雖其詩不古

若猶宜錄之况來必不若者乎統德集詩看千古古律長短諸體
適合之盛矣而與科給事中李鈞許國論為綠嶺州時所作觀之則
綠嶺之哀物可以不躬履其境不親閱輿地志而得梗概許國所與為
樂家實友可以不同室合席而見其寅恭和叶許國於家不遺其親外
國不復其

君於州不鄙其民可以俾後之人雖不與同時而鑑其心斯詩也宜
可少許許國所由得請以屢言許時當爭也先可汗就屬聲謂大臣
曰陳力就列不能者宜止又言中貴不宜出行字內為民忠誠欲保全
之宜常居閤閣而已最後言大端以罪貶來

孝陵下此於法宜錄遂讀統德今
聖天子寬仁明廣未備容諫 賜環許國有日第古謂詩窮乃工王元之
綠山歐陽永叔居陵諸詩可見也他日許國達其詩應能勝綠嶺
窮時予子故序以歸其三子並輅轉使藏示後三子者予長女弟之子
也其母早世其父既官且又請而三子者於父母之教所得疎濶矣予
慮其於乃父所存且不足以知之而惟崇過矩錄道金滿籛者之為美
也此予所以序之也非三子者之求予也

理同論文書

積之序如昨司馬君之書考於本集無之昔者孟子謂今之
備以要人爵重子謂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其所備
而正明者雖是其要之謂也計之者其心非也若君實云積陰德
以爲子孫長久之計則亦今之人而非仁人矣司馬君實者孟子與
仲舒之徒也而爲此言高安復從二子之後以至今立於孔子之無
君實之相其主以政新法也人懼之以禍則曰天若作宋必無此事
且殆猶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夫政新法而不避後患豈有積陰德而
欲圖後福也哉故愚謂此書君實之言也今人以此爲言出於君實者
取信於趙子昂所書子昂要言之不足知居實者其畫人馬竹梅工書
能詩蓋王摩詰李伯時之流也其存日見輕於姚燧良有以也且多寫
老釋二氏之書其自稱曰三教弟子何足以知君實哉本其以宋宗室
立宋之朝宋亡而臣元大節已失故自放於詩酒書畫之域後之君子
不於其言行取信焉可也

送梁教授赴長沙僑學序

師儒之職在外憂專於教授其爲官有四齋訓導皆冠綬祿食受

命朝廷而來佐初已者也其生使環十數百里之場擇其天賦異俊之才

有以廉饒共四十輩待次補者又百數十輩皆士其履歷容委絕其威

儀邇然以民上而以父師禮事我舉而受當時卿大夫士之任以爲

天子使有日者也其當教授模範之教授宜不尊哉蓋其導以道不專

以位也他官有視其章服已較其月受粟未若於教授加矩矱如盈

儀者然所治毫而不精所領下人皆胥吏卒徒愚而非賢才其道殊不

尊也故教授於尊官無不可而之執禮馳驅相推遜而無纖疑儒者固

願爲之吾同古郡廬陵白沙以恒爾庸儒官族也承其家學以明經

試訓導此直隸成安儒任續日取教諭河南內鄉又滿書最知昔其秩

漸高其所成才漸多今陞教以長沙居師儒稱尊之地以用其素陵之

授範茲津庫矣無美不備出哉矧

聖世處庸庸可謂善休群臣者始而咸安去卿遠絕而內鄉稍近今爲長

沙與吉接壤其近若東鄰四舍匪惟近足樂其水推相於焉派匯岸立

汀蘭香裾韻佩原宋王之古章使人神會其山惟樹外爲麓時微伺

倚空音院存址紫陽尚軒之玉學俾我仰止其九足樂也古之言教者

必曰樂育不樂不足以爲教既尊且樂爾庸行乎哉

樂棟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親國公

始爲在詩書樞密集賢館學士親國公在朝禮樂贊襄樂
爾 鳳位登朝堂亦既貴矣乃貧富富德私于家仍公于部亦既恩矣
乃健勇果圖史是觀爲什是怡六卿之首一品之錫百齡之壽天幸其
吉教錫之造文衡之升賢銓之登人懷其成謂宜豐碩云胡璫清岩松
亭亭應映空雪惟玉帶色潤竹冷冷篩透宵月惟金綬飾君子德容若
生贊定

封樞人選氏親詩序

爲卿史時推 恩及父母受 封勅膺 命服共膺其福養既而來鳳

遷浙江憲副又迎父母就養及入佐中臺名位愈顯爲養愈勤其父母

天祐養京卿可謂有子知孝享其報於存時矣來鳳年富而才猷果斷

敏達是以有立於時

天子方任用之自地撫畿甸在還京時保其往鎮遼海以靖夷患 陸辭

且有日樞人恩以疾卒 來鳳獨爲特起官制道官致恭給舟車載拒

有司爲奉家喪哀感永終喪

上書爲金華縣令之不以樞人子知爲念也其能

保其親親復父若兄即 封樞人選氏親詩序 命服共膺其福養既而來鳳

遷浙江憲副又迎父母就養及入佐中臺名位愈顯爲養愈勤其父母

天祐養京卿可謂有子知孝享其報於存時矣來鳳年富而才猷果斷

敏達是以有立於時

天子方任用之自地撫畿甸在還京時保其往鎮遼海以靖夷患 陸辭

且有日樞人恩以疾卒 來鳳獨爲特起官制道官致恭給舟車載拒

有司爲奉家喪哀感永終喪

上書爲金華縣令之不以樞人子知爲念也其能

保其親親復父若兄即 封樞人選氏親詩序 命服共膺其福養既而來鳳

遷浙江憲副又迎父母就養及入佐中臺名位愈顯爲養愈勤其父母

天祐養京卿可謂有子知孝享其報於存時矣來鳳年富而才猷果斷

敏達是以有立於時

天子方任用之自地撫畿甸在還京時保其往鎮遼海以靖夷患 陸辭

且有日樞人恩以疾卒 來鳳獨爲特起官制道官致恭給舟車載拒

有司爲奉家喪哀感永終喪

上書爲金華縣令之不以樞人子知爲念也其能

保其親親復父若兄即 封樞人選氏親詩序 命服共膺其福養既而來鳳

遷浙江憲副又迎父母就養及入佐中臺名位愈顯爲養愈勤其父母

天祐養京卿可謂有子知孝享其報於存時矣來鳳年富而才猷果斷

敏達是以有立於時

天子方任用之自地撫畿甸在還京時保其往鎮遼海以靖夷患 陸辭

碑銘二

衡石現其陽臺池稱爲二陸水以運墨宜於小字王鐫金勒其陰臺池
通爲一流墨以越水宜於大青山鑲崖刺嗟予漸老矣腕弱則於大地
弗利目昏則於小也弗諦以遺子縉尚縉子志伊誰銘之係爾居士
豆類烟而曜粒粟學三星八紘列地紀一水環天經礪爾純爲鏡磨此
堅作礪車路續父業保齊齊甥銘

御早

宣德甲寅公右閣境大早今成化丁亥復若豆甲寅子提使邑東門劉
君榮本宅其子復登第爲翰林編修者昇與龍司副需謝學政爲基謝
訓導善從游此外又二三子以早故館穀不登里中陳長者仲琳有
早詩予和云江南今歲吾恒陽比舍應無隔夕糧俗薄有人甘噉穠禮
哀無鬼望蒸嘗窮室就殍天爲擲破屋啼飢月瞰牀况我紙田無筆未
何由甘旨奉高堂然予自甲寅明年乙卯遂隨計入京得祿至去年丙
戌始克以祿入餘金買卿田數畝計可給十餘口今年還子爾耕而
早又及之因記憶前詩錄以與爾孔子曰耕也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
中稱務其本而已自外至者非可預計古之君子曠乎天也

見日

文淵閣外近南牆每到天寒隱大陽子月氣雖通玉璫午時先但見金
盤六鰲山頂微輝映島嶼城頭半掩藏漸次大龍行此陸丹莊瑤瑤錄

大附水

大附水而然水生火木火子也然火熾則水灰燼不存子旺父衰之
徵也水附土而行土克水上夫水妻也然水盛則土沮洳不立妻獲夫
弱之徵也凡五行之相生相克得其中則爲福福過其中則爲禍禍應
高相見過其子而憚位其炎炎燎原之時乎高宗受制於妻而易姓其
禍隨懷山之日乎李唐中論命大意微此

碑銘

子亦銅雀現三其一先君時卿友劉清自臨清寄至其制亮有銅星其
二子官翰林時條友黎諭德厚所親彰德太守於臺此極得因黎見道
其制亮有雜故并興和年跡高海遠元親子郭重脩臺所陶也其三刑
部註印中泉使趙王府即其金得現婦遺子盛子校文南京所取士
也制與黎同加細細錄曰

學子以飭身文乃細餘用資於硬又其律平鐵石既元觸于可書彼銅雀
臺有足慨呼取其遺楚何真爲歟曾操高歡臣道淪胥兄到弟植口容
腹受妻婦歎孕洋子演除夫妻叔姪大豕虎龍視以爲我直云冰儲畫
肚指用含毫口滿神葉寫補成天家島亦成其大數其典與無其德業
斯大文夫

臘朔隨駕看姓南郊回堂紀事

隨駕爲多我且留更得辛甫報光華道旁聖祐祠堂裏得見長髯漢
壽侯劉玄德有年貌少神清如雲如龍如虎如龍如虎如龍如虎如龍如虎
李思正李用初王士英饒李公傳復任有詩子吹其韻
諸公怕我昔同年近各清霜在髮邊經義鉅梁承舊說獨懸松華站麻
第才高自古同世世

主聖子今既用賢閣海難征陽有日一王三李據事連

春祠聖子五時生日
竹西學士引年餘臘月常占兩地星元頭文章生屬卯齒程福德老添
丁同寅笑我長全白先甲公卿十載月廿六日又張雲君履最青失記懸孤

款詞謝只因離索愧難施

受 誥命祝文

維年月日嗣具官受之禮今次子稱長孫吉昭告于
先祖考 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徐翁府君
先祖妣 贈淑人歐陽氏高呼子
大父母積善承休以洪福劉贊文公歐居貧命約水涯山陬有書教養
有回數並以遺子孫於世何求荷

天之祐蒙

帝之福指世雖父隔泉澤及水懷慈惠各異其歲負債疏懷此南相望宣
制丁望迎歸于室到牲以告豆粗落芳雖疎有志還並登蟻 祖其陰
相門年逢吉尚享

嗣子具官定之謹今次子稱長孫吉昭告于

先考 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長壽府君

先妣 贈淑人楊氏高呼子 父懷寶蘇榮

聖帝初華鈞渭石潭之濯濯 父維 母子生子育以教以誨磐石咸玉
子不負來不享子祿養猶多年今見聖木維

吳騷續稿卷之三

成化三年丁亥

卷之四

成化四年

青齊賢 鴈臨鴈豈不好青者鴈渚汀畔稻依葦蕭今馬聞鏢臺大夜
池浩若至性秋不移寒冬相並接新春遠侶鴻去鴈乖暖去者向北
湖三門渺煙樹留者待

廷鸞屬提筆為世間兄及弟何幸長相守吳作豆豉歌使人笑掩口
郊日雪霽分獻嵩岳鍾山二神

南郊鋪雪瑩無塵。綺帶翻隨玉轡輪。鳳蓋高翔輝彩翅。龍旗遠颺

天垂鑑

皇復位遺詞官我陟嵩高路岳盤三十六峰環少室百千萬壑伏群靈
俄看

啓相傳緒因覺義和似轉九此日重持分獻幣願生東南立朝瑞

江統天寶中華夷一德地殊禮

聖精經臣助莫玉孟清露出金缸

故翰林侍講學士石溪周先生配宜人哀辭有序

石溪周先生而取先生德行文學之美海內知聞其見於子華辭附載先

而復見於辭者嘗慨先生詩有云宦籍

寸懸蓋先生處世不為適意而宜人相與安焉且宜人所生于

長順天府尹家次禮部郎中同伯甘肅肅州人母繼結拜翁巨擘久來家子祿養於庶出子咸恒已受室者留之家居未受室者長携之在侍臨

見也於下不可表乎辭曰

文之辭乎登已入于青山昔年勅募芳山水之間口翰林之生
之芳其人遠而名芳今合定字配德惟良兩堆高飛其三漸成那
翼鳴於孤芳家所適之竹實天衡無礙醴泉清兮可飲風從鳳兮去
香之德後芳昌派

送賓山州劉同知致仕
劉君進字紹登子同屏友其先有曰登者仕至知漢陽軍有竹溪文
集其發身由進士君之名若字若思結先美也由監學世同賓山州
亦可以告其前聞人矣致仕歸永新子詩送之

分符得佐賓山州碧雞金鳳之選取華夷雜處乍版賦境設署荒僻
秋州官寄居于會府雖有修飾無從購何由施政報
聖主群組歸去安林丘園之真為子孫遺清潔只免親朋羞銀相帶綬
布袍新為紗帽光如牧年縣延鄉飲酒醉歸山路乘竹兜

武靖侯先考妣輓詩序
今上嗣統建元之二年丁亥東北邊境先以師順設衛建州受官職奉朝
貢府養賜子累朝者至是負恩作惡其首陽為宋建而陰縱其
種類犯邊

上以勳臣總兵柄於故事無有違去開廷遠敘莫事者弗允於是漢
弟劉率子姓以行侯雖以武顯然尤尚文羽檄露布援翰成章辭理彪
煥與綏按章甫相頌頌亦發身儒科為學官於樞行也所交游詞垣
朝列君子為輓詩以述侯考妣德而慰其孝思侯請余為詩序謹按

趙世家鳳陽縣德勝從
太祖高皇帝開創大業與偽陳陳友諒戰陳南昌贈梁國公諡武桓配
享廟廷列祠金陵追封父仁為天水郡侯天水之子子梁國之弟
廣東都指揮同知贈武靖伯端生與化衛指揮僉事贈武靖伯麟
與化生本字宗立初為玉州衛指揮使督造海舟創漕河開運備官關

材四從
駕征沙漠一從
駕征武定州取渾茂人以歸積功陞山東都指揮僉事奉敕提兵備上

護京師人仁厚果毅自來其不逮事之父母益篤任役在外作防
圖以而思請論孟通繼國日諸書甚習指臂施施以濟民長出官粟賑
飢率心行後奏得推宜之體下既安之

上亦嘉其累贈至武靖伯是為侯考其配祀知女教書大義事夫順治
家嚴公使不升堂聖現不及門返却處教子日饋饌至三次視之必
今重工深歲以為常祭燕之用或輟簪珥以備禮累封至大夫人是為
侯妣妣侯考妣其德足以及承其先答其後人而侯輪忠事

上以是而考大振發焉今其送終
土所以集祭之者有論祭之典先於其第有錦龜之碼載行紀績柯
于其室有易銅豆之制列於其廟可無斯詩以俾親親親親親者詩而
送歸丁其幽室于既送而藏於家以示子孫禮也禮不忘其本斯之謂
也其而序諸蘭端

吉水縣學大成殿記
由于田之北京不數日至吉水山漸開連溪蓋廣際士氣質與京類也子
與其上相知聞獨未嘗造庠序大成殿焉今樂聞其重備昔歐陽永叔
記吉水縣學吉水即屬邑學與殿豈不同時煥發哉於是後宋遠且隆

元紀始於竹兵發第一世下故此新立亦屢矣稽諸圖志
皇朝太一建極七拾洪武甲寅學復備結此又時增葺惟殿以工鉅莫敢
措手也建極初元至

今上成化丁亥適百年八禮樂百年而與世常道也况
聖明治隆隆古乎况斯邑文獻閣海宇乎况弘基構以祀聖賢崇文首務
乎於其江古提學食憲李公齡以為言由進士來今斯邑者將被洪筆
承之其於於於從無異意指像雖微示已志以率象也出庫藏諸物
以白金直計之為兩輪千文益以群助乃師然為大木取於閩楚石甃
取於本土浮水登陸不百武而集遂以是年三月興工九月告成址堅

以高構而登而新像咸新尊居理其萬世無窮王祀之禮庫官教
諭將城訓導王甫因邑士編備宋尔章繼子記惟有天下者集士於庫
以教而祀立教聖賢使之歸仰其來尚矣士俯而讀易書詩春秋禮四
書諸子之籍者口其言也仰而對素王公侯伯見主哀賜之像者目其
貌也言就謂補柏可因以思其仁義禮智信根性潤身之德說執謂
土木可因以錫企其溫良恭儉讓睦而為之符言自口親自目入與
心契而上下以達賢希聖沛已用世有天下者蓋以故焉然則斯邑大

成敗之重情可泛視乎斯邑古今士嘗於瓊歌奔走于殿廷者幾聲
煥燁可數矣後進前諸

書証講章

帝庸作歌曰初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
哉率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與事慎乃憲欽哉慶省乃成欽哉
乃廣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這是虞書益稷篇史記帝舜率陶君臣述為詩歌至相贊難的意思
帝庸作歌曰初天之命惟時惟幾是帝舜將作歌而先言其作歌之意
帝是用勅是成勅幾是事之微帝舜言我所以作歌乃是成勅幾幾夫
天命當今之時固已治定功成然於傾刻之時亦當畏當今之事固已
網舉目張然於幾微之事尤當謹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
哉是帝舜所作之歌股是足股肱是手肱以比大臣元首是頭以比人
君百工是百官帝舜作歌言大臣樂於趨事赴功如股肱之喜然後人
君治化莫不興作如元首之起於是百官功效皆熙和廣大矣熙人事
於下即所以勅天命於上也率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與事慎
乃憲欽哉慶省乃成欽哉是率陶將慶帝舜之歌而先言其慶歌之意

原缺第四葉後半葉

原缺第五葉前半葉

不復得子見公邑士族商每問其遺跡莫能知為之嘆息今其邑東金
水新劉鄉舊重構之均吾由賢良舉明經政務統倫文公補所居高士
軒乃及茲良可嘉也不為之記而係以詩解使供祠香火者歌以祀公
其辭曰

公昔存乎抱長懷仁德才華子道邑辰居薇垣子騷建高樓聯今子屋
羅萊是海濱子隨時象居子雲外蟬龍子隱龍水入侍身象子隱歟
黃真萬歲圖子百埋火城雖為傷子期吾道之可行忽爾歸子歸去林
鄉優游子康云果先德子無以珠藏泥子匪何神游大清子相敬重
世雲仍企慕豈而青子獨教恭肅士林子遠近清風真桂子蘭香
姚姚子望公東轍子以享康有與子後傳

廣昌縣重修縣志
廣昌當宋南饒後於南豐之半天授縣城等鄉為縣以其道通廣海郡
屬建昌故以名是時李忠定綱安撫江右為之重理置署而廟宇近縣
微益補趙南定經營猶未得全員也久之徙縣於東止戈亭相址密溪
合匯群峰環峙而縣城踞足為高士之所周文忠必大書其成其後
士類輩出若寶謨學士何坦極密副使陳宗禮其尤著者元末燬于

兵

皇朝初更創至景泰間稍興復新者以今倍坦之齊吏部尚書文淵記馬
記今未甚久然時康俗力可充拓於是惟仰者謝中士元蕭武等
恭臨縣者華尹茂高李武等率師詳者即教諭志泊訓導既而王煥相
與衡公節彙彙財以為之修廟而戰門於學自堂而齋而齋而齋而齋
房他如附於廟而宜有者幸嚴於藏祥器以及祀文昌神祀鄉十賢
不有室附千學所宜有者度經籍以及泮池射圃之類亦莫不有
既而前規亦中旁已始事于德化丁亥夏落成於戊子春尚書之子秋
官即中喬新其廟末請予文夫天之降才在處有足明道就德而光斯
世者然非教養弗臻

聖時崇儒育士愛超通代而廣昌職司所以脩飾廟學為育養模範之地
者復足以稱唯在士自勵焉士自勵則受中秉養矣夫真元天所
與者固有也吾友永傑造而已矣他取哉古之士不逢時如孔孟且
環使國歷聘借印於子若若今吾有
君漸仁義懸名器以勵我而惟恐弗成也矣自念我至於茲雖鉅之
天算然縹緲之徒不庠校於佩不日銀月度而尚登望于邦運肯于聖

則吾處斯學也奚可不如魯論所謂百工居肆以成事而君卿詩所制
桃遠城關以廢學哉賦之由天教之由

主居之得地而士堪之以已廢乎其高大悠久在士而弗設在茲構也

晦菴先生詩集序
晦菴先生志於學孔子未造城然已其體而微矣孔子道大能博不可

以偏長日先生庶幾焉夫全集詩文其或學者未易偏觀蓋欲又獨
取其詩為集然就詩集中求之亦不可謂衆矣學者未易偏觀蓋欲又獨

和陸武夷精舍等作可見矣若親則累歲視母壽之作何其稠疊而
深愛和氣可掬也若忠君於孝而欲效篇所謂報恩寧復日忍死續殘

童并其小序之休致和香篇所謂漢中天子那可料明年大歲又論
離并其分法之意讀之至今使人涕泗也詩言志先生之志其如哉至

於詩之體格則其中莫不冲澹簡古溫厚舒徐先生平昔善陶陶明曉
伯玉而應物作殆其庭堂乎冠集端如速游擬古駸駸乎漢魏矣

附其末如舜帝辭皋繇招隱風采宜不同條共貫哉景斯集者則如
御史羅公叔和重校者兵部右侍郎王公士英羅公江右人往來仕途
經從廬山下今巡撫湖廣衡嶽在其境內而王公所家不遠伊邇于

與兼二公必嘗登衡廬至先生所歷覽處其景以

前乎先生至衡廬而詩之者韓昌黎前乎先生至廬山而詩之者蘇東
坡以先生詩繼前人詩之音調風旨其殆南山之秋也氣韻兩相高哉
抑予又有感焉韓至衡廬雲為開霽示其後將顯用也先生之風重
矣五示其終與斯世而語而行旌將近寒月朗夜意者示其道明於後
世乎若乃先生廬山紀行詩云乾坤有真日月垂休光此其宇宙內
此而執主張已而歸斯道之傳於管至廬山者瀛溪周子乃以已求之
曰神聽倘不遺惠我思無疆蓋先生自知夫吾道當與天地相為無窮
也詩云乎哉羅公慕古希賢尤拳拳於斯集以序屬予詩非特存其
彙集之由云

臨洮水渠集序
臨洮天氣寒發生之時少當其時若又值旱則後此無望非災非禍
可耕比也地勢高峻之水泉惟城隅洮河流去綽其渠分洮自城南
折而東又折而北長三十餘里田畝萬頃乃後入于洮林是有田者
可無失天時取地之利而不憾於人力莫施焉渠作於成化丁亥秋監
察御史胡源謀其始量度措置則郡太守錢茂德衡指授使督其役

則推官傅興指揮命事沈寶衡勸功於謀若者名曰綽衣渠夫利
及吾下乃仁之澤而名遂吾上伊禮之節也可不嘉矣序而銘之曰
臨洮城外原田綿邈翠綠在望其黃而穫青矣無歲不則有秋龍引于
洮理城而流綽衣渠史乘載之即守衛將隨侍側五馬鳴珂于騎
驎鑾相此渠矣謀定崇朝我民尔卒有萬其黎民是器聲譽動察
成鏡鑑如龍屈伸載天之兩吹清和日亦而而蘇雲黑而雨我田自若
常於靡穡官便如早遂倉如茂私園露積商並夜行賓客醴盛壯饗
諸聖與儒儒學尊經閣碑

湖之結興郡諸聖與儒儒學在縣治西今縣令滿城曹銓東鄉登科未
滿因政手民遠城營毀而宏壯之其載書之所昔未有也乃於明倫
堂北為屋其制下上兩重度書于上以遠濕潤水土之氣中左右三間
以書之多若是焉乃克有容也上重之中間揭榜子楣曰尊經閣以古

聖所作經
今皇朝所頒降者為當等而賢哲所述史子集羣書次第列焉故名若是
也既成教諭貴溪周旋訓導吉水李永慶陸李誠具誠戒徒至今因循

之宗仕朝者刑部郎中為子文將勸諸石夫經之書非徒外顯出
度之而已也易因人有無疑猶像以求為而導之於何背其理微
矣書以教治本末三帝王之威德以經法來世其綱紀若夫詩經
人情而郊廟朝廷閭巷之故可以興觀怨思其體用倫矣春秋命
罪輝宏確等以立天下國家之防其法最嚴檢何莫不宜由也則人
不由禮則夷狄禽獸其發育極優也乎大哉矣古聖作是蓋經常之
道故載暫而顯則久焉萬世不可離可離則立所謂經常之道不可
離則其有不當尊信而以吾心身知行之哉非徒外顯崇度之於斯閣
而已也由經以及群書其通之由所導遠而卑固有如鳥六人莫不
知尊天亦莫不知尊君親其尊是經也莫不當若天若君親然何也
其能生成我一也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尊經
即所謂畏聖人之言尊君親即所謂畏大人尊天云者固畏敬以求全
其性命之理非仰其尊然而有構也然則以尊經名斯閣本孔子之言也
閣成以成化丁亥十月銘之曰

上帝降衷父母生之惟
皇君臨教以成之成之伊何白以聖經經伊何標計服行禮為德業有

功發名錄

主用世亦顯其親仰馬不愧天為人高閣遠歷其中經書旁例為卷次
羽冀麟趾哉日夕諸暨冠紳三勉簡編勿令如斯

李杜翰卿

以詩言杜比跡於李以文言柳長肩於韓而以人言則杜韓陽李柳
陰照如冰炭異於穀黍雜芳臭矣夫子美當安史作難時徒步從宗
其詩奉李於君臣之義太白於其時雖永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賴
宗杜作猛虎行云於旌旗紛紜兩道戰賊驚山欲傾側一輪
兵朝降夕叛幽蘭城頗似楚漢時觀覆無定止張良未遇韓信
存亡在兩臣其辭意視採山愚明矣嗚呼其主比於劉項敵國相爭尚安
知君臣之大倫歟元稹謂太白不能處子美難處况其堂與得之矣
之懷忠事主關邪宗聖固有本原其辨子厚謂斥不又其文必不能傳
於後如今無疑蓋推稱其文而已其阿附任文胡致堂謂忠意宗在儲
位有更易殺謀未及為而敗後又託何問語知無卒者以忠意宗得免
於大戮為幸由是言之文雖美而若斯過惡固此可憐憫者也宋文公
曰其下厚誦居時雖

非真海也莫足錄哉
山水樓閣四首

運岑翠如染畫屏疊疊時白雲過雨餘隨風忽千里野橋通平曉
俯清洲萬在碧霄間一葉漁波老接空曉曉風物自難似嗟子復何
慕昇仙以為喜仙家隱綠霞迢迢隔弱水莫信羨陵言妻子如脫屣
長江何渺茫望遠如隔天江濱有層樓憑欄通曉錦松栢塔極外杜若
洲清遠景勝鄒左暇此宵發明觀大處素鶴背來飛仙此事知有
無往籍相承傳高宴自足娛遊樂乃徒然未須捐親舊跨此輕翻上
神光野支應能駕鸞鳳圖受封人滕王閣因端部湖高閣凌空起棟臺
簾垂珠錦筵列歌舞綵綵來船輕于今惟見畫陳跡空煙蕪亦有王與
韓文雄垂櫓橫朝退一室靜展壯志斷哺乃知懷古者其樂自有餘
古荷若立嘉高初如圍畫湖近疑湧藍山近類銀鑾嶺岳陽樓山川
殊一可愛昔若范仲淹記文妙絕代愛在喻至忠憂民發長慨伊爾品嚴
容清才亦氣慨不為晚唐用取風鍾錫珮范能平借拔尔但微應魁
紀子

不

楚晉齊威巨受盛本夫茂所

帝楚熊渠承聖造聲聲赫赫前奇事慈
題竹贈劉都御史韓雍都督馬良
提兵兩廣諸都憲白髮高堂有老親三十餘年風節峻為孝子與忠
臣
楚山萬竹垂秋聲陣陣涼風掃月明恰似總兵官勒勒收鐵馬夜撻
營
送王知縣倫
武定戴者而翁達化鳥為兒乃子賢飛向東南何處去如皋縣在碧雲
邊
武家孝弟秦州庫同郡友遊共官鄉門馬相尋無半日烹魚弋鴈酒盈
觴
末去唐時風靈妙鴻燕奇中不當然清觀楚國蘭陵今非相格言萬世
傳
擬行替
孔之出也易以儉之隱凡也易以

僮司馬之圖木警枕也寤易以荒居夫不儻不荒寤寤兩忘不倦不眩
坐卧兩便可觀孔孟之書可閱常馬之傳然而聖聖達于懶惰由亦則
知我者其惟尔倚手罪我者其惟尔倚手哉

夫人李氏墓誌

大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安城彭公純道其配夫人李氏

上命賜祭歸柩于御官給葬營墓公俾其族弟翰林侍讀黃狀夫人行
以予比僚友且同卿卿微銘按狀夫人諱賢永姓李氏李居安成有
兩族其一出唐西平忠武王晟之子憲居邑南鎮背其一出有國金陵
南唐烈祖昇之胤居邑西江江背有以好賢義見稱于元楚國歐陽
陽文公玄者最翁以翁背子本初為已子是為夫人父希憲之高大夫
希憲娶東平訓導彭君守約女生夫人令質淑德習女紅通書傳大旨
公父母居比鄰見而嘉嘆言子夫人父母求以配公既成婚夫人母辛
父無主歸祖母病不能離床褥是時公祖母甚老公母王夫人王先卒
而公父今封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公娶夫人為繼室夫人既聘聘致
婦禮于公家又節制婦致女禮于已家病者以悅老者以安繼者若親

親者蓋為彭枝大科官輝耀相續至公而魁名顯貴尤推先役夫人
康宗黨間承事有儀操罕有矩不以公責急告故不以尔謙簡吾禮其
同隆朝者數家姐豆間接賜養養分情誼猶如也其餘里鄉鄉友仕
籍京寓相過者伏臘問遺或失公子多而存者罕夫人情擅置少房
公疑焉久乃從之泊其有出苞之知已出公日超朝夫人必與視夜助
飭冠裳婦令相敬如賓家務不以庸公慮夫人理馬故也夫人於家不
隨時好為修飾亦不聞人言其過為約前後三受封公為奉坊大學士
封宜人入閣為吏部侍郎翰林學士封夫人進兵部尚書封夫人
朝于

皇太后 皇后前後凡六年成化戊子四月十四日距其生永樂丁酉八
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二歲山原子男四人順順順順順順順順順順
遠歐陽紳其幼許氏出也孫女二人于親大夫士自力為德業世未嘗
乏然聞見累于家意者配不得良淑故然則夫人宜銘銘曰
皇有內相以命彭公公執相內夫人前雅錫之命書軸厚錦龍公婦
省親以夫人從親者不坐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葬魏集公還子朝禮臣之恭夫人殊特復朝

中宮明年告終返于其里非復舊時施施旋旋親辭
若若知終始豈曰知之福使然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天子幽宮在下高塔上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夫人葬魏集美予公同實其職大史

送陳侍講東中赴南宮翰林院
帝賜錄雲中東與王署連侍講廷經懷慶府相役先為榮豈不榮奈此

親選年親含白雲下慈親雪垂顛
聖恩許子南宮翰林院經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

池蓮調膳母壽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

遷振付自然
送楊洗馬守陳省公
輪苑昔依履經局今所司儲才

皇化贊典學一帝載熙固頤蒙教
主德豈忘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親

考教報本昆季榮連技春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

墳荒吹
大軍觀碑一
大軍觀在大同府城中大同古雲中地漢高祖劉邦項城項城項城項城

至元因之盤根株固風火焉離我
皇明視為墓垣重地比兵于萬連城堡十數百以仁制胡漢達于無外蓋

帝都顧視之大同其石異也 德威所及之遠皇明代君華夏纓夷狄者
可憐哉信足謂之大寧矣與武初創道觀以大寧名名觀有意焉然其

地寒故山林無標木鉅封其人勞苦少守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鎮

覽之後有不暇持標金填繕飭之乃有非素習
解署有不逮中土者況於是觀固宜因陋就簡 本副都御史古魯王

公越來鎮大同今爾法舉亦既有年意欲新之 行未果大守候德即

君親之自監察御史知河間府連署續用連署 為率俾觀之羽士張

度公嘉獎之以新觀之事委焉焉君退與其情捐 月設工於其明年戊

子日辰北正殿五開殿之南南連屬于中殿三 間道東西簷有唐史

殿之南甬道屬于山門正上有鼓樓西有鐘樓環其區域為廊而東
廊二殿北以祀三官南以祀靈官西廊二殿北以祀四聖南以祀關王
間架高廣深遠加其數級繞梁思欄檻增其規香火洒掃朝夕節制之
其制石山藝卉以修樹則其久既成文武官曹兵民士女咸集瞻視
靡不欣喜謂某者昔人至于斯觀有所祈謝祥臻災弭冠珍物阜雖感
神惠而愧觀弗稱今茲稱矣功有自焉惟亭立碑以待刻文紀實如君
嘗從予學乃以王公命來請予文夫斯地之安寧綏靜陶大化超往古
由有

聖主在上享

天心恢神謨以長轡遐馭也斯觀之盛則賢臣總風紀任牧牛治神人能
得其宜于中也然則斯人在下衣食有餘而奉神之休庸有既乎予既
記其事乃繫以銘詩曰

絕塞之表不聞刀斗乃聞道觀龍鳴鯨吼鼓鍾之聲警于敵曉烽燧不
見乃見華燧夜集于觀燁燁如星我

皇御世武德文經天下之大觀如其寧風調雨順禾黍被野日之夕矣牛
羊來下饗食是宜運醴亦諸出而射獵獲虎耽耽歸樂兕觥挾掌醴醕

聖主旁殿居者言其顯怒各司厥職我民休怙尔胡勿驕神敬勸之報
節出大將肅慶執以還城往觀數得入門而左閣雲長居類如渥籍有
亂其須單刀雪塗胡曉先誅有此者事碑峙龜趺守臣所立蒼黃仙書
翰林備讀公墓誌銘

公諱相字汝弼姓彭氏吉郡吉水昌鄉瀛江人彭之先當唐末
為吉郡刺史是時吉居揚美馬楚交爭之境吳兵敗郡以族婦楚楚
方開天策府兩子皆為府學士其後吳為南唐而南唐卒并楚之
後乃復還吉其孫即旦則瀛江府祖也宋時瀛江之族科官特盛公曾
祖以明祖于古父不同母曾氏公於易書春秋皆學後以易領永樂
庚子江右鄉薦明年乙科居官陽春句容和門訓導睦寧教諭致仕以
子貴封翰林備讀陽春古春州地極遠惡林木蕭蕭瘴氣風日晦溼
常告春公至與之聚春車一病若見鬼物問病者莫不請用巫禱公弗從
訖以無他日謂吾服藥元城節節之疾而已其生徒初皆丹鼎老

聖主旁殿居者言其顯怒各司厥職我民休怙尔胡勿驕神敬勸之報
節出大將肅慶執以還城往觀數得入門而左閣雲長居類如渥籍有
亂其須單刀雪塗胡曉先誅有此者事碑峙龜趺守臣所立蒼黃仙書
翰林備讀公墓誌銘

公諱相字汝弼姓彭氏吉郡吉水昌鄉瀛江人彭之先當唐末
為吉郡刺史是時吉居揚美馬楚交爭之境吳兵敗郡以族婦楚楚
方開天策府兩子皆為府學士其後吳為南唐而南唐卒并楚之
後乃復還吉其孫即旦則瀛江府祖也宋時瀛江之族科官特盛公曾
祖以明祖于古父不同母曾氏公於易書春秋皆學後以易領永樂
庚子江右鄉薦明年乙科居官陽春句容和門訓導睦寧教諭致仕以
子貴封翰林備讀陽春古春州地極遠惡林木蕭蕭瘴氣風日晦溼
常告春公至與之聚春車一病若見鬼物問病者莫不請用巫禱公弗從
訖以無他日謂吾服藥元城節節之疾而已其生徒初皆丹鼎老

聖主旁殿居者言其顯怒各司厥職我民休怙尔胡勿驕神敬勸之報
節出大將肅慶執以還城往觀數得入門而左閣雲長居類如渥籍有
亂其須單刀雪塗胡曉先誅有此者事碑峙龜趺守臣所立蒼黃仙書
翰林備讀公墓誌銘

公諱相字汝弼姓彭氏吉郡吉水昌鄉瀛江人彭之先當唐末
為吉郡刺史是時吉居揚美馬楚交爭之境吳兵敗郡以族婦楚楚
方開天策府兩子皆為府學士其後吳為南唐而南唐卒并楚之
後乃復還吉其孫即旦則瀛江府祖也宋時瀛江之族科官特盛公曾
祖以明祖于古父不同母曾氏公於易書春秋皆學後以易領永樂
庚子江右鄉薦明年乙科居官陽春句容和門訓導睦寧教諭致仕以
子貴封翰林備讀陽春古春州地極遠惡林木蕭蕭瘴氣風日晦溼
常告春公至與之聚春車一病若見鬼物問病者莫不請用巫禱公弗從
訖以無他日謂吾服藥元城節節之疾而已其生徒初皆丹鼎老

聖主旁殿居者言其顯怒各司厥職我民休怙尔胡勿驕神敬勸之報
節出大將肅慶執以還城往觀數得入門而左閣雲長居類如渥籍有
亂其須單刀雪塗胡曉先誅有此者事碑峙龜趺守臣所立蒼黃仙書
翰林備讀公墓誌銘

公諱相字汝弼姓彭氏吉郡吉水昌鄉瀛江人彭之先當唐末
為吉郡刺史是時吉居揚美馬楚交爭之境吳兵敗郡以族婦楚楚
方開天策府兩子皆為府學士其後吳為南唐而南唐卒并楚之
後乃復還吉其孫即旦則瀛江府祖也宋時瀛江之族科官特盛公曾
祖以明祖于古父不同母曾氏公於易書春秋皆學後以易領永樂
庚子江右鄉薦明年乙科居官陽春句容和門訓導睦寧教諭致仕以
子貴封翰林備讀陽春古春州地極遠惡林木蕭蕭瘴氣風日晦溼
常告春公至與之聚春車一病若見鬼物問病者莫不請用巫禱公弗從
訖以無他日謂吾服藥元城節節之疾而已其生徒初皆丹鼎老

聖主旁殿居者言其顯怒各司厥職我民休怙尔胡勿驕神敬勸之報
節出大將肅慶執以還城往觀數得入門而左閣雲長居類如渥籍有
亂其須單刀雪塗胡曉先誅有此者事碑峙龜趺守臣所立蒼黃仙書
翰林備讀公墓誌銘

公諱相字汝弼姓彭氏吉郡吉水昌鄉瀛江人彭之先當唐末
為吉郡刺史是時吉居揚美馬楚交爭之境吳兵敗郡以族婦楚楚
方開天策府兩子皆為府學士其後吳為南唐而南唐卒并楚之
後乃復還吉其孫即旦則瀛江府祖也宋時瀛江之族科官特盛公曾
祖以明祖于古父不同母曾氏公於易書春秋皆學後以易領永樂
庚子江右鄉薦明年乙科居官陽春句容和門訓導睦寧教諭致仕以
子貴封翰林備讀陽春古春州地極遠惡林木蕭蕭瘴氣風日晦溼
常告春公至與之聚春車一病若見鬼物問病者莫不請用巫禱公弗從
訖以無他日謂吾服藥元城節節之疾而已其生徒初皆丹鼎老

聖主旁殿居者言其顯怒各司厥職我民休怙尔胡勿驕神敬勸之報
節出大將肅慶執以還城往觀數得入門而左閣雲長居類如渥籍有
亂其須單刀雪塗胡曉先誅有此者事碑峙龜趺守臣所立蒼黃仙書
翰林備讀公墓誌銘

公諱相字汝弼姓彭氏吉郡吉水昌鄉瀛江人彭之先當唐末
為吉郡刺史是時吉居揚美馬楚交爭之境吳兵敗郡以族婦楚楚
方開天策府兩子皆為府學士其後吳為南唐而南唐卒并楚之
後乃復還吉其孫即旦則瀛江府祖也宋時瀛江之族科官特盛公曾
祖以明祖于古父不同母曾氏公於易書春秋皆學後以易領永樂
庚子江右鄉薦明年乙科居官陽春句容和門訓導睦寧教諭致仕以
子貴封翰林備讀陽春古春州地極遠惡林木蕭蕭瘴氣風日晦溼
常告春公至與之聚春車一病若見鬼物問病者莫不請用巫禱公弗從
訖以無他日謂吾服藥元城節節之疾而已其生徒初皆丹鼎老

聖主旁殿居者言其顯怒各司厥職我民休怙尔胡勿驕神敬勸之報
節出大將肅慶執以還城往觀數得入門而左閣雲長居類如渥籍有
亂其須單刀雪塗胡曉先誅有此者事碑峙龜趺守臣所立蒼黃仙書
翰林備讀公墓誌銘

有目不知書者謂其未試則其未試間以所獲未獻謂之供學課公刻
頤公順漸次開益得揭廣東鄉科者二人邑謗以為右二課破天荒者
鄉司亦近南京士風浮靡雖公高懿乃率誨其由以顯者山東參政
張紳嘗謂公之子教曰吾家公復楚者也今猶有瘋馬廐寧有同官好
使氣屢侵公至欲燬公所舍公弗之校既而其人卒公營辦其喪合購
助還其妻子公之去陽春以內報其去司容以外報至和門乃滿任而
其寶自辛丑至正統戊辰二十有八年可謂淹淹矣然不以是成威焉
於生徒禁遏其誦習則為他人作俾無復經傳緇緇廢台由已發揮故
終雖寧之六在儒館四十餘年造就登仕數十有自矣曰吾謂不
素養者雖難蓋者試嘗聘轉轉于前得減場卷欲置諸解題或疑焉
公曰此由已作之文且有奇氣卒獲公其後春特得捷對廷召亞
今南監周祭酒洪謨也公自少食貧養親親以有子代勞為悅登祭其
親家而禮不從術士求地以已意自卜及公晚榮附會者謂卜致之
公曰吾父子冒忝以孔孟書於斯瑣瑣術何與哉公端十年而受封
又踰年而卒得壽七十有九洪武庚午三月十七戊戌子四月朔三
其所生卒也配帶源項氏封安人子男五人敬占道術教敏先卒占

府學生道舉明經訓導江教卿 駱誠皆第會試第二由修撰遷
侍 諱女二人王教諭修其子顯用筆文爾公之從孫蘇問其得也
孫男九人極其材壯但其材餘宋名女一人曾孫男一人公牛牛自號
澹菴表其志也傳者持為澹菴先生所者有春州集和問稿述稿歸田
稿若干卷公墓在其山其山曰鶴曰成人乃者天或其一不為少多罕
能比天之報故當在遠久公觀彭公榮于白首其其所至諱詩諱嘆
公之子尚慎稱其為

聖時用匪徒名魁必有之定孝忠且方公其舍失于此泉室
天光下臨榮昌有私

大孺人李氏慶壽詩序

大孺人李氏今翰林侍讀學士白公仲深母也以明年己丑壽登七十
壽三月二日是為誕辰令長德深未得歸奉觴為壽交游友朋乃共為
壽詩以寄其子之思以慰其母詩成仲深屬子為之序仲深之先
父 諱翰林編脩府君世居南寧即附郭也 大孺人其同郡
郭邑 鍾族女也以令德淑規年十有七來歸結八年前壽是時曾
姑老大孺人所生于二人暨而大孺人君單守惇履粗服說以養

有目不知書者謂其未試則其未試間以所獲未獻謂之供學課公刻
頤公順漸次開益得揭廣東鄉科者二人邑謗以為右二課破天荒者
鄉司亦近南京士風浮靡雖公高懿乃率誨其由以顯者山東參政
張紳嘗謂公之子教曰吾家公復楚者也今猶有瘋馬廐寧有同官好
使氣屢侵公至欲燬公所舍公弗之校既而其人卒公營辦其喪合購
助還其妻子公之去陽春以內報其去司容以外報至和門乃滿任而
其寶自辛丑至正統戊辰二十有八年可謂淹淹矣然不以是成威焉
於生徒禁遏其誦習則為他人作俾無復經傳緇緇廢台由已發揮故
終雖寧之六在儒館四十餘年造就登仕數十有自矣曰吾謂不
素養者雖難蓋者試嘗聘轉轉于前得減場卷欲置諸解題或疑焉
公曰此由已作之文且有奇氣卒獲公其後春特得捷對廷召亞
今南監周祭酒洪謨也公自少食貧養親親以有子代勞為悅登祭其
親家而禮不從術士求地以已意自卜及公晚榮附會者謂卜致之
公曰吾父子冒忝以孔孟書於斯瑣瑣術何與哉公端十年而受封
又踰年而卒得壽七十有九洪武庚午三月十七戊戌子四月朔三
其所生卒也配帶源項氏封安人子男五人敬占道術教敏先卒占

府學生道舉明經訓導江教卿 駱誠皆第會試第二由修撰遷
侍 諱女二人王教諭修其子顯用筆文爾公之從孫蘇問其得也
孫男九人極其材壯但其材餘宋名女一人曾孫男一人公牛牛自號
澹菴表其志也傳者持為澹菴先生所者有春州集和問稿述稿歸田
稿若干卷公墓在其山其山曰鶴曰成人乃者天或其一不為少多罕
能比天之報故當在遠久公觀彭公榮于白首其其所至諱詩諱嘆
公之子尚慎稱其為

聖時用匪徒名魁必有之定孝忠且方公其舍失于此泉室
天光下臨榮昌有私

大孺人李氏慶壽詩序

大孺人李氏今翰林侍讀學士白公仲深母也以明年己丑壽登七十
壽三月二日是為誕辰令長德深未得歸奉觴為壽交游友朋乃共為
壽詩以寄其子之思以慰其母詩成仲深屬子為之序仲深之先
父 諱翰林編脩府君世居南寧即附郭也 大孺人其同郡
郭邑 鍾族女也以令德淑規年十有七來歸結八年前壽是時曾
姑老大孺人所生于二人暨而大孺人君單守惇履粗服說以養

有目不知書者謂其未試則其未試間以所獲未獻謂之供學課公刻
頤公順漸次開益得揭廣東鄉科者二人邑謗以為右二課破天荒者
鄉司亦近南京士風浮靡雖公高懿乃率誨其由以顯者山東參政
張紳嘗謂公之子教曰吾家公復楚者也今猶有瘋馬廐寧有同官好
使氣屢侵公至欲燬公所舍公弗之校既而其人卒公營辦其喪合購
助還其妻子公之去陽春以內報其去司容以外報至和門乃滿任而
其寶自辛丑至正統戊辰二十有八年可謂淹淹矣然不以是成威焉
於生徒禁遏其誦習則為他人作俾無復經傳緇緇廢台由已發揮故
終雖寧之六在儒館四十餘年造就登仕數十有自矣曰吾謂不
素養者雖難蓋者試嘗聘轉轉于前得減場卷欲置諸解題或疑焉
公曰此由已作之文且有奇氣卒獲公其後春特得捷對廷召亞
今南監周祭酒洪謨也公自少食貧養親親以有子代勞為悅登祭其
親家而禮不從術士求地以已意自卜及公晚榮附會者謂卜致之
公曰吾父子冒忝以孔孟書於斯瑣瑣術何與哉公端十年而受封
又踰年而卒得壽七十有九洪武庚午三月十七戊戌子四月朔三
其所生卒也配帶源項氏封安人子男五人敬占道術教敏先卒占

府學生道舉明經訓導江教卿 駱誠皆第會試第二由修撰遷
侍 諱女二人王教諭修其子顯用筆文爾公之從孫蘇問其得也
孫男九人極其材壯但其材餘宋名女一人曾孫男一人公牛牛自號
澹菴表其志也傳者持為澹菴先生所者有春州集和問稿述稿歸田
稿若干卷公墓在其山其山曰鶴曰成人乃者天或其一不為少多罕
能比天之報故當在遠久公觀彭公榮于白首其其所至諱詩諱嘆
公之子尚慎稱其為

聖時用匪徒名魁必有之定孝忠且方公其舍失于此泉室
天光下臨榮昌有私

大孺人李氏慶壽詩序

大孺人李氏今翰林侍讀學士白公仲深母也以明年己丑壽登七十
壽三月二日是為誕辰令長德深未得歸奉觴為壽交游友朋乃共為
壽詩以寄其子之思以慰其母詩成仲深屬子為之序仲深之先
父 諱翰林編脩府君世居南寧即附郭也 大孺人其同郡
郭邑 鍾族女也以令德淑規年十有七來歸結八年前壽是時曾
姑老大孺人所生于二人暨而大孺人君單守惇履粗服說以養

有目不知書者謂其未試則其未試間以所獲未獻謂之供學課公刻
頤公順漸次開益得揭廣東鄉科者二人邑謗以為右二課破天荒者
鄉司亦近南京士風浮靡雖公高懿乃率誨其由以顯者山東參政
張紳嘗謂公之子教曰吾家公復楚者也今猶有瘋馬廐寧有同官好
使氣屢侵公至欲燬公所舍公弗之校既而其人卒公營辦其喪合購
助還其妻子公之去陽春以內報其去司容以外報至和門乃滿任而
其寶自辛丑至正統戊辰二十有八年可謂淹淹矣然不以是成威焉
於生徒禁遏其誦習則為他人作俾無復經傳緇緇廢台由已發揮故
終雖寧之六在儒館四十餘年造就登仕數十有自矣曰吾謂不
素養者雖難蓋者試嘗聘轉轉于前得減場卷欲置諸解題或疑焉
公曰此由已作之文且有奇氣卒獲公其後春特得捷對廷召亞
今南監周祭酒洪謨也公自少食貧養親親以有子代勞為悅登祭其
親家而禮不從術士求地以已意自卜及公晚榮附會者謂卜致之
公曰吾父子冒忝以孔孟書於斯瑣瑣術何與哉公端十年而受封
又踰年而卒得壽七十有九洪武庚午三月十七戊戌子四月朔三
其所生卒也配帶源項氏封安人子男五人敬占道術教敏先卒占

府學生道舉明經訓導江教卿 駱誠皆第會試第二由修撰遷
侍 諱女二人王教諭修其子顯用筆文爾公之從孫蘇問其得也
孫男九人極其材壯但其材餘宋名女一人曾孫男一人公牛牛自號
澹菴表其志也傳者持為澹菴先生所者有春州集和問稿述稿歸田
稿若干卷公墓在其山其山曰鶴曰成人乃者天或其一不為少多罕
能比天之報故當在遠久公觀彭公榮于白首其其所至諱詩諱嘆
公之子尚慎稱其為

聖時用匪徒名魁必有之定孝忠且方公其舍失于此泉室
天光下臨榮昌有私

大孺人李氏慶壽詩序

大孺人李氏今翰林侍讀學士白公仲深母也以明年己丑壽登七十
壽三月二日是為誕辰令長德深未得歸奉觴為壽交游友朋乃共為
壽詩以寄其子之思以慰其母詩成仲深屬子為之序仲深之先
父 諱翰林編脩府君世居南寧即附郭也 大孺人其同郡
郭邑 鍾族女也以令德淑規年十有七來歸結八年前壽是時曾
姑老大孺人所生于二人暨而大孺人君單守惇履粗服說以養

有目不知書者謂其未試則其未試間以所獲未獻謂之供學課公刻
頤公順漸次開益得揭廣東鄉科者二人邑謗以為右二課破天荒者
鄉司亦近南京士風浮靡雖公高懿乃率誨其由以顯者山東參政
張紳嘗謂公之子教曰吾家公復楚者也今猶有瘋馬廐寧有同官好
使氣屢侵公至欲燬公所舍公弗之校既而其人卒公營辦其喪合購
助還其妻子公之去陽春以內報其去司容以外報至和門乃滿任而
其寶自辛丑至正統戊辰二十有八年可謂淹淹矣然不以是成威焉
於生徒禁遏其誦習則為他人作俾無復經傳緇緇廢台由已發揮故
終雖寧之六在儒館四十餘年造就登仕數十有自矣曰吾謂不
素養者雖難蓋者試嘗聘轉轉于前得減場卷欲置諸解題或疑焉
公曰此由已作之文且有奇氣卒獲公其後春特得捷對廷召亞
今南監周祭酒洪謨也公自少食貧養親親以有子代勞為悅登祭其
親家而禮不從術士求地以已意自卜及公晚榮附會者謂卜致之
公曰吾父子冒忝以孔孟書於斯瑣瑣術何與哉公端十年而受封
又踰年而卒得壽七十有九洪武庚午三月十七戊戌子四月朔三
其所生卒也配帶源項氏封安人子男五人敬占道術教敏先卒占

府學生道舉明經訓導江教卿 駱誠皆第會試第二由修撰遷
侍 諱女二人王教諭修其子顯用筆文爾公之從孫蘇問其得也
孫男九人極其材壯但其材餘宋名女一人曾孫男一人公牛牛自號
澹菴表其志也傳者持為澹菴先生所者有春州集和問稿述稿歸田
稿若干卷公墓在其山其山曰鶴曰成人乃者天或其一不為少多罕
能比天之報故當在遠久公觀彭公榮于白首其其所至諱詩諱嘆
公之子尚慎稱其為

聖時用匪徒名魁必有之定孝忠且方公其舍失于此泉室
天光下臨榮昌有私

大孺人李氏慶壽詩序

大孺人李氏今翰林侍讀學士白公仲深母也以明年己丑壽登七十
壽三月二日是為誕辰令長德深未得歸奉觴為壽交游友朋乃共為
壽詩以寄其子之思以慰其母詩成仲深屬子為之序仲深之先
父 諱翰林編脩府君世居南寧即附郭也 大孺人其同郡
郭邑 鍾族女也以令德淑規年十有七來歸結八年前壽是時曾
姑老大孺人所生于二人暨而大孺人君單守惇履粗服說以養

命籍省重慶石生武遊勞歷亥丁外觀歸程於無遠極明陽

此公書得宜

此理蓋屋不要千煩官府不要提使鄉人一宅一釐只用我帶回銀兩倉穀用田穀若干從寄米補今冬人不回家明春有人到家屋成之後人無一箇怨恨你家你便長前程路做於作生之中不割損祖父以便

上之賜以就兩宅以遺子孫出作入息新金屋於其必可下人其
可使他人抵換之以為得計而竊笑我之為其所吞併彼能存而我
能存乎
爾稱欲以尔弟种為富人之壻我與彼無舊嫌而諸新好我必受其負
累今明與尔言之富人之家多犯官府于我無顧諸託一負累也往春
禮數需索報吞誇言豪語無知矣發二負累也彼無禮義只知自大時
嘗登門主僕咸羣十數人者有之數十人者有之至於燭華之日百數
十人者有之茶湯烘應手忙脚亂雞鶩狗獸於我何榮三負累也此等
人家出微不曉窮滑即易被人牽告同陷網羅甚至項身破家四負累
也十年內外我思去世矣至時我子登其門彼人不知親疏只知炎涼

易象傳曰大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時用大矣哉易所謂王蓋有天下者而公則受王命以建邦者也王與
公所居皆中土非被邊塞臨要荒而其保國民社亦莫不本於德教輔
以政事然猶必為久遠之慮而有資於險故法天地自然之險用人力
以設置營為夫當然之險豈非脩城之類也哉方其初設險也疑若過
慮者及其有時用之則為用甚大此易之言而互見於他經垂跡於歷
代史可考見也廣平府在今畿內去京師千里其城規制壯固圖經云
魏初竇建德劉黑闥陷叛時即是為撫都故若是久漸傾圮正統末北
平憲憲今兵部侍郎王公偉以憲臣分守于茲嘗暫補築事定旋上迄
今二十年可徑塞入出之處益增一城申富民間被外盜知府饒君重
脩之城周六里三百四十步廣高三丈厚二丈今稍增之城門四各增內

制藩分門各建樓於其上城四隅各設樓通十有二樓城高女牆高
 可自隱以蔽外所環睥睨曉牆者亦謂之車馬牆今復有馬三取於
 皆城之制所不可無昔或無之或已有而廢今復有馬三取於
 年等九邑民之貧而頽備其力者備費與凡費取於民之富頽輸助
 罪赦可贖者督工理費則通判兼護溫呈推官咸敘等而君綜其事君
 以成化丙戌春陞郡是年朝廷因有建議所在備城者從其言今下
 君即以十月興工再更冬以戊子三月工畢其應命之敘成事之誨
 可謂得宜抑此所謂久遠之慮也今之職兵者世守其城尚或忽不務
 而即守職民無過九載則去乃能為久遠之慮非心誠於仰為
 聖天子效職者能然乎郡致仕官蘇瑜等及其耆民若干人因厚敘授
 景具顏未遣貢士二輩因君是夜監察御史徐君恭來謁文持勅石貽
 後除君言君律已裕民刻獎興利無其廊橋道舍及堤防備者不少學
 校之備致力為多然尤未若備城為鉅役故記之君名懷江西豐城人
 天順丁丑進士歷邢部主事至今職
 尚寶司少卿兼翰林院脩撰柯公墓銘

郊壇分獻西鎮

西土遙遠大荒失山作鎮在其其夫旋至此行飲今日運臨駐京
尤去屬長兄為飲來就座祖自祝
皇朝正德間劉向分獻升煙奉社芳

泰山奉靈圖贊

予國年次春陵宮公景限為方伯千山東知公若為作泰山奉靈圖以
公祀崇崇高能整民望其惠澤無窮
春出雲以為雨然也于為之贊曰

泰山巖巖參入于天春氣方升

春出雲以為雨然也于為之贊曰

春出雲以為雨然也于為之贊曰

春出雲以為雨然也于為之贊曰

春出雲以為雨然也于為之贊曰

春出雲以為雨然也于為之贊曰

春出雲以為雨然也于為之贊曰

春出雲以為雨然也于為之贊曰

春出雲以為雨然也于為之贊曰

春出雲以為雨然也于為之贊曰

春出雲以為雨然也于為之贊曰

春出雲以為雨然也于為之贊曰

春出雲以為雨然也于為之贊曰

春出雲以為雨然也于為之贊曰

春出雲以為雨然也于為之贊曰

春出雲以為雨然也于為之贊曰

春出雲以為雨然也于為之贊曰

春出雲以為雨然也于為之贊曰

春出雲以為雨然也于為之贊曰

春出雲以為雨然也于為之贊曰

春出雲以為雨然也于為之贊曰

春出雲以為雨然也于為之贊曰

程氏義田記

兵部尚書大理寺卿程公芳實其考亞中府君姓大謝人于河間碑
城東金少嶺之原環其塋舊田五百畝皆公所行者公以已得賜既足
瞻其私無賴乎是田矣於是仰告祖祠廟會宗族俯召佃僮而告曰是
田吾不復私之也盡騰讓諸三子之其所收一以供吾祖祠之祭焉
祠墓一以供吾宗族之婚嫁喪葬一以給爾佃僮之事焉其後其勤
俾無怠庶收入有常焉既言之頃著簿籍開條示以儀則堅約束俾主
祀事者司之擇幹用者析理之公與予道其子乃令長嗣翰林編脩
敏政來謁記無久遠夫事之創端由已志然非與時遇合弗成也成而
非有賢繼之其久遠詎可必乎昔范希文義田其志蓋謂吾先世積德
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何類入家廟而使希文不出將入輔
此志固無由遂抑非有主器善繼若敏仁雖遠美應或隨焉授庫編以
志鄰黨捐資舟以購故舊純仁之心與父同符故希文中秋先夕詩云
來日如澄露清風不負期若識其子之特光大也而果然焉噫豈簡然
我德學而亂昌也國之功業且其表是似家之義田其善會是永矣難
我公欲以遠義田尚益厚德且期敏政國之予記不克若敏公輔茲

事關義文宣

事關義文宣無新制敏政子敏壽丙戌春開所得上又遺屬在院亦宜
為公期為公之先家徽郡是社公堂洗髮庭厥系于海內明道伊川實
相之其自微末河間則近也
宋編脩墓志
失編脩墓志以成化己丑正月十日卒于長史右門外寓舍其生宣
德壬子四月十一日得年三十有八年之日是也
墓志自 郊祀行慶成禮畢抵舍擇賓設飭 宜服時赴奠且 奉天殿
廷宴復坐或詩若將紀盛典者連卜弗能語至夕卒嗚可哀也爾章名
應奎家吉水其三族皆顯盛父越府長史子璵父尚賓卿士率領爾
章相繼登科其母胡文穆公光大女其妻長史同年友周文襄公恂如
女孫爾章問學漸涂有從有暫亂時予見危坐一繩牀上鼓琴音調諧美
及長屢挫乙科弗就丙戌春開予持文衡得之選為庶吉士予復被
命教習文辭月試 內閣報前則再更人按編脩其時陳莊靖公安簡
與今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謝公純道斯酌去留得焉
院授職者甚少而官郡惟爾章二公與予咸宜公鄉郡後進爾自故于情

大中內其有源奉故欽為文穆子邑老潘吳若 兼外郎王季文文穆外
穆子志爾輩當大成速到非但光其邑而已而穆都封文江至平禾
川老我亦能繼繼就無與輝耀景為吾徒自其止此其尤可哀也
爾輩有無出子如文裏之子貢士仁廣代之謂予請表墓以辭曰
爾輩王英芳寒賤條作金龜子孟翻儒地非大華之嗟子貴國良器
為時用子當有至今非然子豈天生才為無意感遺事子持孤稚讀之
芳繼志尚科官考嗣也

送王侍郎倅
昔登火龍榜王公家青春如何今別友遠志先乞身身雖未及老要疾
懷隱淪隱淪況無只田園水濱引水慨抗想歲歲秋千園嘉蔬既可
美猶蘭尤可初林樾轉轉為池藻茂跳躡樂開疾懷愈遠來新吾
君莫予亦延實切長恰十齡近來度若鶴飲啄頭頻伸公少欲高舉愧我
老因循的文難往錢以句謝幾動舍弟在楚遠謁公平安詢我我長生
舟同到盤旋銀
送李縣丞廷赴休寧因寄其父克述侍郎
廷仕還家省過前侍郎華髮如童為子遠遊平安問何日仍來朝

九堂
羅敏觀星宿渡曉動民到夕暮莫信退之結語語蓋田賦中只喚
初論
大學主泰和陳瑛家藏 初論蓋
英宗即位論午政元論中外文武羣臣瑛先公並用先生德邊得馬先生
受知
太宗親擢廷魁歷

仁宗
宣宗帝被 春過得此初時為翰林侍講學士世復累官至太子太
傅戶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兼文淵閣大學士連號被擢 時旨流
雪里令終瑛能實誠 本論豈非如忠
君孝親克世其家者歟考之內閣掌故此初故少師兵部尚書 華蓋
殿大學士東里楊先生士奇規草東里芳洲同邑連開出際
聖明顯猷接武東里典翰命漢芳洲繼之所與同節取無非元大傳人各
展奇藻世即二先生以朝東里若清廟室工讀冰炭陳列說次玄酒

賜的黃派復禮備樂和進出 古也矣芳洲若 命籍一
翠千里長岡定鄉短翠色至於傾崖絕壑險危峻嶺 乃見
天造可謂不也矣二先生都而指予及事以屬官門生禮故又得睹
其石室金匱制作以 此縣贈故編論若此而書于斯 勅下方以賜瑛
云

王子謙年序
永新溪東北入歷歷界於城諸謂楚相孫叔敖嘗築城於楚郢都去楚
甚遠故相楚時得此城而說不教通作楚山聲牙蟠斜環迴若城
故謂城居故城王封東舊城堂漢王漢至是名宜同漢以號其族也
王之老成人見于
國初名子謙子謙當元時舉於鄉為縣尉從藩省辟任主帥金普巷戡定
江湖間志弗遂歸隱隱憂原人入不以前藩省辟官今藩原自號無惟
曰子謙亦猶宋尹師非不有官歸人惟曰師曾以其兩著人耳目不
在官歸也子謙既隱 本朝治化事興有來此典場屋文衡主海飲賓
府者輒避匿不就其與友有雲陽李松學中漢洲原胡南書山立皆
以弗仕為心昔元成隆身似料舉抑南士南士多伏藏用詩文自寓至

是與子謙希連山立草往還丘壑岩谷有為詩題子謙所居者予忘首
聯其下云肯戶兩首雙石凌隔江燈樹數峯開杖藜更暮秋霜後橋側
茅堂夕照間聞有古書人不見就門客去又常關觀是子謙甘野溪樂
幽僻託耕鑿以栖跡於運去物改之餘依地藥以遊名於頭畫畫翁之
際無求於今有期於古可見也子謙後有年其族顯者今大理寺公同
第諸子謙孫被薦入京者誰為族姪以謙為子持子謙集來不盡出
予亦以病不及盡觀其所出信子謙數為高台邑作網目書法老儒
水窓劉友益後潭記復光履慨 所春陵伯外文外昆季復炎鼎引杜牧
神堯繼以一旅傾城復後世子孫不能以四海全威力復何北據情永
歎之嗟乎子謙其奇氣雄視胸脫猶若佐金吾登時以未裸將周京故
也有與子謙同出元科自佐石林主帥定吳越恭府唱和其氣亦有寧
碧海戈箭是之奇後舉附 龍鳳自從留文成然有作嘯嘯伊捫古
驛頭農耕氣漸無餘矣手半山云高住為紛紛誰得志窮途往往始能
大上向斯人之謂下子謙之謂論士者矣必以遇合與否較量抑揚
扶同節顯于序斯集之謂同節文集有建大將鼓獨出井陘口若唯
陰侯者有合諸國提觀 八函谷關若信改君者多寡惟 平當今同集

其理之不一不齊者乎世實成道年寔好結文翰迄矣他日合于

送高教諭詩序其言三王集 君子序焉亦以則焉

吾宗好學方其壯年官津 人鄉不過千餘里江西山接閩山

餐閣中若家無其富武平文氣豈無 亦鳴作況由鄉科起教有成才亦

多靈機所發今之流風支離而 亦鳴作況由鄉科起教有成才亦

挽餘轉首望青衿姓煙重波深 亦鳴作況由鄉科起教有成才亦

點明二更聞山缺望月正吐明 亦鳴作況由鄉科起教有成才亦

作者徒懷惻惻老大旋來苦州縣 亦鳴作況由鄉科起教有成才亦

官何憂無魚焉

送左訓導弘赴任監利

吾邑左高宜族光化知縣高金都御史典進士典三人者皆從吾乞君

學易登科今弘訓導監利于其繼官績也賦竹枝歌選之竹枝歌者

楚人之歌近世而通俗者也

監利諸生少請言朝會錄有鮮魚 亦鳴作況由鄉科起教有成才亦

無 監利諸生多讀書多作化龍魚先生考滿升官職知通而生

善也無 監利山蒼江水清松風火翠碧桃樹陰父老說何語說道

事家好學生

泰和尹氏恩愛重分韻得龍字

升山五色鳳其生自有種飛飛從南來紫然羽毛紅顏明堂舞鳴鳴

阿閣共舊巢父與母雙棲梧葉寒

天恩一朝降 亦鳴作況由鄉科起教有成才亦

自稱勳勳忠為無倦尚荷方米寵

封翰林編脩尹君修贊

君言鄭泰和入字無重過卷其號也少侍親游宦弗克自求仕進晚

以子正言入文苑得 封官如之為人行誼儒雅博通群書人謂稱

其所得云

西昌之士多以文貴有庠序君抱才不試亦既高年而復獲登垂紳結

佩名滿士林發雖由于君實積之勤無不 亦鳴作況由鄉科起教有成才亦

詩梅莊美族屬之頭友相輝映 亦鳴作況由鄉科起教有成才亦

子三世光榮珠玑丹微養以百鍊 亦鳴作況由鄉科起教有成才亦

能然高堂女師子以永年

慶中書舍人周君詩序

中書舍人姑蘇周君紹榮宗勉今年三

宋卿親友朋者為之喜有為詩以慶

為大晚而慶者若由宗勉者為人

詩經擢卿科春閣水利時方脩

英宗皇帝寶錄善書善書宗勉中選與

書效古詩文做鍾王等帖不自休逸

知宗勉者莫不為之喜於此見人其可

不問可和其善也彼不善者見善人

之哉宗勉名其兩生子曰源宗勉之

是名子予之繼室與宗勉繼室今始

以是 亦鳴作況由鄉科起教有成才亦

禮部尚書林歸隱宗勉視分賜花

秋閣詩頭春梓麟角多士之元環瑞

學大名斯益為進元凱無 亦鳴作況由鄉科起教有成才亦

今齊帝溫恭文明公存甘 亦鳴作況由鄉科起教有成才亦

于紫極其陳獨高其久播伯君子是則

永明

皇朝

第八子名字說

子第八子名稿與諸子皆從承旁力田之意也字務裁與諸子分務士

職工曹之務良夏深藏藏者費之事也 亦鳴作況由鄉科起教有成才亦

此稿也力田服賈而藏父之稿是即吾 亦鳴作況由鄉科起教有成才亦

一書家說元居祠記

泰山絕頂舊有祠祀碧霞元君相傳謂 亦鳴作況由鄉科起教有成才亦

以正言之詩為其傳

以遠人有兄天官亞卿弟夫

雙鳳鳴庭蘭至匪徒之負其昌

一十有六始有子朝士與君為

兄和成卷以宗勉之年有子未

得之也宗勉自少顯赫刻苦習

授授今官供職之暇閱經史諸

以不為善乎抑凡為宗勉者

謂思見其有可善者而肯諒詞

周旋始自宗勉思思其源故以

子若星後用都督賜賜張公

宗源時源方稱月子適以請

源源用為之期遂序而書焉

榮維首素王筆削聖經公粹其

之中弘毅剛毅

崇崇崇此于蒼生皆歷歷

山東至于濟南郡泰安州泰山

所加賜于祠見其德
為五以左右無廟設為
西而三里許舊天門一
制增舊銅梁鐵瓦琉璃
費取諸官取諸口昔歷
皆有條法沛無有餘用
役殆于成化戊子孟夏
惟泰山泰漢唐宋之君
而吳知也其所謂難鳴
者今祠在絕頂宜非封
事神願其產祥降福今
民者也二記乃記二而
東方滄海無際天
絕光銑腰上為霞彩
仙被翩然來祠必復
作穆民史物早言
（前仰高）

王皇象風神鶴書
極近江都明金分
書亦可報明時
吳蕭蕭點雪花補報
與未婦兒歸買田園學把犁
成化五年巳丑

重刊先相國策畧

先相國文安公年譜所載易經圖釋十
二卷宋論三卷呆齋存稿二十一卷續
稿藏稿前稿十七卷合今策略十卷總
六十三卷相傳在館閣與商文毅公彭
文憲公合奏議刊五卷綱目凡三十

序一

卷斷例今載全紀又手錄先人石潭府
君全集四十卷石潭故理學載江西通
志甚悉聞著書猶不止是總前後兩世
計一百有三十八卷選所傳於先子其
著書之數如此當故明末造新邑蹂
於草竊吾地環山瀕江肆虐尤甚舉

址懷楹盡為邱墟而書局之所藏付之一炬云逮乎定之日訪之故家戚屬或能舉其綱而難言其目或畧述其旨而部逸其名卽有存者要皆闕而不全或殘毀過半今所見惟圖釋存稿宋論及此書之十卷而已今

序二

國家崇尚經籍搜求遺失其於先世名儒碩輔旣代有傳書矣而先相國藏版僅此十冊然觀其自序目為淺近不可傳者四方君子尚過承推許至於紙為之貴則夫餘帙之散佚應有可取惜其委而不收其可嘆也哉予小子生也晚逢

原缺

夫公以同里章楓山先生故雅知臬齊先生策略弗成完錦亟命葺禱以圖不朽則公於二先生豈非道侔志合曠異世而相感也耶一桂樂道公之盛僭言於編中而俾先生來裔知所感激云
萬曆二十二年二月吉

楊芥二

瀏陽縣知縣清江後學楊一桂謹

原缺第一葉

梁齊公金華原序

我文忠公先生遺文若干卷皆所自擇或以類析或以歲次自序業經試講章奏疏應制代等以公為述賦詠應卷之作皆備至東陽少宗科第入翰林為庶吉士奉詔受業後轉諸論謂為文必惜先而約後登之山為必止雲而

李序一

產寶玉生材亦禽獸而朽株蠹壤之雜乎人間妙選以為裁為鎮璧之水焉必吞日月為篇魚龍美現蛟蜃而浮泥濁漆末而不辭受之而無法不為斯足以為河為江為海古之所謂大家者必也此若句鉅字鉅振之而有窮取之而無遺終者不過為孤奉絕調而止惡其

其大哉金華仲旅連里揮毫第其正書旁實

晨不報日猶亦易簡而典冊金石銘誌刊建播於四方者性之而是操而觀之則見其濟時演進頓挫奔敘奇正並用變化而示常無時相中駭愕歎美以為不可及聖秘閣校勘纂稽古訓或日唯百詩或擇九制帝之贊宋人氏者先

李序二

生援學列廿世次若清系然乃定為某人之子某人之甥詞正學士恆修之蓋先生之父石潭封名貴叔甘補諸陸史而戒勿作文見此秘若始有八面受敵之譽於是從舍諸君比得御試雖不至優等謂不魁春選益相見也予以禮部第一人及第是甚厚積而後集持酒酌

後發溢乎心胸而美之藻猶者多感乎之大也
此也方稱文車而氣運相高下即人端之
則其性情行業亦可得而考也國朝洪武初舉
啟文運宋潛法諸公遠不可見永樂以後至於
正統楊文貞公實主文柄鄉里之彦每以屬諸
先生文貞之文之所自擇必服其精而後人乃有

李序三

刻為續集數十卷者先生餘稿悉哀而焚
之於衆能傳誦或未之錄今存者不過十之四五
而已蓋雖以博教人而自保之約乃如此豈以謹
小惠大奸指且非求學淺見所能測後方耶昔
漢劉向朱劉敞皆博極群籍以文章名而
見於用先生純確樸厚之心變出流俗優游焉

林晚帖大用之亦不久雖其功業未竟而其文
偉然大鳴於時固一代之盛哉先生嘗閱東陽陶
試矣是賦進而謂曰吾老矣猶不犯之嘗去矣乎
必勉之東陽雖分嗜學世所罕目熟遺文
弄弄其語不知涕淚之失頤也是集先生之子所
道判秘刻於廬州本鉅字細弗便備閱其仲子

李序四

南岳大常寺少卿祿重刻之時先生門下士皆散
去東陽獨謝政居京邑謹誌其序其編之先
生官至內閣大學士並禮部尚書謚文安學士
稱爲東陽先生集以齊名者仍在焉也若夫
名學邑里天下共知之而以狀碑誌具載於
附錄可至見云正德癸酉三月既望特進

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僕寺卿尚書華蓋殿大學士門生長沙李東陽謹序

水子京序

瀘陽學正曾祖念果公諱而銘補註原序

朱齊府君著作若干卷同石潭公存稿世藏於崇恩閣嘉靖己未秋家被回祿策路版燬將半惟是門祚式微賁產廢落歆復共集而力弗克當崇縣注

補註原序一

念銀補而西臺諸司府亦屢下檄而皆其成顧遷代靡常因循未該幸逢兵憲徐公推崇儒術素鉞星沙茲遠為屬友方趨謁時即辱問及先人名始知徐公以先正章楓山先生故致其所得於先人之操行與其臨著作者更穩且深也

送於是集蓋致意焉然猶訝其鐫板重
大字畫微渺不便觀省欲從改刊計工
費繁鉅似難卒辦廼以補刻付之楊長
令祇承德意力任厥責而又令不肖裝
載舊板到館補其註而正其訛再三月
得觀全集告完接歎休哉夫先人捐貲

補註原序二

已百二十年猥蒙徐公推尊而備加惠
官裔而使先集已刊者復興於世未刊
者亦將有待則茲以發潛德之幽光而
垂顯耀於存歿者曷有涯涘乎哉特也
溪荷提挈之恩衷切啣結之私特為之
紀其顛末庶幾先人遺板在一日而公

之遺澤亦在一日矣敢不什韻珍弁以
引休光於勿替也夫



補註原序三

呆齋公年譜

中書舍人周榮述

公姓劉江西吉安府永新縣永樂七年己丑十二月十七日未時石潭府君長子也生而穎異賦性敏絕授以經史羣書過目成誦日記數千言府君嘗禁公無作文公每私爲之一日公疾府君徃視因見几案間所作祭竈文詠桃漿諸詩忽大驚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一時爲之折服宣德元年丙午正月行冠禮瀏陽訓導劉彥本爲冠賓三年戊申娶本邑清塘賀氏禮達居士第八女六年辛亥公始授徒於族黨

呆齋公年譜

維時從學者黃梅教諭彭經電白訓導劉健七年壬子子稼生八年癸丑江西按察司副使焦茲召入邑庠爲增廣生九年甲寅授徒於邑東端威閣從學者長弟湖廣參議主敬同庠生翰林編修劉昇行人司副龍需通州學正謝觀甫田訓導謝榮是年策畧稿具十年乙卯赴鄉闈中式二十五名是年周易圖釋具正統元年丙辰會試中式第一名殿試賜進士第一甲第三名三月授官行在翰林院編修五月進奏以全俸歸家養親上命故兵部尚書少傅王直南京

呆齋公年譜

禮部尚書王英教公等爲文章大師楊士奇提督興修五倫書四年己未八月受敕封父母妻六月以水災建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爲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近處京畿漸分其類移近南地四言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制令常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教習韜畧七言守令常加考察八言鋤富恤貧九言廷臣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禁遏僧尼詳見藏稿此奏留中不出七年壬戌八月得請省親八年癸亥十一月還朝十年乙丑十月日昃齋府君卒十三年戊辰五月殿閣十月還朝己巳二月陞授翰林侍講十月以景泰即位建言十事一言戰陣宜倣吉滅大鎗增刀斧二言守禦宜繕亭障築蹊隄三言簡用使臣四言遷移降鄙五言兵士月錢六言守令虐民七言選賢充將八言武臣濫爵九言總攬權綱十言經筵進學詳見存稿奉旨他說的都有理着該官看當行的便來

務在至公不要顧忌後會議覆奏奉旨着總兵官每日尚緊操練三日五日來報成效如今若要因循怠慢臨期休說軍馬不曾操練其餘已行罷該照舊的照舊該整理的都便整理景泰元年庚午八月充應天府鄉闈考試官十月還朝言沿途水利奉旨工部知道上命公克經筵官凡周易講章皆公所述詳見存稿兼授徒於尚書館與今致仕大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林文南京國子監祭酒周洪謨等輪日往教三年壬申正月子穉生二月納側室馬氏四月

果齊公年譜

三

陞授司經局洗馬仍兼翰林侍講十二月建言邊情詳見存稿奉旨邊情謫詠難以預料前者他來請使臣累着文武官計議有言遣的又有言不遣的朝廷已斷定不遣了今劉定之又言要差使臣該部會多官又從長計議停當來說後會議遣使尋後中正四年癸酉迎母孺人留氏至京邸就養五年甲戌六月孺人賀氏卒六年乙亥三月娶後府都督僉事張第三女爲繼室六月受誥封贈父母妻室七年丙子三月繼室子穉生五月與修憲字通誌書成陞授右春

坊右庶子仍兼翰林侍講天順元年丁丑正月改授通政使司右叅議仍兼翰林侍講奉旨往河南代祀中嶽嵩山暨光武周世宗伊厲王墓九月側室子穉生十二月改授翰林學士充東宮講官修大明一統志爲副總裁二年戊寅五月奉旨掌院印十一月繼室子穉生三年己卯八月充順天府鄉闈考試官四年庚辰四月奉旨教是科庶吉士習爲文章同教者翰林侍讀學士是秋九月母大宜人還原籍視子孫七年癸未三月側室子穉生十一月繼室張氏子穉生

果齊公年譜

四

八年甲申正月憲宗嗣位二月陞授大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以公侍春宮講讀有年故也隨奉旨仍掌院印三月充廷試讀卷四月奉旨教是科庶吉士習爲文章同教者翰林侍讀學士錢溥尋命公充經筵官英宗實錄副總裁兩賜白金文綺成化元年乙酉十月復迎母大宜人來京就養二年丙戌二月充禮部考試官四月奉旨教是科庶吉士習爲文章同教者翰林學士柯潛十二月奉旨內閣辦事進本辭職奉旨朕念卿練達老成特茲委任所辭不允謝

恩到任奏辭院印三年丁亥五月受大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六月奏請以先儒陳澹下禮官儒臣公同傳議從祀先聖廟庭詳見藏稿奉旨禮部知道七月因上天垂戒公同內閣學士陳文彭時商輅進本辭職奉旨卿等職居輔導朕方倚托調燮遽乞退閒不允所辭八月以實錄書成陞授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賜白金文綺九月以江西湖廣民飢奏請免徵是年秋糧詳見藏稿奉旨戶部看了來說後覆奏減免十一月受誥封贈祖父母妻室四年戊子

果齊年譜

卷之

五

正月中使傳旨命公製元宵詩却立以俟公擬案頃刻成七言四句詩百首以進上深嘆服五月因文早風霾進奏四事一言求天地之心二言體祖宗之意三言聖學宜法於切近四言聖治勿惑於異端此奏留中不出六月以慈懿黃太后喪禮上召內閣學士彭時商輅暨公累日至內殿詳議諸公確守禮經務公論止嘉納焉俱賜白金文綺八月奉旨充門官主送黃太后喪合塋於英宗睿皇帝裕後玄宮歸賜白金文綺九月星象小倣內閣學士彭時商輅暨公

乞罷免奉旨上天垂戒朕宜加修省卿等勉力輔導不准辭歸十月賜公金襴犀帶隨臣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內閣辦事進本辭職奉旨朕以卿輔導有勞特茲陞用不准所辭十一月側室子稿生十二月文華後殿經筵講畢上賜公二品服是月公得疾五年己丑閏二月十五日及三月初三日上再遣中使至家賜楮幣藥物養病公正衣冠獻諸家廟召弟子泣曰吾受國恩重矣今病若此恨不能報願爾仕者致身報國處者力田供稅以成吾志即死無憾既

果齊年譜

卷之

六

而上命大醫院施等來視疾少差十五克廷試讀卷四月二十八日皇子降誕賜白金文綺出賀謝恩五月初九日公疾復作陳情乞致仕奉旨卿宜調治俟痊供職不准致仕賜陂西被俘小僮司落台母大淑人更名來保又曰償保以曩時用兵討叛賊滿俊內閣學士彭時商輅暨公議兵克有成功故也所議詳見藏稿是後公疾篤惓惓惟以弗克終養大淑人爲言八月初二日子時卒年六十一上念公輔導有年良深悼惜遣中使賜賻楮萬緡贈資善大夫禮部尚

書文安九月初十日遣尚書鄒翰諭祭初喪兵部
給驛舟歸塋工部遣官造塋域十一月庚午遣江西
布政使司林鶚祭下塋成化二十年甲辰十一月二
十六日江西憲使李芳送文安神座於府鄉賢祠祀
之公著有易經圖釋十二卷宋論三卷策畧十卷畧
齋存稿二十一卷續稿五卷藏稿六卷前稿六卷行
於世

呆齋公年譜

一八

七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目錄

卷之一

自序

經科

卷之二

書科

卷之三

子科

卷之四

史科

卷之五

吏科

卷之六

戶科

卷之七

禮科

卷之八

兵科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目錄

卷之九

刑科

卷之十

工科

附年譜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目錄終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目錄終

策畧自序

予少應舉時記誦故實以待明問前輩有定本萬言
林誌四篇攔江網紫荷囊等策予病其非已出而難
強記設或能記亦雷同以取主司之厭乃自誤爲策
畧分經書子史吏戶禮兵刑工十類竊第後自以爲
無足觀不復存故稿矣兄曹處家塾志舉業者問予
少作茫無以資之一日過修誤黎君太朴書室見其
學徒索問青編繩頭細讀則予曩歲所劄錄者也因
假以歸俾已

策畧自序

待之若是淺近也然

而航渤游少
必先揚旌
不由近而
度數雖生
舉業亦須
宜勿媿夫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一

男 稼 稱 註釋

元孫而鉉補註

八世孫世遠達輯編

世選 重梓

經科

問上古之書莫尊於周易禮大卜掌三易有連山
歸藏周易其詳可得聞與今之存者惟周易而重

劉安公策畧

卷之一

卦或以爲非出於伏羲係辭或以爲非出於夫子

九圖之傳有可疑十翼之數有不同其至當歸一

之說必諸君子之所素講也

對故聖經於三代之前當折衷於孔子攷聖經於三

代之後當折衷於朱子孔子集群聖之大成故聖經

之作至孔子而明按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加卦孔子

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爲大成至聖文宣王詔曰先孔子

儒者之說至朱子而定元劉因曰邵至大也周至精

其精而貫也程至正也朱則極其大盡且夫易也者五經之尊也伏羲畫卦而卜

筮之法行於天下歷代因之畧有損益炎帝因伏羲

之卦而演之則以艮爲首夏人因名之曰連山連山

者艮之象也象山之出雲連不絕也黃帝因伏羲之

卦而演之則以坤爲首商人因名之曰歸藏歸藏者

坤之德也象萬物之歸藏於地也故夏建寅用人正

者蓋有取於連山之首艮商建丑用地二者蓋有取

於歸藏之首坤易之坤卦昔之歸藏之意也故全

意也故六體皆言地道易之艮卦昔之連山之

刪述六經之時考之祀而夏之文獻不足徵考之宋

而商之文獻不足徵則二易之所不傳者非惟夫子

而其不可考也亦已明矣孰謂連山未嘗正於夫子

而劉光伯等乃得連山於晉而校正之耶劉炫傳時

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百餘卷題牛弘奏購

曰連山度歸藏之爲書亦類此耳孰謂歸藏未嘗

述於夫子而長孫無忌乃得歸藏於唐而敘述之耶

唐以王弼之學獨冠古今大愚故曰攷聖經於三代

之前當折衷于孔子者此也若夫周易之中又有諸

儒紛紛之說不容不辨者焉重卦出於伏羲無疑也

而史遷鄭玄之徒以爲非者特出於臆度之見鄭玄

六十卦已有橫圖圓圖而謂伏羲米嘗重卦可乎
繫辭出於夫子無疑也而歐陽永叔之徒以爲非者
特疑其子曰二字殊不知孟子自作七篇而有孟子
曰益正文之通例周子自作易通而有周子曰又後
人之所加而謂夫子未嘗繫辭可乎尤圖之傳則作
於陳搏穆修九圖謂或以北爲河圖或以十爲洛書
或以圖書爲伏羲兼取皆宋劉牧之言或以圖書爲神道設
教亦與宗幸秘閣開杜氏曰古所謂河圖洛書果
教與手銘應之曰此蓋聖人以神道設教耳

而必於道家以爲修鍊之術後漢魏伯陽作參同契爲修玄之術
乎後人之致疑也然自康節授受之後而朱子大爲
著明之蓋莫有間然者矣十翼之變則系於輔嗣康
成翼謂孔子作易輔翼聖言而易道大明也十翼謂
成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係下係文言說卦序卦雜
卦也輔嗣王弼字康成鄭玄字詵如杜預散左氏傳
以象象附卦爻玄以文言附乾坤如杜預散左氏傳
於經之下朱衷散大玄測於首之下杜預分左氏傳
草散大玄贊與測而或以爲汲冢周書則有陰陽一
千八百一十首之下而或以爲汲冢周書則有陰陽一
篇晉武帝咸寧五年汲冢魏王冢得竹簡字句
篇炳煥有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
篇象文言宜乎後人之致疑也然自東萊古易之

有圖然者矣愚故曰攷聖經於三代之後當折衷於
朱子者此也雖然此未足盡易也蓋讀易者究其察
乎精微之古養其齋戒神明之德默契大極之妙矣
九先天之學直可以揖義文於太古接周孔於今日
而紛紛者有不必辨矣
問河圖數之體洛書數之用幾禹所以則者若何
先天而後天之體後天而用之義文所以異者若
何卦象之說文王周公何以不同卦變之議程子
朱子何以不同經分二篇謂取於反對卦有二體
兼取于互體上經何以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何以
首咸恒終未濟願悉言之

封易之圖象出於天而託于群聖易之義理原于聖
而演於諸儒龍圖龜書圖象不一也然愈推而愈有
合爾絲牛毛義理不一也然愈究而愈無窮奚可執
一而不通哉請因執事之問而言之河圖以五生數
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

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

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河圖數十一

故為常洛書數九九者對待以立其位

所以則圖而畫卦者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

大禹之所以則書而序疇者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

與之符圖書相為經緯卦範相為表裏是則義之

道同修而其質矣先天八卦乾坤縱而六子橫對待

之易易之體也後天八卦震兌橫而六卦縱流行之

易易之用也是所以不同也然而先天之離東

象日月之出於卯酉後天之離南坎北象日月之

於子午先天之乾為君以統大於南後天之震為帝

以主宰於東是則義文之易同符而合轍矣若孔下

以乾健為馬而周公之爻則取象于龍以龍為純陽

之物也孔子以坤順為牛而文王之象則取象于馬

以馬為行地之物也蓋三聖之旨各有不同而至條

者莫有過于孔子觀說卦所言諸卦之象則詳更可

見矣程子於卦變皆以乾坤二體相合而成其論

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下而為艮之類是也朱子於卦變

皆以奇偶二爻互換而成其論實之變曰卦自頃來

三之類蓋二子之言各有不同而至當者莫有過

於朱子觀彖傳所釋諸卦之變則得失可見矣經分

二篇固也然上經以十八卦及對而成其中六卦有

對而無友六卦乾坤離此上經所以止三十卦也下

經以十八卦及對而成其中二卦有對而無友二卦小

此下經所以有三十四卦也上經五十二陽爻五十六

陰爻下經五十二陰爻五十六陽爻由此言之經分

二篇皆有至理奚可不知乎卦分二體固也然自二

至四互體於下自三至五互體於上震坎艮之三男

互體亦為陽巽離兌之三女互體亦為陰由此言之

卦取互體亦有至理奚可不知乎至於上經下經之

始終則又有可得而言者焉天地之道莫過陰陽陰

陽之用莫先水火上篇首天地以二老對立此陰陽

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以二少合

體此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凡此皆易之

大端而宜明問之及也愚也螢案精研書編熟究有

年於茲矣每讀先儒之言以為考象數者泥于術數

而不得其弘通簡要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
造乎仁義中正之歸思得近康節於九原問其所謂
相從林下二十年胸中豁然無一物而後可傳者此
學為何學然後敢言易之理數

問先天之學實此心之妙而萬化之原其圖出于
邵氏員圖則有天根月窟方圖則有天地定位之
句卦氣順逆之說陰陽南北之分亦可得而考其
實與

千載之上伏羲氏出而先天之卦畫始陳千載之下

劉文安公集卷之

七

無名公別號出而先天之卦圖始演大而天地之始

終小而人物之生死以至古今事變皆不外乎此圖
也茲承明問庸敢無詞以對乎夫先天之卦位乾南
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
至乾皆順而得其已生之卦故數往者順若順天而
行猶自今日而順數昨日也自巽至坤皆逆而得夫
未生之卦故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猶自今日而逆
知來日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

因常推之大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上交於陰陰下

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

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是則一分為二二分

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

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而愈小

愈細而愈繁一奇為陽儀居奇左一偶為陰儀居右

陽二象右為上故自上而下交于陽而生剛柔二象

兩儀生四象也陰交于陽而生乾一為大陽兌二為

少陰陽交于陰而生離三為少陽震四為少陰此四

卦皆自陽儀中來故為天之四象柔交于剛而生巽

五為少剛坎六為少柔剛交于柔而生艮七為大剛

坤八為大柔此四卦皆自陰儀中來故為地之四象

生八卦也八卦相錯而萬物生一卦至若乾以分之

之上各加八卦而成六十四卦也

陽之闢也坤以翕之陰之闔也震以長之一陽生也

巽以消之一陰生也此言六十四卦之圖圖也震長之

始歷離兌而乾則長之極而為純陽之分限矣巽消

消之始歷坎艮而坤則消之極而為純陰之分限矣

無極之前陰含陽自坤及垢也有象之後陽分陰自

復至乾也乾與垢相值月窟也坤與復相值天根也

月窟陰起于垢天根陽起于復三十六官者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

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數合之為三十六官也按朱子

宮之說邵子常言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以

六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

以三十六變為六十若夫方圖造化之妙其時天

四今述于此以備考

定位否泰反類即方圖向外第一層乾西北坤東南
泰東北否西南也山澤通氣損咸見義即方圖向內
第二層兌西北艮東南損東北咸西南也水火相射
既濟未濟即方圖向內第三層離西北坎東南既濟
東北未濟西南也雷風相薄恒益起意即方圖中心
震巽恒益四卦也員圖其陽在南其陰在北者乾南坤北
蓋員以象天即天而論則東南陽氣發舒之所故陽
在南西北乃陰氣凝滯之地故陰在北也方圖其陽
在北其陰在南者乾北坤南蓋方以象地即地而論則東

南離陽氣之所升而輝光所藏常在北惟其在北則
東南陽升之方却背乎陽故陰在南也此尤造化之
妙處也康節嘗云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
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嗚呼安得起邵子於
九原而相與講明先天之心學哉
論先天之卦位則乾坤縱而六子橫論後天之卦位
則震兌橫而六卦縱蓋先天為易之本後天為易之
用也知乎此則文王改易伏羲卦圖可得而論矣蓋
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為泰矣自離東坎

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為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
處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
西南也坎離之交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故乾
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乾南坤北離東坎西
乾坤由南北而交坤南乾北則坤上乾下故交而為
泰也離坎由東西而交坎東離西則坎上離下故交
而為既濟也先天卦乾居午而云生于子者以乾始
生于復復子之半也坤居子而云生于午者以坤始
生于姤姤午之半也午乾之所以成今下而交于
子子是及其所由生也故再變而為後天卦則乾退
西北坤退西南也東者離之本位其變則交于坎而
西是東自上也西者坎之本位其變則交于離而東
是西自下也東也故再變而為後天卦則乾
坤既退則離上而得乾位坎下而得坤位

震東兌西者陽主進故以長為先而位乎左也陰主
退故以少為貴而位乎右也坎北者進之中也離南
者退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皆當
四方之正位而為用事之卦也乾西北坤西南者父
母既老而退居不用之地也然父尊而母親故坤猶
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東北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
而長女退之先故亦皆不用也然男夫主傳而女
有行故巽稍用而艮全不用也四者皆居四隅不正
之位也震居東為陽兌居西為陰陽主進陰主退
震居東之位以定離居南為退之中坎居北

之而南北之位以成離得乾位以陰居陽坎
其養食之終先當收飲之始坎當離離之終當
不復用養良以男女之少而未用坤西南偏半用者
謂其當長養收成之交母道常親也乾西北全不用
稍用艮東北全不用者以進退之先後定之男未就
川而艮全不用也然四卦固皆居四隅而居東方生
育之位者稍用居西方震兌皆陽下陰上此則始交
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陽在中離陰在中此則交之
極也故當子午之位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
用中之位乾坤純陽純陰故當不用之位也陰陽以
易位為

列安公案卷之二

土

交陽本在上陰本在下一陽在上一陰在下故
云不交震一陽在下一陰在上故為始交坎陽在
中離陰在中故為交之始故震居之秋陰
之始故兌居之夏陽之始故離居之春陽之始故
故坎居之艮一陽二陰一陽猶有用乾純陽
坤純陰不為用東方一陽二陰西方一陽二陰不用故乾
坤居西南艮居東南一陽二陰艮居西北一陽二陰艮居
地之陽南為地之陰故故艮居北而坤居南也
若夫艮之成始成終則又有可得而言者蓋震為春
而巽為春夏之交離為夏而坤為夏秋之交兌為秋
而乾為秋冬之交坎為冬而艮為冬春之交則艮之
成始成終可見矣

一問河圖洛書之數位與大極朱書不相同先天後

天之卦位與圖書未嘗不相合蓋大極之相同者以
其生海儀四象八卦而言也圖書之相合者以理方
位既成自然相符合也知乎此則問者可得而復矣
何也蓋大極者即河圖洛書虛中之象也虛其中之
兩儀者即河圖洛書奇偶之象也奇偶者奇數二一西
象者即河圖一合六為老二合七為少三合八為少
四合九為老洛書一合九為老二合八為少三合七為少
舍六為老八卦者即河圖四實四虛之數析四方之合
離補四隅之虛洛書四隅四正之位也四方之正以
以爲兌震巽艮洛書四隅四正之位也
列安公案卷之二

列安公案卷之二

土

四隅之偏以伏羲先天之易固本於河圖未嘗不與
爲兌震巽艮伏義先天之易固本於河圖未嘗不與
洛書合乾南兌東南則老陽四九之位也洛書九居
南離東震東北則少陰三八之位也洛書三居東
西南坎西則少陽二七之位也洛書二居西艮西北
坤北則老陰一六之位也洛書一居北文王後天之
易雖本於伏羲然亦未嘗不與河圖合離當地二天
北之火而居南坎當天一地六之水而居北震者水
之生當天三之水於東巽者木之成當地八之木於
東南兌者金之生當地四之金於西乾者金之成

天九之金於西北艮者土之生當天五之土於東北
坤者土之成當地十之土於西南坤艮所以獨配平
中官之五十者以土寄旺於四時無不在故能配夫
中數也二程有詩云易理分明在畫中誰知易道盡
無窮不知畫意空箋註何異丹青破畫風按程沙隨
謂此詩為
程作今以為二程恐誤且原本破畫風三
字作在畫中今姑存之以備有識者參考後之欲
明夫易者可不潛心而玩索焉謹對

問易之為書不處數理後儒之為書以準易明易
者如數學則有大玄潛虛皇極經世理學則有大

劉文公集卷之二

三

極圖說易通啓蒙其得失有可議歟程傳本於理
本義本於筮卜二大儒者未能或之優劣也所見
不同何歟

對聖經之大者莫大于易說經之詳者莫詳於易說
者牛毛當者麟角說者蟬噪當者鳳鳴考象占者凡
何不泥於術數談義理者幾何不論虛空寂此所以
重執事之問也請誦其陳迹而明者擇焉楊子雲
之大玄所以準易也司馬公之潛虛所以準玄也易
有彖玄則有首八百二十九易有爻玄則有贊七百二十九

二易有象玄則有首測易有文言玄則有元文易有
繫辭玄則有雜瑩規圖大抵玄首如彖贊如交測如
象元文如支言精瑩規告如
傳錯如雜卦傳其與易若相照合矣然而

以艱澁之詞文涉近之說蘇氏果易之文乎有氣而
無朔有日而無月果易之理乎朱子語錄謂玄有氣
無是理此玄之所以不合於易也易有一六水虛則有
源委易有二七火虛則有熒燄易有三分木虛則有
本末易有四九金虛則有卯爻易有五十五土虛則有
基家其與玄若相表裏矣然而虛者物之府氣者生

劉文公集卷之二

四

之戶果易之道乎萬物皆祖于虛生于氣氣以成
之以使命故虛者物之用府也氣者生之戶也體者
之具也性者神之賦也各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
之遇也古者臧否平原衰散餘齊果易之占乎此
虛之所以不合於易也論易之理而至當吾所取者
周子之大極圖說耳論易之數而至當吾所取者邵
子之皇極經世耳不言無極則大極同於一物而不
足為萬物之根本不言大極則無極淪於空虛而不
能為萬化之根本論其格局大極不如先天之大而
詳論其義理先天不如大極之精而約朱子之先入
乃伏羲本圖

非康能所自作雖無語言而所談蓋實此易也
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大極即是康溪自作易
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周子所以主於易之理
格局則大極不如先天之詳周子所以主於易之理
者如此也以日月星辰水土火石盡天地之體用以
寒暑晝夜風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元會運世
月日時盡天地之始終以皇帝王伯易詩書春秋盡
聖賢之事業邵子之所以主於易之數者如此也易
通一書程子所以明易之理啓蒙一書朱子所以明
易之數胡仁仲之序易通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見
其道之大人見其文之質而不見其義之精愚人以

劉文安公集

卷之一

五

發策決科爲志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見
聞爲學則曰學顏子之所學可謂善言易通者矣胡
庭芳之論啓蒙曰本圖書則揭天生神物章而易之
本原正原卦畫則表易有大極章而易之方位列明
著彖則發明太行事而掛枋之法定考變占則轉取
泰氏傳而趨避之見審曰早萬遇屯之比初九變也
泰然遇乾之同人九二變也
文公遇大有之睽九三變也陳敬仲遇觀之否六
四變也南齊遇坤之比六五變也曾獻公遇歸妹之六
五變也上六可謂善言啓蒙者矣程子易學全出於周子故
作傳專言義理而人稱之曰平淡委曲更無餘蘊

易的當全無遺恨蓋爲定評也東萊朱子易
多則於邵子故本義前言卜筮而人稱之曰上該大
極不爲無體下濟人生不爲無用魏了翁亦非妄語
也究而言之周子言理邵子言象數豈相矛盾哉象
數固理之所由寓也程子言理朱子言卜筮豈相水
炭哉卜筮固理之所以用也數可言也語數而得其
宏通簡要之法豈易能乎理可言也語理而通其仁
義中正之歸豈易能乎此四子之學所以非子雲溫
公之所可及而四子之書所以非太玄潛虛之所可

劉文安公集

卷之一

六

擬者乎管見區區未知是否惟進教之幸甚
問書者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太法古有三墳其詳
可得聞數書有古文今文之異其中有可議者歟
小序之出於夫子傳序之作於孔安國然歟否歟
後世有續書補書者其得失可得而言歟
對聖經無可議所可議者皆後人之僞者也聖經不
可僭所以僭者皆後人之妄者也僞經之罪隱而難
辨僭經之罪彰而易見然均之爲僞聖人之言者也
請因執事之間而言之伏羲神農黃帝之書

墳墳大蓋自夫子刪書斷自唐虞以下而三墳已在不
必錄矣奈何歷數千年以至於宋而毛漸者乃使西
京而得之伏羲則曰山墳其目有君臣民物陰陽兵
象之八者伏羲本山海經神農則曰氣墳其目有歸
藏生動長育止殺之八者神農本易黃帝則曰
形墳其目有天地日月山川雲氣之八者黃帝本形
日範坤其意之淺陋文之鄙近固有不待辨而為者
矣中始出於唐州北陽之民家至於書之古文
今文則似有可疑者而先儒之所不敢深辨也書之

劉文安公集卷之十一
七

小序傳序又大有可疑者而先儒之所已常力辨也
庸可不知其說乎孔壁所藏家語云孔騰字襄畏秦
語于夫子安國所傳者二十五篇安國傳謂之古文古
文則蝌蚪書也伏生所授晁錯所傳者漢孝文時求
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老九十
餘老不能行于是詔大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
四篇謂之今文今文則漢隸書也古文出於數百年
之壁藏安知其無訛字今文出於九十歲之口授安
知其無訛音伏生老不能正言語不可曉古文皆平
易朱子以為潤色之雅詞易好者是也然而壁藏之

中豈專存其平易者乎今文多艱澁朱子以為紀錄
之實語難工者是也然而口授之際豈徒記其艱澁
者乎此正先儒之所不敢深辨也小序百篇與今文
多相謬戾朱子以為非孔子所作傳序一篇與漢文
全不相似朱子以為非安國所作是正先儒之所以
常力辨也若夫江州司馬白居湯征補亡志則高矣
吾不知元和制作果足以追踪渾灝之體乎詞賦胸
襟果足以發揮吊伐之心乎然則書不必補朱為欠
事也河汾夫子王續書有作意則美矣吾不知比制

劉文安公集卷之十一
八

之主漢高孝文孝武孝宣果足以追踪帝王乎兩京
之文果足以媲美墳典乎然則書不必續未為缺典
也於乎五經厄於秦火之虐殆惟書為甚五經厄於
後儒之僭偽惟書為最脫生末學無高視千古之見
無貫綜百家之學姑述舊聞以復明同雅雅之幸甚
問詩有三經三緯四始五際其義可得聞歟之南
有非文王時詩詩序謂非孔子所作然歟否歟正
何以為風魯何以為頌幽風何以居風之終商頌
何以居頌之終十五國次序以時之先後國之大

小與抑別有說與王通續詩東齊補詩詩果可續
可補歟

對學詩而欲論其大要一言可蔽也學詩而欲析其
疑義累言難盡也蓋有目二雅之音微而後世之補
詩續詩者貂尾狗續妄自尊大自四家之學起而後
世之談詩說詩者哇鳴蟬噪務為博辨求其有得於
聖經之旨者鮮矣請因執事之問而舉其略以復夫
里巷所作者為風風以道性情朝廷所用者為雅雅
以正禮節宗廟所用者為頌頌以告成功此詩之三

劉文公集卷之六

七

經也賦者直指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此者以彼狀
此如螽斯綠衣之類興者托物興懷如關雎兔置之
類此詩之三絳也經以總貫包舉乎締猶布帛之經
也締以層見疊出乎經猶布帛之締也關雎為國風
之始言文王之治家鹿鳴為小雅之始言文王之治
臣文王為大雅之始言文王之治民清廟為三頌之
始言文王之治神此四始也是其說出於締書而猶
有合於理者也大明在亥為革命一際也鹿鳴在辰
為大門出入聽候三際也天保在卯為陰陽交際三

正際也是其說出於締書而全無當於理者

矣文王時無召伯之號而召南之詩曰召伯所茇文
王時無齊侯之爵而召南之詩曰齊侯之子或以為
召伯即平王宜曰齊侯即襄公諸兒然則二南有非
文王時詩者矣有以序為夫子所作子夏所作者以
為子夏所作者有以序為國史所作衛宏所作者以
自沈重之言始宏所作者曰朱子謂毛公分其首句冠於篇首而宏
從而增廣潤色之然則二序誠非夫子所作者矣王

劉文公集卷之六

七

之所以為風蓋以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
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也魯之所以為頌蓋成王賜
周公以天子禮樂魯于是有頌以為廟樂故其詩不
為風而為頌也豳風所以居風之終者豈非以曹攄
之亂極思治必如是而後可乎商頌所以居頌之終
者豈非猶書之訖於周而兼錄費誓秦誓者乎謂國
風以大小為序則鄭之地豈大於齊唐之域豈小於
魏謂國風以先後為序則攄之先亡豈可居陳之後
邶之後封豈可居齊之先先儒蓋謂于此有不可強

爲之說者矣然而紛者豈足多論吾所歎者則
後更無詩而世之儒者自許之過視聖經何其小也
笙歌六篇南陔白華華黍有聲無詞而束晉晉時以
之補詩謂之曰哲之詩可也而之於鹿鳴四牡之間
可乎建安七子有文無行魏應璩劉公幹而王通以
之續詩謂之曰通之詩可也此之於關雎麟趾之音
可乎愚也嘗聞朱子謂學詩者在乎察之性情隱微
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齊治平之道不待他
求而得誠能服膺斯訓則詩之全經自有不可勝用

劉文安公集卷之八

主

者而何必補之續之以爲多哉管見如是願就有道
而正焉

問中古之書莫大於春秋其各書之意褒貶之說
託始乎隱公絕筆於獲麟義果安在三傳之說孰
爲得聖人之旨春王正月先儒之說多矣孰爲善

對五經如法律春秋則斷例也伊川曰詩書如藥方
春秋則治病也春秋則用之治病謂春秋果易言
則孔子曰微詞與義爲難知謂春秋果難言乎

子曰大義昭然爲易見伊川春秋請因明問而略
春秋名書之義先儒常言之矣或謂實以春夏刑
秋冬夫子之意非專以刑賞也或謂褒若春生貶若
秋殺夫子之意非端於褒貶也或謂春獲麟秋成書
夫子之意又豈特爲是乎惟杜預晉時人以爲紀事
者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年有四時故錯舉
以爲所記之名此說爲得其實爾春秋褒貶之說先
儒亦言之矣然泥于有貶無褒之說以孟子春秋則
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輕刑之名男刑旦起治城旦
則春秋故曰城旦春實大后

劉文安公集卷之八

主

好老子書召問轅固曰此家人言耳言耳曰安得司空城旦之書乎聖人不如是之慘
也泥於無字本無褒無貶之說其說本于所書紀年
子遂之事皆孔子未修則春秋乃裨官埤雅之書聖
人不如是之妄也泥於一字褒貶之說則春秋字字
皆劍戟風霜聖人又豈如是之煩勞乎惟朱子以爲
聖人只是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安得許多義例此
說爲得其實爾其托始于隱公蓋平王東遷以教至
是不行於天下也或以爲隱公魯之賢君非矣杜預
公爲隱公爲隱其絕筆於獲麟蓋有所感而起因以爲終也

以爲文成而致麟矣夫三傳之說互有得失語
得則左氏善於理公羊善於識穀梁善於經鄭玄大

語其失則左氏失之誣失也誣穀梁失之短清而

失也公羊失之俗辨而裁其合而觀之取其所長棄

其所短皆不爲無補於經也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辨

春王正月論有不同公羊以爲周正穀梁名又曰夏

正左氏以爲周正胡氏國安亦曰周正以爲夏正者固

有所據有所礙以爲周正者亦有所據有所礙歲十

春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經書

春無冰則左氏公羊似亦有所合也然威公八年

冬十月雨雪果以爲周正則雨雪于究而言之不若

闕之爲愈此朱子之說也雖然春秋之道可謂大矣

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前有說而不見後有

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守經事而

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誠不可不學也

然而使學春秋者盡如公孫弘之曲學阿世轅固

毋曲學馬季長之作頌權門馬融字吾何取焉必也

董仲舒乎斯無愧于春秋然第恐世之未必不以

迂也

問周禮周公未成之書而後世以考工記補之

工記果出於誰歟諸儒多有疑之者其說果可折

衷歟王莽蘇綽王安石之徒皆常用之而終不效

然則周禮一書果可用於世歟

對論聖經者當取信於宗工鉅儒而彼腐唇曲學之

流徒爲蛙噪用聖經者當有待於聖君賢相而彼奸

心佞舌之輩徒爲蠹害此愚於執事周禮之問所以

不敢不對也夫周禮未出而世無有好之者而劉歆

獨先好之好之誠是也乃以考工記補其缺漢武帝

賦主問賦書之路李氏獻周禮缺冬官捐千金購

之不能得乃取禮記者江記以補其缺宗尊也

特先秦之儒錄集舊聞鄭玄謂周禮謂先而况段

常氏襄氏筐人今本筐櫛人雕人六工之缺六者

缺亦惡在其能備聖經乎周禮既出世無有註之者

而鄭玄特爲註之註之誠是也乃引諸緯書以釋

義彼特異端之士邪說曲學而况司馬法春秋傳

語禮記諸書之說又惡在其能明聖經乎二子以

衆說互出或以爲文王治岐之書先儒以爲孟子

初始從簡易以便民而不知五等之爲即五等

九畿之服侯甸男采衛蠻夷周禮戎方氏掌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狄六蠻之朝觀會同春曰朝秋曰覲時有不可施於侯國或以爲成周理財之書王安石以其書而不知規畫似巧惠下甚厚經入似豐奉上甚約有非但施於理財或疑其設官之制不與王制合而不知王制出於漢儒附會之口附會幸或疑其封國之制不與孟子合按考索疑之制其畧曰夫子以大國爲千乘之國又曰安見方六七十里如五六十里而非邦也者至孟子各北宮蜀及慎子之言與武王列土分爵之制無異獨爲周官之書者以公五百里侯四百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

司馬而政以馬爲末刑官謂之司寇而刑以施爲末爭官謂之司空而事以空爲末此之謂似有本有末未嘗偏廢此先王之凡若此者難以悉辨而明者亦有所以爲大條歟所不待辨而知其妄說也若夫古今之用周禮者則又不能無可議者焉程子曰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子曰位至宰相而又得文武之君而後可以行周禮奈何以新都莽爲之君劉歆爲之臣而欲行之故其所行如封建王田明堂辟雍徒以開禍敗之釁按新莽天鳳四年夏六月莽更授日田王田漢平帝元始四年夏六月莽更授年莽奏起明堂辟雍臺以宇文泰爲之君蘇緯爲

字文之事吾蓋於十漸之戒知之也魏徵陳太宗以漸不克終者十

王介甫有周公之位而無周公之才之美宋神宗

有成王之志而無成王之德之學俳優戲舞家語孔

優庭巫步禹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巫卜故曰庭巫有方士善法術乘水暴漲至水禹步投

至水中貽禍當時取笑後世斯皆不足觀也已然則

疑周禮者如此其多後世將何恃而信之用周禮者

如此其誤後世將何恃而用之愚於是而有以辨之矣

疑者雖多漢武何休謝氏黃氏之徒也武帝曰周禮之書何休曰六

彼程子朱子東萊橫渠則固未嘗疑

劉文公公案卷之二

東萊呂氏曰人從見內外庭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

京庖養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膳酒漿醢醢之物物

之微者也次舍屋帝衣服為未用而宦寺賓御使令

而役為冗役不知三代以還所以盛壞人主之心術

而侵奪大臣之權柄者往往皆是人為之周公深者

遠慮有見于此是以亂崩禍亂之所至無不究極以

見古人輔相之事業皆格物窮理之學也此註當在

前段官壺何以屬天官之下因前未脩後詳于此

用之而誤王莽劉歆蘇綽安石之輩也彼周公召公

畢榮毛散則固未嘗誤方今明良相逢治具畢張周

禮之書雖未列於五經之科周禮之政則已見於六

典之職善用周禮未有若此時者如有用我誠願執

此以往然未知其合乎否也謹對

問儀禮為禮之經禮記為禮之傳說者謂儀禮

五可疑非作於周公禮記多出於漢儒然歟否歟

對議禮如訟漢書禮禮之執經如響書言二本相校

覆如甚矣世之好尚者少而妄論者多也孔穎達疑

儀禮臨川王氏遂建議而黜之王安石作新經周柳

宗元疑禮記會稽夏休遂著論而破之夏休以禮記

于其義有未安者聖人之書僥倖脫秦火之煨燼不

乃投禮經以破之

知幾專門名家相與討論幾宗工匠匠相與講貫以

有今日奈何蟬噪哇鳴者起而萌蘖之也此愚於執

劉文公公案卷之二

事之問有不得不明辨者焉夫周公損益二代之制

作冠昏喪祭之禮作朝聘射享之儀各名之曰儀禮儀

禮固禮之經所謂經禮三百是也孔子弟子各述所

聞或錄舊禮之義或述變禮之由各名之曰禮記禮記

固禮之傳所謂曲禮三千者是也朱子語錄曰儀禮

禮記便知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

禮記便有昏義以至喪祭燕射之類莫不皆然

禮全經凡五十七篇常出於孔壁矣而二戴黜之宣

其大小戴劉向所錄止二故儀禮之傳於今日者僅

十七篇十蓋遺其七八

十有七篇非儀禮之亡也漢儒好尚之不至也禮記

凡百三十一篇皆出於孔壁矣而二戴則之
又凡百三十一篇小戴故禮記之傳於今日者凡四十
篇非禮記之雜也漢儒夫取之不精也疑儀禮者
馬融鄭玄叙述周官而不及儀禮劉歆班固序述
藝文而不及儀禮聘禮一篇記待賓饗餼之數不與
周官相合喪服一篇皆講習問答之語似非周公之
辭而其燕享之禮有公侯卿大夫而無天子是五者
皆可疑也大宋朝樂史謂儀禮有可疑者五嗚呼吹毛求疵何所不
至哉序述未及則原於漢儒之不信典禮未合則由

劉文安公集卷之八

元

於周官之未成語涉問答何害其出於聖人禮備全
經誰見其缺於天子果有可疑王肅鄭康何自而註
之賈公彥又何自而疏之昌黎何自而好之韓昌黎
雜家猶在所取况聖人朱文公又何自而集之議禮
記者曰曲禮論狹於曲臺按山堂考索云行禮于曲臺而後茶記之以故名曰曲
禮而不及五禮之大本王制著述於博士漢文帝令博士著述
此而盡失先王之大意月令出於不韋序秦世之官
以月令為言不韋所作者自陸繡衣作於尼子公孫尼子
後之言如大尉則漢官也編衣作於尼子公孫尼子
改魯論之文山正而儒行一篇皆遊說夸大之說

曰此篇全無義理後世遊說之士所斷為天之書
今秦自云或曰哀公輕儒故孔子有為而書曰猶自
考大以提其若經解數句又易經緯書之文是數者
豈所謂孔子哉經解數句又易經緯書之文是數者
皆可疑也嗚呼洗垢索瘢何所不至哉片瑕豈可以
棄連城之玉田父得玉玉隣人曰堅石也置諸下明
降人乃獻之魏王王曰此寸朽豈可以壞明堂之
材學記樂記何害其為聖人之旨燕居閒居何害其
為夫子之言伊川果無可取盧植馬融何自而治之
鄭玄穎達何自而釋之大學一篇程朱何自而表章
之中庸一篇程朱何自而註釋之此儀禮禮記二書

劉文安公集卷之八

三

之所以不得不辨者此也抑嘗考之歷代選舉皆以
周禮儀禮禮記取士故有三禮之科迨至王安石始
罷春秋三禮經筵不以進講學校不以設官科舉不
以取士厥後胡康侯作春秋傳春秋一經始得大白
於天下朱子亦嘗建禮學以求修儀禮經傳通解以
儀禮為經禮記為傳分列相從如冠義昏義則附於
冠禮昏禮射義聘義則附於射禮聘禮書未及成而
卒勉齋黃幹先生始定成之方今聖治丕著諸經之
中惟此尚為缺典執事者能不為之一掛慮乎能

爲之一奮舌乎不然則黃布囊東作問伴對明公
上而投其布故華而不實也公曰吾伴問耳晏子日
伴問者亦當以伴對

問五經火於秦而出於漢當時諸儒專門名家有
可悉數孰歷唐至宋經學大明以程朱爲宗程朱
之外有可稱者歟

對繁星麗天正而五緯爲之導眾流會海殊
道同歸而四瀆江淮爲之大蓋六經之作於聖人其
道未嘗不大而儒者之論小之其義未嘗不明而儒

劉文公家書 卷之一

三

者之說聊之不特泰火之足爲吾道厄也請因執事
之問以復夫易之傳於漢者因家田和之易傳至於
施讐孟嘉梁丘賀而盛商瞿受易于孔費直之易傳
至陳元馬融鄭康成而著賈氏之易初傳民間至京
房之易受之焦延壽而其說多主於陰陽災異高和
之易傳之毋將永而其學亦主陰陽災異此易之傳
受也書之傳於漢者四家歐陽生受今文書於張生
爲歐陽氏之學伏生作尚書四十一篇以授夏侯勝
受今文書於張生爲大夏侯之學夏侯勝受業于

昌始昌傳族子勝夏侯建傳今文書則又別爲小夏侯之學

始出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以濟南侯生

多手成至東晉豫章梅賾始得安國之傳此書之傳受也詩之傳於漢者

四家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若許生徐生皆魯

詩之流也初申公與楚元王交俱受詩于浮丘伯申

百數江公傳子元成及兄子實由是魯詩有常氏之

學王式事徐及許生式以授張生唐生褚生齊詩起

於轅固而盛於康衡若翼奉師丹皆齊詩之派也

劉文公家書 卷之一

三

作傳以授夏侯始昌始昌授后蒼後漢通詩禮

學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若食生長孫輩亦韓

詩之裔也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言頗奧

王食長孫之學長孫名順惟毛氏之學初傳民間至

東漢而得鄭重賈逵其學遂著此又詩之傳受如此

也禮之傳於漢者三家戴德傳禮於后蒼爲大戴之

學戴聖德之從傳禮於后蒼爲小戴之學慶普傳禮

於后蒼其後有曹褒父子褒父是爲慶氏之學

堂生傳十七篇而后蒼最惟儀禮周禮傳者絕少至

東漢而得鄭玄馬融其學始行此又禮之傳受如此也若夫春秋又有公羊左氏穀梁三家公羊始於胡母生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其後世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其德仲舒變仲舒以春秋失其之類公孫章魯國薛人弟皆以其學彰穀梁始於瑕丘公瑕丘公受穀梁于魯申公傳子孫為傳其後尹更始房鳳之徒各以其名著更始事蔡士議大夫房鳳字子元不其人左氏始於張蒼仲舒其也以其財策乙種為大史掌故後賈誼劉歆之徒各以其長稱誼為梁大傳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此又春秋之傳受也嗚呼可謂盛矣而王仲淹不云

劉文安公集卷之八

三

乎九師與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淮南王聘九道謂二十篇為九師易三傳即公齊魯毛韓詩之微也半高穀梁喜左丘明皆孔子弟子也大小二戴禮之末也吾所大幸者文不喪天道也壁地程子作傳朱子作本義而後易之道明蔡氏作傳朱子為訂定而後書之道顯儀禮集解作於朱子而自謂可以無遺恨春秋則又程子胡氏相繼為之發明蔡氏自有五經以來幾千餘年而中興之會實在於此時詩之往聖為無規垂之來世而無莫如見此天如水

地方今 聖明在上經學鬱盛講之經更列之學校以之設官科目以之取士然則不經之道至教子而明數子之學至今日而著夫愚也何幸身親見之

問古以禮樂造士秦火之後禮書猶有存者而樂書無傳如周公致大平之書而人多疑之果可用歟其後歷代之禮亦有可稱者歟朱文公儀禮經傳通解蔡西山律呂新書可以備禮樂之闕歟自關雎麟趾之化息而先王之禮不傳於世遂以板

劉文安公集卷之八

焉

劍擊柱之禮為禮漢高帝除秦苛法為簡便自佩儀飲舞之迹微而先王之樂不傳於世遂以操瑟立門之樂為樂齊王好學有鼓瑟立於樂之具也其幸存者禮樂之文也請為執事誦之周禮周公所以致大平之迹也八法八則之目九貢九賦之序八法治官府一日官屬二日官職三日官聽四日官常五日官成六日官法七日官刑八日官計以八則治都鄙一日祭祀二日法則三日巡日官計以八則治都鄙一日祭祀二日法則三日巡後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日祀貢二日敷貢三日貢四日幣貢五日材貢六日貨貢七日服貢八日衛貢九日幣貢貢以九賦賦則賄一日邦中之賦二日邦之邦之賦三日邦甸之賦四日邦甸之賦五日邦甸之

于帝上漢之祚所以無大耳而乃不乃不

國第千之所為和也

禮者咸英韶武之音既渝律呂聲歆之响已絕季杞
猶得觀樂於魯義公二十九年吳公子來聘請觀于
五國風見舞象簡者曰大夫如天之無不夫子猶得
聞樂於齊制氏能世其官鼓鑾鏜而能言其義也
竇公繼上其書王禹所獻者樂書二十四篇劉向所
校者樂書二十三篇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承
義獻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二十三卷與禹異其所存
者樂記樂本樂論樂詩樂言樂禮樂化樂象賓牟賈
師乙魏文侯諸篇所亡者樂奏樂品樂作樂始樂穆
樂律樂道樂義昭本昭頌季札實公諸篇雖未必盡
合先王之舊然而可取者甚多也奈何世無好尚之
者如宗廟之樂制於叔孫博士房中之樂作於唐山
夫人漢高帝嘉至永至休成永安之號叔孫通因奉
樂大視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
為行步之節登歌再歌終下奏休神之樂美神明之
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昭容禮容趙代秦楚之
奏永安之樂美禮之以成也昭容禮容趙代秦楚之
謳漢高六年作昭容樂主出武德舞禮容舞主位文
詠舞曰育命帝武樂曰大予後漢永平三年和平雅
淡之音少慘怛要眇之音多此漢之樂所以無足取

者而唐之所謂樂者太宗有十二和玄宗有十五和
祖孝孫為旋宮之法為十貞觀三舞七德舞九功
二和玄宗又增為十五和舞上元舞
發揚蹈厲武之之開習元二部坐奏于堂上者為坐
部使皆鄭衛淫哇之餘不過聲妓歌嘯而已宋之所
謂樂者初用王朴竇儼儀之所定繼用和峴李照之
所議宋初備用王朴竇儼儀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
宗復命李照定大樂溫公之論主胡瑗蜀公之論主
房庶范鎮封知音知器之見互有得失大安景安之
號取神祇祖考徒為文具不過講論聚訟而已是其
樂既不足道而況劉宋之樂以永為名蕭梁之樂以
雅為名如皇帝出入奏雅雅皇大陳之樂以韶為名
如降神奏通韶雅隋之樂以夏為名如宗廟神祇
出入奏潔韶之類尤君子之所耻言也儒者之論可以脩禮
書之缺者朱文公儀禮經傳通解一書而已儒者之論
可以脩樂書之缺者蔡西山律呂新書一編而已朱
子之書勉齋補而成之儀禮為經禮記為傳有貴賤
之通禮有國家之大制有論學之精粗而其中一卷
專論禮樂之說然則補禮書之缺舍此其誰乎蔡氏

之書朱子叙而正之明白淵深縝密通暢九分一寸之說則淮南大史可推五聲二變之說則杜預通典可考黃鍾員徑本於漢斛之積分變微非調本於孔氏之禮疏而先天聲氣之原因律以生尺尤所謂卓然者律呂新書朱子序然則補樂書之缺者舍此其誰乎雖然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方今聖人在上治具畢張行將復三代之制作所謂漢唐宋之陋習可以一掃而空豈無伯夷之臣后夔之佐起任其責乎愚幸當身親見之

劉文安公集卷之二

卷之二

序

問伏讀 御製孝順事實序以為孝之道大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微足以化強暴格鳥獸孚草木而自古帝王公卿下及民庶其以孝行稱者莫不名當時傳後世凡二百七人皆可得而言歟

天經地義亘古今而不可易者孝順之理也宸章奎翰昭宇宙而不可掩者事實之書也天神幽顯其事殊矣然孝順則無不通尊卑古今其事異矣然孝順則無不當請得而言之 御製序文有曰大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微足以化強暴格鳥獸孚草木夫蔡順

之呼天止火順母年九十於壽終未莖里中火災將舍姜詩之近舍湧水詩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雨不得還又姑嗜魚膾不能獨食呼降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金雙鯉以供二母皆天地所祐也而何琦之息火亦與順同王彭之湧泉亦與詩同焉彭氏父作碑瑩瑩天旱水乏且去淮泉人王祥之卧冰得魚王祥事繼母朱氏至孝母病皆驚王祥之卧冰得魚恩魚脂時天寒祥解衣卧冰取之冰忽自劉殷之掘地得粟殷幼孤事母至孝雙雞躍出劉殷之掘地得粟孝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第下有栗窟而掘之得粟十五種第曰七皆天地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食之七年乃盡皆天地所賜也而王延之剖冰與祥不異延事繼母卜彥光氏與祥同

劉文安公集卷之二

卷之二

序

之獲藥與殷不異焉梁彥光年七歲父顯遇害病醫不知所為忽于園中見一物紫石英初不禱星者懷明謙惟而持歸醫視之乃即紫石英也韓懷明十歲母患尸疾每發輒危殆懷明夜于星下精禱祈時寒甚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未曉而母病平復息風者阮卓江卓父隨岳陽王出鎮還都中流遇疾風無幾及者止霄者王崇崇丁父憂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止霄者王崇崇丁父憂是年夏風雹所經處草木摧折至崇感雨者伯會伯會母喪負土成墳野火將達塋而禱晴有應者又若樹悲號于天俄而雨至火滅而禱晴有應者又若歐陽修修為南京留守母沒率喪歸塋祭與後忽陰之神翌日非其孝順之感於天平退水者子與與父之雨開霽

李于卑蜀道中奉喪完鄉巴東有繼源右最險其次
則聖塘行旅忌之予與至此時秋水猶壯其恐乃於
心長號其夕水驟得金者孟熙熙父也布苦于地瘠
是明旦安流而下得金者孟熙熙父也布苦于地瘠
略遠近歡服因取地得哭水者湯霖霖母病熱更
黃金數千兩因口富焉言哭水者湯霖霖母病熱更
因不宜飲藥日惟得水忽開池中覓然有聲披拜井
目視之乃水漲也亟取以奉母其病果愈拜井
者王中中母沒廬于墓側三年未嘗櫛髮易衣墓側
泉水而收母免溺又若蘇子容蘇頌字子容常知變
後覆溺頌以母在舟中哀號赴水挽舟非其孝順之
舟忽自正前及岸奉母先登舟乃復也
感於地乎堊母感天而水飲終身者楊暉暉母牛氏
天雨獨暉墓前數里密雲蔽之雨不代母額天而
沾上送者大悅率平慮墓水飲終身

聖文安公集卷之八

不娶終身者班勇班勇母陳氏病伏枕數月班勇
不娶終身者班勇班勇母陳氏病伏枕數月班勇
以供母以至願祈之祈天以明母目祈事母至孝
視折日夜號泣祈天母此皆天相其孝於母也貸錢
目忽明燭下能縫紉
管受而降織女者董永永貸錢一萬娶父謂錢主曰
錢主父畢將往為奴于路忽逢一婦女求為永妻永
遂與同至主家主問妻何能日能織耳主曰織絹三
百天乃放完一月內三百天絹足主驚遂放之行至
舊途處乃謂永曰我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大使我為
君償債不得久停堂上苦而祈北辰者黔婁
語訖乘空而去堂上苦而祈北辰者黔婁
易患痢瀉醫曰糞苦則生麥輒取膏之糞餅以至
滑愈憂伴每夜即再拜此辰祈以身代之糞餅以至
恬之悲泣如見父存父而悲數日忽若有所見言

其狀貌則此皆天感其孝於父也雷之威迅矣而
其父也
公免其震擊吳二事母至孝一夕夢神謂之曰明日
告之至期天果雷震雷聲聞然無命雨之勢暴
母戶往野中待罰俄而天霽幸免震擊雨之勢暴
矣而王肅免其沾濡肅母李氏既沒肅處墓側一夕
見肅墓所前數十步得非孝之所感乎柳遐之息
皆不沾濡大驚而去
風止浪退父季達卒于楊州后奉喪西歸中流風起
風止浪退父季達卒于楊州后奉喪西歸中流風起
風止李茂之返風滅火茂性至孝其母病目失明茂
再火延燒千余家至得非孝之所致乎王彭之營壘
茂廬皆返風滅火
而水之湧也供其磚礮杜誼之徒跣而水之泛也避

聖文安公集卷之八

其墓舍彭事父母至孝繼喪父母徒跣負土成坟往
發澤水推巨石走數十里台州山最高而水又夜
至傍山之民居廬墓田漂沒甚衆而獨不及誼是
皆其動於天地者如此自其感鬼神言之則丘傑感
其母之神靈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于口
苦如此泣血生菜遇蝦蟇毒靈狀前有三分藥可取
服之傑驚起果得既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數升丘
氏世實杜羔感其父之靈而卒訪父墓邑中故老無
存者館于佛寺日夜悲泣忽于屋柱煙煤下見字數
行拂視之乃父遺述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于某村
某家問之遂哭而往而師貞夢母雕像以事何渠可
果有父老指其丘隴而師貞夢母雕像以事何渠可
蘭之刻木乎終日涕泣未嘗棄食忽夢見其狀謂之

日我亦母也。神與妻中大哭。乃作黃贊夢父而得。偶人聚以事之。如生與丁蘭事同。黃贊夢父而得。貧父均道。五仁宗延祐間。求官京師。留贊江南。時年勿及長。求父則沒。已三年矣。求其墓。弗得。日夜哭。禱于神。一夕夢父老。以杖指墓處。明王薦禱神而益。日就其地。求得乃啓。棺得父骨。王薦禱神而益。壽薦性孝。而好義。父常病。甚薦夜禱于天。願減幾年。益其父壽。父絕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黃衣。相首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賜。而墨泰之遇神。故十二齡病。遂愈。果十二年而卒。而墨泰之遇神。得氏以愈。何以異於孝緒之獲獲乎。膝墨泰年五歲。思食寒瓜。土信不產。歷訪不得。忽遇一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既孝緒母王氏。有疾。合藥。須得生人。後舊傳終山所出。孝緒射雁。肉陰。果日不達。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后至一所。遂。或求之。虛之。則神問其疾。三喪父。二十五年。益。不。果得。獲。虛之。則神問其疾。三喪父。二十五年。益。不。

劉文安公家客 卷之一 聖

人曰。疾病者。忽有人來。謂疾曰。若以。而夏侯訪蕭。孝。問病。當尋。差而不見。未幾。病果愈。而夏侯訪蕭。獻明解叔謙。皆有得神藥之報。夏侯訪蕭。母疾果愈。父告之曰。天帝於汝至孝。錫以仙藥。在居。居。桑樹。下。訓忽驚起。如所言。得藥。逆之。母病頓痊。獻明母。小石。函授之。曰。此藥。夫人病。獻明。受之。忽不見。人。西。奉。母。函中。惟有三寸。細丹。書。為。日。月。字。母。服。之。云。此。藥。得。丁。公。藤。為。酒。便。處。即。訪。醫。及。本。草。皆。無。用。者。乃。訪。求。至。宜。都。即。遇。見。山。中。一。父。老。伐。木。問。其。且。教。以。及。酒。法。遂。受。之。依。法。為。酒。母。病。以。痊。蓋。孝。之所。潛。格。也。悉。達。則。神。告。葬。地。及。長。報。仇。后。欲。所。展。之。地。忽。得。父。第。記。遂。遷。而。王。少。玄。釋。道。不。

應祥皆有獲父骨之事。蓋幽冥之所。默相也。少玄父。亂兵。遺腹。生。玄。甫。十。歲。哀。慟。求。父。屍。野。中。自。骨。壓。或。曰。以。子。血。黃。而。漆。者。父。骨。也。少。玄。遂。腐。開。旬。而。獲。正。性。至。孝。其。父。遺。時。搜。亂。以。行。役。及。子。事。道。主。往。其。處。求。遺。骨。亂。骸。散。野。不。可。辨。不。至。誠。泣。禱。忽。有。腐。骸。躍。而。前。因。得。父。骨。應。祥。性。至。孝。其。父。行。實。墓。而。不知。其。處。乃。徒。跪。至。利。津。得。朱。其。張。文。者。言。若。使。所。墓。往。復。行。哭。七。日。求。不。得。即。解。髮。係。馬。鞍。願。隨。馬。所。之。遇。吾。父。墳。者。當。髮。解。墮。忽。經。一。坎。果。是。則。天。然。發。之。棺。上。具。有。父。姓。名。遂。獲。父。骨。以。歸。是。則。天。地。雖。大。而。是。孝。與。之。相。為。流。通。鬼。神。雖。幽。而。是。孝。與。之。相。為。契。合。豈。不。猶。桴。鼓。之。捷。哉。若。夫。蔡。邕。琴。秋。支。漸。法。慎。則。皆。因。廬。墓。而。有。馴。兔。之。祥。解。禱。者。七。旬。

劉文安公家客 卷之一 聖

母及廬墓。側有虎。馴。獲。其。傍。秋。家。貧。事。母。孝。母。股。廬。墓。時。隋。大。業。初。調。狐。皮。有。可。大。獵。有。兔。奔。入。秋。廬。獲。不。去。漸。廬。墓。有。白。兔。之。祥。鄉。人。句。文。彙。自。娶。婦。與。父。異。居。報。漸。孝。行。獲。自。悔。責。族。憐。而。歸。孝。養。盡。志。請。法。復。甫。三。歲。已。悉。知。母。病。不。飲。乳。杜。孝。查。道。履。遵。陸。后。親。喪。常。廬。于。墓。有。白。兔。之。祥。杜。孝。查。道。履。遵。陸。政。則。皆。能。養。疾。而。有。致。魚。之。應。杜。孝。事。母。至。孝。從。役。其。母。好。生。魚。買。魚。二。頭。貯。竹。筒。以。草。塞。之。投。于。江。視。之。則。魚。貯。其。中。矣。日。必。我。夫。所。寄。也。歸。作。羹。以。人。皆。異。之。查。道。母。失。調。懷。思。食。鱸。魚。求。莫。能。得。乃。以。于。黃。河。之。濱。而。釣。之。因。獲。魚。持。歸。作。羹。以。食。其。母。以。遂。念。遺。母。思。食。鱸。求。之。不。得。忽。有。魚。躍。入。舟。中。歸。以。供。母。陸。政。母。吳。氏。好。食。魚。而。北。土。難。得。政。求。之。甚。苦。所。居。傍。忽。水。泉。湧。出。而。有。魚。遂。得。以。供。母。時。以。為。孝。所。因。謂。其。泉。能。使。猛。獸。狎。擾。者。非。負。土。之。夏。方。免。焉。

之蕭修致哀之蕭勵乎而修勵則以守令著名可謂
能無忝焉上方家遺疾於父母自叔死者凡十三喪有
歎自荆州返喪中流遇風修抱極長號卒得無虞
其父墓側其山中素多猛獸止修至亦不為人患
史其郡素多猛獸為患至遠免能使雉鵲遊止
者非丐食之叔牙哀毀之蕭嗣純孝之蕭芝乎而固
芝則以父子相承尤為能繼述焉牙健歲荒丐食野
廬墓有白鶴棲其墓傍固素孝連遭父母喪哀毀
禮難盡述御其門其子芝亦純孝有雉數十宿其廬
虎惡類也而明三之斫虎不畏朱泰之遇虎不噬以
至高登許汝之虎為鄉鹿豕苟然乎不明三態探以
不見其母止有二虎子在室知母為虎所害遂殺其
子并斫巨斧其北壯皆殺之明三亦立虎傍猶
執斧牛不可動朱泰亦無以供母不之非肯一日
鳴入山張烈山下為虎所負而去泰曰暴虎食我
老母無托虎而去之而去高登母病思食虎肉有虎
一虎至其門而去致躬有負土成坎列植松柏於
里為虎役其松栢收嘆曰虎獨不念我烏孝鳥也而
手虎殺其鹿致所傷松下收埋之墓傍烏孝鳥也而
蕭放之鳥為悲泣林橫之鳥來回翔以至於壽昌郭
儀之鳥巢於墓旁偶爾手放性至孝有鳥來巢其廬
居樂傍運甓作冢手植松栢白鳥來巢朱壽昌父
其母劉氏嫁民間昌亦官尋得之及卒家無已
廬墓白鳥來巢義居母喪負土成坎手植人皆知狐
松栢而廬其墓非露降于墓鳥鵲馴集
之為妖而孰知士雋之狐代取食廬操之狐至誰訓

段以為祥劉十雋性至孝居母喪負土成坎列植
年哀毀逾禮每夕有狐人皆知蛇之為毒而不知伏
義之巨蛇繞側德政之因蛇得泉反以為美義家
土成坎廬于墓側有巨蛇繞側而不暴物武德政
母蘇氏以孝聞母死時六十六事德政掘地求水以供
至事不能得忽有二蛇雖出一大本不知哀戚也而
普林有之霍普林父母俱終廬墓盛冬衣一單衣家
慈本不知反哺也而希喬有之崔希喬素以孝稱所
哺逾旬然易之謂者莫踰於鳩而為單衰之德饒來
巢李德使有至性居父母之喪獸之驚者莫踰于鹿
巢并露降廬樹有鳩巢其廬地獸之驚者莫踰于鹿
而為虎節之孝意來馴父之喪自鹿擾其廬食苗者
蝗為仲禮而去巢樹者鵲為郭儀而來顧仲禮事母
禮至田間數日蝗食苗矣將何以山禽翔集者以法
供養俄有大風吹蝗去事見前
宗之求骸猛獸奔走者以許坦之救父孫法宗父隨
害遭骸莫收以而潰枯骨求之七年不能得遂喪經
終身居母喪嘗處墓所山禽野獸皆馴附坦十歲
餘隨父入山採藥父為虎所噬坦即與盡禮而之
張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與盡禮而之
生於墓紐因居廬而麻茂於墓荀與齡母沒廬其
紐因性至孝親喪廬墓廬前生麻與夫徐積之亦延
一林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盛茂與夫徐積之亦延
慶之柴皆有連理之瑞積孝行出于天稟毋喪廬
三年稟經不亡體年露降于

光城杏兩枝連幹荷延慶性孝以母暗孟宗泣竹而
栗樹二栗于墓側三年遂枝生于連理孟宗泣竹而
生笋沙彌哀慟而感松而明徹之苗賈循之桑皆有
更茂之植是皆驗於動植者如此宗母病思食笋時
伏地悲號忽地出笋數十個宗持歸食其母疾遂愈
庚沙彌性至孝居其嫡母喪哀毀盡禮墓側忽生松
數百本枝葉茂異吳明徹年十四念其父母生未嘗
乃力耕他天大旱苗盡稿徹悲號仰天控訴忽有自
田間來言苗更生往視之果然秋大獲倍於他家足
榮墓事賈循性至孝其母病於牀墓宅有枯桑一
夕再生其自其化強暴者而言之則樊淵子華之感
先孝如此為利彭修之童孺而拔刀以止盜潘宗之切弱而

劉文孝公集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愛亦以捍親不知鋒鏑之為慘也溯于元至正十二
年負母避盜于句
容之茅山盜至將殺其母獨乞哀求以身代賊兩釋
之司馬芝字子華與其母避盜荆州于魯陽山遇賊
東皆素老幼走芝獨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
日老母惟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遂免害芝壽終宋
未與其父宗藏避盜山谷間盜縛其父于樹將殺之
孝孫求代其父賊遂西釋之張紹祖以孝行聞于朝
元至正十五年奉父避兵山間賊執其父將殺之紹
祖泣日請殺我以代父賊感而釋之彭修年十五父
為賊所殺其子義士也遂辭謝而去潘宗值孫恩之
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遂辭謝而去潘宗值孫恩之
亂與父避賊年老行遲為賊所得所之宗抱父于
腹下賊斬宗頭而凡四宗不恨其中一賊日殺孝者
必不祥吳祐之願死而其母以生孫抑之胃難而其
父以歸以至江華行傭以供母而盜指避兵非誠意

而能然乎抑有孝性關係之變孝父母妻子避兵有
之抑以身敵之乃得免吳祐于元至正二十五年被
盜與抑事同而抑終為盜所害江華事詳見小學之
書克已之守墳而寇不我害王琳之守塚而兄弟俱
免以至劉平之抱其弟女與母俱全非純孝弟能感
乎王克已父伯通沒廬于墓側新高縱兵暴掠克已
獨不去賊見其身衣衰經形容憔悴乃不加害
王琳年十餘歲父母俱喪因遭大亂鄉隣逃匿獨琳
兄弟守塚不去弟季出為赤眉所得殺之琳而轉
求代弟死遂兩釋之更始時平弟仲為賊所殺有遺
腹云甫一歲其弟賊復奄至平抱弟女與母匿野澤
中平告哀賊憐之遂得免庚亥自責則鄉隣不伐
其墓木刻于壘告則獵者且遺以鹿乳袁性至孝或
乃召集隣人于墓而自責焉自后入莫之犯刻于性
至孝母病思鹿乳進求不得乃衣鹿皮入鹿窟中求
之卒遇獵者將射之而告以故是則動植之微而惟
乃得免且還以鹿乳歸以厚食是則動植之微而惟
孝足以薰蒸貫徹盜盜之暴而惟孝足以開化感發
豈不以綱常之同哉又讀御製序文有曰上古帝王
公卿及民庶稱當時傳後世莫不在於孝行虞舜貞
罪引慝文王之問寢視膳武王之繼志述事此皆聖
王之大節也而漢文帝之筭藥亦可謂令主焉曾參
之養志全歸閔損之卑衣失鞠子路之藜藿負米此
皆聖門之高弟也而子春之憂色亦得以私淑焉

劉文孝公集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其父娶后妻示以花絮父冬月令其御車歸其
 子單遂止其父感其孝遂成慈母子路家貧食藜藿之
 食為親負米于百里之外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
 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
 不辱其親可謂全矣是以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矣
 今予忘孝之道狄仁傑之望雲思親崔玄暉之甘露
 降庭而張九齡之應祥廣希憲之循古皆孝而居公
 卿之位夫何忝乎仁傑過大行望白雲孤飛徘徊者
 非露降于庭樹九齡居母喪紫芝產于庭側白鳥巢
 于墓樹希憲丁母憂猶古喪禮勺水不入口者七日
 李植之勸王恭義楊政之禦魯敵愾而岳武穆之精
 忠震孔文之孝勇皆以孝而收將帥之功夫何愧乎

宋欽宗靖康初高宗以東王開府承制授前未直印
 之幕府植三表勸進願早正大實以定人心劉錡
 趙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楊政居母喪禮
 起後將兵拒金人奮不顧身岳飛于宋高宗朝刺臂
 上以盡忠報國四字派人磨刺文天祥至孝居父
 母喪盡禮宋高宗與中舉進士累官至密使金亮
 入寇衆皆坐臥無忘父文以儒裴子通兄弟八人皆以孝
 臣奮勇督戰桂之亮乃斃裴子通兄弟八人皆以孝
 聞而為之後者有若敬陵之心悸于通于隋開皇中
 武哭喪明有自傷其目者其子八人皆有孝行敬
 美其曾孫也初補陳王典義一日泣謂左右曰大人
 疾病吾輒心悸而病今復然乃下珍兄弟二人皆
 急倍道歸而父已卒盡毀胸體下珍兄弟二人皆
 有孝節而為之父者有若下堂之苑國晉成帝咸和
 閏壺為尚書令連戰死之其子珍及趙閔道三世純
 其弟所見父沒相隨赴賊河所見害趙閔道三世純

其父馬康再世純禮斯皆和氣之萃於門也趙朴母
 三年及子幾執父喪而年餘降木帆卒子雲又以哀
 毀死司馬康溫公子也光薨喪祭皆用禮經居廬蔬
 食終于地知道哭墓而化其邑人程俱羅姜兼居墓
 而化其邑人陳戴氏侯知道居親喪哭泣七年不止
 李華作二孝贊以表之姜兼七歲而孤與二兄養母
 至孝隣里陳氏戴氏子不能事其父母聞兼之行慟
 感悔焉李瓊夜起而張用與之下隣郭琮所壽而黃
 巖多化於孝斯皆至性之動於其人也受至孝于母
 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滿川人張用問其孝因與
 之卜隣郭琮至孝每食不遇中食不飲酒茹葷者三
 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有十善事後母者若伯岐之履
 歲人皆異之詔旌表其門

霜薛包之灑掃而郭全能愛繼母之子猶可嘉尹伯
 吉甫或于后妻逐之伯岐清朝展霜授琴而歌從親
 之令包父或于后妻逐之伯岐清朝展霜授琴而歌從親
 事繼母唐氏甚孝繼母三子皆幼善事祖母者若李
 全所耕以養之及長皆為娶婦

客之終養元卿之心痛而文恭能培祖父之塋猶可
 頌李客養其祖母陳情表有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
 頌日祖母無臣無以享餘年宗元卿早孤為祖母所
 養祖母病卿在遠叩心痛奔逐救之郭文恭年餘七
 十父母喪卿在遠叩心痛奔逐救之郭文恭年餘七
 祖父母及陸印則昆季三人之同其心愛秦族則子孫
 高曾及陸印則昆季三人之同其心愛秦族則子孫
 三葉之同其懿行以行檢標嘗與印共處其父墓
 秦族祖曰白父曰觀病而致憂戚之容者若李英之
 此有志行聞于閭里

吮疽志寬之不妄天祐之明目思聰

淋瀝而張稷之憂疾其心尤重於所生焉

數日而愈張志寬為里正忽爾病母病求醫急令

問狀對曰母有疾寬輒病是以知之今疑其疾係之

飲馳驗如其言乃慰遣之服天祐父病日愈明神

范新天詆之父母後明年八十餘會其故曰漸瀝干

篤命晝夜供養以至給瀝必親或問其故曰漸瀝干

家人之手慶其勝息也殺所生母劉氏遺疾年十一

待養衣不解帶每夜而盡葬祭之禮者若齊人之號

絕不害之奉屍崇懷之行服楊引之追服荀匠之枯

痺而韋鼎之遇棺其情尤篤於兄弟焉

卒四百余里一日而至于問母以父所遺言口恨不見

改即號哭至殯所而絕履不害陳人疑平江陵不害

失母所在時寒甚雪凍不害行哭尋母屍水漿不入

口者七日乃得之沈崇懷父喪家貧不能葬行乞

經年乃得葬以初喪禮多不備既葬復瘞側再行

三年服引三歲喪父后居母喪哀毀盡禮時年七十

五目恨不識父而追服漸哀居父喪歷四年不出

廬戶自括髮不櫛沐號泣無時形容枯槁家人不識

中有物用而至盡切與之視之乃新棺也因取以充

飲傷其親之遺禍者若王東之廢詩季詮之隨溺王

閭之抱父陳頤之代命同一衷誠之逼切也

子非命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不泣下

父命郡守不能決適有大帥至郡

守以狀自竟釋之父子始得全

終其親之寃安

有若廉范之負骨吳達之塋塋張升之飲水于平之

困苦同一用意之惻怛也

范父遭喪亂兵虎蜀漢范

所歸沒范即抱棺浮沉渠感其義而救之竟負骨歸

范兵遂性孝值歲飢父母及家人死者十有三人

范獨不飽塋塋里咸以常饗而埋之遂念家徒四壁

病篤不能塋塋里咸以常饗而埋之遂念家徒四壁

書則備賃于人夜則淘磚伐木夫妻勤苦期月成七

坎塋葬三棺張升孝居喪惟飲水絕葷茹過廬形

骸枯葬何子平少有志宋孝武末年東土飢荒以

兵族母喪八年不得塋塋晝夜號哭冬不衣絮者不

就清家一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葷菜所居屋不蔽

風日兄子伯與欲為葺理子平不聽蔡道愍匡斯奉

典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塚塋道愍匡斯奉

拳於所恃則已流而復得已頌而復甦願之孝肅切

切於所怙則盡禮於奔訃圖像以瞻奉

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母經年不獲日夜悲泣

嘗入村值暴雨止一室乃有一婦負薪自外還道

愍心動因訪之即其母也所事母至孝嘗因事出外

母在家遺病死已經日所聞計奔還愍哭母請假

死於水者周樂其視徐鉉之救父而自溺者子之類

雖沒猶存也賈思思公未並為隣人所遇恩及其妻相氏力救得免而夫妻皆焚死

樂父日成爲賊所命沉之水樂成代父命不得遂

抱父不合同死徐鉉父鎮將之妻源通舟小漢父

失足墮水金投身拯鎮將之顯親日知之夢贈其

出鎮得免金力困遂沒教臣之顯親日知之夢贈其

與從義之咸築高墳者親之身雖存也早喪母

劉其父日何以報日讀書揚名耳遂刻志從學舉孝

后官至弘文館學士李日知及進士第官至給事

中母未受封而卒及葬乃資制贈至日知履絕于道

何從義事父世榮母王氏孝養備至祖良祖母李氏

借以從義其墓伯祖溫叔祖恭讓叔父儉終身不

皆無子比其公從義爲治墓高墳祭奠以禮終身不

食尊者子猶感其母之所嗜終身不食兔善應恩其

劉文安公策畧入卷之一

母之所屬陶子將以母嗜尊而公常以供其菜武帝

不食尊趙善應性孝以母生飽老萊子之弄璣盛彥

卵謂卵爲鬼神也終身不食老萊子之弄璣盛彥

之泣蟻忻戚異而孝無異也周盤之祿養夢龍之孝

經哀樂殊而孝不殊也老萊子行年七十常弄其

其母病目喪明形出其奴以爲蟻盛彥事母至孝

示彥彥即抱母慟哭凡絕目即語然而開盤常苦餘

莊無以養親乃舉孝廉歷事三城以祿養其親尹夢

龍事親以孝聞母以薦其墓手書孝經千余本散鄉

人讀所以然者位有貴賤而是孝之出於心者不以

貴賤爲隘替時有古今而是孝之原於性者不以今

古爲增損然不特此也道子本何所知而黃香之用

庭角增損然不特此也道子本何所知而黃香之用

庭角增損然不特此也道子本何所知而黃香之用

枕臨續之懷橘中居之京戚范宜之奉手與夫吉粉

上書以代父死非梁武之時乎香九歲喪母事父冬

見衣術術以橘啖之續懷三枚臨別望地術詰之對

日歸以遺母術術大奇之申屠蟠年九歲居母喪哀毀

過禮服闋不食不入口者十年宜十歲嘗以刀傷手

奉手政客人問痛即答日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

致毀傷不可耳年十五其父爲吳興郡令爲吏

所誣乃虛自引咎當大辟朔乃掘登開鼓求代父命

仲寬者長孫應全養者陳饒奴安親者李懿隨諸者

詔孫與夫徐份誦經以愈父疾非孝克之侄手德慈

則有毀瘠之名德林則有愈瘡之報泣杖則若伯愈

拜母則若張十豈非其良知之出於本然乎長壽縣

劉文安公策畧入卷之一

爭訟擊殺之繁獄將伏大辟應上書以釋父罪陳饒

奴年十二父母俱喪他歲大便或教其分弟妹可全

性命奴行泣曰巧于市以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署

其門日孝友童子也父怒出其母盡日夜號泣父感

而還其母部孫年十歲父劉以罪流寧州部孫朝夕

號泣願從父不能遂遂與俱往徐份父遇疾百方不

能愈份乃焚香誦經日夜不息父疾豁然而愈田德

慈居父憂毀瘠骨立李德林丁母憂勺飲不入口因

發熱疾過體生瘡諸士友進湯藥德林皆不服數日

間瘡頓瘳時有命少者過其母榻之泣母問日他日

過汝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日昔母嘗常痛今母之答

不能使痛是以泣也張子幼喪父自幼以孝聞事母

每出即拜之婦女何所能而趙婦之鬻子劉婦之刺

臂桑城之甄紹興之俞皆能養其姑叔先之沉江女

勝之哀嬪李之奔喪王之遷塋皆能孝其親蓋天而

勝之哀嬪李之奔喪王之遷塋皆能孝其親蓋天而

宛仲感星而父病愈者其誠為尤至非張女與民
于乎給賊而投於清冷全節而煩于鋒鏑者其行為
尤烈非唐女與廖氏乎貧而能孝者上郡之覃故隋
文 有賜米之優恩寡而治家者漢州之王故乾道
有旌門之異典楊豐之女收父而搯虎非以勇而以
其孝也張儉之女哭父而致身非以祥而以其孝也
豈非其秉彜之出於自然乎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
寡其夫于買杉木治之為降火所逼婦撫膺大哭
風轉遂免劉氏與定新樂人韓大初妻洪武七年例
遷和州劉氏李始密氏甚謹姑病劉氏刺臂血和湯
以進姑疾愈劉氏與李始密人李大妻大與弟吳居一

劉文安公集卷之八

卷之八

聖

日姑半視其子家甄氏忽心驚身汗意姑有
疾亟往省之果有以疾來告者甄氏泣道拜請得湯
藥數日而愈周氏紹興俞新妻也早寡姑父病甚且
失明周氏子孫訓養不勝其口上堂祖其日叔先年
者叔先泥和之女也泥和乘船墮水而溺尸尋不
確處念遂自投水死越六日與其父屍浮于江上
女勝河東人少喪父無兄弟年十五母卒哭數日而
死李氏趙郡李叔微女父卒哭幾絕母崔氏終于
陽舉聲慟絕王氏楊紹宗妻華州華陰人也三歲
父為繼母鞠養年十五父又征遠而後繼母亦以王
氏自視之母屍并立父像招魂還葬又慮于墓側有
芝白鹿之祥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其
庫棄乙者不知何人所殺獄吏疑楊氏有奸恐其
故殺之以滅其口并逮其女女不勝其苦謂其母曰
我先將訴于天后獄吏以天有地震之變疑獄有冤
遂焚表氏殺之詰之果然遂得自時女已死數日矣
呂良子呂仲殊之女泉州晉江人也父疾良子哭香
天夜忽仰視空中大星輝煌如月者三越翌日良

廖詹女蘇州人淮陰破湖縣執其父兄將殺之女泣
拜曰妾雖寒賤願相後嗣父兄命然之報其父兄
從以行數里過市東橋躍入水中死廖氏江貢士
歐陽希文妻也賊寇陷江希文與妻共挾其母走山
中為賊所追廖氏以身蔽姑使希文潛負母逃賊執廖
氏將汚之不屈而死年十八數年之周姑及伯叔相繼
見未幾而夫死年十八數年之周姑及伯叔相繼
食單氏日夜紡績十年而夫死年十八數年之周姑
有法舅姑安之卒成禮俗五世同居楊香順陽南鄉
縣楊豐女也隨父田間獲粟豐為虎所噬香年甫十
四手無寸刃乃搥虎頭豐因獲免張氏營州都督院
成公儉之女也儉卒四開至哭泣而是則上而帝王
絕既葬有慈身數百廻翔悲鳴于墓是則上而帝王
公卿下而童子婦女其所以流芳聲於無窮者固以
其孝為行之首為善之原我朝太宗文皇帝之所以

劉文安公集卷之八

卷之八

聖

孝治四海者惟是為至而臣民之所當家傳而人誦
也執事先生之所以策試多士以是問為首而諸生
之所當縷析而條對也愚也懷願親揚名之志於天
地生育之下承繁矩錫類之恩於日月照臨之中誦
聖製而激勵於雪案精研之日叨明問而畧述於風
簷寸晷之時惟進教焉幸甚

問輕財而愛人者君子之大節此我 太宗文皇
帝為善陰陽書之作所以詳載其人焉願舉以對
對財物細故也而人或重之民命大事也而人或輕

之人為能輕財而好義則天必陰助而厚報之夫豈
虛哉請試陳之分俸以賑饑民者狀湛黃香也而湛

之後貴顯者四世而香之後封侯者二人焉更始之時倉卒

兵起湛為平原太守悉分俸以賑窮里來客者百餘
家戶官至司徒封不其侯子隆為光祿勳翁嗣爵孫

後為郎中晨位特進曾孫無忌為侍中玄孫質為大
司農香為縣郡太守時被水年飢乃分俸及所得償

賜賑貧者于是豐富之家各出義谷助官廉貸荒民
全活卒于官子受為大尉封鄉侯曾孫疏亦為大

尉封賜貸租粟以救流民者王相王永也而相之父
泉鄉氏

子皆為宰相永之父子亦為宰相焉王僕射初為燕

歲飢流民者數千家乃上疏乞貸種粒牛振朝廷從
之一夕大蒙賑得麥空中以緣衣童子遺之而生

劉文安公集卷之八

一男王亦拜相永大宗時為右補闕吳越王受命

往均兩浙雜稅先是兩浙田稅歲三斗永悉令蠲出

一斗永尋除右司諫終為京東轉運使有五子殊賦

一子永尋除右司諫終為京東轉運使有五子殊賦

代納青苗之錢而復其貧吳五能恤貧窮之民而顯

其後執家貧教學于里中歲終得束修與其子歸見

出錢三千五百代納之後執生三子日京官至兩子

司業日克日某曾孫官吳五永事其家饒于財傳四

世皆一子為翰林德凡可以濟眾賑貧者無所不至

至永事遂生兩男次子耕讀書力學后登科調吳州

宋金之民以此獲罪舍笑入地下矣子融官至大
又知州知州時馬氏橫歛州人與稱謂之地稅給
全活者數萬人后以客省使寶帶者人之所欲執知

裴度敏中皆不拾遺度出遊香山寺忽見一紫衣婦

度見裴在舊處知其遺忘也遂取之以待其妻至

后婦人疾起而至撫聲長號度從而訊之婦曰庸人

被繫昨假得玉帶二犀帶一位于余綿以路津要不

幸失于此度又詳訊其物色因授之婦人拜泣請留

其一度既而遣之向敏中入安上門見一婦以新紫

帕封髮一物令女奴捧之因在閣中女人力能還于

門關上如女與婦人忽相失乃遺帕囊在側旁敏中

為守護至暮忽婦人號泣而來敏中問之曰夫何獲

刑有能赦者惟欲寶帶今晨遺失夫不全錢人之所

免陸刑矣敏中即以帶還之婦謝而去

劉文安公集卷之八

貪孰知韓琦王曾皆不慕利而以濟其窮乎宜其位

為宰相而莫比也琦在政府以三十萬錢買女妓張

顯誠封曰妾本借職即郭守義之妻也守義前歲官

顯誠身役于人以括守義兒女琦憫然憫之乃醫券

道張氏三十萬錢還舍曾至排木巷開一家子母哭

甚哀曾憫其故曰某欠官稅無以償惟一女將易客

錢以償其官且夕分離無以相見是以哭之哀也曾

謂其母曰汝女可賣與我仕宦往來得時相見遂以

白金與之令償其客約三月收逾期不至其母復泣

以爲難緡錢四十萬其他爲何如而公亮以贖士女

不以爲吝宜其世有令人而不乏也楊存宿忠州官

舍既於十床

聞獲鈔二萬引即詢主人知其為巨商某之物因曰
此吾故人設共人可與之語以在案坊某家寓
遂行不數日商人果從故道物色之至意即主人以
存言告乃訪有存口果故物耶乃隨之官悉授之會
公亮令于市側開合旁生哭聲甚悲詢之旁舍生口
侯頭官于某處以某事用官錢若干吏督之急乃以
女需于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試此所以泣也
公亮聞商人轉徙無常且無義吾士人也易若與我
亮乃與四十萬錢約后三日以其女來使吾于永門
之外携女至期而往則公亮之期已行三日矣其子
孝寬官至給漿者陽雍施藥者羅珣漿藥出而善報
吏部尚書至給漿者陽雍施藥者羅珣漿藥出而善報
入矣陽雍兄弟六人以備賈為業少修孝敬一日賈
給行旅累年不解忽天神化為書生問曰何不種禾
以給吾歸無種因授之種禾大喜種之其本化為白
璧餘皆為錢書生復曰何不求婦答曰年老無育者
書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氏者為北平著姓女

劉文安公集卷之六

五十九

有各行雍試求之媒戲曰得自璧一雙錢百萬乃可
與婚雍即具送徐氏大得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俊異
位至卿相羅珣為廬州刺史捐已俸給濟貧者民皆
德之又修學塾士務崇其本三年政績大治節度使
杜佑止治狀賜金紫服賜金者仲淳還珠者林積金
子讓官至江西觀察使
珠去而陰德大矣張仲淳行陰陽忽一商旅途中
名氏無里遂斃仲淳閱其行囊有金十兩乃遣人告
其妻于護尸持金而歸后生子師中登進士第仕至
尚書林積少時入京師見族即既歸于床席間得錦
囊實以北珠數顆詢主知人知其為尋陽周仲津所遺
以此珠物色至旅邸主人具以姓名告之數日其人果
訪積求之積悉以贈后積登第官施粥者則又祝染
至大中大夫子德新為吏部侍郎即施粥者則又祝染
燒券者則又李讓也祝染遇數歲為粥以施貧者后
生一子清舉入學榜手將開忽

凡若人也於財貨之在己者無吝惜之心其於患難
之在人者有拯救之意不惟得天之報而又得我
大宗文皇帝為表章而著明之使天下家傳其美垂
訓無極人誦其事嘆慕而不已得非陰陽之報也歟
為今日之士君子者固當勉之謹對

劉文安公果齋先生策畧卷之二終

劉文安公杲齋先生策畧卷之二

男 穆 稱 註 釋

元孫而鉉補註

八世孫世遠世進達輯編

世 選 重 梓

書科

問朱子於大學曰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終始至為精密於中庸曰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畧相

劉文安公策畧卷之二

固巨細畢舉其義可得言歟大學以敬為學之終始中庸以誠為一篇之樞紐誠敬二言果足以該

二書之義歟願悉陳之

對千狐之腋羣而為表謂前子曰天下無羣白之狐而有羣白之表者羣白也

人但曰何其純絨之光澤也純音脫絨數也絨密也而不知其

善羣表者有以執其領六馬之力合而駕車人祖同

何其和鑾之和鳴也和音告車上以飾行者而不知其善羣焉

者有以執其轡此大學之文理血脉深淺精密雖不

可以一言槩而其旨不外乎一敬也中庸之文

劉文安公策畧卷之二

請回執事之問而悉陳之朱子論大學之傳曰文

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終始至為精密夫新民之章

首接明明德而引日新又新之義即明明德也新民

之章末接止至善而舉無所不用其極之說即止至

善也其文理血脉之貫接為何如釋明德則始於明

德而終於明明峻德一節深于一節釋新民則始

於自新而終於新民新天命一節深于一節其淺深

始終之精密為何如即推之其他無不然矣朱

劉文安公策畧卷之二

子序中庸之書曰支分節解脉畧貫通詳畧相因巨

細畢舉夫第一章論語之體要而其下十章皆引孔

子之言以明之十二章論道之費隱其下八章雜引

孔子之言以明之誠明章論誠以為一篇之樞紐三

十三章論學以為一篇之歸宿此與證之言而四支

之所以分也中分為二大節則以性道教之三言知

仁勇之三事不可比而同之而第二大支節一大節

也第三大支中分為二大節則以誠之有天道人道

德之有小德大德不可比而同之而第四大支即一

大節也此饒氏之說而六節之所以解也四支之中
支支有脉絡之貫通而不相雜六節之中節節有脉
絡之貫通而不相判首章畧也而所以開一篇之詳
末章畧也而所以總一章之詳詳者其細也所以散
爲萬事九經之屬是也畧者其巨也所謂合於一理
一誠之貫是也即是而推之其他無不然矣究而言
之大學之道一敬也朱子謂以是敬而格物致知則
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以是敬而誠意正心修身則
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以是敬而齊家治

國平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
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中庸之道亦誠也
朱子謂命者實理之原性者實理之體道者實理之
用而教也者所以品節實理位育者實理之功效中
庸者實理之達可而平常而費隱者實理之用廣而
體微也誠之一字豈非中庸一篇之樞紐者乎學者
於此由大學之文理血脉而求之不若一敬之爲要
由中庸之支節脉絡而尋之不若一誠之爲切敬之
功至則大學不在書而在誠之功盡則中庸不在

書而在我矣管見區區惟進之幸甚

問論語一書出於有子曾子之門人其說何所據
今之論語果魯論歟抑齊論與孟子引書文多與
書不同封國之制不與周官同是果其所自作抑
一時之言而門人記之與大學有錯簡缺文朱子
所次與程子不同而補第五章謂取程子之意何
歟中庸章句後備有所致議其中頗爲朱子忠臣
朱子果有可議歟四書皆孔孟格言程子謂大學
爲入德之門而論孟次之何以不及中庸與

對自有聖經以來莫有大於孔孟之四書自有賢傳
以來莫有過於程朱之二十四書之道至二子而明
二子之功於四書爲多執事歷舉以問愚也敢無一
言以復乎夫論語一書以柳宗元之書攷之蓋出於
有子曾子之門人無疑也柳子原作然論語皆記弟
子之字曾子有子獨稱子論語首記孔子之言而曾
子有子繼其後則曾子有子之門人共成之也以何
平叔之序攷之何晏字蓋爲魯論無疑然鄉黨篇心
宰作瓜祭季氏篇夫子稱孔子則齊論固有雜焉

也孟子之書以越峻之序攷之則包羅天地揅叙萬類非其雄才有所不能也以引書之異觀之則取其肯意畧其文辭或其大才有所濶畧也且安知尙書後出不同者在尙書而不在孟子乎又安知周禮未成不成者在周禮而不在孟子乎此論語孟子之辨也若夫大學一書朱子所以異於程子者在格物致知章程子取經文定靜安慮本末先後一節置之聽訟知本末之上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故格物致知章無缺然草廬先生吳澄謂程子所定

劉文安公策畧

卷之二

五

則經文一章猶玉盤缺其一角可謂知言者矣而朱子所補莫非程子之意於或問中言之益詳朱子豈故矛盾于程子哉惟其理之當然而已中庸一書後儒所以議於朱子者在修德凝道章朱子以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爲尊德性之目所以存心而極道體之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爲道問學之目所以致知而盡道體之細雙峯曰溫故知新皆知之事不以溫故爲存心敦厚崇禮皆行之事不可以崇禮爲致知然以八者皆無力行之事同朱子之小疵而

以八者皆爲學問之目又饒氏之過論惟呂雲閣陳定宇之說爲得其當是豈敢操戈於朱子哉鄭玄作有殺梁痾疾公羊墨守何休作針膏肓痾亦其理疾發墨守玄曰休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手之當然爾此又大學中庸之辨也是四書皆聖賢之格言而程子之論不及中庸者無他蓋大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先之大學然後有以提挈緝領而盡論孟之精微參之論孟然後有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端趣程子之論以學者之功

劉文安公策畧

卷之二

六

爲有緩急之異豈以聖賢之言爲有優劣之殊哉愚也服膺洙泗之訓仰止開洛之風幼學而未能壯行徒博而未能守約姑誦先正之餘論以復惟進之幸甚

問四書五經之旨輅六藝之喉襟朱子章句而集註之謂論語皆操存涵養之要孟子皆體驗擴克之端大學始終在於一敬中庸樞紐在於一誠可悉數與後人或作書以繼論語著論語以擬孟子論大學者遺格致釋中庸者淫佛老可悉數與

對杏壇始教木鐸載揚是時也正四書之濫觴江九
山其源可以濫觴及至江津 奎星鍾秀宋太祖乾德
不結其不可以涉○出家言 星聚紫陽承統是時也乃四書之流演使世無四書
孰知孔子之為孔子使世無朱子孰知四書之為四
書請因執事之問而陳之論語之言無不包而莫非
操存涵養之要此精義序云然也聯菴作論語精義序然則一
省吾身其曾子之所以操存者乎四勿為仁其顏子
之所以操存者乎春服舞雩堯舜氣象非涵養何以
致尊瓢陋巷孔子真樂非涵養何以得此論語之所

劉文安公集卷之二十一

七

以不外乎操存涵養者如此七篇之旨無不究而莫
非體驗擴克之端此精義序云然也然則觀梁惠之
告豈不足以體驗義利之辨乎觀齊宣之對豈不足
以體驗王伯之分乎克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不可勝
用克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孟子之不外乎
體驗擴克者如此大學或問曰如終不外乎敬然為
小學者不由乎敬則無以涵養本源而謹乎洒掃應對
對之節為大學者不山乎敬則無以開發聰明以
夫明德新民之功以至于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焉非

一敬之所以貫也中庸或問曰樞紐不外乎誠蓋在
天為實理命者實理之源性者實理之本體在人為
實心道者實理之用而教者實理之品節以至中和
位育費隱道德無非一誠之所本也夫以論語之書
其精如此未易準也而楊雄王逸作書以準之然雖
之法言言未必可法通之中說說未必得中而況謂
董常之賢可比於顏子曹植之諠可比於泰伯豈能
免先儒之論乎孟子之道其大如此未易疑也而溫
公泰伯皆著論以疑之司馬溫公著疑孟子十一篇
孟子所謂性善公皆不以爲

劉文安公集卷之二十一

八

然溫公疑孟子而誤取孟子伐燕之事泰伯
疑孟子而不知孟子註疏之語而況謂可無孟子不
可無六經可無王道不可無夫子豈能道先儒之議
乎論大學者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格物致知此
昌黎韓子不得不任其責也觀於原道一篇則可見
矣釋中庸者其論淫於佛老空寂而或背其師說此
游揚謝氏不得不任其咎也觀於集賢諸書則可知
矣抑嘗究而言之論論益者當觀夫子之所以明
孟子之所以雄辨端拜秋陽之暘二敬仰泰山之岩

嚴則論孟不在方冊而在乎冊府之中讀學庸
如曾子之所以非約子思之所以傳道造端乎一
之誠然會乎一心之敬則學庸不在簡編而在五
臺之內不然馳心曲學談論紛紜腐唇折句識
底吾何取焉此非明問所及不敢僭言故於篇終及
之謹對

問心一也何以曰入心道心赤子之心性一也何
以曰氣質之性義理之性恒性率性若何而盡心
知性若何而存心養性聖賢之論性論心為異為

同可悉指歟

對心之論古無有也始於帝舜告禹之一言性之論
古無有也始於仲虺告湯之一言自有帝舜之一言
而聖賢之論心愈詳然愈詳而未嘗矛盾也自有仲
虺之一言而聖賢之言性愈備然愈備而未嘗抵牾
也請因執事之問而舉其槩以復人心者生於形氣
之絪散危殆而不安道心者原於性命之正故微妙
而難見人能操此心而存則為道心矣人或舍此心
而亡則為人心矣大人之心通達萬變本其初則亦

劉文公家書 卷之二

九

之心赤子之心誠一無偽全其體即大人之心也
以至於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是
皆道心之微者為之有忿懣之心有恐懼之心有好
惡之心有憂患之心是皆人心之危者為之聖賢之
心必於斯明矣若夫自性言之義理之性有善無惡
氣質之偏性有善有惡清濁純駁氣質之性也知愚
賢不肖之所以分者在此也仁義禮智義理之性也
知愚賢不肖之所以同者在此也恒性者有常之性
天之所以賦乎人者也率性者率循之性人之所以

劉文公家書 卷之二

十

發於天者也以至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
之於臭四體之於安佚性也有命焉是則所謂氣質
之性也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知
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是則所謂義
之性也聖賢之論性於此明矣盡心者格物窮理
然貫通有以極夫吾心所具之理也存心者直內方
辨精一操存有以存夫吾心所具之理也盡心而可
以知性非其心體之不蔽而有以充其天理之自狀
乎存心 養性非其心體之不失而有以極夫天

理之當然乎於此尤可見心之與性初非二物焉
而言之聖賢之論無不同也橫渠曰氣質之性君子
有弗性者龜山曰氣質之性君子不謂之性是其論
與孔孟若符契也豈若荀揚之言性者乎伊川曰心
之所主則虛故以明鑑照物妍媸莫遁爲喻明道曰
心有主則實故以敝屋禦寇驅逐不暇爲言是則孔
孟相脗合也豈若佛老之言心者乎管見區區姑復
明問之萬一惟進之幸甚

問言仁者莫詳於論語有專言有偏言可悉言歟

劉文安公集卷之二

十一

朱子釋仁於論語先言愛之理於孟子先言心之
德或曰常理而無私或曰全體而不息孔子言仁
多以知對孟子言仁多以義對其旨可得聞與
對韓子曰博愛謂仁言仁者非之周子曰德愛曰仁
言仁者宗之甚矣仁之難言也有以德言有以事言
有專言有偏言請舉先儒之說爲執事詳之夫天地
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則
爲春夏秋冬之叙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人之爲心
其德有四曰仁義禮知而仁無不包其發用則爲愛

恭宜別之情而仁愛之心無所不貫專言之元包四
德偏言之元則春生也專言之仁包四德偏言之仁
則仁愛也以體言則仁爲心之德而存主於中以用
言則仁爲愛之理而發用於外克己復禮爲仁主敬
行恕爲仁專言之仁也孝弟爲仁之本惻隱乃仁之
端偏言之仁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所以存此心
也仁之體也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所以行此愛也
仁之用也剛毅木訥仁之資質也寬裕溫柔仁之體
段也以仁之德言之如克伐怨欲不行之爲仁仁貴
於人欲之爭盡也恭寬信敏惠之爲仁仁貴於天理
之流行也巧令非仁弘毅爲仁仁者不憂仁而不佞
以至顏子三月不遑之仁是皆以仁之德言之也以
仁之事而言之如伯夷之清爲仁文子之清非仁
子之忠爲仁而于文之忠非仁伯夷之仁合乎天理
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比于之仁不拂乎愛之理能全
乎心之德以至管仲九合諸侯之仁是皆以仁之事
言之也有于言仁是以偏言者故集註先言愛之
以見愛發於德之所以具孟子言仁是以專言者

劉文安公集卷之二

十二

朱註先言心之德以見德具於愛之所深發以仁
德言之則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故顏子之具
體而微可謂之全體而諸賢不可謂之全體也顏子
之三月不違可謂之不息而諸賢不可謂之不息也
以仁之事言之則非當理而無私心者不足以當之
故伯夷之清可謂當理而無私心而文子之清未能
當理而無私也比干之忠可謂當理而無私心而子
文之忠未能當理而無私也孔子言仁多以智對如
仁者愛人知者知人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蓋仁人也

劉文安公集

卷之二

十三

而禮則仁之著義宜也而知則義之藏仁主於行知
至於知舉仁知而義禮在其中矣孟子言仁多以義
對如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未有仁而遺其親未
有義而後其君蓋知之實知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
二者仁屬乎陽義屬乎陰而知禮在其中矣於乎殊
洒之跡既微濂洛之源未起有以公爲仁者有以覺
爲仁者泛言之者含糊昏緩而無精切之功專言之
者張皇急躁而無沉潛之味故程子告人取孔孟言
仁處研窮二三歲得之殆未爲晚寸晷之下何足貴

便明問惟取其大而畧其細幸甚

問心性道德聖賢之論詳矣大學言心不言性中
庸言性不言心何與中庸曰達道達德曰至道至
德曰小德大德曰天道人道其義同與異與

對聖賢之論不苟同也理既同而言無不同聖賢之
論不苟異也言雖異而理或無異苟同者附會牽合
之說苟異者支離破碎之談知其異而同同而異
心性道德之旨可得而言矣今夫性者心之神明
者性之邪廓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
性之名心之與性初非二物也故大學言心不言性而
性在其中朱子於大學序言性獨詳者此也中庸言
性不言心而心在其中朱子於中庸序言心獨詳者
此也大學之所謂盡性即中庸之率性中庸所謂道
心即大學之正心心性之論同而異異而同者於斯
可見矣若夫道者人心所共由德者人之所同得是
德之由於身謂之道道之得於心謂之德道之與德
初非二物也故達道五倫之教行之必在乎三德
德者三者之德行之必在於一誠達道達德同矣

劉文安公集

卷之二

十四

其焉至道者道之大小各極其至而疑道在於修德至德者德之大小各極其志而修德所以凝道至道至德又同符而合轍焉達道之造其極即至道也達德之造其極即至德也小德全體之分大德萬殊之本是皆誠者之天道豈德之外他有所謂道哉天道者誠者之自然人道者誠之者之當然是皆所以行是達德豈道之外別有所謂德哉道德之論異而同同而異者於斯可見矣究而言之大學中庸二書相爲經緯表裏者也心性道德四言者同一機軸橐

劉文安公策畧 卷之二

五

篇也孔子以是傳之曾子曾子以是傳之子思其所從來者同而言惡有不同者乎愚故曰聖賢之論不苟同不苟異良以此也若夫真精妙合之際本原淵奧之旨非末學之所最易易而知淺淺而窺明問所及不敢不復惟進教之幸甚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二終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三

男 稼 註釋

元孫而鉉補註

八世孫世遠達輯編

世選 重梓

子科

問周子作大極圖所以明易之旨也然繫曰易有大極而圖說曰無極而大極又有有無之分何歟

劉文安公策畧 卷之三

而其所以與易相爲表裏者又何歟通書之所以明圖說者又可得而悉言歟

對洙泗濂溪一道也繫辭圖說一理也求之於言若見其支離而汗漫體之於心始知其融會而貫通請得而詳陳之周子奮于百世之下以續列聖之傳正在於大極一圖然繫辭曰易有大極而圖說曰無極而大極者何哉誠以謂大極則已屬於有氣故周子以無極言謂雖不離於形氣而實無聲無臭非謂其無而淪於塵寂也謂之易則已形於無體故孔子以

有根言謂易不窮於變化而實有準有則非謂其有而帶於一物也而況生陽生陰即易之所謂是生兩儀也水火金木土即易之所謂兩儀生四象也乾男坤女即四象生八卦也化生萬物如八卦定吉凶也孔子周子豈有二理哉若夫通書之作所以明大極未發之旨而其相為表裏者又若何哉誠以誠者聖人之本即圖之大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即圖之陽動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即圖之陰靜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即五行之性

劉文安公集卷之三

二

也而況書之所謂誠無為非圖之無極乎書之所謂一無敬非圖之大極乎仁義中正之云則亦善惡之說圖即書書即圖圖說通書豈有二語哉嗟乎杏壇之響既絕庭草之跡亦蕪斯理也誰復知之紫陽有作闢衆論之糾紛究指趨之歸極其所以明周孔之心者累千萬言學者苟能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賢聖之心斷可識矣

問唐之文章莫過於韓柳宋之文章莫過於歐蘇就四子而言之其優劣可得言歟四子之外尚有

可為者歟

對文章之在世係氣運之盛衰文章之在人係道德之淺深唐之氣運莫盛於元和唐憲宗以還韓柳二子生而當其盛故其文章為唐三百年之名家而二子之道德則不能不異矣宋之氣運莫盛於嘉祐仁宗以來歐蘇二子生而當其盛故其文章為宋三百年之宗師而二子之道德則不能皆同矣雖然此非末學所敢議也請舉先儒之折衷以復明問夫唐時之文如制冊之義者則常袞文永華楊炎陸贄長于應用

劉文安公集卷之三

三

既皆本仁祖權德輿在德宗朝知制誥義如若荆卿在兩漢八年詩詞之工者則杜甫李白韓子曰李杜文章元稹白居易居易與元相往來符從符從李賀張說謂李賀文章如夏王維風流儒雅之有李賀杜牧大英玄酒雅有典刑則有若韓休輕縠素練貴濟時川則有若張九齡或愛杯玉竿之可觀或觀雅麗服之可喜張說與徐堅說曰間朝隱如遊服觀壯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苦類之風雅則罪人矣韓休之文如大英玄酒有典則清蘇味九齡如輕縠素練貴濟時用而若遊服王翰如愛杯玉竿學操然可觀而多節藝粉自盤絲口脫誠所謂陰語破鬼膽高調絕皇墳者矣韓子然

有過於韓柳觀夫詩葩奇韓子曰奇而周清孔

思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李漢韓文平淮西

碑氣象宏富得相如體曹成王碑語句簡古得子雲

體洪興祖曰向見一士人云曹成王碑造語法于韓

子之文為何如而柳子之鋤心務口才不為不富王

佩瓊琚辭不為不麗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穀梁

以厲其氣此二句柳其為文視韓益相頡頏也上曰

顧下然而叔文邪俊之輩豈可附焉錫浮誕之徒豈

可交自取四山之困井詒愚溪之辱順宗朝王叔文

韓文安公集卷之六

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共采藥外事謀議和唱憲宗

州即宗元中朝後書哀憤窮屈南嶽諸碑契悟寂滅

其與夫道濟天下之溺而文起八代之衰忠犯人主

之怒而勇奪三年之帥者優劣不言可知矣蘇子簡

齊天下之宋時之文如王黃州之格王元三太宗稱

孫泰山之義孫明石徂徠之厲石尹河南之簡陳

水先生之端溫臨川丞相之整王安泰淮南泰黃預

章山之或煥或理晁齊北張維國之或舒或婉有雄

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光輝明白若引星辰而上者

有標鰲奔放若猛獸之挾雄渾瑰瑋若三

軍之氣者焉王震序南豐文云先生以文章名天下

奔放雄渾瑰瑋若三軍之制猛獸之挾誠所謂正聲

江湘之波濤烟霞之姿狀一何奇也

諸韶濩勁氣沮金石者矣此二句韓文公然而莫有

過于歐蘇觀其祖昌黎之謹嚴公嘗得韓于敵範中

天習思魯之簡古天聖明道中錢文希守西都起雙

成永叔服其簡古公嘗從尹師魯遊自相師友

鈞棘之句而為渾厚嘉祐二年歐陽修知貢舉先是

渾厚修痛乃裁抑及榜出嘉祐二年歐陽修知貢舉先是

歐陽之文然文體由是少變章句漫失

體而為平易歐陽公知貢舉劉幾有五代史足以

追班馬之筆公作五代史法意兩制集足以顯訓詁

之格歐公之文為何如而蘇公之驅海濤於視滿視

文星如筆鋒如千里之駒御以王良山谷稱東如萬

斛之泉隨地而出蘇公自謂其文曰吾文如萬斛泉

雖一日千其為文視歐蓋相伯仲也然而程子非可

議者而議之程頤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誠

元解加釋氏非可宗者而宗之語道盡則迷大本論

事實則尚權謀銜浮華而忘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

其與夫以濟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者高下不辨可見矣此四句蘇子雖然漢唐以前文章莫盛於六經漢唐以後文章莫過於四子四子者以文章而明道德固未易及也六經者以道德而為文章未易言也後之君子由四子之文以求六經之文由六經之文以求六經之道則庶乎膏之沃者其光輝根之深者其實遂此二句韓子而四子之文有不難致可以鳴今日大平之盛治矣不然取法乎中僅得其下豈惟劉安公策畧卷之三

國家之憂抑亦二三子之羞執事幸無以為誕

問荀况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數子者皆有志於聖人者也其優劣可得而言歟所著之書抑有可議者歟

對論數子之學當以聖人之學為標的論數子之書當以聖人之書為準則洙泗之迹既微濂洛之源未起若數子者殆亦牛尾之麟角鳥群之孤鳳然而槩以聖人之學之書為盾者多矣請為執事言之荀子學聖人者也然喜為異論而不顧敢為大言而不慚

此二句蘇子以狂為惡荀子者性惡篇曰桀以禮為節子論荀子不知天賦之自然所事者奸邪之黃歇秋仕楚為所教者坑焚之李斯斯况是果可以為聖春申君人之徒乎楊子學聖人者也然新莽非可事也而事之雄仕莽朝屈原非可諫者而諫之草玄閉門當養齋賦蘇子後人當養齋賦爾校書投閣劉安公策畧卷之三字後亦以事將誅辭連雄又偽作符命符命以清淨寂寞為道朱子曰雄之學似出于老子如太玄曰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又曰楊子說到極處止是以觀走入老莊集應子知清淨寂寞之說皆是也

劉安公策畧卷之三

淳茂近為說謂張孫之詞是又可以為聖人之徒乎朱子之於况雖曰稱其簡明或問荀子也是個明男而書况於楚所以陋之也謂其言楚以荀朱子之於雖雖曰與其沈潛朱子曰楊子云而係雄於莽所以誅之也謂其言莽大是二人者樂之以聖人益可取者少而可罪者多矣自董子言之黜五伯之先詐力而後仁義何壯偉也告三王以先道誼而後功利何正大也謂其言江都王易言之曰仁人者正然而天人三策不脫漢儒氣味朱子曰三策說得稍親切亦

劉文安公集畧

人卷之二

1

三

劉文安公策異

入

九

那得一篇

底

文

一、

劉文安公策異

入

九

一、

子之外又有康節涑水南軒東萊世稱為大儒其學果若是班與他如二陸與朱子同時而論道不合出於朱子之後者如許文正吳文公或謂其可續朱子之派然歟否歟

聖道不行則百世無善治聖學不傳則千載無真儒義農堯舜之後幾千百年而有洙泗魯鄒之鍾鍾聚也鍾一大機會非偶然也且夫大極有圖明聖道之仁義中正易通有書明聖學之靜虛動直玉

劉文公策畧卷之三

十

淵金井志慮高潔趙開道贈周子詩心似水輪光風霽月襟懷洒落此周子所以得聖學之傳也黃山谷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明道之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落如光風霽月此四句朱子論二程座上升風意象渾之氣質剛方文理密察此四句朱子論二程厚朱公溪見明道于汝州門外立雪師道尊嚴初見伊川眼目而坐二子侍伊川既覺曰向此程子所以得聖學之傳也張子之精思力踐妙契疾書此二句朱文公贊張子訂頑有訓發仁孝之要約正象有書窮性命之精微其得聖學之傳豈不然乎朱子曰西銘一篇有多少言要之仁

朱子之從容禮法沉潛仁義此二句朱子自贊足以及於諸子其得聖學之傳又豈不然乎蓋

是道自孟子既沒之後橫流於楊墨淫塞於佛老功利權謀涇渭混淆涇濁渭清合流記誦詞章溝瀆盈

涸其端有甚於咸陽之火驪山之坑者秦始皇焚六經百家之言

百六十八人于驪山幸而周子有以啓其源程張有以

濟其流蔡深而紫陽有以揚其波而助其瀾四子之功卓卓乎不可及矣至於康節涑水與程子同時者

也而其學皆見推於程子程子稱康節曰堯東萊南軒與朱子同時者也而其學實宗主於朱子內聖外

王之道先天心法之傳此康節之學所以為高而涑

水之篤學力行始終一誠亦不易得劉安世問五公

道溫公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性此南軒之

學所以為至而東萊之宏才博辨變化氣質亦未易

能東萊性最辨急一日讀躬自厚而薄責于人這是為寬和朱子曰若伯恭者可謂善變化氣質矣

其與周程張朱雖或一間之未達然汎濟同源而江

漢合派者也惟陸氏之學則有可議者焉觀其有甘

祭之阻筋內會處曰肯勞雖積九仞之高不敢時

有毫釐之疑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

四顧務造乎至平之地務立乎至大之域其志可謂

健矣其功可謂篤矣然而務存養而忽講學務約禮

而忽博文疑西銘為釋氏之蕪愛疑無極為老氏之

虛誕其終也幾何不肯正學而入異端者乎陸氏以

吾儒本同但有義利公私之別耳吾所端拜敬服者魯齋許公玉質

金相準平繩直行已似秋霜烈日化人如和風甘雨

庶乎足以追考亭之絕跡吾所仰上高山者草廬具

劉文安公集卷之三

公勤謹有箴敬和有銘以女子守身為存天理之方

以武夫勝敵為過人欲之法庶乎足以紹武夷之墜

緒雖然任聖學之傳者窮而在下則為一代之宗師

任聖道之傳者達而在上則為一代之君師方今二

帝三王巍巍莫比而立清朝坐廟廊者皆將以伊傅

周召見而知之者自任執事乃以道學之傳下詢焉

堯竊聞程朱夫子年皆十七八而棄科舉之業以從

事聖學今愚之所業者科舉之業而所來為科舉而

來苟膠膠然曰吾從事聖賢之學執事未必肯以為

然而自畫於是苟要人爵又非末學之所忍云也惟
進教之幸甚

問儒者之書有楊子大玄溫公潛虛周子大極圖

通書邵子皇極經世張子西銘正蒙或謂大玄為

後天之似經世為先天之匹廬以準玄則廬亦可

謂後天之似與大極圖在先天範圍之內則大極

與經世又同一揆與楊子之與溫公濂溪之與康

節道果若是班與圖說言仁義中正而不及禮智

經世言易詩書春秋而不及禮樂通書所以發圖

劉文安公集卷之三

說之蘊正蒙所以發西銘之義可得聞歟朱陸二

子之所以論周張之書者亦可折衷歟

對者書立言之賢惟理學之言為難究強學待問之

一惟理學之問為難對執事先生下詢而舉楊子溫

子周邵張子之書以考其同異之實辨其精微之蘊

也何足以知之雖然明問不可以不復也請言其

畧可乎楊子之大玄以三起教三三而九洛書教也

其所以為後天之似乎邵子之經世以四起教二四

而八八書也其所以為先天之匹乎潛虛一書溫

公所作所以準玄也玄之數始于三而極于八十一
首虛之終始于五而極于五十五然則謂潛虛爲大
玄之似亦無不可也苟因是而欲以潛虛與後天同
科吾恐其爲扣槃捫燭之見矣大極一圖周子所作
所以明易也論其格弓大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
其義理先天不如大極之精而約然則謂大極爲先
天之匹亦無不可也苟因是而欲以大極與經世並
論吾恐其爲膠柱鼓瑟之說矣潛虛之所以似大玄
者以數而其所以不能似後天者其理則不相似也

子正卽知也知而不得其正則穿鑿之知所以貽笑
於孟子中正爲大極之陰諸謂夫仁不流於義愛則
仁之中正義不流於爲我則義之中中正包德
而義該也仁義爲大極之偏者謂夫仁屬乎陽之動
而不屬乎陰義屬乎陰之靜而不屬乎陽仁義蓋分
兩端而對立也圖說之所以不言禮智者以此經世
言易詩書春秋而不及禮樂蓋皇帝王伯爲易詩書
春秋之體易詩書春秋爲皇帝王伯之用易始於皇
而終于王書始于帝而終于伯詩始于王而終于王
春秋始于伯而終于伯皇帝王伯皆有禮而不可以
偏屬也皇帝王伯皆有樂而不可以獨指也經世之
所以不言禮樂者以此通書之作所以明圖說之蓋
蓋焉說不通言一理萬化之本而通書之說言性則
極爲剛柔又析爲剛柔善惡中之五者言幾則極爲
善惡又析爲仁義禮智信之五者言誠無偏卽無極也
一無欲卽大極也正蒙之作所以明西銘之旨蓋西
銘本通言理一分殊之妙而正蒙之說如惟一故神
顯兩政化由大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皆虛

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即所謂入
之塞吾其體也即所謂天地之帥吾其性也夫以大
極之道如此而陸氏疑之以爲老子無極之說殊不
知無極只是無形大極即是一理奚可岐而二之哉
夫以西銘之旨如此而陸氏攻之以爲墨氏兼愛之
說殊不知西銘一本而分殊墨氏二本而無分奚可
合而一之哉甚矣世之入耳出口者好妄議先儒之
書也龜山疑西銘得程子之說而釋然彼陸氏者獨
何其惑而不解也楊氏上程子書其畧曰西銘發明
聖人之微意最傑然而言體而不

及用慈其流遂至于兼愛程子曰西銘明理一而分
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
本二也分殊之敬依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
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正私勝之賊仁之方也無別而
迷愛至于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行之過矣
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謂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
反爲不及向微朱子則濂溪橫渠之心終不白於天
下後世矣抑愚於此尚有一說以復于執事焉世之
君子其所以主于中者無確定之見其所以景於前
者無篤信之心越雪蜀日群犬先覺越犬吠雪蜀犬
吠日以其異見
也囊鷄井蛙各執已見孔曰醴雞巢底天馬授日子
陽井底蛙耳皆其言自見者
議節子者未窺其內聖外王之藩籬而先已斥其

無所不有之小疵謂張子者朱致其指墨方此
矩而先病其指虛大一之高論議溫公則首以潛
齋口而誠無妄之德不之取也議象山則首以煩
之學執手而尊德性之功不之問也其流之蔽吾恐
其將以程子爲迂濶以朱子爲支離此今日之主張
吾道者所當預爲之防而未可先倡是非之間以啓
其隙也涉筆至此不自知其言之賁聽惟恕之幸甚
謹對

問先儒謂朱無文字惟周子大極圖張子西銘程
子易傳序然人或以周子朱嘗自作益傳爲訛辨

而程子之論亦未及之至於西銘則龜山先生不
能無疑是果可辨歟易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春秋傳序大義數十之論皆可得而詳言歟
對有詞章之文有道德之文班揚賈馬錦心綉口詞
章之文也周程張朱仁思義色道德之文也執事先
生發策下詢首以三先生之文爲言是蓋不以詞章
待於末學敢不抽繹厥旨以復明問乎夫大極圖說
推明朕兆根極要領必見道體迥出常情言備者

不敢言之秘經聖賢所未嘗發之蘊誠有如朱子
論者奈何朱子發漢子胡仁仲輩或以爲周子未嘗
自作而不知通書仁義中正五殊二實之論多合於
圖說或以爲程子未嘗論及而不知遺書備精得秀
五莊七情之論多出於圖說彼神移之學豈足以及
此而妄議其有所得來哉漢時朱震于發言陳搏以
穆修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才放之傳特先生
乃先往指畫以語二彼游揚之知豈足以與此而何
程端未嘗有所爲書怪其不以輕示哉訂頒之訓渾渾乎無得而名慨嘆

劉文安公集卷之二

六

吾無所不及範圍不可得而過形象不可得而變
有如呂氏所贊者奈何楊龜山劉安節輩或以爲中
生陷父於惡之事過乎中庸今乃取而併諸大舜之
底豫殊不知橫渠特以明事天之道在於修身俟
或以爲孟子仁民愛物之施自有次第今乃流而同
諸墨氏之兼愛殊不知橫渠特以明聖人之心在於
一視同仁伊川謂爲原道祖宗豈阿所好者哉則道
謂爲達得天德豈無所見者哉伊川曰孟子之后只
原道之宗初也原道之宗初也

春秋之旨矣大義數十昭如日星此春秋傳序之至論
吾於全經之中求之蓋春秋何以始王者之迹想而
春秋始也春秋何以終聖人之指哉而春秋終也始
作兩觀始者貶辭也以其舊之無也定公二年書冬
及丙初獻六羽初者褒辭也以其舊之僭也
月而獻六羽初氏曰初獻六羽者始用六僭也
之僭而謂之羽者僭于羽之稱也羽以象文德
以象武功始人無武事則猶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
謂之僭也王通勝而伯禽受之非也孔子以大廟以祀周公已爲
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焉廟而此用八僭之僭也

劉文安公集卷之二

十九

文姜之去氏文姜之去氏文姜之去氏文姜之去氏

四年書夏禮 共姬之辭 共姬也 經書劉愈之

憂斯道之失其據也 凡公四年書劉愈之

則卒之于襄陽之難有王子虎于教王之難有劉

也傳紀孔子之生喜斯道之得其傳也 孔子周靈王

生由是而求可以盡全經之義矣 抑愚於明問既谷

之如此而其言外之意則又有以窺之焉 先儒

無文字惟陶淵明歸去來辭 辭無文章惟韓昌黎送

李愿歸盤谷序而執事之問不之及者 蓋以為

之作雖未純於詞章而終非道德之文 且松菊二徑

劉文安公集卷之二

子

林田百畝 陶淵明為彭澤令 公田悉令吏種 種

可也 義於往而不返而樹旗施羅 弓矢武夫

者塞途大丈夫之志亦不但志於是已也 其期待後

進之心為何如也 願無忘斯意以別不負于

開建不負于執事之盛心謹對

問西銘之作晦庵謂其明理一而分殊又謂其綱

領全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二句

其說可開敷

對非張子不能作西銘之書非朱子不能發西銘之

義讀西銘而不讀朱子之說非善讀西銘者也 請詳

陳之朱子曰西銘之書明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

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 蓋乾父坤母理之一也

然乾坤為大父母大父母為親父母則其分未嘗不

殊矣 民胞物與理之一也 然民同胞為至親物與吾

為稍殊則其分未嘗不殊矣 大君宗子大臣家相君

臣之分殊而理則一也 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聖賢之

分殊而理則一也 所謂西銘之書不出于理一分殊

者如此 自夫貴賤長幼疲癯殘疾之分殊而言則屬

劉文安公集卷之二

子

乎天地之塞以氣言也 然未嘗無理一者存不可以

其一而不差其分之分殊此推行之仁也 自聖賢善惡

悖德踐形之理一而言則屬乎天地之帥以理言也

然未嘗無分殊者在不可以其殊而不歸乎理之一

此存養之仁也 仁之存養者何乎天而無別仁之推

行者施於人而有等又非所謂綱領全在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者乎 蓋至於此則西銘之

義昭昭矣 雖然西銘之書可謂至矣 發人心未發之

潛啓人心未啓之機 渾渾乎無得而名 恢恢乎無所

不及飛閣不可得而過渺邇不可得而索思顧頡西
銘之贊以復明問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三終

劉文安公策畧 二 卷之三

于二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四

男 稼 稱 討釋

元孫而鉉補註

八世孫世遠達輯編

世選 重梓

史科

問古史之體所見者書與春秋而已書經每事別
記後世紀傳之史祖之春秋編年通記後世編年

劉文安公策畧 二 卷之四

之史祖之紀傳之史莫盛於漢史唐書編年之史莫

盛於治鑑綱目錄其制作之法孰宜施之今日歟

對自律呂制於伶倫黃帝命伶倫取嶺谷之竹截而為簫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

而後世之善言樂者不能越自規矩制於公輸而後

世之善為匠者莫能踰史筆所以代有其人而無不

取法於聖人也請為執事陳之尚書每事別記以具

事之首尾而後世紀傳之體祖之司馬遷始創為記表書傳之體

如二典唐書虞書則帝紀也三謨夏商周書則臣傳

也禹貢則地理志也呂刑周書則刑法志也九官之

命於虞書舜命禹為司空稷為司農契為司徒皋陶為大理六典之具於周官六典謂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則百官志也四仲之分於堯典四仲謂仲秋日短星昴以股仲夏宵中星虛以股仲秋日短星昴以股仲冬也政之齊於舜典七政謂日月星辰風雨晦明五行志也此紀傳之體本於尚書者如此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而後世編年之史祖之如紀吳越事則曰吳越春秋也紀楚漢事則曰楚漢春秋也戰國說士虞氏春秋也名卿楊翟大賈呂氏春秋也孫盛則有晉春秋也

劉文安公案卷一 入卷之四

秋吳競則有唐春秋此編年之體祖於春秋者如此紀傳之體莫如漢史唐書也然班史則失之同如固郊祀為封禪因平準為食貨臚史則失之誕如王喬之志其鳬履王喬為葉令每月初來朝大史何望臨王喬為葉令每月初來朝大史何望臨所賜尚左慈之記其羊鳴曹操出近郊慈商酒二官醉飽揮袖之使賜諸壚與帝無酒操手白樹酒二之慈却入壁中不知所在或見于市操手白樹酒二形與慈同後人遂之又述之走入羊群操手白樹酒二後相殺試君術耳忽一老妪居前操手白樹酒二許即競往赴之數百羊皆變為熊操手白樹酒二五代人立口遠如許遂莫知所取操手白樹酒二五代晉宰相劉向撰唐國史記二十志三十列傳百五十凡二百卷謂之舊唐書凡一百九十萬字朱

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狄也循而明其才如天馬駿足庶乎紀傳中之翹楚也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狄也循而明其才如天馬駿足庶乎紀傳中之翹楚也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狄也循而明其才如天馬駿足庶乎紀傳中之翹楚也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狄也循而明其才如天馬駿足庶乎紀傳中之翹楚也

劉文安公案卷一 入卷之四

此官山多其愛人長者夫秦伯子常過十而功一者也苟幸十以廢一後之為人必曰秦伯子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塞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故手傳詳之於論後世之明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春秋書楚五年子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而寬之也遷卒而指之諸侯之末則山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夫之稱使役之人君視之曰不知也目札義雖勿踐之賢能不免乎絕與夫則其賤夷狄而不亦一編年之史莫如治鑑目錄通鑑後以大繁天作然治鑑失之大詳目錄失之大簡帝曹魏而冠蜀漢帝朱梁而冠河東記北晨之年繫中宗之號武而致固吾安所取乎必也朱文公之綱目歲序于上而天運明通鑑後以大繁

依年亦統正於下而人道定因年以著春秋正正年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因年以著春秋正正年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因年以著春秋

筆宜主綱目而制度因革則尚不可不存書志之規大體宜法綱目而世時遠近則尚不可不從年表之式斯可以幾墳襲典而無刻畫之遺矣

問孔子作春秋之後有僭春秋者其出於誰歟陽子作五代史司馬公作通鑑朱文公作綱目皆欲依放春秋筆法可悉言歟

對作史無定法本之春秋則有定法考史無定

之春秋則有定論蓋自夫子之作春秋而執史筆莫不欲望其藩籬窺其堂奧然而則之可也擬之者莫能僭矣擬之而至于託其者不幾於僭之甚乎請因故事之間而言之孔子未作春秋而天下已有春秋之名孔子已作春秋而天下復有春秋之目作於孔子之前者如晉語羊舌肸習春秋司馬侯言羊舌肸者楚語教大子以春秋申叔時言教大子以春秋下時事則曰夏春秋古語記大春秋見楚語記大春秋七年事是已作於孔子之後者如戰國說士

真氏春秋揚翟大賈呂氏春秋孫盛則有晉春秋吳兢則有唐春秋是以學步邯鄲而失邯鄲效顰西施而笑西施何足數哉荀子曰詩陵餘子李行于邯鄲也失其故行匍匐而歸莊子曰西施心病而噴其里之醜人歐陽子之作五代史也見而美之亦捧心而顰矣曰夫子作春秋因亂君而為治法予述本記以治法而正亂君此法春秋而不敢擬春秋者也歐陽子於是為善法春秋者矣司馬公之作通鑑也曰夫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予作通鑑何敢始於獲麟此法春秋而不敢續春秋者也司馬公於是為善法春秋者矣

然猶未也必也朱子淵見之作謝康成於春秋乎歲

周子而上而天道明則春秋係四時之意也統正於下

而人道定則春秋大一統之治也春秋曰公在乾侯

昭公三十年春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胡氏曰歲首綱

必書公之所在者並以昭公不與季氏之專國也綱

目則曰帝在房州帝在房州中意也春秋曰王出居鄭綱目則

曰帝出奔蜀唐書王制之去魏傷吾道之不行也

貶仁僕以繫周惡臣道之不立也唐書王制之去魏傷吾道之不行也

大夫楊雄繁於養所以諱并說於既死新莽天鳳五年書莽大夫

楊雄處士陶潛繁於晉所以發潛德之幽光宋文帝元嘉十

四年文安公集卷八然則春秋之後吾不有取於朱子之綱

目而謹取東廣徵華黍補亡君子不之取而

蘇魯子孫皇雅十篇范文正公謂自堯典舜歌而下

所宋開白居易湯征禍亡君子不之取而孔明出師

二表東坡集全先生文集序曰孔明不以文章自名

至開師表簡而盡立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

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比也

蘇文忠公謂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愚益有祖於是而

云然也雖然嘗問之矣姚文公作國統離合表謂陳

壽三國志郭昭烈帝為先主漢書為蜀綱目既正昭

烈之帝號以續統而子禪稱後主是亦因言

未改也宜書帝禪始為直筆是其為說庶幾朱子忠

臣願以永正於執事惟進之幸甚

問論史才者首稱遷固二子於聖人之道果有得

乎否也蘇頌頌作古史綱知幾作史通於二子皆

有議焉可悉言歟

對以史才而議遷固則殆為造其堂與以聖學而律

迂固則奚敢窺其藩籬蓋凡世之議遷固者非忌遷

固也責備賢者固春秋之法而彼押官押官也開也

之也兩手繫也見埋雅埋增也街談巷議之書君子

固有不屑置喙者矣請為執事道其所以然遷之史

可取者誠多矣然而於聖人之道未之有聞如紀項

羽非春秋楚王書子之法也項羽好雄中之鋒三夜

因故春秋書子以外之紀呂后非春秋文姜去氏之

法也呂氏稱制而遷紀之次其年月孔季彥曰文姜

述儒林則不取游夏文學傳循吏則不取冉季政事

而其所以論夫子者又不過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

惟道枯矢之異海邊有隼貫枯矢按史記定公五年

也肅慎貢枯矢按史記定公五年

桓子宰井得土金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云以丘所聞洋也丘聞土之惟墳羊註云墳羊雖未成者也又按是年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三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屬致群神于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按定公十四年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集陳延而死按夫貫之石弩失長尺有咫陳潘公使三問于仲尼仲尼曰半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殷通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无忘職業於是肅慎貢矢矢不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而遠方朕使无忌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測桓僖之災按魯哀公六年夏魯桓厘廟燬南宮桓厘廟于巳而果然服虔曰桓厘當毀而魯以是為事非孔之庙故孔子聞有火災知有加桓僖以是為聖何其管豹之見耶蘇頌演作古史專以糾遷之失

可謂遷之忠臣矣而豈吹毛求疵云乎哉固之史可取者誠多矣然而於聖人之道未之有見如以顏淵與管仲同科是文豹而窟薨場也以叔向與伊傳並驅是蹇驪而有驥乘也先伯牛而後魯參進仲弓而退冉有飲飲春融心齋光睿顏子德行聖人流品管仲屏華而齊驅並駕是蹇驪得以及驥乘也伊訓盤銘說命龜鑑伊傳事業千古振揚以向何人而混蓬室盧是防窮薨場而亂楚辛子下第而回居二

等是錯錄不亦而推科未定也至于優同馬而劣老

微儒家始出各引一端取合諸侯以是為儒何其鑒

雞之識耶汝水釣翁文曰固以儒者與道法陰陽名王道既微時君世主好珠方九家之術諸起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現合諸侯於平固以鑑者取合于世而已乎宜兵附賢德而死于非劉知幾義也○義雞謂雞雞也孔子曰雞雖養天作史通多以糾固之失可謂固之忠臣矣而况洗垢索瘢云乎哉雖然古史之作未必盡足以服遷之心然其序曰聖人為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騶虞仁獸晦菴稱其近世諸儒有所不能及斯言也華衮之褒也豈易得乎史通之作未必盡足以服固之心然而三為史臣再入東觀再典史官如几其之上第王道下流人倫使砥礪不得以掩取薰蕕不得以混臭而徐堅謂其後世史官宜置座右斯言也金石之語也知幾史籍而著內外四十九篇上窮王道下及人倫議論攻訐絲粟不貸徐堅讀之且有史官置座右之嘆

豈苟論乎故愚嘗讀遷史不可不讀古史讀固史不可不讀史通執事以為然否謹對

問三代而下其長於漢唐史漢有前漢書後漢書唐史有舊唐書新唐書其得失可詳陳歐

對七制高文武之功烈偉矣而非班范諸公易由

而傳三宗唐太宗之事業懋矣而非宋歐諸公易

由而著蓋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史而漢唐之治

為最長故漢唐之史為最優宜執事之舉以為問也

且夫前漢書作於班固而曹大家補其表章帝初固

卒於獄書頗散亂帝詔其妹昭即曹大家也與馬後

融等就東觀緝校今八表及天文志其所補者也

漢書作於范曄而梁劉昭補其志自班氏之史言之

損十表而為八增八書而志十要非純於賾襲遷史

者然而諸表之作多所錯謬武子即士會也既書武

子又書士會計然即范蠡也計然乃范蠡所著既書

范蠡又書計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如前牛仲

子冉有弟不免後人之議焉非謬于聖人自范氏之

史言之進諸侯於帝紀增百官於書志自謂足以追

配前史者元嘉元年左遷宜城太守不得志乃別述

宋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至于屈伸榮辱之際無不發

意焉在獄中與諸生姪書以自叙其苦曰吾造後漢

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未始愧也然而列傳

意者班氏博瞻可不及之管理未必愧也然而列傳

之體多所創置論贊武何進之誅中官為遠天理

漢靈帝建寧元年是欲論張騫班勇之使西域為道

將相苟免以為嘆天乎

佛書是欲中國叛至人以事戎臣乎抑飾義之

宣於醜吏光武姊湖陽公主有蒼頭殺人匿主家吏

下車格升忍耻之蔡琰於列女胡蔡琰所獲二十五年生

如子曹操賈固以不免違者之論焉蓋漢一代之史

如此若夫舊唐史撰述非一家貞觀政要出於吳兢

順宗實錄出於韓愈唐曆出於柳芳而全書則劉煦

成之新唐書制作非一人方鎮百官表出於梅堯臣

律曆五行志出於劉義叟列傳出於宋祁而紀志則

歐陽公成之舊書以良史次宦官之後以節義次酷

吏之後以具淑之忠義繫之於外威朱泚反盧杞自

城宣慰金吾將軍吳淑獨請行退而告人口食其祿

而遠其難何以為臣吾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踴

躍之臣使聖情懷二耳以劉蕡之切直繫之文苑責

士率唐太宗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考凡此皆新書

官鴻儒見責策款厥以財遇具董之所廢也新書魏

之相志以為十一年傳以為十五年景洪之將紀以

麗景洪傳以麗景洪縣公之號可疑則見於吳縝之

糾繆吳縝糾繆李歐陽修宋初新紀書降封縣公傳乃謂卿公

死囚之數可疑則見於溫公之考異凡此又新書之

所失也溫公考異七人按四年實錄云斬死囚二十七年人今年實錄

凡三百九十九人何乃多如此白居步云死囚四百

歸獄舊本紀統紀年代紀皆云三百九十人今從新
書又吳鎮科謬云三百九十人者乃每四之時自死
四至杖苔之數爾若蓋唐一代之吏如此其所以然
者無他史筆之難尚矣昔人有云董狐不坐天下無
宜筆仲尼已沒天下無公言誠哉是言也董狐晉史
二年趙穿弑晉靈公狐書趙盾弑其君後世特擇其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誣彼善於此者而論之則兩漢書前書為優向使孟堅
之汗青就緒大家之狗尾不續又孰得而指其瑕瑜
兩唐書新書為最向使子京之蘧翰既精永叔之潤
色復加則孰得而論其矛盾此正愚之深惜而責備
者也

劉文安公集卷之四

問史筆之難尚矣或謂史有三長史有三等可詳
言數諸作史者之例有可悉數歟
對作史者逆為議例議史者迭相攻訐作者之筆未
聞於前論者之喙已起於後故愚嘗謂世之善惡有
未平終不能逃史氏之手史之曲直有未公終不能
逃議者之口信夫公論之不可誣也且夫刻燭吟詩
擊鉢次韻世未嘗無才也而史才之難為難齊李士刻
調則刻一寸以此為率唐文瑛曰何難之有乃與漢
丘令楷等共打銅鉢上領香韻詩皆可覓現

先經寄世南秘書世未嘗無學也而史學之長為難
造孝先廣便三五經野唐虞世南傳李太宗嘗出張
行群臣請教書以從帝曰世南在行秘書也
華博物秘雅奇字世未嘗無識也而史識之長為難
劉芬從楊雄李作奇字此論者所以有三長之說知
凡論史褒善貶惡不畏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
此為上也狐事見前大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
簡以在聞編次勒成贊為不刊若魯之丘明漢之子
長此其次也勒成贊高才轉學名重一時若周之
戎夫楚之倚相又其次也此論者所以有三等之說

劉文安公集卷之四

焉知凡論史左氏釋經之體有四或先經以始事或
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此四句
傳發傳之例有三曰正例曰變例曰非例為例之精
有五曰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朽懲惡而
勸善此左氏之義例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
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婉而成章者
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謂之正例諸稱
舊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
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
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書凡曲而暢之也其經行無
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
發傳之例有三而為例之精有五曰微而顯文見
於此而起例在彼族纂君命合族尊夫人梁亡城

錄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
會不地與錄日及之類是也三曰變而或章曲盡義
訓以示大綱諸所歸離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
而不朽直書其事具文見意所揭刻揭天王求車齊
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益
而章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無此五者以尋經
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倫矣 遷固以下諸史之
例有四曰從實之例曰變法之例曰省文之例曰存
缺之例從實之例不拘其人變法之例不拘其迹省
文之例不恤其簡存缺之例不恤其詳此遷固諸史
之義例也朱子之作綱目大書之例有二曰正例如
始終興廢災祥沿革號令征伐發生除害之類曰變

劉文安公集卷之四

十四

例謂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之類分注之類有四或追
言其始或遂言其終或詳陳其事或借載其言此又
朱子綱目之義例也愚嘗博而觀之下者依倣古人
之藩籬高者自出吾家之機軸左氏之義例始於左
氏而荀悅之徒祖之遷固之義例始於遷固而陳壽
之義例之朱子綱目之義例始於朱子而後作通鑑
綱目者又導師之瞻義例可學也其補綴至治與日
星而共明缺鉞亂賊與風霜而俱厲使終古之迹引
絕而貫群論之維迎及而解執能如吾朱子之

焉而跨丘明乎愚竊因執事之問而論之以為數才
學識之長而短于三等之上唯吾朱子執事以為
何如謹對

問麟經絕筆之後歷代史可稱者惟司馬遷班固
稱遷史者曰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
不虛美不隱惡猶習史者曰不激訥不抑抗贈而
不穢詳而有體二子之史尚有河漢者數其優劣
可得辨歟

對綱金匱之文司馬遷綱金匱不室之書以發揮數千載之迷罔

劉文安公集卷之四

十五

東都之書東觀漢記以紀載四百年之事山道配於前
古下傳信於後今遷固二子之史才可謂高矣宜執
事之舉以為問也且夫遷之史歷父子二代而咸遷
日遷之父子非散向之父子也固之史歷父子三人
而咸固之父子非勝建之父子也家學傳授
凡例專一其所以高於諸史一也西都之文大抵近古而
閑而非若後世之雕飾駢儷以備古之文紀實見之事其
非若後世之雕飾駢儷以備古之文紀實見之事其
所以高于諸史也也稱遷史者論其自辨而不華

而不便其文在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蓋敘游俠之
談而論六國之勢則土地甲兵以至車騎積粟之有
差可謂辨矣而其不各當其實是所謂辨而不準也
叙貨殖之資而比封侯之家則塞果漆竹以至蠶桑
之有數可謂實矣而其不各備以文又所謂實而不
備也貨殖傳曰邕邑大都新粟千車木千章竹萬不
大率上自黃帝下訖漢武首尾三千餘年論著在
十餘萬言豈非文之直乎紀帝王則本詩書紀列國
則據左氏言秦漢諸侯則采戰國策言漢定天下則
劉文安公集卷之四

而其事滑稽也稽同此不激詭之體也寬饒之
便捷之人取同異也此不激詭之體也寬饒之
執言而為狂直者也則以為邦之可直漢宣帝
年時上方任刑法任中官蓋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
道沒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用召以法律為詩書青
奏上以寬饒為怨謗下寬饒梅福之去官抗節而為
吏寬饒引佩刀自剄此關下寬饒梅福之去官抗節而為
所好者也則以為尚有典刑王莽專政一朝失妻子
去喪姓名為此不抑抗之體也相如之風雅而及於
臨邛奔亡之事卓王孫臨邛巨室也有女名文君相
如賣則以為淫靡之戒張禹之傳授而及於後堂聲
色之樂則以為乖僻之箴禹身居大第前堂教授後
堂理絲竹管弦元帝朝授
劉文安公集卷之四

孫楚漢春秋豈非事之核乎伯夷古之賢人則冠之
傳首晏嬰善與人交則願為之執鞭豈非其不虛美
乎陳平之謀畧而不諱其受金之奸張湯之薦賢而
不畧其深文之失酷吏傳曰湯列九卿豈非其不惡
惡乎遷史之所得者如此論固史者范曄論曰不激
諛不抑抗賡而不獮詳而有體蓋公孫弘矯飾之說
行則實其弔客之言弘帝與公卿約議至上前告
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告背之不
忠上問弘弘謝曰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
為不忠又布東方朔詠諧之說諛則鄙為滑稽之

夫子論語成帝即非其賡而不穢者乎賈誼政事之
位尊孔為師傳書載其萬言皆切於時事董生賢良之策載其三篇
皆明於經術非其詳而有體者乎固史之所得者如
此遷史之得誠然也然而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
經叙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如雄傳貨殖則崇勢利而
流貧賤是以不免班固之譏固史之得誠然也然而
論國體則歸主閔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
直節記時務則謹詞章而畧事實是以不免范曄之
譏誠以瑕瑜不相掩古今之通患也聘義曰瑜又缺

能置喙於其間遠高此而下彼哉今執事乃欲以未
學辨其優劣蓋自王克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
論又劣固而優遷王克為彪文久治傳紀者詳見者
優劣論曰迂叙三千年五十萬言班固二百年而世
事八十萬言其煩省之不教固有以知之也
未有一定之說矣雖然愚竊折衷之以為創始者難
為功因循者易為力此二句可馬紀傳之體始自子
貞之言也
長孟堅不過踵其步武是則子長其高光之開創而
孟堅特文景之守成者歟子長其蕭曹之發縱孟堅
特絳灌之逐殺者歟雖起二子於九原當必心服執

劉文安公集卷一

卷之四

十六

事以為何如

問歷代之史班馬在所不容議也范曄之東漢書
荀悅之漢紀陳壽之三國志唐太宗之晉書以至
宋齊梁陳周隋五代之史皆有其人豈無可稱者
歟

對挾已見以攻訶古人豈立史法以取信後世難益
雕虫篆刻之學可能而史學不可強而能或問晉子
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
立馬揮制之才可能而史才
口壯夫不為也出揚子
不可強而能
劉歆在四教一目進對皇子公主九此
揮九對各得其休

執事諸史之問所以難乎其對也雖然請借言之范
蔚宗之作漢史也盡變班馬之條可謂精審矣然王
喬是展左慈羊鳴事涉虛妄而抑董宣於酷吏升蔡
瑁於列女勸懲之體安在哉薛見荀仲豫之作漢紀
也盡倣左氏之體可謂高古矣然中外一槩夷夏皆
均體無輕重而引東郡之事入西京之傳紀載之體
安在哉
劉如幾口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
外一槩夷夏皆均非獨署胡郡而偏漢室悅
既刪畧班史勸懲虛妄武急以東郡之事入西漢之中必
規諷隱露聖武急以東郡之事入西漢之中必
如是則資嚴幽通亦同載者矣班陳壽挾其父之怨
固自以二世為仇作資嚴以自適

劉文安公集卷一

卷之四

十九

以志三國故昭烈正統不為帝紀孔明王佐謂無將
畧而趙驅謝馬亦非浪浪之事也復何取焉壽失為馬
為諸葛亮誅壽父破亮乃為亮立傳以將畧非其
長史通曰陳壽蜀書首標二收次列先主以繼焉
豈以蜀是偽例遂不遵於常例具孫權以諸
葛雖而似驅乃引驅題其而曰諸葛子瑜
諸臣之美以為晉史故宣武二紀特出御筆王產四
論并自宸翰而整梓鯨吞亦詩咏之語也復何
貞觀中太宗收史官房玄齡等諸遂良許敬宗
孫錄孫正典與諸說數十條抑義引為史十六
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紀三十合為百三十卷又
命李淳風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四人掌
考正類例多出於諸天文律歷則李淳風為之惟宣
武紀陸機王羲之傳太宗自為之當時修史者多文

等皆有所述而史志寧長孺無忘然或

蜀文安公昇齋先生第署卷之四

文安公杲齋先生策畧卷之五



男 祿 註釋

元孫而鉉補註

八世孫世達進達輯編

世選 重梓

吏科

問銓選之法始於漢末而密於唐宋漢有常侍曹二千石曹功曹東西曹史曹唐有尚書選小選東

劉文安公策畧 卷之五

選南選通選十選宋有尚書左右選侍郎左右選

此外又有墨敕堂除之官願悉言之

對物有輕重雖至巧者不能以手揣必付之於衡形有妍媸雖至明者不能以目辨必付之於鏡天下之吏天子不能以自選故付之銓曹之公論夫天子之尊不自任而委其任於銓曹天下之賢不自進而決其進於銓曹其為地亦要矣愚請條畧執事之問而言其得失可乎昔者漢之盛時未嘗有選法也成帝立常侍曹尚書一人以主公卿之選立二千石曹尚

書一人以主郡國之選而選法始起時建始四年也光武改

常侍曹為吏部尚書以終三曹之事郡國屬功曹公

府屬東西曹天臺屬吏曹而選法漸密先武改皆侍

而尚主選舉所用必加歲月先順帝時左雄為限年

后之次而尚書從而簡選之也陽加元年尚書令左雄上疏言孔子四十

四十之法不惑理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

不得蓋依倣古人四十始仕之意也亦孰知學步耶

郭而失耶郭耶曹魏時陳群立中正九品之法尚書

制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鑑者為之別

人物等蓋祖述成周命卿論秀之意亦孰知效顰西

劉文安公策畧 卷之五

子而失西子耶中正之法既弊資格之法加嚴崔亮

作偏於魏亮庭繼踵於唐后魏崔亮奏為格制不問

為斷裴光庭作循自有中正之法而寒素始不得進

資格而賢愚一藥故膏梁閭閻坐登仕版謂有功自有資格之法而

豪杰始不得伸故開平也諺誦立升要路唐之時

所用皆資格也選於尚書者為尚書選選於侍郎者

為小選東方之吏或選於各州謂之東選嶺南黔中

之吏不至京師遣官往選謂之南選凡流外兵部

自主之者則謂之小選東人選者或集於各州則

之東選嶺南黔中之屬郡縣之官不由吏部乃遣

官而為選補復則則姚崇宋璟忠斜封之濫也唐中宗景龍三年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姊妹國夫人上官婉兒等皆依勢用事前尚受賄雖眉眉治被用錢三十萬則別辟舉除官斜封乃合三選而通掌之謂之通選字文融選吏部之不公也欲精其法而分掌之謂之十選宋之時所用皆資格也文臣升朝者屬尚書左選幕職州縣官屬侍郎左選武臣升朝者屬尚書右選副尉至從義屬侍郎右選宋元豐定制以審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院為侍郎右選掌文武官選授散封考課之政令文臣新補官自朝議大夫職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非中書省授授者歸尚書左選武臣升朝官自皇城使職事官自金吾衛使司

劉文公集卷之五

三

以下非樞密院宜授者屬尚書右選自初仕出州縣幕職官歸侍郎左選自侍差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選皆拘於吏部之資格而天子不得予奪於其間也於是墨敕之官自官闕而出如姚崇之停廢斜封數千幸李朝隱中宗時為吏部員外郎時政出詔宣司朝隱執能千四百杜衍之奏罷內降數十員今謂姚崇恐傳錄之誤杜衍之奏罷內降數十員今謂姚崇恐傳錄之誤朱仁宗朝慶曆四年杜衍為平章事兼樞密院事衍在樞密每有內奏率請格不行猶謂旨至十數輒納前論者徒知墨敕之濫亦孰知資格之不為不濫哉選皆由吏部之資格而宰相不得黜陟於其間也於是堂除之官自廊廡而出如崔祐甫除官八百員李

吉甫為士三十人八百員吉甫朝為相未逾年除之數盡疏其賢者為國家用即疏三論者徒知室除之私亦孰知資格之不能無私哉方今雖倣唐宋之法而無唐宋之弊宰相即吏部吏部即宰相無堂除之多門也無墨敕之旁蹊也草野之士有所私愛遇應者三事焉禮部選士專以科目科目之行久矣楊綰寶應二年禮部侍郎鄭元和中以密術位宰相請罷李德裕罷進士科後考廉鄭元和中以密術位宰相端以科目不亦大狹乎若前代所謂辟召之舉者誠

劉文公集卷之五

四

能擇而行之則庶乎遺逸之才卓異之士由是而得矣吏部選官專以資格資格之行久矣魏元同張九齡胡致堂之倚胡致堂銓選年格之弊有志于天下者知之不及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不能知人而亦度人之不能知人也之而卒亦莫能革也然專以資格不亦大拘乎昔謂保薦越資者誠能時而行之則庶乎使備之人現琦之彥由之而出矣豈不猶愈於襍流吏員之出身者乎豈不猶賢于鬻爵任子任保也謂公卿之任保也謂公卿之取人乎蓍莛之論明者不棄惟與之幸甚

問周之考課有小宰之六計宰夫之八職大宰之八柄漢刺史以六條按視國宇文周以六條制牧守令長唐陸贄以五術察風俗以八計聽吏治朱以七事考轉運提舉等官以九事考縣令元朝以五事考校縣令斯皆為治之急務也尚詳言之規矩繩墨陳於前而辨材無不效用羈勒衝動設於前而萬馬無不就御為天下國家者立綱陳紀設法制度於上而百司庶府莫不盡職鞠躬而惟恐或後矣此則執事發策之意也愚請得而條陳之夫周官

劉文安公集卷之五

五

小宰以六計獎群吏按周禮以聽官府之六計獎群吏之治詳聽平治也獎音嚴猶新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則廉廉善也善謂善廉能此六事斷群吏之治也有則廉廉善也善謂善廉能才足以廉敬不廉正便邪廉法不失法廉辨疑是也宰天以八職聽國計按周禮宰夫之職掌百官府之數若而使之則正一日正學官法以治要正謂六官之法要則月師二日師學官成以治凡師謂六官之二計之書也條屬受教者官成謂官府之八成凡則旬計之司三曰司掌官法以治月若天官宰夫地官書也司從之類各司執事者月謂日官法見上旅四曰旅旅人也五曰府契以治藏主蓄藏文書及器物者契謂要也五曰府契以治藏主蓄藏文書及器物者契謂要書奏謂所蓄藏者六曰史書以贊治理文辭而述

事者書請吏所述者贊若今文書起草也七日齊掌官叙以治叙治文書之次序謂辨官為什長者官叙即齊所治者治叙謂應所治之先後也八曰徒掌官令徵令趨從以應呼召者官令謂官府之令徵令即上所大等以八柄御群臣則齊祿廢置生誅予奪是也召大等以八柄御群臣則齊祿廢置生誅予奪是也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御群臣柄猶器之有柄詔告也也人柄者天子所以御群臣非人臣所可預故家宰以詔于王一日爵以御其貴謂內則公卿大夫士外則侯伯子男也有爵則貴故爵所以取富三叙其富祿仕者之俸也有祿則富故祿所以取富三日予以叙其幸爵祿之有祿則富故祿所以取富三幸四曰置以叙其行置之於位以其人有賢行也五福祿之也六曰養以叙其養也臣有勲勞而祿及于養是福祿之也六曰養以叙其養也臣有勲勞而祿及于養是其所有故養也七曰廢以叙其罪有罪而廢其家財奪逐以其人有罪也八曰誅以叙其罪有罪而廢其家財奪罪重故放之過輕則誅之謂責之以言也漢刺史

劉文安公集卷之五

六

以六條按視國其一曰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其二曰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侵漁百姓聚斂為奸其三曰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煩擾刻暴剝絕黎元山傾石裂妖祥並其其四曰二千石違君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五曰二千石子弟時倚榮勢請託所監其六曰二千石違公損下阿附豪強通行貨賄宇文周之時錄為六條以制牧守令長曰清身心敦教化盡地利限賢良恤獄訟均賦役是也唐德宗遣黜陟使巡行天

下陸贊教之以五術謂聽訟須審其哀樂納市價共服等其奢僉者八計六德五要而八計所以聽吏治其義惡訊簿考其爭訟寬市
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胥視案籍繁簡以稽聽斷視囚獄其義惡訊簿考其爭訟寬市
盜厓以稽共滯視奸濫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是也宋紹聖中以七事考轉運提舉等官則一曰舉官二曰勸農桑三曰招流亡四曰興利除害五曰按察部吏賊罪六曰部內置獄及平反獄訟七曰覺察盜賊是也熙寧中以九事考校縣令則一曰斷獄平允二曰賦稅不擾三曰差役均四曰盜賊屏五曰勸農桑六曰恤孤寡七曰修水利八曰戶籍增衍九曰整治簿書是雖至元朝則又有戶口增田野闢辭訟簡盜賊息賦役均五事考校守令後又增以常平得法爲六事焉究而觀之歷代之法其初也皆可謂善矣周之考課悉屬於天官然桓圭赤舄周禮春官公執桓圭註雙龍曰和取其強直有力也詩曰赤舄几都俞廟堂者也未必皆姬公君卿也詩曰姬姓故周之爲周不能常成康而不幽厲漢之考課悉掌

於刺史然續衣特斧擊斷郡國未必皆張綱杜喬也後漢順帝漢安元年遣杜喬用舉周舉胡廣等已張綱郭舉劉班分行州郡等受命之郡張綱劉班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故漢之爲漢不能常文章而不相靈使蘇林之法常行于後周則于時之牧守何患不龔黃卓魯也然而文具矣使陸贄之說卒行於貞元則於時之令長何患不召父柱母也然而空言矣慶歷嘉祐之治不久而故都淪沒未必非官冗政貪之所致而貪冗則七事之不行也中統至元之治不復而四海困窮未必非吏汚民弊之所激而汚弊則五事之不考也而治天下國家者常憲法作於上而格於下法謹於始而倦於終持之非不嚴而妨害之者衆立之非不詳而奉承之者罕將若之何予書生無通變之見請舉腐儒之常談以對曰任法任人二者不可偏廢人能任法非法任人執事不以爲迂幸甚

則歷代考課自周漢唐宋以來互有不同其得之盛亦可言歟

對晚金以鹽必付之以金工刻玉以酥之解酥金玉則是謂三足者非必委之於主人鹽酥也者猶考課之得其法也工人也者猶考課之得其人也然則人法並任雖老生之常議而考課之道終不出乎此請為執事言之治水績用枚於九載之後此唐之考課也禹使縣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行黜陟幽明行於三載之終此虞之考課也虞書三載考績幽明之考

劉文安公集卷之五

九

課其法具於周官漢之考課其法見於漢史自周言之曰終考日成月終考月要歲終考歲會周禮司會之職以歲計之互考日成謂諸官府所蒞之事有數遷其數而計之有目焉十日之數而結之有凡以凡考日以日考數是之謂參凡與數相考數與日相考是之謂互有日成歲即會計也以月要考月成月計日要月成多日成歲以月要考之以歲會考歲成歲計曰三歲則大計會歲成事多干月成故以歲會考之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九載則挺行黜陟之典其積功累過之有其漸如此故非功者不得以幸升于資歷有勞者未嘗沉滯於資案同官為案百司考屬吏牧伯考諸侯六卿考屬官司會會謂會則又總受其計書而歸之

大率大率則又詳第其廢置而詔之王其條分縷析之有其要如此故下考其屬則寡而難欺上提其綱則簡而易見也自漢言之令長計所部戶口錢穀盜賊歲盡上之于郡國是郡守得課令長也董仲舒為縣令請其風牛怨曰君課第六才自脫何暇為左右言是令長之職守相得課第也刺史循所部郡國考其殿最歲盡奏之於京師是刺史得課守相也刺史則上之執政故或考之於御史或考之於丞相谷未薦鮑宜曰左馬期宜考課功績簡在兩府則御史得難考郡國明矣兩吉日殺傷橫道京兆尹職當禁止之散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賞罰而已魏詠丞相殿最之言則丞相得難考郡國之計書明矣

劉文安公集卷之五

十

則上之天子故或受計於甘泉或受計於明堂漢武計五年春三月贈封祀上帝于明堂配以前祖宗受計觀吉奏行賞罰之言則天子受丞相之要又已其考課之火序大槩如此蓋周之遺意猶在也延壽守東郡斷獄為天下最此刑獄課也延壽在東行禁止斷獄大獄尹翁歸守扶風捕盜為三輔最此由是入為馮翊盜賊課也東海太守尹翁歸以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翁歸為人廉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各盡知之各有記籍披籍取人卜式為成以一節百吏民皆服恐懼改素行而自新準令將漕最此漕運課也陳立為天水守勸農最此農桑課也其考課之條例大槩如此蓋唐之善最

本也京房作法於漢元之時則專欲任法而失之六
煩漢元帝建昭二年京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崔
林建議於魏明之朝則專欲任人而失之大簡魏明
年崔林曰考課之法存乎其人若大臣能任其職式
是百辟則孰敢不肅安用考課哉

劉邵之七十二條可謂密矣而四科之路失之於

隘狹魏景初元年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七十

四科皆有事故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務
以功次補郡守者或疑賄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

也杜預之六優六劣可謂便矣而六年之考失之於

濶略晉大始四年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預奏

劉文安公策畧人卷之五

劣如此六載主者擬集採其言六優者超擢其
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秩劣多優少者左遷唐

之法詳於漢而其失在於不由郡縣而悉屬考功部

是以一人之聰明待群吏之欺罔以一日之議論

數年之功過也而可乎宋之法因於唐而其失在於

不預宰相而直付考課院是廢太臣之道揆委有司

之法守棄衡鑑之公平信簿書之叢脞也而可乎以

唐之法言之經之以善以考其德綿之以最以課其

才一日德義有聞二日清謹名著三日公平可補四

日恪勤匪懈其目有四謂之善內而近侍宿衛外而

關津鎮防文而禮官文吏武而督領軍將凡二十七

課謂之最而當時之主其事者如孫狄之鑑班宏之

公德宗盧承慶之達其考為中其人無言而退承

慶曰非力所及改署中中其人無言而退承

色亦無愧辭承慶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崔隱甫開元

尹南之敏趙宗儒之貶時相裴郁盧紹宗儒領考功

實內外悉上中考宗儒考入裴行儉之抑王勃楊炯

行儉有知人之鑑曰士必先器識而後趙憬誤舉而

劉滋進之使劉滋課憬知過更以考并進之鄭覃微

過而李泌升之投軍于文宗朝為御史大夫時泌已

劉文安公策畧人卷之五

李疑益能於法外為國得人也自宋之法言之因

唐之四善分之為三等開資詔書則以職績優異為

上格居官次粗治職務為中臨事弛慢為下景德詔

條則以利國為民為上幹而無麻清而不治為中濫

聲頗彰為下而當時之掌其責者如郭贊雷德驥之

在大祖時富弼范仲淹之在仁宗時錢若水之判審

官院蘇易簡之判流內銓王旦為考課使而薦呂蒙

正王沔為考課使而黜戴于元猶能於法之外為國

擇士也嗟乎愚嘗究而觀之法誠不可廢而亦不專

任也則夫秦之法非不暗而莊籍不肯上計書於
法非不明而秦王不肯上計簿口發數之教也其者
膠東偽增戶口而王成被賞膠東偽增流民戶口至
秦襄陽淮陰蒧田頃而康衡不知城田四百頃而
自領計其欺隱可勝道哉唐太宗之時而萬紀新
考課不公朱仁宗之朝而李迪減武臣磨勘楊道舉
為刺史郡民知化而以催科政拙下考州之賦稅不
登觀察使數加兩讓城自署其何易子為縣令三年
考日撫字必勞惟科吏拙考下何易子為縣令三年
無囚而以官無異稱書殿時為益昌令其徇私可盡言

劉文安公集卷之五

三

乎愚故曰任人任法雖老生之常談而考課不出此
也執事尚與進之

問銓選之法自周以至於今累變不同今所用者
隋唐資格之法也其中亦有可議者歟

莊王之瑕瑜非下和不能辨王以爲欺斬一足又
之王王又斬一足前王立和抱其王書良與王封爲
之以王前王遣殺同之隨所厭王割之果有玉封爲
不其之劍之雄非張華不能識張華問見北平
實嘆曰此劍氣也在豈城果是界煥爲豐城令于豐
城欲中劍之符二劍楚王命其耶錦雙劍止以雄進
劍在匣中耶錦曰劍有雌而况人才之知賢愚否
雄雌者雌雄雄王殺其耶而况人才之知賢愚否

其難知有借徒什伯于王與劍者苟不得良有司以
任之而徒取疏簿書愚有惑矣夫成周之時其選法
可得而言矣那老舉賢能而賓其禮祇從教三物而
興於學六行六藝河馬得官亦以定其論太宰審
廢置而將其柄內史則又贊予奪而二於中司士則
又掌其版而知其數秩之楊之樛樛在前沙之汰之
及礫在後孫與晉鑿齒同行孫在前謂晉曰沙之
夫懷德抱藝者欲其於歛歛而不能負疏舍玷者求
于子表著而不得免且之入爲公侯之好述之化也

劉文安公集卷之五

高

而不必泥品也非熊之變爲伯王之師西伯遇而不
必資格也故周之盛時無後世銓選之法而收銓選
之效西漢之時其選法可得而言矣博士高等爲尙
書次等爲御史學士高等爲郎中次等爲掌故未嘗
無資格也然賈誼超遷一歲至大中大夫平津徙步
數年至宰相封侯公孫弘封是不尚以資格拘之矣
明經進者爲博士侍中武勇進者爲大僕郎將各兼
市籍者不得登仕版資果進身者不得登顯職未嘗
無泥品也然漢以爲入果進至宰相沒職以任子位

九卿是不出以罪之失故漢之盛時
選之法而收銓選之效成帝並尚書為二人武帝
改尚書為三曹則銓選之官起以左雄為限年四十
之法不問賢愚先問長幼陳群立中正九品之法未
祭文行而先祭世系則銓選之法立矣唐之選官分
為三曹選法分為四事文選則吏部主之武選則兵
部主之尚書則典其一侍郎則分其二是之謂三銓
一曰身取其體貌克偉二曰言取其言辭辨正三曰
書取其楷法道選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是之謂四

劉文安公案卷之五

五

事四事皆舉則以德以才以勞而校之四者皆在所
行先之德均則以才均則以勞其德者為重不德者為放三者既校則以制以冊
以教而授之唐有教授有旨授教授者宰臣奏議而
以然後上言知旨但畫此唐選法之大畧也宋之時
有國初之選法有元豐之選法文選二曰審官東院
曰流內銓武選二曰審官別院曰流外銓按武選二
曰審官西院銓官西院為尚書左選三曰院元豐之
制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審官別院為尚書右選流
內銓為侍郎左選流外銓為侍郎右選此宋選法之

大略也今觀代選法而觀之蓋自唐以下而其法益
密然其所以得士而用之者亦豈專在于法之密而
無賴于人之公乎元玠典選吏聚於上倍成於下此
魏之所以盛也而所進用皆親正之士雖時有盛名
于山濤典選甄別人物各為題目此晉之所以盛也
山濤每出一官缺輒擇才資可為裴行儉設榜引注裴
者數人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此晉之所以盛也
裴行儉時為司列大常伯始設長名榜引銓在法後
定州縣升降為八等其五品五府都護都督府悉有
資次並官李朝隱裁抑微幸張仁偉造姓歷狀樣之
法仁偉造姓歷狀樣之金歷盧從愿發偽驍龍功之
法等程式而損銓之密矣

劉文安公案卷之五

五

如歷唐宗時為吏部侍郎即吏選自中宗后耗恩精
如力于官偽驍龍功擒檢無所遺銓總六年以平兄
開馬載之有聲臺閣並為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李
義之號稱平允李義府宗時為吏部尚書仍知制誥
高季輔之特賜金鏡銓高季輔大常伯為吏部侍郎善
精宋廣平之奏罷墨敕廣平公此數公皆非唐之持
銓衡者乎陳堯咨升擢孤寒大中祥符五年堯咨判
人知者堯咨為陳魯宗道揭示奸弊仁宗時判銓
其狀而升擢之魯宗道揭示奸弊仁宗時判銓
悉書科條揭于王質之不肯更選法王質判流內銓
下以便選人王質之不肯更選法王質判流內銓
法備具如權衡在執杜衍之不度吏

劉文安公集

卷之五

六

道命

得蒼龍而辨東方得祝融而辨南方得封豕而

劉文安公集畧

入卷之五

六

待領而期

李斯之所以禍秦者而昭然也易之

史元御史大尉九卿府之官悉離於丞相高紀高
 賢良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卿侯王又帝丞相夫
 三年罷大尉官居黃伯自大夫官置久矣相夫
 翟方進遷丞相祿吏督察御史則丞相得轄御史矣
 灌嬰以丞相將兵出擊匈奴則丞相得行大尉矣夫
 三年每如入冠嬰以至內史之至貴官官之至寵丞
 為丞相將兵學之中府嘉新內史具彼高帝鄧侯首為此
 相得誅之矣錯又請誅丞相彼高帝鄧侯首為此
 法豈不思夫位通之僭上乎誠以相權既重則職務
 斯脩矣奈何武帝以來張湯為御史大夫奏事日拜
 日晚天子忘食議處帝丞相李嚴等徒以絀黜克位
 日晚天子忘食議處帝丞相李嚴等徒以絀黜克位

霍光以大司馬秉政內領尚書外知兵馬而丞相楊
 敞等不與廢並之謀宦者受太奉相權於內通典
 戶庭始相宦者主中書衣行部使相權於外使恭
 書以司馬廷為之之續衣行部使相權於外之
 衣持券而漢初任相之法微矣若其得人則蕭曹在
 前丙魏在後斯其卓然可見而常張之法律經術亦
 庶幾也魏書魏書以來或謂之中書令魏以劉放
 書監會而掌機密者以謝安或謂之尚書令或謂之
 度亮漢末之徒並為中書監或謂之尚書令或謂之
 侍中或謂之門下朱以五王僧虔殷景仁並以侍
 中或謂之門下中制將軍而或在機密或居門下
 或衛將軍或給事中或僕射或領軍皆得行宰相之

事有六貴為宰相則知顧命之江相領軍之坦之
 何如各使陪唐以宋或謂之宰相事或謂之同三品
 通典大尉侍中中書令號真宰相其餘以他官兼等
 者兼定員但加月中書門下三品及宰相事知軍事
 奉之機密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杜淹以吏部
 奉者並為宰相亦漢初行丞相事之例杜淹以吏部
 尚書參政張亮以刑部尚書朝政或節度使或監獄
 侵時方用兵則為節度使或秘書監魏徵以書監
 為秘書監則兼有中或大學士時或崇儒則皆得帶宰
 相之銜則名愈衆矣吾於魏晉之得人有不服議唐
 之宰相房杜之謀謨玄齡善謀王魏之諫諍王珣
 崇之應變宋璟之守正韓休張九齡之直足以匡君
 衡休開元中拜相贈號尚書左丞相入相陛下殊
 褒于舊上曰吾貌雖瘦天下肥矣九齡亦開元賢相
 王秋節王公皆敬重九齡裴度李德裕之材足以
 在事度威譽德業比郭子儀以自係天下輕重者三
 在事十季德裕會昌初入相當相六年矣策制勝平
 禍皆我之資臣也宋初之相職更革不一國初
 設三省為空官而平章為宰相宋沿唐舊制凡命相
 事亦未嘗除人累朝因仍三省長官尚書中書令
 侍中僕射不與政者為空帶昭文修文集賢之職
 而修史為次集賢又為大元豐以三省各泄職而僕

宰相數中書判事特即之任左相必兼門下侍郎和以役又有大宰亦等之稱又左相曰大宰乾

道以後又有左相右相之號元朝之相職尤為不經

都省有左右相可也十一行省亦有左右相兼省有

左右丞相也十一行省亦有左右丞相之左右丞相

添設也元乃以參政居左右丞之下宋之平章事即

丞相也元又以丞相居平章之上則員愈冗矣吾於

元之得人不足論宋之丞相正道自持乾道七年

齊有發贊襄治道事無不統而僕射之官各實未稱

宜效周漢之制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中典

劉文安公集卷之五

會呂文穆公登庸端士著李文靖公李沆謚文靖

日李沆嘉主也命申鎮安進強若寇萊公寇準封明

書召試除知制誥

職國體若王沂公王曾封韓魏公之定策侔於伊周

相不得下行他官之事然後任可重必也他官不得

全歐覆名宋宗命相先青帝並禁上舉金匱之

日調美用下殺億兆庸可非其人而委之乎石介有

者宜誦此言以謹擇相之法謹對

問聖朝設六部蓋效周之六典然漢以來皆有尚

書侍郎即中員外與今之制同歟異歟

對欽惟聖朝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以文德治

天下刻弊更漸掃漢唐之陋習設官分職循成周之

之制乎王莽于平帝時改司農後周之泰嘗倣古立

官矣然家宰司徒宗伯係之三公初宇文泰以漢魏

大家宰宰相為大傅大司從趙貴為大保大司伯斯

劉文安公集卷之五

豈古之法乎魏道武至有取于雲鳥之號魏主自號
古大卿文官各多不用漢魏之舊故上古龍官鳥官
謂諸卿之使爲是鳥取其飛之迅疾也謂侯官何察
爲曰鸞取其延頸唐則天至有取于鸞鳳之各武則天改
遠望也餘皆倣此唐則天至有取于鸞鳳之各武則天改
尚書省爲文昌臺僕射爲左右相六曹爲天
地四時大官門下者爲鸞臺中書省爲鳳閣若此者
皆泥於古而不通於今聖朝之六部則不然吏部郎
冢宰天官卿也戶部郎司錢穀地官卿也禮部郎宗伯
春官卿也兵部郎司馬夏官卿也刑部郎司寇秋官
卿也工部郎司空冬官卿也其合於古而不泥者可
見唐之時固有六部矣然戶部無版圖兵部無戎帳
劉文安公家舉 卷之五 廿三

豈非使又置三公實是爲五曹曹初有吏部三公
曹爲部也田慶支米有吏部祠部度支左民都官五
兵六尚書齊梁與宋同魏有五今則定設六部宋以
尚書府有六部尚書唐唐隋同今則定設六部宋以
來侍郎或一人或二人禮部侍郎一員刑部亦侍郎
員今則定設二人漢之侍郎主直宿衛而今則知亞
也豈輕任乎漢之郎中主作文書而今則宰屬也豈
卑秩乎聖朝之所以致治雍熙躋世仁壽者惟恃此
而已禹爲司徒契爲司徒伯夷典禮皋陶作士願以
虞之九官爲今日祝周公冢宰召公宗伯畢公司馬
康叔司寇願以周之六卿爲今日領謹對
劉文安公家舉 卷之五 廿四

問漢高初興有功臣十八人光武中興有功臣二
十八人其官爵勳伐可悉聞歟張良韓信陳平不
與元功焉援之不與雲臺其說又可得而知歟
舜有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將帥之輔龍吟於澤
無心於雲而雲油然以出虎嘯於谷無心於風而風
颯然以至時雨將降山川滄浮朝日初升霞彩絢爛
在物且然而况人乎此執事所以有高光功臣之問
也請陳其畧可乎昔者秦鹿既走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
騎足者澤蛇初斷沛公夜經大澤遇白蛇斬之老嫗
充得焉

劉文安公策畧

卷之五

廿五

勤文安公錄

天

10

34

若高侯邵禹全盛侯成漢平侯吳漢

侯王梁膠東侯買復祝阿侯陳俊好時侯耿弁

侯杜茂雍奴侯冠恂昆陽侯傅俊舞陽侯岑彭合

侯堅錚陽夏侯馮異淮陰侯王霸南侯朱祐阿

侯任光穎陽侯祭遵中水侯李忠櫟陽侯景丹視

侯萬修安平侯蓋延靈壽侯邳彤安成侯姚期昌

侯劉植東光侯耿种朗陵侯臧宮陽虛侯焉武竟

侯劉隆淇名位悉載於班范之史至論其功則校

首從居中定計者禹也南陽郡焉武竟秀及手

劉文安公案卷之五

下所向服軍政齊肅實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

天下不足為也秀大悅因令禹宿止于中與牧民

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于禹皆當其才

衆具猶安武者拘也禹王以河內險要富實

禹曰寇賊武備足有收民鄰衆之才非此破

于其可伐也乃拜朝何內大守行大將軍事

即於此者奔也張豐于郡還叔富平獲索東

赤以手齊地后張豐于郡還叔富平獲索東

與赤肩同伏于道側旦日赤肩使萬人攻其前

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其後乃破

戰日吳賊氣既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亦戮力

有不食散別進騎追擊大破之于前庭戮力

勝平蜀都其

彭也

戰于破賊

大害而鳴劍抵掌馳志伊吾者城官焉武也史臣

志伊吾之北矣而其餘則攻堅陷敵數勝悉至

將軍旗勇略均效又豈可得而具述乎元功寸有

入之中無韓信蓋制符之封在偽造雲夢之後也

班固泗水亭銘有留侯張良戶牖侯陳平淮陰侯韓

信而無奚涓薛彭丁復則其後公議定韓信與良平

周未嘗不與初不與者惟淮陰侯一人耳雲夢二十

八入之中無焉援蓋畫像之舉建椒房外戚之嫌也

劉文安公案卷之五

然後又益以山棠侯王常固始侯書通委豐侯黃

獲侯卓茂則非但應二十八宿之數而不與者惟

我輩一人耳於平淮陰以其過懷不在帶縶之善狀

獲侯卓茂之嘆高祖亦忍笑蓋獲侯卓茂之得罪於

高祖而獲侯卓茂之獲罪於高祖也

伏波以其親故不登其常之烈然意其明珠之矣

武亦薄矣若長嘯無忌之聯姻於大宗而凌煙閣之

畫卓冠群公豈不為大公之意乎然後知君臣相遇

之難而始終全美之不易也謹謝

門漢宣帝圖畫功臣十一人於麒麟閣漢宗
學士十八人於文學館皆有勲德著聞一代可得
而詳言歟

對龍樓並峙鳳閣同高未足以爲麟閣之壯觀也而
其所以壯觀者在十一功臣之繪象水遶蓬山花環
周廡未足以爲瀛洲之美談也而其所以爲美談者
在十八學士之妙選愚請爲執事陳之昔者漢之宣
帝履七葉重允之運當四夷賓服之時烽燧息烟呼
韓欽非惠二年匈奴呼韓邪款五原塞願使他人

劉文安公集卷之五

九

居此鮮不以故老舊臣爲前魚之棄龍陽君釣十餘
魚而泣下楚王
問之曰臣始得魚甚喜后得漸多而遂欲棄前所得
也今臣得沐枕席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
寵起者甚衆則臣亦猶棄前之烹者矣信被執口
前所得之魚且將棄矣
帝也不然乃圖其形像紀其官爵於麒麟閣凡十
一人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車騎將軍龍
額侯歸鴻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後將軍營平侯趙
充國丞相高平侯魏相博陽侯丙吉御史大夫趙平
侯杜延年宗正陽城侯劉德少府梁丘賀太子大傅
蕭望之典屬國蘇武比之於方叔召虎之倫至論其

相則博陸侯之託孤寄命受遺定策柱石乾坤掀揭
宇宙皎皎乎不可及矣武帝畫周勃成王圖而安
以賜光后遂擁昭立宣
世之宿衛忠貞勤勞王家魏相曰安世忠信增之寬
謹厚國家重臣也
和有守世載令聞克國之料敵制勝奮威先零音隆
羌種
各宣帝神爵元年先寒與諸羌劫畧小種背畔時克
國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克國對曰無
諭于老臣者矣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克
國曰兵難遲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乃大發兵論金
城魏相之嚴毅廣正總領衆職觀其自去副封諫伐
匈奴及救其苦
和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自四方異聞或有吉之
逆賊風雨災變郡未上相輒奏言之不可見
道賊風雨災變郡未上相輒奏言之
寬厚不伐同心輔治令披庭官婢自陳嘗有阿保之

劉文安公集卷之五

三

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古有舊恩
而終不一言上大賢之又與魏相同心協力輔政
延年之典司朝政練習憲章德之疏派天潢持身謹
厚天潢謂王
孫公子賀之儒術自進列位九卿望之之忠直
不撓經術該明弘恭石顯誅望之以離間親戚請召
廷尉元帝曰大傅素剛焉肯與吏
宣帝詔諸儒講經同武之執節忘身不辱國命武右
自望之等子奏其議
季十九皆偉然爲一代之名臣此麟閣之名所以至今
不朽也唐太宗之櫛風沐雨以掃群雄狄仁傑口大
宗櫛風沐雨
以定天下轟驅雷電以清六合身不釋甲胄手不離
將傳子孫轟驅雷電以清六合身不釋甲胄手不離
矢使他人居此鮮不以儒臣學士爲唐虞故畧

泗水祿者矣帝也不然乃儲其英俊選其譽髦于文學館几十有八人曰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掌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太子大傅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大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曹參軍事李守素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良攝記室事許敬宗薛元敬大學助教葛文達軍諮典籤蘇昝比之於瀛洲登仙之選至論其德學則玄齡之善謀如晦之善斷輔成文業卓冠群公周魏魏乎不吝議矣而志寧之識褚亮於囚虜世長之諫田獵于涇陽世長常從唐主役獵高陵大獲禽獸唐主曰今日樂乎世長曰不藉十旬未足為樂唐主變色而咲曰狂態復發收之書檄露布辭耶世長曰于臣則狂于上下甚忠若素成辭馬口舌亮之出入軍旅嘗預秘謀思廉之撰梁陳二書相時之撰漢書決疑世南之默寫列女傳大宗常命世南寫列女傳傳于屏風無本默疏之其才皆長於史類達之為五經義訓文達之明春殊三傳德明之偏析經旨德明之釋經隨方立義偏析其要其才皆長於經玄道以草書稱守素以肉譜稱本傳云通氏姓尤恭以能詩稱敬宗以屬

文稱元敬以文翰稱蘇昝以才學稱皆傑然為當代之鉅公此瀛洲之號所以至今不泯也噫嘻盛矣諸生之所景仰而不敢怠者也尚未能無竊議者有二焉麟閣之畫所以報功昭德非徒為誇侈觀也瀛洲之登所以招賢納傑非徒以備員屬也霍子孟之忠漢室無二顯禹雲山之誅子孫無咍類宣帝之於子孟亦云慘矣顧乃隆之以不名之虛禮子卿之節在胡十九年鴈書羝乳之歸匈奴從武北海上牧羊至匈奴匈奴說言武使常惠教漢使曰天子于上林射鴈得鳥書言武在某澤中使者如其言讓匈奴卑乃歸武位為典屬國宣帝之於子卿亦云薄矣顧又抑之于諸臣之後殿君子於麟閣之畫烏得不議其為誇謂匈奴者哉瀛洲十七人未為少也許敬宗何人偃然居房杜之刻唐室之絕皆其一言謾倭所致高宗欲立武氏昭儀諸遂長國執以為不可李世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許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瀛洲十六人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未為害也劉孝孫何人又以補薛收之關皮冊所載漫無一善可稱君子於瀛洲之選烏得不議其牛驥同皁哉鄒陽書曰使不羈之與牛驥同皁宣帝之失莫大於待霍氏

也唐儉劉政會則首戴神堯舉兵於晉陽功起兵

劉弘基殺開山則翊佐文皇崎嶇於兵間世民師劉

軍徇渭北慰撫使段志玄程知節尉遲敬德之勇冠

三軍此則吳漢之朴忠賈復之雄武也柴紹高士廉

長孫順德之出百戰此則張敖之帝婿樊噲之侯戚

也柴紹高祖之婿起兵以侯君集雖不克終而有破

谷渾平高昌之功李靖擊吐谷渾伏乞悉燒草柁兵

不侯君集口勇一敗之後凱進焉散取之易於拾芥

此而不從後必悔之李靖從之進破之事在太宗貞

觀九年君集滅高昌以其地張亮雖不克終而有舉

爲西川事在貞觀十四年劉安公策畧卷之五

泰陽伐高麗之功貞觀十九年二人皆謀反誅在此

皆興唐之功臣也自資應之畫而言之郭子儀李光

回皆有再造唐室之功恢復兩京洒掃九廟建旆朔

方祿山震攝免胄涇陽回紇羅拜史臣謂身任天下

二十季子儀之功爲何如安祿山反以郭子儀爲明

季同紇士蓋合兵圍涇陽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

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

而下也遂與數騎開門而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

而其大師藥葛羅執弓住立下陳前子儀克曹釋華

漢鏢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爲將嚴明御衆

官下馬羅拜事在代宗永泰元年也爲將嚴明御衆

謂勞爲中興諸將第一人光弼之功爲何如

李光弼擊破之事在肅宗至德元年又與史自貞元

臣明戰于河陽大敗之事在肅宗寶應元年

之畫而言之李晟馬燧皆有一匡天下之績晟也破

朱泚於京師破懷光於咸陽史臣謂師入長安而入

不知可謂仁義之將其功爲何如晟引兵至通化門

兵擊之賊敗走再戰又破之燧也破田悅於魏博破

衆人潰事在德宗興元元年

懷光於河中史臣謂沈勇忠力闢必死苑可謂中興

之將其功又何如馬燧等諸軍直趨魏州田悅率軍

軍大敗事在德宗建中三年又取長春官遂及凡此

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繼死事在德宗元年也劉安公策畧卷之五

皆復唐之功臣也若夫宣宗大中之畫則自唐初以

來皆有其人如裴寂劉文静勸高祖起兵王珪推誠戴肩

清直馬周數奏皆有功於輔大宗者也褚遂良韓瑗

諫立武后之忠爲尤著高宗議立武后遂良極諫韓

諫事在高宗永徽五年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桓彥範敬暉皆

有功於復中宗者也太后疾甚張易之張昌宗居中

王琚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謀誅

之大后遂傳位於太子事在神龍元年

而劉幽求郭元振贊誅蕭氏之力爲尤多隆基與劉

后京在中宗郭虔瓘岑師德王及善朱敬則魏知古

陸象先皆為輔相加武帝之時而不失其正武朝
後曰魏文著令帝崩不許王后臨朝恭師德與仁餘
同相有雅量武后以及善為內史召見問以得失及
善陳治亂之要十餘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操難奪
有大臣之節故則為相以用人為先自餘細務不之
視知古義叔向之遺直子產之遺愛象袁展讓李嗣
先清慎寡欲言論高遠為時人所重即
業房瑄張巡許遠南霽雲皆為將帥於安史之時而
能盡其節顏果卿履諫同討祿山死節事在肅宗至
德元平李嗣業被堅數奮為諸軍冠房瑄
以天下為己任張巡許遠守睢陽死節事在肅宗至
德二載霽雲與賀蘭進明求救睢陽之急進明愛霽
雲壯勇其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
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曾無分災
救患之意為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
進明日霽雲豈不能達主將之意請齧一指以示信

劉文公集卷之五
三

之事在肅宗至李岷張鑑之剛直帝謂散騎常侍韓
德二年間也
族自覺用法大寬對曰岷言直李岷盧奕之忠義
非端推事在肅宗乾元元年
隔東京留守李愬盧奕死之事張鑑之議論有體標
在肅宗至德十四年愬直獲功張鑑之議論有體標
渾之守正不阿人謂曰相公節古則重位可久矣渾
曰為吾謝張公柳渾頭可李勉則劾武臣之失禮而
辭舌不可禁由是交惡
使朝廷之尊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夫特常崇嗣
李勉秦暉之繫有司上請原之漢賈耽則付節度
日吾有李勉朝廷始尊亦至德元年
於樊澤而尊朝廷之費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行
既復命方大其有意勝至以澤代耽耽納牒中願
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問

忽曰行軍自者節誠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
命則為節度使矣即目雖鎮以祿庸自隨軍府遂安
事在肅宗蕭復之面斥諫臣上言復正色曰臣言不
元元年
正在與肅華之不從賊亂華以魏自守不而李絳則
元和之賢相絳為相每有詢訪隨事補益以直道進
諫明黨之諫方鎮進獻之諫用馬燧即貞元之所書
賢豈容易之說皆有補于治道
宜宗於此或取其德或錄其功或前已繪而湮沒或
前未圖而著名靡不審相而肖形焉於乎可謂盛矣
保棟崢嶸聳人瞻視麗筆黼藻垂世典刑上以發九
泉忠義之馨下以感一世豪傑之士元勳故老精爽

劉文公集卷之五
三

飛動莫不潛乎於彤璽之中彤璽布貌又盛作也大
言福也志士忠臣各節砥礪莫不思奮於激勸之下
其所關夫豈小哉而豈徒為觀美哉愚也布衣冠
陳俗容咄不敢遽志乎此耶誦其陳迹以復明問倘
以為可取進之大廷得瞻今日之凌煙於綠雲層漢
之表敢不拜拜三薰以致仰之之意謹對
問光武立五經博士十五人于大學唐玄宗選舉
士十八人于含象亭斯皆人主隆師重道之盛節
也願聞其詳

金水涇天石渠與漢集儒紳之俊秀傳聖經之精義此漢之博士所以為盛保音舉吏官直玉堂分番紫

禁侍燕閒之論思近龍光之密勿此唐之學士所以

為盛愚也草野之賤何足以語此敢誦其畧以復明

問夫漢自武帝以來嘗立五經博士之官武帝初置五經博士

宣帝成時五經家法稍增至博士一人建及光武既剪新都之繁竊遂

成炎祚之統傳乃立五經博士於大學以教諸生弟

子易有四家曰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書有三家曰

歐陽生夏侯勝夏侯建詩有四家曰齊后蒼魯申公

韓嬰毛萇禮二家曰戴德戴聖春秋二家曰嚴彭祖顏安

樂可謂知經慕古者矣然京房之易多涉于災異從房

焦贛易其說長于災異變八八六十四嚴顏之春秋

卦更直日月事以風雨寒暑為候從

率拘左褒貶言書者信張霸之古文則失之偽言禮

者黜周公之儀禮則失之妄勝建之學一宗自相矛

盾勝非建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毛韓之詩一派而

互有異同經同而傳或異則漢之博士豈足道哉自唐太宗

以來嘗有十八學士之號建及玄宗承中傳多難之

餘慕秦府英賢之盛乃設十八學士于含象南園

其像曰張說徐堅李述通鼎賀知章趙冬振馮德選

韓元侯行果毋點張會貞成典宜李季訓東方朔

陸賈朱孫季良金欽呂向可謂崇儒好士者矣然

而觀之說有文章之名而忠道不足張昌宗謂聖元

不若扶大子為人長大后怒下元忠欲得使與昌宗

廷辯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席以美旨使說元

忠事在武后長堅有文筆之長而貴祿無聞杯酒殊

狂行檢校著者學士也文章華瞻諱諱靡稱者學士

也明皇廢大子而學士贊成之孫甫曰大子英之

張說之過也初忠王出見百官說有貌類太宗之言

蓋昭成方娠時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氏

今故因言之以顯于衆耳說事明皇情義至厚言

計行于忠王豈無密議也使明皇之意已發廢之

言易入說無以逃其過明皇立貴妃而學士將順之

矣立貴妃事蓋亦如是則唐之學士烏足稱乎方今文事丕興經學向用為

廢士者韓昌黎陽道州其人也為學士者歐陽廬陵

蘇眉仙其人也而何慕于施孟之倫張徐之輩哉謹

對

同朱寧宗建昭敷崇德閣畫朱興以來功臣二寸

有三人可悉數數而其為勲為德亦有可知者數

對侯棟崢嶸聳人瞻視麗筆補淑垂世典刑上以公

九原忠義之馨下以感一世豪傑之志先代之所
功臣者其以此歟執事之所以發策問者其以此歟
愚請得而詳之宋寧宗建閣畫像自宋興以來功臣
凡二十有三人謂之點者如文足以經邦濟世武足
以撥亂反正而非尺寸之微勞也謂之德者如上足
以格君致主下足以移風善俗而非經粟之小才也
點不昭不足以明揚休烈而使其著者不晦德不崇
不足以尊獎義馨而使其高者不圯其命名標表之
意亦可見矣若夫開國之初贊秘畫於中則有若趙

劉文安公策畧

人卷之五

五

普薛居正太祖以趙普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普既相以天下為已任太祖倚任之
李無大小悉咨決任征伐於外則有若曹彬潘美漢
焉以居正為副銀無道太祖問之曰吾當收此一民以潘美為桂
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為副以伐之至四年南
溪迷而趙之半部論語取天下半部論語定天下
平吾以半部論語佐大祖定曹之取西蜀不持一物
取江南不戮一人彬自蜀還棄中惟蕭書衣裳又能
年彬伐江南城將陷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
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心自誓克
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尤為可稱
共焚香為誓彬即解念任大祖開寶八年
焉繼統之後事大宗者有若沈義倫義倫代蜀東歸

數呂端張齊賢大祖幸洛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得
取輔也事真宗者有若寇準王旦王曾而端之重厚老
成端居位持重識大準之剛斷果決真宗景德元年
力勸帝親征旦之寬洪正大且中書有事送密院造
南北諸兵旦之寬洪正大
第拜謝堂吏皆被罰不諭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遣
詔格唐吏欣然呈旦且但令送完密院而已準大漸
而謝曾之夷險一節乾興元年上崩雷允恭特勢帝
王曾正色立尤為可美焉蒙正夷簡之一家賢相韓
琦富弼之四朝老臣文彥博曾公亮則致嘉祐之大
平為有力以文彥博富弼平章司馬亮呂公著則華

劉文安公策畧

人卷之五

五

熙豐之弊政為有勞呂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
一二舉行之民歎而南渡之後炎鼎艱危趙忠簡張
呼鼓舞稱便矣趙鼎謫忠簡張俊封魏國公紹興中
魏公弼亮於中同拜相後出視師江上鼎居中提政
後之功使日月聯而後復明宇宙傾而後正韓世忠劉
光世禦侮于外則掃鯨鯢之毒橫遠犬羊之鯁鯁也
大敗金人于大儀為中興武功第一事在凡若此者
高宗紹興四年才世入覲誓竭方報國
其為勲為德未嘗不可知而又豈風簷寸晷之所能
悉舉而無遺乎雖然所惜者如寇忠愍趙忠簡皆為
奸妄之所排斥寘冠窮荒準嘗謂丁謂錢惟演倭人

率大后又恨李迥嘗諫立已遂誅以朋黨貶準為
州司戶參軍而卒以不主和議忤秦桧之旨一
語其子汾曰秦桧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岳武穆真
忠得疾道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卒岳武穆真
有再造乾坤之忠豈劉光世之所敢望而以死于昏
主故舍彼而取此如史彌遠又何嘗可與元功並老
同德比績第以援立孝宗之故得與茲選嗟乎于孟
赤族而麟閣第一其冠趙之比矣馬援不終而雲臺
無名其岳武穆之謂矣李績許敬宗之倭而畫凌烟
登瀛洲其彌遠之謂矣當時之無公論而後世之有
清議諸生能已於言哉敢予篇終及焉教之幸甚

劉文公集卷之五

卷之五

四

問功臣配享古之制也宋景靈宮功臣配享者二

十有二人可悉數歟

對予享先王爾祖從與此商人配功臣之成說也
夷故予大享于先王紀功旌常祭于大然此周人
爾祖其從與享之紀功旌常祭于大然此周人
功臣之定制也王之大常祭于大然此周人
之制功臣配享於廟庭通典漢制功臣于庭牛特
大同齊之制功臣伯食于廟通典唐貞觀十六年
于廟庭祔享則不配依令祔祭之章獨宋景靈宮之
制而已乎請得而言之藝祖之開國也建中元年

重耳扶危拯危文臣莫有及之者矣曹侍中荀勗
臣留平倂偽武臣莫有及之者矣此所以侑享於
祖也洮水燕談曹彬征討前後凡
輔新政于大平之初有若薛居正相后享太宗廟
揚天威于混一之日有若潘美石熙載輔天祖大
所以侑食於大宗也真宗之時李沆之風範端凝王
旦之德量沉渙李繼隆之威名著聞皆可稱焉
于大皇上日送之曰李公風範端凝真貴
人也王旦事見前繼隆威名天下知之
王曾之夷險一節夷簡之見遠謀偉而曹瑋之再世

劉文公集卷之五

卷之五

四

編畧皆可紀焉王魯事見前夷簡相仁宗策功立名
其意深也請建都之議其謀偉其善在英廟則時
持宰相之權者歐陽修即曹彬之子在英廟則時
國事重厚如勃有韓琦可屬大事重厚如勃
亮輔政可方安世長編曹公亮謹畏周密內外
世在神廟則鄭公秉心端方直亮歷事四朝計安
稷歷事三世計安宗世以配享神廟廟建實為
哲宗革熙豐弊政之餘非司馬光韓忠彥之力
宗皆有渡播越之際非呂頤浩趙鼎之功乎張公
策廟廟府建立朝廷端世忠身經百戰義勇

皆宜配于高宗者也聖祖神宗十六年文介諸兵
時將相名臣宜列侍大室席于大廟伏見呂賢浩拜
登鼎司能辦大事主盟義舉取日廣洞厥功茂焉趙
萬智慮湛明學識純固北遼受教力贊親征國本未
正建萬世之長策韓世忠身歷百戰義勇橫秋建炎
勤王拔袂奮發各開義旗至今胆落張俊伯府被株
以立朝廷禦侮新川靖寇江左而乘心忠勤始隆一
俱宜配享聖旨依其所奏 史浩則輔孝宗於潛邸
立孝宗 葛秘則佐光宗於初政 紹興元年以葛凡
此諸公者豈有不可得而知歟第君子所尤景慕者
韓忠獻王父子一配英宗一配哲宗豐功偉績冠乎
群后 韓琦諡忠獻 曹武惠王父子一配太祖一配仁
宗 文安公案畧 卷之五

宗隆名盛業著乎後世 曹彬諡武惠 而尤致議者神
宗配享曾子開則曰宜以荆公 長編紹聖元年上問
曰臣自元祐中開之說已高其不當先帝以正安石
為相君臣相得近世所未有令安石而用而竟先帝
之心哉但元祐中人持鮮于仇則曰宜以鄭公 先帝
偏見不恤義理所安耳 鮮于仇則曰宜以鄭公 先帝
第一惟當耳本朝舊制雖用二人且如唐初遂以
止用郭子儀故事以以一配享其議遂元
君臣一時之契今言則荆公當配以君子自世之公
論言則鄭公當配也然不特是焉宜聖配享蔡下曰
當以荆公龜山曰當以程子蓋以一時科目之選
而言則荆公當配以聖學百世之正統而言則程子

當配也知乎此則不難辨矣晉見區區敢并及之惟
執事其進教之焉

問御史古官也自周至今無代無之其職任之治
筆可悉開敷而其得人亦有可稱者歟

登天下之治亂係朝廷朝廷之正邪係憲臺憲臺正
則朝廷無不正者矣朝廷正則天下無不治者矣請
得而詳陳之御史之官職古今屢變矣以御史掌書
傳命而兼記事之職者周與戰國也 按周官御史五
平士下士為之特小臣之傳命令者耳至戰國賦書
多云獻書大王御史池之會秦趙各命御史書事

而序于魁者謂齊王曰御以御史平章報奏而兼察
更在前凡此皆記事之任 以御史平章報奏而兼察
勃之任者秦漢以來也 通典至秦漢為糾察之任本
孫通新制禮儀以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漢表御史
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丞相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
中 中丞掌奏事舉劾按章 唐之御史
任彈劾之外而復兼訟獄之事 通典御史大夫掌
判臺事 中丞掌副大夫通判臺事 御史掌糾察
外受制出使分判臺事 殿中侍御史掌糾察
之外百僚下序有離立失刻言驛而不肅者則糾
之其正各大會則敷元多乘馬加飾監察御史掌
外察并監察祭祀及臨諸軍出使等儀御史臺不
受詞訟有通詞狀者立于臺門候御史出門外收
如可尊者署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承教中從義
為大夫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口勃狀貶告人

年漢者為直院皆為掌制誥之官而此外又有侍
主勸講侍讀主進講修撰主修史編修主編纂檢討
至檢閱凡此皆翰林之屬宜蓋翰林之沿革如此也
然君子所稱道者陸贄為學士知如子房而文則過
辨如賈誼而術不疎楊億為學士瑣闥知誥思類相
如蓬山司典才過仲舒蘇子瞻為學士又驅海濤於
鏡湖抗文星於筆鋒蘊不洩之忠憤炯不掩之文章
渠餘固有所不暇論也若夫館閣則又何所自始乎
虞有天祿石渠以為諸儒校書之閣而閣之名自此

劉文公集卷之五 五

始矣拾遺記曰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杖藜出
大月以昭向問姓各答曰我是大乙之精上
帝問邪金之人有傳學者下而觀焉向子歆及
亦嘗校書天祿閣孝宣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于石渠
閣唐有弘文館志武德四年置修文館崇文以為諸
儒儒才之館而館之名自此始矣逮至宋曰館則
有相文史院集賢之三館宋大曰閣則有經典子書
圖書之六閣真宗祥符間分六閣經典閣二千七百
圖書一千二百一十卷天文閣二千五百七
圖書一千二百一十卷昭文館八
圖書一千二百一十卷
宋史文苑傳大學士集賢大學士皆為宰相之兼官而
其後又有館閣開天章閣藏大宋太宗御書

閣閣之沿革如此也然君子所美談者司馬公為館
閣勸校文章學術當代尊仰神宗以為與童子楊雄
相方神宗擢司馬為學士辭上問光曰古之君子
鄉有文學何辭為光曰臣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
士取高第賦亦四六也以誦敘授光乃不得已受
之張橫渠為崇文校書道德仁義百代宗師後世推
尊與周程晦菴並驅曾南豐在史館九年或稱其文
如江漢星斗或稱其文如波瀾煙雲王荆公贈曾子
其文雄辯理學若江河之波濤烟雲之委狀何其奇
也其餘誠有所不足數也方今文治丕昭儒儒輩出
不天之藏高閣閣之木天應奎之府豈無若司馬若
張若魯者乎花環周廡水遠蓬山漢東觀禮儀時
堂無若陸若楊若蘇者乎坐教文星環拱北極願以
卷五諸公為今日謹謹對

劉文公集卷之五 五

前代得人之盛不悉教之
謝舉惟談經輔成君德則講官之任為大青宮大子
講道繼歷聖學則官臣之職為重蓋講官得其人則

存以隆握乾闥坤之運於今日宮臣得其人則有以
齊出震繼離之託於後日其可不重其選乎易曰帝出乎震
以繼明昭于四方思管禹率陳謨佐唐虞之命伊
傳訓誥懋商家之德太公之丹書拳拳乎敬義之辨
以戒武王召保之旅焚切切乎慎德之誨以勉成王
其功不可尚矣下而列國之君猶知警蹕之戒警衛
之儀刪詩者以為美談焉周公以成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作幽風之詩令警蹕
者朝夕諷誦以戒之警近也衛武唐以後此意微
公之令近卿之人皆儆其失之陸賈時時前寬
矣陸賈以詩書勸高帝而高帝不事稱詩書帝喜之

劉文安公集卷之五
卷之五
五

日翁居馬上得賈誼以禮樂勸文帝而文帝未遑
之安事詩書賈誼以禮樂勸文帝而文帝未遑
立漢制更秦法帝議議未遑也
宗而大宗行之不終貞觀元年開中餽斗米值絹一
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給
省成歸鄉里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新死刑才二十
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
軍給于道路焉帝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政今
既効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魏三君且然他尚何
後言官曰不及貞觀者十事也
說而君子猶所嘆者程子在講筵以正心為說朱子
在經帷以誠正為勉朱子嘗曰吾平生所學在此胡
憲侯以一王之春秋進讀紹興二年上請安國曰

以左氏傳付太尉何正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
諸行事非空言此方今思濟世之良法不虛傳
典光陰曉取文承前意
帝昔之命承前意
作歌致戒祖禹家傳謂南齊內作色荒外作禽荒
畢耳謂此六句却並云願陛下
下謂此六句却並云願陛下
之規模情乎其君之不足以語此也
以教養儲嗣者又有可得而言焉典樂之職在舜不
敢殺世子之法於周為甚詳文王有齒肯之儀而為
子為臣為弟之禮無不知禮記大子入學齒成王有
灋之教而大師大傅大保之官所由設其道無以

劉文安公集卷之五
卷之五
五

加矣下而荆楚之邦猶知朝嬰夕側以教其子作傳
者以為盛事焉漢唐而下此意廢矣武帝不能教大
子而使自通賓客致有江亢之禍事在征和二年
教大子而使私通刺客致有承乾之逆事在貞觀
宗不能教大子而使耽習奕棋致有叔文之變事在
季九三君且然他尚何論而君子尤所慨者賈生有
言左右正而後大子正大子正而後天下正范祖禹
有言千金之產欲其子守之一命之爵欲其子繼之
天下至大祖業至重苟不求賢何以貽後斯皆金玉

之謂矣鑑之言惜乎基邦之不足以及此也雖然
王之性必有以異乎三五之所以鍾其英三才之
所以託其命者也帝王之學亦有以異乎人非徒
章組集之江非徒記誦簡編之富也以異乎守身之
性未夫異於人之學苟非準變稷契之臣何以能
其臻堯舜禹湯之隆哉然則欲正君必先正己愚願
以是為今日之經筵官官頌謹對

問監司之職自古有之其設官之沿革與其得
之盛可得聞歟

劉文安公集卷之五

五

對朝廷之有監司猶身之有耳目也郡縣之有監司
猶木之有繩墨也非耳目則視聽何由而明非繩墨
則曲直何由而正此其官之所以責任甚重而不可
以不得其人歟且夫成周以方伯監諸侯以擇外
四功既即封建之監司也擇音食漢初遣掾史督諸
郡遣監指巡天下此即郡縣之監司也黃河道掾史
治建子公府開武帝之時有刺史至成帝而改
州牧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掌本詔察州牧
州牧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掌本詔察州牧
石唐書之初有攝府置至玄宗而更為觀察使矣

貞觀初遣太僕十三人巡省天下諸州永昌
安撫之名神龍三年以五品以上十道巡察使
州縣百司而代景雲三年置十道按察使各一人
開元二年置十道按察使採訪使二十一年日
處分十五道天寶末又置採訪使乾元元年
置自觀察使置使掌察所部善惡舉大綱
司則曰轉運提刑乾德以後置提刑官元之
監司則曰肅政廉訪吾視漢監司之設其善於武帝
莫不善於成帝蓋始也秩下縣令今改而秩亞九卿
矣大縣萬戶以上千始也秩六百石今改而秩二千
石其權既重其位又高焉得而無跋扈之變故不
泰六條而政事賦稅皆得兼管通典漢制刺史以六

劉文安公集卷之五

五

宅論置二日二千石不奉詔書三日二千石不
四日二千石不選署不平五日二千石子弟不得
六日二千石不選公卿下又漢官制制郡口百
治民之事任之諸侯郡守漢末四海分不復中
前自是刺史內親民事而外領兵馬通典漢制州牧秩二千石
而守令廢置皆得自由史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
遣吏驗實然後黜退光武即位用法其後袁紹以
明泰不復委三府故舉諸之刺史其後袁紹以
州牧稱雄劉表以荊州牧割據考其所由皆成帝之
過也又觀唐監司之設其善于國初莫不善于玄宗
蓋始也不得領財賦至玄宗而領財賦始也不得
兵馬至玄宗而兵馬其權愈重其位愈尊焉得

無尾大之患故江南觀察使即宜帥為之荆湖觀察使即潭帥為之其後李錡以觀察使叛於東于頔以觀察使橫於西唐元和三年鎮海節度使李錡以節度使于頔因討淮西大募戰士給撫其部皆主甲厲兵聚眾則貨有據漢南之志宗之過也吾庶監司之沿革既略論之如此而其人庸可不知乎朱愬為冀州刺史行部不察黃綬本傳行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何武為揚州刺史長吏露章服罪本傳武為刺史所舉奏二千石刺史長吏露章服罪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斷除免之李膺為青州刺史守令莫不畏服李膺為青州刺史守令

劉文安公集卷之五

卷之五

多畏威望賈琮為冀州刺史賊吏望風解纜賈琮為冀州刺史賊吏望風解纜風寒官也賈琮為冀州刺史賊吏望風解纜賈琮為冀州刺史賊吏望風解纜舊典傳車番赤帷裳琮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科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蓋乎乃命緹名奏之百餘人風寒官也賈琮為冀州刺史賊吏望風解纜賈琮為冀州刺史賊吏望風解纜南桓帝朝為諸國使觀登蘇章之為刺史也先按勅早慨然有登背天下之志故人為清河太守車行故人之奸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車行生之好甚懼大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汝文與大守飲者私恩也明日為冀州刺史按其事者公法也遂李靖等為巡察使大宗戒以所至如朕親親貞觀八年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吏按其事者公法也遂李靖等為巡察使大宗戒以所至如朕親親之褒善長起巡視度何等為黜陟使陸贄教以八使者所至如朕親視度何等為黜陟使陸贄教以八

計董吏治刺史以見不如禮被誦者有若觀察使賈耽唐令狐恒為吉州刺史見江州觀察使齊映不抹手之任非按刺史以下皆杖而後奏者有若觀察使劉晏代宗以劉晏為觀察使所部善凡此非漢唐之監司乎至如何尙宗為荆湖轉運執事領郡具狀書名至道元年八月荆湖轉運使何尙宗請執政大監名歐陽公為河北轉運官吏為慮按察利民轉運使歐陽修言今按察者所奏未能與行阻壞者一言便加轉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按察以利民委任不堅趙鼎在西蜀則訪諭利害州縣轉

劉文安公集卷之五

卷之五

運使上諭曰蜀去朝廷遠而有可更置者上之陳稹至部事無大小悉心先訪一日車數上長編陳靖在江南則罷免橫賦使大中七年陳靖為江南轉運靖罷之楊紘王綽王鼎則號江東三虎而紘之罷食吏尤為可稱富弼為江東轉運使紘常言不長民千萬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耳聞者望風解去然覺生刻苛竟遷慶曆中可賜紘王綽提刑王去號江東孔宗旦李道谷尙局則號京師四駱而宗旦之屬蠻賊尤為可嘉唐肅宗時京東與李道谷尙局則號京師四駱而宗旦大屬遂遇害宗旦始親京東與李道谷尙局則號京師四駱而宗旦等四人為監同人惡之京師號之為四駱鮮于侁在京東司馬公之所稱也而一路福星之各至今不

以正公之所舉也而一路不哭之言至今可誦比而
以正死罪遷官杜衍為京東轉運使張顯之在河北范
治寬獄遷官王忠為提刑治寬獄有奏也顯官
與金紫者馬亮有將漕有勞賜錦袍者景祐間河北有
三鶴錦袍凡此非宋之監司乎蓋歷代之得人如此
力今○聖朝之制十三道各設按察司有按察使副
使為總司有僉事為分司制誠善矣第未知寵辱登
卑果有濫清之志乎褊隘問俗果有聰明不欺者乎

比年以來側聞以然爲重厚以容奸爲寬大以興
利除害爲生事以激濁揚清爲矯亢沽鵞鳳之美者
忌鷹鷂之勁力忌惟李之私思避荆棘之背背聖背也也礪也而其不然者則又舍其大而急其小行其易而
避其難毛舉細故以笨厚責民寬載路而不理也矣
痛前而不糾是急○聖世命官之効意哉愚願今日
之爲監司者毋使諸公專美于前則幸甚

問邵守縣令民之師師考之於史代有其人如文
宰之皆而撫循吏而歟班史之傳循吏有守

今河飲其餘或以匪官顯而不錄或以用非嚴而不錄又有實循吏而不列於循吏實酷吏而不列於酷吏下及唐宋之時其人皆可數歟

對大守稱職久爲三公此禱守之職所以重也典寶
爲大守受民之本業變易則下不安故二千石有治
之教都以筆書勉厲增秩賜金公侯閣選諸所表以
之天用卽官出宰上應列宿此縣令之任所以切也明帝
係閣阿公主爲子求卽不許但賜錢十萬曰卽國家
言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
之責望所係民物之休戚所關史氏之筆削以致
意者此歟執事之策同所以下詢者此歟請試言之

世有循錫德色而後孝子之名立世有取箕許諱而後孝婦之名顯賈憲治安策云借父援義則有德色毋取其簪立而許諱言矣而傳紀也班固之傳循吏以武帝之時多酷吏也范曄之傳循吏以明帝之時多酷吏也若乃文帝之時則郡縣之吏悉尚寬平何必傳及於循吏乎虞廷之詔惟后愛之名著於書牧野之戰惟尚父之名見於詩故明帝詔不得謬歟黃綬而後令之職重范曄載卓魯諸人之績而後令之名顯若乃西都之時則縣之令長其任尙輕何必傳及於縣令乎觀文帝之時河南守吳

劉文安公策畧

卷之五

陸

正解之更

劉文安公策畧

卷之五

全

藩而周立

魏文安公集卷

卷之五

空

蜀文公家畧

然之五

六

34-322

人得利就著作恭道
縣每期會什役不出
莫敢移手植桑柘于
民比井裳謂之萊公
防今○聖天子畱心兵事

雖核吏治是宜有然政聲超越前代者株守
 之士見其近而未知其遠竊以爲昧賄貪饕者比比
 而循者未之見也剛章握銳者比比而循者未之見
 也期會鱗集者聞有而循者未之見也文法刻深者
 間有而循者未之見也銓衡揆路之輔能一沙汰之
 乎風紀憲綱之可能一懲創之乎養廉未至增祿而
 使之不貪乎遷轉大速久任而使之盡心乎許部使

劉文安公策畧

卷之五

奎

省臣舉人試守而嚴舉主之法可乎命朝臣京官帶職外補而責治效之成可乎如唐之四善元之五事委選司以考之可乎如漢之六條唐之八計委憲司以察之可乎唐太宗之屏風錄名臨軒冊授太宗錄刺史姓名于屏風臥輿對之得才否狀如疏之下方以振廢置又需督刺史皆天子臨軒冊授朱仁宗之印紙書遺引對便殿可間一舉行以懲其餘乎卓荦之自密金入拜大傳黃霸之自潁川入爲丞相可間一起擢以勵其餘乎諸生處不諱之時韞欲言之憤言及之而不言罪也執事不以爲狂進之玉階安

寸地尚當以今日所進於執事者進之謹對

問守令者民之父毋考之於史史記所載者五人
西漢書所載者六人東漢書所載者十二人新唐
書所載者十五人而宋之一代亦有其人可得而
數歟紀錄之外亦有所遺者否歟

對欽惟○聖朝設官尤致意於守令惠黎元至渥也
執事發策首問及於循吏待諸生甚厚也愚雖不敏
敢不悉心以對夫史記所載者五人復郢市之弊者
叔敖也濟溱洧之人者子產也不敢廢法者石奢也

劉文安公策畧

下卷之五

六六

不罪下吏者李離也而拔園葵去織婦者又魯公宣
休也蓋司馬遷載武帝以前之吏然也若鄴令史起
之興水利河南吳公之治平第一皆在遷以前而又
豈能無遺乎史起魏人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
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吏公決
水兮灌鄴旁經古邑鹵兮生稻梁吳公漢
文帝之時爲河南守治平乃爲天下第一西漢書
載者亦在潁川而勸農桑者黃霸也在桐鄉而存
問耆老者朱邑也膠東之戶口歲增者王成也渤海
之盜賊屏息者龔遂也而興學校於成都辦召父
南陽召父文翁召信臣也蓋班固載漢興以來之吏

然也。父翁為野郎守修起學宮于市中招弟子。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始也。召信。道水泉吏民親愛號。若重仲舒倪寬之經術。歸吏事。魏相焦延壽之治縣有政聲。皆固所未錄而又豈能無遺乎。范曄之作東漢書也。所載十二人。吾觀其術。滅修庠序之教。任起教。嫁娶之禮。秦彭王渙之刑罰。輕減許荆劉知之禮。教化民。孟嘗治獄。辨孝婦之冤。第五訪開倉救貧民之饑。王景有修汴梁之利。劉龍有受一錢之廉。仇覽殺鸞鳳之譽。童恢馳咒虎之名。

劉文安公集卷之五

卷之五

李

可謂奇矣。矣。彭為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彭車帝時。漢和帝時。許荆為桂陽太守。為設修教。民知禮禁。行春到來陽縣人。特均兄弟爭財。求訟。荆曰。教化不行。皆在大守欲上書請罪。均等感悟。亦和帝時。劉矩為雍丘令。以禮讓化民。有爭訟者。向之各罷去。劉矩死。孟嘗順帝時。為合浦太守。上原孝婦事。姑其。謝夫死。不嫁。姑曰。我老矣。累丁壯。自經。死。姑女。古婦。夜婦婦。証服。獄。林不能明。竟殺之。碑界。早三年後。大守殺。祭其家。乃雨。訪為。所。令。政。平。化。行。遷。張。拔。大。守。歲。饑。發。倉。賑。人。不。符。主。報。亦。順。帝。時。明。帝。時。景。為。置。江。大。守。修。孫。列。教。所。起。步。峻。指。回。教。民。耕。種。法。制。皆。著。于。鄉。亭。劉。龍。事。見。前。供。覽。為。前。亭。長。時。陳。元。母。告。其。不。孝。覽。勸。諭。之。元。卒。成。孝。子。而。換。開。之。日。得。無。步。鷹。鵬。之。志。乎。覽。曰。正。鷹。鵬。不。如。鸞。鳳。明。宏。恢。為。不。朕。今。民。常。為。虎。害。捕。獲。一。虎。獸。開。而。出。犯。日。王。法。殺。我。此。者。走。若。役。人。者。番。頭。否。者。號。呼。已。而。一。然。荷。叔。陳。此。番。頭。役。之。一。虎。鳴。呼。釋。之。亦。和。帝。時。

實。帝。部。領。之。號。額。川。四。長。桓。帝。永。壽。三。年。泰。山。三。萬。人。被。壞。郡。縣。連。年。野。之。不。能。克。尚。青。還。能。治。則。以。司。徒。張。舉。其。將。領。為。廉。長。缺。聞。其。賢。相。成。不。入。其。境。余。竊。覽。其。萬。餘。戶。不。界。詔。閉。舍。廩。之。主。者。爭。謂。不。可。舉。用。長。活。清。室。之。人。而。以。此。服。罪。合。吹。入。地。下。矣。大。守。素。知。詔。為。竟。無。所。坐。詔。與。同。郡。者。叔。陳。實。還。帝。者。皆。為。長。所。至。以。德。取。辦。時。人。謂。之。額。川。四。長。維。馴。蝗。珍。重。于。仁。心。之。為。中。牟。三。異。君。若。猶。我。其。不。詳。焉。歐。陽。修。之。新。唐。書。也。所。載。者。十。五。人。吾。見。其。李。惠。登。之。其。利。除。害。而。田。野。闢。元。德。秀。之。愛。物。推。誠。而。盜。賊。息。章。景。導。民。以。至。孝。何。易。于。代。民。以。均。輸。倪。若。水。之。隆。儒。不。倦。清。好。禮。之。為。政。攻。攻。李。朝。隱。之。清。

劉文安公集卷之五

卷之五

李

正。剛。烈。買。敦。實。之。政。尚。清。淨。可。謂。具。載。矣。然。賈。願。鄭。德。薛。大。鼎。之。號。河。北。三。刺。史。賈。願。在。冀。州。鄭。德。在。冀。州。薛。大。鼎。在。滄。州。皆。能。治。理。行。故。時。號。河。北。朱。璟。歷。與。李。朝。隱。之。號。廣。南。三。刺。史。一。時。之。盛。朱。璟。歷。與。李。朝。隱。之。號。廣。南。三。刺。史。一。時。之。盛。大。守。之。稱。與。初。為。南。海。大。守。時。稱。開。化。後。治。廣。清。節。宋。璟。李。朝。隱。君。子。猶。恨。其。有。遺。焉。若。宋。一。代。之。吏。雖。與。三。人。而。已。若。於。漢。唐。為。未。及。而。宋。一。代。之。吏。則。實。比。漢。唐。為。有。加。吾。於。其。他。未。暇。詳。陳。姑。取。其。猶。顯。名。者。若。廉。溪。之。決。疑。獄。同。子。為。分。字。簿。有。疑。獄。久。不。決。公。明。道。之。折。祐。罕。迄。來。公。之。遺。愛。朱。文。公。之。荒。政。孝。宗。淳。熙。八。年。

若其乃自浙西或都東至部即後書他朝亦米
商其征米雖難集惟官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
然煥然照人耳目至今猶可想焉方分○聖朝統御
海宇賢才輩出程子有言「份之士海存必於愛物
於人必有所濟願以是為登仕路者一勉其或執事
以諸生為可與進之尤願不負於斯言俾先正無辜
美於其前謹對

註釋按前吏十五人中無李朝隱恐此誤况又既曰
不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吏部員外郎李朝隱
前發執發一十四百餘人懇請於然朝隱一無所獲
在其列其誤決矣當考之○按山堂考索簡吏類曰
以吏考之帝仁壽高祖時之治越傳人人失悅陳君

劉文安公集

卷之五

六

實大宗時在鄧加意勞未而諸舍充美為政之善卓
卓可稱以至貢教賞在大宗之政清淨為常察碑
冊之在憲宗教民耕織築堤并江在江西然也李專
登明皇之在隨州典利除害暗與古今政自清淨田
政開戶口增庶明洪宣之政元和自簡省張允濟
貞觀中有路不拾遺之政神龍中有致道之勳何易
而有撈獲之德帝景龍神龍中有致道之勳何易
自挽舟而不肯妨民其令昌邑也不奉桓恭之詔而
下戶賦役或以俸代輸此唐循吏之可見者也然序
言循吏大抵稱太宗明皇之治及之於條太宗之吏
見名者不盈十而明皇則無有焉蓋新吏循吏之吏
五傳循吏良吏更餘四十傳若倪若水之吏向清漢
好禮之為政政崔隱甫之人須善政李靖之稱
吏吏去職有遺愛皆開元吏治也今于舊吏有以
未知孰是當缺以俟再考

問儒者為要必疏此理之常也後世始有吏而

儒吏而不染者古之儒吏兼吏可證歟

對自世有法律之吏而後儒之名顯古無一吏而
儒也自世有賄賂之吏而後濟吏之名著古無一吏
之不染也史記九流以儒為首九流謂儒道陰陽生
吏其可以不儒乎周官六計以廉為先吏其可以不
廉乎請為執事言之武帝指中韓為家法而張湯
周之從出宣帝指韓為制度帝嘗曰漢家自有
而廣漢之輩出焉有所謂儒吏乎其僅見於
者董仲舒之以儒治江都仲舒為春林公孫弘之以

劉文安公集

卷之五

七

儒為宰相倪寬之尚書張禹之論語常賢之以
匡衡之以齊詩亦可謂不多矣逮至於唐雖曰
輩出然吾所取者惟韓昌黎一人其令山陽劉
尹京兆政績表表可謂之真儒潮有鑑魚不人父
有愛在民生子以其姓字之以論佛骨既而
用李逢吉欲逐李而朱之時若濂溪之決疑微
之折牯罕晦之行政政非儒而何他如東坡之
聲元都而豐之決聚州應制契之水利純仁之治
亦儒也

仁皆謂定安弟子與明 若夫古之廉吏則又有可得

求水利仁明以治道 而言者焉文帝舉廉而萬家之縣無有應者武帝舉

廉而合郡之廣不薦一人惡有所謂廉吏者乎其僅

見於世者若文翁之以廉治蜀郡吳公之以廉治河

南陽績之出魚楊震之却金范丹之釜中生塵劉寵

之不受一錢亦可謂罕見矣 受而捐之役後進魚出

則魚示之震為東承守昌邑王密夜半懷金欲之曰

吾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謂無知○

中生塵范史云釜中生魚范震建至於唐雖曰代

不乏人然吾所稱者惟馮元叔一人其之官也至不

帶與馬妻子可謂之真廉 元叔歷三縣令與奴僕口

食中宗詔勞勉以給 而宋之時若包孝肅之不持一硯

包拯知瑞州歲貢現前守綠貢數十倍以還 徐安道

推貴極命擊者經足貢數歲蕭不持一硯 徐安道

之不市南藥得市有藥及公兆歸不在南海一物也

范文正之不示殊砂非廉而何冠準之無地起樓堊

富弼之田園貧宰相李及之愧市自集趙休之琴榜

自隨亦可謂之廉矣 間見錄萊公居家給素所臥青

之公嘆曰彼詐我誠尚何愧野贈公詩曰有官居

公無地起樓堊使目公曰此無地相公耶或曰

公顧奢縱非也蓋公多典衛于公會宴設則其公

退之所謂既石之供常坐于私室方丈之食無禁

元年以李及知杭州及性清介所治簡嚴惡錢塘風

俗輕靡不事宴遊 一日月雪出郊舉謂當置酒召

乃獨造林道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吾物

北去惟市白樂天集至後深以為悔范仲初在成都

携一琴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張

公祐學士願以詩云馬諸瀟路雖然愚竊論之儒吏

行來滑龜放長江不再回 之與廉吏初非有二儒者必不貪也貪者必非儒也

吏苟由于儒則醉經飽德不顧人之膏梁令聞廣譽

不顧人之文繡千駟有所不顧萬鍾有所不視而豈

有所不廉哉○聖朝用人有儒吏二途儒取於科舉

吏取於郡縣以今觀之天下所以賤賄狠籍者皆吏

劉文安公集卷之五 主

胥為之彼其出身也知有刀筆而不知有詩書知有

財利而不知有名節法制雖嚴易能革其舊染哉故

諺曰江水荒之不濁河水澄之不清愚願○聖朝廣

科目之路嚴吏胥之選則庶乎孝廉之道興矣舍此

則非所敢知也謹對

問唐之考課有四善二十七最斟酌錯綜分為九

等誠一代之良規也可悉言歟

對白袍戰藝樣筆主司是之謂考文綉斧持威黃散

若職是之謂考課執事先生掌考文之任而問考課

之事請言其陳述夫唐之考課比前代可謂詳矣其
善有四所以考其德曰德義有惇清謹名著公乎可
稱恪謹匪懈是也其最有二十七所以考其才則非
一言可能盡者矣是故以言夫文職則禮制儀法動
合經典爲禮官之最校讎精審明于刊定爲校正之
最訓導有方生徒克業爲學官之最詳錄典正詞理
兼舉爲文史之最以言夫武職則部統有方稽守無
失爲宿衛之最兵士訓習戎裝克脩爲督領之最賞
罰嚴明攻戰必勝爲軍將之最邊境清肅城隍修理

劉文安公集卷之五

卷之五

七

爲鎮防之最以言夫清要則近侍之最在于獻可替
否拾遺補闕選司之最在于銓衡人物擢用才良宣
納之最在於是永旨敷奏叶納則敏考校之最在於是揚
清激濁褒貶必當以言夫雜流則方術之最在於是占
候醫卜效驗多著開津之最在于檢察有方行旅無
壅市司之最在于市廛弗擾奸濫不行牧官之最在
于牧養肥碩蕃息滋多大常之屬爲樂官其最得不
在于音律克諧不失節奏者乎大理之類爲法官其
最得不在于推鞠得情厥斷乎允者乎監司主糾正

其最得不在于訪察精審彈舉必當者乎牛令主政
教其最得不在于禮義興行肅清所部者乎微而勾
檢監掌則以勘覆稽失供奉強濟爲最賤而農屯倉
庫則以耕耨收穫益藏出納爲最而判事之決斷不
滯役使之功課皆克濟宜之究理精密莫不各有其
最焉土自省部寺監下至鄉縣曹司綱舉目張條分
縷悉而又分之以九等至最而有四善爲上上之最
而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爲上中一最而有二善
或無最而有三善爲上下一最而有一善或無最而

劉文安公集卷之五

卷之五

七

有二善爲中上一最而無善或無最而有一善爲中
中職事粗理善最弗闕爲中下愛憎任情廢斷非理
爲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缺爲下中若官誦詐貪濁
有狀爲下下於乎其法比于前代可謂詳矣使盡如
斯言則近侍皆魏文貞也銓選皆高季輔也禮官皆
常公肅也樂官皆祖孝孫也學官皆韓昌黎厝官皆
李淳風也方術皆孫思邈教養皆王毛仲也校正文
吏皆劉知幾徐堅也軍將督領皆郭子儀李晟也法
官必不周典來俊臣侯思止也鎮防必不田說王武

臣也唐雖至今存可也而其不然者任法不
姦人也然則考課將誰任曰任宰相而已二十七最
之中無宰相之最明宰相者考此二十七最而人主
者又考宰相之最者也考宰相之最者欲其為房玄
齡杜如晦姚崇宋璟不為李林甫楊國忠而已為唐
之計宜如此而為聖明之計亦宜如此謹對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五終

劉文安公策畧 卷之五

七十五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六

男 稜 稱 註釋

元孫而鉉補註

八世孫世進達輯編

世選 重梓

戶科

問昔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然則歲之
荒歉雖聖世不免也其救之之術如周禮十二荒

劉文安公策畧 卷之六

七

政其故可舉歟春秋有年大有年閔雨不閔雨之
書拳拳也其義可問歟漢唐宋以來救荒之善政
同有其人其政可悉言歟

對歲之不能無荒自然之數也荒之不可不救必然
之政也不患於有荒而患救荒之無策不患於救荒
而患脩荒之無素執事先生發策下詢及於荒政惠
民至渥也愚請有以復明問焉夫聖如堯而冰至九
年此自然之數也然堯之民未嘗以冰告荒豈非其
蓄積素具而冰至平治五穀播種又皆有救災之政

而又曰素鬼神則祭祀無有不舉而所祀之既寬其

陳堯佐在杭發公廩賑濟民

佐言杭湖等州米斗銀六寸蓋江陰不發有入
致有增價幾在米禁以濟外民仍開倉糴價中之
趙開道在浙西招商賑濟而難以濟民趙子開
民飢諸路出榜禁沽糴糴作至令救荒雖不同而
皆受其惠矣富弼在青州活四十萬人則以民之粟
富弼公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是時方
野有青萊公出榜要路令飢民散入村落擇所
給者三州勸民出粟得五萬斛添以官廩隨所
之各因坊村擇寺廟及公私空室又因山巖為窟
以處流民中有貧為吏胥走錄者皆給食使供
給納時禁之使借民倉以貯擇地而場掘為限
基家天下傳以為法 尾稱在梓州活數千
以官之祿 尾稱為梓州路運使歲飢出祿以賑民
劉文安公策客 卷之六 四

賑給雖不同而民皆被其澤矣范文正公興營造以
救荒則兩浙之民不流徙 旼稱大飢公大興營是若
之倉以濟 蔡文忠公弛禁禁以救荒則京東之民
其德至矣 旼稱見京東飢弛其禁禁使民得以買
之巨 旼稱公救荒之策為尤詳獨租稅也罷冗吏也
縱弛賑而不禁也募以粟而捐實也 旼稱放田租
官物奔走 旼稱米客依市價出糴城陽官
朱文公救荒之政為尤善放田租也勸出粟也
商人也戒約官吏也凡此數代者救荒皆有其人凡

此數公者救荒皆有其政然以愚觀之惟國家無脩
荒之具斯賢者擅救荒之名備荒者天下之福也救
荒者一郡一縣之福也備荒者百年之計也救荒者
一朝一夕之計也問者水旱相仍比歲不登其所以
脩所以救者茫無其策田野嗷嗷可為寒心鄉里有
官倉之名而無其實故倉無顆粒之粟而虛張歛散
之數官以點視為名而假為漁獵之計此其脩荒如
此也守令有救荒之名而無其誠故禱神祈雨應行
故事未始有格天之實工役徵發仍依舊例未始有
劉文安公策客 卷之六 五

恤民之心此其救荒如此也設役有數千里之早愚
未知民何以相恤惟執事察之
問儲蓄者國之大計如漢賈誼晁錯之策其可聞
與常平義倉之法其果可復歟今之縣邑有鄉社
之倉其果合於常平義倉之意歟
對有備荒之長策有救荒之權宜備荒者為百年之
儲而有餘救荒者為一歲之計而不足當焦頭爛額
之際而思徙薪居墜指裂膚之時而思植桑若子固
病其無及矣此所以致執事之間也夫賈誼之策欲

驅民歸於田畝以抑末技遊食之輩此儲蓄之上策也
使誼之說行則所謂一夫耕之十人食之一婦蚕
之十人衣之者無有矣賈誼說文帝其畧曰積貯者
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機
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雖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
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
其所矣上感誼言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
晁錯之策欲使民實粟塞下以開爵爵贖罪之路此
儲蓄之中策也使錯之說行則所謂粟行五百里粟

劉文安公策畧

卷之六

六

有饑色千里饋糧士有饑色者無有矣錯言於文帝
粟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欲民務
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乎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
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粟
農民有錢粟有所洩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欲也
使天下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常平之法何始
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帝從之
乎蓋李愔濟其源于魏而耿壽昌疏其流於漢也愔
之說曰糴貴則傷民糴賤則傷農故大熟則糴三而
舍一中熟則糴二而舍一下熟則糴一而舍二小饑
則糴小熟之所歛中饑則糴中熟之所歛大饑則糴
大熟之所歛又僕用其策而魏以強至壽昌於宣帝
時奏令邊郡築倉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
時減其價而糴以利民而常平之名遂立矣義倉之

法何始乎蓋長孫平盛其熾於隋而戴胃烈其熾於
唐也平之說曰諸州里社共立義倉隨土地之直出
其粟麥隨田畝之數較其多少收穫之日若之倉窖
荒歉之歲散于里社文帝用其策而隋以富至胃於
唐太宗時奏令王公而下有田者畝稅二升商賈客
戶無田者分為九等每歲收其所入荒年散其所歛
而義倉之名遂立矣漢有常平而無義倉然常平亦
屢置屢罷罷之者元帝也復之者顯宗也元帝即位
二年齊民飢谷石三百錢民多飢死諸儒
言常平倉可罷上從其議至顯宗復之
逮於宋初

劉文安公策畧

卷之六

七

其制猶存京師則置場諸路則置倉淳化二年置三
路倉
德三年始增價以糴則命使臣減價以糴則命司長
奈何王安石始變其法散糴本而為青苗之錢糴廣
濟倉以求二分之息豐年則民賤賣其穀而為錢以
輸糴荒年則民賤賣其田而買錢以納稅甚者伐桑
賣薪屠牛賣肉曾鞏救災議曰飢民就食於州縣必
相率而去至有伐桑聚薪殺牛馬而不
顧而常平之利民者反為病民之具矣此常平之難
末如此也唐有義倉而無常平然義倉亦屢置屢罷
罷之者高宗也復之者玄宗也大宋置義倉及常平
以備荒年而宗復捐

假以給他用之 逮於宋初其制尤詳一創於乾德再
復於元豐或一石輸五升或一石輸一斗奈何南渡
以來盡舉其制社倉轉而為縣倉民始不與而為文
吏之私用縣倉轉而為鄉倉民遂相遠而為軍國之
資費官知其歛未知其散民見其入未見其出甚者
指為常賦重歛急徵而義倉之恤民者反為害民之
本矣此義倉之顛末如此也噫既不能與民而又取
之既不能利民而又害之平時奪其衣食之資一日
啖以濡沫之利樂歲不為益藏之地而荒歲恤其啼
飢之憂亦奚及哉其未入也股剝拮据惟恐不至其
甫入也羅頭斛面百計取盈其既入也侵借移用如
已私藏及其出也淹延展轉全無實惠有志於民者
忍言及此乎國朝以來郡縣間有社倉富戶主共出
納有司稽其數目惠誠渥矣然孰知倉無裹粒之粟
而虛張歛散之數官以點視為名而因行漁獵之計
茫無寸益於民第所幸者猶未有前代常平義倉之
貪政爾善為國計者不必常平也亦不必義倉也然
亦不必今之社倉也常賦無過取農時無故違冗食

劉文公集卷之六

八

者可寡則寡之橫歛者河省則省之是即常平義倉
矣苟徒務其美名而無實惠殊非計之得者也

問國非財粟不用賦非財粟不生晉仲相桓公通
輕重之權李愷說文侯制平糴之法皆所以使土
不無甚貧其富而得其平也厥後桑弘羊之平準
唐玄宗之和糴其即平糴之遺意歟時愈降而政
愈弊倉卒之際荒歉之時至於出粟放租而後賣
官鬻僧之令出焉斯為下矣然朱文公荒政亦或
用之是果盛時之制賢者之政歟朱子之所用與
管彙之所用孰為優歟

劉文公集卷之六

九

對豐亨豫大之時而思匱乏之憂是之謂過慮窮居
始進之士而言國家之計是之謂過言然而君子曰
寧過慮也無為後世無及之慮寧過言也無為後世
悔言之言此執事之問愚所以不敢不對也夫田里
樹畜生之衆而食之寡都鄙委積儲之厚而發之薄
如孟子務農重穀之說賈生驅民歸田之論此富國
之上策也行之者可以託柱輕重歛散之中以平國
用酌豐儉糴糶之宜以濟民急如管仲之所以相桓

公李悝之所以說文侯此富國之中策也行之者可
以伯乎時不能存恤豐年無斯蓋藏臨期而乎準和
糴是之謂鑿井以救渴抱甕以止燎斯為下策矣官
粟已出而不給民租已放而不舒倉卒而賣官鬻僧
是之謂割股肱之內救心腹之疾斯為無策矣出於
下策者漢唐之中葉武帝明皇之徒是也出於無策
者漢唐之季世桓靈代德之徒是也明問曰管仲通
糴重之權蓋仲之說桓公有日歲有豐歉故粟有貴
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
之以重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輕桓公用其
說而齊以強仲之力也厥後其法不行於齊一饑於
春秋而黔敖為粥餓齊大饑黔敖為粥路以荷
貧賈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
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
終不食而死魯子聞之曰後再饑於戰國而孟子勸
其差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再饑於戰國而孟子勸
莊發棠然則仲之法誠不可廢矣明問曰李悝制于
糴之法蓋悝之說文侯有曰糴貴則傷民故荒年則
國糴而民糴糴賤則傷農故豐年則民糴而國糴分
吐中下之三熟以平其糴分上中下之三饑以平其

糴文侯用其策而魏以富悝之力也厥後其說不行
於魏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河東凶則移其民於
河內然則悝之法誠不可廢矣桑弘羊之平準蓋以
天下之財賦不足而物價騰賤故設乎準於京師物
貴則賣之物賤則買之是固若仲之遺法也然本其
初心大槩倍克聚歛剥下附上以濟君之多欲以售
已之虐術其去仲也又天淵矣君子固所羞稱也唐
玄宗之和糴蓋以江淮之漕運不繼而食冗多故
設和糴於近郡增時價十二三得穀數百萬石是又
若悝之遺意也然考其實跡大抵有增價之糴無減
價之糴徒以濟國之用而不恤民之急其去悝也又
霄壤矣君子蓋有所耻言也管仲李悝之法既徒知
理民之財而不知生民之財知疏其流而不知滯其
源乎準和糴之法又徒知理國之財而不知理民之
財損於下而以益於上國於是是有倉卒乏用之憂矣
民於是而有荒歉不給之患矣始也民貧而國未貧猶
可以出糴而放租糴也民貧而國不支必至於賣官
而鬻僧出粟不已至於放租民之貧極矣賣官不已

至於諸僧國之食極矣及黠矯詔發粟韓部開倉賑飢涇卒呼而後罷開架除陌稅問架者每屋兩架為陌上屋稅錢二千中稅一千下稅五百敢匿一間杖六十貨告者錢五十緡所請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緡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取陌錢百者杖八十罰錢二千貨告者錢十緡貨錢皆出半者杖八十之聲盈於遠近德宗四年發源等州兵收表城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所稱御推和飯菜蔬人將怒問瑗林大盈二庫金帛盈積鼓噪走京師述人姓百姓駭走兵大呼曰汝等勿恐不奪汝商貨賦賈矣不稅汝昌黎奏而後放稅錢草束武帝賣官而卜式為郎中式納粟監帝賣官而崔烈為司徒烈入百萬為司徒及拜日帝河東齋度牒幾百人陝西齋日梅不小斷可至千萬

十一

度牒幾百人非乏軍糧則缺廩祿也非給軍糧則缺民饑也宋神宗二年賜五百道度牒付陝西宣撫司易錢糴谷七年給五百道度牒付河東修城又賜僧尼度牒二千五百道吾觀朱子之救荒於南張源海環慶諸民為糴本康也截網米留夏稅若干檢旱傷放田租若干又觀朱子之救荒於浙東也請告身幾百本糴粟乞度牒幾百本給付豈不知名器之不可假哉豈不知異端之不可長哉嫂溺可以手援娶妻不必親迎衣不可以和舟而有時乎和舟帶不可以炷燈而有時乎炷燈王甫無逃行部燭盡人謂續國計至此亦可謂夫

亡無幾矣民食至此亦可謂去死無幾矣今也執事之問不歸咎於朕之使民至此而徒曰賣官鬻僧朱子尚或為之是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村之沐可使高於岑樓之喻也使先王之澤存可以無李悝之平糶使平糶之法行可以無朱子之荒政平糶和糶未嘗非平糶之善法第行於弘羊之手則為貪政君子不可以人而廢法賣官鬻僧未嘗非唐宋之陋習第行於朱子之手則為權宜君子不可以法而累人也方今世尚大平歲登上熟民雖未嘗困而亦非有

十一

粟米狼戾之時國雖未嘗乏而亦非有紅腐因陳之積善為國慮者誠能修平糶之法重務本之意則民之粟自不可勝食而何必出也民之租自可無過取而何必放也若乃官吏之多僧尼之衆則尚當沙汰其瓦石播揚其糠粃入其入火其書廬其居一以遇賢能而冗食者可減一以禁遊惰而務農者可聚而賣鬻以開其門豈所望於聖世哉草野之士方將次第言之執事其與進焉

問自有三代以來財賦之輕重沿革與其治跡之

能利國而惠民者可詳言歟

對口談玄理者問之以金穀則耻言手輟朱鉛者付之以牙籌則羞執不觀禹貢不知理財為聖君之急務不讀周官不知理財為聖相之首事國用視之為盈縮民命倚之為慘舒而可不知乎請試陳其顛末自夏以來財賦分而為三等其總程秭服粟米之類謂之賦禹定九州量述近天子之國內五百里甸服為禾三百里納穀禾鬴日總二百里納秭秭謂刈服稿服後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其玄纁幾組龜貝之類謂之篚玄纁幾組皆荆州貢此州玄纁色善故貢之珠幾類組綬類九江納錫大龜貝錦楊

劉安公集卷之六

十五

州其漆泉絺紵鹽鐵之類謂之貢豫州貢漆泉絺紵青貢鹽泉貢鐵凡土所出者無不輸也然夏五十而貢未嘗加於虞商七十而助未嘗倍於夏王畿之內有賦而無貢王畿之外有貢而無役分九等之差以取於民上中下各三等則無過取較五穀之入而後制用則無後用迨於商末有鹿臺鉅橋之積則民力竭而國隨以傾矣自周以來財賦分為三等有田畝穀米之征則掌於地官有園廩布縷之征則掌於載師地有金帛貨泉之貢則掌於大府凡民所有者無不稅也然鄉遂

十分取一都鄙用勛法九分取一則田賦之輕可知國無過二十取一漆林無過二十取一則雜賦之

輕可知大宰以九賦飲財賄而飲之有度大府以九式節財賄而用之有節迨於秦時有頭會箕歛之法則國用後而民隨以叛矣吾嘗歎夫天王求金則周公之法首壞於周不待商鞅也晉嘗恠夫宣公稅畝宣公十五年稅畝謂展畝而稅之也哀公田賦而周公之法首壞於魯不待李悝也漢之賦亦為三等而非周之三等矣唐之賦亦為三等又非漢之三等矣自漢

劉安公集卷之六

十五

言之其田或十五而稅一或三十而稅一或五十而稅一漢興十五而稅一孝或除氏今年田租之半或令民無納今年之租宣帝其地則山林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各為私養不屬之大農其可則民十五歲以前出口錢十五歲以後出賦錢百二十一要之未為太重也中葉以來武宣桓靈為之君桑弘羊孔僅卜式之徒為之臣愚錢幣之輕也而造白鹿皮幣武帝以用不給乃造白鹿幣以爲皮幣或爲虎或爲龍或爲龜客有其直患商稅之輕也而算計平糴錢管而不察亂或爲龜患商稅之輕也而算計平糴錢管

然錄而權酒醢置均輸而立乎半桑弘羊作乎半之法令遠近各以與
物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用惟輸置乎半于京師盡罷天下貨物貴即賣之賤而買之使富商大賈無
所別利惟水上橫木所以渡人總取於民者無錙銖刑入食下無由得乃有似於權
之遺利而高文之良法盡矣自唐言之有田則有租
歲輸粟二斛稻一斛而水旱霜蝗耗苗稼者免租有
戶則有調歲輸絹二疋絁二丈綿三兩麻三觔而水
旱霜蝗耗桑麻者免調有身則有庸歲役二十日閏
加二日不役者日納絹三尺而苗稼桑麻耗十之七
者免租庸調要之亦未為大過也易世以後玄肅祇
德為之君宇文融楊炎裴延齡之徒為之臣立兩稅
之法以竭耗編附楊炎設為窮山窮之利以供軍
費劉晏幹山有借商間架除陌之錢有折抽進奉
宣索之名德宗聚歛常賦之外進奉不歛於民者無
毫髮之遺美而太宗之良法變矣宋之財賦大抵三
變每變每重國初為最輕熙寧之後王安石以言利
為宰相常賦之外有青苗免役之錢坑冶權貨之利
雜然而出洎乎南遷則今歲金帛若干萬納女真明
年金帛若干萬路蒙古而民身有不困乎元之則

劉文安公集卷一 入卷之六 七

藩界三變每變重國初為最輕乎宋之後明哈馬
以兼備為大臣正稅之外坊場河渡之歛絲科包銀
之屬紛然而起洎乎季世則金銀之額百倍於中統
至元鈔絹之入百倍於元其大德而國烏有不危乎
其歷代之財賦愚既畧陳之如此而執事又欲問夫
治財之能利國惠民者誠有志於天下國家深慮至
計者也夫禹之法具於禹貢周公之法具於周官有
若對哀公之問不欲其加重孟子答白圭之言不欲
其加輕孔子理財之法見於節卦自子理財之法見
於大學願以是獻若乃所謂骨商桑孔之術則必
有識時務之俊傑為執事詳陳之愚不敢贅謹對
問周官之言財賦有曰以九賦歛財賄以充武備
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府為掌財之官而
九府圖法之制正錢幣之所由始八威傳別之言
又權幣之所以本錢楮二者之行於天下至今猶
然也伊欲使貢賦之出於下而供乎上錢楮之造
於上而行乎下者皆有利國惠民之實其舉歷往
之跡以對而折衷之無隱

劉文安公集卷一 入卷之六 七

劉文安公策畧

卷之六

大

劉文安公策畧

下

付

劉文安公策畧

卷之六

大

劉文安公策畧

下

付

劉文安公策畧

下

付

劉文安公策畧

下

付

說蓋掌於小宰以為傳著約束書之於冊別而為兩
各持其一民有稱貸則為符驗斯國楮之比類也至
漢武之時造白鹿皮幣之法以濟國用作龍馬龜貝
之形以貴其直蓋非專以是為民間之所用特朝觀
薦璧之頒而王侯用之爾厥後憲宗因之為飛錢唐志
憲宗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使宋太祖因
富家以輕裝趨四方令券乃取之號飛錢宋太祖因
之為交引乾德二年募商人入粟祥符中張詠始行
交子紹聖中蔡京又行會子真宗時張忠定公詠鎮
于是設質劑之法一交一摺以三年蜀以鐵錢重不可買易
為一界而換之○會子事在哲宗朝天下之用遂不
劉安公集卷之六

可一日而無楮矣民之所賴以生者穀帛而一聚之
錢誠若何所用者然而錢可以致穀帛則用錢可也
民之所賴以用者錢貨而一尺之楮又若何所用者
然楮可以代錢貨則用楮可也自周以來率用錢
而錢之弊在於輕重不中若漢之三銖四銖失之輕
榆莢失之大輕而魏之水浮風飄鸞銀宋之緹環菜
子若葉宋廢帝時有菜子若葉之名又錢一千長不
不充十萬不盈一樹斗晉之四分洗即晉元帝時始
本一萬商賈不取行江輕重行
用之此輪中者謂之四分吳興唐之武德四宋唐高
元克鑄小錢謂之陀郎見魏志

年行開元通寶錢經八分之重
四銖三索輕重大小最為折衷皆失之輕者也若漢
之半兩赤又失之重漢武帝作赤又錢一當五元
銖失之大重而蜀之直百蜀先主拔成都軍用不
之當千吳孫權當千錢徑一晉之比輪見上梁之兩
柱梁敬帝改四周之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後周武帝
布錢以一當十宜帝又改唐之乾元重寶重輪大元
重寶錢以一當三乾元皆失之重者也夫錢輕則物
必重而有壅遏不行之患錢重則物必輕而有盜鑄
不已之憂必若漢之五銖唐之開元則庶乎輕重得
劉安公集卷之六

中矣自宋以來率用楮而楮之弊在於貴賤不中天
聖仁一界印一百二十五萬紹聖一界印一百四
十萬元符宗則增為一百八十萬建炎又增為三
百七十萬孝宗一界以幾千萬計寧宗一界以幾萬
萬計中統元世既存鈔而至元鈔一貫又準中統鈔
五貫是方尺之楮直錢五十文也元世祖至元三年
準庫倒換至元寶鈔以一折民開將紙鈔赴平
五以至元一貫折中統五貫至元既有鈔而至大鈔
一貫又準至元鈔五貫是方尺之楮直錢五萬文也
武宗至大二年以中統寶鈔藏入法幣亦既更張印
鈔至元寶鈔今改至大銀鈔頒行天下率至大一兩

準至元 鈔五貫 夫少造之則鈔貴而過少則不足於用多造之則鈔賤而過多則不可以行必也如宋之天聖元之中統則庶乎貴賤得中矣方今不用銅錢專行鈔法自數十年來鈔之不行於天下也甚矣當路者雖不深慮而執計也嚴刑刻法以禁之急征重歛以收之田野無知之民乃嗷然曰鈔之行於民不可以之粟也不可以易帛也直嗷然爾而強我以行鈔之取於上非以準稅糧也非以準差役也直藏紙爾而屬我以取彼固不知國之大計而為國者寧不以經準乎為今之計者如不欲收舊鈔乎則直造新鈔而用之上之所以賞賜俸給者以漸而出之下之所以輸納賦役者時或而取之則鈔何患乎不行如欲收舊鈔乎則或取之商賈而因以厚本抑末或取之徒役而因以贖罪示恩或出帑藏以收之如孝宗孝宗發帑內金帛換會子藏于內庫者四萬或出公錢以收之如趙開百萬行于民間者二百萬皆未為不可若一槩取之於民而為頭會箕歛之下策則古人利民之貨及為今日病民之本矣

草野之士何敢盡言惟執事察之

同歷代漕運之法其水陸之路得人之利試詳言之

對舟車萬里輻輳皇都者漕運之來也倉廩萬間基布邦甸者漕運之積也民之所以供國者非漕運不集國之所以濟用者惟漕運為急此執事之間所以及也請陳其槩可乎古之天子中千里而為都故所運不過五百里古之諸侯中百里而為都故所運不過五十里如書所載青州則自汶達濟徐州則自淮達河蓋天子賦其方物而所運非米也如詩所言在勿則有積倉在申則有時糧蓋諸侯儲於本國而其米不運也迨夫春秋以來其法始講如管仲曰粟行五百里粟有饑色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秦餽粟於晉自雍及絳見左傳吳開溝於邗音自江達淮吳邗溝道江淮始皇攻匈奴輪渤海之粟救河北之倉秦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於河東之郡高祖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漕法自此方詳高祖擊項籍運關中之粟取敖倉之積漢高祖擊楚蕭何又築通運道何以取敖倉粟斯皆漕運之所自來也時漕山東粟以給中都官而吾未暇致詳於中漢之漕運言之其初甚省也京

開之用仰給近郊故歲漕關東不過數十萬石諸侯之粟不至京師故吳王聚糧多至三十餘萬且武帝以來而非昔日比矣外給兵糧則增漕運故南通中焚印焚音伏西方夷也負擔僦犂北供衛霍轉漕朔方東轉滄海之粟以擊朝鮮西轉河湟之穀以威羌狄而兵費廣矣武帝時官多役使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致一石其後東城郭西漢時郡人徙之費擬西而又循責擊匈奴取河南地後與十餘百萬人築衛關方轉漕甚速元封二年又遣將軍楊僕苟內多官徒最將兵之朝鮮又將軍李廣利道伐宛則增漕運故張湯通褒斜道五百里以漕鄭當時鑿

劉安公策畧 入卷之六 五

漕渠三百里以漕既增漕爲百餘萬石又增漕爲四百萬石而國用侈矣此漢漕運之類末也鄭當時請以漕雖曰使利其後漕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經底柱之險數公其多後張湯又通褒斜道五百里道果便送而自是而後如寇恂輩車驢駕於河水多端石不可漕內虞翊開漕船運於武都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武都太守開漕船道而水流通孔明木牛流馬之運稱於蜀出和山以水牛運鄧艾泛舟江淮稱於魏可馬昭使文開河渠廣漕渠東南有事與衆謝玄暉已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節而無水害謝玄暉曰梁之水以運於晉玄暉曰梁之水以字文愷漕運公私煩之

渠之水以運於隋隋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運轉通利皆漕運之得其人也而吾未暇致議姑即唐之漕運言之其初甚少也府兵之法未壞故關東不過漕十餘萬石而足以贍軍官吏之員未多故每歲不過費一二萬斛而足以廩祿開元以後而非國初比矣漕運之路有加於前故李杰開汴州梁公堰以漕開元國用漸廣陝西路每年運米二百五十五萬斛李杰奏汴州梁公堰以通江淮漕運齊薛開泗州廣濟渠以漕開元二十七年河東採訪使汴州刺史齊瀚以汴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阻遂開廣濟渠下流自泗水至楚汴于淮時畢功既而以水流湍急行旅艱險

劉安公策畧 入卷之六 五

旋即廩即開通濟渠以漕開通濟渠置樓百餘常堅則開廣運潭以漕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濬水因及三門倉未以給而惟恐漕之不廣矣漕運之數有京師名曰廣運潭而惟恐漕之不廣矣漕運之數有加於前故裴耀卿三年運七百餘萬石北運自大原中崔希逸一年運百八十萬石爲河南一十萬石肅宗廣德間晏爲知二千艘每船千斛十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李泌歲運百陰河船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入大倉三十萬石而惟恐運之不多矣此唐漕運之始終也宋朝建都於汴其漕運則有四路江淮之粟自汴河

而宋初水運自江淮南兩路運每歲
至米至真揚州楚泗州置轉倉無受納分調舟
船網汴流入并至於陝西之粟自黃河而入諸
京師乃發運使領之
門沿自波發運判官催綱領之陳蔡之粟自惠民
河而通惠以河與蔡河一水即河也陳承詔于
歷陳頤達壽春以達淮有舟楫于是以河為民河京
河東南為蔡河至開寶六年始改開河為惠民河京
師之粟自廣濟河而通共廣五丈舊云五丈河後改
名廣而其得人則若張士遜范吳許元之徒皆有可
觀者也上遜為江南轉運使相王旦求告且曰朝廷
吳為轉運使使大宗謂曰江淮之間輦運相繼實我倉
廩之力也許元為判官張江之粟千艘而西京師
劉安公家書卷之六

主

乃食 奈何後宗之末改轉般之法為直達之規
大清以糴本數萬緡京貢而除戶侍自是糴者效尤
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糴而糴
既空無可代發而三倉無用矣乃用曹孝緒之議立
直達之法陸路縣縣各總旗額雖湖南北至遠之
亦直始者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自直達法行而
船之弊壞不及整矣始者回船載鹽以償費自直達
法行而民之勞苦無所酬矣此宋末之漕法所以重
於宋初也元朝建都於北其漕運則自海道溯東西
之粟自浙入海江東西之粟自江入海淮東西之粟
自淮入海自海數千里而至直沽而其得人則若朱

清張瑄羅璧之徒亦有可取者也至元九年用
道漕運直抵汴以達京師立運糧萬然而海道之運
戶所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璧為之然海道之運
雖無沙淺之虞而有風波之患以農民力耕積累之
漸而悉委於淵海之中以官吏徵催輸納之苦而不
免於魚鱉之患民力以之而困國用以之而乏此元
之漕法所以又酷於宋也欽惟 聖明奄有諸夏宅
師兩京庶府百司之煩六軍禁衛之盛廩祿之費誠
不可緩也大宗皇帝華海道之運通江淮之路民至
於今是賴蓋有以除元之酷政矣而又江南之運近
劉安公家書卷之六

主

者南京遠者淮安而止通州之運間歲二三分而止
是又有以革宋直達之法也第竊聞之昔者劉晏之
領漕於唐也江南之米皆至揚州而積朱初之設發
運使也江南之米皆自真州而至轉盤倉又自轉真
易以益備夫運而輸之凡四五節而後至京師水運
難隨近轉運不通則隨處寄倉故遠船不滯而亦無
遲迫之患遠民不勞而亦無欠耗之憂今其遺法苟
尚可尋則江南之民可以永無通淮之運而於國賦
亦無所損草野之民不知國之大計譬言至此執事

荷以為可取而轉問之或者佈子所謂能寬一分民
受一分之賜惟進之幸耳新法行例通不可多得
力之勝能寬一分民受効法御子曰此正善者
二分之恩雖投効何益

問禹貢以楊州之田為下自漢以來財賦漕運江
南猶未盛唐宋而後始全倚辦於江南淮至今
猶然也豈地產之荷於前而豐於後自然而然歟
抑賦歛之輕於古而重於今使然而然歟

獨惟天地之運有所倚鍾於一隅故國家之虞有所
倚於一方雖獨鍾也然必以時而發故膏肓古而
劉安公集卷一入卷之六

豐於今雖獨倚也然必以道而取斯利於國而惠於
民愚請有以復明周夫夏書論楊州之貢其田下下
而不及於諸州其貢齒革而不及於絲紵則夏之時
東南之財賦猶未盛也周禮載楊州之賦其穀無
稷菽麥而惟稻其利有金錫竹箭而無他則周之時
東南之財賦猶未盛也至漢而稍盛矣吳王濞鑄銅
山之錢富於天子枚乘言海陵之粟多於漢室其盛
也可知然而漢之財賦率出於關東故江淮之漕運
未盛著者也至唐而又盛矣高祖漕東南之粟以

關中大宗漕東南之粟以伐遼東其盛也可見唐都長安
而關中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然則唐之漕
以給京師倚水旱故嘗轉漕東南之粟

運未廣於國初故江淮之財賦猶未大括也玄宗以
冰而漕運始大行於東南吾觀韓滉以漕江南粟致
位宰相李錡以漕江南粟飛揚跋扈江淮米未到六
軍脫巾大呼於道江淮米既至德宗父子舉酒相慶
德宗時浙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於道上大憂會韓
漕運米至陝上喜謂大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乃得
其生矣置而其數之多始於二百萬石終於三百萬
石信所謂江淮乃財賦之淵藪矣宋室以來而漕運
劉安公集卷一入卷之六

又愈盛於東南吾觀夫范吳主漕運江漢之粟淮運
相繼許元為判官瀕江之粟千艘而上陝西之粟歲
五十萬石京東之粟歲四十萬石而江淮之粟始於
三百萬石終於六百萬石太宗時歲漕江淮米四百萬石景德三年上供六百萬石
信所謂江淮乃天下之敖倉也唐建都於關
中而江淮去京六七千里故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
河之舟不入洛口以次轉送且自河而上皆以鹽儲
夫而輸此唐漕運之良法也宋建都於汴京而江淮
去京四五百里故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以

送且江卮之回皆以盜償其所費此朱漕運之良法也蓋東南之財賦至此始盛而歷代因之而設為取之之法尚各有可稱者如此若今日之財賦則又有盛於唐宋者矣六百萬石者宋江淮極底之數今日之為六百萬石者殆三四也而其漕法之善又不及唐宋焉民之急亦可知矣抑愚讀明問之終有曰豈地產之盡於前而豐於後自然然而與抑賦歛之輕於古而重於今使然而然與不勝三嘆而不能自已也蓋唐自藩鎮擅命以來上版圖者惟江淮諸路

劉安公策畧

卷之六

三

地狹於國初而稅加倍焉宋自女直猖獗以來所駐驛者在江淮之南民疲於國初而賦加多焉君子有不忍言者以江淮之民獨非民乎愚固不敢舉衰世之事為盛世言之然杜子美有言洵米以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願為國計者三復之則江淮之則賦可以常如今日矣謹對

問歷代以來之役法成周無庸議矣如漢之七科適三吏唐之租庸調三法宋之差役顧工其制焉

對窮經將以致用明道將以濟時士患不能窮經而已果能窮經則於致用也何難士患不能明道而已果能明道則於濟時也何有執事先生發策下詢及於役法夫今日之所當致用而濟時獨不在於役法乎愚請舉古之道法而後及於今之利病焉夫自周以下其役之輕重不可得而知矣自周以下其役之名目有可得而言矣伍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

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兩為軍五兩為師五師為國追胥之法此徒役也

劉安公策畧

卷之六

三

徒役也追胥捕盜賊府吏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府掌官契以治藏吏掌官書以資治官文書起也胥掌叙以治叙治叙謂治文書之次序從官起也今以此間族黨之相保愛此鄉役也相保五比為一使之相愛四間為族使之有司徒焉則因地之善惡以均役大司徒乃均土地以倍其人而周知其數者每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三人調可任力役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役無過家一人以余為有族師焉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周禮所謂族之大夫聚衆註役有鄉大夫焉則計年之老少以從役周禮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

既及六十有五者無之其老者則有均人焉則論歲
中貴者賢者能者公事者老者均力役以歲上下歲有
之豐南以行役均力役以歲上下歲有
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其役法可謂密矣而
公旬用一日焉均力役以歲上下歲有
民不以爲厲已也其寓政可謂詳矣而民不以爲過
苦也王政既微侯國橫行我獨南行之詩作而兵役
苦矣適彼樂土之懷興而鄉役重矣始皇之時今年
既作阿房明年又作驪山而民全無餘力四商執漢
高之時役者歲三日免者錢三百而民始畧息肩四
皇之孝惠時民孝弟力田者免役其孝景時年九

劉安公集卷之六
卷之六
三

十無子者免役兵革不興民稍樂業未幾而武帝有
七科之謫曰吏有罪科一亡命科二贅僭科三賈人科四故有
市籍科五父母有市籍科六大父母有市籍科七蓋已重矣
帝天漢五年赦然此七科之外豈無他役乎蓋七
科者屯戍之役而其他猶多也未幾而昭帝又有三
更之役元鳳中役一日卒更謂正卒一月一更二日
踐更謂願更者月錢二千三日過更謂戍者雖止三
日而不可便還故一歲一更而不行者以錢給之
此三更之外豈無他役乎蓋三更者卒伍之役也

他猶多也北齊分九等之戶富者稅其租貧者役其
力後周立二旬之役豐年增一旬荒年免一旬後周
則調六官掌力役之政令分爲三等豐年大
則役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唐室以來
法制尤備吾觀太宗租庸調之法歲役二十日調之
唐開加二日不役者日納絹三尺有事而加役二十日
免調加三十日租調俱免尚有寬恤之意奈何楊炎
爲相取大曆中一年科歛最多者爲額總爲兩稅則
租庸調俱在其中矣數年而後庸錢已納差役如故
楊炎之禍斯民可勝道耶朱之初時專行役法吾觀

劉安公集卷之六
卷之六
三

太祖未嘗輕役一下民浚河濬則加康給民運道路
則特爲禁止唐制州縣之役送差和戶坊鄉之調或
以爲民上達其勞日加康給立爲定式先是多以道
察之民爲運送大宗詔禁止之其不忍于民也如此
二十而戍丁六十而免役與國九年江南兩浙
戍丁六十而免役與國九年江南兩浙
未成丁者俱免尚無暴虐之徵奈何王安石爲相
並僱役之法取土戶給錢入官帶錢入官謂以民
二分爲水旱之備調之以民既納錢而役不
免官屯差發而錢不給渡江之後遂爲定制安石之
禍斯民可勝咎耶

而兩省而以爲知不足山云行方日望云多力

康以二季氏之臣而魯公史用也矣三代以上言

唐成王之時凡二千七百三十萬四千九百二十
三萬兩漢以來之戶口莫盛於平帝之時凡一千二
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唐之戶口莫盛於玄宗凡
九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十宋之戶口莫盛於神
宗凡一千三百九十一萬有奇蓋其登耗有由然也
自其有兵革之禍也彫耗於戰鬪之場枕籍於干戈
之役而民始不堪其命自其有刑殺之害也根連株
絲於羅織之獄勞筋苦骨於營膳之工而民始不聊
其生苟非此數者而使之安於室家之生聚遂於田

聖安公家畧 卷之六

民

野之樹畜戶口易有不盛者乎歷代之田祿藉於史
可知矣三代以上之田祿莫盛於夏禹之時定墾者九
百一十萬八千二百二十頃西漢以來之田祿莫盛於平
帝之時定墾者八百二十七萬頃唐之墾田莫盛於
貞觀之季凡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宋之田祿不及
於漢唐而墾田之數則又有加焉蓋其墾荒有出然
也自夫賦歛之煩重民始去而為盜賊去而為逃徙
而始有不耕之田自夫農桑之失業民始去而為商
賈去而為浮屠而始有不耕之夫苟非是數者而使

之利食墾餘於桑麻之野出作人息於粉榆之社田
祿惡有不墾者乎長平之坑四十萬趙卒阿房之
宮七十萬渭水之血赤商戰論四長城之骨白而三
代之戶口田祿微矣衛霍出塞之師六十萬曹吳赤
壁之戰八十萬三國鯨吞于前漢魏五胡雲擾於後
荆蜀鼎沸而兩漢之戶口田祿耗矣安史作亂而三鎮
九節度交兵於前郭子儀河北河東朔方九節度朔方
齊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滑李廣稱河南梁晉蔡
兗延河東李元弼郭子儀王忠嗣同討祿山梁晉蔡
登而五朝十借國角遂於後五朝梁唐晉漢周十借
國五代及吳越閩南唐

聖安公家畧 卷之六

民

河南福建唐之戶口田祿惡得不壞女真渡河而中
原之民盡為魚肉蒙古渡河而南方之民悉陷塗炭
宋之戶口田祿惡得不耗方今聖主中天休養生息
踰六七十年未常有兵革之典是宜比隆三代之盛
遠過百王之陋天下之大愚固未能盡知而自耳目
所及者言之鄉都有歸併之嗚借曰未盡覈實亦豈
非民之有畏而攢集合併以免徭役乎郡縣無增美
之數借曰非資彫耗亦豈非吏之不肖而安輯撫養
未盡善乎戶口之逃移者朝廷非不留意也又

有撫民之官矣然其遷移者皆無一瓦之覆無一
之施者也招之雖來誰能冀其居乎今莫若隨處許
其報籍如宋之分主戶客戶凡客戶皆輕其稅役則
庶乎可矣田糧之欺隱者朝廷非不核實也又有
飛散之罪矣然其欺隱者皆詐足以蔽官府力足以
制鄉里者也嚴之雖嚴曷能盡其數乎今莫若朱子
重行漳汀二州經界畫圖送京之外郡縣留其副本
三年則鄉都造簿送縣詳其步祿至界買賣姓名差
役賦稅靡不悉之民有鬻產以其契券詣官照對鄉

劉安公集卷之六

兵

縣品簿而後過糧則庶乎可矣然此亦救弊濟時之
說也若乃推論其本則當輕從役薄賦歛擇牧守愛
黎元使之庶而富富而教自無遷移自無欺隱則民
亦不徒為大平之民矣謹對

問歷代之田制井田始於黃唐而壞於秦其法未
易卒復而可詳言歟自漢以來如代田限田均田
永業司均口分世業其法亦有可講而行之歟

對談結繩於理筆質劑之時上古無事之時結繩而
治理筆或筆也質劑制
之類古則古矣而君子謂之泥服章縫於農蠶坐甲

之秋章乃章甫之冠帶者大之義有章則
也冠明其為大夫也擬乃擬彼之衣綬大也
之衣儒則儒矣而君子謂之迂井田之不可復也
久矣井田之不必問也明矣必欲復井田是驅斯民
于斧鍾斧音本盛土器也鍾音柳琴也而非惠以飽煖也必欲問井
田是試諸生以筆墨而非求其實用也雖然言及之
而不言執事不以為隱而以為踈夫有鄉遂之井田
有都鄙之井田有井田之典有井田之壞鄉遂用貢
法一夫有遂十夫有溝遂廣各一凡一夫所受
之田謂之遂百夫有溝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即遂人所
廣倍于遂百夫有澮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即遂人所

劉安公集卷之六

兵

遂是也百夫萬車也澮廣倍於溝○千夫十萬車
之田也澮廣二倍於溝○千夫十萬車
地官遂人掌六遂而其所以不用都鄙之助者蓋鄉
遂在都鄙之內而地狹故擇其平原曠野可盡畫萬
夫之田而後為也都鄙用助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
四邑為丘邑方二里丘方四里四丘為甸甸方二里四甸為縣縣方二里
四縣為采采方二里四采為衛衛方二里四衛為邦邦方二里
焉都方四十里四都為八十里即匠人所掌是也而
考加十里則方百里為同耳
其所以不用鄉遂之貢者蓋都鄙環鄉之外而地廣
以隨其邑山絡原但有九夫之地亦可井也鄉遂
王畿公也鄉遂所以為采地食邑此井田之

度如此井田何時而始乎非始於周也蓋自黃帝
土設井而已濫觴厥後夏后氏則因之而為五十之
貢商人則因之而為七十之助非特一日矣至於周
公乃因累世帝王之規成一代大平之制焉井田何
時而壞乎非壞於秦也蓋自魯宣履畝稅谷而已權
輿權輿始也造衡自厥後觀畢戰之問則壞於滕觀
李悝之議則壞於魏非但一國矣至於商君乃乘經
界不正之餘為阡陌決裂之計焉南北曰阡東西曰
此井田之顛末如此自井田既廢之後議田制者不

劉安公集卷一

卷之六

平

知幾人矣自井田既廢之後變田制者不知幾代矣
代田之制起於趙過蓋李悝之故智也一畝二畝歲
代其處善田者令學養苗之狀無牛者教以人耕之
法是則行於漢武之時趙過為搜粟都尉能為代田其
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限田之議出於石苞
蓋少牛無以趣澤教以人耕犁限田之議出於石苞
蓋仲舒之遺論也上自國王公侯下自丁男丁女所
受之田皆有降等是則行於晉武之時武帝平吳之
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未暇作即當使城
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蕘之田今可限之國公王
農家城得有一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四頃
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內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

事田七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
課田三十畝次丁男半之次則不課其官一品五畝
五品五畝五品以上各以土之高卑限其畝均田之法男子四
十畝婦人三十畝戶絕則歸官刺史十五頃縣令以
下六頃官滿則更代此後魏孝文行之也而原於安
帝之議也今安永業之制男子十五皆有田畝婦人
十五皆有營業十八而受田輪租六十而退田免役
此北齊孝武行之而在於河清之時也後周霸政之
初置司均之官凡人五口以下宅二畝七口以上宅
四畝十口以上宅五畝成丁者田一百畝有室者加
四十畝其法非不善然行未久而廢矣后周文帝置
之政有唐貞觀之時有世業之制凡人寡妻一十畝
老疾四十畝丁男一百畝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
世業其意非不美然至永徽高宗而壞矣柴世宗嘗
頒行均田之圖而田終不均五代周世宗讀元頤均
田之圖以一歲均天下之田趙太祖嘗行均田之法
而田終不均愚嘗究數代之制不但井田不能行也
知所謂代田限田均田永業司均口分世業其初未
嘗無可觀者而其後同歸於文具而已苟悅曰井田

劉安公集卷一

卷之六

平

國文要公策畧

卷之六

इति

敏敢以是望

祭祀皆未之有也其制可詳言歟

對爲天下國家者固當有通金之宜而其弊則不可

謝文安公集卷四

卷之六

三

墾田乃百餘頃積蓄數十餘年則又其在義演者如

此羊和與襄陽墾田八百頃之始至諸葛武侯也
也軍無百日之備季年有十年之積田於渭水而滅水牛流馬之運元帝時應詹則

屯田於江西而有水耕火耨之易其後郭子儀屯河

中躬耕百畝代宗時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躬耕

有餘妻師德屯豐州身衣皮袴師德為豐州都督身

積谷數萬張公謹屯代郡貞觀初公謹為代州韓重華

屯振武元和中振武軍亂李德裕請開營屯田凡此皆

唐之屯田也韓世忠田金陵紹興二年詔令韓世忠

岸王之奇田兩淮紹興九年令王之岳飛田鄂州為

劉晏金粟卷之六

創無使發兵之老弱不吳玠田梁洋紹興五年凡此

晉宋之屯田也漢之屯田以兵唐之屯田以民天下

凡九百九而其後歷代則或兵或民此其兵民之不

同者可見矣漢之屯田止數郡宋之屯田止數路而

唐之屯田至九百九十二所此又多寡之不同者可

見矣愚於屯田營田之顛末既陳其略而明問所謂

職田籍田庸可不知乎若夫職田有自來矣蓋衣食

既足而後可以責廉潔之行庶幾既缺將不能安職

守之常故王制有圭田之論而釋者以為厚賢王制

無孟子有圭田之說而釋者謂奉祀祭而周官則又

有執師任土之法亦圭田也周官執師掌任土之法

者謂仕者所受之田自是而後歷代間有在唐則始

給於貞觀未幾以侵漁而罷再復於貞元未幾以置

之而寢貞觀十一年以官侵漁百姓詔給逃還貧戶

代宗以來閭中匱竭物價大貴內官不給乃募外田

三分之一以給京官俸前肅宗貞元十一年各給職

田其後籍為兵在宋則熙寧中均職田於四川元豐

中均職田於熙和然以今觀之既有俸祿又有職田

當其有之之地雖一邑之微無慮千頃當其無之之

所雖大藩之雄不及一邑甚者守晉州者踰縣令增

租守絳州者遣子弟監獲晉州守臣李若卿以所得

舊數倍後周以力陳其弊郡令符彥威減十七八

尹始脫苛政而晉韓絳三州圭田殷多守臣多苛法

遺子弟監取貪始以養廉反以教貪而已籍田有自

來矣蓋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淳古於是乎成故

表記曰天子親耕粢盛為粢粢事上帝而設月令則

曰天子躬載耒耜為祈谷事上帝而耕而祭儀則又

曰有千畝天百畝之異皆籍田也自是而後歷代

商舉周宣王不捐千畝周宣王即位不籍千畝借地

魏文公以爲缺政漢文帝始耕籍田太史氏以爲
談明帝耕籍田而勸農事太宗耕籍田而祭先農然
以此觀之將以勸農莫若務本將以享帝尤宜盡誠
朱紘束未冕弁終畝豈但以爲粉飾太平之具茜泥
染屨紅縵在手豈徒以爲誇耀衆庶之官甚者晉臣
作賦獻諫唐帝以死刈麥既無誠意但爲文具而已
此又職田籍田之始終如此也抑愚以是數者而考
之於今日官吏雖未嘗有職田然俸給優足而不薄
儉廩稱事而不乏則即職田矣朝廷雖未嘗有籍田

劉安公集卷之二

卷之二

聖

然積農重谷以恤民黎衆豐盛以事帝則即籍田矣
設欲復古之制固亦聖世之所當然然但聞貪汙培
克之源則有職田不知無也苟苟且禮文之末則有
籍田不如無也此愚所謂固當復古之規而其文不
必苟徇也若乃屯田之散在天下者誠爲不少竊聞
之有屯田之名而無屯田之實耕種之際鹵莽滅裂
收貯之後侵欺發用衛將所校以管屯田爲職者率
優逸於城市而何嘗有阡陌之時巡部吏監司以典
屯而來者亦憑信於簿書而何能校倉廩之虛實也

愚所謂固當有通今之宜而其弊不可不知也管
長言勿貴其愚幸甚

問儒者之學貴乎致用如程子之學政張子之井
田朱子之浙東荒政建寧社倉山陰義役黃巖水
利其法可悉言歟

對惟有伊洛關建之實學斯有伊洛關建之實用誠
發入門踐履實地繼往聖開來學此實學也彼以繕
章繪句而已者可謂之學乎井田學政救荒社倉行
義役備水利此實用也彼以簿書期會而已者可謂

劉安公集卷之二

卷之二

聖

之用乎大程子之學政可知矣改月試以息奔競錫
辭額以去利誘省煩文以專委任厲行檢以厚風俗
立吏師齋以教政事立禮賢齋以勸德業後雖持論
不合而去然其施設爲何如哉張子之井田可知矣
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
莊經界分宅里立欽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
恤患厚本抑末後雖以志不克就而卒然其經畫爲
何如哉朱子之在浙東南康也皆有救荒之政分飢
民爲三十五場凡活二十一萬餘口而其設法檢路

荒田則輕車寡從招誘米商則蠲其津稅勸分民

力求推賞奏留官米中禁遏糴皆可以為後世之法

焉其在建寧崇安也則有社倉之法借官米六百石

為本其後本米還官尚餘息米三千餘石而其設法

則每石收息米二斗小飢則蠲半大飢則蠲盡後乃

永不收息主守則屬於鄉之行義歛散則請於郡之

道官皆傳以為他處之法焉以言其義役則行於浙

東處州均出義田而有碯基之律書其田之數能界至於碯基也

去役首而無告計之患其利為何如以言其水利則

行於南康黃巖修堰開而田有灌溉之潤築石堤而

江無波濤之患其功又何如噫大其蘊蓄為道為德

為程子朱子而孰知程子之學政人徒知精思力踐

德盛貌嚴之為張子朱子而孰知張子之井田吳澄

人徒知從容禮法沉潛仁義之為朱子而孰知朱子

之荒政社倉義役水利愚也讀數子之書志數子之

學有年於茲矣願以數子之事業施之于今日有其

惠而未得其階仰其盛而未踐其迹茲承明問聊以

正對惟與其進字甚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六終

劉文安公集卷之六

男 稱 註釋

元孫而鉉補註

八世孫世遠進達輯編

世選 重梓

禮科

問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養與之曰六德六行六藝而以鄉八刑糾萬民止有六行之刑

劉文安公集卷之七

且不自不友之刑而曰不弟之刑又益之以造言

亂民三者何歟樂正以詩書禮樂造士既謂之四

術又謂之四教且分屬於四時是皆有意存焉可

悉辨歟

豈先王設教之意主於嚴先王制刑之意主於恕教

不嚴則民無以成其德先王不為也刑不恕則民無

所容其身先王不忍也請為執事詳之周禮大司徒

以鄉三物教萬民以鄉八刑糾萬民六德曰智仁禮

義中所以養其性情而無六德之刑者蓋以人

有厚薄皆明則德不能以皆同也若曰不能

而皆有刑則孔顏之外皆在三就之科乎大罪

野大夫手雖使車輪轉書亦不如是慘矣六藝曰禮

樂射御書數所以教其才能而無六藝之刑者蓋以

人之未能有工拙敏銳則藝不能以皆通也若曰不

知禮樂者而皆有刑則夷蠻之外皆在五刑之律乎

雖使來來議律亦不若是酷矣廉來惡來紂之

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親於九族為睦此人

倫之大也親於外親為姻信於朋友為任張于貧困

劉文安公集卷之七

為恤亦人倫之常也行此者以為六行而與賢非過

舉也悖此者列於八刑而糾罪非濫刑也不曰不友

之刑而曰不弟之刑者蓋行於自長而及幼非曰弟

可以不必弟也刑不以卑而逮尊非曰兄可以不

友也刑有造言之刑又有亂民之刑者蓋造言者之

所害非孝友姻睦任恤之行也若夫樂正之所以造士者

非孝友姻睦任恤之行也若夫樂正之所以造士者

以詩書禮樂而為術則謂之四術術自書而言之也

以詩書禮樂而為教則謂之四教教自人而言之也

崇之則其術尊立之則其教行春之所教者在樂燠之所教者在禮樂陽而禮陰也夏之所教者在詩冬之所教者在書詩陽而書陰也凡聲氣陽詩者樂之章句有歌謠咏嘆之聲樂者詩之器具有金石絲竹之聲得不屬於春夏之陽者乎然不曰春夏教以詩樂而曰春秋教以禮樂者蓋春教樂可以兼禮燠教禮亦可以兼樂禮樂初非判然二物也凡事為陰書者言事之經而典模訓誥之所言者莫非事禮者行事之法而吉凶軍賓之所行者莫非事得不屬之於秋

不謂言惡醜吏漢之所以刑者豈八刑之刑乎大史公曰爭利而已矣先王之教之外又有所謂佛老二氏之教先王之刑之外又有所謂周來醜吏之刑周與臣武后非諸生之所敢辨也必自有今日辨異端辟邪說之韓愈非諸生之所敢議也必自有今日明刑弼教之準陶謂人不率教者以刑弼執事者幸勿以為狂瞽幸甚

問古有明堂之制歷代因之互有不同其取象之意沿革之制諸儒之說意沿革之制諸儒之說

對歷代制度之異莫異於明堂明堂論之詳矣詳於明堂制度之異猶之可也蓋者至為不經之制玉葉蜃灰壺其侈麗蜃蜃以蜃至瑯琊之白盛唐武寶鳳鐵渠壺其華藻唐武后毀乾德殿作明堂高二雖以黃金下施鐵渠為辟後道行空號以崑崙之樓雍之象號曰萬象神宮漢武時公玉帶曰明堂起于黃帝其制有殿而無堂蓋以茅圓之以水宮垣為複道而上有樓各曰昆崙佛堂堂像間以僧尼之舍武后于明堂後起一佛堂大像以僧尼資琮法地明堂取象黃琮為八角義為大將軍中天后于明堂上施寶以儀以火珠代之何足道

哉議論之詳猶之可也甚者至微無稽之論以明堂
為祖廟而不知享帝祀祖豈可同為一處以明堂為
辟雍而不知布政養士豈可混為一所戴德以明堂
辟雍為一所
周王孝經說以或以明堂之制如路寢王藻云天子
廟及路寢皆
明堂為文王廟或以明堂之中有靈臺何所據乎服氏曰人
之制
視廟天子曰靈臺諸愚嘗竊謂其沿革之制則神農
疾觀臺在明堂中
謂之天府黃帝謂之合官堯謂之衢室舜謂之總章
夏謂之世室商謂之重屋此名之所以不同也周之
明堂或在泰山漢之明堂或在汶上漢武帝元封五
季令奉高作明

劉文安公集卷之二

五

堂于隋寓之零垣隋文帝祀五
帝上廟之所瘞寓之園丘太享則
于園丘
行淳于登以為在國南以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
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宇
文愷以為在郭內此地之所以不同也黃帝以之祀
上帝堯舜以之祀五帝祭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周
禮曰白曰明記黑曰玄矩
以之祀文王漢以之祀大一擊虞以為祭五天帝
見
篇鄭玄以為祭上帝則又所祭之不同黃帝為一殿
堯舜為五府見大戴以為為九室十二堂月令以為四
室十二室考工記五室唐制三層又為制之不同蒼
日靈府赤日文祖黃曰神記白曰明記黑曰玄矩又

有五之與上東曰赤陽南曰明堂中曰大室西曰
總章北曰玄堂又有五方之殊
者文之成陰者萬物之相見玄者萬物
之中總者物之萃
之伏本左右之堂曰介以其介西陽也蓋其沿革之
制如此也取象之意則上員以象天下方以象地四
闕以象四時八牕以象八風唐高三尺以象三統周
圖九皆以象九州設十有二座以象十有二月
牛四丈以象二十四氣戶之數則取象于三十六雨
牖之數則取象于七十二風應邵云
東漢制堂方一百四十
四尺則取象于坤之策屋員二百一十六尺則取象

劉文安公集卷之二

卷之七

六

於乾之策唐高宗
之制蓋其取象之意如此也合諸儒之
論而折衷之康成傳而証其失也鄭康成以春秋
堂位稱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室武世室則以考
工記所謂世室為廟重屋為寢或舉主寢或舉明堂
伯階辨而裁其失也同
明堂卑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言取主室之
親則曰太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室則曰明堂
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
國水則曰辟雍名別而實同袁淮贊而明其失也刻
進云宗廟之中人所致敬而後衆學處焉享射其中
人鬼慢貴非其理也宗廟鬼神所合祭于八鬼之
室非其摯虞簡而質其失也短見字文愷林而富其
失也巧
隋開皇初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樣重唐
李

合陰陽之數孔子孟子嘗言明堂未

廟以龜人爲之

劉歆王肅以

周人九廟曰天子諸侯降殺以兩豈有諸侯祭四親

崩而天子亦祭四親廟王者祭殤下及五世豈有下

及無服之孫而上不及無服之祖以今觀之七廟爲

非益父昭于穆而有常数者禮也祖宗功德之無常

數者義也周公制禮之時文王尙在四親廟之中而

未祧故止七廟懿王親盡以後文武已在三昭穆之

外而不禘故爲九廟此先儒不易之說也祭祀之來

遠矣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

劉文安公集畧

卷之七

九

稀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祫帝舜而郊寒祖

契而宗湯周人禘帝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周

公制禮而祭祀愈詳祭音蔡謀父音甫曰天子甸服其日

祭侯服共月祀要服共時享賓服共歲貢其說出于

左傳常玄成曰天子日祭于祖月祭于廟時享于祫

歲聘于壇墠其說出于漢志以今考之日祭爲非蓋

禮不可以大過大過則瀆禮不可以不及不及則簡

周官春祀夏禴秋嘗冬蒸四祭皆爲時祭之禮而無

日祭以祀春享先王春物生未有以享故曰祀以饗夏享先王夏陽勝以樂爲主謂蕭祭也以嘗秋

冬享先王各廢物盛多故曰蒸祭法王考皇考顯

考祖考四祭皆爲月祭之禮而無日祭此聖經不易

之大泄也昭穆之制則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所謂管

剪爪霍脣衛毛朋爲文之昭音余首應韓爲武之穆

凡藉刑茅爲周公之微蓋世代雖遠終不可易也秦

國皆文王之子文王爲穆其子之國必謂之昭康王之特武王之廟爲昭雖至襄王之時猶謂之昭富衰

日邦晉應韓武王之穆也四國武王之子武王爲穆

尊卑之辨則尊不可貶卑不可僭所謂山節

藻稅復廟重簷爲天子之廟黜望斲襲爲諸侯之廟

劉文安公集畧

卷之七

十

倉廩斂稱爲大夫之廟蓋等威截然經不可紊也廟

祔壇墀之遷各有其序門堂寢室之規各盡其隆九

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

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

以各全其尊群廟之列則東爲昭西爲穆祫祭之位

則北爲昭而南爲穆廟則皆南向主則皆東向既祭

親廟矣又有祫祭以及于毀廟既祭大祖矣又有禘

祭以及于始祖其廟制之嚴也如此其祭禮之盛也

如此漢唐以下之廟制則吾惑焉原廟之遊衣冠

于孝惠之歸非叔孫之舞禮叔孫通請立原
高帝衣冠法駕別室藏主始于孝明之亂帝臣于
乃各口述衣冠別室藏主始于孝明之亂帝臣于
之荀從明帝遺詔無起寢廟孝宣又別有祔園之祠
謂之大子亮武又別有春陵之祠建武二年立親廟
之及后園于建武二年立親廟
君以上至春陵侯有晉之廟至七代十一室唐帝立
頃令各欽光武父唐帝立
以兄弟一室故不遠唐之廟至九代十一室
原兆始十一室也唐之廟至九代十一室
規中從朱子春虛大祖一室之議而廟以大室中原
時以景帝為始祖由是始有七室開元中制增廣為
九室及其后也又以兄弟不相為后不得為昭穆于
是以敬武文為一室故終唐之世為九代十一室
朱初止祀四親廟宋末至祀十二帝而其最戾古者

劉文安公集卷之七

十一

同堂異室之制先儒之所以淡惜未嘆而不能正者
也漢唐以下之祭享則吾惑焉西都之祭一歲至二
十五次漢儀廟歲二東都之祭一祭至一十八年和
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有日祭于寢有月祭于廟祭
祖七主世用十八大半世有日祭于寢有月祭于廟祭
于寢寢者殿上正殿月光武則園廟有祭命守令代
祭于廟寢日四上食光武則園廟有祭命守令代
事國廟長子理所遠在魏文則別殿有祠用家人
之禮魏文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梁武之祭以
之禮于建始殿設執饌奠如家人禮
題為牲元魏之祭以馬為牲武帝祭宗廟犧牲皆以
獻明大祖廟常以祭牲九唐之祭或至用釋氏孟詵
十月之交祭牲用羊

之禮目連見母亡生餒鬼中不得食佛言七日
目連曰具百味五菓者盆中俱養十方佛然後
者亦應奉玉蘭盆宋之祭或至用道家焚修之典而
其最泥古者禘祫大小之議歷代之所群咻要訟而
不能決者也方今○聖明御極禮備樂和遠迹三代
之隆一正千古之謬愚無庸置喙于其間矣詩曰於
穆清廟肅雍顯相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當頌此
以為盛德之形容矣若乃三大禮之賦則固未足以
為明時獻亦非諸生之所願作也謹對唐杜甫賦
問先王于時祭外有禘祫有禘祭其義可得聞歟
十二

劉文安公集卷之七

十二

歷代雖常舉行而終無定制儒者雖常講求而終
無定說尚明言之
魯先王之禮莫大于禘祫諸儒之說莫詳于禘祫
報本追遠緝儀備物此禘祫之禮所以為大群咻要
誼臆決口辨此禘祫之禮所以為詳愚請因明問而
略陳之王制天子之祭曰禘祫禘祫禘祫禘祫此小
祫也而大祫則非此之謂益合群廟之主于大祖之
廟周禮所謂以肆獻裸享先王是矣肆者進所解牲
者獻體謂裸也裸者謂以幣也通典言有虞之祭
謂獻尸未神也肆者謂裸也

曰春禘夏禘秋嘗冬蒸此小禘也而大禘則非此之謂蓋追祭大祖之父于大祖之廟周禮所謂以饋食祫享先王是矣饋食言有黍稷也祭先王饋食也禘之為言大也謂為審禘尊卑者矣矣歐陽公唐禮樂志曰禘以昭穆合食于大廟禘以審祫之為言小也謂為合聚飲食者非矣張純以為冬十月五穀成熟物或謂之間祀以其祭在四時之間也或謂之殷祭以其祭比諸祀為盛也祫亦謂之朝享以其為即位朝廟之祭也禘亦謂之追享以其為追祭自出之帝也禘祫之名義其不同蓋如此虞夏祖顓頊而顓頊之系出自黃帝故禘黃帝而以顓頊配商周祖稷契而稷契之系出自帝嚳而以稷契配魯以諸侯用天子之禮而禘祭之廢自魯始漢以君臣並列于祫而祫祭之廢自漢始漢不禘劉氏之始祖于大上皇之廟而禘感生赤帝赤帝怒魏不禘曹氏之始祖于處士君之廟而禘感生黃帝舍樞紐光武在位禘祭僅能再舉則幾于疎而忘祖宗之祭禘祫并在一歲則幾于數而煩光武十一年禘祫并在一歲則幾于數而煩

劉文安公集卷之七

卷之七

三

同蓋如此虞夏祖顓頊而顓頊之系出自黃帝故禘黃帝而以顓頊配商周祖稷契而稷契之系出自帝嚳而以稷契配魯以諸侯用天子之禮而禘祭之廢自魯始漢以君臣並列于祫而祫祭之廢自漢始漢不禘劉氏之始祖于大上皇之廟而禘感生赤帝赤帝怒魏不禘曹氏之始祖于處士君之廟而禘感生黃帝舍樞紐光武在位禘祭僅能再舉則幾于疎而忘祖宗之祭禘祫并在一歲則幾于數而煩光武十一年禘祫并在一歲則幾于數而煩

是始後行議者以為光武之祭祫而息矣唐禘祫並在一歲有始禘其非禘者以為明皇之祭數而實矣唐之禘祫皆合群廟之主固為異古宋之禘祫亦合群廟之主承詔襲謬於古非經禘祫之禮制其不同蓋如此諸儒之論莫異同乎大小之說也馬融王肅以為禘大祫亦其說出於論語治天下如指諸掌之說鄭玄以為禘大禘小其說出於春秋公羊大事于大廟之說公羊傳云大事于大廟大事者禘也祫者殷廟之主陳于大廟未殷廟之主皆并合食于大廟至于禘則曰禘于莊公祫則小于祫矣甲可乙否終無定論而其最不經者乃謂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賈逵劉歆謂禘祫一祭而二名以今考之諸侯之廟亦有祫祭而禘祭則非天子不行蓋禘太祫小無疑矣諸儒之論莫同異于先後之說也高堂隆鄭玄以為前三後二毀之者曰三年而祫為月有餘二年而禘為月不足徐邈以為前二後三毀之者曰禘在祫前則是三年祫在禘後則是二年此是復非卒無確論而其最無稽者乃欲中分五年畫一唐以徐邈之說以為一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禘祫三十而畫一禘焉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間以今觀之喪除朝享是謂祫祭而禘祭則至明年

劉文安公集卷之七

卷之七

四

是始後行議者以為光武之祭祫而息矣唐禘祫並在一歲有始禘其非禘者以為明皇之祭數而實矣唐之禘祫皆合群廟之主固為異古宋之禘祫亦合群廟之主承詔襲謬於古非經禘祫之禮制其不同蓋如此諸儒之論莫異同乎大小之說也馬融王肅以為禘大祫亦其說出於論語治天下如指諸掌之說鄭玄以為禘大禘小其說出於春秋公羊大事于大廟之說公羊傳云大事于大廟大事者禘也祫者殷廟之主陳于大廟未殷廟之主皆并合食于大廟至于禘則曰禘于莊公祫則小于祫矣甲可乙否終無定論而其最不經者乃謂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賈逵劉歆謂禘祫一祭而二名以今考之諸侯之廟亦有祫祭而禘祭則非天子不行蓋禘太祫小無疑矣諸儒之論莫同異于先後之說也高堂隆鄭玄以為前三後二毀之者曰三年而祫為月有餘二年而禘為月不足徐邈以為前二後三毀之者曰禘在祫前則是三年祫在禘後則是二年此是復非卒無確論而其最無稽者乃欲中分五年畫一唐以徐邈之說以為一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禘祫三十而畫一禘焉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間以今觀之喪除朝享是謂祫祭而禘祭則至明年

行之蓋裕先禘後無疑矣三年一闕天道小儻故三
年一裕五年一闕天道大儻故五年一禘此禘裕之
年也禘以四月則春夏之交生長之殺故祭其所育
生裕以十月則秋冬之交成熟之際故反其所山本
此禘裕之月也禘用四齋三酒裕用五齋四酒齊去
聲以
度量節汴者謂之齊周禮一曰泛齊泛者成熱而津
泛三然也二曰醑齊醑者體也成而上一體醑汁
相將也三曰盎齊盎者成而凝白色四曰醴齊醴者
體成而凝赤色五曰醢齊醢者成而泔泔于下四齊
醢醢也六曰醢齊醢者成而泔泔于下四齊
曰昔酒久醴乃熟三曰清酒更久于昔祭用之
則酒有多少之不同或者乃以酒之多少為祭之大

續文安公集卷之七

十五

小殊不知宗廟九獻而郊祀七獻謂廟大于郊乎
王禘以璋瓚酌鬱鬯以獻尸二獻后成王以璋瓚酌
鬱鬯以獻尸三獻齊肅朝踐之節王以玉爵酌鬱鬯
以獻尸四獻后春朝享之豆適又以玉爵酌鬱鬯以
獻尸五獻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六
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七
獻玉爵酌鬱鬯以獻尸八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
爵酌鬱鬯以獻尸九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
鬱鬯以獻尸十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
以獻尸十一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
獻尸十二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
尸十三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十四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十五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十六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十七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十八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十九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二十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二十一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二十二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二十三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二十四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二十五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二十六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二十七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二十八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二十九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三十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三十一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三十二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三十三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三十四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三十五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三十六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三十七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三十八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三十九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四十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四十一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四十二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四十三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四十四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四十五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四十六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四十七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四十八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四十九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五十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五十一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五十二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五十三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五十四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五十五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五十六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五十七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五十八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五十九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六十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六十一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六十二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六十三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六十四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六十五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六十六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六十七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六十八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六十九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七十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七十一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七十二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七十三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七十四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七十五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七十六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七十七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七十八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七十九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八十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八十一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八十二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八十三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八十四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八十五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八十六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八十七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八十八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八十九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九十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九十一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九十二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九十三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九十四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九十五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九十六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九十七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九十八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九十九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一百獻后春饗饌食之乃以玉爵酌鬱鬯以獻尸

致辨者諸儒之安說不可不辨者諸儒之疑詞仁孝
誠敬霜露喪愴既祭始祖而又推之以祭于始祖之
父廟既祭親廟而又推之以及于已祧之廟此先王
禘裕之禮意也齊禮之數樂舞之用虎雉音儀象之
隆殺有不同朝踐用兩犧尊再獻用兩象樽合樂時
作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各
一唯獻以侯鼻仰尾長三四羽簫于戈之煩簡有不
尺而則自斟于樹以尾望鼻羽簫于戈之煩簡有不
等此先王禘裕之禮文也禘成生赤帝之說幾同于
淫巫瞽史禘合毀廟主之說幾同于欺世侮聖此則
諸儒之妄說也小大之辨人自為說而不能一先後

續文安公集卷之七

十六

之論代自為制而不能同此則諸儒之疑詞也方今
聖明御極禮備樂和伊欲舉是典而行之儀臣傳士
誠能由先王之意而不拘其文辟諸儒之妄而不惑
其疑以洗千古之謬以定一王之法或因其所當因
或革其所當革將見漢唐之典風斯下矣愚故欲對
大廷以敷之未識執事能與進之否謹對
問祭之大者莫大于郊其制度之沿革禮文之詳
畧天地分合之異祖宗配享之制尚詳言之
對一德格天百神孚祐此郊祭之禮意所以為大

傳意將明禮具舉此郊祭之禮文所以為備知其意則凡禮文之品節度數有不待講而得其禮文則凡家禮之議論紛紜有不待辨而明愚請因執事之問而畧陳之夫肆類具于虞書而郊祀之禮已創禮記具于周官而郊祀之禮大備禮記取情意以主率也冬至日郊所以祭天即帝也而天之佐乃有五方之帝故祀天于圓丘而祀五方之帝各于其郊社所以祀地地即土也而土之佐乃有五土之祗故祀地于方澤而祀五土之祗則于其社壇孟春祈

劉文安公策畧 卷之七

十七

穀孟夏大雩季秋大享皆祀天也而冬至圓丘之禮為大故告禘有祀謂告于祖而祭也君行有宜祭官成有辟音勞皆祭地也而夏至方澤之禮為正故秦之制祀天不于圓丘而于山下祀地不于方澤而于澤中不于圓丘謂天好陰而北于高山之下不且有咸陽于方澤謂地貴陽而北于澤中之圓丘也四時之祀至漢而增為五時矣時音止祭上下之四增北時以漢之制祀天不于圓丘而于甘泉祀地不利五帝于方澤而于汾陰且有渭陽五帝之廟至鄭玄而增為六天矣元豐四年幸汾陰立后元賜五年十一月朔辛巳冬至立大時于甘泉天子郊祀

傳曰夕月謂元始之制春秋則天地同牢于南郊冬之大乙也夏則天地分祭於南北平帝立王莽奏宜如元始所祀如故祭禮云天地相別有合其合者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于觀合祀天地于南郊先祖配天先妣配地祭天于南郊則以配天地地位皆南面地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南向后北亦同席共牢平帝時建武之制南郊則兆于洛陽之南北郊則兆于洛陽之陰祀官博士承化襲謬時君世主厭當喜新自六天之說出於鄭玄而歷代遂以天與帝為二祈穀祭五帝也大雩祭五帝也大享祭五帝也而天之特祭蓋少矣自合祭之說出於王莽而歷代遂以天

劉文安公策畧 卷之七

十八

地為一漢之祭合祭也唐之祭合祭也宋之祭合祭也而地之特祭蓋少矣唐雖罷六天之謬論而大清宮之祭率因老氏宋雖循三世之常禮而景靈宮之祭亦用老氏唐玄宗天寶十七年正月壬辰朝獻于申茂朝見大清宮乾德中六年而再講開寶中五年而於洛景靈宮大大宗十年而一郊真宗六年而一郊蓋郊祀之沿革大略如此也祀天子冬至者以其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樂用圓鍾于震之宮取其帝出乎震之義也圓鍾即黃鍾也屬卯震東方之律也致謂之天神以為之官則以帝而祀之方也

四者取其形以象天也。陶鍾為宮三變黃鍾為角大簇為管姑洗為羽各一變三一者陽奇之數也。祭地于夏至者取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樂用函鍾于未之位取其坤居于未之義。函鍾即林鍾屬未地祫以為宮明謂之函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函鍾為宮四變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各二變四二者陰偶之數也。祀天于圓丘者陽之象圓而高也。曰圓丘曰泰壇曰南郊同一所也。祀地於方澤者陰之象方而下也。曰方澤曰泰圻曰北郊同一所也。

劉文安公集卷之七

十九

故曰言壇則知泰圻之為坎而壇設於圓丘之南所以燔柴而升牲也。言圻而知泰壇之為圓而坎設于方澤之北所以瘞埋而達氣也。祀天則天神南向而王北而順陽位也。祀地則地祫北而王南向順陰位也。蒼璧所以禮天象天之蒼而圓也。黃琮所以禮地象地之黃而方也。自祀天至此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所以祀天曰雲門者象雲氣之出入亦天也。周禮大司馬樂懸之曰鼓有柄曰鼗。雲門者取其為天之施也。鼗鼓鼗鼗絲竹之管空

祭之琴瑟咸池之舞所以祭地而咸池者象地水之周遍亦地也。重者地之德也。絲竹竹枝根生者取陰數偶也。空桑山名咸池為舞象地之澤。其日用于周正朔之天統也。其日用辛周始郊之日至也。其饋角繭栗其牲體全膾音貢其純也。異手泰之黃牛羝羊騂駒龍馮者矣。襄公作西時祠白帝用騂駒黃牛羝羊泰始皇祠時用其器簞杓匏樽其藉藁結貴其質也。異乎漢之壇有八觚席有六采者矣。漢祭天紫壇耕玉輅焚纓十有二就貴其盛也。焚青輅馬大帶纓馬之為十異乎後世齒簿之徒為克斥者矣。南齊兵情有二匠異乎後世齒簿之徒為克斥者矣。

劉文安公集卷之七

二十

者如今之儀服大裘裘冕十有二旒貴其美也。異乎後世冠袍之徒為簡便者矣。蓋郊祀之禮文大略如此也。以言夫歷代之行郊祀莫同異于天地之分合亦莫同異于祖宗之配享。以言夫諸儒之議論莫是非于天地之分合亦莫是非于祖宗之配享。自天地分合而言之漢之前皆土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大和周文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肅宗之先天何莫非分祭哉。開元制禮則專主於合祭矣。元豐議禮又專主於合祭矣。元祐再議而合祭

之說遂膠固而不可移相聖三讀而合祭之制遂根

植而不可摧顧臨曰合祭是范純禮曰合祭非

額臨等八人議請合祭范純禮等二十三人言合祭

不見于經三省進呈衆議大皇太后曰宜依先帝仁

宗故事呂大防蘇軾頌以合祭爲是范等以元豐

六年南郊分祀上帝配以大祖未可輕改又以皇帝

卽位未嘗親天地劉安世曰分祭是蘇軾曰分祭非

而當時卽以合祭者蓋昊天威命之詩有以爲之地

也初議北郊禮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十人安世主

分祭從之者四十人軾引昊天威命之詩以難分

祭議後癸巳分噫分祭之不能復古非一日矣究而

言之或大事不可以不告或大禮不可以數典則合

祭固不可而分祭乃禮之正豈可廢哉自祖宗配享

而言之漢之前皆主特配而漢之後尚多川之如有

虞氏以魯配及后氏以魯配商人以冥配周人以稷

配何莫而非特配哉漢之元始始以高祖配天帝高

后配地祇唐之貞觀始以神堯配天帝玄宗配感帝

宋景祐又有三聖迭配之說宋皇祐又有三聖同配

之說王珪曰請以父配議請依周公曰請以

祖配與司馬公曰孝經曰嚴父莫大于配天以周

以父配于五帝乃悞議孝經錢公瞞曰請以祖宗公

之祭以始月之祭有聖人之德者配焉大和則周之

禮配祭于郊真宗則周之文王李受傳曰請以祖考

請以仁宗真宗並配以先王而當時卒以並配者

蓋我將思文之詩有以爲之地也噫配享之不能復

古非一日矣公而論之祭以後稷配天明堂以文

王配帝則迭配固可同配乃事之謬豈可行哉方今

景運隆昌帝心克享雖配享循唐宋之舊而祖功宗德

陟降帝庭有以遠邁乎文武之隆雖合祭循唐宋之

舊而精禋之誠君歆之妙有以超越乎帝王之盛所

謂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所謂享帝于郊而風

雨節寒暑時一介之士受其請命敷佑之恩多矣乃

今叨承明問述其所聞以對惟執事其與進之簡

與駿奔之行以承祭者登膚饗之列夜望○聖光

煜然下燭祠壇則尚當作頌以奏武帝以正月上辛

章女士七十人俱歌昏禮至明夜尚有神光如晝

正集于祠壇天子自行宮至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

人皆肅然動心

問群祀之禮如祀天則謂天有六天歲有九祭祀

地則謂地祇有二歲有二祭社稷則有天子之三

社有諸侯之三社宗廟則有三虞四時之祭成周四時之祭五天帝之外有五人帝五人帝之外有五神佐祭日月之禮歲有四祭山川之禮歲有四有高禘之祭有司寒之祭周有六宗七祀五祀八蜡秦漢而下有五時八神三大禮而其儀物則祝有六祝號有六舞祈有六祈玉有六玉酒有五齊三酒獻有九獻七獻尊有六尊羹有六羹其尚悉數之無遺以觀格物博文之學

劉先王之禮意爲易知先王之禮文爲難言蓋祭先

劉文安公集

卷之七

三

主于一孝祭神主于一敬此其易知之禮意也名之義繁且多儀物之詳且悉此其禮文之難明也執事欲悉聞之愚請得而略陳之夫天一天也而謂有六天者此鄭玄之謬論也其說曰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而昊天上帝則北辰耀魄寶共爲六天且謂王者各感五帝之精而生德運代遷如以水德王則叶光紀爲感帝以木德王則靈威仰爲感帝其祭之也孟春祀感帝于南郊孟夏雩感帝于南

郊季秋享五帝于明堂冬至祀昊天于圓丘四時及季夏土德王者各祭其帝于郊五帝之祭凡八昊天祭之祭惟一共爲九祭猶不知國有三公且不可而謂天之帝如其多哉地一地也而謂有二地者亦謬玄之妄論也其說曰有崑崙之地祗乃地中之至高者也所謂中國在崑崙之東南是也有神州之地祗則在玉畿五千里之內是也其祭之也夏至之日祀崑崙地祗于方澤禮如冬至昊天于圓丘孟秋之月祀神州地祗于北郊禮如孟春感帝之南郊共爲二

劉文安公集

卷之七

三

祭抑不知土有二王且不可而謂地之祗如其多哉以言社稷則天子之三社曰大社曰王社曰亳社諸侯之三社曰國社曰侯社曰置社蓋大社國社爲百姓而立王社侯社爲籍田而立亳社置社則遷國之社也以言夫宗廟則有有虞之祭曰春禴夏禘秋嘗冬蒸成周之祭曰春祠夏禴秋嘗冬蒸蓋祠取其祭于祠禴取其祭之薄嘗取其嘗秋谷蒸取其近品物而以禘爲大祭故稱之也五天帝之外有五人帝則青帝大昊赤帝神農黃帝軒轅白帝少昊黑帝

頭人帝所以配天帝也五以帝之外有五神佐則青
神兮芒少昊之子日重赤神祝融之子口黎黃神勾龍之子

白神蓐收之子該黑神玄冥之子修及熙五佐所以配

五帝也祭日月之禮歲凡有四迎歲之始祭日于東

郊祭月于西郊一也郊天之日日配于東方月配于

西方二也二分祭日月三也十月祈年于天宗合祭

日月四也祭山川之禮歲凡有四迎歲之始以狸祭

山林以沉祭川澤一也郊天之日岳鎮海瀆居一等

山林川澤居二等二也大雩祭山川三也歲終大雩

祭山川四也有高禘之祭則以仲春玄鳥至之日

行之所謂美禘從帝而祀高禘簡狄從帝而祈高禘

是也仲春燕至之日以大夫祀于高禘報天子求嗣

有司基之祭則日在北陸歲冰而行之所謂歲冰則

黑牡秬鬯以享可寒出水則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是

也六宗則祭法謂禋少牢于太昭祭四時相迎于坎

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

旱宗俱音東祭名孔叢于宰我問禮于六堂者大雩

是為六宗而謂郊人謂大極之氣為六氣之宗

劉文安公案卷八 入卷之七 五

支謂天皇大帝與五帝而六者矣矣七祀則祭

謂一日司命二日中霤三日國門四日國行五日泰

厲六日戶七日竈大夫以下無司命泰厲之祭是謂

五祀而左傳以為重該熙黎勾龍之五官劉歆以為

門井戶竈中霤之五祀者誤矣八蜡之祭始于夏商

而脩于周夏曰清祀商曰嘉平周曰大蜡其日則先

蜡也可蜡也農也郭表曠也貓虎也防也水鹿也昆

蟲也而王肅又祈迎貓虎而去昆蟲者亦或一說矣

嘉善也平成也以歲終萬物而報其功謂祀謂諸神

而祀也先蜡神農可蜡后稷農田曠也田曠古之先

教田者野表曠謂田曠于表畊之所造田舍為野亭

屋宇皆約百姓之姓也近爾神以祭為其食田畝也近

爾神以祭為其食田畝也近爾神以祭為其食田畝也近

爾神以祭為其食田畝也近爾神以祭為其食田畝也近

爾神以祭為其食田畝也近爾神以祭為其食田畝也近

爾神以祭為其食田畝也近爾神以祭為其食田畝也近

爾神以祭為其食田畝也近爾神以祭為其食田畝也近

劉文安公案卷八 入卷之七 五

對經生學子致禮于蓬萊之下惟祭祀之禮為難
禮官博士習禮于朝廷之上惟祭祀之禮為難行此
愚于執事之間四祭所以難乎其對也雖然敢不略
陳其所聞而求正焉夫等祭之祭何祭也所以禱水
旱也天子等于上帝以春夏秋冬共成歲功故祭之
怒黃帝配含樞紐少皞配白招拒諸侯等于上公
龍后稷之類皆大夫等于卿士天子等九州山川諸
侯等封內山澤大夫等食邑山川此等祭之神異也
山川有源能周之等以四月蓋周以建子為正而四
典風雲雨

卷之七

三

月即今之二月泰之等以五月蓋泰以建亥為正而
五月即今之二月此等祭之月異也或以等祭之義
為違而謂違為百穀求雨之祭或以等之音近吁為
女巫吁嗟其聲以祭穀梁傳以為得雨曰等得雨而
旱日公羊傳以為等則見旱等則旱見旱此又諸儒
等祭之說異也蜡祭之祭何祭也所以息民物也夏
日清祀商曰嘉平周日蜡註見秦曰臘臘去聲也
先祖或云佩索羣小神而祭之或云臘隋人有俱蜡
接也新故交接用臘之祭以報功也之禮唐人有分蜡之典唐祭四百此蜡祭之制異也

太行之君以子蜡木行之君以邪蜡火行之君以午
蜡土行之君以戌蜡金行之君以酉蜡此蜡祭之日
異也魏高堂隆議臘月日云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而
之君以子蜡以辰臘火始干申盛于子終于辰故水
行之君以午蜡以戌臘木始干寅盛于午終于戌故火
故金行之君以酉蜡以未臘金始干巳盛于酉終于丑
辰故土行之君以丑蜡以子臘土始干未盛于戌終于
以戌蜡以辰臘皮弁素服禮用大割樂用六變
伯以福辜而祭四方百物
泰之四方百物即蜡祭也周禮大司樂凡六樂者一
變而致羽物及山川之祇此言大蜡之祭索鬼神而
致百物也發猶更也樂成而更奏也羽物澤雉之屬
莊賁曰川水鍾虞日澤再變而致羣物及丘林之祇
羣物虎豹之屬三變而致羣物及丘林之祇

卷之七

三

之屬四變而致羣物及墳衍之祇毛物狐貉之屬
水涯口墳下平曰衍而五變致介物及龜蜃之屬土
祇即原隰之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象謂之蜡草
物謂日月星辰天帝謂上帝及五帝也
笠黃衣帶用葛帶杖用榛杖謂之臘息農夫也皮弁
素服葛帶榛杖殺饗禮也鄭玄取昆重以足八神
寓物告成如老然故用此禮
之教王肅祈禱虎以足八神之教此又諸儒蜡祭之
說異也以言夫社稷之祭則祭五土之神為社祭五
穀之神為稷人臣有平土之功則以之配社共工氏
之子龍高陽氏之子黎是也人臣有播谷之功則以
之配稷烈山氏之子柱厲山氏之子農是也並見其

位則中門之右社主其列則社東稷西其制則不居

而還國之神以屋社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故

其表則不木而大夫之社樹木如松栢其壇則北而

杜向其主則以石不地天子之社以五色土諸侯之

社以五方色土辨其等也天子之社用大牢諸侯之

社用少牢殺其物也春祭曰祈秋祭曰報因時而異

也君行有宜宮成有辟見因事而異也玉以兩圭酌

以三獻隆其禮也圭玉之銳者三獻謂取血先祭于

玉時尸前薦蠃肉及肺醢豆玉則酌大壘中酒以

獻尸所謂朝獻之獻是謂一獻也至獻熟時宗伯亦

劉文安公案畧人卷之七

其樂也祭之以春官卜之以肆師擇之以元日歲事

之重也武王行于新邑高祖禱于枌榆光武列于滌

陽沿革之異也二仲及臘日此漢之三祭也後二仲

之成日此唐之二祭也自不立官稷而祀稷之禮始

廢後自不立州社而祀社之禮始廢唐一廢于漢之

中世再廢于唐之建州噫社稷之禮其果可廢哉以

言夫封禪之祭則祀天于山上謂之封祀地于山下

謂之神六經無封禪之文是文也管仲疏其源有封

神史遷浚其流有封季仲揚其波張說助其瀾也如

有文張帝王無封禪之事是事也祖龍嗜其煙始皇

東巡辟聚祀鄒嶧山頌秦功德伏至泰山陽至巔立

石頌德有金冊石函金泥玉檢之事從陰道下祠梁

甫其禮伏采泰祀之祝雍孝武曉其燼武帝二十六

上帝所用封禪而皆秘之年宗烈其燼也

封禪乃議隋帝熾其帝文帝十四年群支宗烈其燼也

有事于泰山既曰伏羲神農禪云云又曰三皇禪釋

五帝禪亭亭其為言自相矛盾也皆管仲孔云云一

山也或以為在東山或以為在蒙陰亭亭一石也或

劉文安公案畧人卷之七

以為在平陰或以為在鉅平服虔音灼諸儒之說訖

無訂証歷代之制訖無制當于乘萬騎靡不從幸百

靈群祀靡不祐享鑄之以玉璽聯之以金繩頌功德

惟恐不至也藏之以金匱封之以石泥謂制度惟恐

不盛也唐太宗議制王臘長一尺三寸廣厚各五寸

封以石泥印茂陵者書以為天下之壯觀司馬相如

帝功倪寬建論以為帝王之盛節封大山瑞帝王之

魯房玄齡唐之名相也至以是為美盛德之形容門

後王之休烈蘇曰勒不紀號韓昌黎世之大儒也至

以是為訓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念於
以謂世聽於以肆情示誇噫封禪之禮其果可行
哉雖然禮緣情而立者也不近人情者不可以為禮
禮以義而起者也不合于義者不可以為禮田時龜
析問里鮒涸龜析謂旱而土進如龜文也鮒涸也如之何不
而其不合于義者春秋譏其失義見上土反其澤水歸
其壑如之何不蜡而其不合于義者故蘇子瞻以為
戲蜡者古今之戲也然不知有其禮社稷古制也然
所以勸農而後之樂事就功也社稷古制也然
這禮矣今則不古矣故文崇以為不足觀封禪非

禮文公策畧

三

古制也設有喜功者必行矣故蘇子由以為不
足信愚也叨承明問姑以是對未知是否惟與進之
幸甚

對古有釋奠釋菜于先聖先師之典配享從祀之
制視學養老之儀追封襲爵之舉皆所以崇儒重
道也其制度沿革願詳言之

對崇儒重道非聖賢之榮幸實世道之榮幸也非後
世之盛制實古先之盛制也顛倒衣裳何損于明德
而廢祀以顛秦始皇褒錫圭袞何裨于聖躬而唐

以延貞觀二十七年夫子追贈謚為文宣王昔歲
王者褒見之升堂問晉人但曰魯樂之好禮過關致
恭人但曰高祖之知命漢高帝過魯以此愚于執事之

問所以重有感也請條陳之于左釋奠之禮所施不
一會同飲至行釋奠以告廟社稷也猶布電也周

廟而告之以祭也宜于社謂祭社乃禮之所宜也過
失山川則用事焉及行釋奠何視釋奠于廟禮亦

如出征凱旋行釋奠以告執事視復也出征執有罪
立學之日行釋奠于聖師文王世子凡始視學

之日令釋奠于先老莫非釋奠也而後世所行者惟
禮祭用釋奠而已文王世子凡學春夏釋奠

禮所施不一鄭氏曰古者士見君以雉為贄見師以
婦見先舅姑釋菜用莖菜弟子見先聖師釋菜用芹

菜君視臣飲有釋菜之禮周禮古凌有釋菜之禮莖

根如薺菜如細柳蒸食之味其芹菜楚葵周禮莫非

季冬乃合廟于四方以貽惡夢立舍前猶釋菜莫非
釋菜也而後世所行者惟時祭用釋菜而已釋奠有

雖半而釋菜則無釋奠有幣帛而釋菜則無其月用
仲以四時之正也其用川丁以文明之盛也雲山之
象則寓于尊雖奇偶之數則寓于蓬豆奠帛而後獻

禮文公策畧

三

先聖而後物也再獻而後旅爵先尊而後卑也釋
其所以致其厚故合樂而典舞釋采所以致其薄故
其樂而不作酒以玄所以致其虔也幣以帛所以尚
其質也以言夫歷代聖師配享之殊則自周以上師
伯夷后夔自漢以下師周公孔子唐既升顏子于侑
坐唐房玄齡韓巖龍周公升孔朱又升孟子于配位
七年以孟子同以賈逵等二十二人並為先師則始
于貞觀以魯參等六十七人並為列伯伯則始于開元
貞觀二十一年以賈逵等二十二人並為先師開元
八年初改顏子等十哲為生象悉為從祀魯參人孝
聖文安公家畧一入卷之七

德冠同列特為聖像生于十哲之次圖畫七十子及
二十二人贊于西壁以顏子亞聖親為之贊以書于右
閣損以下當朝四升顏子而以顏孫補十哲內配于
文士分贊之四升顏子而以顏孫補十哲內配于
思而制伯魚之後祀則又豈能無微論于其間哉以
言夫歷代幸學泰老之禮則漢高祖過魯一祀唐太
宗視學一舉貞觀二十二年十年朱大祖幸監三次皆當
開創之初建此盛典第所惜者蕭何房玄齡趙普之
徒徒見其君功業之高而不能因是勸以祖述憲章
之事嘆曰登堂于辟雍水平二年幸辟雍魏孝文登
元大駕臨鄉明根素表請老魏
聖文安公家畧一入卷之七

五更帝再拜三老以親老加明堂以元為三老明根為
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奏國老周武帝登
老于大學保定三年周主將視學以大傅以燕國公
詳于朱皆當隆平之餘慕此古制第所惜者桓榮游
明根于謹之輩從受其國君尊寵之禮而不能因是
勸以修齊治平之道則又不能無遺憾于後世爾
若曰追封聖號則自漢始封褒成公成宣尼公孔均
褒成至唐而加王晉至元又加贈大成至聖四字之
號元武帝大且以武后何人而有隆道之稱隆道公
聖文安公家畧一入卷之七

誠所謂媚家讀禮不可深罪而可以見其秉彜好德
之真心也若曰錫爵聖高則自孔霸封褒成君漢元
帝以帝師賜爵褒至魏而加侯爵魏晉宋后魏北齊
成君奉孔子後至魏而加侯爵魏晉宋后魏北齊
為后至元而又教養孔顏孟氏三家子孫且以女直
何人而有襲封之命唐太宗天祐三年封誠所謂唐
兒禮佛不可固拒而可以見夫崇德象賢之久遠也
方今○聖治休明所以尊崇先聖報祀無窮者有加
厚而無薄有致隆而無平誠無容以議也愚所未能
獻口者國初議禮大臣失於簡慢獻莫殿上遂無存

拜之禮從祀所庶幾視一爵之獻夫以萬乘之尊尚且北面致恭凡居普率之中得有父子君臣三綱五典之教以相安相樂於今日者伊誰之力而况每歲牲幣儀物天下以億萬計所以將其誠者在有司一終朝之間耳顧可使之傲然施其簡慢以為徒費哉且因是以行其漁獵之計於民間耶所宜詳制禮典嚴為禁戒求其本文之相稱不然則又如朱文公奏疏郡學削兩廡縣學并削十哲亦未為不愼也謹對問從祀於先聖廟堂者貞觀間有二十二先師其

廟文安公奏畧

卷之七

人皆可得而悉言歟七十二賢之數書傳多所不同可得而辨歟唐宋設武學等學皆有先師配享又可得而言其人歟

對垂世立教隆古不為無人而莫大于孔門之聖道策勲揚名後世不為無人而莫難于孔廟之從祀知乎此則執事之問可得而條陳矣夫貞觀先師之贈如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勝毛萇孔安國或親傳聖道于洙泗之堂或收拾聖經于煨燼之後如鄭衆杜子春馬融王肅盧植鄭

其或教授聖經以永其傳其為人皆可得而稱也孔門諸賢之贈如家語所載七十四賢而無秦冉顏何史紀所載七十七賢而無琴牢陳亢又翁石室則但七十二賢杜祐通典則有八十三賢唐之從祀則采通典之數宋之從祀則采石室之數配享堂上者凡十二人從祀延廡者七十二人其為數又可得而知也仲由上商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顓孫師○東廡施蒧明原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有若至馬施顏高曹卨公孫能秦商懷驥亦石作蜀公夏首后

廟文安公奏畧

卷之七

延奚容蒧顏祖句并趙秦祖成公祖句茲燕叔劉歆黑孔忠公西儀類之僕施之常秦非申張顏○西廡宓不齊公治長公哲哀高榮樊須公西赤公廩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商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郭單罕父黑榮旂左人郭國原亢嘉原叔仲會公西與如邾邾陳亢琴張步叔季魯無繇孫政入啓聖祠申黨郎申根今華堂存根十哲俱舊封公壽廷配魯從祀牌位唐宋之所謂武學者封舊此我朝延配唐上元元年進封而配以孫武吳楚以武成王為先師大公望為武成王但鷹揚收獲宜張良之徒大武成之所以為武成豈但鷹揚收野之武而彼數子者亦未足以望其藩籬也况武之與文初非二途而吾夫子文事武備又豈有所畧乎

是哉然則武學之祀從爲贅爾唐宋之所謂等學者
以軒轅爲洗師而配以黥首史臣梓慎釋寬之屬夫
軒轅之所以爲軒轅豈徒迎日推策之筭而彼數子
者亦未足以窺其間奧也况筭之爲術列爲六藝而
吾夫子依仁游藝又豈有所缺於此哉然則筭學之
祀從爲贅爾愚于明問既答之如是而薄荷一得之
愚敢僭陳於左匠石之內不取樛櫟樛櫟見而棄杞
梓卞和之匪不藏珉疾而棄琬琰琬琰石之似玉者
名而况夫子之廷可不慎擇其所與享者乎楊子雲

謝安公集卷八

卷之七

三

失身新莽爲作符命得罪於聖人有不可以辭說解者役其生
也不晚當不能遊于春林亂臣賊子之誅紫陽一筆
千古鈇鉞見上莽大夫楊雄虎奈何歷代因仍舊典使
彼尚在兩廡之列未有楚論於上如龜山之黜安石
者徽宗正和三年楊時正安石學術
之謬乞述奉王爵毀夫聖學之像若乃草蘆具文
正公名益字篤力行著述五經觀其志學之言慨
然以考亭衣鉢自任雖未必真如所云然究其志端
不在魯齋許公之下第其得君行道則有不若許之
顯故北方學者遂倡爲異端之言相與黜之謂公學

本宗陸氏溫嘗爲學于陸子于其問之功用
性其與必獨于言部訓釋故學必其論並無據按今
德性爲本義者以爲爲陸氏之學
許公既從祀而公乃不與從祀不從祀不敢強論而
公之汗軼不可不辨經生公之鄰邪地今執事不以
公孫丑知管晏見責則生之幸倘又轉而問之爲上
增一遺一豆於金聲玉振之旋以增斯文之氣則非
從生之幸實斯文之幸三沐三薰不足以爲執事謝
矣謹對

同學校所以養士科舉所以取士二者常相須也
謂之學校者一入卷之七

學

所謂學校選舉亦有合于古而宜于今
驕驕駟駟皆駟名必預育於閑廐而後伯樂從而得之
杞梓校楠必預長于山林而後匠石從而取之
秀異之人必預養于學校而後上之人從而舉用之
此學校選舉之所以相須也然則自陸古以至於今
日其制豈可以不知哉請爲執事陳之學校之制自
虞有上庠下庠庠養也上庠大夏有東序西序東序
西序小學以序先股有衣學大左學小而已權衡矣
王之道而學之

于州而大修其為制自家塾黨序州序學而
而上之教以洒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教之事至
於國之大學而後教以明德新民之道凡教之之官
如師氏掌以三德教一曰至德以導道本二曰敏德
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惡逆
保氏掌以六儀教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
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
軍旅之容六曰飭訓之容大師教之稷學禮執禮者教
之冬學書典書者教之蓋學校之盛如此選舉之制
自堯舜舜于畎畝湯舉伊尹于莘野武丁舉傅說于
巖而巳濫觴矣至成周而愈密其爲制自閭閻黨正

劉文公集卷之七

學

族師州長選而考之書其教敏任恤孝弟睦姻德行
道藝之實至于鄉之大夫而後以其賢能賓與于朝
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以其凡貢之之名在鄉爲
鄉行道德而興其賢能者以上
秀士升于司徒曰選士司徒升于學校曰俊士隸于
學之樂正曰造士樂正以告于王而升之司馬曰進
士恭選舉之密如此當是之時菁莪有榮育之教撲
棧有得賢之美有自來矣奈何秦漢而下視爲文具
董仲舒勸武帝設庠序而言不用舒曰古之王者莫
不以教化爲大務
立大學以教士國設庠序以化于劉向勸成帝興學
也漢民以仁厚民以義節民以禮

而事不果又翁之學僅見于成都文翁爲蜀守
郡縣小吏諸京
之始終也倪寬以郡國選川
諸博士受業孔安國貢
養時行貨作帶經而
學先武起學東京
博士弟子
各有差明帝臨雍拜
老內而貴戚小侯入學外而拜老事
見前永
平九年皇太子滿王侯及大
臣功臣子孫莫不受經
學于南宮號四姓小侯
通五經師羽林之士悉令
通孝經何奴亦遣子入學未
延喜九年張衡修上言告李
互相誦諒朝廷取亂風俗天
于震怒下郡國建治

劉文公集卷之七

學

未幾而學宮鞠爲園蔬安帝
相視薄文藝博士尙席不講
忘散學舍類族鞠爲園
疏此東漢學校之頹末也三國六朝以來魏黃初亦
嘗立大學隋開皇亦嘗立郡
學斯固無足道者迨至
唐則有弘文館崇文館大
宗崇儒館置弘文館
十五年東宮乃置崇文
館
大學國子學以處皇屬貴胄高宗時國子學生徒
三百人分爲五經以
文武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之曾孫爲
之大學生徒五百人亦經百
人以四品五品及郡縣
子弟及從二品有廣文館四門館律學書學算學以
之曾孫爲之
處臣民之俊秀皆高
宗時州縣皆立學皆國皆入學可謂
盛矣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
番諸國莫長然而其後

為學舍者朝雨流潦夕天羅宿為學官者冬暖流寒
年豐啼機亦無足取矣李觀修大學書曰終朝之雨
流潦不停既夕之天列宿上
羅致有博士助教掾其中○杜南瞻而宋之學有
鄭虔詩曰少為四十年坐客寒無也
大學宋承五代之舊宗學英宗增置武學即武成
王之學以
分其流有內舍外舍上舍以升其等徽宗行三
舍之法程伊
川在大學立吏師禮賢等齋伊川先生定大學欲以
月試課于講堂則置吏
師禮賢胡安定在大學立經義治事等齋在胡州置
經義齋擇
各治一事如治水利算數之類此其傑然者也然
而齋堂規罰從置屋壁都城攻圍驅士乘城亦不克

劉文公集卷之十

聖

終矣是其學校之制又豈能盡善乎至若選舉之法
又有可言者焉孝弟力田始於孝惠四年舉孝弟
力田後其身多
賞入粟始於孝景景帝曰詔無
幸廉始於孝文賢良
始於孝武以至於魏相之以極吏進相始為汲黯之
茂陵令
以任子進以父此西漢以來之法也左雄在順帝時
為限年之格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箋奏雄以孔子四
十不惑為限
滿四十不得舉察陳群在曹魏時立中正之例上
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以至永和中舉武猛堪將帥
陽嘉中舉明經補弟子順帝永和三年選制殺武勇
有謀任將帥者明嘉元年以

又學新成試明經此又東漢以來之法也西晉五朝
下第者補弟子
而下循俗者專取世胄任法者惟試詞賦傳學宏斯
詞之類
固無足稱者逮及于唐則其科目悉因隋之舊制明
經者有五經三經之異明史者有一史三史之分每
開大義百條策三道通一史者白由學館而進者曰
身有出身三史皆通者特升擢之
生徒由州縣而進者曰鄉貢雖皆足以得人而未有
若進士一科者也進士試策五
道帖一六經觀於委師德張東
之韓昌黎顏真卿諸人可見矣宋之科目盡踵唐之
餘風有宏詞博學書判拔舉有經學優深詳閑吏治

劉文公集卷之十

聖

有制舉六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精通典墳達
于教化二才識兼茂明于體三武足
安邊四洞明經畧運籌決勝有武舉諸路武后長安
五軍謀宏遠材任遠計六也
武舉有長城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馬馳雖皆足
翹鬣負重身材之選以鄉飲孔安之兵部
以得人而未有若進士一科者也觀于范文正名仲淹李
文靖名韓魏公琦歐陽公名修諸人可見矣是其選舉
之法又豈可盡非乎今論者每曰三代以下之
非三代之學校如欲育才不可不復家塾黨序之法
三代以下之選舉非三代之選舉如欲得賢不可不
復鄉舉里選之法上之人每病于難行則相視大息

而已夫持論雖正而終不可行亦何貴于論哉
計之是二者皆在於得人使學校得人如胡安定則
門者二千人多為名士雖家塾黨庠何以及此
傳之不得人如陸贄則登其榜者凡十九人多為將
相雖鄉舉里選何以及此不然博士助教掾鋤其中
從增李觀之議見上科塲條貫隔絕賢路徒養王旦之
嘆亦非國家之利也謹對

問虞夏商周皆有小學大學周之制或以大學在
內三小學在外一或以大學在內五小學在外二

制文安公策畧

入卷之七

聖

又有諸侯之學民間之學唐之學有四館六學宋
有三舍五學六齋四書院願聞其詳

對古人建學所以為坐致太平之本後世建學所以
為粉飾太平之具甚矣學校之有益于人國也休
泮水君子以是知魯之所以盛青衿城闕君子以是
知鄭之所以衰然則為國家者其可以不此之務哉
請舉執事之所問而條陳之虞之上庠夏之東序
之右學周之東膠膠糾也所以所以所以膠糾也所以所以所以
學也虞之下庠夏之西序殷之左學周之虞庠皆

以參攷老有皆小學也陳氏禮書據祭儀篇以為天
子大學在內者三燕中為辟雍即成均辟明雍和也
以明和為名
水而員象天子則德之施行取法無極處使學者進
德不已成均取義左為東膠即東序右為瞽宗即大
學皆無目者以喻童蒙而小在外者一曰虞庠即上
庠也是其說固有所本陸氏禮據賈誼說以為天子

大學在內者五蓋東學為東序南學為成均西學為
瞽宗北學為上庠大學為辟雍而小學在外者二蓋
東膠與虞庠也是其說亦有所祖天子大學在內小
學在外蓋天子選士由外以升內然後達于朝也諸
侯大學在外小學在內者蓋諸侯選士由內以升外

制文安公策畧

入卷之七

聖

而後達于京師也家麻塾黨有庠術有序則禮記所
官民間之學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則孟氏所言民
聞之學皆是青衿有樂育之實械櫜有得賢之美遺
秦而滅履漢而後西京之盛生徒至三千人成帝東
都之盛生徒至三萬人成帝時帝追及唐室弘文館置于
上臺祭文館置于東宮宰相為官皇戚國屬人臣子
孫為生見上後又增置廣文館修文館玄宗弘文館
修文館

謂之四館國子監統六學曰國子學大學書學算學有博士助教之官朝臣子孫庶民俊秀爲生謂之六學此唐之盛制也宋之時大學有三舍自外舍生而升爲內舍生自內舍生而升爲上舍生而以大學統宗學武學律學算學爲五學宗學有貴仁大雅明賢立愛懷德升俊六齋在外則有嵩陽岳麓白鹿淮陽四書院其後又有茅山書院此宋之盛制也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書院修廣舍宇有書生六十餘人聽誦却下國子監卿文安公案卷一八卷之七

降黜文安公案卷一八卷之七然完以曹誠爲助教并賜書院額又茅山書院而觀之作興未幾而廢墜教育未幾而散散常昌黎爲學官或以號寒啼饑爲咲他尚何望程伊川爲學官或以高濶新奇爲談他尚何取疏言在言解語至詞鄙論伊川之文也幅巾大學生拒朱泚忠可知也袖高倪潤步伊川之行也學生拒朱泚忠可知也而未免下第朱泚反諸生將從亂何善正色此之巨以親老學生衆李綱賢可知也而未免見逐引諸生去學生衆李綱賢可知也而未免見逐元年大學生陳東等故唐朱之所謂學校有君子之所乃上書乞用李綱故唐朱之所謂學校有君子之所缺言者安敢望三代之盛而使之揖遜其間哉謹對

問古者武學武舉之法今國家命武職軍士子弟皆入學應舉是其意也其立法可得而議歟

對爲車者必兩其輪而後能馳驅爲室者必兩其楹而後能併懽爲國者必文武並用然後可以長治久安然則既有文學矣可以無武學乎既有文學矣可以無武舉乎昔者周之時庠序之教有射以習射賓客之事有射以習射列國來朝于王或列國自相朝聘或祭祀以射而擇士庠序者所以擇士也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賓與以射而薦賢古者諸侯卿大夫士不得與于祭賓與以射而薦賢廣已考其德行更以

此射爲其材弓矢之執與禮樂之義同列於學于戈之舞與羽籥之舞並肆於教是時也得人之盛如赴武夫于城如仇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居則爲六卿之官而治比閭族黨之民行則爲六卿之將而總伍兩卒旅之衆易嘗有文選武選之分哉漢之時武帝以良家立選選爲郎功次補武安長成帝以知兵召募平帝則有武勇明法之詔安帝則有堪任將帥之詔舉武猛謀謨則明帝詔之舉能知戰陣則宣帝以之是時也得人之盛如甘延壽成仲外國號爲

將壽史以良家子善騎射元帝時與陳湯奉

坐困西羌映輝麟閣李廣以良家進屢破匈奴

北平大守匈奴馬隆以應募進削平秦凉

號之曰飛將軍馬隆以應募進削平秦凉

引史又為武威太守隆召募能

殊哉世不復古人無全才士工於筆墨而俾之行陣

則慚農安於犁鋤而授之甲冑則病引弓之民以微

堅中的為能而一丁之不識武弁之士以駕輕策肥

為美而六韜之不講六韜文武唐之時始設武舉開

元有軍謀宏遠之科天寶有明習孫吳之科有馬鎗

步射有翹關負重遂與文選判為二途文選則州縣

以鄉飲禮送之於禮部武舉則州縣以鄉飲禮送之

於兵部於是得人如裴端後開元郭子儀天寶皆為

國名臣安祿山史思明之難非斯人其誰平之哉然

則武舉固未可以盡非也宋之時復特設武舉外舍

生稱武選生內舍生稱武俊士以策論定其去取以

弓馬定其高下實元遂與文學吃為兩岐文學則以

文宣王為先師而習五經武學則以武成王為先師

而習七書孫子吳子司馬法唐太宗李衛公若問射

於時得人如高志寧令狐挺皆為時名將趙元昊

智高之難非斯人孰為宣力哉元昊之未發也志寧

獲售元昊因以符逆智高反狐挺請兵覆其巢穴不

教狄青以藩落騎掃其墟青果勝然則武學亦未可

以深閼也方今當偃武之時而不忘武備致修文之

治而不為文具儒學育才之地而軍衛子弟皆得入

場屋取士之路而軍衛子弟皆得與昔之武舉使人

棄學問以事技力而今則驟張馳射之流莫不轉而

為不跨馬不穿札之杜預昔之武學使人治經術而

事輟畧今則投石超距之輩莫不轉而為敦詩書悅

禮樂之御穀得其意而不蹈其迹取其效而不見其

弊豈復如蘇老泉所謂弓馬粗材哉豈復如富鄭公

所謂庸妄鄙淺哉老泉請為新制以革其弊弓馬不遺粗材

之位官制謂舉於鄉閭曰今選將之制或列制科或設武

舉其應制科者必集賢良方正班為將帥而應武舉者又皆

選馳射同於卒伍所得皆庸妄鄙淺蓋今重文雅以輕武節也愚也行見治化復三代之盛矣

問學校選舉之法非不詳也而常患於不得材伊欲考諸

唐宋之制而舉行之或以為任法不若任人然歟否歟

對學校所以養士科舉所以取士養之有素則士習

廢也抑任法之有弊終不若任人之無私乎何以言
之唐宋學校之法非三代家塾黨庠之法也然不為
不備夫苟行之以其人何患乎無菁莪樂育之實第
所患者不得其人則劉勉訓遷祭酒者居散冗之地
李觀調為助教者躬犁鋤之事而國家尚何賴於斯
人哉唐宋科目之法非三代鄉舉里選之法也然不
為不密矣苟主之以其人何患乎無棧模得賢之效
第所患者非其人則王文正公旦謂條貫之嚴徒隔
絕天下賢士之路陳彭年為翰林學士謂王公呈升
賜條貫公授之手地曰內翰故官哉

劉文安公集卷之七

至

日從開元
天下賢士
國家尚何取於若人哉蓋法非其法任人即任法也
人非其人任法為徒法矣昔者唐之盛時學舍至千
二百間科目至三十六路內設三館以處貴冑外設
六學以育俊秀下以鄉科貢升州縣之士上以制舉
待非常之材調之法有未至不可也然而至今稱唐
之學校者必曰昌黎揭櫫士皆精業成行李翱作導
公遷祭酒奏儒生為學官曰使會諸生楊恭作賦士
徒奔走所聞皆喜曰國子監不寂寂矣
林傳布稱誦楊作華山賦示念
念曰上林傳布此祭酒之得人易哉

之謂是作也
是效
司業之得人而廣文先生才過屈朱卿度為廣文
博士杜甫贈之
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國子先生上規姚姒
見
學房昭遠攬筆叩下遠考定國子生通一
者攬筆叩下初無凝滯王元威
看書不寐威轉四門博士年老猶
下看書通宵不寐又皆唐時之博士
也其學校之盛以是人耳稱唐之科目者必曰裴行
儉為主司則盧照隣駱賓王之浮躁被黜盧駱以文
章名世裴
使不進陸敬輿為主司則韓昌黎歐陽詹之材名

劉文安公集卷之七

至

得進李達典選使人盡言高諧典選能變文體而錢
徽猷請托以取李宗閔之親錢徽與貢舉宗
閔托所親于徽奚達珣
附勢要以取楊國忠之子國忠以其子
第怨與舉者均同之大驚
高第是則法安足尚哉宋之盛時設五學以分教法
立六齋以訓宗戚制經義之科開詞學之路以四書
院養山林之秀以十制科搜微大之遺謂之法有示
備不可也然而至今謂宋之學校者必曰呂公著以
名德碩輔為祭酒陳瑩中以醇儒正學為博士元
中名
此國監之得人孫明復教授泰山明春秋之

肯山之道德高過於泰池仲淹教授南京立
法范公丁母憂安葬請學南學公宿留學訓育學
郡學之得人而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
直溫錢公輔之簡諒又湖學之弟子也安定其學校
之盛以是人耳稱宋之科目者必曰宋白典春官則
取蘇易簡王禹偁白三典貢舉所取皆名士程羽掌貢舉則取李
文靖寇平仲五年劉幾之文雖奇而歐公必黜劉幾
之句李迪之韻雖落而王旦必取景德二年李迪貢
部皆不與取其文觀之蘇東坡遺其門生反出於誤

劉安公案卷一 卷之七

落李為以文見知于東坡元祐三年東坡知貢舉意
張及出榜為不得第乃作詩曰與子相從非一日等
勢翩翩疑可識半生漫說古戰場到與相識日五色
陳彭年遺其鄉人反出於矯情其詩曰取也推乃
勢要明主落却是則法之為累夫後之持教鐸者寧
不是效是則於此而國家蓋亦遑遑其人毋徒以為
學究下第之職乎後之掌文衡者寧不是勸是戒於
此而國家蓋亦慎擇其人毋徒以為盜賊待士之法
乎上以學究處之學究官外宋人宗時則彼亦以學
究自處月書也季考也齊現也合選也上徒特此以

為養士之法而已乎上以益賊處之則彼亦以盜
自處糊名也易書也設衛也禁鄉也糊名之制行于
淳化二年易書
之言而廉秉燭之禁設衛謂禁閑上徒特此以為取
士之法而已乎士習自此而日淪士氣自此而日衰
士有所不屑於此學校而學校之所養未必皆士
有所不屑于此科目而科目之所自出者未必皆士
此非愚所當然而執事之所當知也非執事之所當
知而國家之所當知也謹對

問古者選舉之法尚矣後世如漢有明經三科茂

材三科辟召四科唐有六科宋有天聖十科司馬

公建議十科願悉聞之

對上之設科目也所以網羅俊傑而非徒為文具下
之應科目也所以梯階勲業而非徒以利祿苟設科
目既得其法則應科目者又豈無其材乎思昔成周
之時選舉之法大備問胥書具敬敏任恤而升諸族
族帥書其孝弟睦姻而升諸黨黨正書其德行道藝
而升諸州州長書其德行道藝而升諸鄉凡王猶本
至於王朝也鄉論秀士而升諸司徒司徒選士司徒

諸學曰俊士樂正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又樂正
論造士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猶未命以官也司馬
而論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
之視士不吝以素進職不吝以濫叙追於後世復失
古制一變而為漢不過茂材明經辟召之諸科再
而為唐不過生徒鄉貢制舉之三科自漢言之茂
有三科曰明經曰明律令曰能治劇而明經又自
為三科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大子舍人丙科為文
章故辟召又自分為四科武帝元德六年德行高妙志節
劉文安公集卷之七

自為一科學通行修經中博士為一科明習法令
以夾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為一科制教多署
事不惑明是夾斷材任三輔縣令為一科此漢之
目也若其得人之盛則茂材如董仲舒州縣舉茂材
明經如召信臣召信臣以明經召如黃瓊孔融
辟之不就融亦表表可見矣自唐言之生徒分為
學曰國學大學四門館律學書學等學故科目亦
為六科曰秀才明經進士曰明經明法明算而
又分為二科曰直言極諫博學宏詞此唐之科目

其人之盛則明經得狄仁傑仁傑白居易
白居易居易直言極諫得裴度韓休韓休博學宏詞得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才識優深可為師法詳開正理達
于教化至天聖中增制舉為六科曰博通墳典明于教化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才識優深可為師法詳開正理達
可使從政識通編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
又增以高第丘園沉淪草澤茂材異等書判拔萃四
科通謂之天聖十科當時得人如蘇軾中賢良吳育

中材識富弼中興等余竊中拔萃皆為一代之名臣
也元祐中司馬公建議又欲立十科目以薦舉天下
之士曰行誼純固如蕭嵩之薦韓休休為人峭直不
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元祐二年節操方正如李嶠之
薦李邕唐武后時李嶠為宰相左拾遺智勇兼人如
謝安之薦謝玄玄安侄也安荐公正聰明如圭衡之
薦孔亮亮為人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輒經
諸通如蕭望之之薦薛廣德學問該博如張說之薦
張九齡開元文章典則如魏元忠之薦吳兢

史記 李斯獄訟如袁盎之薦張釋之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

治財賦如李祐之薦李興練習法令如丙吉之薦于

定國于定國為廷尉當時卒不能行焉愚嘗究幾代

之制而觀之雖非周之盛制苟行之以其道主之得

其人皆足以得士今斟酌唐宋進士之科而用之不

為不善朝廷所恃以得人士于所望以權衡者主司

耳其任公法耶則取者昌黎一榜之龍虎歐陽詹李

俱登第人黜者盧駱四傑之浮躁也上見其狗私情耶

則取者魯公之類標黜者景文之冤彩也主司以面

劉文安公集卷之七

之後取之非是故舉子議之曰主司願請大各燃

景文辨若乃諸生之自為謀則罔曰業患不能精無

患有不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不司之不公矣謹對

問朱子建議貢舉請以諸經分為三科諸史分為

四科而當時武舉之試有武經七書六韜三略宏

詞之試有十二體其詳皆可得而言歟

對匠不執規矩以較器材后變調律呂以諧衆音皆

有不不易之法而況朝廷設科目以取天下之士而其

法可以不精審乎昔者朱子之意患夫上之設科者

難章析句以為題而使士日趨於穿鑿偏書辭傳以

為問而使士日遠於正道也愚天下之應科者不求

合於經旨先求合於主司之意不求通於義理先求

通於時好之文也故分經以為三科使士無不習之

經分史以為四科使士無不習之史以詩書為一科

三禮為一科春秋三傳為一科周而復始此經之三

科也三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科三國志晉書南北

史唐書為一科通鑑新儀為一科兵法刑統勅令為

一科周而復始此史之四科也其憂時也可謂切矣

劉文安公集卷之七

而時終未之能行者蓋曰舊法自足以得士而何必

今年更一科明年更一科哉其待士也可謂厚矣而

士終未以為便者蓋曰專門猶有所不通而何能今

科更一經後科更一經哉武舉之制以七書命題為

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凡五

而大公六韜曰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黃斤

公三畧曰上畧中畧下畧共為七書夫運籌帷幄折

衝樽俎圯上受編歸為帝師張良圯上授書其地也

衛將軍謂濟釣璫起為王佐大將也其地也

曰魚腹中武馳名於戰國虎吞之際或佐命于晉陽
龍飛之日欲應武舉誠不可不學也然富弼鄭公謂
所得皆庸妄鄙淺蘇洵老泉謂所得皆弓馬粗材是
又不可不知矣宏詞之科有十二體曰制誥詔表露
布檄箴銘記賦頌序夫詔誥以見王者之制○表章
以見臣子之心制敕祖典謨之體賦頌名文章之雄
箴以補衮職之闕銘以記聖功之極奏捷其泉先聲
絕塞莫大乎露布羽書數罪虎符發兵莫大乎檄書
序若送李愿序親者閣筆記若滕王閣記聽者捕獮

劉文公集卷之七

五九

欲應宏詞誠不可不學也然昌黎曰古之蒙傑必極
是選韓愈在立口體部所取傳學宏詞取者取所量
試讀之類于俳優者之詞令人慨不寧
山曰古人得已似不如此龜山曰宏詞是以文字自
是又不可不知矣方今科目盛行經有義何以過于
朱子所註之諸經又有問何以過于朱子所修之綱
目策論即唐宋制科之所試表詔即唐宋宏詞之所
試可以得才可以致治若乃武舉韜略之書愚恐章
綬之士固有所未暇及而國家萬里斥埃無狼煙之
警狼煙血上四民安堵無大吹之虞亦有所不虞

學雖然在朝廷則一變一契在邊疆則一輸一范易
地爲之初非二人又安知書生不能以一丸泥西封
玉門關一矢祖北條單于頸哉狂瞽之言忽而教之
幸甚

問古有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皆大師徒
賓興賢能之具可得而言歟

對古之六藝人皆習其實今之六藝人徒知其文欲
冒其實雖窮年而不能究欲知其文則終朝而可以
誦此執事先生下詢之意也愚請言其槩可乎五禮

劉文公集卷之七

李

之目見于周官大宗伯吉禮十有二所以祀邦國之
鬼神祇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禋祀取精意以實柴祀
日月星辰實牲于柴以燎燎祀司命中風伯雨師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祭者燔柴而實以牲也司中司命文
岳以醴沆祭山林川澤以醴醴諸水以祭山川以醴
祭四方百物醴者醴醴之專者制磔之四方以肆獻
裸享先王裸者進所解體謂醢也飲者飲醢謂
以饋食享先王饋食言有以祠奉享先王以禴夏享
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蒸冬享先王見商禮五所以

哀邦國之憂哀其患也以養禮哀死之類以養
苗北以少禮哀禍災商謂康叔以訓民以禮禮哀
敗國國被圍敗兵敗績以恤禮哀冠亂兵為寇仇
出兵以養禮人所以親邦國春見日朝其來之早
見日宗宗尊也秋見日覲覲勤也冬見日巡
偶也欲其時見日會時見無常期王將有征討為殷
不期而至殷衆也王十二年不巡狩六服時聘曰問
見日同畫朝王亦為增而命以政焉時聘曰問
亦無殷類曰視諸侯使卿以軍禮王所以同邦國
諸侯和同大師之禮用衆也以征伐為主大均之
不備差也大師之禮用衆也以用其命也大均之
劉文安公集卷之七
禮恤衆也所以恤其民也大田之禮簡衆也以教
主所以簡大役之禮任衆也以築作為主大封之
其能也大役之禮任衆也以任其力也大封之
禮合衆也以建國為主嘉禮六所以親萬民
通上下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人民有合飲食
而言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人民有合飲食
也以婚姻之禮親成男女婚姻所以親男女以賓射
之禮親故舊朋友射禮雖王亦立賓王之故以
享燕之禮親四方賓客謂朝以展膳之禮親兄弟之
國膳膳肉也賜同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
之也六樂之目見于周官大司樂黃帝之樂

象雲氣之出入周人舞之于冬至以祀天堯之樂曰
咸池象地水之周通周人舞之于夏至以祀地舜之
樂曰大韶言舜能紹堯之德周人舞之以祀四望
四望禹之樂曰大夏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周人舞之
以祀山川湯之樂曰大濩言湯能救護生民周人舞
之以享姜嫄后稷武王之樂曰大武言武王能成武
功周人舞之以享先祖所謂以黃鍾布牧野之陣歸
以大族無射是矣若夫五射五御非周禮保氏之所
掌者乎射之制一曰白矢謂矢貫侯過見其鏃之白
劉文安公集卷之七
二曰參連謂前發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三曰剡注
謂矢頭高鏃頭低剡然而去四曰襄尺謂臣與君射
不敢並立讓一尺而退五曰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
字之容儀此五射也御之制一曰鳴和鸞謂升車則
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此御之常也二曰逐
水謂御車隨逐水勢之曲屈而不墜水此御之變
也三曰過軍表謂田獵之時稍驅解以為門表懸質
以為楸音梟射其間僅容握轡車而過欲其不相礙
也四曰舞交衛謂御車在交道之中周旋應于掌

五日筵會左謂御駟進之事遂食使左以常人所
與此五御也至于六書九數又非周禮係氏之所
乎書之爲法一日象形如日月之類象其形體二日
會意如武信之類會合人意三日轉注如老考之類
連類一首而文義轉相注授四曰處事如上示之類
各有其處而使事皆得其宜五日假借如令長之類
本爲此音借爲彼音六曰諧聲如江河之類左爲其
形右爲其聲此六書也數之爲法一日方田以御田
疇界域二日粟布以御交易變易三日衰分以御貴

劉文安公集卷之七

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積募方員五曰商功以御工
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虛以御隱
雅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綜正員九曰勾股以御高
深廣遠此九數也當時之君以此取士當時之士以
此爲學不通於此者不可以爲全才不習於此者不
可以登仕籍世遠人湮經殘教弛非惟詞章苟簡之
學自可以干祿而無事乎此即亦學校教養之方則
有所急務而不假乎此叔孫曹宣之禮可以希世取
寵何必周之五禮苟最王杜之樂可以干主歸治

處古之六樂微聖中的可以爲勇不必五射也而
此特卒伍之事哉策肥挽輶可以爲便不必五御也
而况此特僕隸之事哉字理金生行間玉潤美則美
矣未必古之書也故孔壁之蝌蚪時人莫能識馬上
鞭箠每朝調琴下運籌張良運巧則巧矣未必
古之筭也故黃鍾之分寸至今未定愚也後古人而
生後古人而學於古人之制執事所問者僅知其文
而已外此而求實用誠有所未暇倘得釋科目之桎
蹄而與有以講求其所未備補續其所未傳進而用
劉文安公集卷之七

劉文安公集卷之七

之難對
問射之爲禮有大射賓射燕射鄉射其弓矢侯物
衆歌正鵠之辨與夫尊卑貴賤之等禮各有異尚
詳言之
射棘園天開多士雲集執事先生發策下詢及於射
禮愚也未嘗身造髮相之圖得聞楊解之言
之志登澤宮之庭射義云天子射祭必先習射于澤
宮而後射侯之試桑弧四方之心射子生縣桑弧
言其於射侯之試桑弧四方之心射子生縣桑弧

射天也 射方 射葉百步之外 射山基能射物 何敢云然

明問所及不敢不對也夫六藝之習以射為事五

之長以射為難弧矢之作始於黃帝侯明之典見於

虞書 侯乃射之侯明者 至於成周始為盛制一日大

射天子將祭擇士之射 古者諸侯歲貢士于天子試

樂其中多者得與于祭 二曰賓射諸侯來朝天子與

之射或諸侯自相朝聘而射三曰燕射謂息燕之時

射必先行燕禮 四曰鄉射謂鄉大夫賓賢能之

後誨衆庶而射其弓則有王弓弧弓夾弓廋弓唐弓

大弓六者之異其矢則有枉矢繫矢殺矢鏃矢矰矢

第矢常矢庫矢八者之殊五射之辨則一日白矢二

日參連三日剡注四日襄八五日井儀五物之辨則

容禮比 五曰典舞節比 以言其大射則周禮王射虎

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射熊侯豹侯孤卿大夫射

麋侯士庶射豕侯蓋以虎豹麋鹿之皮飾其側而中

又置皮以為鵠此大射之侯也以言其賓射則周禮

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一侯三正孤卿大夫射一侯

三正士庶射豕侯一正蓋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

而其中畫五彩以為正此賓射之侯也 正之為言正

正則射中焉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花次黃 以言其

玄居外三正去玄黃二正去白也 燕射則禮記天子燕侯自贊諸侯麋侯赤贊大夫布

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蓋畫各獸之形以代

正饒此又燕射之侯也至于鄉射則來射之人惟有

大夫士庶所射之侯惟畫虎豹鹿豕此鄉射之侯也

大射則天子諸侯與其臣異其侯者所以辨其等也

賓射燕射則天子諸侯與其臣同其侯者所以一其

權也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孤卿大夫三耦士二耦所

射之耦異也天子于郊諸侯于境大夫于鄉士于學

所射之地異也天子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

十步士五十步明尊卑所服有遠近也天子合九而

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

成規明尊卑所統有廣狹也 周禮司弓矢在體察來

弓氣弓也其體不甚曲故合九弓而成一規諸侯之

弓大弓也其體稍曲故合七弓而成一規大夫之弓

弓小弓也其體極曲故合三弓而成一規 天子以騶

虞為尊騶虞者樂官備也諸侯以狸首為節狸首者

樂會時也大夫以承頒為節承頒者樂循法度也士以承蔡為節承蔡者樂不失職也其為法亦已詳矣其寓意亦已深矣然懼欲其比於禮節奏欲其比于樂非徒以其貫革微札之勇力非徒以其舍鼓鑼清之便捷札甲也音楚會于鄂陵楚委由基許甲而則之微七札焉左傳袒而舍鼓乃弓之各也嬰猶謂開弓如後之儒者知其意蓋少故杜祐則曰偃月也猶音翦後之儒者知其意蓋少故杜祐則曰帝王之時侯國相攻士之志藝以射為首鄭玄則曰天子中之能服諸侯臣下中之得為諸侯馬融則以正在雉內賈逵則以雉在正內議論紛紜徒為累訟

劉文安公集

卷之七

七

而已後之人君舉其禮蓋少故漢明帝行大射於雉南永平二年唐神堯行大射于庭三月九日貞觀則行於顯德殿前二年開元則行於景福樓下儀禮草創徒為文具而已方今聖治丕顯所謂古先帝王之制宜將次第舉而行之草野之士爭先觀之為快也幸與計偕漢武撤吏民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業皆與之計食令與計偕計謂上最詳使卿大夫與之計京師所徵內當有大於此者願敷于人廷焉謹對問曆家談天之說亦儒者之所當知也自黃帝述口推策以來代有其人可悉數賦所謂日經月

氣盈朔歷日法斗分間餘歲差漢志之律節紀元康節之元會運世皆可律間數

對大易推變革之義而治曆明時所當先周官設馮相之職而歲月日辰有所掌馮相時登高蓋自古帝王之世莫不以曆為尚矣然天之高遠難窮人之智方有限亦奚可輕論哉請試陳之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臣占星堯大撓造甲子而以容成提其術則曆有自來矣少昊使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而鳳鳥氏為曆正則曆又再講矣以鳥為額項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而曆法愈詳帝堯使羲仲叔主春夏和仲叔主秋冬而曆法大備漢之曆凡五變張蒼用顓帝曆馬遷作大初曆武帝七年公孫卿壺遂司馬遷言成帝時劉歆作曆紀廢壞宜改正朔遂作大初曆三統曆劉向摠六曆作五紀論于章帝時李梵作四分曆元初二年大初失天蓋其後劉洪又有乾象曆元初二年大初失天蓋其後劉洪又有乾象曆可謂備矣魏齊名和中劉洪古今曆法知四分曆此數造乾象曆魏齊名和中劉洪古今曆法知四分曆如晉之春秋長曆杜預之長慶曆按春秋長曆杜預所作無有所謂

劉文安公集

卷之七

七

長慶何承天之新曆宋文帝元嘉世沿之五寅元所
曆元魏大武時隋之皇極曆劉焯此皆互有得失也唐
之曆凡八變高祖有傳仁均曆元曆高宗有李淳風
曆德甲開元有一行大衍曆僧一行代宗有寶應五
紀曆其後又有正元觀象宣明崇元等曆徐承嗣建中
曆徐昂造元和象曆長曆然以今觀之惟大衍曆為
最若乃唐之後如周王朴之欽天曆宋太祖之應天
曆應興四年王朱末之會元曆元許衡之授時曆耶
律楚材之庚午曆亦各有可取者也大都之所以為
善者蓋其說本於鍾律以黃鍾八十一分為日法伏
自前曆上元得闕逢攝提格之歲闕逢謂甲攝提格
過一月甲子建朔旦甲子日夜半甲子時冬至日月如
合璧五星如連珠故其晦朔弦望皆無一毫之差也
自大初曆一出而一十七家之曆皆廢矣而大衍之所
以為最者蓋其說本于著策以卦當歲六十以爻當
月三百八以策當日萬有一千以天地之二始位編
乘以天地之二經紀閏餘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
星正二十四氣以晦朔正日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

劉安公家器 入卷之七 先

之數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月之一秒而其章焉
紀元皆有合於易也自大衍曆一出而二十三家之
曆盡廢矣愚於歷代之曆既論之如是而執事所問
之歷法庸可不對乎日經者日之行每日遠地一周
凡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積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日之一而與天會是為一歲也月離者月之行每
日遠地一周凡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
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是
為一月也日與天會者一歲一次而二十四氣由之
以生然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則是
於三百六十之外盈五日也月與天會者一歲十二
次而十二朔由之以生然十二朔凡三百五十四日
有奇而周則是于三百六十之日虛五日也日法者
分一日為十二辰又細分為百刻而又細分之則如
四分曆以為九百四十大初曆以為八十一大衍曆
以為三千四十是也蓋取其便於步推氣朔而已日
何嘗有法乎斗分者斗柄指十二辰又細分為二十
四氣而又細分之則如太初以為三百八十五大衍

劉安公家器 入卷之七 七

以爲七百九十九是也蓋取其便于觀候星辰而已
何嘗有分乎閏餘者氣盈朔虛之所致益定歲不可
不依朔虛之數而節氣不可以不數閏餘之月故三
年一閏五年一閏積至十九年七閏而氣朔又同日
也歲差者天迴日遷之所致蓋天道平迴而舒則漸
差而西日道內轉而縮則漸差而東故皇極曆以爲
七十五年差一度大衍曆以爲八十三年差一度也
漢志章帝紀元之說吾得而知之矣十九年七閏而
至朔同日謂之章七十六年四章而至朔同在甲子

劉文安公集

卷之七

七

日謂之章凡一千五百二十歲而至朔同在甲子時
謂之紀凡四千五百六十歲而至朔同在甲子年謂
之元此作曆之本也康節元會運世之說吾可得而
考矣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一十二萬九千六
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
百時三十年爲世十二世爲運三十運爲會十二會
爲元此造化之一終也凡此教義者愚於執事之問
既畧答之矣雖然天地之數其妙不可測者常在渺
忽毫釐之間而其日月星辰之象陰陽寒暑之氣推

移盈縮亦有時而不齊不可以一定求之此先儒之
地方令 聖人在上齊七政日月星辰定四時欽若昊天
敬授民時而璇衡之象至精至密舜作璇璣玉衡二
三丈五尺有機運動又各有攸司愚也惟知三光全塞
于下以望星宿之度長八尺環圓周天
暑曉爲聖人之賜而已尚何容置喙於其間哉謹對
問鍾律者作樂之本原其五音八音六律六呂之義
可得而悉言歟而律呂長短之制則焉遷班固之制
有不同上下之生則班固京房之說有不同有所謂
五音之正有所謂五聲二變有所謂正聲變聲有所謂

劉文安公集

卷之七

七

中聲半聲禮運之所爲旋相爲宮聲典之所謂同律
度量衡班固之七始京房之六十律皆可得而同歟
對古之言鍾律者何其有成說也後之言鍾律者何
其無定論也筆之簡冊而排極陰陽似有說矣然付
之於樂則不調較之尺董而增合毫釐似有法矣然
施之氣候則不應部陳噴噴雅雅鄭清雅樂矣而非律
也縉紳聚訟筆舌紛紜律矣而非樂也此執事之所
以未平乎請言言之伶倫制律以聽鳳鳴帝舜同律
以較量衡而律呂之說非一日矣大師掌律呂於周

鍾律呂於樂而律呂之制非一代之制也
之類名義官屬土而居中者有尊重之義故為君而其
數八十二孫商屬金而居西有與剛之義故為臣而
其數七十二孫角屬木而居東有生聚之義故為民
而與弦六十四孫徵屬火而居南有發達之義故為
事而其數五十四孫羽屬水而居北有微小之義故
為物而其數四十八孫而入音之配卦亦有可得而
言者矣不肖屬乾取其剛也而竹屬震木屬坎其
良豈不以其物之陽而屬陽卦乎土音屬坤取于

劉文公集卷八

七

也而華屬與龜屬離金屬兌豈不以其物之陰而屬
陰卦乎又觀其六律之取名義則律者法也陽
之律故曰律呂者助也陰助陽之氣故曰呂而陽
萌於黃泉故子曰黃鍾物生湊集于春物故曰
太簇至辰而物之長也去故而就新故曰姑洗至午
而陰之生也蕤賓物而始來故曰蕤賓夷則者物遇
秋而夷傷于刑法也非屬于申乎無射者物隨陽而
終隨陰而起無有射絕也非屬于戌乎而六呂之名
義則又有不難知矣丑巳酉皆曰呂卯未亥皆曰鍾

而丑為呂之首故曰大呂已為呂之次故曰仲呂至
酉則物皆收斂保合如臥懷狂得不謂之南呂乎物
孚甲於卯故曰夾鍾茂盛於未故曰林鍾至亥而
衆律之窮以陰和陽而不先倡得不謂之應鍾乎以
言其長短之制則司馬遷謂黃鍾九寸二分太簇七寸二
分林鍾五寸四分以漸而長至應鍾而為四寸二分
蓋以九分為一寸也班固謂黃鍾九寸大簇八寸林
鍾六寸以漸而短至應鍾為四寸七分四厘蓋以十
分為一寸也以今觀之朱子謂九分一寸之說淮南

劉文公集卷八

七

大史小司馬之說可推然則班固之說非矣以言其
相生之法則班固謂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上生夷則
夷則下生夾鍾夾鍾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仲呂蓋自
黃鍾以下十二律皆為陽下生陰陰上生陽京房謂
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
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蓋自蕤賓以下凡六律皆
反為陰下生陽陽上生陰以今觀之梁武帝謂若從
班固則夾鍾仲呂其律過促非仲春孟夏下生長之氣
然則京房之說是矣所謂五上六下者即班固之說

蓋以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六陽律之下
生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六陰律之上生
而不知仲呂之能上生黃鍾故但云五上生也所謂
五聲二變者則杜預之說蓋清濁相生之序為宮徵
商羽角則是宮與商商與角角與徵徵與羽各間一
律而角之與徵羽之與宮乃間兩律故角徵之間近
徵收一聲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謂之變
宮也商宮角徵羽象君臣民事物臣與民不可變可
變者君與事而已是故有變宮變徵而變無商
角羽正聲者十二全律之聲也如八寸一分之黃鍾

劉安公集

卷之七

五

五寸四分之林鍾是也變聲者十二變律之聲也以
仲呂上生之黃鍾不及八寸謂之執始執始下之林
鍾不及五寸謂之去滅是也中聲者以宮為聲氣之
中蓋自宮而下屬乎陰而未暢自宮而上屬乎陽而
始和故宮在五行屬土而為中聲也半聲者十二半
律之聲如黃鍾正聲九寸則變聲四寸半大簇正聲
八寸則變聲四寸如仲呂為宮則黃鍾為徵而用半
聲林鍾為宮則大簇為徵而用半聲以其不可長過
於黃鍾故也宮八寸一絲而聲濁徵五十四絲而聲
清以仲呂為宮則聲清而黃鍾為徵則

蓋十二律皆可為宮以統眾律如黃鍾為宮則大簇
為商姑洗為角則蕤賓為徵林鍾為徵南呂為羽
應鍾為變宮此黃鍾之一鈞也如大呂為宮則夾鍾
為商仲呂為角林鍾為徵徵夷則為徵無射為羽黃
鍾為變宮此大呂之一鈞也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
管旋相為宮也鄭玄註
云宮數八十一黃鍾長九寸九分六厘一也三分宮
之一生徵數五十四林鍾長六寸六分九厘一也
三分徵之一生商數四十二大簇長八寸八分九
厘一也三分商之一生羽數三十六南呂長八寸六
分九厘一也三分羽之一生角數二十四姑洗長八
寸四分九厘一也三分角之一生徵數十八應鍾長
七寸四分九厘一也三分徵之一生宮數十二黃鍾
長九寸九分六厘一也

劉安公集

卷之七

五

分寸之七九六十三又九分寸之一為六十四
三分角去一牛變宮三分變宮蓋一生變徵此以
則隨月而變所同律度量衡之說本於舜典蓋黃
鍾之管其容千二百黍為命十命為合十合為升十
升為斗十斗為斛此量之始也千二百黍其重十二
銖兩合則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
鈞四鈞為石此衡之始也班固七始之說則言黃鍾
之一均謂黃鍾子為天始林鍾未為地始大簇實為

人始於洗辰為春雜賓午為夏南呂酉為秋應鍾
為冬也京房六十律之說則為十二律者五其一為
正聲其四為變聲始黃鍾終仲呂凡十二正聲始執
始終南事凡四十八變聲也愚於明問既略陳之如
是然而鍾律之學務在于得人庸可不知乎如馬遷
之說其于史記班固之說具於漢書京房準律定數
之說劉歆侯氣靈臺之制則漢之時者也杜夔之議
音律魏武帝時變諸議音指姑之檢律呂音武帝時
造鍾魏武帝時變諸議音指姑之檢律呂音武帝時
阮咸之善達八音音武帝時鄭譯之

劉安公集卷之七

能明七調隋文帝詔求知音之士參定樂音譯考季
聲梁武帝之制十二笛以準律而推測氣候無差
前長三尺八寸大呂笛三尺六寸大簇笛三尺四寸
次鍾笛三尺二寸姑洗笛三尺一寸仲呂笛二尺九
寸蕤賓笛二尺八寸林鍾笛二尺七寸夷則笛二尺
六寸南呂笛二尺五寸無射笛二尺四寸應鍾笛二
尺三寸以爲通聲較古夾鍾玉律并周代應鍾信都
並皆不差於是後以八音旋以七聲莫不和韻
考之二十四輪扇以候氣而與律如合符節此齊神
曲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即觀天色
常與人對語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皆驗管而
灰飛已應每月所候言皆不爽又爲帳扇二十四埋
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自
住與管此又漢以後之善律呂者也萬寶常之爲百

四十四律隋文帝時萬寶常論八音律和爲宮之法
變化終于十八聲試祖孝孫之爲八十四調孝孫曰
令爲之應手成曲祖孝孫之爲八十四調李嗣真振鐸
樂與天地同和治世之音安以其政和李嗣真振鐸
故製十二和之樂令三十二而八十四調李嗣真振鐸
于地而黃鍾自應謂其爲大常缺黃鍾無不成真房
上奉車鐸聲甚厲口宮聲也鐸以振于張文收斷竹
空地若有應者振之得鍾衆樂大和張文收斷竹
爲律而臣鍾自鳴唐太宗召文收與祖孝孫定雅樂
餘二鍾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此非唐之善音
律謂之聲皆响徹時人咸服其妙此非唐之善音
律者乎王朴之知音李照之知器皇初李照損鍾
劉義和觀之異議元豐中劉義和觀之十六爲十二
劉義和觀之異議元豐中劉義和觀之十六爲十二

劉安公集卷之七

實之辨論皇初四年范鎮上書言樂泰胡瑗之以黍
生尺瑗以橫阮逸之以量求音蓋累黍求尺裁官又
此非朱之善音律者乎方今 聖朝功成制禮治定
作樂蓋將有伶倫變擊之徒出而任其責豈但若此
而已乎如有用我者亦願執朱文憲元定之律書以
書以往謹對
問古者鄉飲之禮其節文度數可得而言歟後世
間有舉之者其亦有合於古歟
對古之鄉飲所以爲防範民庶之治具後之鄉飲率

以為粉飾太平之文具一獻百拜鼓瑟吹笙固所以為飲酒三爵屢舞拔劍擊柱亦所以為飲酒而有禮之與無禮何啻天淵之判哉此則執事先生發問之意也請試陳之儀禮有鄉飲酒篇而是禮之節文略具禮記有鄉飲酒篇而是禮之虔敬愈明一則鄉大夫與國之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而飲四則黨正蜡祭而飲賓主所以象天地介俎所以象陰陽三賓之設所以象三光四面之生所以象四時以言夫禮之寓于坐席則天地嚴凝之

劉文安公集卷

八卷之七

元

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賓也者接人以義故坐賓於西北以賓率人以義者也天地溫和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也者接人以仁故坐主於東南以主接人以仁者也坐俎于東北以輔主也坐介於西南以輔賓也以言夫禮之寓於笙歌則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率所調升歌三終也工樂正也升歌三終謂升笙奏南咳白華華黍所調笙入三終也吹笙之人入于堂下歌魚麗則笙吹由庚周之謂代也笙歌已竟而堂上與

歌南有嘉魚則笙吹崇山周之此二歌南山有臺則笙吹由儀間之此三所謂問歌三終也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所謂合樂三終也堂上堂下歌奏始之以禮者敬也敬也終之以樂者教和也拜至拜洗拜既敬之至也請安請坐旅爵和之至也降盥降洗潔也辭盥辭洗讓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叙坐以齒貴長也序俎以爵貴貴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盥不忘賤也雍睦之風由是而作爭

劉文安公集卷

八卷之七

升

訟之端由是而息迨於後世漸墮古制瑤池高會荒酣耽樂穆王賜西王母玉山將頽風流醞籍裴帶恭其醉也如玉山之將頽醞籍裴帶恭有飲之人無飲之禮漢永平之郡學二年行晉大始之辟雍隋開皇之泮宮唐貞觀之鄉校晨星曉露相望希潤越雪蜀日創見愕異吹雪吹日以良可為世道惜也方今禮樂明備興廢舉墜鄉飲之禮歲每行之然而郡縣之周視為常典故主俱以儼寒為高意傲賓介以苟合為賢豐酒饌侈供帳悅聲伎恣惟噉是豈聖世道民之

意哉謂宜修飾禮容慎擇齒德庶乎律令之謂
其足以防民之非孝友之勸勉其足以長民之善而
不負于上之意無愧于古之稱美豈不美哉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七終

劉文安公策畧卷之七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八

男 稼 稱 註 釋

元 孫 而 鉉 補註

八世孫世遠世進達輯編

世 選 重 梓

兵科

問兵者國之大制也若周禮鄉遂丘甸之異管子
內政鄙制之殊漢之南北軍唐之府兵曠騎藩鎮

劉文安公策畧卷之八

宋之班直屯駐廂兵民兵之類其法亦可可知者
歟

對垂衣廟堂可以為治不必練兵也而不知安不忘

危聖經所訓操觚詞林可以為學不必言兵也而不

知文事武備聖人所兼執事先生較文場之鏖戰盡

殺入日鑒發諸生之墨守問及兵制敢不悉心索所聞以

對乎夫軒轅有涿鹿之戰黃帝戰蚩尤于涿鹿顯頊有共工之

陣唐虞有苗頑之征夏啓有甘扈之誓有扈氏威侮五

以征之成湯造攻於牧宮武王成商於牧野而兵

制之來也非一日矣惟周之兵制爲大備考之周官鄉遂之民以五起數謂五則一比兩則一間卒則一族旅則一黨師則一州軍則一鄉一家出一人爲兵故一鄉萬二千五百家一軍萬二千五百人六鄉凡七萬五千家六軍凡七萬五千人王六軍大國三軍次都鄙之民以四起數謂四井爲一甸二軍小國一軍都鄙之民以四起數謂四井爲一甸二軍小國一軍七家出一人爲兵故王畿千里六十四萬井而出車萬乘侯國百里六萬四千井而出車千乘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之民行則爲伍兩卒旅軍師之衆兵農無彼此也諸侯之兵不足而後發六遂六

遂之兵不足而後發六鄉內外有輕重也春振旅以蒐春田曰蒐擇不夏芟舍以苗芟舍者教以草上之秋治兵以獮以殺爲冬大閱以狩言取之無害苗秋治兵以獮以殺爲冬大閱以狩言取之無害苗其時之隙而簡兵也克商以庸蜀平淮以江漢征徐命魯公追貍以韓侯隨其地之便而出兵也蓋周室兵制之善如此晉惠公作州兵則二千五百家成一軍率家而一鄉一軍之法壤魯成公作丘甲則一丘十六井出一乘而一甸一乘之法壤武王克商實川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何魏之兵以武卒所出今使丘出之蓋議其重歟也秦之兵以銳士秦昭而兵制之壞也非一國矣惟齊之兵制爲大壞考之管子作內政於國中以寓兵自軌里連鄉積而至於五鄉爲師則所總凡一萬人作鄙制於國外以寓農自邑卒鄉縣積而至於十縣爲屬則所統凡九萬家內有工商之鄉凡六外有鄙制之屬凡五三分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上皆所以爲民也國高名將五鄉公室自將五鄉皆所以爲兵也王與國子高子谷將五鄉爲三軍

國之內無一農國之外無一兵而兵農分矣無一家不供軍無一人不授甲而民力竭矣長勺之戰帶甲千萬兵車千乘是空國而爲兵矣臨淄之中戶惟七萬卒二十萬是盡室而爲兵矣蓋齊兵制之酷如此秦之兵所以興秦亦所以亡秦給郡縣者一月而更謂之更卒給中都者一歲而更謂之正卒屯邊者謂之屯卒臨陣者謂之戰卒時公時凡民二十三附之更卒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復屯邊長城之卒四十萬五嶺之卒五十萬驪山之卒幾十萬阿房之卒幾

十萬始皇北築長城南修五厥後勝廣起於卒二世
左戌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為屯長會
天大雨而不能前進期法當斬乃遂反起兵于蕲
劉項起於徒項梁兵起于吳殺守令者卒屠城邑者
卒而秦遂族滅矣漢之兵所以強漢亦所以弱漢南
軍主守衛王宮衛尉主之主官中其屬有東明主東
士百八人南屯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公車主關朔平主
門衛士百朱雀主南掖門衛士玄武主武門衛士蒼
龍主東門衛士北屯主北門衛士八司馬北軍主巡徽京
城中尉主之中尉郎其屬有越騎領士七百人步兵
劉安公策畧二卷之八
領士七百人掌長水領士百三十四人射聲領士七
上林苑屯兵長水掌兵水宜曲胡騎百八人掌
符詔屯騎掌騎胡騎掌騎之屯虎賁九武并射聲
車中壘掌北軍八校尉郡國番上於南軍三輔京北
番番上於北軍而內兵之盛可知巴蜀三河潁川則
有材官材官隴西天水安定則有騎士平地用西
北之地多車騎東南之地多樓船江楊有臨淄則
有弩手荆楚則有劍客而外兵之盛可知厥後耿恭
將北軍五校擊羌鄧鴻將北軍五校擊胡外兵不足
禦變內兵疲於奔命而漢遂不支矣唐之府兵多因

周隋之舊諸府六百三十四所而關中三百六十一
所強幹弱枝之法可謂良矣居重御輕之術可謂得
矣其農隙而教閱也則折衝掌其節度其有事而調
發也則郡府驗其符契行兵則甲冑自備裝糧自具
無發兵之費也罷兵則將歸於朝兵散於府無握兵
之重也奈何開元而後府兵之籍缺而不補折衝之
將久而不遷一變而為彊騎始於張說則關內有長
屯之兵而番上之制始廢再變而為方鎮始於林甫
則邊塞有長征之兵而番戍之制始廢彊騎廢而有
禁軍方鎮強而刻天子而唐遂以困矣宋之兵制又
變五代之舊五代之禁旅大橫宋則奪其兵柄大與石
度之權五代之禁旅大橫宋則奪其兵柄大與石
為永久之業守信不釋去兵權市好田宅天下之兵
本於樞密而樞密有發兵之柄無握兵之重京師之
兵總於三衛而三衛有握兵之重無發兵之柄此范
之言三衛謂馬軍禁軍之親禁軍之親隸隸侍衛者為班直近班直近
州者為屯駐更戍或諸州諸司募者日役兵諸州募
者日廂兵廂兵所以給什伍其民教而用之曰民兵

之內附斜而用之曰番兵奈何易世之後保甲兵
創於熙寧而兵始變王安石為保甲之法今民自置
秀箭及每小保甲用民力築射
梁又自辦錢糧起舖屋兩三區義勇兵創於治平而民始怨治平二
年韓琦
請列民手跡之為義勇康定之間元昊陸梁而兵疲于西崇宣
之季女真犯京而兵疲於北天下之民困於養兵天
下之兵疲於應敵而宋遂以遷矣方今文明御極武
備赫昭屯重兵於內設衛所於外藩府諸屯熊羆當
路殿前禁旅虎豹守關萬里烽燧無狼烟之警四民
安堵無犬吠之虞誠無容以兵為議也然愚嘗聞之
治世雖未嘗好戰而未嘗忘戰大舜當至治之時罔
可以鼓琴而咏南風之歆矣然典謨所述在內則明
射侯以為教養之術在外則奮武衛以為捍禦之方
武王當戎衣之後固宜建櫜而奏戢戈之頌矣也王
肅曰所以能緒功知而不則者將周官所載小司徒
率之力也故建諸侯謂之建櫜也周官所載小司徒
則以會萬民之卒伍為任大司馬則以統六師平事
國為職而長嘯却胡范鎮長嘆却胡驕劉琨為胡
所困乘川登樓清嘯其賊即退
岡棋破敵秦符堅
與玄闡自萬兵犯晉謝安揮扇清塵投筆
取封事班超亦未嘗非吾書生之事執事勿以為狂幸甚

問成周井田軍賦寓兵於農有鄉遂之兵有丘甸
之兵其所以異者何歟管子之內政大宗之府兵
雖非三代之良法而尚為近古亦有可知者歟
對有先王之兵制有後人之兵制先王之兵制如魏
絃土鼓大音希聲其不可復也明矣後世之兵制如
寒來暑葛量時制宜其不能同也久矣請為執事先
生陳之三代之兵制至成周而大備考之周禮五家
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
為鄉此六鄉之制也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鄣
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此六遂之制也鄉遂
之地皆家出一人為兵故五人為伍而伍長率之即
比長下士也五伍為兩而兩司馬率之即閭胥中士也
四兩為卒卒長率之即族師上士也五卒為族族師
率之即黨正下大夫也五族為師師帥率之即州長
中大夫也五師為軍軍將率之即鄉大夫命卿也六
鄉六軍六遂六軍是為天子之制而大國三鄉三遂
則三軍次國二鄉二遂則二軍小國一鄉一遂則一
軍焉鄉遂之兵如此若乃丘甸之地則比家出一人

爲兵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
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而後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
牛一十二頭甲兵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謂乘馬之
法積而至於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城池邑居
園路等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出車百乘
是爲卿大夫采地之大者同十爲封提封十萬井定
出賦六萬四千井出車千乘是爲諸侯之大者封十
爲畿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萬四萬井出車萬乘
是爲天子之國總計六十四萬井爲五百一十二萬

禮記公家各一人卷之八

八

家家出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而惟出車萬乘步
卒七十二萬人豈非七家而出一人者乎蓋丘甸之
兵如此鄉遂之兵以備禁衛雖悉調而不用丘甸之
兵以供征役雖用之而不悉調鄉遂役重而賦輕丘
甸賦重而役輕先王之制可謂百世而無弊者矣夫
何管子欲速得志於天下而爲內政師制之法分國
中爲二十一鄉除工商六鄉之外凡十五鄉悉以爲
兵其鄉之制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
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

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族鄉良人
率之五鄉爲師故萬人爲軍五鄉之師率之高子將
五鄉園子將五鄉公將五鄉是爲內政之法自國之
外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師十卒爲
鄉鄉有鄉師三鄉爲縣縣有縣師十縣爲屬屬有大
夫五屬五大夫是爲鄙鄙制之法國之內無農國之外
無兵而兵農判矣無一家不養兵無一人不授甲而
民力竭矣自是以來歷代之兵又皆無足道者惟有
唐太宗府兵之法最爲近古凡天下之府六百三十

禮記公家各一人卷之八

九

四所而關中三百六十一所以爲居重馭輕之術府
有三等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每府
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吏兵曹別
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土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
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其設制皆有可觀
者而又發兵則刺史得以參驗其符契罷兵則兵散
於府將歸于朝士無失業之患將無握兵之重可謂
近代之良法矣然而關中諸衛皆以營上遷塞諸府
皆以番戍每一月更一番則失之於緩遷二千里亦

上番則失之於大遠士烏得而不逃法烏得而不壞
騎長從之兵邊戍長征之卒雖張說李林甫不得
逃其責而太宗之立法不能無弊亦可知矣究數代
而言之太宗之府兵不如管子之內政蓋府兵有必
壞之勢而內政有必霸之勢也管子之內政又不如
成周之畿賦蓋內政有必霸之術而甸賦有必王之
理也井田不復則甸賦不可復封建不復則鄉遂不
可復內政可施於齊而不能使齊常如桓公之口府
兵可施於唐而不能使唐常如太宗之時為今日之

劉安公集

丁卷之八

十

兵制者宜如今日而已韓魏公琦曰養兵雖非古然
收召無籍之徒為兵使之守禦則良民得以保其終
身骨肉相聚之樂斯名也第今日所患者不專在
於兵農為二而在於膏粱統袴目不知書者兵將也
減尅賞支賸削部伍者軍將也傳奕酬酒手不弓弩
者兵士也飢寒廝役疲老坐食者兵士也兵部日益
軍籍而衛所有不補之伍戶部日催軍糧而倉庫有
不給之患城隍堙圯而列校之第宅踰于樓櫓校場
荒穢而列校之騎從塞于通衢文繡被軀而甲冑散

於庫牙齧會而飽田穢守野為軍國之計者豈
三三大臣一動念乎蓋兵不如簡兵養兵不如
如是而已國不可以忘戰而執事勿以諸生為思出
其位幸甚

問自有兵制以來其兵法如黃帝五陣大公三陣
風后孫臏吳起諸葛武侯有八陣李靖有六花陣
十二陣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孫子九地之術晁
錯之所謂五技孔明之所謂五習是皆行師御敵
之不可不知者歷代之制則漢有八校隋有十二

劉安公集

丁卷之八

十一

衛唐有三衛六軍十六衛宋有三衛四廂十衛皆
所以為天子之禁旅尚詳陳之

對當韃靼戢天之時而論兵試懷鉛握槊之士而問
兵從計吏訪四方諸作方言是執事欲求其全材而
非困以所不知也敢不悉心以對手夫黃帝五陣
行之則直陣屬木銳陣屬火員陣屬土方陣屬金圓
陣屬水也大公三陣天陣謂星宿孤虎無庚亥
辰巳午戌亥為地陣謂山川向背人陣謂
對是孤余傲此風后八陣則天地風雲虎翼蛇蟠龍飛鳥羽也

八陣方員北牡衝直方宜車輪馬行也吳

則又有曲直銳卦車箱車輦鸞鶴衝陷之吳

日古人秘藏此法故詭八名耳八陣本也分為八

陣天地者本手旗號雲風者本手輪名龍虎鳥木手

八象之別后入誤傳訛誤孔明八陣則又有洞當中

黃龍驤身翔連衝握奇虎翼折衝之殊按綱目集覽

以雲為四正龍虎鳥李靖之六花陣則中軍外有左

虞侯右虞侯左一箱右一箱左二箱右二箱而其所

謂十二陣者則中為中軍外為遊奕而以大黑大赤

當子午青蛇白虎當卯酉左突右擊當寅申前冲後

冲當巳亥推克決勝當辰戌破敵先鋒當丑未是為

十二之數又作花陣本孔明入陣法也左右各三軍

番飛花外畫之至若大司馬九伐之法則四圍攻之謂

之傳一口憑弱犯鳴鐘以伐其罪謂之伐二曰賊賢

之出其君謂之增三曰恭內為增四曰增之謂會

地謂之削四曰野荒兵入其地謂之侵五曰召固

之不用執治其罪謂之正六曰定罪而誅之破

其徒黨謂之殘塞之使不得與後交通謂之杜放試

其君則殘之謂致其徒黨而殘破之也八絕其國謂

日化令陵政則杜之曰絕不與之通也

之勢也九曰內外易行則滅孫子九地之術則

自戰其地謂之散地入敵之地不深謂之輕地彼此

皆利謂之爭地彼此皆可以來謂之交地諸侯之地

三屬先至得天下之衆者謂之衢地入敵之深背城

之多者謂之重地山林險阻沮澤難行謂之圯地所

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謂之圍地疾戰則生不疾戰

則公謂之死地也晁錯之所謂五技則一曰平原易

地輕車突騎易挑亂也二曰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則匈奴之衆三曰堅甲利刃游弩往來什五俱前

弗能格也四曰材官驍發矢道同的矢之善者曰驍則匈奴

也四曰材官驍發矢道同的華箭未滿弗能交也

五曰下馬地開劍戟相接則匈奴之足是皆中國之

所以制匈奴也孔明之所謂五習一曰目習謂目見

旌旗之號而知指揮之變識變續之意也二曰耳習

謂耳聞金鼓之聲而知動靜之宜合行止之節三曰

心習謂心會教令之事而知刑罰之嚴趨功賞之利

四曰手習謂手習五兵之器而知長短之用精戰聞

之機五曰足習謂足習起仆而解坐作之節熟進退

之路是皆將之所以御衆者也若夫歷代設禁軍於

京師者又有不同如漢之八校非中壘屯騎步兵
水胡羽射聲虎賁八校尉者乎附之十二衛非左右
衛左右翊衛驍衛武衛屯衛禦衛者乎唐之三衛則
以貴戚大臣子弟爲之曰親衛府一勳衛府一翊衛
府各一人左右而六軍非左右羽林高宗置左龍武
武者乎肅宗改萬騎爲左右龍武將軍十六衛非左
衛左右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金吾衛左右衛千牛
衛千牛衛志有八衛皆有左右共十六衛每衛有
正掌官禁衛衛金吾掌官中京城警衛宋之二衛曰殿
衛之案案卷之八

前司侍衛馬軍步軍侍衛起于唐肅宗前起于周之
步四廂曰捧日天武龍衛神衛捧日天武屬之殿司
入則侍衛殿陛而十衛非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左右
出則扈從乘輿而十衛非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左右
衛上將軍諸衛大將軍諸衛將軍率府率府副率
者乎抑愚卽執事所問而考其要自黃帝五陣而下
皆行兵制敵之法自漢有八校之下皆設兵禁衛之
制夫推轂間外古者命將必推轂而後之曰闔內之
秉鉞邊疆呼吸之間風雲奔走指顧之際天日收觀
行兵制敵誠不可無其法也周盧千列設戟百重入

守虎關國之腹心出陪豹尾王之爪牙設兵禁衛誠
不可無其制也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都
省中郎然黃帝風后之君相武王大公之臣主所謂
以仁義行師孔明之所以輔漢衛公之所以興唐所
謂以法律行師而孫吳之徒特爲封豕長蛇於天下
以魚肉生民而已后漢生伯封實有豕心其營陣行
伍雖復合法又豈可以汙君子之齒牙哉漢唐之禁
衛有金日磾張安世之徒以謹厚稱宋之禁衛有王
審琦石守信之徒以雄武者而唐之禁衛自中葉以
劉文安案卷之八

來遂爲腹心隱痛之疾唐之所以不競皆由於此又
豈可以爲有國之良規哉管見區區惟執事與進之
問自古兵法如軒轅有五律矣而大公祖之者也
何爲又曰三陣武侯有八陣矣而李靖祖之者也
何爲又曰六花陣大司法九伐之法孫子九地之
術晁錯五技孔明五習是皆不可不知也尙悉陳
之

夫軒轅五陣本於五行之尅生謂直陣屬木銳陣屬
火員陣屬土方陣屬金曲陣屬水敵以木形直陣來

則我爲金形方陣以禦之金能尅木故尅直者其
方者敵以火形銳陣來則我爲水形曲陣以禦之水
能尅火故尅銳者莫若曲也敵以土形員陣來則我
爲木形直陣以禦之木能尅土故尅員者莫若直也敵
以金形方陣來則我爲火形銳陣以禦之火能尅金
故尅方者莫若銳也敵以水形曲陣來則我爲土形
員陣以禦之土能尅水故尅曲者莫若員也欲勝彼
之陣也則視五行相尅之形欲變我之陣也則順五
行相生之序軒轅五陣之說蓋如此而大公出於其

劉文公策畧 卷之八

去

後祖之者也乃曰三陣蓋其說謂有天陣如星宿孤
虛之類有地陣如山川向背之類有人陣如編伍彌
縫之類然則軒轅之五陣即大公三陣之所祖矣豈
相矛盾哉若夫諸葛武侯之陣法亦祖述軒轅大公
之陣法而參用八卦之方位北方坎爲龜蛇南方離
爲朱雀故北曰蛇陣南曰鳥陣東方震爲蒼龍西方
兌爲白虎故東方龍陣西方虎陣西北乾爲天西南
坤爲地故有天陣地陣東南巽爲風東北艮爲雲故
有風陣雲陣鳥蛇龍虎居四方天地風雲居四隅敵

灌北方則蛇陣爲正而天陣雲陣爲奇以應之敵在
南方則鳥陣爲正而風陣地陣爲奇以應之其在東
方西方也亦然敵在西北隅則天陣爲正而虎陣蛇
陣爲奇以應之敵在東南隅則風陣爲正而龍陣鳥
陣爲奇以應之其在東北隅西南隅也亦然大將所
居爲握奇之處言奇正在其握也兵勢相應如常山
之蛇言首尾應其中也而又一陣之中自有八陣八
陣之中各有八陣故八陣之生六十四陣猶八卦之
生六十四卦陣法井然而我兵不亂陣名隱然而敵

劉文公策畧 卷之八

七

人不知武侯之說蓋如此而李靖出於其後祖之者
也乃曰六花陣蓋其法中爲中軍外爲左虞侯右虞
侯左一廂右一廂左二廂右二廂既不用人陣之一
而用其七又不言中軍之一而言其六兵之道說道
也故兵之名必詭名也然則武侯之八陣即李靖六
花陣之所祖矣豈相水炭哉至若大司馬九伐之法
前云同孫武九地之術晁錯所謂五技孔明所謂五
抑愚即明問所及而考之軒轅風后之君相武王太
公之臣主其行師本於仁義者也而未始不濟之以

野馬啼喘不可乘故夏頒馬而攻鑿其
也佚特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芻牧則寧

騾駝以負糧食皆武帝時則漢之馬政已不始矣

夫唐之馬政蓋屢變焉其初有府兵之馬兵當給馬者官與其直間歲不戰者許其鬻賣此一變也其後府兵法壞兵貧不能買馬於是始以監馬給之高宗武后時蓋國初得突厥馬一千匹隋馬三千疋置監於隴右命大僕張萬歲領其政至麟德中有馬七十餘萬匹分爲三廐八坊四十八監此又一變也三廐謂馬廐三千爲中千爲下八坊謂保樂井垂拱以後馬耗露南浦開北蒲開大平宜祿安定天半至開元中王毛仲爲內外開廐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群復與麟德相等此又一變也王毛仲從帝東封取蓄馬數萬

御文安公集卷之二

馬

之馬政又若何其初養於監牧謂之官馬有飛龍苑牧龍坊天驕監天廐坊總之以群牧領之以守倅此又一變也國初有左右飛龍苑太宗興國五年大左右天廐坊皆隸焉四年改爲駉驥苑左右天廐苑左右天驕苑分領知州及通判其後王安石立戶馬之法賦牧地於農民歛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責其孳息每都限馬十五疋期以十五年而足天下不勝弊此又一變也迨至民病已極國用復缺于是市

之以茶而置茶馬司任其職者有若陸師閔等茶課百萬獲馬萬匹此又一變也宋之馬政於是爲可見矣國初河東宋用陸師閔路買馬給以銅錢而成人皆鑄錢爲器與國五年乃以布帛準其直元豐四年郭茂河言欲專以茶博馬以來帛博糧谷及以茶馬并爲一司領之○舊蜀茶額三十萬至李稷加爲五十萬陸師閔代寃數代而言之養之於民則民受其弊而國之利亦少且民所養者必多驚弱此宋之法也而漢之括馬於民唐之令兵買馬已濫觴此意矣市之於邊則敵得其利而國之費亦廣且彼賣者必非驥足亦宋之法也而漢之求馬貳師唐之借馬突厥已權輿此意矣惟養之於官斯爲良法然必得其地則水草豐而馬肥碩風氣寒而馬力勁如周之汧渭唐之隴右是其地矣必得其人則秋刈有時而遂其養攷教有方而得其良若周之非子齊之毛仲是其人也方今聖世雖崇文隆師不事馬上之治然武王歸馬猶修周官牧圉之政則執事之問固宜而生雖窮經應科不聞弓馬之畧然孔子大聖猶有禾田苗壯之政則諸生之對亦當惟進之幸甚

御文安公集卷之二

馬

王

稼 稱 註釋

元孫而鉉補註

八世孫世遠達輯編

世選 重梓

刑科

問刑者輔治之法誠不可少也歷代之制刑與其
任刑罰之官者有可言歟肉刑者帝王之制而後

劉文安公集卷之九

世之刑非古也然則肉刑其可復歟

對時雨膏澤發育萬物必隨以雷霆之震軋春風和
氣克暢八埏必繼以霜雪之嚴凝禮樂教化至陽赫

赫憲網刑罰至陰肅肅然則刑罰誠不可無而亦不
可獨恃也明矣請因明問而言之考之虞書象以典

刑象法也法用常流有五刑有寬也以流放鞭作官
刑以鞭為治朴作教刑朴夏楚也不勤流共工于南

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此帝
舜之刑也然帝舜以欽恤好生為心

其書曰欽恤欽
恤惟刑之恤也

之德治于民心而為之臣者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率

陳作士惟明克允何嘗矣殺一人哉考之周官士師

以五刑佐刑罰司寇以三典刑邦國大司徒以八刑

糾萬民小司徒以八辟譴邪法此成王之刑也然成

王以庶民庶獄為訓而為之臣者司寇蘇公敬爾由

獄君陳用辟爾惟厥中何嘗輕議一辟哉周公致辟

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隣而天下之人不以忍議周

公以其刑之當罪也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兵倭人

于夾谷而天下之人不以殘議孔子知其罪之當刑

也魯與齊會于夾谷休偃戲于前孔子曰匹夫莫辱

門樹兩觀于前所以標表宮門登之可也蚩尤聖命而

始有桀黜之刑商辛作孽而始有炮烙之刑周之哀

也墨劓刑宮大辟之刑皆有贖而罪者始不刑秦之

罪反收有罪復脫周惡得無泗上淪莖之變赭衣塞

路盜賊滿山秦惡得無灞上係組之降漢兵至灞上

以組申韓之徒馳騁于戰國斯高之徒雖耻于閭閻

以秦非正統以法禁為詩書以誅戮為仁義始以

乃問統也

人於而焚已始以嚴法終而慎民漢高帝與而
童之法定九篇之律惠帝立而除妖言之律制獄
之條文帝除肉刑景帝定罰令百年之間民脫虎口
奈何廁中獄出于斃妻之手臣后斷服如手足而
高帝之家法微道傷養鷹始有酷吏之風而文帝之
朝網弛前公作偏殺入為身所必至也後武帝之時
趙禹張湯之徒作見知故縱之法立監臨部主之條
殺漢故之罪急放出之誅良法美意刻削殆盡向微
張釋之于定國革濟以平怨漢之為漢未可知也唐

劉文安公集卷之二

三

室之初太宗為盛念肉刑之廢而斷趾之刑不復復
覽明堂之圖而鞭背之刑不敢用臨刑三覆奏詳矣
又重之以五覆奏獄于大獄是矣又獻之于中書
有四海之內咸獲更生奈何雖血禁門者太宗之所
以待其兄弟搢吮黑南者高宗之所以待其元舅
中廣眉四方半額所必然也故武后以來周興來後
臣之徒開告密之門作訊囚之法銅匭之罪驚高子
丘山圖土之冤聲溢于衢路仁聲惠政洗滌無餘向
微徐有功狄仁傑輩沮其虐虐之為唐未可知也

宋之為用刑大抵詳審諸路設提調刑獄京師設大
理刑部又置審刑院以防其失凡獄必先諸司而後
開報審刑院事從中覆然後下丞相府丞相以聞然
後論刑而其最可稱者三百年未嘗殺一士大夫斯
又漢唐之所不及也我朝之制尤為盡善諸道設提
刑按察司京師設大理刑部又置都察院以重其事
太祖高皇帝懲胡元之姑息痛革奸弊以慈祥愷悌
之心行剛毅果斷之政列聖繼承濟以仁澤百餘年
來民無得而名矣豈僅遠過漢唐而已哉第一介區

劉文安公集卷之二

四

區之心竊有所不能然者大凡天下之政率作于上
而壞于下行於近而格于遠方今朝廷之上未嘗矣
殺一人而郡縣之間酷虐之吏使民斃于拷掠之下
圖罔之中者不可勝計且律笞杖大小皆有成法而
今率視為文具以喜怒為大小而已斷笞不過五十
斷杖不過一百則笞杖之訊又常疑是也今則以喜
怒為多少而已於律因瘦走者上其數今則猶棄
鼠耳於律婦人非犯奸笞無見體今則猶笞犬羊耳
唐太宗禁無鞭背今則四體百骸皆可鞭耳有仁心

者忍聞之乎使是事徹聽九重能不當饋九起乎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庸有既乎執事者不此之問而曰肉刑當復不當復先儒有言肉刑不可復也不數赦以養奸即肉刑之刑也愚亦曰肉刑不必復也民斃于拷掠之下笞杖圖圖者雖曰肉刑無是也狂瞽之言不知忌諱進退之則惟命

劉文安公策畧

卷之九

五

問古之言刑者有所謂三典三刺三就三居五戒五禁又有所謂五臨五過三赦三宥又有所謂八刑八辟八威律例分八字虞書之所謂五刑與周官之五刑泰之五刑與後世之所謂五刑同乎異乎李惺作律六篇蕭何增為九篇唐玄齡又增為十二篇而又有律令格式四字之異者皆可符而言歟

對為揚雄之說者則曰君子之學不必學律揚雄法言唐虞之齊民禮義榮辱為東坡之說者則曰致君堯舜不可不讀律讀書萬卷不讀律為叔向之說者則曰君致君堯舜從無術子為國不必鑄刑書為子產之說者則曰使民知禁不可不鑄刑書噫不必學者所以守約不可不學者

劉文安公策畧

卷之九

六

所以務博不必鑄者所以復古不可不鑄者所以救時也然則執事之問愚可以對矣夫所謂三典則新國用輕典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是也所謂三刺則訊罪于群臣訊罪于群吏訊罪于萬民是也三就則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所以刑之者異也三居則大罪于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所以寬之者異也五禁則王官有官禁官府有官禁城中有國禁田野有野禁軍中有軍禁禁之而使人勿敢犯也五威則善用之軍旅誥用之會同禁用之田役糾用之國中憲用之都鄙戒之而使民不敢于也五臨則用之禁獄其說具于周禮非辭色氣耳目者乎周官小司寇以五聲聽獄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目聽五曰耳聽其出言不直則頻二曰色聽觀其面顏不直則聽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目聽觀其五聽聽不直則眦五曰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眦過則用之正刑其說出子呂刑非官反內貨來者子穆王作呂刑有曰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舊說作求云有求謂賄賂也五過之所病或謂同官位或許反因碎或因親用事或三赦則曰幼弱老耄有行貨狂或舊相與往來憲愚是三者皆放而赦之也三省則曰過失不識遺忘是三者皆寬而赦之也八刑則大司從之所以糾萬

氏曰不孝不睦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是也
八辟則小司徒之所以麗邦法曰議親王之王族有
議故王之故舊有議賢有德者或稱于議能有才者
罪則議功有功則議其法罪則議其法議貴有爵位者或稱于
勤勤王事者或稱其法議賓四方賓客有是也八辟則曰
邪約謂斟酌盜取國家密事約酌也謂刺探邦之曰
邪賊謂為逆亂者曰邪謀謂為異國之問謀而犯邪
令謂故時微銀焉邪令謂詐偽府望為邪盜竊取國
者為邪朋為私黨為邪誣造詭言以皆有其罪也八
刑之金各一八卷之九

七

字則曰以日年如侵用官物無文記以盜論有文記
準盜論曰皆曰各皆謂無首從各謂各加罪而其則
反上意及則連上文即刻意盡復明若則文殊意會
各有其例也虞之五刑則墨劓剕宮大辟而為官之
五刑則一日野刑上功糾力二日軍刑上命糾守三
日鄉刑上德糾孝四日宮刑上能糾職五日國刑上
顯糾異奚可比而同之哉秦之五刑則黥劓剕左右
趾梟首殛骨而後世之五刑則笞自一十至五十杖
自六十至一百徒自一年至三年凡五等流自二

至三千里凡三等死刑絞斬二等豈可齊而一之
哉以言乎李悝之律則口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
其法凡六篇而蕭何又益以天婚擅興廐庫為九篇
以言乎唐玄齡之律則因蕭何之三篇辭增以名例
衛禁職制盜賊聞訟詐偽雜律齡亡斬獄共為十二
章漢之律雖始于九章然其後有所謂律本車句決
事比例五曹詔書春秋決獄見于漢官儀者益詳矣
皆就帝建安若乃張湯趙禹輩增為幾千餘條則楊
雄所謂不必學者也唐之律雖始于十二章然其後

八

有所謂開元舊格開元新格開元勅令大
中刑律附以格敕為大中刑律統類而見于史志蓋
密矣若乃長孫無忌輩增為五百餘條則叔向所謂
不必錮者也刑範有無窮者法之意刑異五等例
而有定者律之文變而無窮者法之意刑異五等例
分八字亦可謂明白者矣律令格式作于玄齡其中
若日治于已然謂之律禁于未然謂之令設于此待
彼之至謂之格設于此使彼之效謂之式亦可謂切
要者矣宋制則有累朝編敕勅令元朝則有制詔條

格新例迨于○聖朝充爲明倫愚嘗究其理而言之
鐘律有五聲十二律故律令亦有五刑十二篇鍾律
所以和天下之聲律令所以禁天下之奸而刑與樂
相爲流通矣五刑有三千之威儀故五刑亦有三千
之條創出於禮者必入于刑出于刑者必入于禮而
刑與禮相爲流通矣刑所當罰罰所當罰此義之盡
也刑期無刑辟以止辟此仁之至也夫如是則刑罰
之與禮樂不可偏廢也明矣然而班固曰禮樂所以
養人過乎禮樂是過而害人刑罰所以害人過乎刑
罰是過而害人是則禮樂當先而刑罰當後焉刑罰

劉文安公集卷之九

九

之與仁義未嘗背馳也明矣蘇氏曰古者以仁義行
法律故民樂趨于仁義而自免于法律後世以法律
行仁義故民苟免于法律而偶合于仁義是則仁義
爲本而刑罰爲末焉爲天下國家計者其可不知所
先後而究其本末哉敢以是爲終篇獻惟進教之幸
甚

劉文安公集卷之九終

劉文安公集卷之十

男 稼 註釋

元孫而鉉補註

八世孫世遠達輯編

世選 重梓

工科

問錢鈔並行古今之良法伊欲舉而行之酌輕重
之中平飲散之法盡坑冶之利廣鼓鑄之所精肉

劉文安公集卷之十

卷之十

好之規得造印之方若何而可

對珠玉金寶可以爲用矣而不能多得穀粟布帛可
以爲用矣而不能致遠腰萬貫之緡手方寸之楮寒
可以衣饑可以食不珠玉而自富不金寶而目足蓋
亦古人撫世便民之良規也請因明問而條答之錢
之來也遠矣謂之邦布謂之實貨謂之刀謂之泉莫
非錢也錢自大吳氏已有大吳氏高陽氏謂之金有
能氏謂之寶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
商人齊人謂之鈔之行也久矣謂之交謂之會謂之
引謂之飛鈔莫非鈔也朱高宗造會子后改爲交

李資會子則公私買賣無不得而不用唐憲宗令商賈
至京師委錢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號為飛錢
錢之畸零便于交易故曹魏嘗欲罷錢而馬芝等以
為不可魏文黃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競
為濫惡以要利嚴刑不能禁芝等議用錢非
徒利國亦鈔之簡易便於轉輸故趙宋之時嘗欲廢
鈔而孫甫等以為不便慶曆七年甫嘗監交子務轉
運使以偽造交子多犯法欲
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偽造鈔錢則
以私自鑄錢可廢乎但嚴刑以治之伊欲酌貴賤之
中愚以為一錢五銖者錢之良法也過輕而為驚眼
綆環過重而為赤仄半兩皆不可行也一交于文者
鈔之良法也輕而為中統之一文與三文重而為至

劉安公集卷之二 卷之十

元之一貫折五皆不可行也又欲平飲散之法愚以
為飲之無方則大貴必也如宋之法外路以錢會中
半而解發民間以錢會中半而輪納可也孝宗散之
附注無節則大賤必也如宋之法三年為限而造一界一
界之數無過百萬可也神宗
附注宋治之制欲其盡善考
之前代禹鑄金於歷山湯鑄金於莊山鄧通鑄錢於
會稽張齊賢鑄錢於鑾信然地利無常豐於古或當
旋今闕于此或泄于彼愚又安敢獻萬紀願治之說
以干明主之聽哉唐太宗時權萬紀言宣統鑄錢之
歲可得數十萬帝惡其官利而惡

文鼓鑄鼓其之所欲其廣考之前代饒之有永平
監始於唐池之有永豐監始於宋至道
年間江之有廣寧
監咸平部之有永通景德然國用無常有過塞之妄費
則增置一監有土木之興作則增置一監愚又安敢
陳王涯飛狐之院以為盛世之事哉唐穆宗大和八
年河東僞復建
錢院於蔚州肉好之規誠欲其精然不過如孔穎
所謂不可惜銅鑄工耳如淳曰體為肉孔為好○南
齊孔穎論鑄錢不可以惜銅
愛工若不惜銅則鑄錢為無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
敢起私鑄不敢起則欲散錢公上鼓鑄權不下分其
其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錢便薄惡如此奸民為之
可以為錢不出於公上利孔則散乃是以此小利失大

劉安公集卷之二 卷之十

利日東 若乃漢武龍馬龜形之具見戶
利新莽契刀貨
泉之類肅宗重輪乾元之制則或者不必然矣王肅
附注元年造契刀其形如大錢其形如刀貨
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布曰貨左曰泉 印造之古
欲其得然亦不過如元朝許民以昏鈔易新鈔漢
附注漢武鹿皮綠縹之幣既逸逸宋仁
宗朝入翠羽飾珠之祥元
朝文錢銀鈔之類則或者不必作矣元中統中以文
貨每一兩同抑愚于終篇有獻焉方今專行鈔法而
白銀一兩 常患於鈔之不行則繩之以重法收之以厚歛夫前
代許民以昏鈔赴官倒換而納其工墨之錢故鈔無

濫惡前代許氏以交會赴官收納而充其賦役之類故鈔有流通今也不然鈔之造於上也有出而無納鈔之行於下也有融而無換及其徵鈔于民也豪商大賈積鈔于家而無微奸胥吏假鈔爲名而漁獵閭左貧民鬻田產質妻子而後得鈔以送之官大臣謀國擾郡縣暴閭里而後收鈔以貯之庫嗚呼不意古人利民之計而爲今日病民之本也且國家不行舊鈔則下令曰不行之而已欲行新鈔則下令曰造之而已鈔賤則又以賦稅收之鈔貴則又造一界增

劉安公集卷五

四

之如是而已此三尺童子之所知也苟常行今之法愚恐其弊有甚於鈔法不行之弊而未敢盡言執事勿以爲狂

問神禹疏通川澤潴治祿會成周遂人匠人稻人之所以治其溝洫之蓄泄者其功尚矣漢唐宋以來循良之吏所以典利除害者猶不少也今聖明在上河清游晏無他慮矣第水旱之在天者有不可測則凡所以預爲之計者宜無不備淮堧湖岸之田多以水告荒浙江湖廣之田多以旱爲慮

修堤坊築塘堰以足民食以備國賦將何施而可對觀秦民渠雨鍾雲之歌次渠成雨則知水利之不可不與觀東坡蒼溪大湖之詠王安石與水利水利之不可妄興所以不可不與者蓋或除其決溢泛濫而免民之害或興其溉灌沃饒而爲民之利也所以不可妄興者蓋費財勞力而惠不及於黎元喜功樂事而利徒歸於貪殘也執事先生發策下詢及於水利愚請舉古之事而後及於今之利病焉夫禹之治水也九州之川則使順其道而流者不至於壅

劉安公集卷五

五

遏九州之澤則使歸其漚而蓄者不至於潰溢而所以潴治其祿漚者又莫不盡其力使民安於稼穡之養支分派別循循有序此端彼界井井有條禹之功爲不可及矣周公之治也遂人掌鄉遂而捐膏腴之地以爲溝洫者多於周官遂人掌井田之民以治溝洫者千夫有井匠人主都鄙而井田之民以治溝洫者萬夫有井匠人主都鄙而井田之民以治溝洫者多於賦匠人廣尺深尺謂之田而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溝方十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遂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倍謂之溝而通於同而稻人之職以滯蓄水以防止水者又莫不隨時而

適其宜和人掌下地以蓄水以防止水以代大溝澇水以達均水以列合水以濟澇水之慮無旱澇也最地之力無饒鹵也周公之功為不可及矣澤潤平而大禹之功與造物而俱化經界慢而周公之功與世運以俱遷自以為愈於禹者自主以鄰國為望也自以為愈於周公者李愬以溝洫為田也聖人萬世之利既一廢而不復後世智能之士始乘時而有作叔敖起芍陂閼楚受其惠文翁穿腴口則蜀以富僥史起引漳水於魏而鄴旁有稻梁之誦經襄王時史起為鄴令引漳水以灌田民乃脫之誦乃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

劉安公集卷之十

卷之十

六

鄴旁終古為鄴國道渾水於秦而谷口有禾黍之誼今生稻梁鄴國鑿渾水為渠鄴國渠至武帝白公侯引渾水起谷口以灌田名曰白渠民歌之曰鄴國在前白渠在後荷鍾為雲火渠為雨渾水一石其泥散此春秋斗既灌且黃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此春秋之善水利者也李水則鑿江以灌潁潁潁係則引汾以灌蒲阪召信臣之守南陽而作約束防紛爭則當時之通渭渠而使轉漕足灌漑李冰鑿金甌係穿底柱之險可無○召信臣在南陽通漕渠此渠與廣漑灌鄴當時引渭穿渠漕關東渠民得此渠此渠時之善水利者也以言夫內地則嚴熊穿龍首渠於焉翔之地倪寬穿六輔渠於內史之治白公引潁於

池陽張閼築塘於新豐熊穿谷以為龍首渠而升史穿六輔渠以溉高仰之田故名曰六輔渠白公引潁水以注潁澇田四千餘頃因名曰白渠以言夫過郡則王景重修芍陂而廬江熱馬臻創開鑑湖而會稽稔桑弘羊復輪臺之渠溉田五千頃趙充國屯鮮水之田架橋七十所漢王景重修叔敖之芍陂而境內豐○鑑湖在會稽○桑弘羊奏復故輪臺以東枝渠黎皆故國地廣饒水可溉田五千頃可通渠溝種五谷趙充國屯田潁潁以通漕七十所其載於溝洫志也則泰山引汶水東海引鉅定汝南九江諸郡引淮朔方酒泉諸郡引河地無遺利焉其載於地理志也則大常領巴陵渠九江有

劉安公集卷之十

卷之十

七

陂湖官南海有海浦官江夏有雲夢官職無濫設焉平當賈讓郭昌之行河而當以經義尤為著名漢成帝時平當領河堤奏求能浚川河者待詔賈讓奏言帝時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則從民之舊水者不與水爭民尺之地出數年治河之費以養民之民河定民安故謂之上策且河水泛溢期月自盡雖曰未幾勞民不費愈於治堤無功之苦多寧滯渠使民得以田分發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收敗術也又以為堤堤民安田治堤亦成此富國安民之策謂之中策象若繕完故堤勞費無已數達其害乃下策也村預劉儀欣刁雍之浚渠而預能利民尤為足稱吳預還襄陽修召信臣遺迹用渠諸水灌原田萬餘頃民利賴之號曰杜父○劉儀欣引芍陂而民多豐後後魏刁雍鑿文山渠在唐則有若李襲長孫祥引河入渠溉田萬餘頃

或築雷陂勾而田祿淮溉也或破白果碾磨而貴戚

歛手也唐李襲引雷陂水築勾成塘以溉田長孫在

宋則有若劉葵范仲淹或興水利有功而治累著民

也或築通泰海堤而民改姓范也胡安定有治事齋

常言發善治水后累為政皆興水利仲淹築海堤於

通海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又為興化令發通

泰楚海州民夫治之既成有若許景山者修蕭何

故堰於真宗之時則即鄭公在前白公起後之意也

詳知興化府乃曰鄭侯方佐天下乃暇為此以灌民

田吾又豈可憚一時之勞而遺萬世之利乎是乃因

其壞堰有若趙尚寬者修信臣舊渠於仁宗之時則

即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之遺也趙復修召信臣渠於

沃壤包括上其史冊所載者班班可考諒亦執事之

所素聞也而無待於末學之喋喋矣第方今之利病

則明問之所切者而愚亦不敢隱焉夫古之時有河

患若武帝瓠子之歌所以作也武帝時河而今則無

之雖神禹九河既道之功無以加矣古之時有海患

若元朝捍海之塘所以築也而今則無之雖周公海

不揚波之盛無以踰矣元作捍海之塘而漸右免

重譯來朝乃曰海不揚波三然則其所患者得不

年意者中國其有聖人乎

淮堧湖岸之水荒浙江湖廣之旱災乎今國家之漕

貨多取辦於東南東南之田不熟則不惟民受其弊

而國用亦以告乏設有十日之雨淮湖彌望之壤悉

為巨浸設有一月之旱吳楚極目之地盡為焦土誠

能於淮堧湖岸凡沮澤之處疏其枝葉開其斷港使

水有所散則即神禹疏濬滄距川之法也而豈非久

遠之利乎誠能於江浙湖廣凡陂塘堧廢之所復其

舊跡興其新利使旱有所備則即周公和人蓄泄之

法也而豈非無窮之益乎今論者不以為不急之務

則以為久遠而難成且凡鄉閭田野之間稍有一富

豪智力之人尚能興一方之利豈有朝廷欲建一議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患有不成者乎惟在於行之

者何如耳無急於近功無恤於小費無委於貪饕之

徒興所不當興之役勞所不當勞之民取足於簞篋

以肥己無委於罷軟之徒曰某處之堤已築某處之

塘已開取具於簿書以罔上有罪者可使之有力者

可使之如朱文公以官粟募饑民修海堤如朱大祖

以廩米給發夫浚河漕亦未嘗不可今日出之帑藏

他日償之田祿如寄於外府耳不然有不測之水火
期而欲誅雲師有不測之旱臨期而欲暴巫尪公
召暴子而問吾欲暴巫若何曰天地有餘力不生五
測不雨而望之愚頑不已踈乎
谷而生蓬蒿民無餘粟不食五穀而食藜藿御縣之
間無非催科之吏國圖之中無非負租之民其弊尚
未止於此而晚生始進未敢盡言倘執事進之玉堦
方寸地尚當爲

聖天子所其蒞之見謹對

劉文安公呆齋先生策畧卷之十終

卷之十

呆齋集四十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劉定之撰定之有易經圖釋已著錄是集前稿
十六卷存稿二十四卷皆分類編錄如代祀錄永
新人物錄經筵講章策畧皆在其中而鄉會二場
試卷亦皆附列續稿五卷則成化乙酉以後所作
不復分類以一歲爲一卷焉明史本傳稱定之以
文學名一時嘗有中旨命製元宵詩內使却立以
俟據案伸紙立成絕句百首又嘗一日草九制筆
不停書有質宋人名字者就列其世次若譜系然
人服其敏博然其標楷勿翦亦由於此李東陽懷
麓堂詩話曰劉文安公不甚喜爲詩縱其學力往
往有出語奇崛用事精當者如英廟輓歌石鍾山
歌等篇皆可傳誦讀者擇而觀之可也其言可謂
婉而章矣

重刻完菴劉先生詩集二卷

〔明〕劉珏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二年劉玉

成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完菴詩集

一卷》提要

重梓劉完菴詩集序

夫有性而後有情有情而後有志有志而後有言有言而後有聲有聲而後有詩而性詩之根苑也故曰詩言志又曰詩本情性之為物霸而能照淨而不垢深闊廣大不可為外析毫剖芒不可為內冲而用之而已而用之詩亦以冲貴之近性也性無意於為詩也性而有意於為詩也則不足以供吟者之用也辟其猶橐籥無意於為聲也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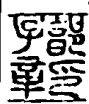
簫而有意於為聲也則不足以
供吹者之求也晉宋之詩以陶
彭澤為宗天寶大曆間杜為宗
陶之言曰久在樊籠裏復得返
自然杜之言曰水流心不競雲
在意俱遲亦庶乎知性矣而潘
陸鮑謝之不得埒於陶王駱沈
宋之不得隣於杜性不性之辨
也太倉劉完菴公詩五言似陶
七言佳處似杜公知性與不予
不敢知予同李太參劉自復公
裔孫也為予言曰公齡弱冠蘊

郡守况伯律辟名家子為從事
召公、上書乞從儒若冲於進
已為比部郎却莆田丞無錫令
金以明志而守三尺若冲於利
五十致政歸舊墅營小洞庭日
與故人徐武功祝京兆沈石田
輩相羊其中若冲於綏冕晚號
完菴而自為說曰天完形於上
地完質於下人受父天母地完
而生之室完而歸之如玉返璞
以全其真若冲於生死之際斯
人也謂冲而用之非耶郭二

幾矣幾矣公之詩似陶杜也宜也公曾孫進士布始刻公詩於吳大學士王守溪宗伯吳艸菴二公為序歲久漶漫自復校刻於楚而屬序於予、讀二公序一謂公神情蕭散無冠裳累一謂公脫屣名利而自樂於山巖水涯二公距公世未久其語足信予因是信自復語非為親者阿也

萬曆甲午夏五年家子泰和郭

子章謹撰



完菴詩集序

夫詩自魏晉以下莫盛於唐之詩如李杜二家不可及已其餘誦其詞亦莫不清婉和暢蕭然有出塵之意其體裁不越乎當時而世似相隔其情景皆在乎目前而人不能道是以家傳其集論詩者必曰唐人唐人云抑唐人何以能此由其蓄於胸中者有高超故寫之筆下往往出於自然無雕琢之病如韋柳又其首稱也世傳應物所至焚

香掃地而子厚雖在遷謫中能窮山水之樂其高趣如此詩其有不妙者乎完菴先生劉公少為刑部屬出金山西按察司事居三載即棄官歸吳中季始五十耳公神情蕭散無冠裳之累其家長洲之野江湖之上日玩雲水不足引水為池累石為山號小洞連與客登眺以樂興至輒瞪目為吟哦聲其詩專法唐人語多与合當時所與倡和者武功徐公叅政祝公及隱士沈

石田數人而已自公之歿而徐祝二公相繼下立吳中風流文雅不可復見矣余於公為後輩而託交久成化辛卯予北上與公別明年公遂不起竊恨之於是公之曾孫布登進士弟既喜公之有後而布嘗輯公詩名完菴集者請序則又喜其詩之不止也完菴者公歸田時號也自以保其身名幸而無虧如玉返璞以全其真觀公晚節之善如此又唐人王右丞輩有不可及

者其詩僅百篇所遺者尚多讀
者如得其為人則又奚以多為
哉

弘治十七年夏五月朔旦

賜進士及第資善大夫掌詹事
府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延

陵長洲吳寬序



完菴詩集後序

故山西按察使李劇公諱允四
卷公諱松字廷美自少志尚不
凡初守晚鍾將引為從事公云
於說曰願為儒不為吏晚從之
遂望應之鄉薦久之授刑部主
事擢山西按察使三年上
疏因乞致仕以賜公高志清操
季甫五十晚獲名利而自樂於
山巖水涯允有所紹一於詩發
之祐多清妙可盡公又善於學
畫工作事即其然極妙墨性

流傳吳下而聲句膾炙人口里
 龍溪其集觀之則未也弘治壬
 戌公之曾孫希登進士始以一
 編授予、秋漢一過歎其能以
 眼前淺見骨中事忙有唐人之
 風乎而平日傳誦之句或不在
 焉乃知公之著述遺篇多矣其
 亦可惜也惟於漢其集論至世
 見公之骨次脩然超出埃壘之
 表於乎是亦足矣公嘗云士之
 保身確當如玉之無玷乃為完
 節故自號完菴卒列祀郡學鄉

賢之初云

正德壬申光祿大夫柱國少傅

太子太傅兼戶部尚書 武英

殿大學士知制誥國史 經

筵友致仕王鏊序



重刻完卷劉先生詩集卷上

類孝子詩并小叙

類孝子季栗執父喪哀毀五日而沒或謂其過於厚然過於厚不猶愈於薄乎為人子者能以季栗之心為心則風俗歸厚而達理亂常之徒削跡於世矣此君子於季栗所以雖抑其過而必揚其善也其季子昌持翰林陳君緝熙所著孝子傳之余請言遂據傳中事析為五類各系之以詩附諸卷末以俟采風者觀焉

中秋詠月

中秋之月皎々其光我思二親在天一方欲往從之
道阻且長願為黃鶴隨風以翔斐然成詩我心孔傷
、聞喪奔赴

惟雁有書來自西隅云我母氏棄我諸孫子惡當賊
母有何辜哀號仰天邀不可呼清晨于邁雨雪載途
悠々山川我心若割

望歸葵

秦關幾々渭水溶々母骨在函憂心冲々行荷于肩
渡捧于胸既還于鄉馬羸其封子孫絕々展省不窮
迎父歸養

父昔在戎亦孔勞瘁今我迎養庶幾無愧謀我兄弟
毋惜爾費我室人毋薄爾味既有旨酒亦有肥羜
飲之食之惟其所嗜介以眉壽黃耇台背

繼父以沒

嗟々我父天不憖遺父既亡只子生何為豈曰無食
而我弗饑豈曰無漿而我弗思一陟一降時復見之
彼蒼者天莫知我悲

瞻彼庭樹風吹不息親不逮養子何報德泉魚之言
是刑是式五日而斃在父柩側彼何人斯證父為直
彼何人斯處有德色類彼橫流砥柱屹々太史作傳

勒之金石於千萬年孝子不沒

得徐尚賓陞兵部郎中信喜而賀之

塞雁南飛日書來見故情大夫新拜寵高士舊知名
官簡餘閒少心勞太瘦生春風阿閣上重聽鳳皇鳴

先月樓

夜々南樓月先來照酒卮君家自近水天意本無私
樹白鳥驚早寔明燭到遲望舒如有約不用待多時

遊洞庭

泊舟銷夏灣跨馬羅漢寺心空悟禪語衣潤著山氣
羅明紅樓花路暗青松樹一咲出東林清風送歸去

山西送直兒還家

霜臺一杯酒云住各沾纓遠道鄉關夢衰年父子情
青山成晉驛紅樹閭閻城汝叔如相問歸田賦已成

紫霞洞

欲把桃源比壺源迥不同他能開秘藏我亦有仙風
龍卧一泓冷雲來雙竅通好詩吟不盡臨寫畫圖中
過沈石田有竹居次徐天全韻

烟水微茫外舟行一舍餘既覓沈東老還尋陶隱居
冰絃三疊弄雪鯁八行書醉和陽春曲空疎愧不如

積慶堂

隱君栖息處門對玉山岑廢世推行義傳家不在金
舊書兒解讀芳譽士俱欽借問燕山桂何年發故林

參寥泉

潛老栖禪處坡仙作郡時孤峰與世隔五馬入林逋
泉煮杯餘茗碑刊夢舊詩悠々四百載吊古不勝思

借騎於徐遊包山

南州雪色馬借戒看山行溪處不一到好花空自明
酒邊雙鷺老物外一身輕婚嫁年來畢何愁向子平

送吳乾菴會試

秋闈名已動鄉閭得意重馳北上車辭父老拋萊子

服致君今用伏生書香飄玉陛傳臚處露濕金

花錫魚餘老我閒居憶知己好音頻寄莫教疎

送徐天全再赴張湫二首

手足胼胝兩鬢秋功成深慰至等憂奇文五色驅

妖魘砥柱千年障橫流載月仙槎繞北上冒寒驄馬

復南遊垂名竹帛中丞志不在分封萬戶侯

天語新承寵任專御爐烟裡玉堦前鹽梅自昔堪調

鼎舟楫于今已濟川麟閣曉雲隨彩筆鶴京春酒醉

瑤筵贈行分得烏絲錦江漢皇華寫數篇

王岑道中有懷徐天全

嚼茗焚香與不慳出門殘照滿青山千章古木知誰

種一路流泉送我還白髮肯辭今日醉紅塵能有幾

人問題詩報與天全老只欠君游紫翠間

壽徐天全八詠

脫屣名區

鐵券丹書柱石臣挂冠今值太平春黃金殿上辭

明主白玉堂中別故人飛夢已先隨鹿豕圓形何必

待麒麟馬誰報與河陽令歸路無勞復望塵

游心物表

爽理功成入翠微

古來明哲似君稀數編仙籙從頭

註一片閒情與世違老鳳自依珠樹宿冥鴻長近碧
天飛白頭却咲王丞相猶愛金籠放雪衣

放歌林屋

瑤液新篳貯滿瓢洞天深處恣逍遙長歌隱士紫芝
曲相和神仙碧玉簫月照石牀雲不斷風生琪樹葉
皆飄蟠桃忽報花如錦飛度瑤池酒未消

濯足太湖

筆床茶竈寄孤蓬逸興春來似酒濃足濯太湖三萬
頃氣吞喬岳幾千重銀濤亂湧翻明月鐵蘂橫吹起
卧龍回首雙鳬飛碧落漁郎何處覓仙踪

草閣集方

草閣閒來理舊囊手抄寧厭字千行全無政府清涼
散半是仙家却老方濟立欲將三代比用心非在一
身康初展小試餐霞術絕勝青精煮作糧

綠野清遊

柳岸陰、抱郭斜肩輿長日興無涯天平近謁忠宣
廟南里遙尋魯望家坐倒綠樽依蕙草步隨流水入
杏花清時處、耽行樂不種東陵五色瓜

芳園歌樂

翠壁紅泉竹繞籬午橋那得更清奇藥苗出土閒堪

辨花氣熏衣醉不知迂叟記成猶昨日丈人機息已
多時白雲不好持相贈莫怪年來只自怡

逍遙壽域

帝德光華壽域開熙、無處不春臺笙歌院落神仙
醉錦繡江山宰相來玉樹自隨天地老牡丹誰爲子
孫栽更有明朝約鶴背相將上九陔

陪徐天全遊城西諸峰

琴臺石屋恣躋攀上相襟懷豈等閒一路兒童皆拍
手幾人風雨亦登山乳泉分入茶爐內瑤草收來藥
籠間直把天平作盤谷烟霞高卧不知還

送參政俞

送君東郭倒離觴奏績誰如姓字香河洛幾年歌豈
第朝廷昨夜夢賢良荷風画舫圖書遠槐雨青油
驛路長粉署賢郎知暫別紫泥行捧入明光

賀俞士悅司寇致仕

白玉階前拜 玉皇賜歸寧賀沐 恩光尚書已結
香山社丞相新開綠野堂物外烟霞我老陌頭車
馬爲誰忙緣知蔗境春如海日、遊人醉鄉

送太保陳有鑑致仕

分陝功成兩鬢斑便陳骸骨動 龍顏仲翁勝有黃

金贈廣德寧無駟馬還翠栢十圍霜後老白雲一片
雨餘閒懸知別後勞清夢只在蓬萊咫尺間

葉都憲與中口外八景

赤城晝漏

簾外西風送早寒漏聲遙聽獨凭闌連開玉塞秋無
恙水滴金壺晝不乾登轉任教鈴外報記成還憶院
中看狂胡未減頭先白點、令人不自安

雲州曉角

慘、寒雲漠、沙五更無地不霜花城頭小隊初吹
角夢裡征人未到家關月漸低孤影淡塞鴻不度一

卷上

七

石州正字

行斜可憐憂國雙蓬鬢鏡裡今朝覺更華

歇石春畊

口外山川古戰場清時無事只耕桑懷柔本為堯仁
洽屯種尤多漢策良春樹鳩啼千嶂雨曉田牛去一
犁霜將軍講武還蒐獵昨日形弓墜白狼

馬營夏牧

西峪曾經問俗過馬羣一望接鵬窠文公謬說三千
富毛仲蓋稱十萬多沙上放來肥首肯雪中騎去取
蓬姿奚官拍點龍媒說曾道金與渡玉河

東庄秋饌

雲輜于兩出皇州流馬奚須羨武侯驛騎夜馳忘寢
食塞垣秋散有歌謳封倉不費參軍計煮弩何煩校
尉憂兵食年、勞 聖慮報恩須斬月氏頭

西衛冬衣

製自冬官贊萬金綉衣馳賞奉綸音風高正賴縫紉
密氣銳全憑作養溪探甲有心看寶劔枕戈無夢逐
清砧軍容整肅周宣盛儼然何憂不就擒

鵬鵠夜雨

密、疎、聽不窮棘門昏鼓罷三通漢屯禾黍雖霑
足胡地塵沙未洗空過磧暗迷孤戍火入樓寒帶五

卷上

八

石州正字

更風曉來南望長安近瑞日光華處、同

長安晴日

額上春明物色饒東風凝望思迢、山色泥露紅千
樹沙柳垂烟綠萬條納土使來車輶、度關人太馬
蕭、帝城只在南山外紫氣長時射碧霄

送行人金尚德使湖廣

玉珮珊珊出紫宸為傳 天語向湖濱仙槎有路寧
愁遠舊案無金不厭貧牛渚月明秋練薄直廬雲斷
曉鬟新應知後夜停橈處先着菜衣拜老親

葉都憲與中宴集次韻二首

酒逢知己便沉酣不用燈前勸再三雪月滿盤供馬乳寒九開甕試金柑墨君獨愛湖州妙草聖爭誇長史耽更約尋芳南陌公垂楊拂馬綠珠

鳳團烹雪嗽餘酣數到元宵是四三市近易沽留客酒路遙難致奉親柑長才食禄真無愧老眼看花自不耽昨夜還家春夢裡門前碧樹影參參

早朝復用前韻

九重春暖碧桃酣萬戶人呼萬歲三綉縛已呈西苑馬黃封初進福州柑詞臣應制詩先就聖主憂民樂未耽大祀南郊陳鹵簿霓旌十里影參參

○卷上

題楊林璣宜閒堂

龍馬精神鬣未斑相逢何事說宜閒平陽政簡終為相定遠功名始入關丹鳳只應翔日下杰松休信在人間他年歸第重開社未必香山勝錫山

送楊林璣侍戶

陌頭楊柳拂香羅潯折烟絲綰玉珂戶口盡歸周典籍陽春須布漢山河鶯聲別處啼偏久花傷離觴落故多清世夢龍滿臺閣狂來欲獻太平歌

遊虎丘和錢學士原博韻

仙人騎鶴下瀛洲短簿祠前作勝游山閣高寒簾捲

暮海天空濶雁來秋洞中碁為消閒着石上詩因吊古留說水尋山雖可樂紫泥只恐召韓休

遊吳山寶華寺復用前韻

錦綉湖山似十洲重陽未到已先遊向平老去偏多興杜牧重來不厭秋行處却憐雲作伴別時還愛雨相留呼童摘取芭蕉葉寫得新詩贈惠休

和錢學士原博宴朱玉雪池亭韻

水榭風亭列綺筵白頭相見各歡然地偏似與三山近人樂無如五福全檀板按歌來竹下黃柑薦酒擘霜前蟹羹醉掃三千字渴驥爭奔澗底泉

○卷上

韓都憲永熙重恩堂

柱史封章一度過詒花又見下鸞坡貴登三品人非少寵及雙親世豈多仙洞碧花凝湛露石湖春水漲恩波橫金注玉高堂上蔗境其如此樂何

和韓都憲永熙留別沈陶菴韻

東林池館寂清幽冠蓋頻煩覓舊遊白酒醉來知幾度紫泥微起又三秋天邊湛露何多也海內遺賢可薦否使者還朝為相報陽春一曲少人留

陪徐天全夏仲昭遊玉峰次韻

青峰萬聳白雲頭今日來陪上相遊甫里晚烟紫茂

花洞連春水接湖州山中未乏連城玉海上空閒萬
斛舟勝會况逢全盛日蘭亭不減晉風流

贈夏太常仲昭

乞得天恩下九關容臺爭似釣臺閒白雲不作人
間雨黃雀惟思海上山欹枕北窗風澹澹濯纓西澗
水潺湲大江南去三千里幾處林泉有客還

壽祝大參惟清

青瑣芳聲有數車省中今對紫薇花心懸天上雙龍
關春滿山西百萬家座客此時看擘脯洞仙前日教
噴霞願君玉帶橫青日歸泛江南一釣槎

卷上

蘭桂同芳再壽祝大參

溪黃淺碧懶爭春歲晚空山自結羣謝氏好花天下
少黃家奇樹月中分風霜院落偏宜賞錦繡衣裳不
用熏白首休官逢盛在採芝黃綺不如君

送朱憲副父歸和州

目光如電貌如童鄉思逢秋逐短蓬烏府未看驄馬
客碧山歸伴紫芝翁吟邊宿草隋行殿夢裡寒潮宋
故宮歲晚吳門逢驛使梅花應得寄東風

送陳都憲有鑑再赴陝西

璽書將命出臺端共喜西陲有一韓枯木又需新

雨露疲民重拜舊衣冠函關夜月雞前度華嶽晴雲
馬上看聖主中興圖治切蚤收殊績奏金鑾

送黃棘寺出使

紫禁含香侍翠華口傳天語到天涯萬方臣妾歌
周化八月魚龍避漢槎海島只今多薏苡郵亭自古
有琵琶可憐歲暮無他贈折得寒梅數朶花

遼靜亭為翁總戎賦

十載威聲振百蠻一亭開向柳陰間金戈淨洗遼頭
水銅柱高標海外山對月兵書還自讀傷花壺矢不
曾閒莫言談笑封侯易定遠心勞髯已斑

卷上

壽練侍御從道

戴勇清名重栢臺賜歸雙鬢漸皤閒庭壘石皆詩
料老圃栽花丰藥材玉塵醉揮教宦舞畫樓高卧看
雲來知君不試冷霞術四海于今壽域開

練侍御宅賞牡丹

淡白溪紅間淺黃風光都屬綉衣郎一從新譜傳吳
下懶向時人話洛陽亭館宴餘翻別席綺羅歸去剩
餘香承平此樂皆君賜不似天涯憶故鄉

送陳汝勵赴廣東布政

彤庭月曉御烟浮方伯新除拜冕旒大匠未遺安

厦木雄藩先得濟川舟江邊浪影搖蒼玉道上棠陰引碧油只恐紫泥教赴關生祠空立在遐陬

壽邢郡侯父

一經教子入臺端自喜清時賦考槃能飛未歸周高父龍章先賜漢郎官洞中瑤草熏棋局海上珊瑚拂釣竿八十須知等閒事繡枕子熟正加餐

和邢郡侯聞鵲韻

燕窠香燼換水沉捲簾明對落花深門無暮夜懷金客腹有平生許國心騏驎只今空馬鳳皇終古異凡禽循良拜相尋常事鳩鵲何須報好音

○卷上

賦得楓橋送憲副劉欽謨

關千三百與雲齊勢壓江橋處、低朱雀飛來山雨外彩虹垂在水城西孤舟夜火詩人泊華表春風貴客顯此地逢君乘駟馬只疑平步上天梯

送姚郡侯更任鎮江

從容冠蓋出黃堂今日諸侯舊省郎纔向吳門作霖雨又從京口布春陽袖歸白璧潭無玷移去寒梅不改香我過甌城須下馬坐聽田叟詠甘棠

送朱漢房僉事廣西

斗酒城陰醉落暉桂林萬里惜分違張綱奉使清名

在汲黯遷官直諫稀綉斧三春天際下文星半夜斗南飛懸知荒斥巡行遍民瘼先將獻紫微

寄林郡侯一鶴二首

烏府當年拜美官朝、整鬚立朝端青霄露滴朱衣濕白日霜飛鐵面寒折檻尚為明主重諫章不與別人看丈夫憂樂關天下出守先令一郡安

春風吹雨過江沙京口吳門路不賒燕窠有香分別院馬蹄無跡到豪家心長戀闕偏多夢驚為憂民却易華銷盡俸金都奉母一經教子是生涯

送徐憲副再任山東

○卷上

冠蓋紛紛落照間共傾樽酒醉朱顏臺端宿望遷官去天上新恩獻績還風送錦帆開北渚雨隨驄馬到東山紫泥不久君看捧定立清朝第一班

送徐尚賓

楊柳關門雨未乾行人躍馬上長安真龍講武開新閣司馬推賢起舊官霄漢又看騰踏去交游休嘆別離難京華知己如相問留得忠君一寸丹

紫微精舍為陸大參孟昭賦

度水穿林不憚賒為憐龍耳在烟霞數株枯栢郎官淚千古清風宰相家石壁掃苔看舊刻竹爐吹火薦

新茶知君戀關心猶切夜、山中夢翠華

送友廉使西蜀

外鎮網維屬使君內臺英俊惜離羣煩將文紀埋輪
手去作相如難蜀文六月霜花零夢草九秋鴈鵲破
長雲多才况值中興日昇鼎行看勒茂勛

夢草為張黃門靜之父作

夜溪甥館夢悠、一度相尋一解憂胡蝶不迷芳渡
口鵲偏戀舊原頭半簾晴色題詩坐十里絲香載
酒遊何處鐘聲忽驚破滿庭風雨又生愁

送杜公序西秦修志

聖主垂衣重典章遠勞修志向咸陽文風到處皆鄒
魯事跡收來盡漢唐銀燭課書雲作帑玉函封進錦
為囊懸知太史編摩日才瞻惟應說杜郎

送張主事節之還刑部

娟、玉樹映琅玕不讓陳家有二難三殿
士兩京馳譽擢刑官池塘夢後添新句霄漢來時聚
舊歡明發都門須緩、薦書聞已上金鑾

送張養政起修實錄

祖席華觴莫漫傳至尊當宁正思賢周家孝友稱
張仲漢室文章重馬遷紫塞地寒知雪徧玉堂天近

得春先應知一代書成後聖德神功播萬年

送况郡侯二首

先皇擇宇在廷臣惟我賢侯第一人近向堯天分寵
命遠來吳地布陽春疲民得濟官租減露豁沾恩義
塚新今日城西回五馬笑看父老挽朱輪

兩髻秋霜一寸丹循良蜚譽滿朝端化教薄俗為君
子薦及寒儒作美官廉范來時欵尚在寇恂今日借
應難履聲又入明光殿補衮殷勤佐治安

送邢進之赴召

九重飛詔起仙郎三晉山川盡有光策學舊聞收董

賈史才今喜得班揚北門日暖金魚重東觀風微汗
簡香館職由來兼宰輔早同元凱事虞唐

送曹黃門宗衡省親

官舍寒宵夢問安陳情偏沐聖恩寬賜緡看太鄉
人美諫草攜歸阿母看天上龍章雲作錦洞中仙果
玉為盤嗟余定省違來久握手河橋思渺漫

送范主事彥昇父之汝州

桃花舊種滿河陽遠路雙鳬入帝鄉天府書曾旌
卓象汝州人喜得龔黃棠陰過雨紅塵淨燕寢凝香
白晝長別後問安勞尺牘九重霄漢有賢郎

馬進士抑之穿山送別

五典三墳滿案堆君才不讓呂東萊池邊夜月蘭舟泊花裡春風絳帳開已見陳蕃待徐孺還期孔子鑄額回多情最是穿山色飛入離筵送別杯

慰馬進士喪子

月缺花殘負舊盟橘林仙客若為情數行織錦機中字千古登科錄上名秋草不生埋玉恨暮砧偏送斷腸聲煩君再種藍田玉阿母高堂待作羹

送楊郡侯

愷悌當年著德音分符重沐聖恩深陽春有脚來

○卷上

十七首

茲郡暮夜無金愧此心風雨一麾勞勸諫桑麻千里動歌吟如何便促朱輪去又作他方濟旱霖

送陳編修緝熙

孝行廉名是處聞公門無跡葉無文陳情兩度能終制泣血三年不茹葷天上星辰丹鳳閣江南烟雨白鷗羣官船一路行休緩秘閣諸儒待子雲

贈甘大尹弘濟

老手宜調鼎為和聲煩花縣教絃歌疲民盡來蘇晚當路曾嫌直道多霜冷玉闌皆墮葉月明珠浦不揚波紫泥早晚君應捧思慕其如去後何

送孫庭蘭主事貴州散賞

捷書萬里奏明光已喜王師克鬼方周室報功昭盛典漢宮將命託仙郎洞庭南去星槎遠太白西來鳥道長好向轅門催振旅春風牧馬華山陽

送楊宗伯遷南京刑部

中興才傑滿清朝商權偏承雨露饒周室承詩歸召伯虞庭作士重皋陶雲依北闕心長戀春入南都雪盡消白髮致君知有術上章先請減天驕

送宗伯參政山西

雁門南下晉遺民保障千今屬縉紳瘠土未消千里

○卷上

十八首

雪好風先布萬家春明時有柴平西虜總關無暇對北辰留取聲華照青史丈夫端不負君親

送陳憲章東廣舉姻

彩衣披拂映花驄此去藍橋有路通蕭史美才齊弄玉孟光賢配得梁鴻杯傳合卺銀屏下帶結同心錦帳中饋只今知有托庭闈歡笑坐春風

送仰大理還吳

棘寺重登荷聖明賜歸溪樞暮年情身如泛梗誰非客官得懸車始是榮醉裡鶯花三晦宅夢中霄漢九重城懸知報國心長在夜、教兒對短檠

善政錄為王別駕賦

清風明月滿靈臺佐郡爭誇展驥才村巷幾年無吏擾海鄉今日有官來黃沙斷岸逢秋菜綠草荒田起雨開只恐吳民又無福紫泥微起入蓬萊

題竹贈項大尹

河陽縣裏花如錦爭似侯家玉兩竿直節不容塵土染貞姿偏耐雪霜寒幾番鳴鳳吹蕭和一片晴陰隔座看百里由來非大路定須移植近金鑾

題竹贈李二尹

出自淇園得地靈何年移植近松廳秋雲著處陰初

○卷上

十九 二百一十五

厚春雨霽時色更青節下好詩閒便刻枝頭鳴鳳醉還聽長林落葉君須惜裁管終當入舜庭

送趙進士汝吉

虎榜題名見盡誇更憐才質玉無瑕幾歸鄉里渾如客久住京師即是家舟待潮來方解纜柳當人別故飛花致君先奔瀕才傑莫使平生負五車

贈張時勉學諭

白髮談經久未遷束書歸卧舊林泉自知行古難諧俗人嘆官貧不買田望海立當山頂上看松行到寺門前我來喜結滄浪伴笑答漁歌並釣舡

賦得南園壽鄭郡博

城下方園百畝寬辟疆曾此縱遊看歌童玉遠吹楊柳侍女金盤送牡丹勝事一時經俗眼清風今日付儒冠我來欲介先生壽折得菴花上

送錢世恒會試

蟾闕高攀一桂枝登瀛還及少年時主司自古多青眼名闕於今有白眉楓陰月斜廷對早杏園春暖宴歸遲都門若遇南來使寄我湘靈鼓瑟詩

送鄭教授魚東其兄長史

齊女門邊接鄭虔幾多心事酒尊前雲山一別三千

○卷上

十九 二百一十五

里風雨相思二十年老舅又添新白髮故家留得舊青瑣西游若遇王門相說我歸時負郭田

送錢僉事瑛迎婦還荊州

玉為丰采錦為衣年少如君眼內稀雀矢已許前日中鹿車今喜故鄉歸画橋柳拂仙郎筆綉閣花生織女機中饋只今知有託早傳消息報庭闈

題曹以安進士桂軒

白宦城西舊隱村桂花十里掩衡門栽培不惜勞筋力攀折徒教到子孫衣冷翠陰來短榻酒香金粟墮芳尊燕山事業傳歌咏應許君家得並論

題仇都指揮忠孝卷

前人功業苦難論，寫得丹青示子孫。
瀚海波濤流戰血，陰山風雨泣忠魂。
圖形只合臧宮並，繩武猶憐召虎存。
早晚旌書來日下，一門忠孝沐君恩。

題郭定襄父母孝節卷二首

使回忠義動明光，玉果金錢出尚方。
千載君臣初際會，五年夫婦遽存亡。
九熊有淚看兒德，到肉無人奉母嘗。
聞說南山瘞雙璧，慈烏啼殺樹頭霜。

讀罷穹碑思惘然，君家夫婦堪憐。
問安嚴父三千里，教育孤兒四十年。
風雨不消烏鳥恨，閨門猶誦柏舟篇。
龍章昨夜天邊下，分得恩光照九泉。

送王給事鉉使滿刺加國

駢、四牡出都城，南粵佳誇陸賈名。
天上詔從雙闕下，海中舡趁一針行。
番王喜拜君恩重，淵客遙瞻使節榮。
船棹風生是歸日，帶將重譯到周京。

送蔡進士

把酒江亭未夕暉，好山相對惜分違。
龍章捧下周儀盛，馬鬣封來漢使歸。
吳苑春光梅歇早，楚江帆影雁同飛。
知君指日登臺諫，獻納殷勤補萬機。

賞牡丹和黎郡博韻

魏公宅裡賞奇葩，春色無如富貴家。
西子薄寒衣濕露，太真微醉臉浮霞。
飛觴不待嬌歌送，舞袖休將老眼遮。
自是太平多樂事，吾徒何以荅重華。

和黎郡博送別韻

白雪黃沙歲暮深，客邊鄉思竟難禁。
青山不隔還家夢，明月長懸戀闕心。
春酒一尊留古驛，故人千里寄新吟。
朝回明日長安道，又對停雲想盍簪。

荅陳醒菴卷三首

姓名誰為達金鑾，老去文章盡學韓。
海上魚多長作客，城南田在不思官。
音書曉託三湘雁，香珮秋紉九

畹蘭。昨日壺觴論契濶，菊花叢裡得盤桓。

玉堂仙去白雲鄉，更喜風流得仲將。
紫玉製簫吹別調，黃金換酒滌愁腸。
百季天地雙青眼，十畝園林一舊庄。
記得去年同看竹，水雲深處扣僧房。

画舫頻過柳外庄，南溪原得近東陽。
風來絕澗水無跡，月到空山樹有光。
愁裏得詩如老杜，醉中揮墨過黃張。
別來兩月無消息，孤負寒梅一度香。

送王同府賦得沙海清軍

浪花堆裡崇明縣，開戶時時見蜃樓。
別駕不來天盡處，戍民應到海西頭。
陽春暖逐清軍筆，夜月寒隨入

郡舟此日趨朝綠報續姓名知向御屏留

送金掌解掃墓

郡門匹馬曉遲遲、一路春光捉是詩。宰木不嫌人衣錦，家山應笑鰥成絲。礪邊芳草披雲薦，花裡輕舟載酒移。莫戀蘇湖舊風景，廟堂青眼待多時。

和王堂教佑春雨述懷韻

一窻風雨畫蕭蕭、此際孤懷政寂寥。卧聽鳩聲來屋角，坐看秋色到牆腰。用簪未盡鶯花老，驥足淹留歲月遙。未許廣文官獨冷，故人多少在雲霄。

寄項文祥

○卷上

黃金臺上望君家，萬水千山道路賒。政府別來無箇續，玄都去後有桃花。尋盟恨乏揚州鶴，飛夢空隨漢使槎。聞說西湖好風月，莫教行樂誤年華。

贈黎郡博

芝草蘭花滿室香，好詩無覓刻青琅。燈前教子抄長策，馬上逢人問故鄉。劍氣夜橫低北斗，詞源春漲倒瞿塘。明年諸第多高選，細看泥金字幾行。

贈王照府

入幕清名處、傳聲煩製錦。向琴川孤祠有韻堪消日，百姓無心復訟田。風勁海天蝗不下，月明村巷犬

長眠。我來拭目看遺愛，留得當時策馬鞭。

賦得蓮幕清風贈王照府

地近黃堂迴絕埃，好風吹滿座中來。誰知幕裡高眠客，便是江東獨步才。六角不揮金匱閑，五絃長奏錦囊開。畫長料得多清思，佳句從教取次裁。

和王以載韻

一樽攜過午門前，故舊情深豈偶然。興好欲為山簡醉，才高不作米家真。憂民髣髴春條綠，報國心隨瘦月懸。賀我雙親俱白首，誥花飛下九重天。

壽徵士沈觀菴

○卷上

雪作頭顱錦作袍，姓名早已列仙曹。蔡經慣食麻姑脯，方朔曾偷阿母桃。珠樹暖接孤鳳老，玉山寒聳一峰高。黃眉昨夜傳消息，東海揚塵始伐毛。

沈觀菴西庄賞燈

星斗流光照綺筵，不知明月到堂前。龍門忽底三珠樹，玉井初開十丈蓮。火底笙歌春似海，壺中天地夜如年。不才愧我陪高會，先捧瑤觴壽老仙。

再壽沈觀菴

八十遐齡又六椿，我慚初度獨來遲。玉桃只許東方得，紫氣還容令尹知。洞裏樓臺千歲人，閭甲子一

枰碁多情欲釀滄溟水添入年々慶壽厄

挽沈觀卷二首

海上青驃去莫追訃音傳得到天涯無人更下陳蕃榻有客新題部泰碑百歲衣冠成大夢五湖風月負佳期西庄他日經行處應是羊曇醉酒時

卿書傳到晉陽城啓讀俄驚失老成靖節一生多酒債休文千古有詩名松楸自濕賢郎淚風雨偏傷遠客情他日南還何處拜赤欄橋畔覓孤塋

寄沈同齋

藥欄花送斷紅塵坐閱昇平五十春親畀有書皆晉

卷上

體錦囊無句不唐人新國寫就多甬客美酒沽來只奉親昨夜天涯憶君夢西風吹過楚江濱

挽陳原錫

重向沼溪覓舊盟眼中風物總關情聚星堂下花空好洗玉池邊草自生身立百年成大夢文章千古有高名墓碑贏得儒臣筆不用鄉評說重輕

甬杜東原見寄

杜郎高義薄雲天慚我交來家有緣花送藥欄三晦宅筆床茶竈五湖舡寫山不讓王摩詰釋難曾輕魯仲連昨日開絨見珠玉老年才思益飄然

賦得鹿冠壽杜東原

仙客江陵看獵還黃衣分得製為冠一方新趣塵難入數點奇文雪未乾蕭散肯隨何氏起清高不許貢生彈壯君儀表添君壽却笑孤衰只禦寒

再壽杜東原

珊瑚文彩玉精神只訝前身是洞賓雙闌未陳推鶴表五湖今老釣魚人清風薜荔吟邊路密雪芭蕉畫裡春延綠亭前稱壽日笑陪仙子話揚塵

送徐七公子誌

卷上

歲暮離情十倍深梅花正好却分襟青山故園三更夢黃鵠西風萬里心高士只今推孺子少年休更侮淮陰輕車明日毘陵道又向誰歌白雪吟

和徐七公子壯遊倡和韻二首

子長踪跡子雲才勝水名山載酒來過楚不顯鸚鵡武賦入吳先咏鳳皇臺千金劍向尊前舞五色花從筆上開為報長卿今已老詩壇相見莫相猜

倚門拭目見儒冠文彩分明錦一端行古不求先達引語新多得思親覽暉威鳳知天近破浪神魚識海寬明日肩輿肯相訪典衣沽酒共盤桓
送孔誠學還闕里

襟懷落、語溫、不問猶知孔。睚孫泗上松楸先塋。在壁間、斜斜舊書存。染乾極目雲千里。薇省論文酒一尊。歸去東山春正好。授徒應喜復開門。

壽陳孟賢

綠水園池露氣清。隱君初度集簪纓。松枝不入三更夢。詩卷長留一代名。碧海仙毫金母送。絳帷春酒玉人行。自憐疎懶仕官者。為祝霽椿又到城。

送孔還山東

素王孫子邁常流。西渡乘乾作勝遊。雙隼已成佳婿。聘一尊重為故人留。吟壇白雪傾人耳。歸路青山對馬頭。傳得太平消息去。邊城今日似中州。

養拙為薛時用賦

抱甕辛勤灌未佳。此心應共丈人侔。蛇曾入画羞添足。屋得安居任打頭。寸地不畊留與子。一壺長醉勝封侯。垂竿昨日兒童笑。懶去畝針下直鉤。

送鄭食事子扶母樞歸越

客裡分違乏贈金。彩箋惟寫蕢薪吟。寒衣尚有千行線。春草難甞一寸心。蘭棹南征滄海近。柏臺西望白雲深。遙知廬墓稽山下。夜、慈烏集故林。

送錢奉議子行素歸養祖母

瑞枝楚、邁風塵况復青年出。語新在客爭誇好孫子。還家重養太夫人。衣沾程母祠前雨。酒醉陽關曲裡春。回報乘槎天上使。冀州今日有嚴遵。

送周宗盛致仕

倦翼南飛下海天。知機那待雪盈簷。莫愁山不棄尋詩屐。鏡水能容載酒舡。往事十年春夢裡。閒雲一片晚風前。盧鴻画筆君無忝。應有新圖與世傳。

沈陶菴賞菊二首

落日南山遠。送青籬邊覓句和。淵明花如去歲芳。安好人覺今年老。態生醺醺直須鯨。吸盡闌干不用寶。

秋成

秋成醉歸飛夢知。何處五柳庄前月二更。木落江南玉露秋。錦香亭下得重游。寒花也解迎人笑。狂客何曾待主留。魏相園池空富貴。陶家籬落自清幽。延年不讓仙人杖。采入瑤觴奉白頭。

題沈石田秦淮別意

慷慨襟懷俊逸才。壯游初上鳳皇臺。五陵歌舞無心戀。一夜庭闈入夢來。木葉暗隨秋露下。江帆寒逐暮潮開。清時莫道功名晚。老李公門次第裁。

送陳允德

丹鳳翩、別舊枝。裁來分袂不傷離。朝廷正是修

文日宰相方當吐哺時江上月明潮送客馬頭雲黑
雨催詩清秋准擬京華會咲解金龜醉一卮

退一步為錢歸菴賦

夢覺紅塵一解顏便從湖海掩柴關才能莫道終無
忌富貴何如畧得閒秋水白雲心淡々曉霜青鏡鬢
斑々隣翁不解知人意猶向尊前話解嘲

寄陳孟英

抱道羞彈貢禹冠絳帷移得近仙壇冰堅情好通雷
義玉潔文章授李盤梧上暖雲面鸞鷺洞中香雨長
琅玕梅花見說西湖好歲晚期君載酒看

壽薛時用

似君才調家堪憐趙璧吳鉤在眼前莫笑減來纔五
日桃花開過又千年珠璣唾落紅塵外玳瑁筵開綠
水邊直把南山祝君壽年々同醉早秋天

和項日章見寄韻

中酒高眠未覩頭滿庭黃葉走清秋千年故舊來如
夢百歲光陰去若流移床就月梧桐井濯足看雲杜
若洲虎卧龍跳今入妙惟應道士得相求

送錢伯常

若祖而翁術家精君才能振舊家數尋常施藥誰圖

報多少貧兒得再生杏樹種連三晦宅宦書飛下九
重城贈行規我無他語醫國殷勤吞 聖明

寄薛時用

折梅曾送上輕車回首那堪又歲除南去鄉關千里
夢北來鴻雁幾行書故家文獻君能繼前華功名我
不如賓館舊時風月在莫彈長劍嘆無魚

賦瀛洲壽友人

綠髮仙人閃電眸玉皇新賜住瀛洲琅函寶軸三千
字明月清風十二樓海上白波曾作地洞中瑤草不
知秋逢巡酒熟無凡客只與風流學士遊

挽陳學士緝熙父母二首

烏鵲橋邊屋數椽曾聞教子似韋賢蠅生玉上終非
玷鶴化遼東已是仙風木含悲依舊耀諸花流綵到
重泉玉堂學士碑文在芳譽從教百世傳

九重霄漢使星飛迎得魚軒海上歸絲線未閒今日
手剪刀曾斷舊時機龍香 御墨推恩重雪色江鱗
入饌肥忽報萱花零落盡令人惆悵欲沾衣

題月舟上人所藏沈觀菴同齋父子詩畫

爐烟僧舍坐遲々共羨詩翁出語奇方外有詩棲惠
遠人間無處覓鍾期千金舊紙丹青在一片閒情父

子知為問能言遠海窟歸來城郭定何時

遊西湖和劉邦彥韻

蕭管誰家隔岸吹簫聲如舊不曾移湖清洗盞何嫌
數山好還舡不厭遲醉裡唱詞無俗客老來行樂遇
清時垂楊解管人離別明日煩君贈一枝

游湖後有懷劉邦彥

六橋之名聞古今春明况復堪結尋舡頭看山若看
画席上得詩猶得金梅花相映鬢絲白湖水不如人
意溪歸來僧舍抱琴坐一夜月明懷賞音

古狂為陸言符賦

○卷上

浪跡江湖幾十春此生落魄許誰倫接輿高士為前
輩荷鍾先生見後身行處一杯長在手醉來雙眼便
空人扁舟昨日山陰過書法親傳賀季真

題孫太參所藏王舜耕山水

筆底能移造化機王郎全似米元暉渡頭松葉雲來
暗洞口桃花雨過稀啼鳥不驚山客夢浮嵐常滿寺
僧衣披圖莫怪頻興感記得釣簾坐翠微

慰沈石田哭子

丹穴雛飛日影昏忘情誰復是東門紅顏父哭千金
子白髮翁傷四世孫庭下牽衣室入夢素頭翻墨尚

留痕北堂早晚春風動又見宜男葉舊根

醉漁為周宗道賦

白首漁父酒為生曾向江潭笑獨醒狂藥入唇甜似
蜜泰山開眼小如屏春眠衣濕桃花雨晚漱舟橫杜
若汀回報武陵溪上客婦言從此不須聽

賦得漁庄歸興送周宗道辭館

收書歸見舊漁磯白首沙頭賦式微檣雁留人
語海鷗識我不驚飛青山影裡邀明月斗聲中醉
落暉明日仙源問消息菰花飄滿綠蓑衣

送表兄吳士明還海州

○卷上

閩門楊柳曉依依此日船堪恨遠達鴻雁及時皆北
度鵲鵲隨雨獨西飛壯年莫使塵星劒清世無勞賦
式微慚我明年朝帝關尺書休遣寄來稀

題范伯和西齋別意卷

三年賓主重交情此日携書問公程冬被有心溫阿
母春風無意及諸生西齋雪後雙扉掩南澤烟開一
棹行遙想承歡多暇日石田重向故園耕

送鄭克明

康莊千里淨浮埃匹馬翩翩上鳳臺烏帽曉沾花露
重玉鞭晴拂額雲間孝親克盡居喪禮報國寧無濟

世才入覲擬承前席問漢庭重見賈生來

水雲為方志清道士賦

片影無心入翠微貝宮應是好相依
葛陂浪濶從龍去遼海風清伴雀歸
河伯不嫌迷曉夢水仙曾借補春衣
栽來何處尋踪跡直過漁翁舊釣磯

陳醒菴嫁妾以詩嘲之

不比王嬌嫁紫臺画橋東去即天臺
白鵲自喜今朝放紅蕖從教別處開
熏被香寒空結夢凌波襪去易生埃
出門更囑勤針線先製斑衣贈老萊

抱鶴子為顏公懋賦

風流扁鵲世間稀仙術能馴兩令威
山館此時閒把弄洞天前日借騎歸
童顏色映丹砂頂老眼光搖白雪衣
一笑放回花徑去數聲清啖送斜暉

贈顏公懋幼子

五十年來鬢未絲手中再弄玉麟兒
誌公已恨摩挲晚宣父應憐抱送遲
紅錦被香還共卧紫羅囊解不須悲
待看長大承家業接武嚴君佐世醫

壽陳紹先九十

通波坊下水潺潺陽岫紅塵市上喧
閱世已過三萬日著書不特五千言
碧桃和露開仙府翠竹凌霜老

故園聞說頻過蔡經宅可能容我候飛軒

草庭為周公璣賦

隱居原住白鷗沙祖武能繩士共誇
窓外一庭皆是草眼前無地更栽花
幽香入夜牽新夢生意逢春滿故家
物、由來舍太極坐看渾忘髻毛華

南園雅集圖

冠蓋從容載酒過景星威鳳照雲蘿
良工粉墨圖西洛內史文章紀永和
滄海莫言歸客少白頭翻喜故人多
風流回首今何處一半淒涼薤露歌

壽張致和六十

世業傳來二百秋至今方藥任人求
庚申昨夜誰笛意甲子今年又起頭
盡說神仙樓碧海鄒知城郭有丹丘
浮生莫問青瞳壽十屋纔添第一籌

琴月為杜弦之賦

吳剛久慕伯牙名飛下南樓照紫璠
合璧斷文千古在孤桐仙桂一般清
山河影裡秋鴻度霹靂聲中玉兔驚
曲罷同觀羽衣舞又翻新譜到吳城

喜宗弟以則以勉迎候沙頭

咲攜諸子出烟蘿候我應憐百里過
瑤瑤杯淡慚量淡棣棠花近覺香多
青山不管人間事白日渾如海

上波明蕪孤舟南浦外一聲斷雁奈愁何

宿虎丘留題清慧堂

仕官無事不從容况復相逢是贊公七里青山西部
近一宵禪榻故人同燈前筆洒金壺墨衣上塵空玉
塵風明日遊踪又何處真成雪渚集飛鴻

松竹為節婦壽

蕭蕭翠竹映蒼松正與共姜節操同白鶴不歸無別
夢綵鸞飛去有清風凌霜老幹逾千載得雨新稍出
半室此日慈顏增喜氣歲寒生意滿園中

張真居墓

○卷上

龍井親分水一杯風篁額下重徘徊青牛去後人何
處碧草深時我欲來劍氣消沉寒雀起嗽音寂莫斷
猿哀松遠愁聽畔夫說昨日丹經出夜臺

謝人彩箋

數幅含香質更華寄來新自浣溪涯素途陰壑三冬
雪紅奪春江一片霞拂拭頰輕南園觀寶藏不異王
堂麻他季擬寫天人策拜上唐堯 聖主家

送沈元復歸

齊女門邊酒一觴別情離思兩茫茫春風游子衣將
換暮雨王孫草漸長寶劍此時磨去土塵纓何處濯

滄浪到家惟有虞山色依舊青々對草堂

挽趙孝子二首

越山尋遍又吳山不見慈親誓不還萱草幾季空入
夢彩衣何日遂承顏敝裘猶々秋風裡孤棹匆匆々
照間畫錦坊前迎拜處忍看和淚說間關

白髮迎歸願已伸故園遺業喜猶存風塵始歇今朝
淚子母重全舊日情十里路遙江自汲一冬天冷被
常溫家憐歿後蒙旌義千古人傳孝子門

倪氏居安堂

○卷上

茅屋無多地不寬性來三在得平安青囊已授嚴遵
術白髮羞彈貢禹冠咲對落花時鼓腹坐臨盤石更
持竿兒孫只解充耘耔不識人間道路難

留題寶濟寺

霞彩烟光照鬢絲山霽應咲我來遲仕官未學陶彭
澤結社先尋遠法師石上鳥啼花落後洞中龍去雨
來時登臨已快平生志何必三山與九疑

贈甥徐有章

渭陽蕭鼓沸樓舡百里過來歲暮天自嬾牢之今白
首却憐無忌正青年坐傾竹葉愁如掃吟對梅花香
欲莫借問南塘喬木外幾家詩禮得相傳

尋節婦

年少家貧失所天，教資都作買山錢。
義姑有侄猶堪倚，孝婦無兒家可憐。
日暮淚痕修竹上，夜寒燈影舊機前。
一從姓字書華表，分得恩光照九泉。

題杜東原贈魏友松姊丈山水圖

寄來圖畫憶當年，剪水裁雲豈偶然。
老弟獨憐親姊在，諸甥多似外家賢。
蒼聲夜檝燈前雨，笳影春分谷口烟。
存沒于今非畫裡，松花落盡澗西邊。

題陳啓陽寫山樓

朱崔橋邊紫陌西，元龍樓與白雲齊。
剛刀剪水吳松斷，醉墨塗山華岳低。
原上幾年秋兔盡，耳邊何處夜猿啼。
始憐杜甫驚人句，錯向劉侯畫裏題。

送人之武當

東風書畫滿樓船，問子南遊去幾年。
李白浪夜翻京口，月綠蕪春醉洞庭。
烟人間事業渾如夢，天外樓臺別有仙。
知我京華相憶甚，玉函先寄悟真篇。

送廣西千戶進表還鎮

龍韜豹畧本家傳，况復從儒事簡編。
冬表捧來金闕下，春官引拜玉階前。
一壺曉餞都門日，疋馬寒嘶曉樹烟。
掌由來丈夫志，好將功業勒燕然。

與卜夜話東岳廟

琳館珠宮暫寄身，閒風吹盡客衣塵。
仙翁已作清都長弟子，能留故國人筌。
弄縱山花庭月，茶分陽羨雨前春。
自緣一別曾三載，樽酒相將笑語頻。

徐竹庭水南別業

錦村南去草堂幽，一片芙蓉水上頭。
圖愛王維能自寫，詩憐裴迪尚難尋。
尋盟後浦頻移棹，避暑前溪別置樓。
聞說九重頒詔日，釣絲千尺未曾收。

哭妹

送兄曾勸早休官，我已投簪改蓋棺。
謝朗句成誰與和，曹姑書在君為看。
松楸此日添新塚，骨肉無年散舊歡。
腸斷金沙湖上路，天空月白雁聲寒。

霧隱寺題画

合澗橋邊緩步時，眼前無處不清奇。
冷泉只合閑公飲，靈鷲惟應惠老知。
聽法龍來雲漢，散花仙去月遲遲。
老僧一見如曾識，半夜挑燈和我詩。

重刻宛菴先生集卷上終

重刻完卷劉先生詩集卷下

和睢陽五老詩

老年林下共消閑羽扇綸巾錦繡冠
跡傳早主營生終愧霸齊桓
龍藏碧海雲猶濕鳳集不寒千古高
風人仰止莫將圖畫等閒看

公館卻金

共誇銜命得南遊君望鄉關只是愁
兄骨尚高寒丘未卜父詩將讀淚先
流青燈水驛辭金夜面舫烟江曉雁
秋不似當時南粵使蕭然空廬到蘇
州

永思堂

父書祖硯久凝塵一度登堂一愴神
四海幸逢全盛日九原難起亂離人
寒窗夢逐鐘聲斷古墓愁兼草色新
自是百年流澤遠有孫替華侍楓宸

雪槎

海上仙槎隱駕來滿天飛雪正皚皚
人如端木花中坐帆似支機石畔回
玉盃有香浮菩菴瑤樓無處看塵埃
酒酣拍手呼滕六驚起雙鷗過釣臺

洞天春晚

夫樹山下白雲中花繞仙家第一宮
香霧未和千歲藥碧簫先按五更風
瑤臺漏靜河初淡閑苑書回日

漸紅林屋由來通海屋添籌何必問青瞳

見山

君家茆屋對高丘日、湘簾怕上釣子袖
不禁清溪濕親魂應與白雲游
岩前煮茗遺泉眼谷口橫琴有石頭
取苦清明佳節裡命灰隨處起松楸

怡野

百畝私田老自耘草堂知不愧移文
山林有曲歌蒼桂城郭何人愛白雲
窓靜捲簾延草色水邊移席近鷗羣
春流莫送菴花出恐惹漁郎又識君

平隱

故國烟霞衣錦行有官誰似一身輕
攜來書屋鄰江店買得瓜田接郡城
翠袖晚風黃菊酒画舫春水白鷗盟
期君預拂松邊石細說閒情與世情

澄江草堂

為愛滄浪隔市塵便移茆屋近江邊
潮生別浦紅魚盡門掩空山客正眠
陶令自憐諸子懶梁鴻不嫌老妻賢
題詩借問能容否分我菴花渡口田

墨雲

跌、曾經遍八荒米家收得到文房
吳鱸越鯁繞留跡素壁高堂還有光
晴上玉峰憑免穎暗棲瑤樹帶

龍香明朝盡看模糊景毛骨應添海氣涼

友琴

千里尋盟到嶧陽桐君自此識中郎不勞雞黍重相約直解梯袍為作囊白雪歌詞曾唱和黃金世態任炎涼昨宵同宿芝蘭室分得清風滿石床

友竹軒

歲暮勞君伴此身願將膠漆比雷陳交來自不令人俗老公何曾厭我貧選造茂林烟外曉問安孤屿雪中春兒孫更有忘年好誰為王猷意獨親

玉澗

友公白馬只虛名爭似君家玉澗清一道明河天上落幾載幽草雨中生直通玄圃常添潤斜抱崑山自有情秋欲臨流分片石時來詠濯塵纓

湖湘覽勝

野宦孤雲任往還塵中誰復似君閒壺觴聽瑟臨湘渚風雨看碑到峴山鸚鵡不飛芳草外鷓鴣猶在落花間何當更鼓征西柁劍閣鰲眉次第攀

思瑩

拜掃憐君志願違清明時節倍沾衣斜風細雨春將莫萬水千山客未歸愁色不隨尊酒散夢魂長繞墓

田飛孝思贏得賢王筆存沒于今盡有輝

梅澗

黃孤山下澗西頭清絕偏宜羽客遊百尺飛泉雖繞樹一枝寒影不隨流風生彩筆詩初就月轉雕闌笛未休幾度朝元花裡過暗香攜得到丹丘

發日堂

衰年光逐水敲高堂人不似錢鏐漸看白髮千莖短安得紅輪四角生川錦買將縫綵服江流分去煮魚羹東憐昨夜達長至宮線新添足憫情

月舟

法身曾起木杯浮又駕慈航月下游出世不求千歲藥渡江長載一輪秋桂香飄處清神夢免影伍時歌棹謳物色由來擬虛幻何須重看海中漚

儔筠

白髮蕭蕭對綠筠歲寒時節每相親可能一日無君子長與千竿伴主人刮目忽驚龍角露盡簪偏喜鳳毛新客來莫道無花草冷淡交中別有春

行臺即事

雁門迤邐接溪頭驄馬周詢未敢休六月雨晴方刈麥五更風冷尚披裘先祠有像春秋祭汾水無情日

夜流清血承恩無以報擬圖方略獻宸旒

皇都勝覽

海內山川提舊遊舉頭今喜見神州九重黃屋霞光繞十二金莖露氣浮

聖德巍、齊舜禹臣猷翼、盡伊周商豐孫子才華美奏賦行看動冕旒

春雪

三白曾看臘前又呈祥瑞入新季瑞花綴滿山中樹玉屑鋪平郭外田郵客有詞誇絕妙陶家無酒令嬋娟老夫宜麥偏多喜一夜拖燈坐不眠

東園

物外田園倚釣沙不同金谷恣豪華兒迎曉日鋤瓜地客背秋風看菊花接竹引泉來別澗隔牆借酒問西家肩輿記得曾游樂歸路高吟醉帽斜

天影閣

閣前方沼清無底愛看天光不種荷金鏡塵空秋影薄玉壺水滿夜涼多一杯浮處花頻雨萬象呈時水不波莫道曹溪在人並上派原即是銀河

豫讓橋

石梁零落水空流國士曾於此報讐佳事自傷夫六

客青山不管古今愁寒、野廟城南是籍、芳名史上收地下奸回不相見惟應長伴比干游

晉祠

翠珉開遍壁間詩勝景慚余歌到遲剪葉尚傳封國事引派空說灌城時岩前雨過苔皆濕松上雲來窻未知回首平疇三萬頃令人忽動故鄉思

潞公亭

欄檻重、倚碧流潞公此地昔曾遊坐當白鳥高飛處看到青山直盡頭小試暫為栖棘鳳大才終作濟川舟我來空切懷賢意一曲陽春愧莫甬

郭有道廟

洛城風雨暗殘春心事都將付角巾古道尚能薰後進薄田猶足養慈親千金美玉俄埋地七尺穹碑不媿人今日經過拜祠下寒泉一盞薦香蘋

介推廟

當年公子急求賢十里青山一火然事主已聞曾割股報功空惜有封田無窮祀事岩前祠不盡哀教澗底泉寄語題詩來往客藏山回首更堪憐

霍鎮

鰲頭矗、倚蒼蒼為雨長沾古冀方享祭只知逢歲

代受封猶說自前唐衡陽雁轉還分影怕岳蓮開近
送香此日捫參頻北望三呼萬歲祝 君王

林塘書屋

開戶先生厭市塵遠移茆屋住林泉芭蕉葉大遮書
幌楊柳條長碍酒缸地僻任教魚鳥樂家貧只欲子
孫賢沙頭昨夜虹光起賴有吹簫太乙仙

南湖書屋

南湖風景勝南蛇構得幽居近釣沙載酒舡尋楊子
宅責善人認鄴侯家不魚較處寔含雪糾糾攤時燭
墮花却笑長安貴游子輕裘肥馬是生涯

登穿山

屹立晴沙翠作堆是誰移得小蓬萊雙崖不逐秦鞭
去一穴渾疑禹鑿開挾雨龍從雲裡出看花人自洞
中回酒酣倚杖層巖上咲指滄溟水一杯

湖山覽勝

子雲清興薄天隨一葉紅蓮汎綠漪赤壁蕭聲隨月
起洞庭帆影帶雲移秦人競引還家日孀女相逢解
珮時邂逅鵝湖分半榻濯纓還看碧參差

精忠廟

北師還事已休馮誰重報主君警洛中故國非周

士江左新亭半楚囚和議自遺千載辱增書空送兩
宮愁傷心多少英雄淚付與漳河日夜流

遺湖草堂

滿壁天光與水光卜屋何必向林塘白頭浪大牆皆
濕紅藕花多夢亦香催稅不驚來縣吏出門相狎有
漁郎莫教占盡鵲邊地一曲須容恕老狂

友翁

年盟千里入柴桑交誼曾將比范張四海也多故
舊九秋誰與耐風霜酒當佳節須拚醉衣到東籬便
惹香更囑兒孫為立契莫教三迳綠苔荒

聽鳥

屋上慈烏夜鳴屋中孝子若為情斑衣已負劬勞
德白首惟聞反哺聲心逐孤飛來墓側眼淚雙淚到
天明應知汗簡千年後不獨顏烏有姓名

一松

根盤白石頂垂蘿日仙踪幾度過一子種成如許
大四時相對不須多孤標落紅塵表歌影亭碧
澗阿昨夜風前為傾耳蒼官隔座鼓雲和

登城樓

高樓百尺與雲齊白首登臨日未伍人語亂喧城內

外容紅都泊水東西空中鐵笛神仙過壁上瑤詞學
士題面角一聲歸興動醉扶明月下丹梯

林適孤山

封禪無書異代知高懷落有遺詩自憐短棹來尋
晚不見空山獨卧時雪後野梅存舊標水邊孤窻見
清姿城中太守如相遇應嘆嚴陵亦有碑

宿保壽寺

亂峰孤塔前朝寺借榻曾為半月留莫訝人間無賀
老也知物外有湯休掃花閒坐三生石聽雨高眠百
尺樓明日臨平山下路多情聯復重回頭

卷下

我從何處寄游踪縹緲城西第一峰古寺却憐今始
到老僧潭似舊相逢殘燈隱隱雲籠塔仙梵微月
在松巖宿客懷眠不穩將詩吟到五更鐘

岳王廟

湯陰曾賦岳王詩又向錢塘拜古祠啼鳥不知征北
恨悲風長滿向南枝碑文剝落苔封厚山色荒涼日
下遲丞相門前踪跡斷莫言天道竟可知

端午觀兵

佳節觀兵坐將壇汾河東畔雨初乾漢道已喜皆頌
牧作鎮誰言少范韓碧草送香來綺席綠楊分影上

雕鞍太平未敢忘征伐要使狂胡盡膽寒

湯泉

不到叢林又幾年湯泉佳景只依然浴來且去人間
垢流出常滋谷口田似有硫黃埋厚土絕勝瀑布掛
長川詩脾一飲渾忘渴信當何妨活火煎

修溫公祠

乞得綸音下帝鄉故家祠宇復生光豐功盛烈恒
名立大帶溪衣儼在堂金石數行書歲月子孫千古
奉蒸嘗相門陰德培來久更喜朝陽有鳳皇

吳越勝遊

南越東吳一水連寧親兼得覽山川岳王墓上無凡
木范老莊頭有義田花露曉沾額桂華曉波秋送載
書舡也知足跡遨遊偏歸去文章似馬遷

欽恤堂留別主事源伊

欽恤堂高絕點塵與君同事喜經旬忘年有意師東
野治獄無心學俊臣河影淡時晨共起漏聲殘處夜
同巡明朝無奈斜陽裡高柳鳴蟬別思新

送陳郎中弟省兄還閩中

兄居霄漢弟閩中南北分違不暫同露鵲曉聞天府
裡德星宵聚帝城東杯傳旅館葡萄綠夢入鄉山

荔子紅明日眷錫原上別斷雲離思兩無窮

送陸德敏省兄還

士衡遊宦住金臺小弟擎舟遠訪來
城曉夜深鴻雁集帝城春暖棣棠開
香醪對月更勸佳句臨風先後裁
明日分攜歸舊隱竹間松下驢蒼苔

送周仲英貢士還吳

翻翻文采動儒紳早歲爭諱席上珍
領薦已充觀國士還家偏慰倚閭人
城隅杯酒論交舊馬上山花入句新
雲路重來勿濡滯丈夫功業趁時清

林書屋

烟霞深處昔移家載去圖書幾十車
短榻夜分還映雪小園春盡不看花
問奇人送舡頭酒瀟瀟墨兒塗紙
上鴉聞說六經皆載道明時及早事
重華

卓華峰

授來疑是漢將軍高出層巒自不羣
千古只將天作紙九秋應得雁成文
寒姿潤雨流香墨銳影當空破白雲
欲問山翁暫相借滂書別賦送河汾

若溪歸隱

廿年遊宦轉長才忽對秋風憶四腮
白髮易催人老大青山應待客歸來
驚鴻別岫花如錦画舸平湖水

似苔好與釣徒開結社渚雲沙鳥不須猜

楚江秋晚

南浦清霜覆荻花揚帆一半客長沙
鳳皇山近猿聲急鷓鴣洲寒月影斜
白髮此時傷九辨翠眉何處泣重華
天明莫上江樓望滿地秋風正憶家

菴源園

樂土移居歲月長洞天原只在江鄉
添丁不解趨趨後後種地何曾入版章
絳雪丹成爐吐焰碧蕊花落水流香
不知送出漁郎後更有誰來醉玉觴

怡菊

洛陽春色極無緣老圃秋容見獨憐
異品種多還買地落英食久自延年
誇抄成大寒窓下詩和淵明夕照邊
待到重陽情倍好滿簪烏帽醉陶然

遺安

少小耕鋤到白頭遺危何及遺安優
柔麻得雨常先種富貴如雲不暇求
散步大隄平似掌醉騎黃犢穩扶舟
康門風月無窮趣一任人誇萬戶侯

挽韓都憲永熙母

芳機靜斷北堂閑薤露光陰頃刻間
龍詔南來三度錫懸輪東去幾時還
秋霜烏咽庭前樹春草牛眠郭

外山聞說中丞催召起柩臺夜：夢慈顏

挽蔣懷素

紫塞風高鬢易華歸來長是說天涯香浮義井臨官道春逐還金到別家湖水烟霞紅菡萏洞天蕭管碧桃花如何竟化遼東宦城部重來事可嗟

挽金副使

解綬歸來雪滿簷可堪飛夢入重泉風流好客尋常事清慎為官四十季孫子不修臨水屋故人能助買山錢妻江東去愁回首宿草寒烟接墓田

挽魏松軒

七十年過鬢未華白雞符夢忽堪嗟衣冠已葬滕公室書畫猶存米老家荒園晚烟迷藥草小軒疎雨落松花却思鄉飲歸來日華架峰前共發茶

挽王彥弼主事妻

道韞才華德耀賢幾投簪珥濟真連音容在並萬餘日箕帚徒夫十二年錦勒未頒春殿裡荷花先落晚風前銅盤山下堪傷處衰草寒雲滿塞田

挽胡大本主事祖母

青燈機杼應教一任秋霜兩鬢生閨闈有儀堪作範曾玄無數不知名高堂正好娛三金飛珮俄間入

五城泣盡卽官雙血淚報劉何日更陳情

挽陳孝功父

精神如玉譬如絲賴厝山中獨卧時俗客不識孫敬戶後生多受鄭玄詩芙蓉夜月青螺遠何聞朝陽彩鳳儀嗟我平生慕潛德兩憲繞讀因翁碑

挽楊少卿允寬

葬母辛勤謁紫宸抱疴誰道便沉淪遼東化宦成千古天上從龍少一人泣血哀憐青鎖客換碑還赴玉堂臣西風執紼都門道愁見寒雲暗八閨

挽陳文驥

花縣歸來雪滿顏薦章重領作師模十季彩鳳乘環去幾處碧雲榮又枯林屋晚風基局迴泖湖秋水釣紅孤南柯夢斷人何在泣血爭憐有阿符

挽張指雲

招隱曾聞是小山清風高節迴難攀眼看丹鳳上天去手指白雲歸袖閣洛社之花影裏蘭亭觴咏幽園間文郎封後年華老夢入南柯竟不還

挽霍黃門父

霍葉蕭、映葛巾終山秀色比精神青綾共卧偏憐第白骨能收不怨人雲裏鳳翔天表近澗邊松老露

華新黃門封後仙遊去紫府瑤臺別是春

挽母

雲軒派影入蓬山一去人間幾算還白首荆釵思儉
德青燈熊膽憶慈顏春風錦語恩光重落日佳城草
色閉腸斷

挽錢汝周二首

雲輜載果赴三遠曾沐 君王雨露偏忽報故山懷
玉樹欲將公道問青天羊曇醉處千花繞季札歸時
一劍懸猶幸謝家餘澤在封胡羯末盡才賢

高風多少在鄉評不是當時浪得名並父有需知義

○卷下

侄外親多病賴賢甥墜淚疏去斜通海斷所修來直
到城今日昆湖人不見芙蓉零落暮烟生

挽福西田上人

縫哭椿公淚注然可堪今復送西田秋江踏草知何
處水關街杯憶去年一片閑雲誰是主五更孤宦未
成眠懸知不散林間社弟子猶能愛白蓮

挽夏太常仲昭三首

宮錦團雲稱體裁 先皇親賜老成才春風內豈承
宣入曉日南郊導駕四星宿何曾離紫極神仙只合
蓬萊白頭歸去香山社咲看桃花幾處開

同官十載住京師一片高情我欲知蕭管隔雲春宴
處珮環搖月早朝時墨翻東絹千竿竹燈席西窗數
局棋誰道歸田獨有樂勝遊常醉習家池
萬經誰復換群務故舊其如死別何清淚滿、流不
盡殘星落、已無多天遠尺牘催歸鳳水上孤城隱
去驛日暮不堪東面望玉峰依舊碧嵯峨

挽張廷儀

足跡當年偏兩京座中賓客盡簪纓韓康賣藥無殊
價卜式輸邊有義聲綠渚栽花春蕩漾畫樓邀月夜
飛觥天公不與人多壽執紼西風恨未平

○卷下

挽顧存禮

多士彈冠入廟廊憐君心賦愛滄浪沒無寶劍遺諸
子生有高風重一鄉寔懷舊雨開夜月草邊新塚對
寒塘老懷日倍添離恨載酒難尋顧野王

挽錢惟孝

富室紛紛愛牡丹似君行義古來難一方大被同心
卧千里名駒帶笑看華表暮年榮宅里黃金前日惠
飢寒天遠忽轉哀詞讀風雨孤燈淚不乾

挽趙莘子

劍飛秋水宦離羣留得城南數尺墳在並有名稱孝

老我來空嘆玉琴山芙蓉秋水新成郭燕子東風飛
草堂却喜阿戎能盡孝墓碑求得蔡中郎

挽李大漸

一官鄰邑著名謝事俄聞失老成北海有書還在
立東垣無藥可回生山塘落日車音絕林館西風宦
夢驚千古名知不泯翰林銘刻耀佳城

挽伊卿父

錦衣華髮老長安濟多儀後輩觀列爵公侯綵有
子下人鄉黨似無官芸香畫閣三家易花雨春波一
釣竿惆悵庾門尋樂太仙踪不復下層巒

挽陳汝翼金事

胸藏兵甲面飛霜司馬爭誇得季方天討未曾誅叛
逞江波先已陷忠良鵲啼烏道春成血劍落蛟宮夜
有光南望巴江萬餘里空懷賈誼吊沅湘

挽錢惟常

黃金傾盡濟時艱仗義如君古亦難五代舊家存譜
謀九重新命賜衣冠花潭晚興移烟棹玉鼎春香試
月圓惆悵只今成死別雁聲何處報平安

挽吳永昌

明詔當年下九天便攜書劍應求賢詞源博洽三千

卷宦輒馳驅二十年仙夢忽隨蝴蝶化許音空托便
鴻傳門生多少青雲上極目西江淚泫然

挽王先生瑞

成均初擢病如絲共喜匡衡解說詩漫擬雲衢終大
奮豈期天道竟無知清霄月照良朋夢落日猿兼幼
子悲孰締

挽俞欽主事曾祖母

哭天使欲扣泉扃為撫孤兒死未能不惜春愁催白
刃宵教尺璧污青繩塵埃漠漠當年紫風雨蕭蕭此
夕燈一自雲輶向蓬島人間清節至今稱

挽劉草憲先生

鶚書當日薦才良贏得芳聲滿帝鄉冰柱雪車無
俗句玉函金匱有奇方飛黃未展追風足明月俄埋
照乘光一束生芻數行淚社中文物轉淒涼

和繆郎中尚質致仕韻

兩京游宦總相宜白首休官遇盛時聖主賜歸閒
處樂好官讓與別人為織綉縮項留賓主細米長腰
喚婦炊莫道費金成老悖一經傳得寧馨兒

錢氏四景

白雲洞

行滿青鞋坐滿床
華陽即是白雲鄉
煩君借我開三
畝小試仙人種
王方

碧玉泉

獅子峰頭碧玉泉
一泓長日淨涵天
清名不到茶經
上陸羽多應醉裡編

奕菴塢

日長何物遣閒情
花塢紋楸奕幾枰
不似謝安肥水
上機心一片在秦兵

撫琴臺

喧々甲第響歌鐘
古調何如費下桐
坐石休彈廣陵
散太平惟愛聽南風

夜宴胡尚書宅醉歸

銀燭輝煌照錦衣
東風南陌馬嘶嘶
金吾不敢輕相
問知是秋官夜醉歸

題扇畫寄沈南齋同齋昆季二首

雪後西庄似網川
泛舟遙想十年前
梅花落盡城頭
角猶自談詩夜未眠

杜若風生捲釣絲
青山無數酒酣時
如何鐵絙長沉
海不寄珊瑚一兩枝

送沈石田游金陵

大夫安得守節茨
西上金陵看絕奇
為報鳳皇臺上
月有人來和謫仙詩

題沈石田畫蜀道

竺文病起肅清興
漫擬王維劍閣圖
鳥道入雲人不
度雪中惟有凍猿呼

題杜東原贈沈繼南竹

延緣亭前月未斜
珊瑚玉樹影交加
青鸞夜半無人
音飛過東林隱士家

留別沈繼南

珠出溟淵玉出田
故家今見季方賢
多情最是門前
柳一繫春風昨夜紅

同徐天全宴夏太常仲昭第次韻六首

席上歡吟總貴郎
早春時節醉江鄉
要知勝事傳千
載元老題詩贈奉常

梅花白々柳條新
描出江南一片春
莫向東風惜沉
醉與君俱是故鄉人

潮陽太守青雲罷
鳳閣仙郎白雪歌
銀燭瑤觴鬱金
酒好情其奈主人何

寶馬香車看物華
春城無處不飛花
傷人莫咲耽游
樂四海干今是一家

梅崖雪月

冰花滿地月圓：此夜孤山分外寒十萬人家湖上
住梅花只有老逋看

謝邑山蔣立英橘樹

十樹殷勤雨後分枝間猶帶洞庭雲懸知秋暮山亭
上纔擘霜紅便憶君

陳公美移屋二首

卜得幽居勝瀛西外家相近好依栖秋風吹醒鶯鶯
夢隔浦時聞斷雁啼

圖籍紛：共幾車莫言移太少生涯老夫折屐無他

事只為詩人住浣花

題奉常仲昭畫竹

玉鞭催散紫宸朝曾見仙郎寫鳳毛滿院落花人不
到沉烟飛絮錦官袍

過周氏姊旌節堂

節婦秋霜兩鬢生弟令休老一身輕長年願得常相
見煮粥時：憫此情

送弟以則觀親

江郭新涼雨送秋忠連初向五陵游行囊裏買經頭
歸人在丹陽望塵非

牧牛圖

牧子驅牛去若飛免教風雨濕蓑衣回頭笑看桃林
外多少牧牛人未歸

牧馬圖

八尺昂藏骨相奇產來原是渥洼池遠人知是朝廷
重牽入長安不敢騎

滿湘別意二首

使者風流絕代無南遊直過洞庭湖綠水洲邊賦鵲
鵲黃陵廟前聞鷓鴣

身在江湖心在朝西風一夜促歸橈楚山迢遞重回

看數點綠鬟烟未消

寄雙觀燈

嚙雙觀燈對蕭遊眼前况復少監州也知今夜題詩
客半賞春光半賞秋

題金仲和所藏外祖竹枝

月庭曾經宿鳳皇露枝烟葉有餘香誰知一夜南園
雨散作秋聲滿渭陽

題畫寄友

林館相思月色新柳條空記別時春画橋三百江城
外何處吹簫醉玉人

贈韓克美

施藥寧論報有無清名傳得滿三吳月明東閣梅花
底又把奇書教阿符

贈薛時用

三盃交來道誼深有時俗變初心相過不欲頻沽
酒知我歸無季子金

梅花

天上歸來雪盡消東風回首玉人遙月明一夜江南
夢不到西湖第四橋

畫馬

○卷下

玉輦曾驂出建章滿身猶帶御爐香將軍昨夜新承
寵貌得天閑小乘黃

仁內驛

平遙城外草茫茫下馬郵亭坐夕陽楓葉如花無意
看只從父老問流亡

題月舟上人畫

靜裡經禪醉裡書高風全與衆僧殊年來不買人間
命種得芭蕉一萬株

折梅士女

玉纖輕折歲寒枝欲向東風遠寄思為語玉門關外

客此心清白似當時

遊沙湖

官轍馳驅幾度秋沙湖長在夢中遊重來却被青山
笑人與蘆花共白頭

銀瓶廟

霽秋白日墮銀瓶身命渾如一羽輕地下應逢過翁
泣只慚生不似緹縈

泊舟垂虹橋

買酒烹鱸敵暮寒垂虹橋上倚闌干行人笑指詩箋
懶不向城中訪縣官

○卷下

題畫

鐵甕城頭雲起處金山寺裡雨來時並途不歇眼前
險君到出門方得知

溪北溪南雲作團青泥路滑雨漫漫不如扶杖且歸
去明日好山隨意看

慶樂園

丞相南園綠水濱忍將歌舞送殘春水山倒後風光
別誤殺雞鳴犬吠人

和許太常道中成軒二景

試却緋羅舊賜衣牡丹亭上午風微浮塵不動心如

洗一曲陽春和者稀

翠幙紅爐畫不寒滿庭風雪任漫、朝回拾得青鸞
尾去掃琪花煮鳳團

寄葉與中二首

一從銜命出金鑾玉塞迢迢再拜難惟有長安舊
時月幾將幽夢到桑乾

燕城西去是雲州禾黍高低萬里秋聞說胡兒皆
伏禁中頗牧在邊頭

授贈尚書

當代論賢佐微公更與誰英、瑚璉器落、棟梁姿

卷下

魁選龍頭貴長才應觀推甘泉芝表瑞阿閣鳳表儀

俊偉群公讓忠貞列聖知講經資落沃視草被恩

私玉筍朝聯早金蓮夜送還文星長拱北胡騎忽南

馳頗牧居清禁愛龍集鳳池萬幾勞損益一代賴

維持喻唐類裁詔磨崖復撰碑越裳來白雉韓土獻

黃羅古栢風霜老霜椿雨露滋司徒敷五教少保近

三師無遠周公誠卷阿召伯詩立朝心家赤意國驚

多絲有地戎衣卒無心識品彙六軍佐戰伐四海見

雍熙清廟經營日明堂締構時願將方寸木雕鵲籍

般德

烟霞洞

古洞饒烟霞得名當不虛茲晨肅素心行、信肩輿
同遊皆俊彦皎、明月珠飛度入空翠頃刻十里餘
峰迴見奇觀林屋不可逾再拜瑤草間香瓜吹我極
仙雞喔、鳴中有神所屋顛逢王子喬授我玉函書
長年學餐霞衰頽還復朱於焉展芳席盡此一日娛
嘆彼塵中人長為名利拘佳山不得游白首空歎歎
吾徒幸多暇不樂將何如

遊袁墓和韵

梵宇西峰下乘閒作勝遊朱陳暫結好李郭喜同舟

卷下

歲稔家、樂村溪事、幽鹿迎仙飾上花逐羽觴流

星宿瞻箕尾丹青得虎頭酒腸寬似海官况冷如秋

閣遠藏諸佛山明麗一州結巢懷李白還俗嘆湯休

已幸此身健聊將清興鼎入雲疑在隔阻雨是天留

醉卧三生石豪吟百尺樓推窗看溟渤新月挂閭浮

題夏太常竹石和錢原博韻

入城曉訪王子安見此石畔青琅玕手揩老眼對立

父烟雨滿堂生暮寒低頭便欲拜奇石瑩潔渾疑鬼

神滌容臺畫筆外畫詩添畫贊一方白玉山風月

四時宜奉事賓去無歸期人生不及竹与石但見相

守無相離出門還與主人別歸去山中弄明月角與
早晚擬重來更爲此君歌白雪

題晉陵卞廷蘭祚遠堂

建炎老臣才力賸曾逐飛龍渡天塹中流慷慨擊短
楫半夜悲歌舞長劍塵埋汗水誓未復星隕晉陵身
已空墓前拱木欲干雲地下添燈猶吐燄

百四年在朝在野多才賢或扶一犁耒南畝或跨五
馬遊西川次山推轂自輸先憐士說書當御道精修
固應人爵至侈報訖謂天公偏渠夏屋江之游題
署曾經勞筆虎匪諱聞適宗元直恐兒孫敗房杜

○卷十

外將馬求

斯人久矣登鬼錄今子導然繩祖武芝蘭濯真可
愛豚犬紛々奚足數霜毛兩鬢風颺足跡走偏餘
湖州五言乞得庾開府七字無過趙倚樓錦軸長箋
運栗尾青瑤小惜錫龜頭歲家永爲來者告立德之

題畫

休寧大尹神仙侶公暇猶能愛山水曾剪天孫機上
雲勾出江南數千里餘抗雁蕩高入空赤城霞氣遙
相通荷花亂開賀鑑宅麋鹿自走吳王宮石掃亂雲
枝蟹爪筆踪彷彿營丘老營丘去遠真跡空此幅猶

爲世間寶子家舊宅太湖濱天上從龍今幾表掀髯
一嘆寫兵句愧爾扁舟載幾人

題黃葵贈李

飄飄仙袂薰風裡裁得驚黃蜀都綺前身應是古忠
臣一寸丹心猶不死休諱魏紫與姚黃此花此心長
向陽李君之心亦如此爲君采擷升中堂

遊靈巖和徐天全韻

西郭外許多山問游人盡道靈巖好看五彩雲霞四
面峰巒平地聳來蓬萊島有一個名齊八凱位過三
少續蘭亭觴詠香山勸勸任醉帽歌斜不把菱花照

○卷十

外將馬求

臂中風月幾人譜曉一回談一回笑洞房冷妖魂誰
第寶塔峰珠林香次第都遊遍了天賜興散
誕適適有何煩惱酒籌興倒做席間五言詩料我小
子非才乞身偏早也得陪元老况白雪詞高橫帖妙
快人襟袍儘強如倒戴山公惹狂童齊拍手襄陽道
月高時共汎西湖更有弄珠人留住花邊棹

田家行贈嵯縣王大尹

我家嵯縣東去縣三十里倉庫輸官有餘粟兒童長
大無差使老夫種樹今作緣十年不到縣門前大男
入郡買田具始知官長去朝天因思前年遭亢旱栽

侯禱雨瓶鉢滿又思去年多蝗灾我侯境內蝗不來
惠澤及民有如此慈母胡為離赤子願將政績書數
行拜上觀風賢御史封章達下情請勿勿行
聖皇有丹詔飛下鳳皇城侯有治郡才未許乘牛輪
侯有調羹手未許登金門但令增秩與加俸惠我農
夫到子孫

挽尤大聲主事父

東隣画樓貯歌舞阿翁積書繞環堵西隣粟換金與
銀阿翁有粟周饑貧粟能活人書教子翁雖已矣名
不死褒書一日天上來翁作盤龍玉為璽浮雲亞事

過眼空詩書慶澤流無窮君不見雲山翁

光華墓誌銘附

賜進士太中大夫資治少尹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

司右叅政致仕同邑祝頌 撰文

徵事郎中書舍人海虞馬紹榮書并

誥封太中大夫資治少尹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右叅政致仕里人徐備 篆蓋

嗚呼人情莫悲於生而老尤甚古有是言也蓋莫
景之人悲感易集於其親知生別且然而况與之
永訣者乎則吾於完卷之歿何如其情也顧嘗有
詩哭之矣幽堂之石尚思銘諸然念其諸孤懶

卷下

辭弗獲已乃從錢君允言所述事狀書之公諱珏
字廷美姓劉氏高祖山甫曾祖彥英以上家蘇之
常熟梅林至其祖希仲號南溪者婿于長洲王氏
始占籍為長洲人南溪生啓東號梅庄私教有謀
善繼述關產廣業延師教子家日裕而聲日起遂
長卿賦為邑望族公之父也母吳氏大行人文華
之妹有賢德公自幼秀穎出羣天性孝友父疾盡
夜侍左右湯液之奉浣滌之事皆親之母患疽吮
之良愈女兄嫁周氏寡孤無依即養於家買田宅
居之復為建白旌其門處弟鮮尤篤恩義宣德中

郡守况伯律辟名家子為從事召之公曰古者儒
吏一途無臧否人抱全才隨其任使奚其擇今某
詩書游庠校者為儒執刀筆居公署者為吏所入
一殊而相去倍蓰吾寧屑就哉乃自上書乞從儒
守嘉其志許之遂入邑庠脫畧故習一意於學甫
三歲以葩經中鄉試升太學景泰三年除刑部浙
江清吏司主事公以刑獄重任盟心自矢以父祖
取錦之義扁其居曰清白凡貢錄請謁一切謝之
莆田丞某督運之都侵漁不訾事覺就逮當公執
訊丞以黃金二百兩託公所親朝士賂之公斥去
置丞於法居息時鄰邑無錫令某受賕繫獄知公
與當道故好密遣人齎白金伍百兩求解公曰若
主欲雪已而晚我耶不亟去當執之于官其操行
之潔大率類此而周人之急成人之美則不少靳
故凡平生所知後進名士有處困約而莫能自振
者公皆極力拯之百方周旋務欲其成立因之以
躋顯榮者有之其人德與不德而公則未嘗少有
德色置說齒頰間君子以是長厚稱焉初
朝廷叙公年勞賜勅褒嘉授散官承德郎推封其父
如其官母為太安人妻安人鄉里榮之天順間公

起服至 京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奉
勅提督屯田所至振風紀革奸弊郡衛敬憚軍民畏
愛之然公雖倦職務而雅志不忘丘壑因奉
表入 朝上疏辭任既得請單車南還送者數千歸
理舊業以營燕休之所於後園葦石為山引派種
樹築亭其上號小洞庭日與賓客故人相羊其中
酒酣賦詩落筆如雨而尤工於画頗自矜惜得其
手蹟者皆為寶玩武功伯徐元玉才高當世少可
其意者獨稱與公贈之詩曰劉郎書畫亦高當
代不獨稱詩豪其規重君此郡邑大夫以下咸敬
禮之歲行鄉飲則先書政請必欲得公與席而詩
壇文社縉紳逢掖亦推讓之方期儀刑鄉邦而遽
焉告逝成化壬辰二月初八日也距其永樂庚寅
正月十三日得季六十有三配高氏子男三正直
高所出中貳室顧出皆娶名族孫男七傳傳保侃
伸似餘未名孫女十一曾孫男二養女適戴淮卜
今歲癸巳十二月初四日庚申葬公金鷄鄉紫宇
圩之原附先兆也子與公前後登 朝而聯官藩
闕晚歸鄉里情好益篤其第去東郭一舍許每入
城必過子咲談觴酌留連移時不忍舍去一日謂

予曰吾始慕名節乃以節得自號今欲以完卷易
之何如予詰之公曰天完形于上地完質於下而
人受父天母地完而生之宜完而歸之其不暇者
自斷喪耳吾無似幼而學壯而行老而歸身名事
業庶幾完全而無虧如玉返璞以全其真完而稱
之不亦可乎予以其言有見蓋晚年益進高遠未
易量也今而已矣悲夫銘曰嗚呼完卷素尚名節
行高四知菽精三絕鍾鼎弗居泉石自娛衆方馳
驅已獨舒徐完錄收光韞積而藏我銘孔彰其亡
不亡

○卷下

五

劉先生祠贊

鄉貢進士祝允明撰

劉先生諱珏字廷美號完卷初辟郡掾潛白太守
况君乞徒儒遂領薦仕終山西按察僉事為政廉
簡兩卻重貲出處壯老清白不殊搆闢居處潔如
仙都詩律有體致說者謂得唐風書師趙魏公甚
逼似有完卷集

淵泓夷簡疏淡忘榮水石結臂筆寶在口大雅復
佐碩人其寬更生之粟里也

王

重梓完菴先生詩集跋

余宗繇宋忠顯公四世孫學雅
之後自閩遷于海虞穿山後支
子復自穿山徙吳塔以故兩支
並蕃衍代有聞人入明來諱似
諱楷咸以詩鳴惜散佚不傳唯

完庵公于余爲高大父行有詩
集二帙巋然默存若魯靈光豈
亦天相我劉氏而不斬其文獻
之一綫邪攷之詩刻于世伯工
部公歲久磨泐幾不可讀而板
亦半毀悵音徽之漸邈抱遺編

而長嗟儻不及今修輯併遂泯
泯令後人痛恨于廣陵疇責也
公善書兼孰丹青理即殘縑蠹
楮余購斲于得之斲于守如捧
璧然而矧公生平所撚髭嘔心
爲謦欬之餘者乎余小子用是
滋思其何敢辭焉故入楚攜載
行笥屬武昌守孫元錫再登之
梓而乞言于同季郭相奎爲茲
集不朽其它公之大節與所以
作詩之致已具吳文定王文恪
二先生序中余固以庸贅爲矣

萬曆歲在甲午秋九月朔旦四
世族孫玉成拜手謹述



重梓完菴劉先生詩集後序
今學士家徵文獻必於吳會宣
成間有完菴劉先生云先生忼
慨大節繇郎署僉晉臬丰猷政
績彪炳一時然恬於涉世年甫
艾遂掛冠歸嗽流枕石為小洞
庭遊甚樂之性故好吟咏與徐
武功祝藩叅沈處士相倡和里
中傳以比香山洛下之盛先生
歿而有集四卷曾孫進士布授
之梓吳宗伯王太傅叙之稱其
詩有陶韋風而原本於其人先

生自是不止矣大叅谷簾公先生世孫提身軌物一秉家法慨手澤之或湮也屬不佞更梓之夫自三不朽之途岐而立德立功立言若不相習詎知得之為德素位而行之為功載功德而出之為言未有無實而可以空文自見者先生還淳返樸舍睿葆真不為利欲羶悅而所至必殉其職功業爛焉即以其未竟之蘊闡之聲歌要以抒寫性靈敷述敷履蓋遭遇與陶韋二氏

有殊而襟次高朗屹為宇宙間完人均之以實德實功載之言者匪務華絕根已也故軼世而其詩傳先正之典刑可槩睹已不佞忝系吳中聞父老稱說先生有年茲獲誦其詩以景行先生則文獻之徵狀不佞幸厚矣萬曆甲午孟冬朔旦同郡後學孫承榮謹序



完菴詩集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篇首有吳寬序稱完菴先生劉
公少爲刑部屬出僉山西按察司事居三載棄官
歸吳中所與倡和者武功徐公叅政祝公及隱士
沈石田數人考江南通志人物文苑類中載劉珏
字廷美長洲人正統三年舉人官至山西按察司
僉事老而好學工於唐律時人稱爲劉八句所叙
仕履與寬序合又藝文類中載完菴詩集長洲劉
珏撰與書名亦合則此集蓋珏所作然其詩有亮
節而乏微情不能如志所稱也

姚文敏公遺稿十卷附錄一卷

〔明〕姚夔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弘治姚璽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姚文敏集
八卷》提要

少保姚文敏公文集序
少保姚文敏公既卒葬之
明年其仲子中書舍人璽
執其遺文若干卷過予請
曰先君積學勵行歷典清
要者數十年今其已矣而
精神心術之微幸脫煨燼
而未泯者惟此二三爾
重父子荷先生知愛之深
寧無一言之惠以增重之
而使傳聞於後乎予曰三
復之而為之嘆曰公以清純

之資廣大弘深之量
高明該博之學少有大名
歷躋通顯典司封駁掌邦
禮位冢宰務持大體不事
末節以古人自期故其芳
聲偉績見於

朝廷施於天下而戴之人心
者洋洋乎民利乎今稱之
而不志也公之於文也
以理勝事而恥事彫琢
每建大議決大政意到落
筆萬言立就酌古準今曲

事變而無道情治
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而
不能窮其源也魏、乎如
泰山立嶽吞吐元化而不
能盡其根也至於騰蛟龍
起雲霧霈甘露以潤澤天
下之枯槁者雖愚夫愚婦
亦皆知其功力之廣大而
感戴之矣也豈若彼淺
丈夫者學無所用未用違其
志忘己徇人徒取聲譽於
一時而貶實德於民者之

可倫耶且公之在

朝受

列聖之知而久於其位文章

政事為時所稱載之史冊

銘之鼎彝如精金白璧世

所共寶奚俟乎茲集之成

而後傳抑奚待乎予言之

贅而後人知所重哉雖然

繼承前休以圖不朽者子

孫之責也幸力成之毋怠

毋忽時

成化十九年歲次癸卯春

三月望

光祿大夫柱國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官眉山萬安書



少保姚文敏公遺集序

文章政事心之跡也心之所存悉於其
而見之如其行之當時遺之及世即
其事同其言是非之公天理民彝之
常之不可泯者其邪正隆污昭如
日星孰能得而掩其亮哉惟性而
文与事同道窮与達異趣達於政
者或不及於文富於文者或未施於政
窮達之趣異而所當之事殊故不
得而兼全也使或政施於當時而一
世膏沐之言傳於後世而末學景
仰之明德隆道尊心純識正醞英
華清淑之氣於太和元氣之間者
孰得而章致之哉少保吏部尚書

文敏公遺集序

一

文敏公遺集序

二

公其人也不少有才志以春秋
三傳發解南省得為第一而天下以
經義時藝場屋者咸宗法之後入
諫垣屢陳大議從容雅重不事浮
靡時以公輔屬望焉繼而典邦禮
總百官秉儀擬重德量宏深謀
漢終敏卓乎一代之名輔也柰
何天不佑德老成云亡而轉頭事
陳迹矣其仲子中書舍人璽以其
遺文數用因百請予序之予素為
公不鄙久辱知愛安敢以荒蕪辭
哉因三復讀之而謂之曰公其偉文夫
哉文章政事自其心之所形見者何
其若是之兼全耶諒其才如何

其達如庖丁解牛不待鼓刀而
 自得其肯綮也溫潤者如玉之產
 於藍田明潔者如珠之孕於合浦
 春容典靈又如金鐘大鐃之在東
 序動中律呂而不可以淫哇之聲
 亂之也其視彼小者挾聰明之
 資竊取糟粕幸而綴綴以
 塵俗而聲聲譽於朝夕者寧
 畜天淵乎宜其言之必傳也謹
 此以歸之是集舊名若嘉嘉
 稿累厄於火而所存百十耳因
 易今名云

弘治三年庚戌歲夏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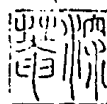
榮祿大夫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知

制誥 國史副總裁

經筵官瓊臺丘濬書



吉書

四

文獻公像贊

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姚公像贊

瑩乎其外玉潤而冰清確乎其內理具而氣充德業昭于
當時簡命出于淵衷執正議而不同臨大事而不中
藻鑑之明足以登崇乎俊又才猷之著足以斷微乎時雍
噫其所以默植天常者孰非斯人之功也耶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瀋陽薛遠拜贊

損庵先生像贊

親恭而肅氣溫而和學究程朱通宗丘軻其心公而有容
其言直而不阿其器宇之軒昂挺然蒼松翠柏其文章
之偉瞻浩乎長江大河步芳蹤於佳話思多上於同和
給事黃門志雅勤於獻納列卿憲部信守堅於操履權宗
伯而修明乎典禮位冢宰而恭肅乎齋殿正色立朝而亡

學之用者衆推誠愛物而陰被其澤者多矣十餘年
入下望其風裁而瘡痍賴其撫摩宜乎生榮死哀而蒙
褒贈之恩波也嗚呼疑三遺像生氣不磨百世而下孰
不景仰其德葉如宋之李沆漢之蕭何也耶
正議大夫資治尹大理寺應慶王縣贊

冢宰姚公像贊

正統戊午冬先侍郎府君自泉入觀旻侍行初識公於桐
江公時還自解關如寶劍發硎凜不可犯也既而公魁閣
取高第拜官侍近旻亦叨祿仕始獲從公之後數年奉公
位望日尊出入兩京自人宗伯而大正天卿之位以迄于
今茲蓋日相聚處教益多矣間獲見公小像乃述公為人
之大都寓瞻敬之意而謂之贊其辭曰宏遠規模淳度

文獻公像

量學貴夫人侍降卿相人物權衡生民倚仗我

皇明天年有象

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濟南尹旻拜手

此吏部尚書嚴辭姚公也高舉而整肅直亮而優弘學遠
六經之旨文墨諸子之雄叶發路脩科登屢薦乎多士輩
英侍中過超乎秋卿名愈重而謙焉自若官愈進而憂
惕與并三為禮部再長銓衡懸二格心之踴躍二閣下之
誠擇小大於衆論別珥珥於至明其定力之堅足以扛九
鼎其宇量之大可以納重溟以列聖人信任而弗二
上大夫倚賴之匪輕清廟王贊福祿足膺皇明柱石
河隆平 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吳郡葉誠

文敏公像贊

予中執而秋肅此諸外義斷而仁施其後擬魏科也第
人於一發其裕坐 帝載也歲歲功於四時以知大祿
與位不足為公重而休聲令譽昭竹帛而永垂者是則公
之功德與此像以麟遊鳳儀我思古人豈但於鄉邦之幸
見而所最幸者於 清朝蒙宰而見之此其所以來三公
之寵光贈加文敏之懿謚而 龍光照燭於浙西之淵
也 邵察院右副都御史同年胡拱辰拜手

文敏公像贊

予衣冠蕭平儀形其未達也慕史朝經其既達也身踐
乃存躋華要任重阿衡筌黃治道將綿太平海嶽以奠
宗社以承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文敏公像

尸部左侍郎年 弟蕭田翁世資贊

儼其容如山之凝溫其質如日之升其才足以周世用而
學為之輔其德足以極民表而量並以弘是宜恩選于暗
科獻納于 王庭寅清以典禮宜亮以持衡儼百僚之具
瞻荷 列聖之寵榮若夫揮酒篇章而天葩爛發矣談尊
祖而逸氣橫生又其稟賦之秀與日星而爭耀共以靈以
流形者千載而下抑熟得掩其精英也耶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博陵劉吉謹贊

溫恭德容濟楚源永學識遠大機發光輝任宗伯魚清典
高接武變虎居大家宰阿衡佐治聖傳伊山乾坤間

通奉大夫浙江左布政使年未侍生建安劉福贊

此吏部尚書贈少保諡文敏姚公之遺像也有如是凝遠
之風度有如是尊嚴之氣象有如是開闊之心胸有如是
卓偉之聞望彼我何人尚沾沾然以動其喙多見其不知
重也意不有君子其何能同君子之所為國眾人之所不
識 翰林院學士瓊山丘濬贊

德望文章士林冠首也許謨功業儒臣領袖也後學仰瞻
泰山北斗也舉 朝悲悼梁摧棟仆也嗟夫孰儲其儲光
嶽之精孰奪其齡順受之貞見知 聖主終始哀榮允
不作 國無倚衡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嘉興項忠贊

文敏公像

四

五言古詩

送提學嚴御史四首

送內都憲得剪字

送韓都憲永興出大同

送蕭尚書南還

送鄭太僕考績還任

送趙德機南歸

送濮教諭之歙序

送楊司訓之興化

送熊驛丞之新安

送嚴寧

金藏集目錄

贈馬黃門父還會稽

贈周憲使致政還臨海

贈莫子長先生赴狄河

贈都舍還播

贈程長官還播

贈項司吏

古體贈孟都憲

題扇贈王都

題扇與孫玉麟

題孝子盧墓卷

題順孫唐墓卷

題竹

以卷為劉居士題

鑒堂為莫生賦

懷慎軒為李知縣賦

書楊編脩宿筵留詠卷

永寧留寄于太守

簡應友

秋官周亞卿病暑以詩問之

伏末苦熱得雨喜甚有作

京華同年會分得吻字

自武昌追李都憲

夜宿公館有懷參政

宿天津埭

金藏集目錄

夢先外如平上感而作

齋所夢元器

挽陳都憲

挽年尚書

挽高僉事

挽馬侍郎

挽陳員外父松雲翁

挽劉通政一親

挽左繡衣二親

挽劉華英母

挽林二尹夫婦

挽徐氏夫婦

偶

卷之二

七言古詩

送孔大尹之桃源

送胡參政之任西川

送李尚書父還南陽

送陳少卿致仕還鄉居西湖

送吳伯彰歸桐廬

送危典史致仕還鄉

送鄭教諭之休寧

送王資用赴臨江通判

送曹侍御致仕南還

送夏大理歸省

贈兄耕樂先生南歸

贈王先生致政南還

贈王都憲公度

贈姪瑞

勉思行為吳春秀才贈

翁順堂詩為劉錄事贈

題梅鵲

題金教授先墨卷

題皇華秋景圖

卷之三

五言律詩

小孤

下峽二首

寄聽竹先生二首

哭英朝九首

挽太常蔣尚書

五言排律

賀登極

送劉黃門之南京

題藍溪港

題滿節推隆恩堂

先妣夫人忌辰

挽安國恭憲公

挽薩侍郎同僚

卷之四

七言律詩

夜泊荻港

過廬阜二首

自武昌追李都憲

過巴陵

過桃源遇雨憶商學士

過平越方經苗賊有感

過雞公關索二嶺

過安龍箐

老鴉

過七星關

過赤岡有懷

畢節過風雨雪漫賦

十七日早發松林驛自賦

上州中陸宣公墓

南院晚晴

荆州寄西陽林學正

荆州觀李郡堂詩和寄

夢成

書忠義事

過君山

丁丑正月十七日迎駕

感懷初入宿張家灣

東光有感

與蕭都憲同發張家灣船不及以詩追之

望德州

過故城即事

中秋夜招周秋官小飲

總宿大勝寺會諸同年

用前韻酬張同寅

近冬喜雪

冬至日恭遇 萬壽聖節朝儀有喜而作

味溪佳趣

送內弟王仲啓

送鄒亞卿歸省

送劉憲副

送王留守之鳳陽

送尚寶憲公致政回鄉

送徐憲副之廣東

送進士張翥歸蘇

送劉光祿展省南歸

送劉太守致仕還南

送沈憲副之浙江

送鄭侍御巡按江西

送王選夫赴廣西戎幕

送大教諭南陽

送張參政還山東

送吳秋官考績還任

送南監

送劉淵明教授開封

送楊憲副之廣東

送都綱一元還姑蘇

送洪綉衣

送何黃門歸省

送南京儀曹李郎中之任

送鄭司訓之鉛山

送劉盡心南歸

送人赴河陰典史

送宋宗魯江西僉憲

送金太守致仕還鄉

送陳教諭之長洲學

送嚴州方醫官

送卧雪處士南歸三首

送人官大理府

送徐太守之臨洮

贈樊參政之河南

贈徐侍御巡按廣東

贈姚助教考績還南京

贈徐明德僉憲江西

贈人致仕歸杭

贈梁侍御便道歸省

贈吳給事歸省

寄諸生

寄林先生培之

寄納言布政

寄贈咸寧唐大尹

送俞少傅養病歸

奉寄叔父寧津公

寓東朝房寄憶納言

和錢學士韻

和楊內翰詩韻

和納言布政見寄韻

壽楊尚寶母夫人

壽黃亞卿母八袞

題紅梅寄新安汪老人

先人大痛日有感

酬高太博

疾嗽百日有感而作

敏孫勸予復進藥因諭以平生事

病起

挽趙秋官二親

挽吳都御史母

挽聶大年先生

挽都憲鄭父

挽李通政

挽蕭員外父雲山先生

挽定西侯

挽張御史父

挽劉侍郎母夫人

挽龔御史父

挽孔刑侍

挽洪職方父

挽施尚書

挽耿尚書

出學士尚書

懷張侍郎母

懷吳黃門祖父母

懷柯學士父

懷劉憲使父梅莊處士

挽人父

挽芝軒

挽人母

挽人詩

節婦

卷之五

七言絕句

恩禁十詠

蘇李泣別圖

奉教飛丹吟一首以樂老母之心

題紅梅寄周雪翁

食九弟所寄潮魚詩以謝之

百日哭女淑卿

送袁孝正之廣德

送友人之官

寄南京李通政

已卯人日穀口

謝納言寄羔裘并致懷

題弱

寄為都憲防邊有蹟

會同年于宋給事宅

題雪坡二絕

新工夜與吳姐夫對酌有感

勉袁生

題竹

題竹畫二首

寄憶

張飛廟

高塘驛

過忠州捐廩米一石與先賢祠二首

人有求為吳泰伯後者弗諧

送王生文兄赴浙江鄉試

六月二十一日雲布不雨

卷之六

序

送唐大尹致政還桐廬序

送呂進士任進賢序

送戶部尚書張公致政還鄉序

送南京禮部尚書鄒公之任序

贈莫同知之重慶序

贈司訓王君之桐廬序

贈林大尹之任鹽山序

贈德明表學正章和之任序

賀翰林商編脩榮任序

慶趙上舍母六旬詩序
慶俞母壽八旬詩序
慶王仲啓壽五旬詩序
慶盧安人六旬序
慶申屠處士八旬詩序
梅愛處士十詠序
四明月湖陸氏宗譜序
劉文介公文集序
脩撰王惟臣父挽詩序
郝淑人李氏挽詩序

卷之七

崇古堂記
潤遠堂記
雲間第一橋記
梅坡記
卧雪庵記
留耕記
耕雲記
大樹記
姚氏二親墓記
勅建誠意伯祠堂記
山水圖記
洛陽思親亭記

文獻集目錄

七

梅坡記
雲泉庵記
孝友堂記
損庵記

碑

追封慶雲侯周公神道碑

半隱生傳

桑畦生傳

桐西居士傳

居易道人傳

擔簦傳

訂疑

坤德傳

贊

鄉貢進士徐君用輅像贊并序

解

均才解

題跋

書陳祭酒贈楊編脩文後

題櫻寧生傳

商氏家藏公據跋

文獻集目錄

八

一、

一、

中

為處置地方事
 為脩省事
 為夷情事
 為夷情事
 為夷情事
 為地方事
 為邊務事
 為聲息等事
 為捷音事
 為夷人抗拒違法等事
 為進鷹事
 為缺少通事事
 為災異事
 為災異事
 為災異事
 為地震事
 為陳言興利除害事
 為進貢事
 為禁約番僧事
 為禁約番僧事
 為乞恩致仕事
 為陳情致仕事
 為乞恩祭初事
 為回訪事

文敏公遺集目錄

十五

附錄
 為乞恩辭職事
 故少保姚文敏公墓誌銘
 故少保姚文敏公神道碑
 故姚文敏公夫人王氏墓誌銘

姚文敏公遺集目錄終

十六

南京翰林院學士張元禎校

工部主事男 璽刊

五言古詩

送提督學校嚴御史宗淵 四首并序

提督官無負於學校也久矣然而事不由古以克
成治匪所攸聞提督之設蓋欲以古為教耳故於
侍御君行作此以告之

鴻蒙日以離混沌分清濁陰陽燭巨燭萬象歸素為
於物至靈五性渾不鑿奈何總貴禽獸無毫髮孰知
羣此中而有聖者作玄黃藉財成造化資旋幹大道乃
攸婦元元斯有託慨仰羲軒翁萬古示道學

文敏公集卷一

一

三皇香莫企五帝繼以祖姬公位元宰禮樂陶與圖索
何東遠後大道復榛蕪尼丘忽降神光啓九聖途駕車
任所適不為它岐虞乾坤泄幽秘入物賴匡扶六籍肆
刪述萬世陳楷模大哉素王聖天地不能渝
鄒魯風漸邈漢唐儒靡醇訓詁日以鑿講張徒自向元
氣為斷喪正學幾沈淪五星肇文運宋室開皇曆洛
紉其緒關閭繹其綸淵源有餘味並得涉
蟬噪一掃無遺音上以繼往聖下以啓後人
皇明御昌圖撫運幾百年東漸暨西被教單八埏淳風
正穆穆大道何平平斯文不存地日月當中天庠序敦
教化科目羅英賢周孔道經開程朱學波傳綴契真
廟伊傳相繼繼豈云駕唐不遑矣追義軒

送尚都憲得剪字

世謂儒無益匪儒道固關古今儒者事歷歷皆可驗伊
傳任阿衡周召分兩陝諸葛起卧龍班超事筆硯裴公
下蔡城陸九復唐輦卓裁韓與范功業尤健羨於惟
聖天子神武肅乾斷四夷悲來王萬姓咸忻忻居安不忘
危念慮勤宵旰曉彼西成土密邇犬羊團孰為吾長城
孰為吾蔽扞豈不富甲兵豈不雄武弁要使威德孚寶
馬來大宛匪資儒者傳所圖良靡遠簡爾英偉才惠茲
心背春洪猷自方伯顯擢宜都憲秉鉞出 東華分閭
入西甸馬識舊遊路人訝新來策旗鼓肅轅門號令端
若點軍威震萬里虜勢不足剪乃知穹壤間儒道終非
忝

文敏公集卷一

二

送韓都憲永熙出大同

白雪舞郊關黃河水正合胡馬鳴蕭騷腥風沙磧昨
聞代朔間橫池無限隔守帥擁精兵素弓閉重關千里
飛烟塵四野無草色人逐牛羊羣並驅豺豕窟事聞震
天威命將分投出急擊雷電轟狂虜奔號魄顧惟雲中區
穹廬尤咫尺軍郊歷遼疆城壯憑京國直資文武材何
以主籌畫韓公召奇骨才器曷能匹都臺飽風霜中外
多敷歷胸臆百萬甲變化不可測簡命自九重委寄北
門責左手捧黃麻右手秉白鐵匹馬出居庸威風何凜
烈古來馭夷狄往謀不任力內周斯外攘將和能制解
同舟思共濟推車主轉轍坐致天驕徒納款帳門側公
氏同年客萬里從茲涉恬酒 足初相期在功業成功

天子天顏應喜悅形貌圖丹青姓名書竹帛所以馬伏波
死欲裸馬革所以班定遠接筆開西域卓哉大丈夫千
載氣猶熱持以贈公行勉旃企前哲

送蕭尚書南還

願種千株柳柳絲滿都門公欲南歸時縮馬不可行願
鑿百丈河河流日湯湯公欲南歸時駐車不可航柳絲
空自長河流空自深南歸竟莫留為別一傷心傷心如
之何匪云昵私親下以為萬里上以為一人

送鄭太僕考績還任

高皇定大業放馬滌山陽滌陽地夷曠水甘首宿香置官
列九卿取牧非尋常法嚴政復舉種風學亦良五雲屯

郊原萬騎奔龍驤于今百年間漸乃成弛張悵路多驚

駘蓄字之驃黃豈云科條乖誠亦典守荒卓哉鄭夫子
磊落富文章十載少太僕騏驎昭星房抱績奏承明荷
恩歸建康敬之想厥職佇見超巖廊

送趙德懋南歸

挺挺喬林秀輝燁丹穴雛器宇剴磊落文采饒江湖世
家百年遠積慶何紆紆懷哉梅坡翁幸有茲名駒竭來
奉女兄千里勞馳驅去年翁計聞女兄長號呼江河雖
阻脩履險如坦途抵知痛其父那復計厥軀到家撫靈
柩抱母聲嗚嗚姐孝弟克恭往來恒相扶試觀鵲巢原
急難在須臾弟今別歸去使養良用圖送終最大事勿
以纖毫逾吾觀趙德懋啓我長嘆吁失怙不可復持躬

如茲詩諄苦勿厭收之在桑榆

送濮教諭之歙學

梧桐生高岡鳳皇鳴朝陽嘉時兆文明熙世協禎祥九
州造俊士千里觀國光楚楚故家子奕奕喬木芳結
髮遊黉宮黽勉圖自強竭來謁楓宸再試金鑒傍
振藻煥霞彩吐葩發天香拜官新安郡鳴鐸朱子鄉絳
帳開春風舉比擁鱣堂月杏橫經席雨芹潤書緇道義
侶羣彥濟濟導周行作成棟與楠徐收棟與梁慎哉固
明德尊嚴師道昌

送楊司訓之興化

先師楊夫子道德富文章金榜芳名顯瓊林醉墨香冲

然澹勢利懸之居宇書東書桐廬來鐸聲何奮揚朝經

幕講史孜孜食不遑尊嚴若神明言動由經常三歲教
有成青衿滿文場九載化乃決遺澤允芬芳小者為樓
摘大者作棟梁仰憶講下時垂髮昧知方拔羣親指授
鞭辟歸周行于今鬢髮白嗟嗟驚鴻懷深恩忽
親鳳翔翔輝輝文彩昭昭雖無繼世將抱藝誠

楓宸拜官訓蒲陽義勇克紹矩範諒毋忘數學古至平

忠信以明章勿謂毛繒薄萬里從茲張

送熊驛丞之新安

我家兩雛兒五歲能誦詩弄筆糊塗雅塗案走鳥鵲思
然熊子來禮致賓賓西晨夕幸相託動止斯有儀于今
二三年讀書耳耳伊方將就規矩出入教吏焚香何別

之官向下邳人言此地為要衝
我相神諒有為錯盤別器利穴劇見才奇良馬嘶
喘息當踞岐往來盛冠蓋豈無孫陽知盡亦竭爾力
論瘡與肥嗤彼桃李花委謝東風枝孺哉松栢姿霜雪
非所欺丈夫貴立志去去姑安時

送嚴寧

碧梧生高岡燁燁光陸離翠竹產淇園倚倚色紛披偉
有君平孫秀發矯矯人亦昂然鸞鵠峙宛若珊瑚枝讀書
窮造詣過庭聞
藏生聲喚形
至勿為勞
奮揚須及時古人贈言言貴有所規

安教集卷一

五

贈司馬黃門父還會稽

宋室有大儒溫國司馬氏道學邇義黃勳業聚天地爰
自南渡初從官家越會于今五百年小族十一世積厚
發必揚翁也承厥系書香紹芳躅黜撤印前執教子致
顯融金籍通姓字 聖朝勵孝忠恩推子之貴竭耒耜
耿光家聲微 常守慨念冰水 天顏喜政茲歡會
皇華祇命展常事歸期生 隆修焉懷故里清
望望浙東去白髮烏紗新配新袍麗衣冠新改廣
履首園綺潤澤陰松菊餘光襲桑梓婆娑力社朋
綠野野鏡湖時濯纓蘭亭恣情興興棹戴家船開
小艇悠悠娛歲華擊壤歌既醉與翁同鄉邦欲贈

似星前...

周志...

史知檢...
三十年報...
湖遊...
...

贈黃子長先生赴溪可

士...

為有...
...

贈都舍...

...

獻名馬喜色動 當守錫子荷便蘇嘉勞亦云承
思出都門秋風速歸騎還語牧勿讓忠誠自先世

贈程長官還攝

進馬 闕庭下喜觀 天子光 寵賞荷 滂沛錫 馭飲
馨香舞 踏出丹陛 雨露沾衣 裳去去 萬餘里 秋風歸夜
郎中心感 皇恩稽首北 斗傍

送項司更

古人尚史隱 為貧不為行 所以魯國叟 職委會計平 有
美項君子 少壯志頗英 致身事 王國忠信以 為城司
吏二十年 出納如持衡 兩圖在 所養匪求 榮與名 竭來

奉

加命勒躬詔 承明解后觀 風采姻契 風締盟 相逢愧青

文敬公集卷一

七

眼執別苦為情 炎風扇長途 疋馬促歸程 援琴寫鄉曲
聊以慰平生

古體贈孟都憲并序

都憲孟誠工於詩妙於畫精於大字多能乎哉聞
中每自見予恐其大節為細藝所掩也故詩以規

之

二南美周召一德稱阿衡卓卓 孟頫書畫皆成名顯
顯閣立本俯首圖 蓬蓬直得神助 飄流掩石軍古來
大臣體所貴惟中行 藝能工與拙 那與時筆爭

題扇贈王都憲

清風播長淮 仁雨霑青徐 提手活萬人 元氣吾其虞 團
團有機者 握之不盈把 開闢君掌中 乾坤自瀟灑

題翁與孫玉麟

吾孫玉麟以目疾廢于深閨之然終期脩德以昌
厥後孫勉乎哉

崑山一片玉 純美良可嘉 奈何廢聖職 令人徒嘆嗟 所
幸託巨璞 時見發光華 謹我蓄爾德 允若與吾家

題孝子廬墓卷

憶昔母在時 左右不敢違 甘旨必親調 動息恒與俱 今
也母忽忘 奉樞向窳窳 母獨在黃泉 我歸安所適 結廬
傍墳墳 定省如母存 喚母母不應 叩天天不聞 此時魂
慘悽 欲殞隨母之 猶恐之 哀當後事 將何如 忍死經歲
月 滴淚成血 烏鵲悲鳴 猶恐遠涉古來 篤孝誠
可以通神明 試看臺山下 千載良之徵

文敬公集卷一

八

題順孫廬墓卷

祖母父所出 我身父所遺 父母棄我早 我身將誰依 幸
賴祖母慈 撫我如撫兒 荷恩日以長 感德良自知 視彼
烏鳥情 元知反哺 紅光景 疾如流 瞬息將登期 左右奉
旨甘 朝夕承歡娛 風霜倏忽 惡露落萱花 枝頭啼皇
天 哽咽呼阿彌 不復接語音 猶為捧頭順蓬髮 面生漆
跣足身忘 燕苦塊 忍安寢 蔬水寧入 肌奉 棺將就空 臨
穴欲相隨 載國築若堂 結廬覆茅茨 羣木自栽培 二載
獨棲遲 孝誠格穹表 禎祥昭 墓蟬蛩環不替 免蛇馴
無疑 晝鳴如助哀 夜宿若相資 鄉耆告厥異 縣官達所
司 奏表上 閭閻詔書旌 門楣竭來謝

友歸奉祖祠諸父地官公愛姪天倫怡一門孝慈焉

百世光華為賦順孫什吁嗟起遐思

題竹

翡翠引孤標托根青雲峯夏日酷以煩疎枝散清陰冬
霜凜以烈挺節懷虛心時有鳳皇來解作蛟龍吟貴
儔碧玉價重千金持以贈子歸對之一撫琴

目耕卷為劉居士題

仲舒不窺園挾策身自榮賈逵專經業終歲倉自盈何
必如老農畎畝徒經營達哉劉居士世以儒流鳴書田
積萬頃目未獨從橫章句勤耕字字九研精畫長惜
寸晷夜寒對短檠培養日云熟谷粟還自生誰謂吾拙
耕何看秋多成

月慶堂為莫生賦

文政公集卷一

九

倚樹歲正華萱花春更好並一室中相輝渾不老髮
髮黝未星顏色醜且皎鬱：丹桂枝郁：文鸞藻欲銀
百年恩常懷一寸草春養惜光陰省定嚴昏早池鱗
寒冰庭綵飄晴昊雪鶴盤陳流霞玉尊倒滿院沸絃
歌重階稱壽考娛樂舉世稀嘉慶：天造孝道豈惟茲
功名在懷抱行當瑞文明共上蓬萊集

收慎軒為李知縣賦

君子尸民上動靜民則之苟不自敬慎萬事從茲廢
侯賢達才念念恒在斯持已必主一作事每再思翼
罔敢怠昭：靡自欺所以宰劇邑事舉民不疑由以達
大道焉往而不宜吁嗟狂縱徒勞勞良可嗤

書楊編脩宿庭留詠卷

一陽復君子長道心融會萬境綽綽超群陰無

崇慕高致肩輿往和尋華堂敞虛靜惟有竹素林鉅
散清影玉輪發佳音紅輪擊肩黃封啓朋壘話言
塵俗清風灑衣襟理趣笑中遠交情坐來深白日
嶺素月高東峯再起復自傾酒竿還更斟微醺動
抵掌一長吟載歌：天寶頌願清倉生霖霖彼事噴
頌復頌規歲古誼邈如綫幸獲微於今良會信不偶一
飯逾千金

永寧閣寄千太守

吾愛千廷王忠孝何純篤出守陽城攜母躬推轂于
昨過臉城民庶多富足只飲汨河水不食蒼山肉蒼山
高莫攀河水清可掬願言慎始終母愧川與谷

文政公集卷一

十

簡憲友

鷄逐鳳鳳隊毛羽自成文蓬生麻苧中挺直肖其群所
以益者友貴直諫多聞君才何郁郁志氣還氣盛共守
歲寒操言采芣洋芹誰知金蘭契岐然南北分翰音
千六五彩徒紛紛佳植置荒蕪蒿陰反交雲出處諒不
偶遲速何足云卓哉秦孟明濟河舟自焚老當益壯力
揚鬣鼓清氣緬矣起遐思作詩寄殷勤

秋官周亞卿病暑以詩問之

赤日烈於火公事冗於毛兩併不容釋况復志慮勞坐
此乃成恙閑開輟早朝往開豈不念無柰暑路遙欲學
仙機子恐為人嘲作詩寄殷勤姑以慰寂寥大火
流涼歎動庭皋新雨夜來過一洗炎熾銷為君游

病脫然神爽超明當聽朝雞尚資藥食調上以副

卷下以慰朋寮

伏未苦熱得雨甚有作

赤帝司乾綱火龍收日較比當三伏終溽暑尚炎酷地
近積水汗居此按層屋斑蚊聒耳鳴蒼蠅滿面撲飲食
不可口睡臥難瞑目蒸汗傷我肌濕氣病我足安得插
雙翅飛向雪山麓正此懊惱間令人苦局促忽聞一聲
雷聲潏潏百斛涼風發庭泉清氣殊可掬仰看斗柄旋
高起高木竊擊肌體輕如脫千鈞桔兒女盡歡忻衣
冠始裝束老輩盤觴對月引醺醺一笑開襟懷萬愁
頻驅逐暑氣本天道愛憎乃人欲冰霜墮指時願復念
溫煥人心藉微順時自金玉

京華同年會分韻得吻字

豪傑抱志憂憂樓林丘一旦乘風雲觀光

帝王州仰瞻威鳳儀俯聽鳴鹿呦披雲叫閭闔吐氣凌斗
十億百五十人盡是英雄儒姓名聯甲第衣冠涉瀟湘
趨朝陪玉笋鞠躬事宸旒瞬息十五年出處半沈滯
嘲詠重可慨良會須當求歡笑匪徒誑括酒安足酬所
志在功名歲月不我留相期各努力共濟巨川舟庶幾
保終吉千載聲光溢

自武昌追李都憲

速舟追故人水逆舟難曳長叫督舟子舟子苦勞敝借
剛行路人旌麾駐何處謂見車馬喧早入岳城裏向曉
鴨欄窺夜追萬金印有月在天淡淡銀河際恨不臂

復乘風駕吾去會晤信所難咫尺成千里

夜宿公館有懷參政不能會

曉從阿幢來薄暮宿炎方公館夜風敲明月照我床顏
色疑故人驚起披衣裳聽來靜無語撫枕徒彷徨忽聞
松籟聲足然足音將愁思不能寐輾轉憶更長會晤良
不偶咫尺成參商明朝復前行望望登歸航

宿天津埠

曉辭大明宮曉導路河渚春光暗未熙景色淡無媚
冰漸流復遲柳條潤如洗稍人索價高客子苦行滯但
欲趨程速奚論買舟貴挾柁達河西併日不計里甯征
靡暫休涉險若為濟泊棹扣關吏關吏陽弗理海氣薄
天昏風浪蹴山起舟楫幾顛危魚龍肆猖獗妻子盡失

文獻公集卷一

八十二

色僕夫亦惶懼幸抵天津城謀樓鼓已二借問亭下人
黑默不一語忽聞船客聲此處暫堪住翹首望天河終
夜醒不寐看看鷄鳴漸覺東方曙

夢先外母如平生因感而作

戊寅六月七日早假寐左廂待朝夢先外母如平
生一見歡欣滿面命後廳坐話予問李八丈可傷
母曰病無救耳又問屠五丈亦故不答須臾欲起
去予復留之話良久忽更報朝遂醒不覺涕泗淋漓因
感而作

城樓下四鼓騎馬趨早朝解衣赴公所坐待曉雞號
憑几少瞑目杳然魂夢過十年別我母記憶心徒勞恍
然見顏色不覺珠淚滿餘徐問起居汲汲慰寂寥徘徊

度除間春戀意難拋問言八丈殿無奈百苦挽具蒼
寒熱有藥不能療貌容如平生曾不減分毫憶昔弱冠
年幸托東牀招文蕭寓秦臺張母識章泉衣服手自縫
飲食親為調讀書聲吾伊為我心焦熱既聞登甲第喜
樂何陶陶仕途二十午黃金橫在腰南北遊兩京祿食
頗亦饒幾回遣迎養一不從相邀母心豈病涉我意何
切切那知骨肉親竟作生死曹病不奉湯藥夢寐不真著
茅感恩一未報方寸如焚膏女也遠歸寧天幸誠難遭
大事良已襄庶免傍人嘲母子兩如願存歿怨恨消茲
晨便何事千載如一朝覺來淚未乾兩鳴風蕭蕭
齋所夢元器

高堂夜虛徹燕寢香輕盈心齋慮不俗夢境神自清故
人何處來歡笑如平生衣冠甚閒暇談吐皆真情真情
兩相愛繾綣歲寒盟風雨襲松竹颯然枕畔驚據牀徒
傍徨惟聞戶外聲

挽陳都御史

台星夜忽暗太山晨已頽痛號闔閭奔走姑蘇臺公
方在侍御庭論披奸回公方在藩臬德澤孚草萊公方
在邊鎮威望懾虜寇公方在左右道德資沃培天年未
云邁官况已復灰冥鴻拂九霄三江悠徘徊志喜在幽
逸其如羣類猜佇想復司馬誰應失鹽樸千里聞計音
九重輿輞哀祭壑固不濟恩禮厚哉獨嗟西夏民猶
望公還來

挽年尚書

方春木再稼知為達仕變候開年司徒竟隨遼鎮遠司
徒濟世材早用儒術顯中外名掄揚藩鎮功健美地官
掌邦教四民賴攸真心以公忠持事以剛直斷識鑑有
定方謀猷超恒見守正以文貞無私滿清猷美玉同鑑
真真金任百煉偉茲老成人外矣美邦家彥素簡
先帝知音被 今皇春泰山忽云顏士林動嗟法營壘
存隆 諭祭想應緬況乃平生交懷人忘繼緒白馬出
東門素車向淮甸紛紛道路問其傷不可轉完名而全
歸穹壤復奚怨

挽高僉事

休休君子心挺挺儒林秀蜚英時俊先數歷歲華又夕
陽照行臺露節悲風摧淒風悲古柏滄海飛塵埃樹二

挽馬侍郎母

馬家有老母我家有老母當年同官時相親復相顧馬
母喜得孫我母笑欲翻携酒往相賀瑞氣盈高門二母
並一堂寶婺增輝光酒暈慈顏醺饌入天厨香馬君參
大藩奉母出山東顧我尚青瑣一夕慈闈空馬君尹京
兆奉母居金陵時我佐秋臺瞻拜時亦曾見母如我母
容顏頗相似我母何所之拜母淚如雨前年過南京為
我下高堂奈何相別後遽隔生死鄉翹首望白雲往回
在和陽宰木已拱把欲真河無梁吁嗟二母兮神遊去
何方生曾共歡娛死必同翱翔西遊瑤池邊東遊蓬山
上上母與麻姑聚回思清賞

清運阻若行天道警戒深矣為王其成

聖皇固拳拳青肝但中情愉誠禱宮蒼遣使祈神明綸音
布中外汗渙濡蒼生

姚文敏公遺稿卷之二

七言古詩長短句附

送孔大尹之桃源

金華孔生字彥義五十九代宣尼裔聰川俊雅自可人
燈火三更足經史遨遊太學荷聖恩
論南宮試事老且練一官出宰桃源吾聞桃源要且
劇今春荒歉人相食九重宵旰念深遣使賑饑如
救溺倉空應竭無遺費僧補吏紛揮交乘兒貴婦何

文敏公遺稿卷之二

十七

慘切漂尸露樹堪嗟否縣官都守袖手觀雖有人心無
兩措盍不早圖惜荒蕪庶使凶年免難苦常平義倉古
有規胡今官府都不知子去正道瘡痍後忍見瘡痍苦
木難晝夜動動講民瘼預謀未歲生人法耘麥構穀須
及時勸牛借種毋留話三年餘恤一年糧雖有凶荒無
死傷不信當求晦翁說隨宜更復有弛張

送胡參政之任西

聖皇軫念西南夷干戈弗戢民支離若欲仁恩起枯槁須
求賢治居藩維司空郎官珣璣器政事文章妙世羣
公刻鵠輿論歸命下榮膺方岳寄西川遠在天之隅昔
年富庶極雄都詩書不改文翁化琴鶴猶思清獻車微
旦負荷良亦重景仰前修素心共勉力能成保障功

宋行見流歌頌

送李尚書父還南陽

南陽自古多英雄布衣諸葛柳臥龍寥寥乎今及一載
山川秀淑何所鍾先生家世近降中論時與地適其逢
挺生魁傑非凡品行誼有似龐德翁光不試道窮窮
悠然林下歌清風黃金弗置城頭產買書教子親磨礱
卓哉令器尚書公奮身科第躋顯融天生異才信不偶
文章黼黻華帝躬左右弼亮代天工四海蒼生賴懋懋
端然紳委居館閣望黃治道應時雍
天子推恩報厥功龍章煥錫三代封先生受命不可屈
蜀千里遊宸極軼躬軼謁大明宮我皇眷顧四聖
瞳漢庭曾識商山綺周室應來渭水熊八旬初度暑正

文敏公遺稿卷之二

十八

降文昌鬱鬱佳氣葱宏開壽域尚書第蟠桃正屬千年
紅華遠輝啓散校豐黃封酒沃紫駝峯賓朋旁午共歡
賀高歌急管聲風颭雙眸炯炯兩耳聰配顏鶴髮背如
鍾君臣慶會世無比父子榮壽誰能同晨昏親膝樂正
冲翻思桑梓忘敬恭詰朝陸辭出雙闕湛然雨露沾
龐共尚書欲留不可從安車親駟出城東都人惜惜共
稱嘆養兒須教孝與忠銅盤漸濕玉露濃潯河兩岸秋
芙蓉片帆旬日抵鄉國隣翁社吏迎歸節滿門喜色光
簾櫳錦袍金帶輝晴虹鮮饒脆豐亨天祿蘭馨桂馥欣
重重盾紳祖錢詩憐供臨行執別何匆匆一栢更為光
生壽堅貞願比南山松
送陳少卿致仕還鄉居西湖

聖人在上賢人從網羅四海若穴空西風景依然
仙去後誰留蹤落花流水春融融白雲常度飛來峰柳
花無人共索笑唯有野鶴盤枯松先生學道非凡庸
今傳古推儒宗非時腐起聊一試與茲三禮昭時雍年
幾七十顏如童之身抗疏蓬萊宮我
皇至仁重優老賜歸天語何從容孤山買宅梅花叢寸
金尺地三百弓屋上青山屋下泉花竹秀茂年年同先
生身退道非窮圖書滿載歸浙東丁寧花鳥五言律約
東溪山九節節附郭二頃歌年豐甕頭酒發呼隣翁紅
塵不到松關下北窓一枕羲皇風平生一點報國忠盡
付賢郎方寸中莫言未展經綸略會似當年王晉公

送吳伯彰歸桐廬

文獻公集卷二

十九

芝溪浩渺源流香綺峰蜿蜒來脈長山水精會融結
鍾成人物殊尋常故家舊族稱吳氏合食從來數百指
綿綿相繼富且殷一屋同居已八世詩書禮樂何彬彬
仁義孝友尤脍炙鄉里叟咸衣被好似大廈庇千人
固知積善非一口子姓昆弟皆珠璧溫淳雅飭良可嘉
荀氏門庭真彷彿有子有子更白眉器宇迥非羣輩匹
揭來應詔上金臺千斛精糧資上國伯父承恩授冠
帶子在幃幃同錫爵朝罷龍顏出五雲曉月驛驛並
言遇子時正值十月春都亭餞別羅賓親朝風驚寒馬
蹄促雪花飛絮縈續紛紅塵紫陌留行色急管嬌絃情
未釋玉壺傾倒日西垂翹首路河應咫尺船頭有客
帶更酌燕饌與君別到家傳語松月翁香社曾

誰紀

送危典史致仕還鄉

吾邑典史危君彥恭九年秩滿民列狀而之甚切
邑令前監察御史南陽李侯愛其為人且重民之
請也為達之上史部進其米久之代者往而君乃
至遂弗果留君以親老乞致仕而歸予喜君之不
泥於仕而能急於親也作詩送之云

桐廬之山鬱以紆桐廬之水清且迤江帶溪瀉潄練
錦峰綉嶺列畫圖風淳俗美詞訟無家詩戶書頗尚儒
最喜泉甘土更沃況復魚鮮非勝珠自昔號為易治區
微輸不用鞭朴驅奈何後先事頻異淳者變澆美者汚
君之志書道誼符大夫有善君與俱大夫有過君與扶

文獻公集卷二

二十

數年之間化方治頌聲洋洋載道途危君考績來
市都大夫快若失友于抗章乞留辭甚懇桐民卧轍爭攀
呼君曰有親老可虞白雲望斷天之隅人生富貴何足
計三公不換庭前娛乞身再拜辭天衢拂袖便欲乘雙
鳬上林桃李照顏色都門楊柳牽驪駒到家正值五月
初葵榴滿眼開庭除版輿時度潘家苑彩服朝燒楚老
雖吁嗟危君行獨殊事君事親兩承歡作詩贈爾重
結庸以勵世風吾徒

送鄭教諭之休寧

十年不相見相見頭俱白方以兩湖湖湖復離情迫苦
菊滿東籬繁繁壯行色燕燕造新山簪沽米不惜
金百終宵燈下話未終旅頭驚曉曉

舊芙蓉江上小蘭舟江南正值柳花發先折一

我愁

送王資用赴臨江通判

倚歌王生聞子于十年之前識子于十年之後京師一
見如故交延論真能啓子牘文章問學富而英器宇才
華且茂公秋二百四十年筆削精微無滲漏西垣關
節聚生徒歲月陶甄咸入敬竭來抱藝謁天曹群然俊
彥題居首選榜初開魏闕傍榮銓別駕大江右郡臨斗
分挹章山閣罩烟嵐拂冥書富壽堂前禮教崇汲川亭
上清風舊之官正值金鵬回揚船路水如車驟共看昨
夜玉筍峰一片祥光繞牛斗佐時會使田野安贊政須
臻民物阜嗟予什途三十年兩京接人才數目中所

全敬公集卷二

八二一

閱豈不多行誼如生殆希有都門相送分袂難維駒且
盡尊中酒倚歌王生政成三載早歸朝鳳池待子重撰
手

送曹侍御致仕南還

聖天子光復寶祚思用老成人共圖致理命吏部凡御史
家食者悉起以來於是小陰曹用明先生以疾在告二
十餘年聞召而起比至將復用之先生年且七十有四
列狀力辭遂獲休致之命於是復實舟南還朝之摺紳
士莫不以先生之歸為榮相與祖送東門外予嘗聞家
宰王公亟稱先生君子人也惜其老而不能用則先生
之為人可知矣固欲一言為先生贈遺其門生戴仲
氏過予道此意因不勝喜乃援筆為之歌曰

峨嵋多冠冕輝煌兮縉裳奉丹詔兮來帝旁叩

宸宇觀耿光抗疏兮乞身天聽兮有從七十致仕兮古
禮況臣衰兮難再強天子曰喜遠哉是郎不汝拂兮
歸故鄉再歌曰西旋兮斗杓涼生兮暑消拂袖兮南邁
導洛者考書梳紛播紳兮祖送涕車馬兮江皋玉瓶倒
酒秋月萬籟對發兮舟搖搖賓從四散兮回首先生
笑兮陶陶二歌曰去去兮浙西望望兮會稽山之陰兮
吾之廬野可樵兮水可以漁檀冠兮藤杖芒屨兮布衣
友麋鹿兮木石俱剡溪兮雪棹蘭亭兮禊除醉白祠兮
忘爾汝脫塵鞅兮何是非率于弟兮忠孝表鄉閭兮著
龜合哺兮鼓腹擊壤兮奚為嗟先生兮浩浩樂太平兮
期願

全敬公集卷二

八二二

送夏大理歸省

大理寺丞夏公時正上疏曰臣有母在堂年
且九十思臣一見願少寬假歸省以慰母子之情
詔可賜鈔三千緡蓋異數也退而語諸同
朝六月二十日母初度之辰又奇逢也慶泰年未
頃為之喜既為律詩一首為太夫人壽復述長句
為公行李之贈辭雖鄙俚而情可少乎
白頭親在高堂游子身在帝鄉母子去天各一方願
瞻白雲心傍徨豈無健馬康莊官轍其奈羈未遑一
日何啻九迴腸疏情列懇陳我皇臣有老母九十霜
年莫省溫與涼思臣不見情欲傷倚門日望吳山陽
得臨行縫衣蒙萬鍾九鼎美足償況入六月初度時

此日非尋常縱有旨酒和羔羊何如菽水親奉

叩頭鳴咽涕淚良此心潛已達穹蒼
帝心感惻純孝彰賜歸恩禮雨露滂三千寶鏡出帝藏
資孝養榮行裝宸辭暫下鵷鷺行扁舟指日回錢塘
庭滿砌萱草黃清池十里荷花香綠衣載拜稱壽觴
珞珞玉佩鳴琳琅龍章鳳詔相輝煌金龜白鶴來蹕路
檀雲湧召禎祥笙歌鼎沸聲洋洋蘭孫桂子環繞林三
柱五鼎羅膏鄉慈闈喜樂殊未央朱顏酒暈如紅粧
聽目明身愈康壽山福海期無疆君臣千載慶明良
子感恩天地長舉頭望見北斗光翻身欲攬歸朝驪
朝辭親出門去古來忠孝今成雙
贈兄耕樂先生南歸

文敬公集卷一

上

耕樂先生性爽逸顏如渥丹腫如冰宵中不信滄海
眼底自覺塵寰窄千鐘美饌似毫芒萬兩黃金如一粒
桐江頗厭舊俗宜僻向小山結幽室竹籬茅舍偏獨
長江短蓬時自遣生涯不滿意田刀耕水耨艱難食
春晚喧喧布谷鳴春雲霧露沾滴呼童載犁躬耨
手牽黃犢頭戴笠一耕不自已再耕還自力三耕且
苗看看秀而碩夏耘勤勤秋復來禾黍如雲堪刈
蘿角囊紛欲歸倉盈困滿居無隙教妻釀酒賽田神
半牢豚享親戚擊鼓逢逢樂未央忽看玉兔東山白
官素不通姓名里胥誰敢呼搖役弄孫娛子經歲
甘飴肯供朝夕吁嗟先生樂何極所樂惟耕人不諱
明忽念同胞人買舟十里來京國雨弟悽悽經綸

承乏天官愧修職幾年不日相逢且悲且喜情如織
問兄今年六旬五何事勤劬輕遠出矧逢四月初度辰
官居肆憲開壽域一枹魯酒祝長生子姓夫妻跪前席
弟於兄情那可言恨不割肉為兄炙相看相慶未經旬
何忍匆匆問歸轍兄兄兄兄兄兄兄兄兄兄兄兄兄
兄幾七十弟五旬此別相會知何日願兄珍重莫輕遊
願兄善養保和德行當謝事賦歸來與兄同作耕樂客
贈王先生致政南還

武寧教諭王先生伯麟子翬翬時遊邑庠獲從先
生後聞蒙獎迪巖澤良多既而後先出仕萍跡浮
沈離合無常正統己巳先生自涿訓陞教武寧不
相見者十餘年而情好未嘗不往來於懷今年夏

文敬公集卷二

下

幸復相會于京先生且老而予亦髮斑白矣方爾
綢繆而先生得休致之命急促裝南還能無動
予情哉於是沽燕市之酒相與痛酌取醉以散離
別之懷復述長歌一首為行李導鄉里暇時對親
一歌之亦足以見朋友相愛之私云
餘斯勒股始鳴榴花葵花燒空明對雨初過淨塵
都門柳柳牽行情燕姬釀酒朝正熟糟牀滴瀝香
一斗十千任價高往來多少停車轍呼童沽來酌故人
故人不見經十春相逢此夕歡何極感今慨昔傾情
一酌一酌復一酌西窓細雨燈花落酒盡情長話不休
看城上欲罷析宿醉未醒東方紅聞君歸計尤匆匆
相看那忍遽相失合歡翻作離愁濃離愁濃濃如漆記

昔當年同學時光陰瞬息俱白頭白不復黑人離尚
可完君來君去不再來應痛我何時還乞身使欲向
明主明主恩深那可去同鄉同學本同歸歟不覺淚如
雨君歸君歸何快哉有孫有子皆瓊瑰高堂有樂餘
景青山綠水相裴回吁嗟先生為高士胸襟落落無塵
滓化雨已能成梁棟餘波今喜滿桑梓

贈王都憲公度

吾觀主中丞而三層鐵胸中一片仁疾奸惡惡如蛇
蠍扶良植善如陽春前年勸馬飲廣津九門鼓嚴三
農獨當一面與鯨血戰不顧身東南漕運多困
循悟

皇重念疲吾民恭承總督江准 命晝夜奔走勞精神王

之教公集卷一

二五

中丞黃不著緇衣夜不卧錦茵所圖在國計所濟惟民
貧則明果斷固遂巡運籌畫策如轉輸漕徒百萬盡歡
祝舳艫千里如次鱗今年歸來伏

憂宸欲與眾伍分艱辛有司不解的勞意紛紛特論生怒
頃

帝嘉爾庸超群臣改已悉爾之忠貞富弼勇知不足數劉
晏經略真堪倫更看文米何彰彰整頓萬斛皆珠璣詞
章韓柳劉涓酒詩句李杜多清新王中丞赤心在報
主素意還恩親馳驅王事不得息白雲幾度空露巾乞
恩詔許修明裡馬頭衝雪歸西秦焚黃曉耀白日山川
草木輝蒼翠王中丞明時之鸞鳳盛世之麒麟文經武
緯揚芳勛大忠孝有如此青史有米能幾人

補編

編初名果子以其於兄弟行不相類改名曰瑞瑞
者玉色文貌夫玉色溫潤而有文者以堅剛為之
質也故字之曰質夫欲其文質相稱也瑞之元曰
環環者果也玉之義華有果栗之意焉其必以敬
將之乎故字之曰敬夫欲其戒慎以自持也噫二

子勉平狀

吁嗟吾家世居嚴陵之左桐江之濱上繼榮祿之祖武
下續五世之宗盟積仁累德三百禩篤生顯考考懿達
雄邁承其盈六息五是大夫身天胡弗畀臻遐齡藐子
匍匐未能步尚賴母氏教育成其名叨官食祿荷

聖明兩錫 增光榮連對二代 号皇皇遺澤信有徵吁

之教公集卷二

二十六

嗟吾家兄弟群玉立子姓駢蘭第宅甲邑蔽槐影田
疇接畛連桑陰官府不聽催科聲門閭惟有賓客迎沐
浴前人之膏澤兮盤桓盛世之太平蓋亦圖惟保厥成
庶幾大厦無傾傾吁嗟吾家兄長已矣不可作三兄四
弟並臻六表胥康寧我亦知命年白髮何憐嗚呼傷我爾
父兮瑩然玉樹先沉淪寡妻幼子何榮榮况爾遺腹尤
零丁母兮鞠抱獨辛苦皇天監佑幸見二孤頭角俱爭
際吁嗟吾姪莫負天莫負人羔羊跪乳慈烏返哺芳蘭
茲異類亦有情人生何可忘其親昨而念我骨肉恩疏
涉千里趨

仲京留侍左右冀履更撫之教之幾回使我涕霑巾吁嗟
姓母違吾言兮母怪吾諄諄勤儉足生涯孝弟兼

此一或失之獸與禽黃金萬兩如浮萍吁嗟吾姪有書
聖主歸來賦樂人倫七里灘下鷓鴣村九里洲上
鳳凰峯一壺酒一張琴一榻清風一曲吟籍也醉号阿
咸憑傳語桐江諸父老粉榆社裏照我半席莫使他人
侵

勉思行贈吳春秀才

勉思行為吳春秀才南歸赴舉之贈終篇云夢魂
長繞南山曉蓋予先望近在春家之右故及之爾

尚志之哉

有營顧遠喬木枝有女願嫁聰明兒聰明兒郎不易得
得之如獲連城珠我家有女淑婉姿多方擇配求所宜

全敬集卷二

二十七

昨因水語偶相契鵲橋遠駕成佳期羨子林志清且奇
昂然野鶴鳴天地南窓夜半漏初靜短檠獨對聲吾伊
為消西館延明師辨疑解惑嚴三餘春秋大義炳無翳
筆削微意融如飴今年浙省開秋闈山林豪傑欣逢時
挾策操觚試一往奮然頭角寧容羈春風楊柳黃金絲
都門晨晨牽行裾一枳抵為洗磊隗長歌且謾嘶驅馳
我歌不足陽關辭我酒不為傷別離歌因義重聲漸激
酒為思深醉欲遲讀書要在涵泳之作文那在雕琢為
張頤浪古匪古士忠信篤敬真良莠堂堂周道堪委蛇
屑屑偃室容睥睨達人知此重自檢卓然肯為流俗縋
况爾青年邁等夷三冬問學功未彌名場利園莫憚致
騰程萬里須容紆歸狀歸狀勉爾思着鞭去去還早裏

學老我重回首夢魂長繞南山曉

俞順堂詩為劉錄事贈

憶昔橋門聽雨時舉目皆是英雄兒唯君煥然更文采
聞過子雲一問奇俄然典教出谷城谷城士子資陶成
譬如枯池困鱗甲化歸滄海奔長鯨竭來報政謁
天子妙選賢能輔儲貳近臣有識當薦章官僚隱隱聲華
起殊念椿萱盡白頭西川萬里情悠悠抗章乞得暫歸
觀高堂頤覽歡聲稠難兄難弟自一體膝下承歡奉甘
旨階庭晨夕奏墳麓二親相對欣欣喜喜得賢郎天上
回錦衣映徹流霞杯兄酬弟勸一何樂世間山樂真難
哉吾觀劉氏多積德滿堂和氣融春日欲知慶澤厚且
長試聽吾歌俞順堂

全敬集卷二

二十八

已卯端午節賜遊後山觀走馬射柳有作

聖皇御極天地清八方無事歌太平南蠻北狄盡膏肓梯
山航海來獻琛我
遠德不自矜宵衣旰食圖勸精治安不忘修武事因時
講肄陳五兵五月五日律筵賓人情和暢風景晴萬歲
山前開藝圃龍驤鐵騎俱崢嶸羽林衛卒猛且兢赴赴
勇士尤縱橫身衣錦繡光衣袂腰懸紫韁何英英紛紛
紆紆也柳柳柳金伐氣漸盈三軍擡手齊咤喊萬馬
辟易皆震驚有馬朱鬣赤其鬃前躍後踴莫敢撓旌旗
蔽天耀日月百般技藝不可名飛黃白鼻如電奔捷蹻
跨鞍如絮輕翻身引弓如明月注目發矢如流星颯然
叩弦空中聞須臾勇斷白草草馬驚奇中自妙絕養山

步誰能爭有如枯楊握其根有如神仙見其真駟一
騙三如跨苑倒植橫固如奔鯨翻然身從馬腹伸忽然
身從馬首紫躡鳴突兀任超逸狡兔下上無停征或鹿
或狗肖厥形或四或五連不傾肩水頂火手持戟飛劍
流砲身懸旌末出駟驥百其羣禽飛獸走齊放生雲中
一派法樂奏綠陰深處鶯歌鳴丁寧

呼萬歲聲
祖宗故事久不行我
皇今日重修明小臣何幸躬逢盛載歌天保答
聖情

題梅鵲

文敬公集卷二

二十九

奇芬不比柳原葩高格那同厦士家臘意未融三島雪
春光先露一枝花碧桃芳冷十年老阿母探香香青馬
飛來枝上月三更夢入羅浮天未曉東風漸暖五雲深
蓬萊萬頂饒佳音鵲鳴雨子初熟綠陰顯顯垂黃金
摘來擬薦商家鼎味入和羹晒凡品博識手段功告成
莫道黃昏水橫影

題金教授先墨卷

金生示我先人卷先人行誼宛然見形容寂寂閑九原
墓上青松如蓋圓積金為弟擇良偶發粟開倉濟貧叟
一口能決里社爭群善恒克鄉飲賓德蓄存躬不自享
嗟遺後昆真可尚有子落落負瓊奇十年芹泮為人師
遂郡博大江漸鴻飛漸連青雲路吁嗟先人種植心

題皇華秋景圖

明天子御神極四海九州歸化域雕題左社盡稱臣航
海梯山來效職安南僻在夷荒取衣冠頗比諸番優昨
來請命封繼世欲徵天寵誇群酋
英皇恩深沛如雨妙選賢能克信使匪徒禮幣尉下邦要
使仁風播遐軌崇公卓矣人中都長身玉立尤魁梧才
兼文武篤忠悃日侍瑣闥陳嘉謨
帝曰專對言汝若公即稽首無雷諾驅馳不憚萬里艱
壯駢駢自天達歷粵輪桂銅柱西蕃王奔走伏路岐
艱險江震茄鼓鎧甲列岸迎旌麾使節皇皇就賓館錦
袍玉帶星霞燦遠人不識大官儀疑是神仙降霄漢話

朝冊禮初告成口宣

文敬公集卷二

六十三

百尤分明天光日華照下土頌令海外夷風清于時少
昊秉金令商飈掃蕩炎氣舒雨過山川碧似藍月當河
漢光如鏡枕擲影覆蒼蒼木犀香透芭蕉窓銅甍晃
綽引蘭佩瓊危激灑浮蔗漿對茲景物惟堪羨回首北
辰望應遠翻然躍馬併歸程卷被君臣共雷懸珍奇寶
玩良賄多一芥不取其資何前菊却笑張博望善後猶
慚馬伏波羣夷相顧咸嘆息蓋道中朝真潔白願祝
聖主億萬年我公旦夕恒在側歸來教養蓬萊宮
天子嘉勞喜滿容職供機務任益重侍謙心事猶冲望
懷小國納成款繪作秋圖示清猷愧無燕許大手筆為
寫長編入青汗

姚文敏公遺集卷之三

五言律詩

小孤

平地孤峯峭中流底柱我勢懸千尺玉影覆半江波
壁絕人難踰風清鳥自歌維舟欣晚眺新月掛藤蘿

下峽二首

瞿塘天下險巫峽勢相連夾岸千尋壁中流一罅天
山空無獸跡江逼少人烟唯聽鼓三鼓朝牽百丈船
宇宙誰開闢神力勢可驚水從天上下船向地中行
停午日初見侵晨後一鳴客懷經此處愁聽棹歌聲

寄聽竹先生二首

小築栗山陰幽深無處尋不貪花滿徑惟愛竹成林

全敬集卷三

雪洒金敲韻風來玉戛音隱君心得處對月一牀琴
有意娛泉石無心慕組紱耕雲非種玉鋤地每揮金
酒醉看孫舞詩成對月吟笑觀天上客塵土滿衣襟

哭英廟詩九首

天順八年正月十七日

大行皇帝升遐夔叨典大喪禮回忌六年十二月
上不豫七年止旦免賀至初八日念禮部缺尚書力疾出

視朝名吏部降手勅特陞禮部尚書次日復不能

出至十三日御朝變始獲謝 恩乃知

聖眷之深如此至是長禮志變裁定於平痛哉回作挽詩

九章以哭其私云

四世英皇統七齡嗣大君聰明齊舜禹孝敬邁湯

萬國沾膏澤三靈重必分庶幾臻阜俗光可紹皇墳

冲聖居天位熙然海宇春四靈符至治萬類洽深仁

訓迪惟皇妣匡扶賴老臣如何輕北狩祗為極吾民

日角開天表龍顏溢鳳姿知人高祖指御下太宗規

總覽經邦計尤神制虜機乾坤三十載民物盡熙熙

復辟真天命迎鑾出衆私誅奸神算定討叛廟謨奇

震器千年統乾綱八極維春秋並堯舜垂拱可無為

徂落蒼生慟升遐上帝賓八方均遏樂七廟暗傷神

層甍歸元子台衡簡老臣貽謀皇業固千載荷休仁

七載遵時晦心怡體自休一朝回宇宙萬姓起歌謳

志欲更時化其如佐國謀空教湯武聖側席想伊周

虜識真天子群羅拜聖明牛羊供御膳駝馬奉行營

全敬集卷三

扈蹕還龍駕謳歌入鳳城日光回四表中外動歡聲

聖德如天廣仁恩似海寬累蒙 知獎重自揣報酬

難典禮心猶亂扶杖淚每彈遙思天日表儼在五雲

端

力疾傳恩詔春官列上卿方期裨宸廟忽已隔蓬瀛

淚洒懸輜緇哀隨引路旌終天那復見幾度夢魂驚

抗太常蔣尚書

聖主崇明祀泥書起老臣八旬猶矍鑠三禮藉經綸宗伯

勲階峻郊壇顧問頻忽聞仙蛻去玄境共傷神

五言排律

賀登極

恭惟

嗣登寶位之日 詔頒天下要承禮卿捧

端門開請群工百姓舉手歡呼是日大日晴輝

雲錦繞誠太平之象也聊作短詩頌之

高廟千年統文皇五世孫仁聞流宇宙孝道格乾坤

晉毅驕元子謳歌屬至尊綸音布赤縣德澤洽黎元

瑞日開黃道祥雲鵲紫垣山呼朝帝座虎拜觀天閣

萬國承王朔千官荷

聖恩兩宮誠罔間八廟事如存磐石皇圖肇壽新嗣續繁

文明過舜禹治化並義軒何幸逢熙運深慙獨素食

阿衡商用美高父武猶煩無逸宜陳戒幽風真討論

短詩莫足頌稽首欲忘言

送劉黃門之南京

全敬集卷二

幾年羈旅轍不結歲寒盟共鼓橋門篋聯登甲第名

論交常吐膽執別若為情喜慶風雲會欣沾雨露榮

黃門居俊考青瑣屬蒙英

玉闕辭奎去金陵羨鳳鳴柳幸京園缺苑點潞河旌宴別

時三伏帆開月五更南恩雲湛如斗懸斗懸城僚案

舟同濟賓朋蓋用傾謀謀巨

盛治黼黻贊 昇平事業正堪上 名擬賈生相期各

努力矢不負

皇明

題藍溪港

藍溪是幽致嘉道許誰同婉轉千流會潯溪一派更

縹緲光接漢翠落碧池空柳絮三春雨蘆花兩岸風

方洲馨杜若孤嶼暗梧桐薄淺集亭小臨清盡閑意

時過採蓮艇每遇斷芹節地僻塵應遠清閒道自融

醉眠江月落醒看海潮通軟弱鱸魚釣夷猶鷗鳥逢

悠然物外趣不為世間龍自信如嚴子猶疑是陸蒙

只今時正泰會恐獵非熊

題潘節推隆恩堂

族自武功顯家聲駕遷詩書光啓後仕宦克承前

京兆煩刑獄推官屬俊賢寬平人不枉明決事無偏

三載勞書奏

九重官誥懸

宸章輝象軸

御墨酒龍箋喜動慈親色光昭考廟下構堂崇棟宇揭扁

雅奎躍感涕無存沒榮華及後先

龍隆鄉國美澤被子孫延金馬若難地烏紗銀帶仙馬我

懋忠孝天祿自綿綿

先妣夫人忌辰

六月又六日乾坤何慘然懷親心似割搔首意如煎

匍匐方移地淒涼已喪天祔中涓鞠育膝下最矜憐

能語書親教逢髮乳未滿寒溫恒撫摸飢飽更周旋

遺學從師傳燃燭課簡編勛功應喜悅懶誦忍答鞭

早出疑看遠遲回倚望懸良朋欣款接狎友恐留連

脫珥供師贊臨機補學錢論文須究解義必精研

幸預鄉書薦叨登桂籍先慈情方少慙行色遽成空

一試春闈獨三年太學淹憂形雙臉悴淚迸兩頤

慶際風雲會音燕魚鰈偶 金榜上托助鳳池

抱孫携婦遙南江涉川京城欣會合骨肉團圓
天祿共羞傳管袍舞彩翩自惟安淡薄不羨奢肥鮮
李爾蒼旻酷俄驚素月拾萱花空滿砌寶積黃淪淵
奉樞歸千里埋棺慰九泉制終越 北關

認下赴南疆米往勞萍跡行藏信道緣浮生旬過五食祿
幾幾千典禮慚無効銓官畏有梯矧叨宗伯任深愧
士林賢側側憂時念孜孜報國虔位高惟慮墜擔重
每防顛兩鬢蕭蕭三雪雙瞳漠漠二炯功名隨日火竟夢
與雲飛欲辭朝署爰思在墓田傷神逢慙忌撫景
賦哀節官舍脩祠事時義真寢筵刺知歆沒後那似
奉生前苦二情何極終天恨益綿

挽安國恭憲公

文敬公集卷三

五

世右濟族鍾岳精偉哉當代孝卓矣
威時英槐市修文藝花封播政聲冠祥 天妹降月瑞
聖媛生配 帝光樹掖承 乾正玉衡累遷驃騎貴
特進會昌榮三代咸封贈通家並綬纓春秋逾耄耄
福祿享嶢嶢貴戚禮尤下尊高氣愈平揮金周用乏
割產濟孤嬰愛客投輪欽賢倒屣迎不誇金谷侈
雅比玉壺清素履無虧失臨終戒滿盈陰家美足擬
馬氏實堪堪作南柯夢深關 北關情贈舍
恩更厚祭葬禮非輕墓後香山築碑文翰苑評已看丘
拱幾見歲星更幸際 乾坤轉重瞻日月明春
戚里好 軫念渭陽盟驛進國公爵弘加恭憲名
龍車中真郎 鳳銜重褒旌震耀數高誼

相老成震淵親取日滄海自砥礪與
國同休戚匡時致泰亨世傳忠孝盛功在鼎彝呈紉始
藥備公手數與京

挽陸侍郎同僚

全閨儲秀氣 盛世挺英姿性篤肅養心潛董
子惟律身澤近古循行不徇時學究天人蘊文撫錦
繡牙甲科歸衆望翰苑
簡降知典禮舉攸重屬經綸有為不堪妻子累竟致腹心
危力疾思猶懋殷憂神轉疲甫辭三品祿俄動九原
悲幸有伏生女嗟無伯道兒扶棺抵孤僕表墓屹穹
碑愧我同官好名君履澤寶月梁疑李白塵軫失鍾
期幾度臨風處潸然淚滿顰

文敬公集卷四

十一

姚文敏公遺集卷之四

七言律詩

夜泊荻港

夕陽落盡暮潮平舟泊沙灣漸二更綠岸竹籬驚
吹近江村樹動雅鴉鳴關曉擊折傳宵警駟吏持燈
夜迎回首鳳臺繞咫尺滇南山去幾多程
過廬阜二首
南紀藩籬倚晏宮坤維賴此作元功雲開萬疊芙蓉
秀雲點千尋碧玉叢白麻不來書院寂青牛既去
空帆過影盡無窮興都付茶社一望中
盤薄西江鎮楚門丹生翠嶺橫天根雄深不用六
奠秀拔應推五老尊金闕玉房無路覓蓮宮虎院

書存共看大旱與雲雨千里咸承潤澤恩

自武昌追李都憲

舟發嘉魚日未照晚風吹過鴨欄清岳陽凜、霜威
重江月沉沉鴈影逆滿擬李膺歡共載却教楊子悵
多岐馬蹄萬里雲南道回首瀟湘有所思

過巴陵

巴陵西去望公安帆過沙灣水渺漫雲捲洞庭山色
遠風吹湘浦浪花搏江深霧暗侵書潤天闊霜微怯
袂單客路莫言多對莫湖南佳景恣遊觀

過桃源遇雨憶商學士

桃源晚過雨瀟瀟二匹馬驅馳路更遙出驛有樓雲帶
脊野溪無渡水平腰泥途客旅添惆悵村落人家況

金臺商學士

對寒遙憶

金臺商學士口華五色醉仙桃

過平越方經苗賊有感

久治俄濤氣化怒山人乘間肆腥膻干戈騷擾綿千
里民庶流離屬幾年敗壁頽垣落荒村古路少
人烟偶因奉 諸經由此四顧瀟條一愴然

過雞公關索二嶺

平分天險角西東阻絕山河氣 雄夾壁仰看千戟
列中流俯視一絲通鬼誰與語岷劍秀拔還應讓
華嵩却馬王陽非我志一鞭曉色過安龍

過安龍箐

貴陽西去地尤偏按轡徐行望杳然水轉千灣多險
石山連萬頃少平川鞭箠箐箐裏 理竹閑索峯頭

接天奇語往來行路客無端却為利名牽

老鴉關

跋涉風塵苦路難那堪又過老鴉關高山直下千尋
鉅深箐嶺寒巖嶺一士把戈富險立萬夫解甲避
鋒選緩轉函谷為秦障此地應無樂百蠻

過七星關近驛十

輕車遠度七星關客裏那堪歲已闌百折迴流依岸
轉千尋陡壁夾溪燭霏霏雨雪愁天驕歷歷山川行
路難遙聽驛樓迎鼓響到須沽酒暫停鞍

過赤岡有懷臘月二十日小女少石

夜來南下投烏撒曉發東行度赤岡山峻石嶢泥路
滑雪深天暗馬蹄僵王程有限應旋旆客心無聊欲

金臺集卷四

斷腸忽憶去年當此日華堂卻燭照霞觴

畢節遇雨雪漫賦

天家織女巧無端剪落瓊花散渺漫雨洗玉容原自
灑風掃綿力強成團馬嘶山路愁蹄滑鳥宿雲林怯
羽寒莫作尋常清冷看光華壓倒萬重山

十七日早發松林驛自賦

臘月十七五更發霜華滿地聚如銀人間使節經南
詔天上長庚拱北辰白髮幾垂疎短丹心一點壯
尤純暗將犬馬流年數虛度韶光又四旬

忠州弔陸宣公墓

東南山嶽降神奇豪傑之使世見之正氣浩然大地
塞真才挺出

前日侯學術推先步賈傳經猷擬後退志業未酬
不幸空令十載起遐思

奉天詔下泣癘疾唐室中興藉論思可恨奸諛感
聽却教忠義老江湄九重倚想恩何薄十稔徵書事
已遲一讀遺文數行淚拜瞻松柏不勝悲
官舸曉發過忠州峽霧冥冥暗未收通問宣祠何處
是為言荒塚此山幽雲卿宰木千年恨水咽清江萬
古愁汲取椒漿和淚奠英魂尚鑒我心不

南陀晚晴

東下雲陽舟似飛南陀遙望翠霏微層崖兩過添新
瀑孤館雲開映落暉羅釣野翁携蓆去換臨洞客
簑歸一聲江上寒烟笛吹落梅花欲點衣

文敬集卷四

六四

荆州寄沔陽林學正先生 首

景陵佳致古稱饒誰識先生托養高日煖玉沙娛鴈
鵝風清沔澤弄鯨龍五華香履穿青履三益蘭將綠
翠濤濟三英才環文席鼻比獨擁講難驤

鄭度羅粟官何冷劉向傳經道自尊學派沔清三峽
倒詞源滾滾九江奔仲尼魯史選添傳陸羽茶經莫
費言共惜青袍久寥落恐妨講席不能溫先生春秋陸羽
詩人也

先生聲價重山丘道德文章市優詩句雄深渾渾得
杜楷書過勁結如歐木冠肅朝忠倦仁義孜孜一
不休佇見歸朝作梁棟許多慷慨應收

與君同業復同門氣義何殊弟與兄燈火三年恒共
湖江山崑里幾銷魂肯教割席後前志須信彈冠副

後言聞道明年春色好早晴環珮調

六五

幾年教鐸振南瀛著述應知汗五丁風簾芹香沾丈
席雨深苔色潤羣經鳳鳴曉日先揚彩鶴舉秋冥預

養翎太史昨聞占夢宵江湖隱動文星
寒落垣西食一簞可憐兄嫂共相看緼袍完補能叻
歲魚酒香調為敵寒勸講夜分還炙茗恤勞盡永更
加餐十年契闊情無限何日重逢恣論歡

朋情真似膠投漆交誼那論梗與萍翰苑春風朝共
挹橋門秋雨夜同聽年登四十頭先白地隔三千眼
愧青顏色幾回驚夢醒分明猶為講麟經

仰嘆世事夢初醒憶著當年淡報寒夜立深門外

文敬集卷四

六五

雪春風聽徹坐中經可憐公論十年定應見忠魂千
載靈羊僅春秋誰為續門牆落二似晨星

荆州觀李都堂詩和寄

仗劍飛霜振玉珂馬頭到處頌聲多三邊機務身兼
畫一面生靈手撫摩北使有才梟虜颺南巡無計逐
詩魔昨來偶誦荆州集更許誰人和鄂歌

夢感

歲癸酉春正月二十九日夜舟次李陽驛夢故兵部
職方主事俞君元器生誕之辰張宴高堂諸舊友咸
集盃酒交酬語言談笑一如平生情正洽為曉聲
繁不勝悽愴食為之下者竟日久之不覺聲慟乃
作詩以志其哀云

伏愿 偶陷邊城徇國忘身大義明形化九原
魂不死神遊萬里貌如生姐筵夢裏逢初度談笑樽
前總舊情忽被曉聲驚枕席撫膺竟日淚長傾

書忠義事

正統十四年夏胡寇也先率群醜犯我邊庭

上親帥六軍屯之當是時人皆知寇虜之勢未易控扼
親征之師不宜輕舉非僉謀所同無取勝之道焉其
居從之臣戎自分一死矧兵部實總戎司而職方又
機務所係 大既御卒然擢師職方郎中新安胡公
永清當行 元器曰從征分也但苦於疾耳君能我
代乎元器慨然曰胥臣子也奚不可之有退而命家
人具行李裝糗糧膏車秣馬直趨

金敬公集卷四

六

駐驛之所于時大司馬鄭公在師凡章奏羽檄及軍中機
密重事悉與籌畫必假其手以成書夜累數百應對
如流屬茲勞敝飢渴失度痢証乃作猶力疾不輟既
而幸少差度其事乃力贊大司馬勅
上班師而回弗果遂陷沒于軍於乎若元器者臨難弗避
竭力捍難可謂誠於事

君也忘危守信利害弗較可謂誠於交友也誠於事君非
忠而何誠於交友非義而何忠與義固元器之所素
學素存素行非矯揉於一時者古謂事君致其身生
死見交義如吾元器真可於古人中求之於乎今而
復求敦古道如斯人者可得耶予於元器親愛如
足非他人比故於沒後每於夢寐之間儀容宛然

如平生豈無謂我是蓋子之心不能忘情于
器誠積而形著抑亦元器之忠肝義膽未能暴白而
其英魂精爽與造物者遊於冥冥之中故累托於夢
以自見焉爾吁痛哉予嘗欲狀其平生行實鐫石于衣
冠之墓道以昭不朽未克果謀茲因志其夢復感而
作忠義二詩以旌其心尚俟太史采擇焉

忠云

親臨 金輿事北征朔風一夕偃南旌龍遊沙漠
分當死馬入穹廡義不主勒劍志梟渠賊首運籌力
挽 至尊營滿腔忠血如雷吼化作天戈殺虜聲

義云

利害茫茫世所爭君於此際更分明只知信義泰山

金敬公集卷四

七

重却籌艱危片羽輕同事同官相友愛一生一死見
交情坐令千載救澆俗太史操觚細與評

過君山

牢制湖湘控上游勢撐宇宙孰能儔螺峯雲外老如
梁玉柱天中翠欲浮山氣遠連巫嶽雨嵐光深逐漢
江流舟經不盡登臨趣幾欲攀躋到上頭

丁丑正月十七日迎駕

幸觀

龍飛寶曆昌人人歌舞太平鄉乾坤再造光千古日月重
華照萬方文成日僚新氣象華夷一統舊綱常自
厚祿渾無報願既齊天 聖壽長
歲歲初八仙休家宴

虎山淵達不自南來北往幾時休
出宿鳥猶知向晚投忠孝一心圖報
賜諫年果利覺多歸夢頻在桐江把釣鈞

東光有感

當年兩岸百餘家此日經過事可嗟
草橫屍骸道亂如麻十門九突農無
有鴉幸際吾

皇正宸極會覃仁澤被幽遐

與蕭都憲同發張家灣船不及以詩追之

陞辭聯袂下瑞天卜日齊開潞水船
去旌麾誰擬着鞭先潞公鎮洛邦維
望懸當宁需賢方側席轎車不久定應旋

表表英才肅大夫皎如秋月湛水堂須知

聖主圖新政故遣賢臣鎮舊都
思命頻占烏止戟文

明瑞見鳳棲梧莫言此去江湖遠好竭忠誠贊

帝謨

留守南臺安之臣曉辭

天語重丁寧綱維有賴元非舊禮樂無才敢謂新
欽起逸足驚駘深愧遂先塵臺端日清如水青
能教顧我頻

望德州

百雉孤城是德州夕陽漸沒路悠悠無端歸鳥
宿何處飛帆向岸收心急不堪舟子倦望懸擬到

海岱雄封拱帝畿春來景物漸融治文堤楊柳青
眼出水漲蒲藻綠漪江到曲時舟學駕帆經直慶岸
如移况逢 聖主重光日民庶熙熙樂盛時

過故城即事

積水初消地力腴老農稱煖任耕鋤郊原歷歷三
意民庶終三緝故廬 天命久知歸正統人心應
遂樂華胥行喜見年光轉四海咸歌化日舒

中秋夜招周秋官小飲

天公有意賞中秋撒盡閒雲雨漸收玉魄皓當三五
夜水壺冷浸十千州忠懷喜玩東坡句清興期登庾
亮樓近想故人能過我一觴一詠為君酬

愁宿大勝寺會諸同年有作

歲戊寅閏二月清明分遣謁

三陵乘馬出安定關折西行十餘里東風蕩寒青陽却暖

楊柳萌芽而未舒杏花含笑而羞吐卒然吟曰柳眼
窺晴開尚小花容怯冷笑猶慙至晚宿大勝寺遊近

諸同年解鞍息馬散步溪樹間撫時育物之懷欣然
自得於是各出所攜對月浩飲抵掌一笑自以為人

世難逢也既而齋堂鐘響擁醉入室但見燐然一燈
且明且滅猶足動乎情者因賦一律記其事復成

前韻

不負初興錄呈 同年諸公幸教焉

山曉出關無端春色翠微間馬馳沙路穿雲穩人向黃

林步月間柳眼窺晴開尚小花容怯冷笑猶慙四

民物咸熙何情事前一解頤

郊行暫息上方春色三分最可憐楊柳冒寒綠
綠杏花偷暖隔林然梵鐘食食開僧語禪榻留燈借
客眠邂逅同年喜駢集一尊沉醉習池邊

用前韻酬張同寅

一天星斗耀疎櫺官邸孤眠醉未醒禁木風摧亦
瑟御溝水滑曉冷冷濟時無策憂金紫垂世何功汗
簡青虛度年華幾半百移文愁動北山靈
夜靜書齋月透檣輕寒敲枕夢初醒沉玉漏瑣
轉浙浙銅盤沉澹冷銓鏡自慚迷黑白功名寧許上
丹青幸逢

聖主隆熙治獲觀休徵致四靈

全敬集卷四

近冬喜雪連日

三白冬前世所稀于今頻見六花飛周旋玉宇天容
闊覆被神州地脉肥應喜來年民有食却愁窮歲士
無衣老予猶愧縻高祿病骨何能贊化機

帝鄉斯人俯鑒臨不施珠玉兩黃金欲為明歲三農計故

落寒花 又深茅屋照三池聖海交畦効二見天心
十年 聖化同竟舜行聽康衢擊壤音

冬至日恭遇

萬壽節朝罷有喜而作

陽氣初從子半回祥輝南極照蓬萊
聖心九與天心合瑞氣應隨淑氣來
皇圖頤祝乾坤久壽域長同

宋漢主趣

聞珠漢景趣幽若人居此足夷猶窓迎曉曉排青
關掩晴江湛碧流松暝時來雲外鶴沙映月下海
遙隔何當一數山陰棹遍覽名區慎壯遊

送內弟王仲啓

君來問我意如何我贈君歸有甚麼仁義傳家終有
慶詩書教子更無他夢飛桐水看雲出酒酌秦淮對
月眠歸到吾廬如有問移今愁比向來多

送徐亞卿歸省五首

獻陳省郎名儒五餘慶修三裕後人王祐功名遺
國仲淹事業計純仁不緣闕閱徒干澤自以文章早

全敬集卷四

致身京國幾十年桑梓夢承恩四出

楓宸

志孝傳家一寸心 明時位望重南金 朝廷禮
樂經綸密天下人才也育深疏入 九重推孝錫
帆歸兩浙播綸音展報功速歸朝馬四海蒼生久望
霖

三朝德業士林推早以清純結主知議禮容臺資老
練論兵司馬嘆精奇思鄉日積心如渴憂國年來髮
似絲暫息塵勞歸故里莫緣草館重淹遲

三十年來畫錦歸山川草木盡生輝恩須寶鑑香攜

勅賜金紗露染衣仙龍瀛閣紫雲飛
若溪風景渾如昔坐却令人息世機

舉他年應許我徐行露曉曉佩偏饒潤月照秋江分外清爲報同寅歸太史恐妨親舊春留情

送劉憲副仗和提學于浙

學濟天人邁世才官兼政教重行莖衣冠兩浙多矜式狂狷諸生獲取裁馬過山川時雨潤車臨郡邑惠風來昨宵分野當牛斗一道文光接上台

送王留守之鳳陽

錦衣日侍大明宮出鎮中都倚任隆淮甸正資防禦策養生應賴保釐功旌麾擁騎恩波闊鉦鼓開牙號令雄懷把驪駒歌別酒帝鄉花柳滿城中

送高寶憲公致政回鄉詩一首

文獻集卷四

十二

久典符臺近帝居年逾七十遂懸車功成身退

心無數子貴孫賢樂有餘騎別都亭花發後帆歸已峽水清初閒邊詩酒堪娛老世事悠任毀譽

父子居官八十年當今榮遇更無前累朝誥命盈荷篋再世功名在簡編白髮荷君容納祿黃金

散客不求田優游杖屨桑榆景時會耆英似洛川

送徐憲副之廣東

蠻氛嶺外久絕橫重爲行臺簡老成撫馭少舒三尺法招懷寧暇六韜兵天書宣布恩波遠海道巡行清雨清萬里功名從此達好輸忠藎荅皇明

送進士張翥歸蘇

三川風光滿帝畿東吳才子世世

荆沐恩榮重千里還思定省稀江水迢遙懸睂眉花明媚照春衣到家喜慰門問望及早來依日月輝

送劉同光掾展省南歸

南國重遊結契深卜鄰寧肯惜千金風晨時共尋蘭若月夜頻過醉竹林奏績喜承明主詔還家得慰老親心都門把手難爲別好託賓鴻一寄音

送劉太守致仕還南二首

吾嚴郡守泰和劉侯剛始來作判七越年清譽大著民咸德之乃狀其績群訴于都御史軒公聞于

朝遂越級陞侯知府事民欣欣若得父母焉侯亦克體朝家意赤子其民夙夜弗怠在任十有一年民德之有

文獻集卷四

十三

加焉茲考績赴天官衆意其復來也庶以終焉德侯至一日即以狀乞歸老飄然而去噫可謂

知足之君子也予嚴人也雅知侯之爲人簡而儉謙而有爲其得吾嚴民心者以此於其歸能無一言贈乎因成鄙律二首輟而歌之庶亦爲

行李壯云

判才嚴陵十八年誰人不道我侯賢家無刀劍庭無訟衣有桑麻食有田去任尚留遺愛在還鄉贏得湛恩偏鄰翁若問官資厚試探囊中貯一錢

一冊勞書奏九重翹然拂袖出城東潁川野老猶思霸渤海農民尚望蘇白雲遠衝歸路馬青春過近渡

江鴻自來明哲如君少唯有廬陵六一翁

送沈無副之浙江

中丞典憲久馳聲，泉府超遷簡俊英。
露下九天霏龍渥，風行兩浙會澄清。
新門柳嫩青難折，吳曲桃鮮紅自迎。
此去好平三尺法，大施霖雨福蒼生。

送鄭侍御巡按江西

青年甲弟挹書香，執法中臺信有光。
白簡久看持正色，皂囊每見抗封章。
霜經南國秋聲肅，雨過西江春意長。
此去功名知遠大，澄清端不讓張綱。

送王選夫赴廣西戎幕

幾年書畫殿炎方，藉甚聲華遠播揚。
雅量都超難獨步，清才謝石擬同芳。
雨飄蘇幕侵書牖，風挹芙蓉入幕香。
績重看歸帥閫，青春作伴快南翔。

送人教諭南陽

霜黃露白菊初芳，送客都亭酒滿觴。
袖挹天風辭北闕，鐸鳴晴雨過南陽。
講餘半帳芙蓉暖，課罷春盤苜蓿香。
近日儒官多顯用，會收梁棟入岩廊。

送張參政還山東

職佐旬宣屬老成，三年奏最出承明。
朱袍象笏恩波闊，玉露金風爽氣清。
微省畫開知政體，棠陰春滿識民情。
青齊父老思君切，馬首盡祿到處迎。

送吳璘秋官考績還任

粉署仙郎玉不如，才華籍籍重當時。
文章南國知無敵，政事西曹屬有為。
奏績五雲辭早，承恩一馬渡江遲。
切切世知年少，擬展絲綸入鳳池。

沙

送南監先生

承恩曉發向南都，共喜賢關拜宿儒。
官系玉堂新寵渥，教施璧水舊規模。
雪飛燕拂馳驅風，指江帆泝雙鱸。
遙憶橋門迎望久，衣冠濟濟樂樞樞。

送劉淵明教授開封

不羨紛紛競利名，寒蟬偏喜一經橫。
中山樂育人才盛，汴水超遷吾道亨。
獻策昔曾遺賈誼，說詩今復見匡衡。
十年故舊重驚別，把酒歌離無限情。

送楊憲副之廣東

黃甲曾題姓字香，烏臺聲價豈尋常。
久知清白如楊震，遠慕功名似范滂。
身出中朝新雨露，馬臨南海舊風霜。
難兄德業關人望，擬覓仙蹤侍玉皇。

送都綱一元還姑蘇

暫違蘭若謁金扉，稽首翩然返翠微。
錫杖謾投天上下，衲衣遙向月中歸。
焚香說法蒼龍聽，揮麈參禪白鶴飛。
借問遠公何處住，烟霞深處隔林扉。

送洪繡衣

臺端振肅久馳名，按節滇南荷寵榮。
萬里馬蹄經貴竹，三秋角角照昆明。
風臨郡邑炎氛熄，霜壓蠻疆瘴氣清。
白簡相傳自諸父，知君不負舊家聲。

送何黃門歸省

夕郎才望騰光輝，襁養慈親志不違。
分得天厨時入饌，賜來雲錦每成衣。
金門懸額思鄉切，寶鑑傾同。

梓歸明到故園春木老潘與遊正芳新

送南京儀曹李郎中之任

出入勤勞人共賢承

恩曉陛下南天郎官五品

躋華要禮樂千年任講研雲雷鍾山之舊國雨添潞
水上歸船此行更望成嘉績會見徵書向日邊

送鄭司訓景常之鉛山

除書新捧出彤墀此去優游樂更宜風月無邊頻酌
酒江山有興一題詩杏壇教化十年範湖學規模百
世師結髮交遊今白首臨行執別意遲遲

送劉盡心南歸

青年自得琴書趣壯志還為京國遊辭氣雍雍資世
澤衣冠楚楚壓時流雲霄奮翼非難事道義持身不

文敬集卷四

十六

外求

聖代只今揚側陋詎容徐稚老南州

送江贊禮歸南京

冰壺標格迥無雙喜際明時列奉常雅志素諧周禮
樂清才尤識漢文章祠庭贊導心逾謹官守寅恭職
更揚奏績九重歸舊國潞河水滑快南橋

送人赴河陰典史

送別都亭曉色侵迢迢匹馬向河陰晴空遠逐王喬
鳥靜日閒聽子賤琴蓮幕風清紅滿院桑田雨潤綠成
林更聞民俗多淳朴惠政應孚百里心

送宋宗魯江西僉憲

共羨開元相裔孫外臺超擢自黃門鵷頭簪筆傳

詩多角我何荷 上恩霖雨萬家齊樂業風和千
里獨乘軒餘若却憶當年事攜手看花醉水園

送金太守致仕還鄉三首

作郡功成奏 九天急流勇退共稱賢眾方競進
無虛日君獨懷歸不待年錦帳平分秋月去緋袍遙
帶御香還更看家學光前武燁二丹雘在日邊

三十年前託契盟宦遊中外兩懸情盡簪尚有青
在把手空驚白髮盈顧我不才猶悲祿羨君未老便
辭榮都享祖餘難為別回首城頭月正明

投綬歸來力尚強尋山問水任徜徉蘭橈夜月歌牛
渚黎杖春風肅鳳岡萬斛塵襟絃上鴻半生詩債醉
中償始終名節如金玉誰許移文近草堂

文敬集卷四

十七

送陳教諭之長洲學

教鐸初懸出禁城東吳士子喜陶成絳橫泮水升風
開帳啓鯨堂杏雨清安國至今存軌範元龍自肯足
家聲正逢儒道興隆日試取長才為一鳴

送板州方醫官

醫傳三世共推賢妙得靈樞意外玄指下膏肓無遺
迹囊中咀父不論錢黃堂譽重封章達丹陛

恩深衣錦旋歸到嚴陵三月半杏林春色正鮮妍

送卧雲處士南歸三首
行義鄉邦夙所推都門相會忍相離政學不棄朱
好松栢能堅管鮑知桐葉凋霜人去早稻花含露
歸遲江南風景深如舊好折寒梅慰所思

千里相將入

帝鄉荷衣懶惹御炬香偶看舊國

儀天關却憶驚鴻在野塘桂子風中歌別酒花浪

裏促歸航故園親舊如相問為說黃門底自忙

臥雪先生樂隱淪山中習靜自怡神酣歌菊徑柴桑

客笑傲桐江栗陸民放鶴幾回過夜半釣魚不覺到

通津漢廷禮樂還著舊未許鷗波老此身

送人官大理府

欽陽萬里副車通靈爾黎久望公禮樂衣冠歸化

城桑梓未泰滿提封舟經巫峽三春雨馬入滇池五

月風此去料應多惠政行看奏最大明官

送徐太守之臨洮

振翰剖竹出臨洮速郡于今得俊髦坐見六條興德

化行看五綽僮方刀佩辭魏關分晴雨馬入秦關擁

書庭同事春官經歲月相違不覺意切切

贈樊景瞻參政之河南

簡任方隅輟近臣

聖皇深念在斯民藩屏中土資良佐霖雨蒼生體至仁

筆記言風彩舊建麾作牧

龍光新多君素抱巖廊具暫出還常侍

送徐侍御巡按廣東

堂堂才氣繡為衣按節巡行出

帝畿鐵馬帶霜

辭北去玉驄嘶月向南飛尉佗遺種沾新化桓典風

沈振舊威擬見聲名騰海外廟堂虛席待君歸

贈國子助教姚先生考績還南京

開元賢相有雲孫太學橫經費講論六館春風陶

樂一團和氣盡亂坤昌黎去後官何冷安國來時道

自尊奏績賡賡辭丹鳳闕諸生效鵲候橋門

贈鄉友徐明德會憲江西

青年衣綉出蓬萊東府遙傳德義開和肅帶勇冠衝暑

去兩隨駟馬應時來巡方好展澄清志按法須資練

達才更喜同官多宿聲華不日動金臺

贈人致仕歸杭

秋盡黃花見落英撥來滿地增君行眼寬不覺塵纓

脫身倦唯知宦業輕時後有方能却老尊前無事足

嶺清吳山風物多佳致鵲枝盤桓入城

贈梁侍御便道歸省

狀元孫子綉衣郎玉節皇皇出建章故里紅蓮紫

錦萬堂稱壽慶霞觴龍章鳳詔

恩波闊鸞臺重

額歲月長忠孝兩全誰得似兩廡虛席待回翔

贈吳給事歸省

聖皇案吏富才猷詔許寧親

龍庭優氣節堂二知國

體封章澤二為民憂雲飛故郡三山曉月帶歸帆一

路秋省罷還朝春止好姓名早已見獲金

清芬久播玉階前輟輟端頭子告還五色香函天上

寵百年人樂地行仙錦不使作環衣舞春酒頻為寄

酒傳珍重榮歸無以贈一枝香雪入詩篇

寄諸生

開花黃動試期催江浙文場八月開十一府人俱

志一千舉子畫英才月中丹桂連根拔筆底長虹作
手裁老我南宮惟側耳捷書先託便鴻來

寄林先生培之

莫把閒愁惱素懷好將襟度強舒開功名未際不須
計命重有時還自來地僻喜無車馬雜庭空應少簿
書催兀爾田野歌豐歲頻坐花陰整玉徽

寄納言布政

綸音初下士林誇方伯榮膺遠拜豈盡道一門官最
盛那知六世慶元除承宣南國三千路保障東隅百
萬家好布公忠作霖雨遭逢慎勿召年華

寄贈成寧唐大尹

制錦偏承雨露恩琴堂喜得官公飛南國花盈

金敬集奉回

縣堆哺東郊拓滿村勸學曉寒臨講席省耕春煖駕
遊軒鳳毛池揚朝彩勳業應知萃一門

送俞少傅養病歸

聖主龍飛任舊臣金盞時沐寵恩新髮添華髮自憂
國病入中年便乞身祖道盛供疏受帳故鄉好鷹李

膺尊高調元氣歸米早應念吾

皇盼望頻

奉寄叔父寧津公

六載無由獻壽杯笑顏頻向夢中開焚香刺喜承
教代政殊慚相國才一職近依青瑣畔寸心遙望
雲隈清朝未許接替級何日林間杖履陪
脫却朝衣川草萊白雲深處獨徘徊庭前有菊

無花只有梅蘭砌群孫朝戲舞香山諸才
退陪天邊徒切承顏念一望鄉關腸九回

一自嚴庭曉落暉誰憐慈母抱孤兒不日盛德濡
星那使微才接鳳池貽訓何當安石意推恩未足五
倫私幾回夢斷桐江月一抹疎雲鴈度遲

寓東朝易寄憶納言詩序

予每作詩憚於思索故不能出奇新往往提筆
伸翰輒欲強就故多鄙拙夫辭弗工務以情勝
思未到要以力成正如不善養氣徒義嚴而取
之非集義所生也且予年四十已有六十之態
聰明不及前時精神虧於昔讀書過口輒忘
遇事轉頭便失眼已生花杜少陵所謂老花

金敬集奉回

似霧中看予未老已然據理斷事偶中二三援
例稽法百不得一矧當強仕之年已有厭仕之
意凡百類此豈惟詩乎哉吾學實強志銳吾
望以成大 事業振大家 依依於故
舊水放情暢懷以取自樂 國安民允
斯時宜敬尔心速爾駕 王事以供
職未可遲遲其行也詩多 望意尚繹二
衷未揆何時相慰也

平生苦愛對牀吟萍跡那堪商與參琴匣幾回開復
掩自從相別不成音
別來不覺歲侵尋兩地相思一寸心南北驅馳雲
渺孤鴻寂寂恨偏深

代大舍陵若在關君歸梓里我來京夜牀風雨情
切春草池塘夢不成
秋風直買浙江船整肅衣冠觀九天姓字久為當寧
識濟時須仗出羣賢

和錢學士韻

奉詔南遊氣象都遠人爭逐玉堂儒天恩寵眷真奇
遇海國翱翔屬壯圖風采剩看驚異俗文章那肯易
明珠歸朝贏得清名滿試探行囊一物無
鑒坡曉下出京都為撫蠻貊簡駿儒車服皇三昭寵
數山川歷三按輿圖行邊剩有陳孚稿囊裏應無馬
援珠 聖主恩威覃海外越裳奉職古來無
和楊內翰詩韻

全敬集卷四

卷四

翰林編修楊君守陳以易經中浙江鄉榜第一
登進士第文章詩詞為時推重今年同母弟守
陞復以易經中鄉榜第一而從弟守隨中第三
十八一門兄弟先後中光誠古今所罕儼也編
修君始得報喜不勝之喜諸吟詠提筆伸翰甫
成首聯四句適同公携酒來賀欣然誦之
公遂已成末聯四句為七言律詩一章編修君
寫卷持示諸紳索和弗工於詩顧與君同五
兄弟科名亦略同安得不一和之哉工與不工
未暇計耳呵呵

君家種德百年來三鳳連飛上玉堂翰苑摘詞推獨
步鄉閭倫秀占雙魁明庭喜獲聯環璧大厦須求八

物更看春風動桃李九重先聽一聲雷

和納言布政見寄韻

適者承恩納言布政寄近體詩一章情義俱旺
云疾中令子書之信然予自納言去心憤氣促
皮膚發癢漸成癩瘡殆今未其愈數上疏乞
歸不得遂致無賴對群比共處雖然笑道好還
姑俟其定乃用原韻勉和五首以復雅意開
心攝懷舒布以休勤於山涯水際歌風滿月
以洗胸中磊落庶幾神清志適形骸快舒邪慮
弗能一塵所絆然而去矣何必藥石為哉幸留
意焉

全敬集卷四

卷四

勸恩往事每酸辛惟惜清朝有放臣自古浮雲能蔽
日月今朔雪太凌人遙知正論諧時寡最恨淫朋作
梗頑累躋乞散天聰遠夢現千里未歸身
為齋閣念獨悲辛非德叨居厚祿臣體樂未能敦古
典功名深自愧前人蒙寵日短俄驚歲帶孔自移不
覺頻添僥倖為時輩謂九重未許乞歸身
早年志氣最動事慨慕當時社稷臣科甲迥看先眾
士才猷元青歲多人弓蛇悔不臨期審市虎其如就
者頻遭謫謫者天澤莫省江湖空老濟時身
風波宦路熟艱辛勇退何如明哲臣不待白頭辭顯
位且從綠野作閑人詩書剩有佳兒繼尊酒曾無俗
客煩我欲歸來守初約世間那得百年身
底把閒情獨苦辛古今多少去來臣天機動處誰為

人命運通時不在人風月莫教詩酒嘆
浩蕩寬於海珍重千金丹石身

壽楊尚質母夫人

時光正值暮春天阿母欣看壽筵鶴髮綰分雙
淡鳳袍錦簇百花鮮杯浮琥珀香沾袖曲粲珠璣韻
度絃禁裏賢郎連席下遠將詩句慶長年

壽黃亞卿母八表

春日春花春宴新高堂偏稱慶生辰擬將東海長流
水奉向西川不老人命服睛輝金孔雀彩庭朝舞玉
麒麟百年康健常如此眼見孫玄繞膝巡

題紅梅寄新安汪老人

誰把機心奪化工水姿點出小桃紅香唇肯向風前

文敬公集卷四

廿四

露醉臉偏於雪後夢小園影甘獨老傳岩未好
言功慙慙千里為君贈夢入久在思不能

先人大痛有感

天奪吾親何處求長懷罔極意難酬生前獲奉一杯
飲沒後那論萬戶侯衣被深仁臻位為沉酣厚祿為

誰謀荷蒙

聖代推於郵 紫詰重封貴若丘

仙遊一去杳無踪點淡乾坤此日逢兩歲孤兒今白
髮百年荒塚已蒼松夢魂徒擬形容似裸蕪猶聞聲
味濃採食忍為妻子奉九原甘旨問誰供

酬高太博

承高太博惠家鄉酒為銷酒之具且賀舍弟

自不避親之言因作詩酬其惠且以解嘲

帶臂公堂坐未回案頭無奈簿書催便思赤脚踏水
去忽報青州從事來喜對尊壺新得月免教喉吻干
生灰何時有暇乘清興邀取故人懷抱開
公道誰云可避嫌況於為國在求賢却笑仗義先推
午謝傳忘親首舉玄譽謗似難銷眾口是非應見定
他年也知非薄當銓轄不卹人心祇畏天

疾狀百日有感而作

開世看看六十秋四朝恩寵老難酬榮華富貴眼
事功業文章身後誰恤緯尚慙嫠婦志捫天徒抱杞
人憂也知造化難為力藥物區區勿妄接

敏孫勸予復進藥因諭以平生事

全敬公集卷四

廿五

病軀猶自早難親苦戀君恩恐勞虎拜幸瞻天
近龍飛快親日華高勉脩辭藥味微喘尚冀誠誠
一毫生死古來原有命底心事付兒曹

病起

逢時碌碌度年華花甲周流似轉車兩足不隨身入
步一心常逐夢還家國恩中人官老世態倥傯
已斜病骨未容投級去強新食祿誰容嗟

挽趙秋官二親

脫屣塵寰已有年高名猶自里中傳原田春雨耕
歌宰木秋風客劍懸世澤尚有書原田春雨耕
枝聯遙聞隴上焚黃慶清

挽吳都御史母

望福尚氣非容鶴失龍章兩受封禮度相夫壽
褒義方教子已千緡綠輿忽報春遊宴書畫空憐
庫重論祭特頒褒恤典始終良荷聖恩濃

挽聶大年先生

胸中風月浩無邊每見詩文世共傳詩道蘇黃氣
海文退歸柳筆如椽片宮久惜淹胡瑗史館方看得
馬遷才米及施人已化士林誰不一潸然

挽鄭都憲父

南渡移家數百年先生行計獨超然一鄉古道推陳
寔滿架遺書屬鄭虔與曲俄聞歸化去孤山空見鶴
飛旋賢郎功業昭當代死贈生封慰九泉
挽李通政

全敬集卷四

清才已簡九重知廊廟功名定可期豈謂急流身退
早俄驚華表鶴歸遲銀其佐政人猶惜青瑣封章
尚遺群行不須煩益史好書明哲墓前碑

挽蕭員外父雲山先生

八表恩封五品官鄉里先生林難止宜萊砌春娛
煖豈料春庭夜怯寒人應可託雲山無主詩
誰有剩留遺德昭諸生也光榮死也安

挽安西侯

天生上將佐明庭智力英雄薄衛青叱咤風雲銀
海指揮羅虎鉄戎腥南望望先隲魄北虜聞風
遁形殺氣不隨生氣滅塚頭猶自畫冥冥
挽張御史父

跋涉風波八十秋歸來高卧已山幽調施不吝千金
牽談笑曾輕萬戶侯渭北非熊宜協夢遼東化鶴忽
成愁空令月旦評高誼應似當年陳大丘

挽劉侍郎母夫人

名門毓秀更柔端閨範賢明世所難萬里成家遠致
富一經教子已居官庭前萊服春娛煖堂背萱花夜
怯寒昨日南橋焚紫誥餘光猶自著青雲

挽顧御史父

曾借牛刀試武城折腰那忍負平生掛冠高卧水雲
處閑戶不驚風雨聲恩錫多衣緣有子魂歸蝶夢竟
無情欲知世德傳鄉里請聽淮南月旦評

挽孔刑侍

全敬集卷四

宗盟開里豈凡材飽歷風霜內外臺北鎮總戎寒虜
膽西曹執法息外謀諸公爭為嚴廊薦一夢俄驚梁
棟摧萬里襄陽歸櫬日白楊絮絮不勝哀

挽洪職方父

高世無心利祿謀水鄉雲壑恣優游鳳來不為蒲輪
出鶴去俄驚萬意帳愁竹徑棋枰苔自掩草堂琴案月
空留麒麟塚上新題碣人仰高風似太丘

挽施尚書

天生間氣邁常流身際明時五
石兩京聲價重山丘都官忽訃亡羊侃可駭應嘆失
梁鳩盛德由來宜食報賢郎
挽耿尚書

慘淡夜何其梁木云摧勢莫支一段忠懷那復
得十年清操竟成空恒齋惟有匡時稿遺篋曾
俸賢餘行不須煩太史清忠好揭墓前碑

挽高學士尚書

地挾江淮鍾秀氣時逢明盛發英賢文章一代經邦
國德業千年昭簡編鳳去尚顯霖雨望鶴歸俄惜棟
梁顛不才無補慚知己徒自臨風一愴然

挽張侍郎母

北堂寂寞夜何其百歲歡娛事已非無復潘輿過院
落空留陶範在庭闈生封死葬思何渥子音孫賢世
所希玉瘞泉高神去遠瑤池笙鶴幾時歸

挽吳黃門祖父母

文獻集卷四

大神山下鬱蒼蒼雲谷高人此處歲歲遠不忘近熟
教鄉隣還憶濟貧糧名傳月旦逾時重澤演詩書再
世光已有聞孫顯朝著存承焉誥貴玄堂

傳聞懿德女中師壽福兼隆世所稀每以慈仁親里
族自將禮法肅庭闈祥臻萱閣融融養芳滿蘭階奕
奕輝百歲光陰塵夢斷瑤池阿母共西歸

挽柯學士父

不貪鍾鼎卧林泉道誼傳傳晚益堅教子早登金馬
署荷君重賜綵鸞箋鄉邦無復儀刑在月旦猶聞姓
字傳終始哀榮膺異數總知為國克生賢

挽劉憲使父梅莊處士

西風昨夜掩梅莊人去猶存雪後春一脉詩書傳

姓兩封官詔荷君子青山杖履空岑寂白社衣冠
渺空遠遙看埋玉處雲林佳氣晚蒼蒼

挽人父

隔君高道在慈溪行誼應為眾所推無歲不登鄉社
飲有懷頻誦孝廉詩恩封正擬百年養夢斷賦驚五
夜悲回首四明何處弔淡雲一抹翳雲芝

挽芝軒

先生卧嗜北山薇一夕莊園夢不歸有子正直三釜
養無緣竟與百年遠空留詩句題芝室那復綸巾款
竹扉懷德高原埋玉處猿啼鶴怨自斜暉

挽人母

夫榮子貴際昌辰羅履珠冠荷寵新鼎饌供三釜

文獻集卷四

祥板與明度百花苗秋風忽隨忘憂草夜月空懸不
老椿忠孝郎官淚成血烟雲扶輿入西秦

挽人詩

僑居閩越故侯家伉儷齊賢事足嘉百歲鄉邦稱懿
範一門詩禮是生涯身歸泉穴輒坤老墓拱松枝
露餘更有賢郎才器遠功名行見振京華

節婦

早年苦賦柏舟詩幾度秋風剪髮絲清淚暗從機杼
泣素心不為雪霜移晨供必饌思先日夜對寒灯誦
子時兩沐旌褒榮八表高堂定壽尚遲遲

姚文敏公清溪集卷之四

姚文敏公遺藁卷之五

七言絕句 恩榮十絕

禮部觀榜

虎榜初開霽色新
豪華濟濟欲爭春
誰知久困橋門客
却作南宮第一人

丹墀對策

綸音渙發曙初分
伏對丹墀日未曛
十載學成經濟策
從頭回得獻吾君

玉陛傳臚

五色祥雲捧日明
九重隱隱聽臚聲
自慚非薄叨陪列
却羨鴻臚獨擅名

金榜題名

文敏公集卷五

長安高掛黃金榜
御筆親題墨尚鮮
莫笑龍頭讓人去
如何兄弟姓名聯

恩頒寶幣

鎡頭五錠價如十
換得烏紗拜九天
莫把此為觀美具
好脩德業繼前賢

宴錫璵林

賜宴璵林得志春
宮花插帽帶橫銀
醉歸按轡長安道
盡訝蓬萊仙島人

釋奠先師

德高萬古人心仰
道濟三才廟貌尊
木鐸登庸傳澤禮
行釋菜敢忘源

勒石太學

聖代恩隆進士科
勒名國學意如何
要期事業九前修
載芳聲不可磨

擬政天曹

視政天官地位清
紛多士聽銓衡
雖然未與箇中事
點步幽明已可評

榮食天祿

十載寒窓事簡編
喜叨三釜代耕錢
信知書有鍾粟絕
勝城邊二頃田

蘇武李陵泣別圖二首

磨盡旌旄死不遺
塞中萬苦獨君知
如今遠返歸期節
把手臨分嘆別離

十八年來共旅羈
送君恨恨不能離
早知今日分携

文敏公集卷五

意肯樹當年降虜旗

奉教戒再吟一首以樂老母之心
老親常恐醉醺醺
不信痴兒志氣高
時值太平端可樂
彩衣戲罷舞金袍

題紅梅寄卧雪翁四首

寒葩分得西湖種
植向桐君樂處傍
一夜東風丹走却
染成點絳桃香

可是東君檢點差
無端冰骨着丹砂
北人不識江南意
疑道春前打杏花

孤高標格許誰同
每向間道露化工
雪滿乾坤成獨立
醺二酒草玉顏紅

素性本寒非艷質
不傷脚笑東華商
家調鼎力

帝賜脫白加緋袍

食九弟所寄潮魚詩以謝之二首

幾年不食家鄉味想煞桐江舊釣磯一尺潮魚千里

念弟兄情分世應稀

潮魚雖短味偏長珍重君能遠寄將嫩韭蒸來香滿

口一餐午膳倍尋常

百日哭女淑卿

淚盡肝腸老眼枯焦然兩鬢只頭臚空勞魂夢存形

影會到黃泉相見無

送來學正之廣德學二首

肯得燕姬翅未春東風餞別柳條新酒瓶易盡情難

盡月上城頭正惱人

送客城東酒一杯溶溶春水綠於苔片帆遙指桐川

去杏樹壇邊花正開

送友人之官二首

雪消鳴鶴春光轉雨沐園林物色多濁酒傾情須引

白江山風景馬頭過

京城共聽元宵雨驛路獨看楊柳風河洛冰漸融尾

滑驚花柳亂渡江東

寄南京李通政二首

十年道阻重交遊幾度分携幾度愁南北各天勞

想楚雲燕樹兩悠悠

琳館瑤宮真時青山綠水憶成詩衣冠彷彿昔

公此際知君何

己卯人日穀旦二首

正月七日是人日乾坤到處皆春

萬萬年四海九州歸壽域

人民總以穀為大穀日欣逢齊景鮮

兆萬方同樂太平

謝納言寄燕京并致懷二首

遠寄燕京念我寒着來偏稱跨朝鞍應當愛惜如王

仲二十年來還共看

人生出處苦難齊每向東風憶起居若問阿兄何

似鬢邊華髮漸蕭疎

題扇

一簑笠磯頭挾獨立手繒春水滑寄語當年彈劍

人食魚那如取魚樂

寄芮都憲防邊有蹟二首

滿面風霜殺氣多腥胡頭血染天戈況今五路兵

合不日旋師奏凱歌

手握邊城百萬兵登壇叱吒鬼神驚天不敵龍

肅戰士勦戈事野耕

會同年于宋給事宅

元日同儕宴樂頻百年盛事一朝新

看十五歲來人幾人

環林一自宴初開

約頭令鳳彩動長安

少年豪氣貴青更上莊

集 34-507

在東樓落二似晨星

宴集同歡氣味投高風不減曲江遊要知盛事垂千

古須把文章托狀頭

題雪坡二絕

天雨殘花作玉妝先生此際趣偏多任他沈氏早烹

美其似陶翁風味何

子猷放棹剡溪夜孟光騎驢灞水時萬象乾坤同一

色梅香月淡入吾詩

制正夜與吳姐夫對酌有感

一夕相歡百歲同燈花搖落酒杯紅醉來不覺情懷

醉中把酒不勝悲強自開顏勸一卮明年此際知誰

在欲與君歡殊可期

此夕與君歡笑開沉沉更漏苦相催百年情好誰能

似明歲望君君南來

勉袁生

莫謂青年未及時光陰過隙似駒馳古來樹業皆更

妙慎勿蹉跎自懷遠

題竹

兩竿碧玉倚晴窗秀發新枝拂斗杓不學千祥芳貌看

嬌要看晚節共秋高

題竹畫二首

三五狼牙也自奇移來庭畔最相宜休嗟老幹落雲

重還喜新梢帶露滋

春回桐江竹數竿夢中時為報平安何當勝却歸人

去獨倚雲根送爾看

萬里艱難憶故知那堪大道更多岐明朝獨上滇南

路回首山城有所思

日日催車望晉陽北望南斗抱瓊樓琴書已逐驄蹄

去留得清風滿路香

共說君才遠等夷情懷無屬不相宜高山流水詩千

首明月清風酒一卮

張雅廟

雲陽縣界北江流夾岸重巒翠欲浮多少英賢任五

峽虎臣香火滿千秋

高塘驛

當年宋玉賦高塘神女應憐夢楚王暮雨朝雲魂不

改隱重疊色自凄凉

題忠州枋原宋一石與先賢祠二首

子過忠州平唐陸宣公墓慨想英風徘徊久之

辭公李富貴由居易胡且諸賢皆端官是邦

有祠香回教有今廢矣子曰盡興舉乎當白鶴

不顧紛紛行囊屢宋二石耳遠發去以為張本

復作三詩以勉其成毋使黃鶴為也

忠州自昔萃名賢祠宇淪埋幾幾可喜過關西使六

守曾看輪奐美於前

諸賢行業昭當世千載英風祀後人亦重廣文昌古

誰能令廟祠一時新

人有求為吳太伯之後者弗諧

一自文身處海東遙三華胄強求通乞哀昏夜曾何血寧似當年讓國風

送王生文冕赴浙江鄉試

蛟龍海底不知深畧得珊瑚價万金珍重待時須十載休將光景露山林

少年快用觀

引光大欲成林不小量大比正當歸去月桂林高折一枝香

六月二十一日雲布不雨

酷氣炎三播旱塵生民憔悴廢農耕老天空有為雲

意底事東風不作成

金鼓集卷五

六七



金鼓集卷之六

序

送唐大尹致政還桐廬序

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行道者。身身者。智與力之萃也。智足以知之。力足以勝之。斯政修務舉而官不弛。職不曠。道於是乎行焉。苟吾智力不足以將之。惜惜焉。其昏靡靡焉。其憊殆猶盲者之御六馬。駭者之致千里。鮮有不敗者矣。是故君子揆吾身之可以為也。則為之。不可則鞠躬以退。智周吾身而已矣。力衛吾身而已矣。身之外不暇力也。孟軻氏曰。壯而行之。老則退而休之。亦惟以身之壯老為進退之幾焉。爾差夫。今天下士麗於宦途而不為盲者。跛者。幾希矣。又孰能知壯行老休之義哉。吾桐廬教諭唐君子昌之。令臨安也。有子民之心。愷悌之政。不為赫赫之勢。以凌下。不為嘖嘖之行。以干名。逮及六載。政成化孚。民固興其終厥惠也。今年遂職上。

京師冒然曰。知是不辱。知止不殆。老子之訓也。吾年餘六望。七揣。智度力亦可已矣。顧復醜顏奔走于車塵馬足間。夫何益哉。吾於桐之士。子思義頗篤。吾將營菟裘以老焉。庶乎不愧止足之義。而於身為得狀入。不可固以請吏部以。

聞遂浩然歸凡桐之士宦游

京師出其門者。相率來請文以贈。予觀唐君年不為老。智不為肥。力不為耗。身強貌豐。尚足以自為也。

蘇之妻子朋友一旦決意而去豈無所見哉駕飽
于大江一息千里非不快也苟昧於所止怪風作而
魚龍翔騰濤鼓而夕陽下咫尺岸欲挽有不能矣
悔將奚及哉於乎如吾唐君者可謂見幾明決之君
子也歟抑唐君生於靖靖在湖之極邊與樂壤相大
牙其地產金星銅豆水銀丹砂而不予其人君能拔
其陋而固其子孫予文獻之域亦豪傑之士哉吾桐
父老子弟尚當以禮相遇勿訝而外之庶幾忠厚云

送呂進士任進賢序

進士呂君廷和授江西進賢令

命下人皆惜之予獨為之喜惜之者謂廷和問學充博識
見卓越志大而器不凡親承

受教集卷之六

一

天子策問

鴻化固其宜也一旦為縣令奔走下風汨於簿書期會之
間不其為左乎此其所以惜之也乃若予之所喜則
不然夫士貴行道道之行莫先及民

天子作民父母愛莫如民然不能自致於民必下之六部
部不能自致必下之藩司司不能自致必下之郡縣
不能自致於是歸之令令於民最切也朝行之則朝
及於民暮行之則暮及於民大施之則其澤大小施
之則其澤小不必轉相傳遞而造化在其手士無志
於行道則已苟有志於行道宜莫令若也矧方今因
賢出入均勞德業著於內者或俾之分制外仕功業
顯於外者或拔之贊著內職是故縣令有林學片心

嘗三年淹也小而繡衣郎署大而六卿佐貳即用於
外亦在藩臬郡守之任若是固比比然也令何負乎
士哉顧為士者未有志乎行道焉耳如吾廷和者年
甚妙素有志於道今其為進賢固將有以行其志達
其道焉至於官之內外崇卑非廷和計也明矣他日
政成名著志遠道行又焉知不躍然高舉如前所云
者哉予為得而不喜也彼惜之者計其近而不量其
遠非知吾廷和者也廷和吾鄉故家子尊府為良醫
命廷和讀書於崇德沈氏沈為汝州守以其女妻之
遂以沈姓登第今復姓呂云

送戶部尚書張公致政還鄉序

大臣之進退有道乎壯而行之進以禮也老而休之

受教集卷之六

二

退以義也進退大臣有道乎引年而去則錫之車馬
仁也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義也夫大臣進退既進
手禮義而進退乎大臣者又極夫仁義之歸上以道
揆下以法守此其為有道之世哉我

國家以仁義培植士大夫至深且厚百有于茲故士大
夫爭以禮義自濯磨而進退去就皆有通於乎盛矣
若今戶部尚書鄺陵張公志通壯年以經學登進士
第拜吏科給事中久之進都給事三月擢戶部
右侍郎尋奉

初總督京儲出納公會計當獎章蠶除上下稱便自是十
六七年之間京師倉廩充牣天順政元以禮退休
于家二閭年

起公陞左侍郎仍總京儲未幾遂拜尚書彌縫疏漏

經畫益密委積陳陳相因至無所容增置房二

百餘楹厥積茂矣在任幾六載 賜

詔命加封三代如所任官今年公六旬有七 曰吾聞老

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年雖未至 以止之自

戒遂懇疏乞骸骨

公精力未衰且以其老成清謹慰勅留之既復聞其

勞動不欲拂其情徐下

詔聽致仕以歸其眷戀不舍之懷展轉至三於乎

之恩禮大臣始終優渥如此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公

獲命不勝欣躍拜舞

丹陛下翼日載行李出都門公卿大夫供祖帳餞送東

城外車蓋如雲觀者如堵莫不咨嗟嘆息謂漢之二

疏復見於今日何其榮且幸哉公之進退始終不愧

乎道如此可謂以禮義自將者矣今其歸也金風載

途正露濡響東薛應德之車於梓里尋白居易之社

於香山桑榆悠二之景彌長杖休休之樂未厭教

子孫以詩書迪後學以忠孝吟風滿月游泳太平身

山林而心

朝廷如古之人一飯不忘乎君者終其身未已焉公可

謂純古君子也歟子與公仕途相守二十有餘年數

公之歸惜公之別且親 朝家所遇公之厚悅然有

動于懷欲尾公而去不可得也遂書以為贈

送南京禮部尚書鄒公之任序

成化三年九月南京禮部尚書缺吏部以

命禮部左侍郎鄒公宗盛往蒞其任公卿大夫莫不歡

然相愛以為宜子獨不為之喜或問子曰鄒公恭慎

小心端飭檢約其先大夫事

宗皇帝于 春官公不藉階梯奮然讀書取進士高第

其為人可謂賢矣列屬夏官不六七年陞右侍郎未

幾轉禮部左侍郎迄今且六考其歷年不為不久矣

宗典制在朝公卿雖皓首有不能悉公歷二記憶論事

輒有依據故禮儀雖叢脞而處之裕如也其政體不

為不詳且熟矣今茲之舉人以為晚子獨不為之喜

何也子曰不然

聖天子嗣大歷服求賢圖治宵旰未遑九老成人亟欲置

諸左右或拔之於藩臬或召之於邊鎮或起之於山

林所以資其匡弼用其謨謀而冀臻於至治焉耳如

鄒公者何可去哉敬供朝夕而忠勤可以事

上多歷年所而老練可以鎮物博物洽聞通達典故以

斟酌禮度粉飾太平如吾鄒公者使其在藩臬在邊

鎮在山林尚將汲汲召之不暇而去之其可哉南京

雖根本而地散官閑美事公為子少公五春秋而老

邁日甚矧鄙劣無狀不足以職

朝廷大禮朝夕惟公是倚而乃去子是子所深懼也夫

安得為之喜哉或曰鄒公貧望及矣可久居人下乎

與其居此將不有牛後之嘆乎子曰是未知公者也

公在仕途幾三十年恬淡自甘然若無能為使其矜能銜智如小丈夫登隴斷以自私則豈待今日哉其進退高下未足以輕重也較然矣於是或人歛衽曰此非區區所能知也雖然子將歸老有日矣他

日安知

不速公歸來耶時群寮案設祖安于後堂聞子言合詞請為公贈乃欣然為之書

贈莫同知之重慶序

千將莫邪世稱為寶劍以其能刺重犀不重犀謂之非寶劍可乎驕驕騏驎世稱為良馬以其能行千里不干里謂之非良馬可乎世稱佳士者懷經史飽問學富文章而具進士才不進士謂之非佳士可乎夫

全錄彙纂卷六

六

科目以收豪傑天下豪傑未必科目所能盡取也豪傑由科目所得科目所得未必能盡天下豪傑也但取才之法以科目為準的仕進之途以科目為階梯是故進士之科雖見重于古今而豪傑之才固有不準的而進不階梯而升功名事業著于當時垂于後世者抑何可限量哉錢塘生莫瑤季珍者故監察御史源之猶子聰明秀傑端慎凝重苦志力學攻文章從予授春秋魯十二公之本末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王伯義利之辨夷夏內外之分筆削予奪之嚴毫分縷析鈎深探玄洞見聖人心於幾微之際其為文章舒徐而不肆謹嚴而不拘歌鹿鳴而來再辭乙榜卒業太學陶隴蕙英益大有所造就今年會試禮

部不但季珍以進士自期而士林之望屬季珍者不啻一經而復第在乙榜則又不但季珍失其所而眾亦失所望莫不為之惜未幾謁選天曹考其文濡筆立就斐然前列遂擢重慶同知重慶四川大郡其所轄方州三縣十五同知二於守其秩五品爵大夫居守之威臨郡之大議政于黃堂之上與守相可否而州伯縣尹奔走承順于下風其職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士釋褐為大夫雖不得為甲科進士而甲科進士固不得躡階而至大夫也其得失彼此輕重必有能辨之者曾謂吾季珍不進士不甲科而非佳士豪傑也耶將來立功建事業令聞勳標洋溢遐邇此外之若守若藩內之若郡若寺循階而上未可

文獻彙纂卷六

七

造其極光輝遠大騰芳遺休于無窮不必重犀而知千將莫邪之為寶劍也不必千里而知驕驕騏驎之為良馬也不必甲科進士而知季珍之為佳士也豪傑之才也於乎敬慎可以守官惟志節可以律身惟仁與信可以得民季珍最我尚無忘于茲訓朝士有請于言為季珍贈者於是乎書

贈司訓王君之桐廬序

吾嚴人才自昔甲于兩浙而吾桐廬亦不出他邑左今進士科獨淳安為盛而吾桐何先後不相續也夫士資品不甚殊也地里不相遠也山川清淑不甚異也領學與不學耳師道得人與不得人耳往年淳安人才中輟得松江王先生來人才勃然興故累科

得人王先生之功也桐之人才久否得楊李二先生之功也古謂師道立則善人多詎不信然夫君子公天下不難不私于父母邦黨乎在吏科吾桐缺教諭擇衆中得蕭田陳先生以道誼立教出其門多顯宦庶幾二先生風采焉及予在吏部吾桐缺教諭擇衆中得一人吾以為陳先生也顧所以為教者不由于道誼人才於是乎陵夷於乎何知人之難哉雖然待宋王興者凡康也最傑之士無文王猶與則吾桐之弗振豈惟師之付哉士亦未有能自振拔而奮起者苟有自振拔而奮起者為之徒又有道誼之師如楊如李如陳者為之師多讓哉已丑會試名在邑榜者群然歸於令弗能釋去者若將赴

文獻集卷之六

六

刊湯某日就予書晚之曰士不擇官焉知屈之非仲平顧爾時何事師何負於人百數十人皆欽從退中見一久雄邁知其異于他僚而察之懷安王君廷用也廷用吏部達于授吾桐訓導廷用陽世家厥祖以武功為福州中衛千戶廷用生覺有中刻意問學通春秋經領鄉書辭乙榜期決勝茲科者乃以限年就吾桐之士何幸哉且福之春秋與吾嚴督學門外清先生與吾朝陽先生同以春秋為世而家法各有在大抵春秋當以左氏為案胡氏為斷庶幾不出聖人範圍苟不按左斷胡斷若浮雲泛梗無有底極豈亦索隱務奇巧以為能非徒得罪聖經且將誤後學不勝其悲也

知春秋者不可以語此廷用源清先生派也事是以往吾桐士子其有所依歸乎他日人才復盛如昔聞然於六邑之右而甲于東南固於廷用是行卜之吾桐士子尚勉之哉

贈林惟臣大尹之任益山序

人之賢不必其名之太顯也名大顯則衆之所望必重所望重則人之所忌必深忌之深於是有齟齬於其間者矣然非有卓然高邁之士知之明信之篤鮮不迷於所忌而失其人焉以孔子之大聖而見尼於晏嬰孟子之大賢而見沮於臧倉雖有景宣之庶幾亦莫如之何也已吾故曰人之賢不必其名之大顯也吾友林君培之世家新建自幼聰敏絕倫負志凡

文獻集卷之六

六

讀書窮晝夜隆師親友日刮月剝及領鄉書上禮部名隱隱動群輩中及登太學大司成安成李公少司成毘陵趙公聞其名雅相敬愛於是六館之士翕然推重之時予與君同受學忠愍劉先生之門先生於君尤所器重既而再試春官得副榜第一衆愕然失望君恬不為意就眉州學正而去未幾丁內艱調沔陽其在眉也眉人樂其教而思之如慈母其在沔也沔人樂其教去而如眉人之思蓋君平生忠信剛毅正大光明又濟之文章政事故其教人條約不繁夏楚不施自然薰蒸透徹而入人深也是致川廣之間藩臬大臣交相稱美下至閭閻市井皆知其名去年秋考績上天官京師大夫士識不識悉欲枉加教焉

之名於是益彰大時有

詔選教官為御史人羣然出聲謂君甚其任當道者顧疑

而忘之遂弗果衆不為平君坦然不一動其心君直

為累也夫俄而人有薦其才德者

天子試於庭今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益山王公得其文驚

且嘆曰果失斯人哉所謂名下無虛士也遂錄其邑

之令於是衆又咸服太保公之明且信惜乎其不早

耳嗟夫以君之才德貢斯名宜不為過人固庸忌之

而俾不得為顯官名果足貴乎哉不有太保公之至

明至信察其為人於衆望群忌之中則君子之實幾

為人所毀尚何名之獲全耶今雖不得為御史而得

為賢令尹又見知於天官而擇以治其邦名益以白

文獻集卷六

十

其為賢尚多矣昔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予於君之

行重有感夫名之過盛者且以告當道者必因名以

求其實如太保公可也

贈德州袁學正克和之任序

德州昔周尚父太公賜履之域其人強鸞喜誇詐而

尚功利在春秋之世以孔子之聖而黨變通之難蓋

文武之德澤既泯而信桓之伯習難除也洪惟

國朝聖化涵濡勃然丕變為我

太宗文皇帝定都北京德之為州密近畿甸水陸交衝遂

為京師左轄重地非特典州牧者任難其人至於

典教之官尤非匪人可任且官以學正名非苟然也

風化係焉人才開焉必率之以道德而有以正其行

以理義而有以開其心導之以禮樂而有以

其志迪之以文藝而有以振其華嚴之以條約而有

以繩其違變強鸞為淳粹化誇詐為朴實去功利而

趨仁義之歸庶幾我典教之責無愧焉於乎斯豈易

言哉吾鄉袁克和氏年壯而志高質溫而氣粹自幼

受子出入庠序間有師友之分予甚愛而重之暨予

竊祿于

朝而克和益自淬礪問學日富文章日工隱然名動郡

邑累抱藝試有司解不偶人皆為之惜而克和每以

自咎或歸之命克和笑而不答則其優游涵養而蘊

蓄於中者有非人之所能測也今年春隨例貢春官

兩試翰林而又皆合程度遂拜德州學正既報有知

文獻集卷六

十一

己者語之曰德州地要人悍而難教先生何所執持

以往克和曰吾一書生荷

朝廷作養有年矣凡所聞於父師者無非聖賢道理外

此未嘗一啓齒舉武以貽父兄師友羞今雖未能盡

得此道理決亦不敢違道弃理而他之矧叨服

寵光之命往典教事所賴以隆教者有智學之用在吾知

以吾聖賢道理教吾徒而已餘復何計知己者嘆曰

袁先生之言博矣哉天下莫大乎道理道理在則所

謂德義禮樂文藝條約之屬安往而不在哉特見德

之風俗由此而不美人才由此而聿興苟使典州牧

者知所敬信焉又烏知政治不由此而善乎或以

言告者慎勿以為言也

有德無量 脩業序

古大賢君子明德勲業雋偉光明悠久完美雖不其
心術學力所致要亦有賢子孫克紹先猷故能保大
持盈演其聲光於無窮焉若伊陟象賢召公作考章
賢之有元城李吉甫之有德裕范仲淹之有純仁呂
夷簡之有公著其哲父令子先後作述揚芳邁休卓
卓為數千百年奇事是皆自關于

國家運化之隆賡繼然之故哉翰林編脩商懋衡乃兵
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素庵先生仲子惟先生以三元
入翰林登 內閣文章道德獨步當世退居淳安山
中一則十年夷明養晦以道自樂未嘗有幾微餒乏
色 聖天子圖任老成遣使徵起翻然來歸俾服

文獻集卷六

十一

舊政尋陞大司馬朝夕左右 獨諧不勤聲色而
天下以女夫肯有毫髮長於術者 從容寵辱不驚
其勲名德業何其偉哉懋衡早承庭訓崛起賢科
庶古士讀書玉堂之例獲受恩顧碩彥遊磨光到
日就月將德學粹成迨出倫輩考居優選遂拜翰林
編脩官在

朝卿上大夫莫不以為榮謂下 言以賀竊惟
國朝氣化隆盛綏致太平 以文學臻大用

者不無其人求其三元入 鼎者蓋未有聞也父
子前後顯融者不無其人求其一時聯輝玉署者尤
未之見也昔王曾以三元為宰相似矣曾之子亦未
聞有司符範者於此乎自宋迄今五百有餘歲而

年雖而志尚端純雅飾器識宏遠其能與美芳躅克
紹先猷審矣尚當其壯歲德勵厥志學不局於損益
要進之于道與德行不少於卑陋要必本之孝與忠
政不祖於功利要必歸之仁與義夫然 將見勲名
德業前輝後裕軒輊空壤燦灼古今豈范呂諸公父
子所能專美于前哉懋衡其尚勉之

賀趙上舍母六旬詩序

母婦有賢德上足以相君子善名行于始終下足以
濟子孫保世業于悠遠吾於南宜人見之 春坊諭德
國子司業昆陵趙公之配也世家保定唐縣右族秀
慧端靜工容異他女時公教諭保之慶都遂歸焉宜

文獻集卷六

十三

人產于北良未喻南俗而能以禮治家奉宗祀撫卑
下饌賓客周恤窮困悉臻于道公因得盡心教事致
名譽居無何擢翰林待詔尋陞國子司業拜春坊諭
德天下人才矩度焉公固曰吾官中外幾四十年無
內顧憂者皆吾室之善助也慶嘗遊國子學忝居館
下最為公所愛重每歲時獲拜宜人于堂下宜人喻
誨之如公意去茲餘二十年公與宜人之德未嘗不
往來于懷今年春承乏禮部公之子仲高以上舍生
聽選天曹來言曰吾母壽屆六旬兩承
封命四月二十九日實初度之辰已獲歸省之各諸縉紳
咸賦詩為壽願先生一言弁諸首簡生將裝演式
奉歸而欣之以為壽壽之且惟欲有所言始欲

何壽同奉觴於子弟列不可得夫五福莫先於壽乃
人子祝頌其親之至情然必歸有德非德則壽固弗
之福也以母婦言端莊靜一者壽系嘉溫潤者壽
友恭敬者壽仁慈博愛者壽南宜入備履
衆善上以相公克樹名德下字仲壽凡紹家世則其
德足以齊壽考而壽考之屬也宜矣吾聞人年六十
為下壽八十為中壽百二十為上壽宜人由下壽差
登中壽以及於上壽將有不可遇者焉審如是非特
符宜人之德之福實有以慰仲壽祝頌之情而變之
欣頌當何如哉為之詩曰唐有山子嶙峋唐有水子
回紫駕生宜人子芳孰與京配君子宜其家人穆
如清風子蘭儀刑德周于身子諸福駢臻兩承

文獻公集卷六

十

恩命于冠冠珠纓時維四月子景物則式達初度子壽六
旬華筵肆筵子龜鶴呈有子克肖子仕壽過名陳懷
列憐子獲歸寧意勸緒子洋三頌贊子以嘉惠子
敵忘情敬歌南山子祝遐齡

慶俞母壽八句詩序

母氏者以育子為樂以養子為賢以子貴為榮有子
而不知教樂矣而未為賢也教子而未及貴賢矣二
未為榮也母氏者樂而賢且榮三者萃于一身世
不多見哉門進士俞澤之母太孺人袁氏生丈夫二
六人長文凱次文和又次文德文政文敏澤其季也
太孺人中途失所大親教諸子成立知澤器不凡也
八子皆從明師游游於勸學所不至澤遂以明經登

中進士第大書慈侍于厥錄高揭進士於門間播揚
姓名于海內人皆知太孺人之教所致而稱為賢母
何其榮哉澤入政有日其志將以有為也第以孺人
在高堂故身雖在於

北關而心實懸曳于白雲往還之頃謂報國之日舒以長
事母之日促以短也遂上疏懇乞假歸既得請且以
明年二月八日太孺人八旬初度備謁諸縉紳詩什
至期為壽俾子序之青簡夫壽為五福之一生子樂
萃于賢而享于榮今太孺人上有六子森然如玉可
謂樂矣又能均其教訓底于有成不亦賢乎遂致季
子顯丁甲科共食天祿不亦榮乎諸福備于厥躬天
年臻于遐壽有由然也詩什之作珠玉鏗鏘歌以侑

全敬集卷六

十五

觴洋洋盈耳太孺人必心益神怡休養佳裕且將登
登于百年之上壽未已焉他日子復歸

朝服壽序

寵龍章樂 詔賜

命有加霞被珠冠光融無比晚福鼎盛抑有特式庸預書
以為慶

慶王仲啓壽五句詩序

予內弟王仲心暨其配陳今年八月中旬俱五十初
度其子榻聽選天官弗克膝下舉觴奉三親歡南望
白雲悵然不自安晚告子曰夫為人子者欲奉親一
日之樂雖千鍾之祿弗換也願乃以錫二名利而存
弗為是彼昧夫輕重而不知義利之辨則已概有

馬肯若是乎即欲投牒歸去予從容謂曰子姑已歸

子以子任

京師父母雖有離憂其心樂也樂之者樂其子之有事
于公朝知名于當世得天祿以為養居天職以為榮
故叔水之薄淡而不厭定省之暇安而自若割目前
之恩愛期遠大之顯揚人子休其心而勵其志一旦

拜官

方重錫有嘉命脫白纁綬綬綬祭歸喜溢親顏先生問
里奉危酒學煥爛之舞消恨作歡會之娛近而迎
養遠而分初子之孝可伸親之願始畢如此不其偉
歟揖聞之欣若自得乃命工圖祝壽狀編求諸薦
紳大夫詩歌裝演成軸將附歸諸第兄以侑觴是日

文獻集卷六

也昔知華筵肆筵設賓親滿庭祥烟飄而瑞鶴降仲啓
夫婦並坐高堂讓子若孫羅拜先後霞盃舉而樂聲
和曲歌是詩蛭二乎洋二乎心融意暢初不知子之
在京而乃所以為樂也猗欤美哉仲啓敦行孝義嘖
克相厥家皆壽考之徵也子老應羈弗克與賀席之
未行且致政歸來尚當長歌一詩為六句之慶姑序
以為他日張本云

慶應安人六句序

安人盧氏子故友福建按察副使厚安周公弘璧之
配也素以賢德聞自公讀書第進士官遊兩京出位
行臺名譽勃二士林間無有瑕玷安人賢相之力居
多及公旋安人益清苦自勵無諸亦皆成一家莊

不墜其賢德蓋彰焉今年十二月六旬初度其子

恬以天順己卯鄉貢進士登大學弗得膝下奉危酒
為歡乃默禱於天以祈安人壽且詣子求所以祈壽
之說歸以侑觴子素為吏科給事中時副使公為秋
官員外郎相與比屋以居子先妣申屠夫人在官邸
公與安人事之如母及卒安人哀送于城外非賢而
有德能乎此情固未嘗釋去于懷况恬又以為請
豈容已於言乎唯人子於親之壽若非可祈也而有
可祈之理焉夫昭昭者天也人稟命于天以生者壽
也壽命于天天賦之輝焉與焉為之加減也耶
唯有德者能順承天意養之以和保之而不傷故下
而六十中而八十而上而至於百年此數之期也人子

文獻集卷六

欲親之長壽安其體樂其志意以其飲食供奉之俾
之有以保養其天和而不戾所賦又慮無所憑藉也
乃禱于天天監在茲因之而篤佑者有焉此理也非
勢也今恬祈母壽于天也其用心誠怛無以加宜天
省以監之而安人之德又足以膺天所賦吾知驂駟
壽考期願可必矣况恬也才器已成出仕有日行將
題名黃甲羽儀天朝安人重承

侯

慶申屠孟吉甫八句詩序

吾母申屠大夫人弟孟吉甫明年正月八旬初度其
配方安人九月亦八旬有二甫與安人俱康寧強健

目明有丈夫子五人孫男二十餘人夫婦偕老
于堂之上如古栢蒼松婆娑相倚子孫盤旋于兩
座之間如瓊枝玉樹芬芳相照誠人世之嘉瑞鄉邦
之奇珍也考之譜系江南世德之家莫如申屠氏遠
者不可得而知自夢以六歲時隨侍大夫人歸祀其
先祖復觀甫之父思道翁世父思讓翁古貌深衣巍
堂如兩泰山可敬而不可玩宗族衣冠數百指禮義
雍雍如樂之和如春之溫何其盛哉去今五十春秋
二翁不可作矣甫與其弟孟章甫且弗如二翁之在
當時焉變竊祿

叨備六卿先後幾三十年矣大夫人違養且久顧未
得盡于母黨之親視古人庇及九族者恒自愧也茲

文獻集卷六

八

遇甫與安人同躋八表享有多福豈特嘆羨欣慕之
而已哉謂渭陽之詩不能無長思永感之懷雖之車
馬瓊瑤之贈抑豈無所將其情哉屬官守之戒嚴
宦羈之難解當春日載陽之候其心融融何以致春
酒于庭前及秋菊載馨之時其心肅肅何以奉霞觴
于堂下敢効一得之思爰伸千里之懇辭非珣璣
賦硤以成章句匪珠璣瑕魚目以增價於乎天地有
限此情無窮托便鴻以南翔望雲山而頌禱華茲肆
啓歌以侑尊嘉慶同臻天年齊永詩曰申屠自漢著
徽猷狄蒲潯二演派泓禮義一門運族範詩書百代
允宗盟夫妻同壽天為合子姪承歡世濟享八十春
秋人未老三千歲月果初成階前龜鶴迎仙鳳

松喬壽純淳行醉鄉無彼此惠風灑邑靡枯榮也
知積善來餘慶信道為仁錫永齡秦晉殷勤何以贈
杞周養戀若為情春風絳燭光陰茂秋月黃花景物
清賓友滿庭嘉樂沸桂蘭繞砌綠衣輕嗟予空貯悠
悠思十思詩効寸忱

梅愛處士十詠序

吾桐廬申屠氏克昌甫者世居深溪好古樂道不嗜
進取以天下之物清雅拔俗莫如梅乃手植于廬
是吾友也其高尚之志可見矣甫之子宗啓處士敦
朴守素讀書循禮唯肖因自號曰梅愛或問之曰愛
生於情凡血氣之物有情能愛梅植物也無情顧能
愛人耶謂之梅愛何居處士曰人之所愛莫如父母

文獻集卷六

九

父母之所愛莫如子故孝子之心不特愛父母之身
凡父母之所愛若車輿犬馬婢妾之屬靡不推其兩
愛而愛焉不以存沒遠近有間曾指嗜羊棗啗子不
忍食羊棗羊棗何情哉顧曾子之於親見其兩嗜如
見其身方且撫視隱泣之不暇安忍入諸口蓋其心
殆不於我有情於羊棗真若羊棗有情於我也曾謂
梅不於我有愛哉況天地萬物皆一氣所為有是氣
則有是情彼日月風雲雨露山川草木禽獸類若於
人不相關也及其相遭相遇氣觸懷感莫非情之所
寓情之所寓則愛惡欣戚於是乎形焉曾謂梅不於
我有愛哉且夫冰肌玉骨非松悅也紫萼青枝非杞
好也唯夫淡月西垂疎影橫窗清風徐來暗香入戶

時也梅愛我乎我愛梅乎巡簷索喚南枝獨親曳杖
沈吟東君助興時也我愛梅乎梅愛我乎至若標幹
奇怪韻格高古凌寒發芳先天下春其超軼獨步殆
示我以尊嚴非乎綠葉陰三青子繁三可以調羹可
以止渴其含生濟用殆示我以仁義否乎凡我先人
所取益於梅者悉於我致之其所以愛我者誠無二
乎先人也嗟乎人之所愛者甚低見彼之愛我不見
我之愛乎故也烏論其情之有與無在遇不遇耳苟
得所遇雖異觀若同休失所遇雖骨肉為仇斷物皆
然豈惟吾與梅哉此區區自號之意然也或人聞其
言欽然再拜曰意者是非乎所知也走以告諸損庵
姚子姚子曰假無情之物而寓有情之親不礙于情

文獻公集卷六

于以表智不忘乎親于以表孝一舉而二善併焉
士其賢乎哉因作十詠以歸之

四明月湖陸氏宗譜序

刑部尚書四明陸公以其所脩月湖陸氏宗譜示予
且屬為之序肅觀畢卷葉曰盛哉斯譜仁義藹然矣
按江南之有陸氏自都尉始其後一分為四十九支
再分為二十九支月湖陸氏則自侍郎支由山陰再
徙而來者也上沂都尉蓋千有餘年其間以文章道
德功業自見於世者不可殫縷數於乎盛哉公月湖
五世孫也蚤承父兄之命究心於譜殆四十年始克
因厥遺緒詮次成編然必先之舊譜諸序者則作譜
之權輿也次之史傳記載者著姓氏之源流也又次

郡縣及世本者凡門地素望有在也於是為圖以
詳世系焉其為圖也準歐陽氏五宗九世之法推而
上之則見其本之所自出遜而下之則見其支之所
由分愈推則愈高而尊三之義昭愈遠則愈卑而親
親之仁薄譜法莫備於茲矣復以行實見於翰墨間
者係之則又推譜之餘意也嗟夫譜豈易言哉自大
小宗之法廢而尊三親三之道所賴以不墜者惟譜
謀存焉耳至宋歐陽氏捐本年表著為圖譜而後譜
法有定論蓋得大小宗之遺意也近世士大夫家鮮
知譜及於此間有及者或率聯附合如剪桃接柳氣
味不相入也或填隙補空如斷港絕潢脉絡不相貫
也渾淪者苦繁蕪簡略者病枯索大率無徵無法譜

文獻公集卷六

云乎哉夫圖承傳者貴乎有法計後信者貴乎有徵
無法不足傳無徵不足信公之是編世系雖遠斷自
月湖始遷為適則有徵矣譜謀雖夥本於歐陽氏格
律為正則有法矣是誠足以傳永信後視彼穿鑿
戾之習真不啻存我公德量弘深問學淵懿高才雅
識當世獨步宜其所成之不苟也如此是編成不持
陸氏子孫有以興起其尊三親三之意引而勿替而
四方士大夫苟有敦仁義重本始者且將於此取法
焉庸序以歸之

劉文介公文集序

古今文章家無慮數十百求其有裨於道而不為空
言者漢董仲舒賈誼司馬子長唐韓退之宋歐陽永

教人而已夫文章載道之器不深於道而言文章是徒言也惡在乎其為文章哉日月星辰天之文章以其能照臨也山川草木地之文章以其能生養也六經聖人之文章以其能明人倫資治道也是為文章之本原道之至極者也若輩若曹若司馬若韓若歐陽諸賢其文章或以闡道鳴或以衛道著或因文以見道或於道不相恃成能發揮天地之蘊奧需鼎聖經之膏腴是乃文章之精華所謂有裨於道而不為空言者也漢以下千有餘年文章可稱道而導信者不過是數人其他作者非無而博洽崛奇古怪而去道或遠君子不之取焉哉

國家文運休明道隆千古郁二手其盛矣宋景瀛氏

以文章佐

太祖開創之業廬陽楊文公以文章輔

列聖太平之治見諸制作者之功一皆本於道而非空

言為也雖是作者固多若故太常少卿春坊大學士

贈禮部侍郎議文介古水劉公靈化介多得其公

弱冠中鄉試家居橫陽二十餘年一日

天子之庭大啓昌言輔陳治道應天下多士其文章固

已驚動一世及入翰林官峻崇文章盡踰四方學者

仰之如泰山北斗得其片言如寶拱壁日應所求戶

外接踵其文章流布海內日加盛焉蓋公之文章得

於該博之學致於正大剛方之氣揮毫振辭始若私

放無涯終則歸實理故論性命則極夫天地陰陽

之妙論道德則本乎人倫日用之節論經學則易二
圓禮之方詩之可樂春秋之可畏則通變化左右逢
原於平是豈空言者哉惜乎未及柄用大展所學以
潤澤天下不能無憾焉公較十有二年同年總督兩
廣重務左副都御史韓公永熙廣東左布政使張公
璽恐公文章散漫無傳乃即其家搜輯遺稿雜為
千卷各指俸直命工鐫梓以託不朽謂愛亦忝榜
本而以序屬之顧予惜于道焉能序公之文哉雖然
都憲方伯並以文章事業顯當世其於文介之集不
自序而推以讓予讓予讓相屬也焉敢辭遂借書其首
脩撰王惟臣父執詩序

封翰林編脩錢塘王公汝民卒于家鄉人奔走哭

敬集卷六

廿三

計聞京師朝士大夫悼惜作為詩輓之積盈卷積

其子脩撰獻俾予序之夫死生晝夜耳殆無足異者

朝士大夫獨於公悼惜之至形於聲而為詩如此之

衆且多也予嘗觀世之人有恨其人之不死者有以

其人之死為幸者有生死不足為欣戚者間有動於

情發於聲而為詩求其悼傷痛惜之意復如也是蓋

因其人之善惡小大而好惡深淺係之惟情動于衷

也深聲發於外也切悼傷之不足而痛惜之真有悽

留而不可得之意求之鄉鄉人如是求之國天如是

求之朝朝士大夫無不如是是非有完德厚善及於人

而信於衆烏能臻是哉意此編脩王公之卒所以見

首於人而致輓聲如此之多也公儒而賢者也

本之以忠信達之以仁義故賢道且昌而惠及於人者益廣鄉隣懷之不啻也郡邑懷之不啻也遠近貧富咸懷之積厚而發光培深而陰茂致有令子以文章顯于朝紫

詔榮封輝騰玉署此固朝家醇賢勸能之彝典而天之所以報施德善者蓋不誣也然則士大夫悼惜之深而哀挽之切又奚足怪哉嗟夫萬里之於庶人非不哀也雖露之禁公非不傷也然不過泛馬感慨人之死生初非有德善之足悼惜也豈若是什之作歌詠悠揚意哀思恒足以發公潛德之幽光致千百載而不泯也哉是宜序之以見作者之意

郝淑人李氏乾詩序

金華集卷六

高

有輔相君子之德而成教子之道非母婦之賢不能也婦馬相其夫至於顯榮而或昧於教子母馬教其子至於成名而或缺於相大二者克備而得母婦之道者吾於郝淑人之賢有取焉淑人吾同年南京工部侍郎郝公廷器之配京部主事亮之母也方侍郎未第時經學苦莫指授淑人脫替珥具賞裝勸其從師於千里之外卒之領鄉書升太學三年之間相厥左右朝暮盡瘁躬操井臼未嘗有厭倦心及其登進去歷官通顯卿卿兩京名完行全內外罔缺多對人贊助之力是可謂賢矣是在機微淑人也知其不亢稍長命就外傅朝出暮歸從容訓迪以規矩既未過其旁亦不使之解脫免悠三進學遂使成就克紹賢科

同榮京省多謝人教訓之功可不謂賢乎子襄與侍郎同遊太學往還取相厚每造第必出酒食延款相與講春秋得意處至夜分不休復烹茗以助其興始固以為常事終乃知淑人為公廷賓勸道而然謂不賢而能是不可也於乎孝事以斷織成學陶侃以剪髮就德乃知賢婦則夫同榮無賢母則子罔成夫榮子成淑人真賢妻哉用致重膺

紫浩貢于顯朝累食千鍾備極尊榮壽逾六袞悠然以逝盛福考終宜無憾焉蓋賢行之食報也如此子與侍郎為青雲交殆三十年于茲同榜中人物存者無幾也是以附人說詩凡示撫今慨昔義可慨乎因序而歸之

文苑集卷六

高

姚文敏公遺集卷之六

記

崇古堂記

堂以崇古名崇古之道也古之道不出於民生日用之常若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大聖也顧曾思孟大賢也而其所言所行載之於書可為天下後世法者不過曰五常而已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夫婦也智之於兄弟也信之於朋友也聖人於是言之精行之到足以垂法於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舍之不足以為法去古既遠民偽日滋苟不以貨利是殖則唯古金石圖書器玩是尊是好且曰吾崇古崇古而不知古之道為何物噫可悲也已

崇古堂記

一人焉自異於恒眾人慨古聖賢之道不獲見於今思有以崇之導古言通古行生我焉崇古者食我焉崇古者我則崇其悌齊我則崇其別類我則崇其信曰孝曰忠曰悌曰別曰信非古道乎吾從而崇之今古合而為一且將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於夢寐之間而與顏曾思孟為友矣是不謂之善崇古者哉蘭溪去縣西南三十里中元潭江氏世居焉有諱長字世英者志古道八世祖諱博提仕宋為朝散郎知慶州嘗古甚篤香溪范先生名其所居之堂曰崇古且為文記之迄今三百餘年堂記不復存世英裔八世之餘而承其休乃即舊基構堂三楹間大揭崇古二字于楣曰此先志也凡經籍所載古聖賢所言

所行人倫五端之道蓋亦究知其說篤信而力行之家庭之間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弟兄弟如穆如庶幾三代之風焉謂非克崇古道能之乎漢末道在天地間徹上下貫始終不俗於古而歎於今何今人不古若我持未知所以崇之耳苟知崇是道今雖今遠謂之古亦可也則古其道矣亦何害與為今人哉世英生今之世超然有志於古之道傳先世之堂煥乎復新於三百餘年之後此紹述之志亦古道也況不徒術其名以訐俗而鑒之有實行上追追繼祖武下以訓示子孫於乎誠可尚也哉世英其子永壽式克餘盡次子永敬以明經為國子監且特高其門以華斯堂也永敬嘗從子遊來請記故書之

潤遠堂記

桐廬越嶺之南四里許曰華林有山巖然而未蹶然而止水澗三環抱而流土雖不甚腴而谷實甘美亦隱者所宜居也洪武間邑人王翁仕至平馬十筵為行樂所堂落成適禮部尚書浦江鄭公所過訪遂召其堂曰潤遠手書揭于楹意有在也翁沒其子景孟甫閱堂之舊且敬也將撤而新之身命工度材或旬致皆木焉或月致一木焉又或累旬月致一木焉其經營規畫不亟而徐者功欲漸而人不勞得公于別之遺意也奈何天弗慙遺本乎而竟於茲越十餘載弗仲仲啓顧堂慨然曰吾大父遺業將墜吾父吾父將報之以遺我而弗責我敢以辱菲陋前人之

予之心而固圖繼述乎於是因用之遺材補其
增其未備且不忍廢其舊尊而完之即其左方鑿山
以舒其後塞池以夷其前彷彿舊規而鼎建之不一
年而成蓋曰予所以底績非異也將以成先志耳乃
復扁以潤遠躬走京師謁予為記予嘆曰昔哉尚
書公之名堂也其殆驗于茲乎夫雨露之沾濡萬物
滋也江河之流衍千里達也若夫入之潤且遠者莫
如德與善也原自一身以及子孫一意流通而慶祚
無窮焉奚啻乎雨露之沾濡江河之流衍也哉昔萬
石君謹行篤善而子孫累世榮盛范文政謂積德百
餘年始發於吾然則心之所存潤及於遠詎不信哉
予觀翁周懷好施與甫仗義不佞求仲啓以心謹畏

文敬集卷七

而其子又淳雅循禮四世相承前作後述秩二繩二
愈潤愈益愈遠愈就非原於翁之身之所及哉高
書公預占而早信之其有所試矣是堂也朴素渾堅
高明爽闊容與深宏宜居適仲啓時享祖宗于斯
會族屬于斯訓子孫于斯千百其年是承是繼則其
所謂潤遠也豈有涯哉於乎王氏子孫登是堂也尚
思其勿替

雲間第一橋記

天順七年秋七月雲間第一橋成兵部郎中葉吉堂
正部主事宋君璣述其鄉父老之意來言曰松
西有巨津焉控扼驛道舊有棧板橋成於元至
之沈祀石為衛丁輩以築城橋

二十步架以渡累脩輒壞行者病涉因而失所者歲
不知其幾有司莫之或省嚴陵洪侯景德通守是邦
慨然嘆曰是獨非有司事耶方將圖之顧歲歉木可
為也屬天順庚辰歲告稔明年再稔又明年大稔度
可為矣適造民版侯總馬嚴約里書而懲其逆頑賄
以石者聽未幾石林立尋習允瓜埠漕計年民苦蹙
於軍侯設法交允平民悅賴以所餘報給工費百須
咸具復捐俸入以佐餉廩遂白

欽差巡撫右副都御史萬安劉公而郡守潮陽李侯惠復
替成之乃屬耆民莫達吳鳳等董厥事庀工於是年
春正月暨成為日二百一十有一橋長二一十有六丈
廣一丈六尺醴水為五道用石以丈計者五千麻鐵

文敬集卷七

石灰以斤計者十萬四千有奇松栢木為振者千其
功堅實其勢雄壯下可通舟楫上可驟車馬
詔命符節由於斯賓客行旅由於斯樵耕漁牧男女擔負
由於斯昔也病今也樂昔也危今也安彌歎嬉咸
曰非侯之力不及此諸父老乃因眾志之同敢請一
言記其成績予曰周官道路橋梁以時修除固有司
常事夫何言二君曰諸父老之意非以橋為也如以
橋則侯嘗於城東建洞涇橋又嘗建俞塘橋不數有
請也唯是侯之惠澤加於松民者良多不可觀縷姑
舉大者言吳淞江曹家河及新涇計數百里湮塞為
平陸者百餘年侯度地相時疏鑿浚濬不月而河復
故道潮沙以通潢潦以泄農商欣賴松民德之未

記性姑將託橋以永侯之惠政則是橋之成負九峰
而一湖太湖居其西大海環其東憑城據壑勢若巨
壑誠足以壯觀一方利濟無窮焉不有以記之何以
不朽願勿斯按春秋興作書至於浚洙築臺城邑
作門之類必書者非時害義識之也時且義亦書者
謹土功重民力也今侯脩建河梁於民事有不可已
者然必度歲豐以舉事因公務以聚材民樂於赴赴
而不知勞工喜於效勤而不告病又且制用有方度
程得宜可謂不勞民傷財合時與義得春秋之法矣
是故法必書而必書者從衆志詔後來也後之君
子尚察侯之用心毋忘其成績而嗣脩焉俾勿湮且
壞是則松民之望亦作記者之意也

梅坡記

桐江之西釣臺之東有子泉其地負高山面長江中
曠三五里皆平曠曠耕可以樵可以漁隱者於是
焉居超然塵世之外而不知日月之居諸也宋宗室
之裔曰趙永和甫暨厥弟永寧甫世居其間舍仁茹
義韜機晦華其殆所謂隱君子乎伯甫之子曰叔英
天性淳淵雅敦禮文方弱冠奮然有匡世志顧二翁
素行高尚業弗容異恭肅孝弟忠信之行于家庭鄉
黨間厚而散之周於仁薄而驟之敦於義其視榮名
利祿澹如也真克肖前人高尚敏志者歟且以天下
之物合於志而得高尚之節者惟梅庶幾乎乃於宅
南之坡構軒為行樂所植梅數株曰是吾志也因自

文淵堂集卷七

五

為梅坡俾予為之記夫人各有志所尚不同志潔
者愛乎蓮潔遠者愛乎菊志清者愛乎竹志剛者愛
乎松蓋真有所相契我無非各因其所尚託以寓夫
志焉耳今未梅玉骨冰肌得運之潔暗香雅韻得清
之逸疎枝奇幹得竹之清凌霜傲雪得松之勁無四
種之高致引一歲之陽華其品聲於炎帝之經其味
著於說命之書其風致詠於召南之詩梅之資於用
也大矣豈惟菊蓮竹松云乎哉叔英君志蓋其茲
乎否也當夫春日載和緋桃與縞李爭妍丹杏與瑞
梨競艷梅且不動声色恬然自處易曰衆方有為而
獨高尚其事者梅其似乎及夫窮冬沍寒呈秀於江
皋野壑之間含芳於短牆疎籬之下無妖冶之態有
幽閒之易曰處困而不失其亨者梅非其似乎嗟
夫易之義大矣哉梅一植物耳而有合於大易之道
如此宜叔英君所以嗜之深也蓋將因梅以究乎易
因易以勵乎行因行以求乎時因時以思乎義則
於是乎善矣夫豈豈可以一植物之隱者目之乎
英君其庶幾見取於梅而寓其志者在此也已不然
人何以呼之曰梅坡居士遂為之記

文淵堂集卷七

六

梅雪庵記

浙多佳山水吾桐廬尤幽詭特絕宜隱者所居也邑
之九田灣背戴顯官隱居於此杉櫨竹箭蔽虧左右
澗泉雲物交映下止幽時朝暮變幻晦明無弗可觀
希古君子表永敬所以漢邵公後慨慕祖風結庵其

間以卧雪自號於繁華景物若扣遺者然豈其地獨
於冬為宜歟庵之大廣袤不踰尋丈有圖有書散帙
滿案隨所誦詠起居何常當夫玄冥司辰騰六布花
千徑減紫萬類呈編甫於斯時擁被偃休微窗微牕
近俯桐君之丹竈遠眺子陵之釣臺庶幾若有肩鋤
薪谷荷竿把釣被鶴紫裘羊裘而來者闐然長嘯嚮
於崖谷不知天地之為寬茲庵之為隘也庸詎知夫
通都大衢之中有足沾重泥輪激飛澤者我乃若錦
帳羊羔淺斟低唱曾不足以引睨接眦而或者方欲
以為富貴誇人何道哉嗟夫離世高蹈者固不以
富貴為心超塵邁跡者斯不以繁華為累觀甫以卧
雪自居可以知其為人矣昔邵公以一節高當世後

金林集卷七

七

登台輔入著勳業垂於史傳至今人為美談所承紹
公之後而不替邵公之志使見用于世其何為焉可
量哉惜乎兩年逾七旬志與時違矧無見知如洛陽
令者亦樂其道終于隱而已矣雖然甫能以道自樂
必能養天地之和得天地之和則存於心也悅見於
身也順中賄外適長久優裕其將臻于壽考如雪中
之松栢歷歲寒而不變者天此又邵公所不能也有也
姑書此于庵之壁甫乃吾友福建左布政使納言婦
翁也

留耕記

或問留耕處士曰子之所謂留耕者為孰留處士曰
為吾子孫留爾或曰卓彼甫田歲取十千所留者

耶曰否不曰無田甫田維莠騷是子孫未必靡取
也做載南畝播厥百谷呀留者是耶曰否不曰厥父
苗畝子乃弗肯播是子孫未必能獲也然則何居曰
吾以方寸為良田以腔子為區畝以仁義禮智為谷
種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為靈苗以父子之親君臣
之義夫婦長幼朋友之別之序之信為稼穡以誠敬
為耒耜以省察克治為耘耨彼殘忍者仁之耒耜也
貪懦者義之耒耜也詭譎奸深禮智之耒耜也吾艾
之刈之去之盡而後已於是充之以旦氣養之以和
樂俾之有所灌溉焉迨夫躬履既實力行已熟則我
稼既同矣歟之于身則飽乎仁義矣推之于人則周
乎鄉黨矣此吾田之有秋也且吾是田不必沾体塗

文獻集卷七

八

足之勞不必刀耕火耨之苦上無公賦之歛下無私
科之擾趙孟之責不能加晉楚之強不能奪良平之
智不能謀多耕則多獲少耕則不獲是之謂心田也
吾是田存之唯謹非徒自為留與吾子孫耕耳自他
人言之方寸之地無阡陌之廣也無金玉之富也通
之于孫不亦微乎自吾視之方寸之間百谷生焉萬
寶聚焉吾以是留之于孫於是而耕之則實繁實茂
綿二不已者在是矣彼阡陌之廣金玉之富孰與是
多哉然則吾之所留雖微而子孫所獲實大矣或人
唯二退而告諸摘菴摘庵曰旨哉言乎昔人有詩曰
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處士之意殆有得於是歟
處士曰得之矣遂命織之處士子第四兄也

孝友忠信乎于家而著于鄉方寸坦夷好善樂施
喻六旬夫婦皆老蘭桂滿前積有餘慶將來子子孫
孫享厥耕之利豈有涯哉謹記

耕雲記

耕雲子居書林性朴而行確爵祿不入於心有犁手
一牛日往耕於南隴之山時有白雲自萬山中出朝
朝暮暮悠悠揚揚浮游往還若有意於相依者耕雲
子耕於雲中不自知其為雲也人見之輒呼曰耕雲
子客有儒衣冠者過而問曰子何事乎耕雲子曰
終歲勤動水耕火耨食不給口不亦勞乎耕雲而兩獲
儉乎耕雲子曰希乎是非尔兩知也夫士農工商各
專其一事所事亦量力是故士之所業在乎文藝農

文獻集卷七

九

研六經通曉百氏貫通天人 綜括物理操觚執翰
翰草藻句棹映文場策名科第高牙大義腰金紆紫
澤被當時道濟斯世如裴晉國之功成身退韓魏公
之錦衣故思若此而不為顧吾才命之未際工
之所業在乎利而自為準繩手為規矩運斤成風揮
斧合制刻雕藻繪窮極曲藝極功計能饒廩稱事
公輸主神於巧思輪扁氏之工於斲輪吾非惡此而
不為顧吾機智之莫金乃若行則為商坐則為貴經
營是圖懋遷是務珠璣寶玉金谷錢布貴賤相乘鑑
鉢異數日積月盈歲蓄鉅富如丘不韋之藏奇貨陶
朱公之豐府庫吾非惡此而不為顧吾變遷之真能
然則子之可謂農乎耕雲子曰然

種后稷躬耕蒸民乃粒萬世歸仁越前畝疆域修
分澤壤錄刻相次如鱗一日二日農事畢興載耕載
耨以好以耘勤民東作望彼西成為藉滿車如坻如
京上以足賦下以周貧飽食煖衣家室殷此諸葛
所以耕於南陽伊尹以之耕於莘莘五升樂此而為
之也實云力之能勝客唯唯不欲詰耕雲子乃輟其
耕悲於農陰叩牛角而歌曰白雲子悠悠往來于山
之阪荷耒耜于牽吾牛導南畝予仍西嚙載耕子載
耨日暮子歸休望秋成子有收倉廩實子無憂酌村
醪子既醉鼓吾腹子歌謳堯舜在上子輔伊周吾生
乎容何求歌竟不覺白雲漸收紅日西沉枕蓐而臥
晨鳥鳴客莫喻其意退而走金臺告子於南宮子

文獻集卷七

十

耕雲子內弟也故述客言俾歸以勸諸農耕雲子姓
吳字仲文客則上舍鄭君景常也
大樹記
大樹者桐廬姚家山之樹也山以姚名姚氏世業也
故姚氏之墓在焉去縣之南濱大江不一里所山之
祖龍發嶺南山蜿蜒十餘里而來或起或伏奔走不
及望見大江頓止回首却顧昂然南向其勢如天馬
奮躍馳驟康莊王良御轡五丁挽首急不得駐如蒼
龍出壑原仲俯仰變化萬狀昭然於轉顧左右前
後原仲仰望數百頃有溪自山來迂迴宛轉迎山
而瀉下石壁之下沿溪環繞而去固多佳木而大樹
最勝山前水外軒昂合三人之足為龍岡也

次色如青銅高可百尺千枝萬柯虬飛蛇走屈鉗蟠牙周旋布置四圍環匝中高傍下遶繞紛披鬱鬱葱葱鬱鬱然長青實可療飢盡山前十餘畝垂在懸崖峭壁傍有藤如巨蟒依附而上纏繞柯枝開濬不啻數十丈春三月花開如絳苑色採之亦可食名紫藤一名朱藤花樹下諸墓疊疊列最高處姚氏始祖墳祿學賓之墓也稍下在子曾祖鼎二府君之墓也又稍下左子祖贈禮部侍郎伯華府君之墓也墓前夫婦合葬禮也每歲清明合姚氏宗族子孫和同老少皆往祭焉祭畢以其餘設宴大樹下男女以班坐不置不覺情洽禮周而散於一乎爾大樹之有功吾家也大笑吾祖宗居於此吾子孫不能日侍左右尔

文獻集卷七

墓誌

大樹恒儼若衣冠拱立庭除日相親近未嘗頃刻離去俾吾祖宗無孤立獨處之思有憑藉倚屬之勢每當清風徐來萬籟俱鳴如奏絲竹之音協律呂之和足以悅吾祖宗之耳也春陽載和嫩綠交加如翡翠凝輝琅玕逞色足以悅吾祖宗之目視也礫石流金天地為爐惟尔則能散陰散涼如華蓋擎天翠幕席地足以清吾祖宗之肌膚也風露襲衣雨雪霏霏惟尔則能擁前擁後如大厦飛簷護體四合之以暖吾祖宗之肢體也凡吾子孫之不敏者皆承祖宗者尔大樹奉侍之周且至焉其有功吾家也蓋鮮哉雖然吾觀尔質瑯琊博犬雄傑無倫東天地磅礴之氣鍾金湯結野之靈據山川形勢之勝宜為雲霞

乃獲護雨露之所需濡揚芳振華呈祥致瑞俾吾死者安生者壽子子孫二富貴賢指日有隆而無替也噫盛哉是為記

姚氏二親墓誌

姚氏二親葬于若基山之陰久矣若基者有山之總柢昔人避亂作若其上後若毀基存故人呼為若基豈南山故無名特假此以名之耶山勢高聳矗起雲霄上東抵于越而抵于婺橫亘數百里自桐江視之如翠屏碧障列于縣前山上多雲氣變化無常時出作霖雨有龍湫寬可半畝水混混出由溪澗直至大江灌漑田數千頃山出材木人皆資焉當群峯萬仞之高忽一脉墜下復銳起數百仞分三股下從中至

文獻集卷七

墓誌

平地徐二蜿蜒而來起伏頓挫約六七里稍伏輒昂乃隱隱二作兩帶垂下而止二帶之末實當其中焉一股從東出狀如中股少緩北行數里許頓折西顧勢微伏有泉口廟在焉一從西出狀類東股微縮不及五十步許折東向勢然昂起龍內昂虎外伏環抱左右其間相去不百步有官倉一區數畝諸蓄糧百萬斛時發以濟貧人所謂龍湫之水迂迴宛轉循山麓行自東折而作九曲灣繞龍首而去二親者故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諱唯善府君配申屠氏贈淑人府君歿十有二年自文化院山遷于此又三十有四年共四十六年矣淑人歿于京師其子吏科給事中變之

史苑記 手植松檜楮竹等木十株環墳無隙地墓道左右悉成行列對待而下立碑石于中其墳三十步碑墳前吏部尚書泰和王先生行儉撰於法得立享堂石人獸俱未暇也變自釋服陞右侍郎任南京刑禮二部者三任禮部者再奉

勅雲南考察諸司者一今陞吏部左侍郎驅馳南北奔走仕途前後殆二十年無幾微功今髭髮亦蒼矣細想二親之墓久曠祭掃夢寐之間時時見之徒切悵快憶昔手植群木高不過三尺小僅尺半許今聞鬱二成林大者十圍小者拱把烟霞覆幘雨露濛濛參差高下黛色交流樹蔭幽深土脉膏潤凝祥散彩自為朝暮精靈永安於泉府神爽瞻乎於胤嗣福澤之來

其有窮已猶歟哉我繼今以後為吾子孫者宜時加展省一草一木亦當保護勿使牛羊斧斤得入馬廐幾可謂賢子孫也已尚勗之哉考男慶泣血謹記

誠意伯祠堂記

上復大寶之明年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承燕弘文館學士太子林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先

生七世孫翰林五經博士孫自括蒼來朝且言曰先

臣基沒垂八十年于茲故有祠堂燬弗克祔者久之神無棲止祀固收享臣祿荷國厚恩叨守宗祧敢以為請

其奏下禮部移所在有司營建祠堂如制於是浙江

禮部奉行惟謹會議舊祠山僻用防高祀神為宜乃度地於宅之東南維吉方將有以規所需邑父老聞之奔走相告曰先生實有大造於吾民欣然相與計出聚財輸丁官得若干畝得乃消古辰徵工簡什首隆寢室翼以兩廡屏以二門齋戒有室泡漏有舍而又飾以黼黻以周垣制度弘深規模軒敞神主使奠煥然先輝猗歟休哉告成於天順三年二月之朔稱諸謝

恩畢退而屬為之記竊惟先生之謨謀功業載在國史著之翊運錄昭若日星人皆知之無所庸家獨出處之節或者以嘗仕元為疑則不可不為先生白其心也先生負豪傑之才當元之季以春秋之學登進士

第累仕累發其奇輒不合而去則才小非無意於用世不能用遂歸隱括蒼山中以耕食為樂蓋元氏一遺民耳及

主帥下浙西搜羅人才先生堅臥不出亦豈無所見耶既而吳漢角立東南中原割據如蜂蟻然天下非元有

矣先生之心誠不忍天下之勢勢也相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東帛朝臨而夕起一見之頃肯

陳天命有在為皇帝敬而信之自謂言之不房謀無不用用無不效成天下大業厥功偉哉大元運去矣為元氏惜也

亦審之熟矣昔伊尹五就桀不用退而耕於有莘之野及遇成湯翻然起而佐商之功聖賢所以汲汲於斯世者豈有他哉誠以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也先生之心其即伊尹之心歟伊尹無愧於桀生無愧於元氏則無愧於出處也節大何疑哉雲養自元氏主諸夏九十三年華風淪於腥羶我

上帝一旦出而掃盡無遺以雲神人之憤使天下復見二帝三王之治真有功於天地萬世者也抑先生之心殆有見於是哉由是言之凡之伊尹功無愧矣於乎如先生者雖百世可也况祠堂乎是宜我皇上特垂意於斯豈惟昭崇德報功之禮又將興起其子

文獻公集卷七

山水圖記

孫俾得以賢其賢而親其親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樂憂生也晚黍與先生同逝水而高山仰止之心為日久矣敢書此於麗牲之石以白先生之心後知先生者尚考於斯

山水圖記

子友吉水令建德陳公懋過予曰吾性愛山水第奔走仕途汨沒塵鞅不能一日遂其素願者命畫師繪圖每遇暇時輒一展玩聊以適吾性耳而好事者乃歌詩以詠之然但能寓圖中之景而未能得吾胸中之樂處也予幸為我孫之子閱之嘆曰美哉圖乎不

大曾懸壺盤蛇如蛟龍蹲踞如虎豹者山也回溪

曲港遙邈如鋪練澄深如凝碧者水也靜靜意翠

常此則石根林杪之雲霧也或臨渠架閣俯瞰清冷其二人如司馬德操過龐德公之共談也或倚崖結廬遐躡玄景其一人如陶元亮之坐北窓而對南山也乃若日出而西崖紅月出而東林白此又山間之朝暮也倉庚鳴而東作玄鳥歸而西成此又山間之春秋也圖中風景獨公懋有得於斯其樂蓋寓夫圖之外乎抑予聞昔歐陽文忠公守滁州民醉政簡而化易行嘗遊滁山作醉翁亭而自記其樂蓋真得手山川民物之情景者歟今公懋三為令自萬安移南豈皆劇邑卓有異政既去民思茲復往吉水比二邑

文獻公集卷七

十六

劇甚治之當戴星出入以事平民之樂宜未暇及乎此也其為圖也有以哉雖然樂民之樂而後樂山川之樂矧吉之山川不減乎滁公懋之志有契乎歐公日政通人和之後必將有以尋歐公之樂而樂之矣圖云乎哉書以期之

洛陽思親亭記

歲己巳予第罷自刑部員外郎出參河南布政司議明年巡行部郡遙望洛陽山川慨然嘆曰昔我先君嘗令是邑迄今四十餘年矣今城廓如舊廬井不易民之繁庶如先君之日乎烟火連落桑禾接畛民之生養如先君之日乎衣冠載途弦誦滿邑禮教其如昔乎男耕女織老安少懷風俗其如昔乎邑猶故也

范若安在平顧瞻徘徊泣然泣下邑父老迎謁道
聞而前曰我公其有子耶公仁人也曩在治時微
平賦役均強者安弱者遂政修務舉民熙樂於無
事今公不可作矣吾民之老者死壯者老少者復壯
通相傳頌感公德未嘗一日忘今幸見我公之子如
見公也亦為之泣參議徐諭之曰先君已矣子不肖
孤復奉

天子命承之藩佐撫綏爾民爾民果不忘先君尚各訓爾
子孫敦爾孝弟力農務本供乃職役毋惰以廢業毋
頑以傷化毋狡以訐俗共樂

朝太平之治庶不負先君遺澤而子繼序亦有賴焉衆
拜曰諾敢不唯命於是歌舞欣欣而去參議益自思

文敏公集卷七

十七

感聲嗟不足而詠歌之遂成思親詩一章諸縉紳文
學咸羨其什且相與謀曰公之德洽於民心久矣
民感公德而思者義也參議感親而思者孝也民
之思非與乎參議因參議而思公之德益深參議之
思非與乎民因民而思親之心益切是豈偶然之故
哉殆夫欲慕公之德而假參議來耶抑參議孝思而
感式乎民望耶父子一氣天人一理誠未易言也可
無志乎亭而石之然未有名也或曰盍以參議之詩
名之僉曰可遂名之曰思親亭復於參議乃發私廩
以給其費走書屬子為記子公一猶子同乎參議之
思而不獲同其遊敢以不敢辭手姑述其所以名
之意解嘲諸石公姓姚諱弘字惟大永樂間

邑龍字納言子同年進士蜀陞左參政今陞補
市政使於平吾姚氏子孫他日尚有官遊于洛
者乎觀斯亭撫斯碑其為思又當何如也耶系之以
詩曰唯洛有山鬱鬱蒼蒼兮唯洛有水碧潏潏兮唯
洛有民富且庶子民曷以富姚令所撫民局以庶姚
令所字令云祖矣四十餘年厥子復來于藩于宣馬
首入洛慨然興思垂髮戴白奔走吁嗟參政曰矜民
不我識何以酬劬唯我父撫之我其似之我父字之
我其繼之嗟唯我父邈不可及有嘆斯亦有懷斯
參政作詩洛士和之名曰思親以亭以碑亭之翼如
碑之崑如垂千百年過者式車

觀稼臺記

文敏公集卷七

十八

禮部後庭距堂階二十舉武有方臺長可十尺廣四
尺許蓋昔人種花卉之所十數年來花卉悉敗去無
存姚子來為禮部之明年見臺荒蕪命左右雜治取
穀種播之未幾苗勃二而興茂茂而茂厥其為稗稊
所雜也復命蒐去之稍早汲井灌之固不憂其潦也
及秋垂二其穰粲二其實且將飲矣姚子每退食必
據胡床觀焉其心若自得也然未嘗不悠然以思客
有過而問曰吾見諸部寺之為臺也必奇花異卉是
崇是植以為觀美今子之臺所植者稼將以為食不
過升斗之入學稼則無以施耕耨之具為觀美則因
花卉之不若也不亦迂乎哉姚子曰噫是非汝所知
也天地生萬物其所以養人者莫穀乎若穀不日

必藉農夫之力耕而種耘而穫夫作婦飭其力以勤
勒一焉而靡悔庶幾歲有賴焉脫不幸旱潦蝗之
困仍又不幸賦役科差之相擾於是耕而不能種
而不能穫二而不能食者矣此農所以恒病而民
所以恒飢也故吾觀斯稼之生也思天下之農有不
得種者乎觀斯稼之實也思天下之農有不得穫
者乎觀斯稼之斂也又思天下之民有不得食者乎
吾坐邵堂之上歲食穀自石曾不知稼穡之艱難
可畏也吾固聊因之以意而已非汝所知也客
唯二而退遂記之

梅坡記

洪君宗望世家淳安錦溪負七尺之軀修然玉立幼

入郡庠明春秋經得仲尼筆削微意四舉于鄉弗偶

蓋君為文浩瀚該博下筆滔二數千言不能休自成

一家不喜作時樣文字故不為主司所賞鑑循例升

南京國子監執經問難于大司成安成吳公公素聞

君刻苦問學悉以所得授之故君於春秋益造其間

與再試京闈為掌試者所忌復不利遂歷事憲憲時

都御史李公祭知君延于西塾令季子受行相禮焉

茲謁選天官得福建邵武通判子與君累同鄉試于
編錄于

朝幾三十年而君方脫白換綠深愧糠粃之先無裨于
時特往賀而慰之君喟然曰予先大父仲淵公弱冠

年僅老于家世父堪洪武丁丑進士仕廣東道監察御史

從兄璵承奉辛丑進士仕至吏部右侍郎郎世以春秋

相授受皆有文登錄為後學式予不肖承諸父兄後

志學未嘗敢自弛而困頓于仕途如此豈造化者王

吾成耶抑何其晚耶予嘗觀世之人耳目口鼻四肢

具于吾而性命道德文章間學於五若木鑽其隙比

此振銳利騰雲衝橫飛直捷乘時得志如春花夏柳

濯三鮮二何其遭際之幸也顧予蹇二然僅得於歲

月侵暮之餘予其悔也故家有梅坡因以自擬可乎

予曰可夫天地之氣歲于冬而亦生於冬方仲冬之

月萬物剝落而一陽已動于黃泉且脉脉而生矣於

此時也辟丹冥然而未醒梅獨燦然而吐華非得是

氣之先者故故自一歲觀之則梅殿萬物而芳自一
氣重則梅先萬物而秀且夫不嬌不媚不兢不趨纖
餘瓊葩可以傲霜雪清香雅潔可以友松竹梅殆有
君子之德哉君年逾半百而獲半刺之榮雖晚矣然
早晤萬理而契斯道之妙不亦先乎矧其剛方勁特
之志雅不與流俗同調有梅之風韻焉行將以斯道
澤斯民為上為德功加于時大莢和鼎之具端在是
矣君聞躍然喜曰瑛不敏敢不勉乎遂書為梅坡記

雲泉庵記

雲泉庵處士姓李字宗德桐之海陽人也性穎敏好讀
書諸子史百家言靡不博覽旁究經史客談日泰漢
以來上下古今數千年治亂興亡得失歷計經數終

不能休暇則靜坐一室焚博山理焦桐操古調數曲澹如也或遇風晨月夕興到無所於事命家僮具肴飲引觴獨酌歌李杜長短句風平聲激林木超然如身在塵外而不知有世事其視富貴利祿藐若錙芥矣奚足以動其心哉嘗見樹杪之雲悠揚往來淵底之泉周流無滯慨然嘆曰是何所為而然哉吾心殆與之共因自號曰雲泉揭諸庵抵書南宮俾子有以發其義予方沉醒宦途百務纏其軀萬慮煎其懷塵襟俗態迷不自省顧惟雲泉如在穹壤外安能味厥旨趣而宣其義哉噫唏山林之樂予素志也安得不一言乎且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非雲乎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進放乎四海

文敬公集卷七

雲泉

非泉乎夫雲上千天需而為雨萬物賴以發生泉出山下出而為澤百卉資其沾潤雲與泉厥功不既大矣乎處士蓋將有得于是否乎夫行義遠道乃雲泉之功用而隱居求志則雲泉之性情焉嗟夫嶺上多白雲陶隱居所以自怡悅也泉消而始流陶彭澤所以歸去來也然則雲泉雅為處士所尚宗德抑亦有未於古人之旨趣乎雖然雲流行於天泉流行於地各適其道無所為而然也一旦宗德適相值而契焉會於一心徹上下而無間當夫雲影徘徊鑑光澄澈仰觀俯察流動充滿莫非至理所存而道體之有在也舉斯以修身則私欲消而泰宇淨舉斯以齊家則倫序肅而閭閻融由是以達于鄉于邦安所往而

不得其道哉於平孰謂雲泉止於耳目之玩乎哉知道者不可以語此是為記

孝友堂記

予五服弟名增字九成養其親樂其兄弟名其所居之堂曰孝友請予為之記於予大我堂之為名也三代之世教化大行父子兄弟第家和戶穆孝友之道藹如也自六德六行不行于選舉而風俗倫理之偷澆已非一朝一夕之故漢有孝弟科雖稍近古求其實行如君陳者蓋亦已難矣况道化日晦人偽益滋悖哺之恩分于妻子同胞之愛奪于貨財至有父子異爨兄弟鬩牆乖爭凌犯之風徧于閭巷抑孰知有孝友之道哉噫人類至此其去禽獸幾希矣

文敬公集卷十

孝友

孝友如九成何當千百而十一也耶九成幼失父賴母鍾撫教成人鍾出故家孝敬勤儉誠女流賢淑閨門師範所生三子九成長揮次坦又次成迪慈訓九成敦樸雅不事浮華事母氏晨昏定省左右就養年幾五旬其心不啻嬰孩時故母氏安之撫二弟幼而教長而婚怡愉和與逮及白首其情不異故二弟樂之上得母氏之歡心推其恩以及於弟下得弟之歡心推其愛以篤于母一家之間和氣春容恩愛洋溢一家之中莫非孝友之流行蓋庶幾古之道風焉視彼棄父母而不養以兄弟為仇讎者何可同年語哉堂作于其父而名之則自九成始非徒矯虛名以誇於異世也子孫登斯堂感斯義益敦孝友之行

以遺休行屢於後昆綿二而不窮者其兆于盛
堂乎予既為記復系之詩曰有堂翼二桐江之湄榮
祿子孫五世其依子孫伊何曰維九成兄弟三人考
友克敦唯孝斯仁和敬昭融大來厥慶子子孫三彌
熾彌昌福祿孔演於祖有光我文既繹我詩既詠世
光承之勿替厥引

損庵記

予自諸生以損名庵遠今三十餘年未有得其說者
固予所自得也嘗求其書損庵二字於讀書之室有
三益生過予入其室徘徊久之請曰先生以損名齋
何居生聞損者益之反也聖門教人求益而遠損故
德日益則成學日益則進交益友則仁而先生何獨

文獻公集卷七

廿三

以損為哉予不為谷生挽首而退良久復進曰生聞
抑其過為損先生之損其衣服過於華歟居室過於
美歟車馬僕從過於侈歟飲食過於豐歟婢妾侍廬
過於奢歟爵祿名位過於隆歟將華者損而為樸美
者損而為素侈者損而為儉豐者損而為儉奢損而
為淡隆損而為卑若是者先生之意歟予曰然其是
我夫事之過者損之為易心之過者損之為難易曰
損德之脩也損其過乃所以益其德且人若不能自
知之而不能損夫何益哉予氣高若不能下予性剛
若不能屈言太直故多尤行太乖故多悔喜或過於
或過於忿此皆予之心病人不能知而已獨知
而日省而損滅之而力有未及也生曰程夫子

謂易損者益有損於人而益於人也
行損道以損於人也觀先生之損誠崇德徙義之要
以自損以益於人行損道以損於人者

敏公遺集卷之七

文獻公集卷七

廿三

廿三

碑

大明追封慶雲侯周公神道碑銘

肆惟我

皇上受天明命嗣大歷服誠孝于上下仁義洽于遐邇神鬼歆饗夷夏康寧年穀順成百姓安樂邊陲不飛干戈屏息熙熙太平之治魏二功德之隆推厥本原實由

聖母皇太后育訓保佑之恩也

皇太后聖慈明格柔嘉清靜育天下君為天下母禮法以肅宮庭未嘗預政事節儉以御服食未嘗執奢華功

顯存於社稷澤陰被于天下懿德彰聞徽音茂著

文敏公遺集卷之八

推厥本原實由追封慶雲侯周公生育劬勞之恩也

皇上篤念

聖母之恩尊養備極又推

聖母之恩以及于公何其仁孝之至哉乃成化四年公家

子慶雲伯壽以公榮軍狹弗稱將謀改築于玉河鄉

寫此山之左奏聞詔特命內官監為營兆域如

制以是年八月望日遷公及夫人板今葬焉禮也壽

復以神道文屬于仰惟

太宮盛德覆被下臣欣於所出而受一言乎乃披狀為之

言曰公諱能字廷舉姓周氏世家昌平文寧村之柳

林系出漢太尉勃後有諱惠達者仕後周為尚書僕

射從順天軍武子孫遂居此歷隋唐五代世多顯宦

至今元季兵擾家符中微及公大父諱得清父諱

山皆以隱德高下鄉祖妣杜氏妣郭氏並有洪德公

生而莊重雅不與群兒戲大父奇之必語人曰昌吾

家者必此子也嘗教公曰生人之業儒為上農次之

商賈非所事也公受教惟謹大父卒居喪盡哀稍長

讀書植行事父母以孝聞待宗族有恩義意治家男

排女織不事浮靡遂致家日以裕性喜同舍恤困人

有急赴之惟恐不及有所貸不較其償子弟有事漁

獵者禁止之不欲以口腹傷物命其樂義好善類如

此故鄉人稱為長者焉元配甄氏同邑幼淑慧孝敬

諸女戒凡事舅姑奉祭祀待賓客莫不各臻於道人

稱為賢婦焉生女二

文敏公遺集卷之八

皇太后乃夫人第二女也夫人一夕夢月光照懷遂有娠

其年產大登公與夫人曰此天財也不可私乃均惠

鄉族既而卜之得女貴之祥甫十月

皇太后誕生異香滿室公心私喜比長容德殊盛宣德甲

寅

諫孝昭皇后聞之遣使禮聘教習官中詩書涉獵禮度熟

閑正統甲子

英廟議婚進為貴嬪

上生遂冊為貴妃天順改元

英廟光復寶祚召見公子

便殿推拜錦衣千戶錫賚金幣遣中貴送至家自是恩寵

日益優渥焉甄夫人卒繼室高氏亦有賢行生于一

長即壽次或公攝疾川床

命醫來視道內臣問安否恭道相屬且給藥餌之需公

度不可起召諸諸子曰吾荷

國厚恩無以報汝等當竭忠守分毋驕奢淫縱以重吾

不德言訖而逝計聞

傷悼之贈贈有加仍命內臣出襄事合葬甄夫人墓恩

逾厚矣公生洪武三十一年十月一十九日卒天順

七年正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一有六長女適同邑士人

劉真嚴公千戶職天順八年春

今上即位尊

聖母為皇太后降壽驃騎將軍左軍都督食事贈公及祖

考加其官初妣姓暨甄高二氏皆贈封夫人尋

命內官監為壽治第于京師復撤新柳林故居成化改元

加壽榮祿大夫都督同知或拜錦衣衛千戶三年冬

進壽慶雲伯

賜階推誠宣忠翊運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食祿千石

子孫世祿給誥券追封公慶雲侯祖及考如之甄高

二氏並進侯夫人祖妣妣亦如之或陞指揮僉事

恩禮繁縟涉洽存歿於平盛矣是固

皇上體念

慈極深恩推其本原以及其所自出用致始終眷厚如此

要亦公之祖父高德深厚肇開慶源及公之身又能

好義樂善以擴前人遺德至於充積溥博不可遏已

故乃薦生

聖母承天休光輝發越垂裕子孫演及無窮夫豈理

之故哉嗟夫天道惟德是監因循於人之道惟德是

依因達於天天與人合則福與德并如影響相隨毫

髮離契孰謂天果冥二而不可必哉吾於周公之後

福慶雖未究于生前而乃裕于百世非其德之已微

而能致是哉是用大書俾刻諸石祠之神道以告

氏積德衍慶之休以昭

皇明隆孝之典垂示將來永光壙壤乃為銘曰

漢庭大尉功安劉尚書僕射顯後周前作後述聲光

倬流風餘韻來悠悠昌平子姓承厥休積德累行追

前修月華兆瑞坤道系篤生

聖母歸龍樓承乾啓 聖昭大猷恩深慈極廣報酬生

齊爵祿堯封侯一門珠玉春寵優齊聖政樂玄堂

山迴水繞佳氣浮休安冕受藏千秋神歸清穆隨天

遊

半隱生傳

半隱生者姓趙名侃字對剛世家桐廬之泰泉鄉父

南溪翁個儻磊落輕財仗義生三子叔剛其季也生

而秀發頭角嶄然與凡人異六七十歲南溪教之書隨

口誦誦遺從鄉先生遊讀書知大義年十四五方將

造就于庠校以南溪為萬石長賦役繁重二兄分理

不給稅為南溪累叔剛遂棄學執役代其勞焉凡南

溪所欲為者叔剛才事為之適與南溪意合於是南

溪安焉而樂其有子也景泰初 創延以事下出集

令制剛曰吾家世享太平之福皆

朝廷所賜今有事不圖報不義也不義者缺於是誦諸

二兄告南溪翁南溪曰是吾意也遂轉粟五百石于

京師朝廷義之賜冠帶且旌復之叔剛曰始吾有

志讀書蓋將行義以少展吾平生耳今以義成名得

官榮鄉里吾復何為哉遂隱去或曰子隱者乎仕者

乎叔剛曰吾非隱者也亦非仕者也彼其以仁義澤

諸物而官于位者仕也以仁義修諸身而適于野者

隱也以吾為隱則吾肯效勞于國官吾矣隱而不

隱者也以吾為仕則吾身在江湖位不吾矣仕而不

仕者也不隱而隱非真隱也不仕而仕非真仕也既

非真隱又非真仕得非為之半隱乎或曰古之人有

真隱者許由巢父也不可而隱度可而仕者伊尹

傳說太公望也功成身退而隱者范蠡張子房也隱

而復仕者周顒種放常夷甫也仕而復隱者陶元亮

賀知章陶弘景也有賢而隱於下位者儀封人也急

流勇退而隱者錢若水也若夫園綺之定漢鼎而隱

子陵之動星象而隱陳圖南抱大志而隱邵康節負

道而隱則又以隱德扶名教者也子之半隱將誰居

叔剛曰噫吾敢望是哉吾聞小隱在山林大隱在城

市吾山林時亦城市焉吾城市時亦山林焉謂之大

隱不可也謂之小隱亦不可也吾隱於非隱非全隱

故人皆呼為半隱生吾何古人之敢望哉生年未四

十在邑里則宗族鄉黨之人愛焉在京師則縉紳士

大夫敬焉生喜周人之急濟人之貧樂人之尊尊人

之有道德者其家裏英邁有父風焉斷曰古之君子

抱道於身非仕即隱顧所遇何如耳在觀之六四曰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仕之道也不必於隱在蠱之

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隱之道也不必於不隱

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隱與仕固非

二道然一出一處其迹判然不相侔也曾謂於仕隱

之間而居半者哉豈所謂身江湖而心廟堂者耶或

曰半隱生蓋欲仕而未仕者也斯言得之矣

桑畦生傳

桐廬王生年四十餘無仕進心一日散策閑步于南

溪之上遇東菴丈人肩犁手耨沾體塗足隱于桑陰

長歌撫腹欣欣若適意然生見而異之三顧而前曰

丈人無乃勞乎哉丈人曰噫天地生人各有事有

事則立無事則敝士務詩書商殖貨利唯農為業后

稷所啓火耕水耨隨土已治旱則墾疏潦則隄備種

不禁寒耘不妨暑登登稼穡秩秩飲刈我倉既盈我

生斯濟上以足賦下以供祀衣食用周厥利罔既我

分則然胡云勞勸生曰僕秉孱弱生理未達敝廬一

區不遑改作薄田百畝村社是託坐食待空亟歲告

之生計若思恒業存焉敢問丈人乞賜矜活丈人曰

無已其桑乎維桑有堪可以療飢惟桑有葉可以蚕

絲桑之利人子始其宜生曰樹桑有要請為我道丈

人曰庸地一畦細鋤熟治愛其爰肥不坑不穠乃澤

似手布于瓦周以磚以防腐爛以華其
傷夷日以暴之雨以澆之月自之開如奔如馳
歲餘齊肩及肩載移載植勿稠勿稀五尺一樹五
十株積而乘之百畝非遠有行有列毋剪毋折培其
本根脩其條葉再越三年遂以成業以桑以繭以償
以殖坐收利策不勞而逸生人之計無與是匹生聞
而再拜曰受教哉佩服終身示諸子孫奕世其珍毋
忘丈人於是作土成畦僅植既滋林列有期奔走京
師告于損庵乞為記諸損庵曰旨哉丈人之言乎予
聞古之賢者不仕則隱於耕桑以自贍丈人其沮溺
之儔歟不然何以言之有本如是昔孟子論王政曰
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民可衣帛貨殖傳云齊魯千

全敬集卷八

七

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又諸葛孔明自謂成都有桑
八百株常是時孔明身都將相而尤不忘於桑然則
桑之養人信有以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之初首榜教民奉於農桑之諭繼我
列聖相承累詔申明其仁民之意至矣盡矣然而斯民卒
未盡澤於飽煖之鄉者世無良守令故也苟有良守
令舉而行之斯民不衣豐而食裕者吾不之信噫誰
其良歟吾當進以東菑丈人之言不識可不可乎東
菑丈人不知其姓氏生名萱字仲亮子內弟也為作
桑畦生傳

桐西居士傳

張景吳氏上族也居桐江之上六十有二年於今

程辭氣煦三謹身飭行守先人之業弗替所居無他
長物惟琴一張茶一局月後方一卷遇嘉賓客烹茗
焚香整潔對揖興或末已出酒三四行欣然一笑人
莫扣其底裏也暇則修黃岐之術自養身外庸以濟
人驗亦不以為功性最孝友事母善脩旨甘之養處
兄弟之間穆如也嘗仰桐山之高屹然東峙慨丹竈
之烟曠數百年不復舉而桐孫離玄茁然其芽將復
有如廬之勢安得引白鶴而來桐君相與一問丹訣
如何也耶乃自號桐西居士其為言曰桐在山之上
而居邑之東我廣色之耶而在山之西天地之氣生
于東南而成于西北故飲禮位主于東南而佐賓于
西北則我與桐有生成之義賓主之象焉在易之坤

全敬集卷八

八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說者謂西南陰方東北
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
安貞之吉則我與桐有陰陽之義朋類之象焉雖然
以理揆之我動物也桐植物也我其陽乎桐無心者
也我有心者也我其主乎且吾所居西南吾朝而出
焉日華在桐陽德昭也桐在吾左吾左之以為吾主
夕而歸焉月華在桐陰德敷也桐在吾右吾右之以
為吾賓詩曰左之左之無不有之右之右之無不宜
之此之謂也然則吾與桐君雖未能與之揖讓周旋
于左右主賓之間而因桐以思其人殆若有契合者
矣吾取之以名吾烏乎不可哉遂走于京師謁損庵
先生於南宮而取實焉先生曰片我居士可謂善

名義者吳意蓋有慕予乃書其言為桐西居士傳

居易道人傳

居易道人家世業儒中發儒科者三人道人才可有為而志樂肥遯居桐西之上脩禮自善容貌巖三步履了于慶兄弟以友悌仁宗族以慈愛遇鄉鄰以信讓然其志氣豪邁曾次酒然與人交亢朗坦夷不為畦町聞人善則喜聞人不善則拂然怒鄉鄰有急難者恤之貧賤者周之遠言者釋之人多賴焉或耕或樵時與田夫野老觴詠相娛樂一不問公府理政失得江湄維一小舟興亡則浮舟所嚴灘尋子陵所釣處坐石磯投竿久之興盡輒返順流而東與波波下上不知天壤間何樂可以易此也或曰是其忘世者

宋歐陽文忠公集卷八

九

與或曰其將有道與道人曰嘻吾豈忘世哉顧吾二兄一為秩宗與三禮于內為方伯職藩屏于外而吾同母弟又職教事居膠庠且吾子姪又方駢跡起為世用吾復何為哉其意以有道者則又過矣吾所為亦非有道也聊以安吾素耳仕者宣其力處首樂其居亦理宜然其夫位勢以驕人乘時以射利此行險僥倖之事非我志也因自號曰居易余遂稱之道人姓姚氏岱名魯望字也頃庵先生而吾嘗讀中庸至君子居易以俟命又嘗讀易至履之初九曰素履往無咎未嘗不嘆其人之難世之人寧有操仕或武斷于鄉曲咎其可免耶此觀二者固不足道吾家兄弟仕者二人道人不惟不吾愧也又高其志

願以居易自號素願自尚率是而往又何咎矣其所為獨行其言其人也

隱微傳

元夫其鹿天下分裂兵爭不休抗浙之地據於張氏桐廬在浙上游密近於杭獨當其衝邑隘濱江水陸交值無城郭溝池之固無甲兵備禦之具故盜旁午絡繹下靡肆剽掠民無聊賴逃匿山澤父母妻子骨肉長幼各自為生邑居數百家一旦燬為瓦礫於手何可言也時邑人姚伯華甫身長秀拔生二十六年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值時艱難度不能存躬奉二親去匿閭原山中各挾資費以行倉卒為群盜所迫投棄

宋歐陽文忠公集卷八

十

莽間散失不知所往盜過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其子遂為盜所得妻聞知責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嶇險大婦老不能步乘奔乞免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甫通里報吁求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甫計盜來未已用絳綯被二渠其父母以有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下時江無舟渡躊躇間俄漁人掉小舟遠遶南岸來若有所便之者甫出銀鐲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復肩擔二散金姚家山祖墳之石採桐葉掩之徐用木錐穿土且飢寒無力又慮他盜之害甫也晝伏夜作二晝夜定成深可大餘負二散金於元以買上築壘高二尺甫

嘔血而出未幾我

皇明有天下四海大定群盜屏息民各復業於是伯華甫歸即舊基而屋之孑然一身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嫂宋氏聘錢塘楊氏為婦生三子家業漸饒伯華甫恨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輒號慟對人語及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火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家人妻子或問之故不答勸之止曰嗚呼弗能聲進飲食推去不能舉筋奉祭祀執爵哀三呼爺娘如在膝下時雖路人聞知無不感動伯華甫記逃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屨以施貧

宋敬集卷八

十一

之弗取直此蓋得之于先姓申屠氏淑人之言如此三子長唯可次唯善次唯大仕洛陽令唯可三子曰密曰啓曰稷稷今領鄉貢補安福訓導唯善五子曰鴻曰鵠曰楚曰鶚曰慶慶吏部左侍郎唯大一子曰龍河南左參政暨子孫男女不下七百指伯華甫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楊氏壽八十有五卒贈淑人合葬於祖墳之次人號為延慶墓云 贊曰慶幼時聞鄉長老云伯華甫善人也家倩工發直平不棄約人爭投馬綾帛衣件以數百計一夕火發家資煨盡一不顧急移所寄物或謂掩之詒以大可信人亦自信無存也而不然明日按籍名還其主無一欠客有過其肆少烈出遺下一巨囊甫視之乃鈔

也急起還弗及矣逾年遇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

不知所遺處亦無更求意甫出囊擲還封識宛然客業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任河南永成典史以事坐堂獄既釋乃死其內弟方姓者化其骸携歸匿之詒甫曰得錢事可解甫聞聲聚其所有不足復需金甫四十餘畝得白金若干兩併所聚物付方氏去既而歸語甫曰貨行幸弗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殖頭黃山寺盡往取之衆知為所詒欲暴其情甫曰弟得兄骸歸葬足矣置勿問一日服新襪衣携杖出街行群少年侮之既而叩門頭首謝甫嬉然命之去鄉有巨豪恃賞弄官府手反覆成禍福甫謹避之或過門輒屏戶弗與近其存心之厚與物之宏守身之謹類如此是乃所謂善人也於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甫不自享厥慶而持以遺後之人後之人可忘其所自來也耶不忘其所自來而復以遺之後人庶乎知手澤勿斬也為子孫者可不勉夫因著擔骸傳啟併及此孝孫慶頭首百拜撰

宋敬集卷八

十二

訂疑

東與 賢弟納言參政昨所附傳記三篇去皆有感而作然不能無疑願與賢弟商之初作傳時約略先祖伯華甫生二十年未娶蓋謂力能負二骸奔走二十餘里非幼弱所能勝又智慮周密輕財濟難穴土築墳於蒼皇之際非老成不能是以遂著筆稿屬成餘復疑之竊恐未有許歲故改作十六七今以時

方二十歲遊湖去入

國朝洪武建元天下定始歸是年當娶先祖妣二十三
年當生先伯及先考又四十四年先考沒在永樂十
二年也先叔令洛陽丁先祖憂疑在永樂十四年也
時約言生而弟兄才二三歲計先祖却七十而謂七
十有三者未是然與初稿二十歲未娶合改為十六
七者亦非也昔先妣亦未嘗言及此處況近來鄉里
故老凋落殆盡又在京師無可質問未敢執以為是
今錄此意去且一歲度或有舊聞或有別有者據幸
見示改正若無疑以鄙見為常須明白告來庶此
傳不為罔可傳後人也又以此事我輩不書將後
人無復聞見亦使先德湮沒無傳是所憂也欲假之

文獻集卷八

卷八

他人手又恐不能發其婉曲故不辭拙陋筆此可否
唯吾弟圖之兄愛白納言參政六月二十日也

坤德傳

洲人楊氏諱某世為錢塘古族則元時其父豪俠造
巨舟泛海取鮮致貲鉅萬入呼為養楊家洲人生以
銀盆浴之未滿月官渡其家厥母竟以產免而房產
亦存人更賀之幼貞靜寡言笑言女工暨長慎擇所
配以外姑宋氏主盟適通議府君為入國初米人
瘡痍甫瘳而產業未定淑人以勤儉相府君創之門
戶家日以裕生三子皆環備異凡兒娶婦必擇名家
女然性剛厲治家嚴而有法教子婦不少恕微竹
正色范之御僮僕亦未嘗假借然撫之咸自恩

貧而乏隣里宗族叩之無不應知李予弘性敏可

謂府君曰若兒遣入學宜有成府君然之卒如其言
時朝家以事起丁壯運糧入柳樹長子同常行以
人曰是奉宗祀者矧未有子可行乎次子善聞而代
之去淑人悅季子令洛陽每以清慎訓飭之時獲所
寄奉必叩其所自來出於俸貲則喜否則拂去府君
淳厚長者洲人以賢明濟之一唱一和相敬如賓凡
內外事府君得無累者洲人之力也三子成立咸克
厥家夫婦優游天年享有多福及府君謝世淑人享
甘旨之奉益豐諸孫累繞膝晨昏起居承歡問安
者踵相接也晚嗜釋典清晨盥沐坐中堂焚香誦貝
經訖數卷始就食壽八十五忽微恙子婦申屠氏侍

文獻集卷八

卷八

湯藥尤勤臨革時目語曰願汝享福如我遂瞑目卒
某年合葬通議之墓送葬者遠近數千人咸以為淑
德之徵焉誥贈淑人

安人章氏諱金世家浮橋生而柔順工女職及并父

母難其配年二十適惟可甫焉先是甫失偶未有子
深慮主中饋木得人皇皇如也及得安人其相樂而
安人事甫亦克盡道姑楊淑人性嚴難事安人晨昏
奉侍獨得其歡心處如煙溫然和氣若家庭終日未
嘗聞其聲聲僮僕照三而區使有條理撫前室二女
若己出長為其粧奩擇名族子耶馬甫甫而寧津有
君分田不相悅安人憂眉諫曰田地何物可以足
失弟兄情耶遂止生三子幼字不勤盡以甫得子

惟恐不虞致傷南懷也甫好施予安人每聞有所哀
必竭力贊成之凡家事巨細處畫得宜不以煩甫
於是內顧有託得以優游暮年享其成而已矣甫沒
安人哭謂三子曰我幸備箕箒家晚得汝曹獨恨
汝父不見汝曹有成死不瞑目汝曹可不勉圖自立
庶我後日可見爾父於地下也復謂李子櫻曰尔父
兄弟三人二人有子讀書尔其勉之乃遣入學肄業
親程督之脫簪珥以為師贄有不及繼之以紡織故
稷獲有成焉及中舉授官得祿而安人棄世三越年
矣壽七十三某年卒生三子合葬于甫之墓

謝人申屠氏諱妙玉世家定安狄浦村蓋漢高蟠之
裔自宋元以來素號詩禮故家大父某敦龐古朴行

宋敏公集卷八

十五

誼為鄉人所尊尚父某讀書尤精史律生淑人甫三
歲而卒母氏隨亦逝淑人鞠于伯母稍長文工容
德迥絕流輩大父鍾愛焉語人曰是女恨不為男子
他日享福非常當擇奇男子配間詣城邑忽遇禮部
府君喜歸謂家人曰吾得婿矣府君之父聞而聘焉
遂歸之時年始十五即能敦執禮勤合禮度人皆嘆
其有大家風範楊淑人性最嚴每降顏接之一日楊
謂其子禮部曰食指衆多獨不能自為生計耶以一
金付之夫婦泣不忍離膝下難於逆命不得已於宅
東編另突焉鬱然無有也淑人謀諸大父具器什載
米粟以來力贊府君早作夜息親操井臼不以為勞
晨昏候舅姑孝敬每篇得一味必以奉靡敢私府君

給達有蘊藉細故略之得淑人為助內顧無憂頗特
生理雖不屑屑計量錙銖而所就未嘗不利晨出暮
朝醉歸淑人曰如此凡非丈夫事府君笑曰足非若
所知也明日復爾時造海艦浙西郡邑大戶盡萃于
桐諸有呼作為非府君不能為計適相迎謁請規畫
受成算者日不暇給既事成厚酬謝府君按非其道
者揮去弗納然所入亦頗殷淑人曰吾聞古之君子
非其力不食今子徒受人直可乎府君曰吾以謀濟
人克有濟其庸力不既多乎矧彼以禮將吾以義
取奚不可哉淑人默然終不為意既而府君盡發所
蓄以貸不足淑人以儉成家卒亦優裕夫婦邑諸禮
敬如賓未嘗有抵牾聲不幸府君沒淑人年三十有

宋敏公集卷八

十六

四撫五子一女俱成立擇所相當婚嫁焉孀居三十
有三年冰堅玉潔卓為令婦賢母鄉族稱之無間然
愛甫一歲失所怙賴淑人撫育愛倍他子八九歲猶
甫乳不輟初不忍遣入學既遣擇從明師游夜歸親
課讀書或遇疑難即問淑人答即喜否則口解之默中
理道每有疾輒撫之曰吾得尔成名死足矣未幾娶
竊鄉舉辭乙榜入太學三年淑人憂思殆忘寢食比
變中進士第喜曰兒果不負吾望親携婦孫來就養
及授吏科給事戒之曰言官當以忠勤為本汝父早
世我辛苦撫以成人正為今日汝宜勉之時因災異
慶上疏言考察吏弊淑人曰人才難得第其甚者
可矣聞者服其言處官三年得祿僅九鉅宋敏公

每以養弗能豈為歟人曰第如此雖貧吾樂也未幾作醫難之嘆曰不及見吾兒腰金矣願吾兒益懋志勤死且不恨茲草猶抱其孫璧于懷悠然而逝享年六十有七先是淑人殯府君于文化院側十有三年後命其子鵠卜葬地下若基山之陰得吉遷焉至是合葬之表曰姚氏二親之墓孫男十三人女五人贈孺人加贈淑人

太安人張氏諱某世家縣西鵲村生而秀慧工容絕倫父母鍾愛不欲與凡兒未有當其意者其兄博與令壽與寧津府君同游學府君忽喪偶哭之哀逾年伉儷未就博與曰吾有女弟久難其配宜莫如子願以奉巾櫛可乎府君謝曰固所願也其友武進令

文獻集卷八

方仲璇氏執伐遂以歸府君焉安人性爽而氣烈既歸府君克修婦道事舅姑善適其所欲處妯娌怡然無芥蒂幹畫家務井三有條理上下咸稱其為賢未幾府君膺貢入太學尋擢知河南洛陽縣安人至官舍內外防範嚴密雖家隸足跡不敢至中堂故府君得專致公家事而慮不及私室焉及任南城寧津皆如之府君性頗急每為公事所撓輒憂怒弗食安人從容勸解或一二語中有繫府君豁然悟因而獲濟者多真可謂賢內助也府君在河南時以民瘼坐投京師逾年乃釋安人每以為戒間謂府君曰吾聞仕宦適意耳君年半百祇一子奔走險途何為憫江薄田故寧適足為養老計蓋早圖之府君曰吾意決矣

上疏乞骸骨得請歸桐安人躬督僮僕力稼穡桑麻親紡績織紉之勞歲獲所入家以殷裕待賓客必豐奉祭祀必潔酒饌脯茹皆出手具故府君歸而安馬字前室女不異已出撫養庶子有恩子龍年十五為里仇報匠役安人曰吾兒負悍噪器豈仇殺者耶力贊府君遣入學讀書數年果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自是門望光輝無蠹蝨之患夫婦優游暮年諸孫繞膝承歡而享福祿厚矣龍嘗分俸為養安人曰此天祿也可私乎按月所得輒分諸鄰里宗族以

修

上恩未幾府君卒安人哀傷日憔悴龍居憂奉事尤謹而安人情竟弗能憐四越年龍以刑部員外郎叅福建

文獻集卷八

十六

藩司議道經家將奉安人就養而安人遽卒壽六十六子女各一孫男五女一合葬府君之墓封太安人贊曰自古開國成家雖由君子積累之勤良亦有內助焉若姜嫄啓聖繼姒姁而演八百年之姬錄曹謂家弗爾耶易如乾坤詩首關雎有由然也吾家自裴夫人克承承順之德肇開世緒弘演後昆不可尚矣世遠譜湮行族莫稽焉肆惟我祖妣楊淑人賢明克家閨德益茂萬生三子大亢厥宗而又繼之以三母章氏申屠氏張氏咸秉淑德卓有令儀育子撫孫並臻貴盛是致不顯烜赫慶澤綿綿長振芳躅於前修作遺範於後嗣家之攸興夫豈偶然哉於乎乾以坤而資生陽以陰而成化婦德為君子助也豈細故哉

然求其所以自必有祖妣之德而後有三母之賢上
下填和師成美猶規矩之為方圓而六國之出於規
矩也猗歟懿哉茲特著坤德碑以下孫俾知所本
焉孝孫男夢頤首泣血謹贊

贊

鄉貢進士徐君用韜像
君姓徐名文輝字用韜衢之
面白微癢眼黧如漆秀疏
文章戊午秋以易經與司馬
部同登乙榜並辭弗就入學
營新建林惟盛石首李采
而與君尤相得也凡席同
食同出入

文敬集卷八

起居無不同真與姓兄弟
睡醒燈猶熒然不滅兀坐
手用韜曰光陰恐不待待
重若過勞成疾悔無及矣用韜口
日復尔雖祈寒盛暑無間然一
如用韜然亦未嘗不虞用韜之
體漸癯功益不輟不逾年
醫軫視醫曰是蓋勞思過多
令用韜別予去抵家三日
卒以其姪圓為後意亦惜
以古人自期古謂仁者不
仁者有後乃之厥嗣又謂

周耶不可知也逮今日二十年夢寐猶耿二在其姪
東昌太守良命工寫其真惟肖命圖來索予贊於手
予何忍言而又不容不言也乃投淚為之贊曰 浩
乎天地之氣而頓挫於功名也挺乎松柏之資而摧
折於鉛槧之兵也確乎金石之志而銷鑠於蘭之
營三也心古人之心瑩然其無暇行古人之行卓然
其有成也使天而壽斯人其志氣孰敢擢使天而用
斯人其功業孰與京胡既不為之壽而又不為之後
噫願也天距也壽天道靡貞已久神遊太始化為星
辰其可見者丹青如生

解

均才解

文敬集卷八

二十

自進士之科限於禮部而遺才每囿於乙榜士名一
占於乙榜雖有豪傑之才不能不跼蹐於青瑣淹魚
於絳幃顛躓於朱墨困頓於句讀呻吟於寒芹冷香
之陰蹀躞於月露風雲之態蕪一展布其懷抱發揮
其精神以自見於時達於用訖二不可得白首師
儒浩然永嘆此士所以長恨而弗樂為者也彼無所
歸其咎也則曰限於科目錮於資格然也才豈有間
乎良未有以均之也夫天地之有賢否短長固不能
齊於一律

國家用人之法有小大高下亦不能等於一科今天下
歌廉鳴而來者奚啻數百千計借使開科額而取
勢不能盡入我彀是固未足以均天下之才也夫

銓校官而去者奚啻數百千計使破資格而用之勢不能盡合我概是亦未足以均天下之才也然則均才之法果不可行乎殆不然取士有常法用賢有權宜科目常法也薦舉權宜也科目可以羅未用之士薦舉可以拔已用之賢未用之士通於法非科目無以進身已用之賢拘於法非薦舉無以效用科目既可以取常士薦舉間可以求異才使科目之法行而薦舉之制參焉庶乎可以均天下之才而士之阨於乙榜者且將少舒而樂為之矣因其長而薦之文學可以備翰苑字牧可以備守令法律可以備風憲獻納可以備給舍兵法可以備武事經略可以備錢穀心計可以備工作禮樂可以備儀曹藻鑑可以

文獻集卷八

十一

備銓司察其一身之行審茲九科之長量器而授任焉則乙榜校官之得才宜不減於甲科之進士也夫何士不樂為之有哉方今用賢之制科目薦舉並行而不相悖校官初任滿九載者得以薦之再任滿三載者得以薦之其有侯選銓曹或風紀近侍有急缺得以攝補之他弗與也其薦後之途亦寬矣而所得士卒不能如進士科之盛間有挺然自振晉登其省克效勞猷亦千百而十一也於乎豈士一局於校官遂甘心委靡不復能有所卓立也耶苟有卓立之士坐講堂擁皋比橫經講道授紫解感英才而教育紳經史以自娛師道自尊屹若泰山之不動斯文自靜如澄淵之不波人將望門牆而式車叩几席而

下拜若人者不薦則已薦之則可備九科矣庶績凝寧寒守一壇飢糴五升必不肖蠅營苟苟搖尾乞憐以媚世其所自得者良多而視人者澹如也使任校官者必為若而人庶不為師儒之玷當薦舉者必永若而人庶不為用人之羞奈何寥々未之見也夫薦人宜得實才而薦之者未必才非乏才也顧才者未之薦是薦者之過也用人宜有實效而用之者未必效非乏效也顧效者未之用耳是用者之過也審如是則無怪乎人得以藉口焉遂謂薦舉不足行校官不足錄吁是乃一人之見非天下之見誠使九科之法行於天下而豪傑之士不由茲而出者吾未之信也得人之效人孰得而甲乙之哉由是言之科

文獻集卷八

廿二

目之限不足為士之病也資格之拘不足為士之病也唯薦舉之法不行與行之而不盡其道此其為士之深病也欽予見禮部會試天下士登甲榜者百五十八人乙榜者幾二千人乙榜之中辭不就者十八九欲辭而不得者如就戎行獲辭者如釋重負甚至嗷嗷不平之聲徹于斧晨噫校官為士之不樂為者一至於此我予嘆均才之法未能卒行姑著為說以解之於是士聞予言皆欣欣而去將必奮然知所自勵乎時弟稷亦在列且得安福司訓安福人才淵藪予先師故鄉也稷往常以道義率人母肩二為溫飽計失吾家法稷苟不樂為哉尚謂所說宜足以少豁胸次而泄不亞之氣稷其勉焉以俟既後因錄一通贈

題跋

書陳祭酒贈楊編脩文後

予觀大司成四明陳先生敬宗贈翰林編脩今少司
徒楊公宗器之文他皆不書特摘其却太守之女辭
都憲之職書之有謂我夫一寒士得富貴女可以有
養矣或利之而公却弗納一儒職得勢要官可以有
為矣人或喜之而公辭弗拜無他志有在也方公未
達時苦節勵行確然於佔畢鉛槧之間志在於學如
堅剛百鍊顧何富貴足以動心哉及其既達清才雅
望表然於金馬玉堂之署志在於道如壁立千仞顧
何勢要足以介意哉茲二事雖若出於偶然要之實

定齋集卷八

卷八

有關於人倫出處之大節苟非立志堅定見道分明
毫釐之間一或有差鮮不為終身之累豈細故哉於
乎此公之志所以度越於恒眾人而大司成所以特
書為世勸也今公自翰林進貳地官大展厥猷卓卓
有聞望孰非本其素志之有在哉將來柱石邦家潤
澤生民功業軒宇留聲名流汗簡庶幾幾有以畢厥
志也孟軻氏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信哉

題撥寧生傳後

醫其得天地生人之意乎天地能生而不能不使人
病二而至於死天地不能為之力也天地豈樂人病
且死耶勢不能為之力也勢不能為之力而人至於
病且死弗願焉則生人之意不幾於熄乎於是聖人

者製為醫藥以濟人之病俾不至於死雖死焉而援
救之意不絕於人而人因是以全者多矣於乎天地

生人之意何其大哉醫蓋體天地生人之意而售其

技者也醫固體天地生人之意技雖良非醫也非二

醫也技醫而心弗醫也心弗醫而技何售焉雖售焉

無濟乎人也無濟乎人則人亦無賴乎醫也是乃天

地之賦不仁之甚者也醫云乎哉錢塘朱太史傳襄

城撰寧生滑伯仁甫醫人事實數千言不能

休其仁愛之心診療之術濟利之功溢於言意之外

去今百有餘年讀其傳凜凜三有生意況當時親被其

惠者乎噫是蓋真能體天地生人之意者也其孫志

庸式克世業間以是傳示予讀之三復嘆曰世復有

斯人哉世復有斯人哉有斯人吾願為之納履故識

而歸之

商氏家藏公據跋

商氏中州世家其居淳安山中則自諱瑗者始瑗為

西國都知兵馬使宋仁宗嘉祐六年奉使入國挈家

來歸奏獻密事

朝廷嘉其義錫之山產以代世祿仍復其家寧宗嘉定

十三年為閭右毀令四世孫如璋白于朝下有司申

其令優復如初此公據所由給也自嘉祐迄今殆五

百年兵馬公子孫居所賜地不啻百餘門家詩書人

禮樂何其盛哉十四世孫今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內閣素庵先生弘載實鍾山川之秀而承五百年之

氣化

雜著

錄因記

之後風氣漸重似李沆德度弘深似王子明謀謀略似韓維圭文章科甲似王沂公卓然一代名輔所謂五百年必有名世者其在先生歟公擢一積耳而兵馬公元勲美德實賴以傳宜子孫歷世寶藏勿失也先生命工裝潢成卷令其子翰林編脩良臣示於南宮三復之餘作而嘆曰於乎功德之遠未有久而不發凡商氏之發于今日者孰非兵馬公之所遺則先生今日之遺于後者又奚可量哉又奚可量哉

成化二年十月初七日三法司奏請照每年事例會同多官于承天門外審錄重囚內闕毆殺人者通

文獻公遺集卷之八

六十五

有四十餘名刑部依律擬死吏部尚書王公九臯曰凡不用器物止以一時拳脚踢打傷重因而致死者皆在可矜執法者曰舍此無以懲凶暴之徒且非法意衆論紛二不能決某議曰凡今日所審之囚皆法

司所詳擬大理所詳允以決論皆在不宥但

朝廷好生之德下恐中間情有可矜事可疑或事重情輕爲法所拘者故特命多官審之蓋欲於法外論情死中求生耳執法者曰死者何辜曰律有初無殺人之意之說彼因一錢或一瓜一菜一時爭忿乘怒相毆拳脚相交不能自制偶中其虛邂逅身死矧與其人有素相識及雖相識無嫌怨者又有兩俱傷而一死者然則死者雖無辜而生者亦幸免尔故以手持

金鉄木石之器相毆殺人者其情重而手足相毆死者其情可矜也可矜者矜其無意毆殺彼也然遂具王公言擬其詞

文獻公遺集卷之八

六十六

行狀

明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
謚忠肅王公行狀

公諱翔字九皋姓王氏先世直隸涿州劉家莊人曾
大父諱進昌大父諱大老父諱得林並以公貴贈榮
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徐氏祖劉氏妣
張氏皆一品夫人當元季兵亂得林南携老小避兵
滄州之塩山遂占籍焉家事業農生五子公第四公
方在孕母夢長虹入懷人夜見火光如斗人落院中
乃生公生而岐嶷與凡兒不類甫十歲讀書一二過
輒成誦稍長即知以禮義自將父鍾愛之嘗戒曰莊

家勤苦有飭嚶秀才勤苦有官做公聞惕然以勤苦

自勵潛心經史志期古人永樂初有司選為邑庠第
子員降師親之其學力于學大有所成就九年辛卯
中鄉試明年會試乙榜卒業太學乙未中陳循榜進
士第二甲第一名改翰林庶吉士甲辰授大理寺左
寺正謝獄公平為兩法司所敬憚因註誤左遷行人
司行人官德政元丙午廬陵陽文真公素重公薦陞
行在山東道監察御史庚戌授

勅命階文林郎封父母如其官乙卯陞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正統改元丙辰奉
勅鎮守江西值良善抑奸貪風采凜然官民畏愛戊午
賜結命階中憲大夫未幾奉

勅浙江秋除土豪整理法事竣還已未四川松潘番賊
為患命將征之公奉 制勅參贊軍務威聲大振

賊悞率所部來降公出 上所賜白金三十兩寶
鈔三千貫易買牛酒犒勞之酋首商巴等感悅盡還
各部落生番一十八寨來歸受約束東地方獲寧辛酉
奉 勅鎮守陝西整飭關隘操練十馬舉用將帥
三邊晏然關中以治壬戌遼東邊務弗緝虜寇頻來
侵犯監軍參贊總兵累失機 朝廷深以為憂特
勅公提督遼東軍務及辭 召至文華殿面諭以便宜

行事公至前屯下馬總兵以下庭謁公詰所以失機

之由命左右悉曳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於是三軍
股慄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不逾月巡邊自山海關直
抵開原高牆垣深溝重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斤
喉珠連珠雷聲并里相望間開行伍老弱者更之貧窮
者賑給之解憂者婚配之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
詞訟無問重輕量情以布絹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以
物抵償其家有指揮孫璟者因漏關鞭戍卒趙甲避
追身死其妻哭之亦死其女哭之又死他卒被鞭者
訴璟殺一家三人公判口甲死以罪妻女死于夫父
并殺也其令璟償其葬埋之費璟得無累卒為名將
焉癸亥九載秩滿陞左副都御史時母張夫人故上
疏乞歸終喪特降 勅不必守制賞鈔一千錠令
其姪安葬丁卯親率官軍征勦遼東斬獲首級人畜
無算捷奏 賜勅獎諭爾等克遵朕命屢獲首級

出境斬獲人畜來獻朕深嘉之茲特陞爾等秩仍加
賞賚以旌其勞陞右都御史已又以殺獲達賊功
陞左都御史是年八月胡虜也先犯京師分其醜類
數萬寇廣寧時公方坐教場給賞軍士且戒約三軍
分部將帥為禦虜計不意虜騎前鋒卒然突至我軍
大潰公亟歸坐城下收拾散卒聚稍集彼眾我寡度
不可敵乃下令堅壁固壘間有謂城不可守以惑眾
者公怒勒劍示眾曰敢為異謀者斬徐俟其急選精
銳步卒分投四出或奔其前或躡其後或衝擊其左
右賊不得息且所掠輜重既多不久遂遁去公在邊
十數年間設法措置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餘
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於戰所舉總

文獻公集卷九

三

兵參將如施聚德輩自眾中拔起皆智勇有統馭
為夷狄所憚近邊建州毛連及海西諸夷來則厚以
款待去則嚴加提備故老少男婦莫不感公之恩而
畏其威皆以王爺呼之景泰三年壬午

勅取回京官都察院事時有廣西之官以易儲為請下
廷臣議公口雖不言心知其不可唯嗟嘆息而已
加大子太保兼左都御史尋陞廣東西不靖兩鎮將
官皆庸流地方大擾朝廷命公督其將簡命公
總督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凡事得便宜
而行公威望素重蠻夷聞公至大懼公曰蠻夷久反
要在撫化得宜非略去兵威一意推誠撫諭引其酋
長向化服眾者擒必金帛酒食多見歸順思恩覃民

府知府岑英頻年領目兵有勞人疑其反側公為居
之桂林城中禮待甚厚養其目兵如父子相視由是
人思效力田州知府岑紹死於家其已罷知府子鑑
通領兵赴調家奴召趙假義挾其出亡庶長子鑑入
據府治以拒鑄鑄不敢歸思明知府既卒同族黃震
黃道爭釁道父兄皆死于兵地方洶洶三司莫為計
或以為震當讓公曰夷俗何倫理之有調停之可也
乃奏授鑑知府督府事鑄桂林總戎帳下道援知
府以慰其一家被禍之慘一時感化為之帖靜參將
范恒有才略人厭其貪兵部自事革其職聽調公不
感群疑奏復其官信卒以能將名兩廣者十餘年癸
酉欽取回京遷吏部尚書太子太保如故乙亥

文獻公集卷九

四

上疏乞致仕不

允詔命有司為公起第于縣郭之西時家宰泰和王文端
公尚在位而選法一委于公於是洗剔垢弊嚴考察
公銓注抑倖進杜請託故事吏典以資格出身積久
過冗宣德間命吏部引入內庭會大臣詳考之分
三等一第本籍出身生等新職用三等出為民至是
公以為大樹遂奏罷仍依資格法考于部書判有一
稍可者皆在取列故吏無虛勞之嘆又以官吏給由
起復文憑過多因乃行覆勘法而奸人不得為計取
選故以硃書下緣為奸計塗莫辨公易以墨弊遂絕
詔求賢良方正經明行脩山林之士翕有而公深惡而痛
抑之百不取一二天順改元丁丑

允時有欲傾陷公于罪者賴

上素知公得保復無事九月以公任勞特官其子均

為錦衣左所副千戶適南陽李文達公以事黜補外

任內閣乏人欲用公公力辭薦所親又敗去

上召公問曰李賢何如人公頓首曰如賢者與臣處久始

終如此本分人也遂復李公于內閣自是日見親信

公之力也 上篤信公眷愛加隆賞賜金玉束帶

衣服鞍帽綵線等物歲無虛月每用人必說于

公公亦以用賢報國為己任

上嘗問公曰某人如何公曰此北方人老實可用自是北

人進用多公推穀公用人未嘗使其人知愛為己功

全錄集卷九

四十五

必曰 朝廷用人豈若小丈夫汲汲沽恩乎舉待人

求而後與或與之惟恐人不知出已者可同日語哉

於燕巖呼公必曰老王而不名嘗召公與李文達等同

遊西苑每至勝處 駕輦留片時賜茶及晚宴醉

命人扶還其家南城五花樓成召公落之上元節賜觀灯

于 武英殿燕賜優渥每引進入 奉天門或遇雨

雪必 命中貴扶而上下之有所遊幸召公與俱

宣傳侍郎選官公遊畢雖晚必留閣所選訖校榜惟

恐有未當也辛巳再致反夜執李文達于 東長安

所傷其首血流滿面奔公卧所求救賊併執公公曰

朝廷何負汝汝乃反耶殺他人而救我賊素畏服公因

謝曰豈敢殺長者耶遂上馬去李乃得釋事

聞加太子少保未致仕 上諭卿年雖高邁精力

未衰朕方倚托不允所請中 上諭卿才德

上即位首召公賜銀鈔若干遂乞致仕 上諭卿才德

老成朕方倚重不允所辭是年冬奉

旨自今遇兩雪免朝祭成化改元乙酉又乞致仕

上諭曰卿年高禮當優閒但朝廷不可無老成人其勉任

事所辭不允三月仍加太子太保榮祿大夫五月又乞

致仕不 允六月又乞致仕 詔答之曰卿年

老固當優閒但此重任非卿不可宜為朕勉留任事

只朔望朝祭丙戌公有疾懇疏辭歸

上曰卿德望老成為國柱石朕方倚毗以成用賢圖治之

功不心所辭有疾著太醫院便帶好藥去看三年復疾

乞歸 上遣太監許安率御醫仲景甯瓚來視且

致白米酒物之賜七月疾甚馬上下蹶懇乞骸骨歸鄉

里 上憫之諭曰卿歷事累朝為國老臣朕方倚

託今既病篤勉從所請居無何

上遣太監黃高齋 勅慰諭及 賜白金三十兩金織

衣一服寶楮三千緡即欲興疾出關以病不能舉至

十一月初六日子時終于正寢生洪武甲子二月十

二日酉時享年八十有四計 陶贈特進光祿大

夫太保諡忠肅仍

命禮部諭祭聞喪下葵及七七皆有祭工部造墳安葬給

舟車送還其鄉 恩禮茂加矣配宋氏朱公二十

三年卒張氏先十月卒子男一即十戶所宋出女一

出適河南參政賈傑孫男二長田次麟國士生
一曾孫男一女一公為人端方強毅清由儉約至心
制行循理守法一毫不苟且性極聰敏事無巨細
經涉歷終身不忘有所當行寢食弗遑坐以待旦每
見朝廷行一善政則喜見顏色或有未善者則
口聞天下水旱災傷急詢所在官吏來京者有無儲
積民不得流離餓死否其憂國憂民如此公京師雖
有第宅三十餘年不過仍舊苟完而已公餘則退宿
朝房非朔望時令謁先祠未嘗歸家門無私謁包首
不敢近權豪勢要有所屬毅然拒之辭色俱厲及處
之不甚拂其情故人雖畏公而心不為怨累曾受元
他虞公於恩讐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恩復讐之

文獻公集卷九

地耶觀斯言真可愧鄙隘而警儆以公奔走于外二
十年不能一日安于朝逮其晚年寵遇冠于群臣所
得賜予金帛時味內則周給宗族鄉舊外則分饋賓
友與所交之貧者李文達公嘗謂予曰卑陶言九德
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授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又曰王公經略不為大然專一事則無有滲漏斯言
亦足駭公平生焉予與公同事近五年相與一出
於正荷公頗相愛然不能無南人之嫌蓋公一
二公之才識器度未易測評至於公勤廉慎事二為
國之心誠非他人所及但性多猜疑好龍駭人坐
是為小兒窺觀以左清投之卒為所害者多矣故人
或以知公為病予嘗謂公自公年高蓋少戢戢

曰姜桂之性到老愈棘開中扣公高年強健之故公
從容謂曰玉璽石而山揮珠藏淵而波瀾昔人已道
之矣公平生寡恙一則九月而後終非病困也蓋公
秉氣厚而養之完故其散而歸也徐徐耳於手公可
謂全生全歸者歟公初疾時予往視促其還家公諾
未行越二日忽與疾諸子所子驚逐扶就坐則昏暈
久之服熱湯良定徐出幣謂予曰聊以此表子心遂
上與去自是不復起矣至是其子并跣公行實得子
為狀將來 當代名公大手筆以垂不朽予尚敢辭
乎雖然不敢設也亦不敢訐也言狀其實如右幸采
擇焉

墓誌

文獻公集卷九

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贈太保諡忠安

胡公墓誌銘

禮部尚書致仕胡公年八十有九以疾終于家常州
府知府卓天錫奏聞 上嗟悼命禮部諭祭工部
營葬事禮部贈太保諡忠安皆出異數於乎
上之顧念舊臣何其至哉其子錦衣指揮俞事寵以其兄
長軍命持翰林侍講王君與所為狀來請銘予貳公
禮部有年義不可以不文辭公諱浚字源潔號潔庵
其先自宿遷縣帝至唐侍御史職之子璵刺史常州
其子持家為常之武進人持四世為宋樞密副使太
子少師文恭公宿又十一世為常州制置中丞生昭
公之為祖也嘗祖庸元奉議大夫江浙儒學提舉

江陵前夕知府車天錫夢公云吾將歸矣願為我報
謝 天子翼日聞計知府異之公初娶范氏先公
三十六年卒繼張氏皆累贈封至一品夫人子男四
人長錫即鎮撫長寧以廣墓旌其門次舒以武舉冠
帶決工事次即繼又次嗣冠帶舍人女三人長齊林
紀與錫同范出次適成國公朱儀次適陽武侯降琮
與錫等俱張出孫男一曰泰曾孫男一曰玄童惟公
忠厚純和出于天性度量弘深識見疑遠初北虜猖
獗使來議和衆疑其詐不可公獨曰彼來求和乃悔
禍之萌不可失也力請于朝厚禮來使且令晉金幣
賞虜酋勇酋果悅再來議和遂遣人相繼使虜卒之
和好成而強虜效順天下復見今日盛治豈偶然哉
蓋公善調和有擔負故大事多賴以濟凡十知貢舉
今名公鉅卿鮮有不出其門者予忝從公久未嘗見
其疾言遽色亦未嘗見其面斥人非背議人短長無
不欺為本故能結知 列聖際遇六十餘年
恩榮始終誠可謂一代名臣也公老手不釋卷為詩文其
富有芝軒集衛生易簡方律身規鑑行于世鎮撫兄
弟將以今年十二月 日奉柩合葬于邑孝仁鄉周
莊原先夫人之墓禮也乃為銘曰在昔 文皇大
與勇智簡俾俊良弼成化理中哉忠安育彼知遇巡
行四方托為心膂維 列聖倚重益隆口資輔
導倍沃從容惟公忠實小心翼 知無不言言必有

益有德有量有學有謀幹旋化機輔 皇猷位躋三
孤壽登九泰士林著龜國家柱石致政歸來優游桑
梓恩榮始終古今罕儼既多賢子亦有曾孫公侯列
館朱紫滿門厥生匪恒厥死孔異精神歸天光照其
尾周莊之原鬱 其阡公也寧止百世千年
重齋劉君墓誌銘
君姓劉諱鈞字仗智重齋其別號也系出漢長沙定
王子安成思侯蒼蒼代業儒至宋元間多顯宦曾祖新
齋徵士自淡谿徙邑北葛州居焉祖諱純號文園以
子忠愍公貴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父諱瑚號竹莊翰
林侍講諱球贈忠愍公其弟也竹莊以父命殯本里
上原李氏早卒繼伍氏生君君幼穎敏讀書不數過
輒成誦忠愍公語竹莊曰是兒不凡宜善教之年幾
弱冠嶄然出頭角前刑部員外郎雙溪先生得春秋
旨要於其兄忠愍公為學者所宗遂造就學踰年學
大進為文章新奇可愛間以業質於堂兄今建寧中
仗德及內兄今雲南參政路君斐資磨礪漫漶而學
益進竹莊喜其有成乃遣入邑庠與明師良友游提
調學校僉事王公鉅考其文深加獎資每大比秋披
藝赴省試弗偶恬無愠色益自淬勵嘗即泰和寺廢
址構庵邀堂弟今浙江提學副使仗和講學其中折
節相與討論其內弟今南京刑部員外郎路斐章來
從游君館穀而啓迪焉既而仗和斐章同登科君喜
甚若己有所遇然未幾以疾卒于家景泰甲戌夏五

月也乃為於孝友竹莊以勤儉致富於木常以富饒
侈而布素淡如也竹莊疾躬調藥以進疾愈又恐以
家事累心一切代綜理之待異母弟鈔銀友愛甚厚
鈔稍長授以春秋白翁引入邑庠俾務學尤樂施與
歲飢發粟賑貧不責所償鄰有孤子十歲不能言為
求良劑療之愈其母賴以有養君為人言和貌恭中
有定見議論古今人物鑒三無虛謬其沒也人皆惜
其才而傷其不能成一名哀哉享年三十有六娶路
氏賢淑先一年卒子男三人曰緝曰縉曰紀女二人
長適進士伍希淵次聘分宜歐陽夫婦合葬于里橫
橋之原且十餘年矣以其未利也圖改葬處顧墓
板未有刻組託諸父仗和來請銘銘曰 執董其才

文獻公集卷九

四十三

而不一試孰蓄其壽而弗永世彼賀之文又回之懿
天殆靳其泄而復秘於乎仗智

明故正議大夫資治尹順天府尹王公墓誌銘

公諱賢字惟善其先通州三縣人曾大父璿仕元金

樞密院事大父成任虞城尹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尹

父友直府君贈戶部給事中加贈通議大夫順天府

尹當元李擾攘府君避兵山東及我

大明定天下遂占籍寧陽祖妣唐氏妣郭氏繼孟氏皆贈

淑人公生而岐嶷體態與恒兒異少長讀書潛心問

學遂以詩經領永樂辛卯鄉薦登乙榜授鄆陵教諭

學久廢弛公振勵而作興之然必以身為教嚴條約

程課業不易寒暑之於有司新學宮飭廟祀煥

一新士咸知向學多所造就馬今戶部尚書張齊
禮部侍郎張翰林學士薛瑄皆其高第弟子也秩滿
擢戶科給事中進光祿少卿奉
勅准揚巡視民瘼著廉幹聲用是 上知其才遂有府

尹之命 輦轂之下兵民雜處權勢縱橫公不剛不

柔爬奸剔蠹一處以公道人見公言動專嚴亦不敢

以非禮干吏民大化之嘗以柴炭為民病走語工部

石尚書曰京民勞疲極矣今採運夫役與真保諸郡

等無乃不可乎石默然為遍減之又惜薪中貴縱其

下非法凌府屬叱跪于庭熾火圍之公聞趨至縛其

八欲以聞主者溫言謝乃釋去一日坐公堂有懸金

牌直入稱權勢官索板席若干公曰明日來取察知

文獻公集卷九

四十四

其詐及至執之實於法其處事多類此九載滿表乞

致仕 上不許陞正二品俸復任又三載再疏乞

骸骨 上曰卿年七十禮當致仕然京畿元繁非

爾不治所請不允

其宗皇帝復辟之初顧謂近臣曰府尹如賢者何可得哉

至是公年七十有三上章引疾力辭得請即日遁

士民攀援塞途戀不忍舍去公在任以當務為急

嘗脩府治學校及宋文丞相祠事集而民不擾苟有

一可省即省之惟恐累于民故民德之深成化改元用

恩例進階一級授從二品階中奉大夫生洪武乙丑六月

二十三日卒成化三年五月三日享年八十有三卒

之口鄉人無老少皆奔走哭馬配施氏繼孔氏俱累

叔人同室李氏蔣氏子男九人大緡大紳
大緡大綱大綱大綱大綱大綱大綱大綱大綱
大紳冠帶義官大經大綱並鄉貢進士曹監出身大
經禮部司務大綱遂平知縣女五人長適孔公欽次
聘許超次適宣聖六十代孫龍封衍聖公承慶封大
夫人次適許次適孔承沂孫男九人女五人曾孫
男五人女四人公仕內外四十年所至以勤慎稱非
義一毫無所取且宅心忠恕待人不設勾絞故人佩
其德而欽服焉自休官歸田里十年絕不以勢利關
心恒與致仕翰林學士許道中傷游徘徊于山澗水
曲之間吟風弄月澹如也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
之道也公蓋得之矣卜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陽大
經與吾同事南宮以許學士狀來請銘二曰魯有王
氏來自三河代有顯人賓繁實多篤生京尹瓊奇峻
敏學充行脩教三化順以濯近侍以列九卿隨地
施綽著能聲簡在 隆知尹茲京府弊孔既塞仁
門用杜不剛不柔敷政慈一訟息民安庶幾大猷
規右矩禮度雍一望之儼然孰不畏從 帝嘉其
才固不厭位錫之 詰詞寵及先代乃戒盈滿乃
知上足引年乞身盤桓泉谷子孫森二蘭芳桂馨
壽川康福祿顯臻弗醫弗藥德足以逝天於善人
厥終始寧山之陽泗水湯二卜宅其傍于以永歲
故友松處士墓誌銘
同盧之溪溪有巨門中屠氏出漢唐士

有隱德處士實中屠氏之良也生而穎異新然出
季中稍長讀書沈潛義理凡經史諸子百家言靡不
究竟談古今成敗興亡事如指諸掌善吟咏喜怒哀
樂觸景感物一於詩發焉工書尤善寫生博物好古
見鍾鼎圖史琴書類豆爵碑屏之非今世物輒重
價易之弗吝雅尚清致嘗鑿池構軒其上環植松數
株中列古圖籍器玩焚香靜坐讀易或對松吟哦作
楚辭或卧榻聽松賴鳴得趣處引不坐松下酌作賓
主狀於人呼曰友松處士因以自號云處士性至孝
天好善樂義喜周人之急濟人之貧家以皆稱而自
處澹如也為萬石長應上樓下成得其歡心事或縣
官弗能決必取正焉卿隣相曲直得一言即解去待
親戚朋友僮僕各有道家庭內外斬然歲必延名
師教子弟故子弟之出多循良可愛至於冠昏喪祭
悉酌以禮度脫去俗態浙東高家號有禮者必曰由
屠氏要之處士之功居多焉曾大父諱仲良大父諱
原和父諱孟師積德累善有自來矣晚季氏賢嗣罔
光孝先世女有婦德生三子一女處士生其年月口
卒某年月日得壽若干歲李先處士幾月卒得壽若
千歲卜某年月日合葬于某山之原予與處士世有
姻好其子某來乞銘義不容辭乃銘曰於乎處士不
生申屠氏孰與與處士不死申屠氏孰與與處士一
死盛衰收係人嗟處士曷其有既
故王處士李安人墓誌銘

處士姓王諱謙字景益竹泉其別號也世家桐廬之郭始祖十四朝奉寶慶慶源千四生再二二生壽三三生彥彬彬生三子長仕玉次仕銘次仕文仕銘由國子生官至邳州同知仕玉舉茂材以弟貴不欲仕乃謝病歸遊杭蘇間致贊不億因植垂金牛鄉閭第宅園池為行樂所遂老焉生子二處士其第二子也母徐氏處士生而頤隆眼碧天性聰明少長從鄉先生李光孝讀書奇之遂妻以女性至孝父母或不和慳輒號泣勸慰母沒竭力以襄葬事尤善承父意公私事以身先之不使干其心故茂材甫老而安焉處士儻能仗義現錢帛不經意人有橫逆求解紛至則釋然宅中孤貧不能婚者度其相當配之老病

文獻公集卷九

十七

無所旌即新收蓄之元不能自葬者具棺槨塋埋之外祖母徐氏無嗣奉養於家壽九十卒喪葬悉如禮劉甲兄弟貧無所依為構室於宅偏居之復以家兒妻其弟與田耕食焉沈乙亦貧其妻奔百餘里投活納而館穀焉終其身若此類不一也至於嫁父婢使各有所歸優父僕僕各得其養及其所出子女咸具資嫁娶焉每歲時老少群然羅拜公庭曰我翁所恩育也緩急有召趨赴唯恐後甫嘗造義渡於上航埠處士曰此先人遺德也可廢乎敝而新之人士賴其濟埠南橋路或地壞函脩築恐病往來方有族冠婚喪祭必資助患難疾病必扶持遇時節必酒食延長老歡樂焉常為李父後及有子歸之處

事之無間然也或謂宜折其業處士曰吾豈利人所為之後哉與兄景揚怡怡無間言及分財產聽其所取處士取其餘而已晚年尤勤農事親督僮奴負耒耜以耕有隙地若干畝處士曰是人所棄也我取之命工鑿壑為田製牛車激水灌之歲熟等膏腴其精勤如此家不甚豐自處最約而待人過厚遇文雅士尤加敬愛每學校師儒過訪必款曲盡情而去自邑大夫以下悉禮貌焉慶方總角為弟子員適相會於有事所一見語所親曰有女擇婿久之非此生無可與者時邑幕許公聞而嘆曰君女不以與富室而與一寒士人所難也吾當為爾主盟明日函遣二耆老來通兩家之好處士欣然納約而卒歸之凡五六

文獻公集卷九

十八

年讀書之資悉取給焉人或西之處士不為厭比慶貴未嘗一毫假借為聲色處之澹如也人於是服處士之知人而且多其自守焉安人李氏即光孝女光孝晦岡世家其父子端先生善詩能文尤精於地理光孝亦博學聖嚴橋王仲保之姊而生安人幼有女德適處士謹脩婦道事翁姑極孝敬處妯娌和睦尤能勤儉起家紡績至夜方非禮未嘗妄費至於奉祭祀設賓客必覺心潔濟貧乏周宗族雖減口體之奉弗恤鄉之婦間稱賢者必以安人為儀範焉處士壽五十九卒於景泰三年三月十一日也安人壽六十六卒於天順二年二月十九日也生女某即慶妻男蒙亦克家孫男四朴楫樞樞女一志寧處士先十年

葬於塔山之原木石銘其墓者今安人將答兆合葬
蒙命其子捐來京請并銘之噫銘非予為而誰為
銘曰倚桐有姓曰王氏子姓繩一非一世肇厥慶源
自千四武承祖武來處士為唯孝友嗜仁善嬉二老
少含恩惠躬耕樂道不求仕賢哉安人大家女四德
三德咸所備一唱一和真沉儷有子曰蒙能繼志諸
孫繁三滿庭砌悠然歸去今已矣貴澤綿三庇後嗣
塔山之原雙玉壓孰銘其藏乃其婿

故耕樂處士姚公墓銘

於乎此吾兄耕樂處士之墓也處士姓姚名鶴字克
驥耕樂其別號始祖榮祿學賓夫啓世業祖諱伯華
累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考諱惟善贈給事中進贈

金華集卷九

二十九

禮部侍郎加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楊氏妣申
屠氏俱累贈夫人處士兄弟五人曰克信兄也曰克
恭曰克誠曰慶皆處士弟也女妹一人歸書林吳仲
文配孫氏生子男三長顯娶徐氏次達娶葉氏次瑛
娶詹氏女一適徐謙孫男五人處士身中貌偉性淳
敏曾謀懷開坦衷事父母極孝處兄弟極友愛與人
交開心見誠錢穀財帛不事積蓄有則樂與人共見
貧不祗存衣食一死不能除葬理之男不能婚女不
能嫁具資成就之事急扣門求解不問事輕重之唯
恐後喜設賓客或過門輒傾倒款曲累日不為厭善
維持門戶雖官府電難事至則釋然故官長大小鄉
黨遠近宗族內外咸得其歡心太夫人嘗語諸子曰

尔父在淺土十三年安于土陽然樂日夜
會地理人南昌縣廣雅至近千家周覽山水間得
地塞墓山之陰遂遷葬焉太夫人喜曰今而後吾死
瞑目矣太夫人就養京師殆三年處士念之來省視
則蓋棺矣哀痛不勝扶柩歸與先君人葬焉主慰死
安不愧子道矣晚年不樂置屢遷去縣東南四十里
曰小山塢卜築草堂率其子耕田力穡終歲僅免飢
寒然扣其中裕如也因自號曰耕樂生洪武己卯四
月初三日丑時卒成化二年四月二十日時享年
六十有八孫氏先處士十一年享年五十五有賢子
行子顯等十以次年 月 日合葬于山之原是
宜賜諸墓道以示將來乃為銘曰其性淳如其行

金華集卷九

三十

如超三弗拘渾二無隅允古君子也吁

故梅坡趙處士墓銘

處士姓趙諱傑字對英梅坡其別號也世家桐廬孝
泉鄉祖惟賢懷仁臨義實啓慶源考水和邑庠領
鄉書升大學性高遠不樂仕進遂謝去號桐江釣隱
壽幾九旬
詔賜冠帶以終妣鄧氏生處士聰明峻茂讀書頗知大義
居家以孝聞母疾哀痛過情事繼母如母父見其成
立也家事一委任焉處士克幹厥職脫故翁得以優
游桑榆享其壽考以有處士為之子也處士善生道
喜網人之急其門者無不應應之不過責其償人
樂趨焉然性尚氣不肯少屈人苟事或不順輒

官長親戚必與較曲直亦忌之成化丙戌奉

詔約衆二百五十石授七品散官未幾疾作是年七月二

十四日終于正寢距生永樂乙未六月十五日享年
五十有三配陳氏有婦德子三人男滋娶聞氏某未
娶女適兵部主事姚璧孫男一女二丁戌子年 月

日葬 鄉俞家塢大墓山之陽處士外直中夷人

忤之語言若不容轉頭則不復計投其分雖重賈
貨弗與算意或不如錙銖必較焉至於禮賢尚義憐
貧則非他人所及於乎亦鄉之巨擘也歟處士子子
婦翁常兩來京師視子於其沒也能忘情乎乃為銘
俾其子滋礪諸墓上銘曰趙氏淵源其來蓋遠支於
吾桐實繁以衍惟鈞隱翁弗啻淵源高啟若闕式昭

明詔褒嘉命官有秩銀幣烏紗光賁泉石壽百斯半豈曰

人尤歸也順寧天地悠悠

雙玉墓者鄉貢進士吳春宇時陽醫其妻姚氏淑卿
之墓也春負才氣昂然玉立對卿有賢德然秀心
故名雙玉云春為邑庠生淑卿隨父任吏部侍郎年
十六納春為壻夫婦相敬相愛未嘗疾言相詈我春
後合祀王微學春秋三傳于寓館每歸淑卿戒曰君
妙年當力學取功名何暇望婦人吃吃笑語耶春以
為然徑就館累經月不一歸頗得春秋奧旨作序

雙玉墓碣銘

有浙致仕牛赴浙江鄉試領薦明年會試禮部不幸
場屋火遂深淑卿聞訃踰地良久延呼天大哭曰
求死母謂曰汝既死獨不念汝父與我乎每哭幾絕
父曰我中年人不禁痛苦淑卿遂聲不哭凡首飾衣
服涉華麗者悉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屏
角自剪髮一帛收夫餘髮纏繞金石扣鈕復以銀錠
壓而束之藏篋底人固不知也其擗節之意有如金
石矣三載未嘗露齒事父母極孝謹父退朝歸必問
安否見顏色或不喜則蹙然不敢前良久慰問再三
故父雖有不樂亦為之釋然間母病憂形於色躬調
湯藥或因事被呵笑承之入惟垂泣凡母所欲為者
代為之為如意雖未入吳氏門拜公姑而孝敬之念

奉養事兄嫂盡禮教妹弟篤恩愛御僮奴有法女工

極精致自孀居足不出中門雖至親少識其面以父

故不復哭遂憂鬱成疾醫指瘳未幾復作况職方主
事龔公差浙江叔卿思一見甚切忽兀至且喜且泣
曰幾不相見越三日而卒成化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卒時距生正統乙丑十二月二十日辰時享年二十
有 春卒天順七年二月初九日距生正統辛酉十
二月十六日辰時享年二十有五春祖諱以仲祖母
謝氏父宗海母趙氏世家書林村鄉祖諱惟善累贈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母中第氏累贈夫人父慶江
禮部尚書提資政大夫母王以累封夫人世家邑下
鄉先是春葬于家塢之原淑卿卒之明年其母舅王

仲啓氏東京揚骸歸與春合窆焉乃為銘曰瑚璉之器美玉也一碎則沉淪矣春與淑卿人中之玉也一死則冥漠矣如天不奪其壽將來豈可量耶乎天乎吾為喝而銘諸墓俾後之人式焉庶乎不壽之壽也噫

墓表

改資德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王公墓表
嗣服之初軫念老臣致仕家食者 詔特進階一級於是資德大夫都察院致仕右都御史山陰王公獲進一品階居無何以疾卒正寢葬其邑直步山之原祖塋之次禮也明年事聞 上憫悼特遣官諭祭其子從奉南京吏部尚書鈔仕蕭山魏先生所為誌

文獻集卷九

六十三

銘請予表諸墓辭不獲公諱還字景陽別號慎庵宋魏國文正公十三世孫其居山陰則自貞齋庵思陵南渡始曾祖均珏元紹興路令史祖大本考振宗並贈正奉大夫正治卿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祖妣胡氏妣倪氏俱夫人皆以公貴故公自幼穎敏讀書一目數行俱下未成童詩對輒出奇句由邑庠領永樂甲午鄉薦登戊戌進士第為翰林庶吉士進元夕詩獲寶楮之賜授刑部主事卓有能譽陞員外郎兩受 勅誥之封並及其親用大臣薦擢河南按察司副使丁父憂服闋調山東隨調陝西專督糧儲有勞陞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綜理繁劇庶務克熙奉勅勸齋得米一百五十餘萬石歲用不虧奏立范文正公

于延安民禱雨輒應咸感公欲立碑紀其德公等止之丁母憂去任吏民請留 上遣官慰諸途奪情復任九載按湖應進朝論難其代仍俾守原職以慰陝民 賜誥命加贈三代同其官正統己巳胡馬飲蘆溝京師戒嚴 上收用老成人以護根本

時召公還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守 正陽門嚴飭備禦勇不敢近時遠近軍民驚散聚城下聚三待斃公啓西直門悉放入賴以存活者萬計尋 勅公安撫順天等府及鎮守天壽山陵築支城堡統軍勦賊遂奏罷被賊郡縣歲課物料民安之 勅公巡撫河南湖廣兼修築沙灣悉聽便宜行事定張魯山以妖言煽衆于陳州公發兵擒普山誅之事遂寢

文獻集卷九

六十四

奏脩河用工次第宜自黑洋山抵蕭縣每十里置驛專人提督脩治仍乞減免濟南兗州科差以甦民困陞都御史未幾陞右副都御史公奏開封等府米災其遠運糧單乞量派別州縣運納又奏順天山西山東等處復業流民宜令有司寬免糧差又奉勅考察河南湖廣鳳陽官員去留唯允又奉勅賑濟河南徐州飢民開封等府州縣災傷五十一處乞蠲該年夏稅之半凡所奏 上皆從之公慮黃河水勢漸及汴城築堤四十餘里捍其外城用不溺公年幾六十以災異上疏自劾乞罷歸里情懇甚 上慨然許之入陞爵蒙寵勞遂行已而河南官民交章乞留公已六矣既致仕杜門謝客優游終

泉十餘年而沒享年七十配馮氏累封夫人繼周氏
子男二長繼為郡庠生業舉子次純女三適童悅朱
琳吳實俱士人所著有慎菴集四十卷奏議二十卷
藏于家公為人剛直不苟容與居官孜孜所務遇事
敢為不徇於私不撓於權勢人敬畏之坐是亦為人
所忌上捐朝廷委任不疑而公亦能隨分自效確
不為所動故其所立事業赫然于時又能以禮自將
急流勇退非有所養能然哉夫古之君子以行道濟
時為賢以明哲保身為貴其出以仕也所以極體用
之學其退以休也所以全始終之義君子非故為是
拘二也隨之當然也然自三代以下士大夫知此道
者幾何人哉以公出處繫之庶幾無愧於此者乎是

文獻集卷九

八十五

用表諸墓道以示後之人

故刑科給事中鮑君衣冠墓表

正統十有四年夏北虜大舉入寇邊庭累失利

英宗皇帝震怒下親征之詔元戎啓行百職應從而刑科

掌科事給事中鮑君與焉君素以直言簡知于

上遂命督右掖軍紀戰功師還之土木遇賊陷沒迄今二

十有二年其子鳳以國子生授建寧府壽寧縣知縣

謁于請曰先人沒于王事鳳與母嘗奉衣冠葬于先

塋之次宰木已拱未有文刻諸墓道之石以表先人

潛德不孝之罪鳳不敢逃知先人者莫如執事敢以

為請于哀鳳之言而閱君之行未白義不可辭乃為

東門公諱輝字淑大溫之平陽人宋元豐石諫議能

之孫曹大父景大夫父德善皆不仕父起以君貴贈
刑科給事中母林氏封太孺人君幼莊重如老成人
父知其異遣游邑庠業書經登癸丑進士第拜工部
給事中丁外艱服闋改刑科君為人和內剛遇事
敢言言必達大體有益於國於民正統己未夏京師
水浸淫為患君言疏導之方患遂息又言有司抑壓
商鹽歛怨于上州縣官考滿實緣保留為奸宜禁
之又曰朝 觀官惡者既黜善者不可不旌其一
二為勸 上皆雅納焉延綏列校訐奏參贊都
史不法君往察其誣狀白于朝抵其罪陝西山東
隸保定諸郡民飢流徙君請分 命大臣賑賑
仍寬其徭賦以安未徙之民遣將多役占軍士侵種

文獻集卷九

八十六

屯田廢戍守以虧邊儲君請釐正其弊又謂承平日
久天下兵衛多縱弛宜重之憲臣嚴簡閱之法以示
安不忘危之意又謂无刺使臣入貢勿令得易為爭
按撫以歸資其利皆見施行君博學能文喜吟咏性
介特擇人以交必以道誼士林推重焉嗟夫仕莫
先於行道道莫先於得言言莫先於濟時時苟有濟
則言用道行其生也不為徒生其死也則亦不為之
徒死生與道俱死與道合吾於鮑君蓋庶幾乎或者
惜公之才不及大用以死是未知君者也世固有
爵高壽而派派於草木同朽腐視君所得何如哉
常與君同 侍近知君之深者也君之善不啻是
服其大者表諸衣冠之墓云

故處士徐君墓表

人有名位不著於當時勲德不及於國史其沒也不
能有所表識而世或有稱焉何也蓋必於其子
焉是以孝子之於親唯恐其名之不亟有稱也宜其
封土未乾而表石已拱奈何遲三若緩而弗為哉不
有以顯之孰從而信之不有以揚之孰從而傳之此
歐陽文忠公所謂有待者也進士徐鑑一日拜于泣
且言曰孤不肖先人沒十有五年于茲未克表其墓
每視墓草之易惕然自傷徒隱忍不敢輒有言焉良
以不肖孤學未成名未遂而不足乎顯揚故耳今忝
竊科第荷上恩俾歸修其榮於桑梓幸莫大也
唯是先人之墓石復稽所樹立是死先人也將得為

全敬齋集卷九

六十一

人耶先生聞孤有素收以為請予聞而嘆曰意鑑蓋
有待者乎宜不拂所請按狀君姓徐諱禮字士恭別
號敬齋系出偃王後家世衡之龍游有諱宣者遷漳
安蜀阜遂為淳安人祖諱恭宗顯皆懷德弗耀若資
沉敏離襁褓已與凡兒異至弱冠執父母喪如禮歲
時祭祀必極哀慕情治家嚴而有法閭庭之間斬如
也至於待人則和氣藹然略不生岸谷家雖饒以勤
儉自勵遇人貧乏雖傾囊賑之無吝色為百夫長
小民困於征科為代輸於官或有加以非禮置弗
較以故鄉人德之稱為長者焉君性嗜書通大義
惑異端之說教子必擇嚴師親課至夜如鑑後
遣入邑庠諄諄訓以忠孝晚履歷官闕別墅構

沁環花木時與賓友摘荷馬市買舟下錢塘覽西湖

風景留連經旬而返直統丙寅復携研知往疾暴作
而卒乃十月一日也其生沒歲已已七月十三日享
年五十有八配王氏為小處士某之孫女有婦德子
五人鑑中庚辰工一歲擢進士孫男某女某二年月
日歸葬於輿嶺之原某夫生有德則死有表表者表
其德也世之同年頌德之士宜不少而卒罕聞焉三
尺之塋寂莫於頤烟敗草間可哀也已求其故豈非
嗣後有聞也耶今已德高於而而其子克承厥志讀書
取進士名位始顯二顯其日

春季寒贈九原生揮且將高鵬鍾龜假當代大手筆以昭

不朽豈止如斯而已哉於乎君可謂有子也試表其

畧以俟

卷九

六十八

沈文敬公遺集卷之九



奏議

禮部為陵廟事於禮科抄出到部仰批

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

英宗皇帝正位中宮及

皇上嗣居宸極尊為

懿皇太后蓋

先帝全夫婦大倫

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

數十年則壽終之後所宜奉

神主附于

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理亦

文獻公遺集卷之十

先帝與

皇上全大倫深恩之初心也今聞

聖命欲別卜葬地臣實切疑懼竊謂

皇上所以若是者必以

今皇太后千秋萬年之後當與

先帝同尊于陵廟似嫌二后並配非本朝之制然有

二太后方自今始則陵廟之制亦當自今日考諸古協諸

義以行之臣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附陵廟者未易悉數

只如漢文帝尊其生母薄太后然於其嫡母呂太后雖

罪於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改易此文帝

所以號為孝文高祖漢諸帝上也又如宋仁宗追尊其

先帝為孝文高祖漢諸帝上也又如宋仁宗追尊其

賢者高祖諸帝之上也

皇上於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又帝仁

宗無以加矣若

陵廟之附稍有未合則致貽後議有損前議况千秋萬年

之後

今皇太后與

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廟不相妨礙且自是以

一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無異議執諸史冊增

我

皇明之輝增我

皇上孝德之名此臣所深願也

文獻公遺集卷之十

伏望

皇上體

先帝之心稽前代之制重念先帝之大以臣所言下于禮部會

同皇親公侯駙馬伯文武群臣公同會議求其至當務令

天理允愜人心則國家幸甚天下幸甚等因具題成化四

年六月二十八日本部尚書姚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是著禮部便會多官同翰林院選計議當東說欽此

遵會同皇親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等衙門議同大

寺六科十二道及同翰林院等衙門議同大

昌侯孫繼宗太子少保吏部尚書等奉

行慈懿皇太后作配

十餘年誠孝一心夷險一德孚于中外寔無間言是以
先帝養禮始終有加無替
皇上嗣統既隆於所事而有 慈懿之徽稱復推崇
於親而上
皇太后仁厚雍和之德而於
先皇帝在天之靈慰悅歆享降福無窮矣臣民幸甚萬世
幸甚萬一合葬祔廟之制少有疑沮不合禮典關繫
非小在 廷百辟將有言之天下之人將有言之
宗室親藩將有言之萬世之下亦將有言之豈能保其將
來終無據禮改而從正者乎如此則
皇上之聖德有所累而於
皇太后之盛德亦有所損使臣等緘默不言依阿順承而
致於此萬死莫及也緣節奉
欽依著禮部會同多官計議停當來說事理未敢擅便會
本謹題請
旨
禮部為陵廟事該本部會同皇親公侯駙馬伯五府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錦衣衛六科十三道官
謹遵
聖諭議得
大行慈懿皇太后理宜合葬祔廟緣由會本具題奉
聖旨卿等所言固是正理但
聖母在上事有室礙朕屢行請命不蒙俞允又令內臣往
返數次懇請堅意不許朕平日孝養兩宮如一若因此
違忤致有他虞豈得為孝今當於

朝廷伏乞慨然
允納則既足以副
皇上大孝之誠亦足以昭
皇太后仁厚雍和之德而於
先皇帝在天之靈慰悅歆享降福無窮矣臣民幸甚萬世
幸甚萬一合葬祔廟之制少有疑沮不合禮典關繫
非小在 廷百辟將有言之天下之人將有言之
宗室親藩將有言之萬世之下亦將有言之豈能保其將
來終無據禮改而從正者乎如此則
皇上之聖德有所累而於
皇太后之盛德亦有所損使臣等緘默不言依阿順承而
致於此萬死莫及也緣節奉
欽依著禮部會同多官計議停當來說事理未敢擅便會
本謹題請
旨
禮部為陵廟事該本部會同皇親公侯駙馬伯五府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錦衣衛六科十三道官
謹遵
聖諭議得
大行慈懿皇太后理宜合葬祔廟緣由會本具題奉
聖旨卿等所言固是正理但
聖母在上事有室礙朕屢行請命不蒙俞允又令內臣往
返數次懇請堅意不許朕平日孝養兩宮如一若因此
違忤致有他虞豈得為孝今當於

朕意欲以此欽遵臣等有以仰窺

聖志既竭忠誠以致送終之孝又加委曲以承

母后之命克盡孝弟之君不是過也臣等今復會同各官

議得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謹守

祖宗之成法而已矣我國家

祖宗成法盡善盡美父子夫婦各有倫序三綱五常純無

不備是以百年以來海宇奠安華夷一統國無異政家無殊俗良由此耳今者合葬附廟之禮

全敬集卷十

五

祖宗之成法也而

皇上重以

母后之命而或置疑其間尚有未盡臣等以為

祖宗成法天下臣民不敢違也而

先皇帝與母后繫屬

祖宗之後尤不敢違

先皇帝與母后不敢違也而

皇上為

先皇帝與母后之子為

祖宗列聖繼世承祧之子孫尤不敢違今日之禮合宜固

先皇帝之心是母后之德

皇上之孝無間然矣今日之禮情不合宜非

先皇帝之心是母后之德未盡

皇上之孝未至獨獨安乎母后者

先皇帝之所在

先皇帝者

祖宗之所在母后與

先皇帝者即所以盡心於

先皇帝者即所以盡心於

祖宗也

皇上之所以盡心於

祖宗者是即所以致孝於

先皇帝也即所以致孝於

祖宗不賢名

全敬集卷十

皇上之孝孰大焉使母后於

祖宗有他議

皇上之孝未至孰甚焉如以為

母后居禁闈未及此則口起敬起孝曰父有爭子曰

號隨之在

皇上處之而已如以為

母后有言堅持不從則曰尊無二上曰嚴親以六義在

皇上處之而已大抵

母后之命固當重而

祖宗之命尤當重母后之命固未可違而

祖宗成法尤不可違在

皇上念之適之而已臣等凡屬俱叨任使俱有身家

不足恤誠以

皇上有

祖宗之天下當謹守

祖宗成法而已矣臣九庸不稱分甘求退則可若曰誠默

不言依阿承順以負

皇上大恩則所不敢所據前項大禮臣等披瀝再言伏乞

聖明鑒納斷而行之臣等無任戰慄俯伏候

命之至會本謹題請

旨

禮部為陵廟事昨者該大學士等官彭時等奏稱

大行慈懿皇太后崩逝所宜奉安

梓宮于

裕陵

神主于

聖旨命禮部會多官計議停當來臣等欽遵會同皇親

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

院錦衣衛六科十三道等衙門議得今

大行慈懿皇太后梓宮宜葬

先帝之左

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宜居

先帝之右允合天下後世至公之義臣等謹奏未賜

允納者臣竊以為

人上治世所以固結天下人心者唯在於禮義而已禮義

者人心本然之天禮義止則人心離人心離則國非

國天下可得而治乎且

可不慎也

大行慈懿皇太后自冊立為皇后正位六宮奉事

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未嘗有廢命則婦道全矣

皇上嗣位尊為 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

皇太后並尊同養未嘗有過舉則母道全矣今其崩逝出

於考終發遣詔于天下

陛下為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臨舉大喪一依

孝恭章皇后禮制行事未嘗有缺典則

陛下之子道全矣使在

先帝時有廢命則婦道虧

皇上必不肯加慈懿之徽稱使居

慈極時有過舉則母道虧

皇上必不肯舉今日之大禮今也婦道全矣前母道全於

後則

慈懿皇太后可謂盛德矣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則

皇上可謂至孝矣母有盛德則於合葬之禮不可廢

子有至孝則於合葬之禮不可廢臣等謹奏未賜

之天古今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論既無毫髮之差

亦無纖芥之感今一旦無故欲以

梓宮不於 裕陵合葬 神主不於

太廟附享人心既駭且疑

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懇固已洞燭禮義所在累召詢問

以為臣等所言乃是正禮臣迫於

太后之命未賜 九斷而來者屢屢不絕

皇上欲順承

母后之命則於義有未安欲從衆人之言則於恩有未忍

展轉宵旰似難裁處 聞昔桃應問舜為天子皋陶

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以天

子之父殺一人宜若可容而士必執之者何人不以

恩掩義也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

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

何也是以義成恩也恭惟

皇太后

陛下聰明仁慈之德聞于天下自

皇上即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女中堯舜不

是過也今特偶於

慈懿一事見有未盡以理開

論易為轉移耳

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戒勸至於再三

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兩盡也萬一有不能

從則當斷之以義而從天下之公

皇太后脫或有怒而

陛下仁孝誠敬和顏悅色益加其至而不敢替馬則於恩

義亦不兩失矣或者曰

皇上乃

皇太后所出豈可薄於此而厚於彼乎夫

慈懿與

皇太后他日並合於

裕陵並享於

太廟無輕重之間無小大之分也無損於此也無益於彼

也設使 慈懿先入

裕陵而

皇太后他日失所尊

慈懿先入

太廟而

皇太后他日不得與則有輕重之間也則小大之分也

則有損于

皇太后而益於

慈懿也今則不然

慈懿今日葬于左

皇太后萬年之後葬于右

慈懿今日附于廟

皇太后萬年之後亦附于廟同尊並列無分毫低昂高

于其間而謂薄于川而厚于彼可乎或者曰

慈懿無子宜與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讓在

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

孝恭皇后矣

慈懿在當時未嘗遜處他宮未嘗別立一皇后豈得謂之

同乎況

宣宗晚年近復恭讓徽徽懷恨莫及自笑曰此朕幼年事

蓋可知矣又況

皇上繼統承緒即同其子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揆

情度理合葬則是不合葬則非附廟則是不附廟則

非是非之間有至公之論至公實出於禮義之天非

勉强也一人之心如此千萬人之心亦如此天下人

之心亦如此萬世之心亦無不如此人心同此理

義則同此而慕同此而慕則同此愛戴勢力加之不能奪刑威迫之不能從惟禮義統而屬之表而率之何啻膠漆之堅也何啻金石之固也一或失此則人心解散如堤潰水決而不可收拾矣夫天命之歸人心是視人心一去天命不能獨留勿謂此一事未必遽失天命也天命人心之去留毫忽之間而已矣昔漢高祖為義帝發喪而得天下項羽戕義帝而失天下皆由一事所召可不畏哉伏望

皇上以臣等所言反覆開諭

皇太后快從眾議而不惑于他言則

皇上全大孝之名

母后全賢明之德

文獻集卷十

英皇欲享于上群臣慰悅于下人心歸附愛戴莫不尊謂

有光 宗社有光

天地而萬福攸降臣等不勝幸甚

禮部為尊謚事欽蒙

勅諭臣等會同文武群臣議上

大行皇帝尊謚臣等伏惟

大行皇帝德性聰明天資英武震在幼冲之歲夙承紹統

之華覆育法乎乾坤群生咸遂光華揚乎日月華照

無遺隆孝養而得

聖母之勸心濟愛誠而全宗親之和氣政修鉅細惟成憲之是尊德懋始終以大綱之益正用人必詢於衆祀

利務致其嚴細行而克勤於萬機而獨斷文命敷于華夏信由協中而致和武功服乎外夷罔不革心而效死在位二十有三年培邦基之華固衍國祚於靈長方之古昔繼體守成之君未有盛於

大行皇帝者也不幸奄茲遐棄慟切臣民必有美稱永昭功德臣等謹撰 聖明之蹟用陳群議之公

大行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

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

廟號英宗臣等拜首稽首謹議

禮部為尊謚事天順八年二月初三日呈進

大行皇帝尊謚文所有合行禮儀議開坐謹題奉

文獻集卷十

聖上是欽此

前一日鴻臚寺官於西角門設謚議文案是日早

上具緩服御西角門捧謚議官立於階之東文武官員

素服詣丹墀贊行四拜禮興禮部奏進

尊謚序班二員引班首稍進前捧謚議官以文授班首班

首受謚議文由中道進將至

御前序班齋進

尊謚議文上起身行至謚議文案之北班首進謚議文置於案前跪

百官皆跪

上看畢召翰林院官至前跪

上以謚議文授翰林院官命撰謚冊翰林院官受謚議文

持從中道出

上復坐贊俯伏興班首與百官俯伏興班首復位再行四拜禮畢序班徹案

上還

禮部為專議事該欽天監擇天順八年二月十二日吉恭上

大行皇帝尊謚冊寶所有合行禮儀議擬開坐謹題奉聖旨是欽此

前三日太常寺官奏致齋仍奏請遣官祭告

天地宗廟社稷至日行祭告禮用祝文香幣果酒脯醢如常儀是日早告祭

孝恭章皇后忌前

文獻公集卷十

卷十

大行皇帝几前陳設祭品如常儀設冊案寶案于

大行皇帝几筵前左右前一日內侍官置冊與寶與香亭

于奉天門捧冊寶各置與中是日

上縗服御奉天門內侍官與外導駕官導

上隨冊寶與後降階升輅外導駕官退百官素服於

金水橋南階北向立俟冊寶與將至百官皆跪冊寶與

過畢興皆隨至思善門外北向立內導引官導

上至乾清門外降輅冊寶與由中門進至几筵殿前丹

陛上導引官導

上由左門入至丹墀內贊官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導引官

導

上至丹陛上拜位捧冊寶官於寶冊與內捧冊寶由殿

門入至几筵前左右北向立內贊贊四拜禮畢三拜在外鴻臚寺官傳唱百官皆四拜導引官導

上由殿左門入至

皇考神御前奏跪前贊百官皆跪奏進冊奉冊官以冊跪進于

上左

上受冊獻畢以冊授捧冊官置于冊案奏進寶進冊官跪

上左

上受寶獻畢以寶授捧寶官置于寶案奏宣冊宣冊官詣

案取冊跪于

上左

上宣訖奏宣寶宣寶官詣案取寶跪于

上左

上宣訖奏俯伏興平身傳贊百官同奏復位導引官導

上由殿左門出至拜位奏四拜傳贊百官同導引官導

上至几筵前奏初獻禮奏跪傳贊百官皆跪奏獻帛獻酒

贊讀祝讀畢奏亞獻禮奏跪傳贊百官皆跪奏獻帛獻酒

俯伏興平身傳贊百官俯伏興平身奏復位導引官

上由殿左門出至拜位贊四拜傳贊百官同祭畢導引官

上由左門入至神御前以冊寶授內侍官捧入內導引官

上左

上入內安冊寶行中頭禮導引官導

上由左門出至丹墀內贊官傳贊禮畢

上左

等詣詔至日早百官各具素服烏紗帽黑角帶於

端門外伺候大臣於午門導引

上御華蓋殿具黑翼冠服素服黑犀帶執事官先行五

拜三叩頭禮鴻臚寺官奏

請升殿導駕官導

即奉天殿鳴鞭訖序班設

翰林院官捧詔於左鳴贊唱

翰林院官以詔授禮部官置于案序班舉案由

奉天門殿左門出錦衣衛用傘蓋捧至端門百官入

班贊禮唱四拜平身稱有

制贊跪聞讀訖再行四拜禮鴻臚寺官傳奏禮畢

上還勅禮部欽下天壽山之右營建

皇考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

帝山陵祇薦陵號曰

裕陵如勅奉行

禮部為尊諡事欽奉

制諭命臣等會集群臣議上

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臣聞天生聖君以主天下必有聖

后博化源於六宮君得聖后以成治功必有鴻名垂

光華於萬世前具載今古攸同伏惟

大行慈懿皇太后幽閒靜穆端一誠莊德行之美本於性

成禮度之純匪由姆教是以誕受

帝社作配

英皇六禮行而名正言順二儀合而理得心和克敬克誠

躬相祀于

廟惟仁惟孝兼致養于

兩宮惟其有關係之風故振振兮成爛烈之化惟其有

木之行故蟄蟄然致茲斯之祥懿範柔儀中孚外達

此所以致

英皇極待遇之隆靡終始之間迨乎

皇上嗣統母儀益彰首致擁立之誠繼勸保佑之力仰外

戚未嘗私之以高爵熙內治心欲躋世于太平德教

溢於宮闈惠澤徧於寰宇仰稽前代若帝學之姜嫄

周文之大如漢之明德宋之章獻固可匹休儼美於

千萬年無窮也是以升遐之日臣民哀慟遐邇同情

非微稱何以昭德臣等謹采輿論恭稽禮文有天錫

之曰

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臣等拜手稽首謹

議

禮部為申明禮儀事中書舍人李應禎題臣聞宴享

會同國家大禮班制儀式不可不肅蓋位序尊嚴則

觀望隆也

朝廷典憲莫大於斯伏見

祖宗有天下以來典章法度粲然具為有司者惟當恪

守奉行不宜輕有改易週年慶成大宴侍坐官員班

序不常除上殿侍宴官員外如尚寶司與六科均早

近侍官然卿少卿五品都左右給事中七品自

集 34-568

都給事中坐於尚寶司總下上禮部將都給事中序於其上風憲官例應在近侍官下今却御史序於給事中下却又在中書舍人之上中書舍人與給事中同是近侍官同從七品以品級言則正七品御史似不應居給事中之下若論近侍給事中當在御史之上而中書舍人亦當在其上今序御史於給事中中書舍人之間其說不通

舊制中書舍人序列給事中之前今既陞都左右給事中坐中左門而給事中又得居中書舍人之上則是給事中為偏重若將中書舍人仍舊列給事中之前則各得所伸於禮意為得其五品陪祀官班次亦未合禮蓋照品級五品官列丹墀東西第一班可也若

文獻集卷十

八十七

照中左門經筵侍官在五品堂上官之前則在近侍官之後亦可也翰林院等官位次俱近丹墀而五品官雖列首班却縮退南文餘殊覺參差不倫有失觀望此亦該部無定見遷就人情如此已上宴序皆當詳定等先以中書舍人位次不合在給事中御史之下已於成化四年正月初七日具題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該部正合備聞

祖宗以來事例請
序坐行之年久節奉

聖旨宴序只照正統年間事例行欽此續該本部奏稱正統年間事例已經年遠並無文卷可查止有近年

帖見存惟復照依近年給事中御史中書舍人序坐

奉
是欽此切詳前項官員宴序該部既云行之年久及

聖旨只照正統年間事例行輒復執稱正統年間事例無查正有近年圖帖不惟前後自相抵牾抑可見今日宴序不合舊規恐彰情弊曲為掩護然而欺侮

朝廷亦已甚矣夫遘豆之事則有司有本部職掌何事正統到今幾年遽稱事例無查且近年宴序告示本

部張掛於長安門外者翰林院給事中中書舍人及鴻臚寺太醫院方是風憲官陪祀官並無御史坐於中書舍人之上之文本部止見御史等係是言官

屈法奉承故抑中書舍人坐於其下夫中書舍人位列近臣職司

帝命比之給事中等似亦不輕如以臣等不才冒忝此職他日請

勅吏部沙汰或言官舉劾並無不可却又不當以人逐逐其官臣愚伏望

聖明勅令該部查照洪武永樂以來事例及會同翰林院

祖宗時更定職官文字將前項各官宴序從公議擬明白

開坐請
肯定奪庶幾賈賤有章儀式不紊上遵

朝廷之典禮下聳中外之觀瞻等因具奏成化五年

藏排陷舞文弄法爭私逞忿視憲典為虛文廢禮法而不顧故違節次奏奉

聖旨紊亂成規侮玩朝綱正係懷忿積怨爭論紊亂人數合照本部奏

准事例將本官拏送法司究問處治以為將來之戒緣係

京官及奉

欽依禮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既已二次奏定次序他如何又來打攪本當拏問且饒這遺欽此

禮部為冊立大禮事天順八年九月初陸日節諒奉

勅皇后吳氏退居別宮閑住欽此欽遵外臣等切惟

文獻集卷十

廿一

皇后上配

聖躬所以共承

宗廟祭祀表正六宮母儀天下繫國家根本之重其位

誠不可以久虛伏望

皇上遵依

先帝遺命冊立賢淑正位中宮以慰天下

臣民之望臣等不勝懇切之至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禮部為冊立大禮事等昨者以

皇后上配

生躬共承宗祀表正六宮母儀天下繫

國家根本之重其位不可久虛伏望

皇上遵依

先帝遺命冊立賢淑正位中宮具奏奉

聖旨恁每說的是且從緩欽此欽遵有以見

皇上謙沖之德夫豈即九月等切惟天必有地為之配陽

必有陰為之對人必有皇后為配對者蓋順天

地陰陽之道也

先帝拳拳之命可久遠伏望

皇上體先帝之心順天地陰陽之義俯從臣等所

請早命所司擇吉冊立中宮以慰天下之望臣

等不勝犬馬之誠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文獻集卷十

廿二

禮部為冊立大禮事等昨者以中宮之位不可久

虛已嘗二次奏

請冊立賢淑正位中宮以慰臣民之望節諒奉

聖旨朕不幸遭此變故不欲遽行還從緩欽此欽遵臣等

切惟自古聖人處人道之變若湯武之於君臣周公

之於兄弟第一皆斷以大義而不泥於私恩蓋出於不

得已也他如漢光武宋仁宗號稱一代英明仁厚之

主亦不免廢后更立率由此義今

陛下遭異常之事豈得已哉尚賴

陛下至剛至明辨之於早斷之以義誠

杜之靈國家之福也然義有所必斷禮有所必行夫

婦之禮人道大經風化之原自天子始按禮天子正

六官以聽天下之外治皇后正六宮以聽天下之內治君后合德萬化乃成故上以事上帝奉宗廟下以親九族正萬邦人倫之故始王化之攸基端在於此夫豈細故而可少緩乎伏望

皇上鑒古聖賢處變之道邊

九帝遺命之重俯從日等所

請早建賢謝共圖治理得見乾坤定而陰陽和萬物育而

禎祥應天下萬世太平之基實由此肇臣等犬馬之

情不勝奉之激切之至伏乞

聖明採納幸甚謹具奏

附伏候

初旨

禮部為禮儀事天順八年正月二十日敬奉

皇太子令諭禮部

人行皇帝上賓遺命眇躬俾承大統願在衣衾奚忍違奉

而宗親文武群臣軍民耆老人等奉表勸進至於再三

允惟宗社生民之托至重不敢終拒爾禮部擇日祗令

人保會昌侯孫繼宗等告天地廣寧侯劉安告宗廟懷

寧侯孫鏗告社稷子即皇帝位其具儀以聞故諭敬

敬遵今將擇到吉日并合行禮儀開坐謹啓請

旨

一欽天監謹擇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辰時大吉

一先期司設監等衙門於華蓋殿裏陳設御座於中

仍於奉天殿設寶座於一日欽天監設定時鼓

一是日早遣官祗告天地宗廟社稷

一是日早設酒果具孝服親詣

孝恭章皇后八筵前

大行皇帝八筵前祗告受命畢即於奉天殿前設香案酒

果等物具袞冕服行告天地禮之後就赴奉先殿謁

告

祖宗并仍具袞冕詣

孝恭章皇后八筵前

大行皇帝八筵前俱行五拜三叩頭禮畢詣

母后及妃前行五拜三叩頭禮至期詣

奉天殿即位

一前期尚寶司設寶案於奉天殿鴻臚寺設表案

於丹陛上教坊司陳設中和韶樂懸而不作

一是日早鳴鐘鼓錦衣衛設鹵簿大駕

上服袞冕御華蓋殿文武官員各具朝服入丹墀內俟候

鴻臚寺引執事官進至華蓋殿將行禮之時即傳

旨百官免賀只行五拜三叩頭禮傳畢方引執事官就次

行禮贊各供事贊

請升殿由中門出升寶座錦衣衛鳴鞭鴻臚寺贊五拜三

叩頭禮訖百官出至端門外俟候鴻臚寺

請頒詔翰林院官捧詔授禮部官由奉天門

左門出錦衣衛先設雲蓋於午門前候捧

置雲蓋中導至端門開讀行禮如常儀禮畢禮部

官捧表送司禮監交收

禮部為慶祥禮儀事近者欽奉

聖旨成化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賢妃栢氏誕生皇子禮部

知道欽此欽遵除補本禮奏及行宗人府附寫玉牒外

等不勝忻躍慶幸之至謹按春秋子同始生即書

于策重國嗣也恭惟

陛下即位六年于茲天下臣民宗藩親王仰期

聖嗣景仰鴻休非一日矣今皇子誕生實由

陛下至仁盛德格于上下動于幽明故三靈薦祉九廟儲

祥社稷蒼生永有依屬國家根本端在于此宜有

詔書敷告天下用慰人心之望以昭嗣慶之隆緣係慶祥

禮儀及奉

欽依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大赦集卷一

廿五

旨

禮部為弭災修德事切見今年春抵夏天氣其慘風

聲叫怒揚塵捲砂陰霾四翳日色無光近一二日水

黃霧蔽天晝夜不見星日況今四月中旬雷不發聲

考之洪範庶徵恒寒恒風急迫蒙昧之徵也月令季

春行冬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傳記文又

謂大風黃霧白日沉沉政化未明之象又云雷於天

地為最子主發生出則興利人君之病也當發不發

則號令失常所致天道如川駢之人事必有兩因近

者建州殘賊要結朵顏海而窺覲邊境北虜卯里孩

藏形迹迹謀未可測兩廣地方瘡痍日甚荆襄流民

靡散日多加以湖廣江西去歲荒旱無收浙江蘇州

近日強賊流劫四川雖嘗告捷郡縣賊徒蠢起大軍

尚未班師四方事勢無時寧帖百姓供給日見勞億

倘積久不為之計患將不啻如目前者人事如此天

其或者仁愛

皇上因以警動之手恭惟

皇上受

祖宗付托之重光膺寶祚敬天卹民任賢黜治無濫刑濫

獄之條有聽言納諫之美純仁至德人慶神懷天休

滋至式克迓承凡五年于茲顧惟等俱以庸材叨

居重任曾之片言隻書啓沃聖心輔成至治用致人

事乖而天道異罪重丘山不容逃遁雖

皇上大德不即加誅而臣自揣實切愧赧日夜憂惶罔知

一上陳伏惟

故措是用併從同心懇誠瀝血撫取國計之急切者

一二上陳伏惟

皇上春秋鼎盛之日正嗣續繁衍之時奈何震位尚虛切

繫人望天與祖宗之意固自有待然臣區一愛

戀之私有不能已前代逆事不敢援引竊見

英宗睿皇帝臨祚以來克遵祖訓以御家邦而

慈懿皇太后貴妃宸妃以下皆有關係之德懿斯

之美所以子孫衆多本支隆茂伏乞

皇上修身養德感天格祖思國本之為不輕思

宗社之為至重思

聖體之當慎惜思聖愛之當均溥特見六官奉職則

百斯男

八廟降祥木支百川實為天下大幸然此事自

陛下心上用力引求神奉佛所能致也若西山端院勢
氏傷財宜在停罷阿叱哩之流惑世誣民宜在斥回
其餘府庫金銀綵段俱是民間膏髓不宜浪自費損
內局諸作匠役未為重大勲勞不宜濫與官爵此皆
足以感傷和氣而召災異者也先儒真德秀有言人
主脩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亦得其所以言誠
為至論伏乞

皇上奮發乾斷痛自省改仍乞每日視朝之後依

祖宗及

英宗皇帝初年未足疾時故事

駕請 文華殿留心

講廷裁決政事開誠心布公道以來善言親君子遠

小人以圖治化凡一服食之所一言動之間悉依

祖宗舊規如此而天竟有不回災禍有不除臣甘當萬死

不辭臣等區區忠誠所激不避忌諱伏望

聖明鑒察臣等不勝幸甚具本謹題請

旨

禮部為陳言事國子監助教李伸奏廢叙大臣之子
帶礪山河而與功臣盟誓金書鐵券而在太平舉行
盛典也考諸往昔大臣子孫則皆襲蔭欽惟

聖朝稽古致治武臣之後不分大小俱得承襲其職矣然

獨文臣之大官者

朝廷惟思有不一焉或有廢其子孫者有不廢其子孫

者臣愚以為大臣者計其自小官而至卿相積累之

勤則非一日或二三十年者有之或四五十年者有
之豈無所建功立業而輔世安民耶一旦致仕歸老
子孫率為編氓亦可憐也節該欽奉天順八年三月
初二日

書內一款文武官員以禮致仕五品以上者進階一級
若有廉貧不能自存眾所共知者有司每歲給與食
米五石以資養贍欽此有以見

陛下之心即古帝王崇德報功之心也然獨未奉廢叙之
典如蒙

准言乞

初該部查理諸司職掌廢叙條款斟酌前代用廢典章以

文華殿奏

奏

廢大臣子孫自永樂宣德正統天順年間之大臣

有過降調而致仕還家以禮去官者子孫皆得錄

自今伊始該襲蔭之子孫先送國子監讀書學道

其父祖歸老鄉閭或永終祿位然後依例補廕若

大臣數多豈宜通廢叙以在京三品以上官之子孫

送監讀書以待任用亦襲蔭之意也夫如是

朝廷崇德報功之典盡矣具本成化三年二月十二日

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查得諸司職掌內一欽

凡職官子孫廢叙正一品子正五品叙從一品子從

五品叙正二品子正六品叙從二品子從六品叙正

三品子正七品叙從三品子從七品叙及查得宋

宣德正統年間一品二品官子孫中間亦有廢職入監
品以上官者其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奏願入監
讀書有禁

恩送監者有本部覆奏送監者近年以來為因奏願入
監者多俱奏不准間有准送監者出自

特恩今助教李仲奏要查理諸司職掌廢叙條款斟酌前
代用廢典章以廢大臣子孫白永樂宣德正統天順
年間之大臣致仕還家以禮去官者子孫皆得錄用
自今該廢子孫先送國子監讀書依例補廢若以大
臣數多乞以在京三品以上官子孫送監讀書一節
看得諸司職掌所載廢叙之典即成周仕者世祿之
意送監讀書之例即古者公卿大夫適子皆入大學

而教之之法也

聖朝優禮臣下之盛典也本官所言誠為有理緣近年廢
叙入監事例不一條干恩典取自

上裁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這廢叙的事係部裏選同吏部會多官查舊制及
近年事例斟酌停當來說欽此欽遵會同五府六部都

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等衙門太保會

昌侯孫繼宗等查得諸司職掌內一款凡職官子孫

廢叙正一品子正五品叙從一品子從五品叙正二

品子正六品叙從二品子從六品叙正三品子正七

品叙從三品子從七品叙正四品子正八品叙從四

品子從八品叙正五品子正九品叙從五品子從九

品叙正六品子於未入流品相應上等職事內敘從
六品母於未入流品中等職事內叙正七品子於未

入流品下等職事內叙及查得承襲洪熙宣德正統天

順年間太子少師姚廣孝姪姚繼授中書舍人翰林

院學士胡廣男胡禮尚書金忠男金達俱授檢討尚

書陳洽男陳樞太子太保呂震男呂能侍御儀智男

儀銘陳綬男陳瑞俱授給事中少保吳中男吳欽尚

書郭資男郭佑李友直男李昉俱授主事侍御郭基

男郭學授典簿賀寅男賀宏授司賓少卿蔡義男蔡

英楊士奇男楊植楊榮男楊恭少傅夏原吉男夏瑄

少保楊溥孫男楊壽俱授尚寶司司丞尚書金德男

金良輔授都察院照磨胡濬男胡長寧授錦衣衛所

之教令其未下

鎮撫其前項官員子孫雖例應廢叙臨時俱出

特恩等緣得自昔祿雖延世而爵以待賢理不可泥惟

敘廢之法通乎古今遠乎上下義不可廢合無照永

樂洪熙宣德正統年間以來事例今後存京三品以

上官員子孫聽令一人送國子監讀書俾知書大義

可以致用俟監生事例挨次出身吏部量材授職中

間有志科目者聽於科目出身若大臣果有勲勞於

國如前項官員出自

特恩錄用其子孫者不在此限緣節該奉

欽依會奏附傳備案說事即未敢擅便具題奉

旨是欽此

禮部為陳情乞恩憐憫事已故于謙男于冕奏

任府軍前衛中左千戶所副千戶父于謙升任少

保燕兵部尚書天順元年被讎人石亨等挾私誣害

處死發口外充軍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欽蒙

赦宥放免為民幸遇

皇上維新之政聽臣民洗雪冤枉緣臣父歷事

列聖四十餘年以効勤勞俱有案卷可查及正統十四年

多事之秋臣父親督大軍奮身出戰守護京師敵退

強虜保安國家之功人所共知止因平日潔已奉

公不片受屬實法取怨石亨等被其乘機設計誣害

處死至今天下之人莫不稱冤近該同被誣害人已

故范廣妻宿氏陳訴冤枉伊男范昇先該放免為民

今又准葉指揮僉事此皆

皇上日月之明天下至公之論也臣與范昇父子事同

體累次具本乞

恩未蒙定奪性者蒙

皇上瞻鴻之恩房屋田地入官者給還住種緣臣家下貧

無尺寸田地以給衣食原籍止有祖屋數間至今被

人占住戶內別無親屬孤苦貧難無所依倚父子死

生含冤負屈伏望

聖恩憐憫念臣父歷事

列聖微勞及正統十四年保安

國家之功乞

後部從公議擬量與恩典祭祀以諭臣父之冤仍

乞憫臣孤苦量加優恤使臣得延喘息以奉先祀則

臣父子存歿同需再造之恩矣臣于冒

天威惶懼昧死之至為此具本親詣具奏成化二年八月

十八日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得先該于冕奏訴

父于謙被誣陷無辜乞賜辨明量加優典等情本部

會官議得于謙係為事籍沒家產人數已經覆奏難

准外今又奏父含冤負屈乞量與恩典祭祀優恤緣

有前項議奏未敢擅便定奪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具

題奉

聖旨于謙實曾効功勞於國比眾不同從禮部還會同兵

部計議停當奏就欽遵會同兵部左侍郎等官程信等

議得正統十四年北虜猖獗親親中原當師夷國危

之日人心洶洶朝不謀夕謙乃挺身任國事朝夜勤

勞招集軍馬選用將帥凡甲兵器械糧草等項調度

規畫悉出其手及也先擁眾突犯京師謙復躬親甲

冑統率大將軍拒守北門奏調遼東宣府人馬來襄

應援賊懼遁去遂收集情復馬營亦城等處一帶棄

壞城堡賊不敢再肆南關之計邊城完固中國真安

此其效勞於國誠非細故彼時

朝廷念其功次特陞少保錄其子冕為副千戶天順元

年石亨等忌功成怨誣以迎立外藩初無有驗處以

極刑籍沒其家子發充軍久而未明其後同起為事

陳情祈寬節事

英宗皇帝聖旨陳循被石亨等挾私誣害坐罪充軍今覽其所奏是非明白情實可矜欽此近該范廣妻潘氏亦訴冤枉荷蒙

皇上矜憫特准伊男范昇承襲指揮僉事今于免死于謙冤枉要乞量與

典祭祀以諭父寬量加優恤以延喘息一節臣等切惟于謙之功人所共知死非其罪人不敢言茲荷

皇上聖明洞知其情矜其勞効俾臣等計議緣祭祀以慰其死優恤以報其後此皆出自

恩典非臣下所敢言節奉欽依計議停當事理未雨擅便伏乞

聖裁

禮部為脩完廟宇事

欽差巡撫山東河南鎮守臨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賈銓題該山東布政司呈據兗州府中脩理宣聖廟宇自宣聖殿啓聖王殿奎文閣下至兩廡等處共二百七十八間

御製碑樓及杏壇樓四角樓共一十五座俱各完備廟貌尊嚴規模宏壯興工於天順八年九月畢工於成化元年十一月將脩完緣由備呈到院查得先據本府

備由卑縣申奉襲封衍聖公府衙門開辦前項廟宇年久損壞不堪瞻仰等因案仰山東布按二司勘實

回奏工部奏

行令各同官提督政府修理去後今呈前因茲查伏遇

皇上崇儒重道稽古右文當嗣登寶位之初即舉行脩理文廟之典斯文慶幸儒道增輝

竊惟永樂年間前項廟宇損壞所司以聞太宗文皇帝即勅有司脩理落成之日

御製碑文以紀成績大哉

皇言經緯乎天地昭回手雲漢是以四方感化家禮樂而人詩書者有所自也仰維

皇上重修前殿煥然一新伏乞

聖祖之遺文欽若

聖祖之成烈親灑宸翰繼為碑文豈惟崇重於斯道抑亦有光於

聖祖而詩書禮樂之澤將見化成於天下矣臣不勝戰懼

待罪之至謹舉永樂年間御製碑文一通隨本封進等因成化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該通政使司官奏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移咨到部看得修理宣聖廟宇係是一代盛事不可無文紀其成績今左副

都御史賈銓奏乞御製碑文一節係于

宸翰未敢擅便本年正月二十七日具題奉聖旨有與他欽此欽遵合行翰林院撰寫碑文及行工部轉行山東布政司備辦碑石鐫刻題奉

禮部為崇祀先賢事於禮科抄出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長沙府知府錢樹奏照得本府在城原有漢儒賈誼宅地一區片井一口先為長沙衛軍人伍倫占住設法勸率衛鎮撫王隆義官龔添斌等出價買過起蓋祠堂一所塑像其中謹按西漢書誼當文帝時召為博士諸法令所更定者皆誼發之後為長沙王太傅曾上治安一策於朝史稱其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今欲將所修賈誼祠每年本府指辦品物祭祀一次如蒙乞
初禮部計議之奪儀注明降示下永為遵守緣係崇祀先賢事理未敢擅便具本成化三年六月初二日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全敬集卷十

五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長沙府知府錢樹奏復賈誼祠宇要每年本府指辦品物祭祀一次乞為定奪儀注明降遵守一節緣崇禮先賢有司美事各行遵送仰付該司類行湖廣布政司轉行該府著落當該官吏每年照依後項開去品物本府官自行如儀致祭不許因而科擾不便

禮部為乞恩等事於禮科抄出河南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章繪等奏承准禮部勒令該衛輝府汲縣知縣盧信奏前事備仰本司堂上官員親詣該府縣著實當該官吏查勘地畝等因承此行准本司右本議王政谷按府詳府印據衛輝府張曉等狀供先於

宣德九年間蒙帖看守比十廟墓切見墓在本縣城西北十五里地名後莊村前有廟三間廟前有碑一十二片內一片係唐時碑文所云自周武王下車而封其墓魏氏南遷而創其祠唐太宗申命郡縣封其墓置其祠置守塚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等語緣五家俱係廟前人民不知姓名又一片係大元碑文所云大定戊辰仲秋二十二日增田為畝七十有五舊田為畝二百八十有九共計瞻廟田三頃六十四畝俱在廟前約有三里許南至黃岡西至路北至荒地東至路四至以裏以今步量每二百四十步為一畝共該六頃七十五畝廟西北一段七十五畝見有元朝斷碑一片備載為照宣德九年

全敬集卷十

六

蒙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按臨到縣拜謁前廟墓見得前項廟田碑記分明又見廟前廟後地土俱各荒閑就令本府知府沈義照碑四分封界張琬等五家居住臨近撥付耕種名為廟戶朝夕供奉香火過年四月初四日出辦祭物猪一口羊一隻幣帛一段香燭果酒本府知府等官致祭至今不缺今蒙查勘前項地土委係自古流傳比于廟供祀地土並不係民間納糧田地所收子粒止是奉祀委用不盡見今廟貌頗頽祭文委係前代元朝所撰流傳未泯並無祭器我朝未入祭典別無違礙等因到職惟恐不的除詢鄰近鄉民審勘相同今將本職并該縣官吏人等不伏保結關繳到府具結備申移咨到司緣奉勘合

仰令本司徑自具奏事理除將委官勘過緣由保結呈報該部外具本成化元年四月初十日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續准河南布政使司咨呈前事粘連保結到部查得先該汲縣知縣盧信奏稱此千以死勤事歷代褒封祭祀不一要將墓前地畝子粒鼎新廟貌另撰祭文遣本府知府等官春秋祭祀以勵風化等因本部為照未審前項田畝有無違礙廟貌應否鼎新係千祀典難便憑信已經類行河南布政司委堂上官親詣查勘徑自具奏定奪去後今該本司覆奏委官結勘相同是實着得比千係商臣死於忠諫孔子許其仁孟子稱為賢得祭法以死

聖教集卷十

世七

勤事之義祀之誠足以勵風俗故自魏唐以來歷代列於祀典且置廟田以奉祀事至今猶存今河南司府縣官民既合詞欲興廟祀奏請祭文合無俯順輿情准其所奏行移翰林院撰祭文遣本府知府等官春秋致祭行令所在官司將墓前原有地畝子粒除依例買辦祭品供祀外其餘剩子粒著令廟戶張琬等五家倩工辦料修葺廟宇務要完潔以冀神位不許假公營私侵剋入已仍令有司時加提督毋得干擾於民緣係祀典不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公務事於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商輅題曰切思宋胡公國華遇其德秀諸賢朝增入從祀然未有封爵於所被章服殊不相稱乞

勅禮部翰林院通行議擬奏請定奪則儒道增光斯文章基本部看得本官所言賜爵諸賢係禮制重典垂示將來者合行翰林院詳考斟酌議擬奏請定奪施行等因成化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手本到院等切詳商輅所言從祀諸賢洪武中已增董仲舒正統中又增胡安國蔡沆真德秀允愜公論但仲舒止稱舊官安國等止以謚稱俱未加封爵誠有待今日之舉行也考得漢儒伏勝等俱封伯爵宋儒惟周敦頤程頤朱熹得道學

聖教集卷十

世八

之正傳者進封國公其餘如張栻呂祖謙亦封伯爵等級明矣今詳董仲舒為漢醇儒著書明道之功不在伏勝下其胡安國蔡沆真德秀三賢皆宋名儒造道雖不及程朱之精深而其釋經著書有功於天下後世比之張栻呂祖謙實相伯仲所據胡安國蔡沆真德秀并董仲舒諸賢合無照例封以伯爵庶表聖明崇儒重道之意等因具題本年七月十四日奏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案照前事已行本院詳考議擬去後今各官題要將董仲舒胡安國等四賢封以伯爵既蒙

欽准緣所封爵邑出自

恩典本部未敢擅便定擬本

年七月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追封董仲舒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汾崇安伯真
德秀浦城伯通行南北二監并天下學校改正從祀牌
位欽此

禮部為陳言崇儒事於禮科抄出吏部驗封清吏司
主事左贊奏伏觀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

詔書內一款各處帝王陵寢及名臣賢士墳墓有被人毀
發者所在官司即時修理如舊令附近人民一丁看護
免其差役其餘墳墓但有露棺暴露者悉與掩埋

仁厚之盛心曠古所無之令典也原籍江西建昌
府南城縣人切見本縣有宋大學說書李觀墓在鳳
凰山麓祀穆方輿勝覽紀觀無子孫每歲春秋守祇

奏

同學官拜掃以為故事歷年既久不惟拜掃之典已
廢而其墳墓亦為樵牧踐踏若更數年必致毀夷
考得李觀立心高古履行修睦竭力養親雅尚恬退
偶立肝江書院講明正學訓迪生徒學者稱為泰
先生其所著述有易論禮論共二十篇富國安民
兵策各十篇明堂定制圖序周禮致太平論皆足以
羽翼聖經發明治體又有平土書二十章得井田之
遺意慶曆民言三十篇論時政之得失其他文字若
大學議袁州學記之類皆可矜式當時名臣范仲淹
余靖交薦其賢先儒朱熹稱觀周禮論與其意合聖
朝纂修五經大全觀所立言亦見采錄聞古者鄉
先生沒則祀於社如觀者可謂一代之名儒後學之

師表不但如古所謂鄉先生而已今墳墓荒蕪俎豆
不及竊惜之欽惟

國家崇儒重道以壽斯文之脉以衍太平之運如蒙
准言乞

飭該部行移有司封其塋域禁約樵牧照例令附近人民
一丁看護仍於墳所置立祠三歲時致祭則於風化
不為無補緣係陳言崇儒理具本親貴成化二年

九月二十日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吏部驗封清吏
司主事左贊奏稱要將先儒李觀墳墓令有司封

塋域禁約樵牧照例令附近人民一丁看護仍於
所置立祠宇歲時致祭一節緣崇祀本屬名賢乃有

奏

司當為之事合行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江西布政司
轉行建昌府委官督同南城縣當該官更即將宋儒
李觀墳墓封其塋域令附近里老人民時加看護禁
約樵牧不許侵犯違者究治仍於墓前置立一祠每
年春宜設司祭以少牢行禮如儀毋得因而科擾
不便

禮部為奏崇正學事於禮科抄出禮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陳文等題該禮部奉本開稱浙江按察司僉
事辛訪奏要將宋儒何基等

賜以封爵俾之從祀照例行翰林院議擬徑自定奉施行
臣等謹得聖旨之傳本有特於後賢然得其傳者難

輕進之哉訪又曰何王金許朱子之世適夫作於朱子之先而賢賢相承若朱子之曾祖禰者楊中立羅仲素李愿年既不得以是之故而列從祀矣出於朱子之後而賢賢相承若朱子之孫曾玄者何王金許尚安得以是之故而列從祀焉矧聖道猶天地仰觀於天水星微也然以其從日以其緯天故得與於五星之列他星有大於水者不得以與俯察於地濟清微也然以其清入地以其逝宗溥故得與於四瀆之列他水有大於濟者不得以與由是言之何王金許不得攀胡蔡真吳四子從祀之例亦難加

初封爵止可若龜山楊中立之例立祠鄉郡春秋祭祀
理爲當耳等議議如仁合無令禮部照例施行未敢

奉天門欽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案照先該部
司僉事辛訪奏稱宋儒何基等各有功聖訓要乞

賜爵從祀等因已行翰林院議擬定奪去後今

稱何王金計難在役補之乃止可照例立

事例立福鄉郡春秋社令本部照例施行一節

得先該翰林院議奏宋儒樓時係福建延平府人可

於故郡立祠廟春秋擇日致祭等語成化元年九月

二十五日本評覆奏節諒奉

聖旨是楊時福額名道南欽此欽遵已行該府立祀祭

外今何王金計四賢既翰林院講得合照楊龜山

金華集卷十

例立福祭祀合行本院定拂祀額撰造祭文類行

江布政司轉行金華府建立福廟每歲春秋支給官

錢買辦祭儀遣本府官致祭未敢擅便具題奉

是欽此欽遵行該翰林院進出推收

祠額祭文到部合行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浙江布政司

司轉行該府者當該官吏欽遵就所建立祠宇

秋備辦祭物擇日遣本府掌印官致祭施行毋得因

而耕擾不便

欽賜正學祠額并祭文

維成化某年歲次某日排朔某日會華府掛官掛鉤

奉

朝命致祭于先儒何文憲公王文憲公金文安公許文

懿公之神緬維四賢相承一緒居東萊之鄉郡接瞻
菴之源流考德既同享報宜並用修常祀以永斯文
尚享

禮部為建言民情等事於禮科抄出浙江金華府知
府李嗣建言一件表忠勇以勵臣下事臣切見金華
府地方逼近處州府萬山之中人民恃險負固洪武
初年越國公胡大海創守茲土威令大行頑民帖服
後為洞蠻殺害英靈不昧民心知懼立祠城隍有司
朔望行香至求樂年間廟宇傾塌又有浙江按察司
副使陶成因正統十四年內處有本官親率民
兵勦戮賊寇至武義縣地方
民為立祠蘭
縣地方年久今亦損壞二臣等以功德及民損
軀殞命至今民心嗟嘆其廟宇修祀典不舉誠為
缺典臣愚以為應勉臣下
司將越國公胡大海副使
祠宇復修每歲令有
司舉行祭典庶有以懾民
知所勸勉將來該通政使司官奏係建言事理合着
禮部抄出會官議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抄出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
寺六科給事中議得前件各官所言宜從有司修建
祠宇以少牢祭之未敢擅便各官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付案至到部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

行浙江布政司轉行該府着落該縣當該官吏照依
奏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修建各官祠宇祭祀施行毋得因而科
擾不便

禮部為表勵忠賢事近該翰林院遞揭帖

欽賜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追封特進榮祿大夫太保

疏忠宣

命下之日人皆翕然稱慶以為公論

皇上勸賢勵忠之意至矣及照得已故戶部尚書黃福追封特進榮祿大夫太保

統年間俱隨

駕遠北征進陣亡後蒙

聖旨是欽此欽遵

朝廷追贈王佐少保兼戶部尚書追贈鄭楚少保兼兵

部尚書看得王佐為人操存正大經略弘遠鄭楚為

人存心端介處事謹嚴二人者歷事

累朝偉然一代名臣而皆沒于王事始終一節夷險不

變若不明章尋典加之謚統無以激勸忠賢而示將

來合無照黃福事例行翰林院斟酌二人行實定擬

謚號奏

請頒賜庶可以慰死者於地下勵生者於方來其於風教

不為小補緣係表勵忠賢事理未敢擅便成此

九月初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行該翰林院遞出揭帖

欽賜追贈少保兼戶部尚書王佐謚號忠簡少保兼兵部

尚書鄭益謹疏忠肅

禮部為封諡事近該本部以已故少保黃福尚書王佐鄭堃生平行實奏

請欽蒙

聖恩追封賜諡勸功昭德允協輿情今再照得已故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兼

東閣大學士高穀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院學士日侍

英廟經筵入內閣輔政孜孜為

國恪持公論景泰間

先帝北巡力主遣使迎變之議及其還

全錄集卷十

卷十

駕獨建備禮郊迎之策忠愛之誠人所難及天順初以老疾乞歸田里遂卒于家進退有道始終不渝贈諡未加誠為欽典合無照依前例行移翰林院參酌本官行實定擬封諡奏

請頒賜庶可表勵臣節以示後來緣係封諡事理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賜諡文義

禮部為詳議從祀事於禮科抄出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賢等題先該禮部奉本開具國子監助教李仲山東濟南府知府陳銓建言要將元儒劉因并今已故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瑄從祀

行令翰林院詳議可否臣等竊惟傳道之大功者

然後可享天下之通祀苟非道足以繼往古言足以濟末世則人心有所不服今雖幸進後必有舉而黜之者矣以此會同本院儒臣公議其當今得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等議謹按元儒劉因德性剛正學識明悟所作詩文理趣出人意表而進退之際安于義命是以裕宗不能留世祖不能致可謂賢矣而建言者遂欲以因列諸孔廟後祀則事體甚重不可以不辯建言者謂顏子未嘗著書而配享孔子不可以因未著書而不之取夫顏子何可當也孔子之道傳之顏子後世取信於孔子之言其言具於論語載於中庸見於孟子存於易繫辭等書不一而足雖

全錄集卷十

卷十

顏子未嘗著書何害其為傳道哉譬如蕭何無戰功而高祖取為漢臣之首房喬無戰功而太宗取為唐臣之首所謂知臣莫如君知弟子莫若師者此之謂也今以因未著書而仰攀顏子為比則是人臣無汗馬之功者皆得攀蕭房為比惡有是理也哉建言者又謂從祀諸賢其中亦有可疑議者因無可疑議奈何反不得從祀夫及門諸生之徒其中雖間有可疑然當世表道微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魏晉之時而此二十人者守其遺經轉相付授講說註釋各竭其才以侍後之學者則其為功殆亦猶文武成康之子孫雖衰替微弱無所振作尚能保守姬姓之宗祀諸牒以閱歷春秋戰國不亡而幸存者也雖有大過亦

時有之況小失乎今以因無可疵議與七十子二十
經師之有可疵議者較量彼此欲得登因於從祀愚
竊以為仲尼素王也七十子助其創業者也二十經
師助其垂統者也過其有過議而貸之猶得從祀也
非是之以而徒曰我無過可以陪從末之前聞也遽
言者又謂與因國時若許衡吳澄其德學無以踰于
因而亦得從祀因豈得獨遺夫因之於衡澄其德學
無大弗若也其功則有弗若也何也衡以其行道之
功澄以其明道之功當元氏奮自朔漠統據夷夏其
君臣情焉不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
孔子傳之其徒以至于宋之周程張朱者其道足以
撫世御極而衡首倡率誨誘之使知是道之可至澄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所作諸經纂言發揮洞達自朱子以後經立說者鮮
克儼之是以我朝

太宗文皇帝命儒臣修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此二
多所採入可謂能明是道者矣而因之說未有採者
則是因既未若衡之道行於當時又未若澄之通明
於後世其不從祀未必為闕典矣若乃薛學士瑄直
躬慕古誠道謝從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
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是以存蒙

聖知沒錫美謚其為一代名臣夫何間然然論其於道所
得以與朱子諸徒相比並若黃直卿輔廣之觀承繼
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諸說尚未可知伯仲其間下
也而遽言從祀竊恐世之君子將以建言者為

則就孰敢和附其說哉故愚以為雖可無施行因宜
準楊龜山例令所在有司建祠奉祀庶足以伸敬先
賢勸勵來學亦

聖時崇儒重道之舉也據此所議允合人心合無令禮部
照例施行未敢擅便謹題成化元年十二月二日

日本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是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得先有宋儒龜
山楊時已蒙

欽賜祠額祭文春秋祭祀行移福建布政司轉行該府建
祠奉祀外今元儒劉因既該翰林院奏

准照依楊時事例施行合無行移翰林院奏

請祠額撰述祭文仍行直隸保定府容城縣建立祠宇春
秋備辦祭物道本縣官致祭緣奉

欽依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成化二年正月初三日具
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公務事准戶部咨該

欽差總督漕運巡撫淮揚等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滕昭

奏照得直隸鳳陽府城內景泰天順等年蒙

欽差太監等官前來蓋房屋三所中一所安插建庶人吳

庶人弄差來隨侍內使魯博等六名住西一所安插

無人繳賦徵收一兩安插無人監押該

中都留守司溫陽中等衛是擄官軍六百六員名晝夜經

巡守據聞防夜則提鈴敲梆喝號綠旗各處巡邏近

皇陵不遠前項鈴梆喝號不無晨昏驚聞

陵寢恐有未及及照本城周圍五十三里牆垣低矮城池

頻野倘或一時盜賊生發事出不測幸難防禦如蒙

勅廷臣計議合無將燕人微煤微燭盤燭并家眷遷還湖

廣江西有三司王府廢所以此就養其建吳二燕人

或送去有軍衛城池去處安插或移入本城舊中

省等房居住仍要用心防範不許懈怠如此庶親

之意不失而防守之法亦殷實為便益等因前件會

官議得請自

上裁成化三年九月初十日具題次日節該奉

聖旨地方事該部另行具奏欽此欽遵移咨到部者

得前項地方安插燕人俱係節次

特旨處置事情本部擅難議擬定奪合無會同五府掌印

聖旨是欽此

聖旨是欽此

聖旨是欽此

中都留守司留守生把管事去後今右副都御史滕

又奏要將燕人微煤微燭盤燭等送還湖廣江西以

近就養建吳二燕人送去有軍衛城池去處安插或

移入本城舊中書省等房居住一節錄各燕人係

朝廷親屬有過犯俱蒙

特旨發送守

英宗睿皇帝勅本慶內外官員防守供給等項事宜至為

周備導行已久別無定奪所據奏稱鳳陽府周圍五

十三里牆垣低矮城池曠野恐有盜賊生發事出不

測卒難防禦一節查得鳳陽城見有

中都留守司統屬八衛官軍守禦又有府縣在城若果

週低矮城池曠野宜使巡撫巡按及彼處內外官員

酌量處置具奏增修堅完以為經久防禦之計如有

盜賊生發即時調兵剿滅毋致縱容得窺城池

以啓別患若附近去處果有相應軍衛城池可以安

帝之時百務宜新萬民宜順庶可導迎和氣運承
天休切見京城之內多有疲癯殘疾男婦老小寒衣縮手
犬引杖扶身無完衣足無曳履或三四成群五七相
聚沿街列巷跪拜呼號衝風冒寒乞錢討米自朝至
暮間或有無告投歸明日復爾此等之類呻吟悲切
最干

天地之和況
正陽門左右集東來四夷往來經貽笑文王發政施
仁必先鰥寡孤獨顛連無告之民正此類也月令立
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丁及北民此其時
歟伏望

皇上以敬神恤民為重

特勅都察院着巡街御史督同五城兵馬通行拘審前項
叫化乞食殘疾之人不分男婦老小具名戶部委官
於附近倉內每名給米三斗養贍有家當者着落兩
鄰照管無者着順天府收入養濟院居住照例時給
薪米用度其外來者亦暫收院養濟候天道和暖量
與行糧送原籍有司依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
和氣之一端也緣係敬神恤民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禮部為處置地方事

欽差總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項忠題內一件奉
王以省轉運切惟陝西延關中重地屯駐軍馬比之

州處數常加倍本處額徵稅糧馬草子粒有限供給
不前每年戶部送江南諸處折糧銀十萬兩河南送
大布十萬疋前來轅用僅夠支待未見充足一遇
方有警奏關鹽糧等項緩不及言夫充動勞軍民見
丁積運糧草父去子來車催牛蹇苦不可言等會
看得平涼

韓府及寧夏

慶府二處郡王極驕造境宗支繁盛儀賓數多因城池
窄狹府地無處可容不免終要分析見今歲用糧未
該五萬六千二百餘石又有護衛儀衛司驍牧所及
史司等衙門旗校人等俸糧不在此數二府轉輸腹
裏糧諸因是路遠每一石約有二三倍之費人民實

難供給查得往年該陝西巡撫官建言要將各郡王

府照依山山西

晉王代王二府郡王事例那移腹裏地方該禮部奏
豐年另行議奏奉緣陝西人民邊運困苦已極如
使早量遷移人民歲免萬石轉運則受惠多矣若待
豐年議奏定奪公文展轉事終難成如蒙乞
勅禮部奏行各府長史司各教授啓王自陳該部仍擇腹

裏近南見有府第及水次便益易於供給去慶奏
請遷移就祿益厚親且將存省陝西稅糧以供邊備以

固邦本計其遷國之費不及一年之供實為便益等
因具題欽奉

聖旨該部議停當欽此欽遵又該總兵官都有同

劉王亦奏前因通抄到部查得先該襄陵王奏稱
涼城池罕狄地土所出有限要遷移江西湖廣地
居住本部議得各處人民貧困遷王府係是重事
無勞擾軍民候覈之時奉天順八年五月二十

一日本部覆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行訖
子孫數多平涼池罕小不通舟楫民困運納艱辛
要乞遷移江西建昌府居住以省民力本部為照彼
處廣穀生發人心驚惶饋運艱辛難以准理成
化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覆奏

聖旨是欽此欽遵又行知會外續該襄陵王又奏稱平涼
城池窄小軍民繁衆糧草不敷要將本府遷移江西

地方居住成化三年五月十二日
聖旨分封已定不必遷移為書勅王
得先該

欽差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陳
陝西秦肅韓慶四府遷移湖廣江
為照河南地方王府數多湖廣地
地方連年荒旱人民困苦況遷移王府係是重事不
無勞擾軍民合候豐年之時另行議奏定奪成化四

年三月十四日本部覆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外續該襄陵王又奏寧夏居住基址窄
狹要照山西代府郡王遷移事例將本府那人鳳翔
府城內居住本部為照陝西地方即令撤移

勅木寧候地方寧夏年時豐稔另行具奏又經類
該府知會去後今右副都御史項忠總兵官都督同
知劉玉又奏稱平涼

韓府及寧夏

慶府二處郡王那移腹裏連南及水次易於供給去
存省陝西稅糧以供造諸一節係干遷移王府重事
本部節次奏有前項

欽依事例難擅違奉合無會同總兵官及六部都察院
政使司大理寺等衙門計議停當另行具奏區處具
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會官議得陝西平涼

韓府寧夏慶府二處極臨邊境郡王數多委的民間
運納糧草供給艱難誠如石副都御史項忠等所言
但遷移王府係是重事即令陝西用兵之後人民困
苦難以一槩聽令各王陳奏遷徙合與將原奏襄陵
直隸二都堂為那移稍舒轉運之勞查得江西湖廣
河南山東等處各有王府宗支分封日繁勢不可容
及查得廣東韶州府天順年間造有王府第一
所見在該處連在嶺南賊寇時發非
腹事應將府舊係鄭王所居之地後遷入懷慶府
尚存

韓府知府
慶府知府

慶府知府
直隸二都堂

撫巡按及都布按司等官公同相視地勢和風
秋成之後人民稍甦將鳳翔府原有空閑府第
修理慶陽府城內空閑公廨相應屬所量為
造俟候修理完備另行奏
請定奪緣係會議遷移王府事理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脩省事近者北虜節里孩擁眾蹂躪塞
肆標掠陝西平涼一帶男婦老幼殺殲無算幸集馬
驟趕逐一空昨蒙

皇上命將出師申飭邊關防禦截殺因有次第此虜自
去歲潛生套內今復猖獗如此故使今冬又不過河

奏為

奏為

或出或沒茂師坐老饋餉供億浩繁城守軍民因糧
為患殆不可測即今建創家額頻報聲自策其二路
乘機而起泥兩廣地方未寧湖廣貴州四川苗賊草
寇未息兩淮荒廢未已登之人身四休皆病此誠

國家多事之秋不可不為之慮且府庫之錢有限軍
需之費用無窮科徵旁午勸借頻繁軍伍空缺馬群
潰耗百姓流移盜賊蠢起人情大和天災未弭此皆

事端迭出朕昨致罪萬萬死仰荷
皇上大德斷刑免有委任不疑然臣等生享厚祿竊自愧
冰是冰敢竭愚衷為

陛下言之快觀我
太祖高皇帝創垂統緒立法最為嚴謹休養民力

有定規起見其入咸有激度

祖訓一畫規條矩悉明章萬世及我
太宗文皇帝入精內難以祖為治是茂鴻圖

仁宗昭皇帝

英宗睿皇帝列聖相承率以

太祖太宗舊章成憲是導是循固有差紕是以百年之間
家無慚德固無敵政兆民允懷四為咸附洪惟

皇上

祖宗付託之重為
天地宗廟社稷生民之主不可不体

祖宗孝慈
聖訓之法且

祖宗家法最嚴當嚴以齊家可也度最儉當儉以節用
可也

祖宗未嘗無造作而造作無過制未嘗無賜予而賜予無
濫及未嘗無遊宴而遊宴有常所未嘗無玩樂而玩

樂有常時

陛下為
太祖太宗之子孫當遵

太祖太宗之家法兢兢業業惟恐或失不啻若朽索之馭
六馬可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無怠無荒

四夷來王伏望
皇上重念

祖宗之付託深恩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恣宴

初以今日燕廣而聯邊樂以禮法齊家
官將毋滋投金帛安貴上木毋妄與
出入有防巡進有度煥樂有時節者欲以保
聖躬清淨以養天和朝夕之際留心萬機無忘政務
事有疑難理有未決責成有司務求至當等如有
怠慢奸欺情狀加之罪羅黜田里實所不辭等
時死進言伏望

聖明寬恕留中時加省覽幸甚幸甚謹具題

知

禮部為夷情事譯出哈密地方都督把塔木兒等及
大小頭目奏比先永樂

太示皇帝將四方八面普天下人民一統主宰那時設立

聖旨

哈密王在西邊境外有米後因地方亂了有

聖旨賜與忠順王給與印信掌管哈密城池今到此時有

忠順王的親戚都絕了因此各處歹人多了我王處

人民不得安穩老老少少都遇見艱難至死的時候

了緊要的好道理都混亂了比先為無掌管哈密城

池兩次奏去要往安定衛取掌管的人蒙

聖旨差使臣去不曾取得人來我每大小人民心意冷淡

了今無頭腦的上頭

朝廷前如何不奏

知比先設立的邊境衛分衙門不要空了今怎生將款

每奏

准了呵相應做王子的人少了又奏今我每處無有承

工部的人奏得

朝廷知道我每哈密地方原奉

聖旨印信王爵邊境上衛分衙門如何斷絕得今奴婢每

緊望

朝廷明白處置的因此奴婢都把塔木兒等及眾頭目

每哭著奏怎生明白分揀的

恩賜

聖旨知道等因具奏該本部官欽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咨到部行開又准兵部咨

利抄譯出哈密差來使臣都督母雜法兒指揮只杭

沙等四十八人奏

大明世主皇帝奉天命主宰萬國永光寶位萬二年今日

哈密城子孫人民都是

朝廷的經今八年有餘城中無人掌管至今等待

朝廷命人去掌管未曾有一箇人去前年差使臣往安

定衛取人不曾得成人心皆亂多有反出各處達

地面弄西番土兒地面去了蓋因無人掌管

朝廷將哈密不肯憐憫奴婢每都是

朝廷的人若自己的事不該呵如何知得仰望

聖恩方便奴婢每哈密地內有把帖木兒都督比眾官人

每為長他的根基是脫歡帖木兒王姐姐生的即是

王女的兒子王母又是他的乳母見今人心皆服若

聖旨准呵將把帖木兒都督相應為王等因查得先該哈

密差來使臣哈只等奏要將忠順王脫歡帖木兒的

職事

賜與把帖木兒本部具奏請

初王母著與衆頭目會議應否奏來定奪續該哈密差來

都督揮告兒魯海牙奏稱王母并大小頭目商議合

密無有王的親屬這把塔木兒雖好只是王女所主

係臣宰的兒子不相應做今有阿真地面與王母一

祖所生的阿兒察王見有弟七人乞

聖旨差使臣去揀選一人著來掌管衛事本部又經具奏

請

勅差人前往阿兒察王回稱先前選中之人被果吉地面

人捉去無從起送回還具奏別無施行外今哈密

都督把塔木兒等及差來使臣人等奏稱前因看得

全數集卷十

扶弱保小王者至仁興滅維絕

朝廷大義今哈密雖微附我遠境

祖宗以來世封爵以為西域藩捍緣同無其主衆叛親離

其王母一婦人流離困苦前復脫土國人控訴再三

情實哀切無非欲仗

朝廷威靈選擇一人

賜與名號總理衛事庶幾人民有所歸戴土地不致分墟

設使

朝廷置之不問彼將投托別部非惟為遠境之憂抑且

失懷柔之禮合無會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

大理寺六科十三道等衙門從長計議得哈密雖遠

亦小夷朝廷設道衛分已久今嗣守之人控訴

切或不可不為慮置照得把塔木兒係已故忠順王

脫歡帖木兒外甥嘗授都督同知職事於哈密為至

親於人望為重宜其為彼衆所信服但王母與俱的

確情詞難以遽授王爵今都督母難法兒等既合

奏保合無俯順夷情將都督同知把塔木兒等

級重其名號請

勅一道曉諭王母等溫存失力俾知

上以輔佐王母下以管束人民候過三年果為王母

所信託為國人所親戴事安民安得長人之休信是

王母并合國人民奏

請定奉仍請

勅一道曉諭王母等溫存失力俾知

全數集卷十一

朝廷矜恤之意如此則遠夷有賴而事体得宜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夷情事抄譯出哈密差來使臣苦兒魯海牙

番字奏奉

聖旨差奴婢去安宅衛取安定王兄弟內選一人去哈密

掌管國土人民發忠順王職事有阿兒察王的弟巴

失刺朱里是箇聰明智惠的跟隨他去是地封父緯

思公巴男帖古思阿兒察王的男出忽罕等三人在

那裏預備等候要往哈密去因此差他叔父緯思公

巴等來了今

洪福主人怎生憐憫做得濟的好事務內裏差通曉言語

的使臣大人每去呵奴婢等領的十人著隨大人每同去的不去的及取王子的

朝廷前奏討

明降將緯恩公已且著王母根前往待巴失里等三人來時這等呵凡事易得完成怎生

恩賜聖旨知道抄出查得先該兵部咨兵科抄譯出安定王領占幹些兒阿兒察王番字奏比先根本我每同忠順王是一父母所生的因此王母奴溫吞里差使臣賁文書來我每也差使臣賁文書去哈密說你每往朝廷前奏看有

聖旨來取時我每纔敢去因此王母及頭目每商議了差都指揮長史苦兒魯海牙

文獻集卷十

卷十

朝廷前奏去了著我每親族內選一員好的即便前去襲忠順王職事掌管哈密城池住坐蒙

朝廷與了

聖旨勅書及重賞賜著苦兒魯海牙同灌頂國師捨刺藏卜賴麻鎮南堅察從西寧城通事姚斌等差來了我每這裏十分歡喜我每弟兄十一人內今還有造化的一人名巴失刺失里及令帖古思出忽罕二人跟去將這巴失刺失里

賜與忠順王職事來呵

朝廷就差一員大人帶些跟隨的人從甘肅肅州來呵鄰近路途中有赤斤蒙古衛都督阿達都指揮可兒加宗兒者六撒答兒亦魯伯等處及沙州衛桑吉兒

苦兒魯海牙等處各與一道

勅書着他每引領使臣大人每來取去住坐纔好往西寧來時途中有西番說了捨願阻當不放今這等艱難不能前去專差我的親封父緯恩公已等急緊差往朝廷前進貢謝

朝廷前進貢謝

恩去了若不信實呵將我這親封父在王母根前往坐著聖旨知道及該鎮守甘肅太監并總兵巡撫等官定面候將琬等各奏審據安定衛公幹通事姚斌等亦說稱前事要乞早頒

恩典渙及夷王令從安定衛順路徑往哈密以迎王母等情通咨到部案查先該哈密王母及使臣人等奏稱無人掌管衛事本部節次奏

文獻集卷十

卷十

准請

勅于母及大小頭目聽令議取續該苦兒魯海牙奏要差遣使臣同去蒙

英宗睿皇帝特旨差都指揮賀玉等賁捧

勅書表裏與苦兒魯海牙回還奏稱賀玉等到於西寧不肯前去奏要與安定灌頂國師捨刺藏卜等二人同去乞

勅于東安定二衛護送等因本部已經奏賀玉送問外

仍請

勅及賁賜罕東等衛頭目表裏責付苦兒魯海牙行移西寧鎮守總兵等官選差通事一人與同苦兒魯海牙并捨刺藏卜等前去安定衛護送以相應一人前去哈

第二母慶住坐聽候去後今苦兒魯海牙及安定王各奏已選定弟已失刺失里在彼又被路阻不能前來其苦兒魯海牙再三陳說國之存亡在此一事若不成人各投竄別部日後恐非中國之利及審據原差通事并國師人等姚斌等各執稱已失刺失里言說務要密本本土多差人馬與

朝廷使臣同來方肯起身前去各夾所言情甚急切合無俯順吏情請

勅書一道與哈密王母令選委大頭目多領人馬前去安

定衛迎接巴失刺失里及請

勅一道與安定王照依原奉事理多令的當頭目護送巴

失刺失里前去哈密王母慶住坐再請

全教集卷十

六十五

勅二道一道與赤斤蒙古衛都督阿達等一道與沙州衛

桑吉兒松等苦等各另差人引領使臣往來用心防

護毋致疎虞本部行令通事都督同知李鐸等從公

推舉通達吏情不貪不詐的當都指揮一員請

勅與同苦兒魯海牙前去帶領哈密人馬同往安定衛中

曉朝廷扶助弱小之意守取原選定巴失刺失里

同到苦峪城交與王母慶住坐管束人民其巴失

失里果為王母委任隨即具奏另行差人封授王

仍行移兵部轉行甘肅等處鎮守總兵巡撫等官

遇差去人員到彼量撥人馬伴送前去如此則哈

或可圖存而

朝廷與滅絕之仁著于四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吏情事并兵部咨兵科抄譯出巡北毛里孩

王等番字奏

大明皇帝前比先有我祖洪福成吉思可汗日出至日落

暖一統天下薛禪可汗整治大都城池後至兀哈禿

可汗將大都城池拋離了

大明皇帝坐了大都城池那時至今普世上人所共知

天順皇帝將普天下性命如自己兒子一般分外憐憫整

治行間

皇帝坐了大寶位深慮

天順皇帝保守的道理想念著差錯做的事務上覺省隱

全教集卷十

六十六

防著前頭行的車倒了時後頭的車兒要謹慎提防

兩國土重道埋普世上久遠的好名聲顯揚呵不分

內外憐憫如一家一身一般整治的

大明皇帝聖旨知道若將我這奏詞不聽輕意我每呵你

每的好名聲顯揚的誠恐有失誤老少人民恐有苦

楚譯抄到部參看得北毛里孩王奏稱若輕意我

每你每的好名聲顯揚的誠恐有失誤等因不過欲

厚加賞賜等因移咨到部查得北賞例內差來一

等使臣每人綵段六表裏絹五疋二等使臣每人綵

段四表裏絹三疋三等使臣每人綵段二表裏絹二

疋四等使臣每人綵段一表裏絹一疋五等使臣每

人綵段一表裏俱與紵絲衣一套靴襪各一雙紅結

帽一頂給賜在彼一等頭目每人綵段八表裏二等頭目每人綵段六表裏三等頭目每人綵段三表裏一等二等頭目數內緊要者每人加賜織金綵段一表裏其

恩賜不為不厚矣况毛里孩王連年進貢又以一等頭目給賜今兵部稱所奏情詞不過欲厚加賞賜一節查得即今虜使貴到大元可汗并孛來各頭目人等番字奏討物件本部逐一開奏請

旨定奪外切惟此虜心懷譎詐性最桀驁名雖來朝實則貪利故實之既厚而又求討

朝廷往往俯順其情而與之者蓋以禽獸畜之也曾何足與較哉伏望

聖旨是欽遵

皇上天地之恩於各人求討物件不為常例量為賜與以慰其意緣係夷情未敢擅便請

旨是欽遵

禮部為地方事山東道監察御史送犯人梁文宣等五名俱係爪哇國使臣人等家本國王差來進貢到於山東魯橋等處各不合勒要驛遞巡司銅錢銀兩絹布等物及聽信謠言送人員教令刁蹬將兵牌人等綁縛打致被告發參奏提問追賊問擬減等徒罪照例運炭具本發審成化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大理寺奏奉

聖旨梁文宣等係外夷人免運炭送禮部發落欽此

心謹守法度庶表專事朝廷之心今乃恣肆強暴沿途勒要驛遞巡司財物非法拷打夫兵機擾百端全無忌憚致被參奏拏問合當治以重罪荷蒙

皇上念以遠夷特賜寬貸送部發落欲將梁文宣等照例送兵部應付廩給脚力回還本國就行責付本部差送行人司署沿途嚴加防範下許仍前生事擾人請

勅曉諭爪哇國王今後進貢時慎慎的當人員前來不許令粗暴貪婪之徒

致干犯天憲不便仍行兵部轉行

直隸及山東等處

人員進貢經過生事人等照依欽奉禁約為思藏番僧榜文事例就行投送所在官司解

京奏

請發落謹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邊務事准兵部開中軍都督府署都督會事武忠題乞

勅多官會同董山納郎哈等縱容部屬搶掠驛犯及究問賊首款亦等結搆遠賊竊掠情由重加整治以警其餘責令著落部屬拘要原虜人口盡數送來以贖前罪該兵部覆奏被既已服罪而來若又拏問究治不

惟絕彼自新之路亦非中國懷遠之意合無行令都督同知李鐸等待後董山并款亦等到日明白曉諭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此移咨到部即今建州三衛都督董山等見到例該賞賜是宴給賜馬價等物來看據董山等

等雖是外夷原係

朝廷所置屬衛切近邊疆今以其悖逆犯順招撫而來加之以法固不可若置之不問則彼來不知懼服不知感非惟啓其侮慢之心且將亦無忌憚以爲得志合無請

勅一遣召置各夷於

午門前跪聽宣諭謂爾等俱係

全教集卷十

卷十

朝廷屬衛世受爵賞容爾在邊居住

朝廷何負於汝今却縱容下人鳩合毛憐等虐殺犯邊

境虜掠人口馬畜忘恩背義論

祖宗之法本難容恕今爾等既服罪而來朕

天地好生之德姑且寬宥照舊賞賚令爾回還自今務要

改過自新戒飭部落順奉

大道等事

朝廷不得仍前爲非所掠人口搜訪送還不許藏匿若

再不悛必別有處分爾等悔如此則彼亦知所警

懼而

恩威俱伸矣緣係處置夷情未敢擅便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爲聲息等事准兵部咨該鎮守遼東本監李良

題稱成化二年九月十三日據遼東都司呈稱建州

左等衛女直指揮侯刺答孫等說稱今年八月二十

五月初有毛憐衛女直牙當吉到我每寨裏說地那裏

野人徐馬察收什二千人馬各帶馬匹貂鼠到九月

十月間來朝貢若是照先年一般馬匹貂鼠可憐我

每不嫌了都要去朝貢如是要大馬黑貂鼠去不得

就來開原撫順偷搶等因臣會同給兵官武安侯鄭

宏計議查得上年朝貢事例通行遵守去後續准開

原左參將曹廣手本開稱海西朵兒必河衛女直阿

冬加等前來朝貢看得各夷所進馬匹老小瘦弱皮

張破碎當官驗看不從又不依例每衛止許三五人

全教集卷十

卷十

俱堪堅執要行起送當即撫待回還其各夷不忿聲

言務要來邊偷搶等因臣經具題訖今建州改直終

刺答孫等傳報前因除將各該地方晝夜加謹設備

外況今朝貢在邊倘遇前項夷人前來朝貢欲照上

年事例驗放抄出移咨到部查得先該太監等官李

良等題節該欽奉

勅女直野人今後如有進貢到邊者俱令照依正統年間

事例務要依時一年一次來朝其數不過四五十人餘

皆諭令回若不放入欽此欽遵外查得上年據西等

等衛等衛來朝夷人數多今奉

勅旨其數不許過四五十人若儘來者未免違回應未遵

人向化之心要比上年遵依將各衛違礙者千名數

元驗方物堪中者起送赴京其餘撫諭回還具題抄
水本部已結奏

准會議得建州毛憐等四衛切鄰遼東邊境夷民頗聚合
無每年每衛不計滿百名來朝海西兀者等衛每
衛三五名來朝其都督來朝許帶方物夷人十五
名方物辦驗堪中並聽陸續赴京等因具題天順八
年十月二十六日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已經行移總兵等官遵守外今該前因
參看得

朝廷撫馭外夷厚往薄來固不在其方物多寡善惡惟
米則嘉其義義而已况女直野人僻陋醜惡所貢馬
匹駑駘皮不足輕重合無行移中鎮守總兵巡撫

等官今後女直野人所進馬匹駑駘皮驗看明白即
與收管不必過為揀選有失夷人之心其來朝人數
已經會官議定事例別無定奪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捷音事准兵部咨兵科抄出鎮守遼東總兵
等官宣城伯衛穎等奏

准朝鮮國咨差陪臣史曹參判高台弼等送到生擒建州
等處賊屬男婦并首級及奪回男婦頭畜到職除將
被虜人口給親完聚牛隻給軍心種等因具題節奉

聖旨待朝鮮使臣至日來說欽此欽遵又該朝鮮國王李
承泰稱先奉

勅諭該建州三衛董山等本以番臣世受

朝恩近者陽為朝貢之名陰行盜邊之計朕宥之而愈
肆不得已用兵致討惟爾朝鮮國王世守禮義忠信於
我國家有加無替朕甚加焉若我兵加於彼逆虜宜
閉絕關隘使彼奔遁無所以就擒殄若王能遣偏師於
我軍遙相應援伺便而應之則彼之授首尤易而王之
功愈茂忠愈彰矣朕豈無以報之哉勉樹勲名時不可
失欽此臣欽遵令陪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昭中樞

府同知事南怡等領一萬餘兵入攻去後議政府狀
啓據康純呈該卑職蒙差與同魚有沼南怡等於成
化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渡鴨綠江分道而進本月二
十九日攻建州東北潑猪江李滿住等所居諸寨三

集 34-595

十日攻兀彌府諸寨斬殺斬李滿住及其子古納哈
把肥刺等二百八十六級生擒滿住古納哈妻等男
婦共二十三名口獲馬一十七匹牛一十頭殺牛馬
二百二十九頭匹焚燒廬舍一百九十五座及其積
聚二百一十七所收其家產并獲被虜遼東東寧衛
男婦七名口回還備呈據啓得此除將上項俘獲頭
畜等件另送遼東都司交割外具奏行該鴻臚寺回
報使臣高台弼等到京開坐具題奉

聖旨朝鮮國王并差來使臣宜從原賞賜還著禮部計議
來看欽此欽遵移咨到部計議得該部以該虜等
一責之亦激勸之道也今朝鮮國王李承泰奉
命出兵以助我師勦殺逆虜俘獻而來忠義可嘉誠不

加賞賜合無國王賞綵段十二表裏銀一百兩
差未吏曹參判高台弼賞綵段四表裏絹五匹鐵金
紵絲衣一套書狀通事趙等四員每人賞綵段三
表裏鐵金紵絲衣一套後人李承義等八名每人賞
綵段一表裏素紵絲衣一套俱與靴襪各一雙及議
得中樞府知事等官庶純等三員係本處領兵有功
官員亦當賞資名無每人賞綵段四表裏銀二十兩
所據給賜國王并領兵綵段銀兩行移翰林院請
進行人司官一員實捧前去本國給賜獎諭以酬其勞
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夷人抗拒違法等事禮科抄出錦衣衛親軍

文毅集卷十

金主

指揮使司等衙門帶俸指揮同知等官哈銘等
女直通事署丞王忠等呈於成化三年五月初六日
會同館筵宴女直外夷人員額例卓面內有女直阿
力肯革因各乞等故意生事互相爭占卓面為由搶
奪廚子銅牌二面稱言先前毛憐衛搶去盔甲人口
馬匹我每奪將來送赴遼東都司交割當有彼處總
兵等官許我陞賞今又有都督武志招撫我每前來
反是這等相待不肯陞賞及說同來女直內中有做
賊犯邊的與不做賊的一般管待不分好歹我每回
去也犯邊搶掠等語是忠等將言省諭勸戒不期阿
力肯革等恃在夷性狼毒不服諭戒反行結聚辱罵
推跌至晚諭取銅牌若不具呈懲治恐愈加放肆生

事不使等因具題抄出照得前項女直人等近因犯
邊該都督會同武忠參奏要將各勇擊問治罪衛家
聖上宣諭曲加寬貸今又聞知悔過愈肆焚掠茶葉莊集
搶奪銅牌聲言回去犯邊搶掠審得所奪銅牌當已
取還別無定奪參照此虜來於
策藪之下敢肆狂悖如此則其出境益無忌憚必然生事
犯邊不可不為處置乞

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進馬事禮科抄出朝鮮國王李瑋奏稱獲到

文毅集卷十

金主

海青一連差陪臣崔景禮管送赴京進獻等因具奏
成化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禮部知道欽此除照例賞賜外照得成化二年
十月二十二日該朝鮮國王李瑋差陪臣金永需等
赴京進獻白鴿一隻本年十二月十七日又差陪臣
趙瑾等赴京進海青二連今次又差陪臣崔景禮等
進海青一連查得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節奉
詔書各處今後不許進貢花木鳥獸及本處一應所產物
件欽此欽遵今朝鮮國兩月之內三次進貢禽鳥雖曰
小國效順然不應將此玩物頻數來獻其意蓋謂
朝廷所尚者珍禽奇獸故考取頻貢希求厚賞況緣禽

鳥微物奔馳千里之遠勞民動衆彼山煩擾若不禁止非惟彼國不知

記書禁絕貢獻之意抑且窺見

朝廷嗜欲輕探厚取久將起侮招玩殊非王者撫馭外夷之休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合無請

勅一道責付今次差來陪臣崔景禮等領回曉諭國王李

朝廷遣人進貢只宜遵守常禮其餘白鵲海青等物不

皇上威德不寶遠物四夷聞之亦是知警緣却貢獻具題

聖旨是欽此

欽此

全三

禮部為缺少通事事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武忠咨

據通事庫班潘貴等節次呈稱占城國等處通事米

順等俱各陸續病故及丁憂去訖即今外夷進貢不

絕缺人引領呈乞選補等因得此會同都指揮僉事

詹昇等參看得所呈缺人引領夷人補缺一節誠然

相應移咨案呈行該鴻臚寺查報各據通事見在五

十四名丁憂八名病故五名查得宣德正統年間各

儀通事不過三四十人近年以來增至六七十人蓋

緣原無額數兼且出身容易故奔就之徒皆樂為之

若不定以額數難以杜絕將來除今次武忠等開到

占城國等處病故四名滿剌加國并朝鮮國丁憂通

事各一名相應頂補合行各官從公拈掣務要通曉

夷語籍貫明白行止端莊身無後占者具結連人送

部定奪自成化五年三月以後各項通事合無本部

酌量各處地方事務煩簡定以額數總不過六十名

遇有病故及為事等項章去職役者許照缺選補其

丁憂名缺不必選補若事煩去處丁憂有過三名者

許量補一名其新補通事送鴻臚寺不支米辦事三

年無過再支米辦事二年送部考驗如果通曉夷語

別無情犯照例奏送吏部定奪冠帶不請夷語及有

過名悞事者徑發原籍為民永為空例本部行移鴻

臚寺并武忠等一體遵守今後不許故違事例徇情

濫舉違者并治以罪緣係定擬補缺通事事理具題

奉

聖旨是欽此

欽此

全三

禮部為災異事

欽差巡撫宣府等處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葉盛題據萬全

都司呈據宣府前等衛呈申成化三年五月初八日

早四更四點時候地震有聲來自西南而西北門戶

動搖良久繞定至五更二點復震一次等因到院會

同總兵官都督同知顏應巡按監察御史馮徽議得

所呈地震係是災異除通行修省防備外會本專差

舍人景華親詣具題成化三年五月十三日本部官

欽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隨於禮科抄出鎮朔將軍總兵

官前軍都督府同知顏應并巡按監察御史馮徽俱
題前因通抄到部查得先該左僉都御史等官葉盛
等題稱成化三年四月十二日未時分有聲自西北
來地震一次等因本部已經題

准行移宣府巡撫總兵等官并戒飭所屬衛所大小官員
嚴加修省去後今又題稱成化三年五月初八日四
更四點地震有聲來自西南而往西北門戶動搖良
久繞至五更二點復震一次比之四月地震又有
甚焉按春秋傳地道以靜為體以順為正所以承天
者也逆其常理則震而不安其所承矣是為災狄繼
而不承中國之象恐有致寇之虞合無請
勅戒諭宣府鎮守總兵巡撫巡按等官務要嚴加修省撫

恤軍士整飭兵備守護城池操練軍士脩明政事以
消災咎不許懈惰以貽邊患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災異事

欽差贊理軍務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越題
化二年五月初八日丑時有聲自西北來殷殷然若
雷鳴隨即北震連四五次房屋城垣舉皆動搖至初
十日丑時再震十三日大同西路參將都指揮葉繼
開報成遠朔州亦於初八日子時地震各該墩臺關
馬牆并一應器物崩摧損壞數多又將官軍指揮方
辰等牆倒打傷備報臣切見大同地方自去歲十二

月虜眾以進貢為由密近邊方往來窺伺迄今半
朝廷命將出師也駐月久供費浩繁無以春夏亢旱
沙日作難變無成軍民失望今復地震人心愈加
疑跡其所由伊詳之咎然臣本書生不諳兵旅冒
奇虛歷四年無益於人有損於事災異之來寔臣失職
之所致也伏乞

聖明擇賢代任用答

天心庶可圖禦戎之長策臣不勝戰慄之至具題本月二

十日欽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除要擇賢代任行吏
部外查得先該巡撫宣府等處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葉盛等題稱成化三年五月初八日地震有聲本部

為照地震以靜為休屢次震動不能安以承天是為
災狄變而不承中國之象恐有致寇之虞已經具題

勅戒諭宣府鎮守總兵巡撫巡按等官務要嚴加修省守
備去後今都御史王越亦題稱大同地方於成化三

年五月初八日地震有聲連四五次房屋城垣舉皆
搖動至初十日又震一次其成遠朔州亦於初八日
地震墩臺牆垣崩摧損壞數多及傷損官軍等因
無照例請

勅戒諭大同鎮守總兵巡撫等官務要各加脩省撫恤中
二行移所轄衛所也限開城六處看令官軍朝夕
示備保護成此據報臣切見大同地方賊寇不許懈惰

貽邊警錄月二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災異事河南都指揮使司等衙門奏成化元年五月初七日據開封府鈐州申據本州陰陽學中本年四月初八日寅時忽有地震震響一次至二十日午時地大震動一次二十一日寅時連震動二次二十二日寅時動一次申時動一次二十三日丑時動一次節次地動人民驚疑緣係災異備中司會奏具奏成化元年五月二十日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河南都司等衙門奏稱開封府鈐州地震動五日七次人民驚恐一

欽遵抄出

欽遵抄出

節按春秋傳地動以安靜為休若陽迫於陰而不能則地為之動二則為變為異况數動而有聲是為變異之甚也厥咎有在不可不為之警戒合無行令河南都司布按三司并各府州縣衛所官員嚴加脩省撫恤軍民防護城池脩明政事以消災咎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地震事

欽差巡撫四川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汪浩題據井衛所屬治軍民等處及黑白二鹽井馬利長官司直抵渠川屯一帶連方自成化二年六月二十二日申時令到今該處八月或晝或夜地土不時震動共三百七

十五人至本年十二月十四日夜又行震動尤甚於前及各處城垣塚頭震倒數多以至軍民驚疑不安日會同鎮守四川都知監太監關禮總兵官都督同知芮成謀得恐是本衛大小官員不能備職立事之警飭兵備倉事張曉不能禁奸革弊都指揮官情事又不能正已率下以致軍民嗟怨鬼神震怒地通不寧搖撼遠方若不習令脩省祭禱何以弭此災異已經案仰各官洗心滌慮改過從新祭禱本處屬隄土主消弭災異去後及將震倒城垣量為脩砌外緣係地震事理具題成化三年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隨於禮部抄出鎮守四川總兵官都督同知芮成亦題前因通抄到部

欽遵抄出

欽遵抄出

看得四川鹽井衛地動前後共三百七十五次又地震一次及城垣塚頭震倒數多以致軍民驚疑二節按春秋傳地動以安靜為休若陽迫於陰而不能則地為之動二則為變為異况數動而有聲是為變異之甚也其在邊方為兵之象厥咎在於守土之官不能脩職恐有致寇之虞而山川鬼神有不安者人

勅戒諭四川鎮守總兵巡撫并都布按三司等官務

加脩省撫恤軍民整飭兵備脩理城池操練士馬不許懈惰以貽遠患及行翰林院撰祝文內府該衙門關領香帛差人一員責捧前去四川布政司支給官錢買辦祭物祭告境內山川之神以懷定

答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陳言與除害事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胡
題照得西寧河州洮州文縣階州西固城等衛所
番僧人等為因逐年驛遞供給到京重資每得
中間多有夾帶節次犯邊為惡番賊及鎮守守備等
官素知進貢得利緣由冒將通曉番語家人禿髮經
衣牽領瘦小馬匹頂作番僧名色朦朧報官却將私
貨詐作方物混同真貨番人一槩給與開文馳驛入
遞照例應付庫給脚力車輛牛隻赴京進貢重資
賜回還之日買到在京直錢貨物詐稱賞賜依例起

全教集卷上

十九

開應付經過站分畫送不得休息及至到家時
所買貨物展轉圖利以換馬匹仍冒番僧挾帶私貨
勞擾驛遞運送不絕到之時又行占宿公館享用
供給開領賞賜置買京貨應付回還似此奸弊不可
勝數乞

勅該部行移鎮守守備西寧河州洮州文縣階州西固城
等衛所官員今後番夷進貢務將各人年貌族分
并方物毛齒件數開報在官備造文冊照例起
送赴京仍將造過文冊并重計結狀先行付與順差
舍人繳部以憑查照敢有仍前扶同番僧及詐冒家
人受屬圖利一槩起送者聽巡撫巡按并按察司分
巡等官弔取各衛所文卷逐一查勘或休訪得出事

發到官明白具奏開罪如律等因具奏抄出照得前
項地方番僧族頭人等進貢到京以憑各該守備等
官開奏名數給賞真偽難辨前起未去後起復來
內府綵段開給不敷驛遞有司應付不暇今御史胡深
所言有理各准施行移西寧河州文縣階州西固城等
衛所各地方番僧族頭人等進貢到京務要查開按察
司分巡官公同審驗步隊外番番僧等許進貢外
番夷年貌族分并所進貨物送用驛遞公議人員送
部以憑查究仍行陝西鎮守總兵巡撫巡按官嚴加
禁飭密切訪察如有仍前不實冒名作弊利己虧國



初該部行移鎮守守備西寧河州洮州文縣階州西固城
等衛所官員今後番夷進貢務將各人年貌族分
并方物毛齒件數開報在官備造文冊照例起
送赴京仍將造過文冊并重計結狀先行付與順差
舍人繳部以憑查照敢有仍前扶同番僧及詐冒家
人受屬圖利一槩起送者聽巡撫巡按并按察司分
巡等官弔取各衛所文卷逐一查勘或休訪得出事
詐稱外虞主番者甚重有以京師內及當地土產

赴京者及有所在無知軍民或將瘦損馬匹
接送僧人進貢分取賞賜者以此奸弊多端難以條
分謹悉若未申嚴禁約使朝貢之有時賞賚之有
起送之有定數則內外真偽實難分別非但虛費府
庫之財抑且騷擾驛遞人眾深為未便所有禁約事
例除行陝西等處鎮守巡撫巡按都布按三司等官
公同計議停當覆奏外合用出給番漢榜文仰陝西
布政司翻刊轉發各該衙門及沿邊衛所驛遞等處
一體行常川張掛遵守施行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今將申明禁約事例開列仰各該內外
所司及軍民人等務要嚴加奉行遵守毋得故違取
罪不便

金瓶梅集卷之

卷之

一西寧河縣縣丞洪岷等慶聖堂崇壽寺住持坐
僧二依天順七年十月內欽奉

得遠越

一外夷慶州等處土番許令二年一次進貢認納茶
馬熟番許令三年或四年一次不拘時月每大轉
止將為首四五人小族一二元起送赴京其餘跟
隨番僧番人勞以十日口粮在邊倉支給俱省今
回族回寺務須察其虛冒不許復蹈前弊及夾雜
別族之人混開驛數
各番到來其守備等官務要妥押停當不許生事
羅織遇有進貢方物會同按察司整飭邊務副使

金瓶梅集卷之

卷之

甲佛像之類應送赴京

一省令回族回寺番僧番人數內備有方物該貢
段鈔絹之數者就令為首番僧番人帶回到衛
令守備并副使等官拘取原主給領若是守備等
官及用事人等徇情便容番僧番人似前作弊及
將帶線段鈔絹之類侵用致損夷人者並聽巡按
及按察司官訪察劾舉拏問
一烏思藏等處邊夷進貢從洮州來者俱照見行事
例依洮州地方例賞

禮部為禁約番僧事禮科抄出湖廣岳州府知府毛
祥奏據本府城廩運司中告切照本所原設馬

船隻遞送進貢軍務重事公幹官員近因四川烏思藏等處番僧指以進貢為由結成群黨販茶貨營生近有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前來到所多要馬座船隻裝物貨又行索要銀兩酒肉下程之類稍有不便輒便行兇擅將官吏水夫人等招鎖細縛在船大槓籠棍苦打因而致傷身死致使官吏水夫懼怕俱各逃命藏躲以致番僧輒將婦女拖搭上船非理淫污莫敢誰何又自將馬座船隻撐駕前獲寶慶等處收買茶貨動經三五箇月不得回所者有經年不得回所者俱將船隻作踐破壞不堪駕用以致入船逐年消耗遇有進貢等項公務到所接應不前告乞轉達禁治等因備申到府案照喇嘛番僧結成群

全案集卷十

人上

黨行兇打人勒索財物強淫婦女逼趕人船消耗等情實為民害誠恐沿途各處驛站亦被擾害深為未便如蒙乞

飭該部計議合無今後番僧進貢方物止將所進之物開送四川布政司照數收貯賞賜就於本布政司官庫收貯贖罰銀兩等物支給如有不敷就令齋物官員赴戶部關領回司收貯以備賞賜具奏抄出查得先該南京守備御馬監太監王敏題稱烏思藏喇嘛番僧八刺生等進貢回還一路拐帶幼男搶奪財物等因本部奏

已經通行禁約去後今知府毛祥等奏要將番僧進貢方物收貯四川布政司就彼給賞事有礙礙難行外

所言番僧動經四五十人或七十八人結成群黨與販茶貨擅將官吏水夫打傷身死淫污婦女沿途驛站被其擾害一節查得舊例前項番僧進貢每起止許四五名或六七名赴京其餘還向聽賞今稱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結成群黨沿途擾害顯是各番往來不肯按次陸續起程故意存途遲延等候以致群聚為惡合無行移山東湖廣四川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府州縣經過驛遞官司如遇番僧到來即便陸續打發起程不許各起等候會集一處致令生事害人如或遲延不行所在官司呈報各該巡撫巡按官員嚴治發落若有重情奏請區處又查得番僧進貢回還例該每人給與食茶六十斤戶部行四川

全案集卷十

人上

門茶馬司給與今各僧擅自撐駕船隻前赴寶慶等處公然收買數多官司不行禁止事屬違合行戶部嚴加禁約仍行各該巡撫巡按官員於番僧經過所在一體禁約施行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為禁約番僧事案照天順七年九月內該四川按察司副使劉清奏照得洪武年間烏思藏等處二年一貢在後成都府并雅州所屬軍民見得番僧茶貴要得販茶下番將子姪義男跟隨番僧引入十日之程長河西地名打前壩習學番語私制為僧過有烏思藏長河西并董一韓胡等處進貢投托混同

開本有十五名... 二百名跟同赴京... 人通同勒要里甲人等... 柴炭油燭等項... 傷者畏其兇惡... 答又有將行李... 兩至一百兩者... 買私茶下番... 錫鐵鍋等器... 打至千百餘... 途內亦有雲南... 者亦投作番... 其害乞

勅該部計議... 恩特進方物... 落該管官司... 署落開隘官... 思藏等衙門... 一據五角亦... 偽所申公文

黎州守關衙門及雅州各一角軍衛有司公同查對... 開文內姓名有無與申文相同如開內增有姓名... 夾帶無名之人將本犯并伴送舍餘就行提解收監... 申達三司提問國師神師住持教門印信不許行便... 開文荊州府所屬不許販賣茶斤沿途官司嚴加查... 詰私茶入官往來行李除

貢獻及... 朝廷賜與物件與隨身衣服鋪蓋官與人夫扛抬其私... 買茶斤銅鐵等器一切不許抬送兵部出榜嚴加禁... 約共同遵守仍著落布按二司分巡堂上官往來雅... 州各關隘禁治如此三年一貢計冒者不得販茶... 利不能久付番境又加防範嚴密無隙奸久則前

弊自革庶奸人消阻遠以納貢者得以親受... 朝廷賞資感... 恩而歸邊境... 例行巡撫鎮守等官斟酌定奪已行四川鎮守巡撫... 華官及都布按三司照依會官奏奉... 欽依兩事理欽遵會議停當可以經久之策具奏定奪去... 後迄今二年之上不見奏報慶治以致前項番僧頭... 目進貢比之往年愈加數多除董下韓胡外豈得無... 思藏宣德正統年間番僧進貢每年多不過三四十... 名自正統十四年至景泰年間起數漸多然每歲... 不過三四百名至天順年間每年或有增至一千... 名者今照成化元年正月起到至本年八月止計送

有留總該一十五起共人三千七百七十名已賞過
一十八名未賞二千七百三十二名共該鈔一
十八萬八千四百錢銀段三千七百七十四表裏馬
價紵絲二百四十九疋衣服三千七百六十八套靴
襪各三千七百六十八雙食茶二十二萬六千八百
斤其後來者又不可量且沿途肆其野性攪擾驛遞
夾帶人口殺傷人命強姦婦女販賣私茶有係強盜
假充番僧者有係逃民投為番僧者中間奸詐百端
累經犯法即今各處水旱災傷人民艱難供費不貲
工部造辦衣服靴襪應付不前
內府綵段閑給不暇委的費用浩大騷擾頻數若不從
長處置誠有未便劉清所言實乃利 國安民之計

金教集卷十

卷十

合錄

惟其所擬請

勅烏恩歲番王開諭其所遣番人朝貢數多路途遠涉往
來頻繁不無勞費況有無賴之人詐冒番人名目生
事害人自今宜遵洪武年間

舊制庶免勞擾人難仍

勅四川鎮守總兵巡撫巡按三司等官悉照劉清所言事
理嚴置嚴加防禦邊境緣係處置邊夷事理不敢擅
便題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尚書姚夔為乞

致仕事臣本一介書生粗知章句律律中進士任給事

中歷陞南北兩京刑禮吏部左右侍郎十有三年碌
碌素食因人成事荷蒙

先皇帝不以臣愚擢居禮部尚書

皇上嗣登大寶圖任舊臣仍叨祿位感荷

鴻恩殫身莫報切惟禮部尚書乃古宗伯之任所以掌邦

禮治神人和上下凡

國家大封建大冊立郊廟燕享以及四夷賓客天下學

校人才悉與其任自非私才碩德惟寅惟清周通精

敏者鮮克有濟臣夙秉昏庸素乏才德學不足以究

禮樂之原識不足以達古今之變雖竭心力以周旋

其如智力之不逮又臣今年犬馬之齒五十有二疾

病交攻元氣耗損頭目昏眩兩耳蟬鳴腰背拘酸腿

金教集卷十

卷十

膝痺較每日朝參之際勉強支撐常時理事之餘輒

就枕席養的志氣昏蕩精神倦怠急用致事多乖謬言

或失倫臣愚誠不忍欺心冒祿妨賢誤事況五十致

仕古有其人今有制伏望

皇上天地大德矜憫昏疾放臣致仕回還田里俾得少延

歲月游泳太平之化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

區區之情干瀆

天聽不勝戰慄待罪俟命之至具題奉

聖旨不准致仕欽此

禮部尚書姚夔為陳情致仕事臣開人臣事君以不

欺為賢以盡職為能苟心有所欺則事小矯詐職不

未盡則政多隱缺事出矯詐之謂奸政多隱缺之謂
肅奸且肅人臣之大罪也是以古之大臣盡已之心
以事君量已之力以從事心雖盡而智有所不及職
欲情而有所不逮於是乎納祿求去以讓乎賢者能
者人主知其然亦不強其所不能而致累焉乃擇賢
者能者代其任故官無廢職人遂其性仁之至義之
盡也臣本凡庸叨際

盛代自始任及今幾三十年荷蒙

列聖知遇歷陞禮部尚書

恩至隆厚切惟禮部尚書古宗伯之任治世人和上下非

學之博則不足稱古宗伯之任

國家制度儀物之盛非德之尚則不足現導短而納

主上於大中至正之極古雖其人今豈易稱稱百至

陋學淺德微爰自受任以來于今五載非不盡心勉

脩職職固惟補報萬一奈才器卑下識量庸劣所以

禮樂不能將明神人不能協和上無以酬嚴

聖德彌縫其缺下無以申飭民彝敦厚其化用致地遠不

寧天道不清山川裂竭風雷妄作夷狄犯順盜賊奸

究職比之由咎將奚道復蒙

皇上不即加譴

勅令脩省

天地之恩何以云喻切惟自古大臣因災異而

因災異而脩德故能轉禍為福反咎為祥

五十有四為疾病所攻精神耗氣力竭

較頭眩目花故臨政秉方遇事退縮徒玷名位無益

時治每思古人竊自沾背前年已嘗陳情致仕未

賜允俞荷延歲月尋復二期東來欲懇祈憫致煩瀆又恐且

復一日廢事愈甚罪益重視願奔走心實憂懼况

今謫見于天災至于存此政

陛下省身脩德更賢高治以應

天變之日臣不職誠不忍自欺以文飾其咎而竊倚苟祿

也伏望

皇上斷自宸衷放臣回還原籍致仕以終餘年別選才德

卓異之人以備委任庶幾

天意可回而災異弭矣臣犬馬之情不勝戰慄待罪俟命

之至具題奉

聖旨卿謹慎老成明於典禮朕方信用不允告閑欽此

禮部尚書姚燮為乞

恩祭祖市伏讀天順八年三月初二日

詔書兩京文職有年近七十願告致仕者聽堂上官有難

家年久欲照例給假回家省親祭祖者聽其省祭欽此

欽遵外聞以仁治天下者不竭人之力以孝治天

下者不忘人之親杜庸謂人生七十古來稀則聽群

臣未七十致仕者不列人之力也管子謂慎終追遠

民德歸厚則聽大臣得省祭者不忘人之親也

皇上至仁大孝漸被天下滂洽臣雖何其感戴竊念臣

介寒微切居鄉位自筮仕迄今幾三十年曾無職

功德碑丁時大馬之齒五十有六日將氣力精神
蕭索于已誠不待七十而可致仕者然前後陳之
骨至于再三未蒙

聖命仰知

陛下以臣年貌未衰尚堪驅策姑留以備員數且復斷其
來歸臣不敢以致仕請切緣臣自丁母憂起復離家
二十有二年未嘗得一便道還鄉三拜

清勅之賜未嘗得一焚黃隴上臣荷

朝廷厚恩厚德委以禮樂之司任之專責之重犬馬至
微尚知恋主對御異類亦思報本願臣耳目心思異
於禽獸焉敢肯 恩私德輕為私家便身之計第
一歲喪父賴母申屠氏撫教成人致有今日乃與妻

奏文獻皇帝

卷九

子安享厚祿而置父母墳墓于荒烟敗草間愁怨忘
情中心誠有所不忍是雖私恩不効公義傳曰無私
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伏望

皇上廣天地之德于無窮終仁孝之惠于天下依前

詔令官給假回還一祭先塋以展孝思即當依限前來

效職庶得免於松楸之懷罄心畢力以圖補報萬一

不勝感激切奉奉望

臣等謹具奏聞伏候

聖旨 次日奉

聖旨國家政務貴在六卿況卿老成常朝夕輔朕未可
私所請不允欽此

一為回話事刑科抄出貴州等道監察御史鄭心
詰謝文祥奏稱成化二年會推會都御史巡撫陝西
以為是臣等舉張岐可當此任等情奉

旨張岐許奏體勘官已罷為民了如何入來窮究他事
謝文祥先說是陳文保他今他又說是姚燾顯是要
誣這事不必問都還著從實回將話來欽此欽遵抄出
思得成化二年八月內該兵部會官議得巡撫延綏
右僉都御史盧祥年老難理邊事取回奏 准會同
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王翱等
推舉得監察御史李綱歷練老成副使張岐通達有
為於內 簡命一員量陞在京堂上風憲職事前去
延綏巡撫具奏奉

奏文獻皇帝

卷九

聖旨張岐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地方欽此今
鄭已等奏臣不恤公家之名器務植私門之桃李意
謂是臣獨舉張岐者切緣凡會舉官員皆出衆論相
同然後會名具奏中間一人作疑必須另舉張岐之
舉由於衆論非出一人之見有兵部奏案可查鄭
已等又奏張岐奸詐臣亦奸詐竊念臣自幼讀書頗
知事君大節由進士歷官給事中侍郎尚書幾三下
年未嘗以矯激沽名為忠以黨比許私為直欺君罔
上之心不敢懷也誤國害民之事不敢為也謂臣才
識短淺不勝重任實所甘心謂臣奸詐臣所未諭其
謝文祥與鄭已等所奏中間蓋有所為臣忝備大臣
與之辯折恐失大体臣之罪過亦不容辭乃惟性最愚

願平昔遺道而行不能結納要路多取忌嫉排謗况

臣年髦昏昧委的不堪任使有妨賢路如蒙

聖恩憐憫將臣罷歸為民或放回致仕以泄後生就進洵

洵之念則

皇上保全臣始終

大恩天地父母所不及也不然臣之一身進退有不可測

者伏乞

聖明憐察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緣節奉

欽依都還着從實回將話來事理為此具本奏奉

聖旨這言的事不實朝廷已知道了卿勉盡職務不必辭

退欽此

禮部尚書姚夢為乞

恩憐憫事先該監察御史謝文祥奏已故太師保禮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陳文保舉張岐岐續該謝文祥

與御史鄭已張詰又奏是臣舉保者節奉

欽依都還着從實回將話來欽此隨該謝文祥具本回話

奉

聖旨謝文祥言事多出私意保用張岐的事既說陳文

路又說姚夢為倡言不肯輸情回話轉換支吾排陷大臣

奸生無理錦衣衛筆來打着問欽此臣仰窺

聖意蓋緣文祥累次論事失當而懲之耳不知者遂以為

朝廷因言罪而罪文祥以臣文罪也臣心不安伏乞

聖明弘天地之量寬貸文祥伴臣自新以為言路之勸不

然仍乞將臣罷歸以謝言路臣干冒

天威昧死乞

恩不勝恐懼待罪之至具題奉

聖旨謝文祥累肆狂妄非為卿罪他不准欽此

文祥奏

姚文敏公及妻墓誌銘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少保諡文敏姚公墓誌銘

成化癸巳二月九日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姚公卒

先是

上遣太醫院判官賈永視疾繼遣中官賜羊酒米藥

命璣日一視之至是計開 上震悼賜鈔萬緡贈祭祿

命自初喪至葬皆遣官祭 命禮部尚書韓幹給祭

賜其喪 恩典甚厚公之子璧奉學士王惟臣狀

屬手銘焉時年公交好逾三十年以道義相親約

以古正人君子之待方賴公啓靈期以進於晚

而公遽不復中所以哭公者其能已於情乎

予拒之銘公墓銘雖然公之墓非予銘其難查

碑而銘之公葬於墓章親指庵姓姚氏先世居

不南渡後家桐廬族聚詩禮代有聞人曰榮祿

以文行稱高公七世祖也謂祖鼎祖伯華父惟善

隱德以公貴祖父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姚

姚申屠贈夫人公主而顯異一歲失怙中廢夫人

極力撫教三歲口授孝經誦語能記誦八歲就外

傳也既長有志于學十三歲邑校從楊長教誨

訓伯卿受教於夜學通貫經史為文雄健有可

氣下筆湧注數千言弗窮李善人曰才學兼美

統元年舉試第一會試解乙榜入太學進業

西平公時勉司業趙公琬一見知為偉器待以殊禮

少保南郡楊公溥尤加賞異因遣子婿從學公間游

劉忠愍公之門劉計與尤至壬戌會試第一與從弟

龍同登進士時人榮之癸亥權吏科給事中首疏入

事謂循吏德舉賢才考察有司慎選風憲寬詔勅之

限革監軍之弊立謚法以勸賢銓教職於地多見

採納甲子夏早奉

命祀北鎮雨應時至都御史王公勦鎮其地喜曰此所謂

隨車雨也為立碑於廟乙丑秋母夫人疾醫藥效不

顯天願以身代尋瘞丙寅持節冊封晉府徐等王

夫人以疾卒公以不獲奉湯藥為恨號慟極哀奉柩

南歸居喪盡禮遠近後游士雲集多所造就

舊任已已

英湖北狩國勢危疑群臣勸郡王進請未次諭諸六科公

乃詣 朝廷任用大臣正謂社稷計何必詢諸小官衆

衆議戰守不一公言兵敗之餘人心未定只宜固守

伏兵歸路擊之遂上疏遣人間道賁

初官府遼東令總兵官楊洪曹義各選勁騎期以進與

京軍內外夾擊未幾洪義果統所部兵來賊聞一夕

遁去景泰庚午晉廷臣交章薦公出大任陞南京

刑部右侍郎陞兵部尚書公時云其親赴廢弛公一以

嚴肅正之付無涉內廷未敢

賜初以前任給事中贈其父母皆贈人美工氏封孀人

七中改南京禮部奉

勅考祭雲南官吏黜陟允當癸酉還朝遂留禮部尋賜

詔追通議大夫加贈祖父如其官祖妣妣人妻封淑人

丁丑春正月景泰不豫尚書胡公濙在告公強之出

十四日率文武大臣於左順門問安退集東閣議

立

皇太子疏懇請未允次日公欲率百官伏

請以請是夕與子議定遂歸與王夫人決十六日早三鼓

至朝房公屬子具本稿有

陛下為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正位東宮等語公躍然舉筆於立上添

一復字時同官鄒公幹等俱稱善已而入朝衆議合

文武大小官僉名且一操寫二本因遲延至十七日

半變作弗果進

英廟復位石字輩竊弄威權勢焰可畏公視之如常享德

其不附已乘間調公南京禮部

英廟素知公為人且聞正月立儲之議未幾驛召至京

賜一品服轉禮部左侍郎戊寅調吏部有真守以舊

貽敗亨挾勢囑復其官同列附亨者今擬唯葉某到

公鄭筆大言曰吾寧不做侍郎必不判此葉某竟上

後亨敗附亨者降黜而公之名益重矣未幾復部尚

書附官善大夫公詳雅敬謹明於典禮克稱厥任

上保嘉之甲申今上嗣位命侍經筵賜白金綺寶

成化己酉上耕藉田奉太學皆從公所請宴賜有介

丙戌會試公知貢舉預陳數事以杜僥倖閏三月進

資政大夫贈封祖考以下皆如制八月公率群臣上

封事具陳

當急

祖宗之付託惡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恣於宴安

肆於逸樂以禮法齊家以節儉制用官爵無濫授金

帛無妄賞土木勿妄興齋醮勿頻設出入有防巡遊

有度節嗜欲養天和留心萬機無忘政務

上以其言慰諭甚至丁亥正月賜金織麒麟文綺七月

以災異數見乞致仕

上曰卿謹慎老成朕方信用不允辭朝鮮進海東青公言

非故事宜下

詔自今非常貢之物不得進以示不實遠物之意戊子四

月以災變率群臣上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繁子嗣乞罷

西山所建之塔斥回阿叱哩之流留心經筵裁減政

務親君子遠小人服食言動悉遵

祖宗舊規庶回天意嘉納之

慈懿皇太后崩上英有異議內閣執不可繼之以疏事下

禮部公率群臣覆奏詞甚懇切有曰山陵

宗廟聖孝所先綱常典禮國家攸重萬一合葬附廟之

禮少有疑阻斷非細豈能保其將來無憾理改而

從正者上覽奏感泣卒從其議九月夢見公

謝職不允已丑會試公為知貢舉官三月上疏乞祭

先塋

卿老成當朝夕輔朕未可言私六月遷吏部尚書進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公熟於事休庵正庶務刻章宿
弊品藻人物進退惟公中外稱慶以為得人庚寅雨
雪失時公率諸司條列政務其末具言可憂之事以
冀感悟辛卯秋加太子少保遣中官賜羊酒寶楮
是冬薨出軒轅公上疏及獲諷諫言無所諱壬辰南
方大風雨水溢公疏言自前歲彗星示變以來四方
漸覺多故朝廷處置事宜往往不為深遠之圖自
古禍亂常起於災傷飢饉之餘母謂天道姑息有象
無應只箇因循便安於目前也

全教集卷十

先志

上其言命禮部即會議行公自是憂形於色食不甘味
上疏乞罷歸田里不許已而疾作日轉劇臨終謂
曰吾受國厚恩不克圖報死後勿隨例請葬祭以
重吾過言弗以私比卒自公卿大夫以及閭巷士皆
為揮涕吊祭填門殆無虛日公丰神秀朗器識宏偉
言論侃侃平居接人開心見誠汲引人才惟恐不及
自奉儉素雖貴無異寒士天性孝友每語及二親輒
嗚咽流涕處兄弟無間言視群從猶已子遇宗戚中
貧乏者濟之無德色文章豪宕經書疏義學者宗之
立朝三十餘年憂國之心老而彌篤每當廷議正
色昌言人皆敬服說者謂公可屬大事正直弗徇如
古周勃姚崇其人誠知言哉公著述甚富所存者

堆稿二十卷公生永樂甲午十二月十七日享年
十配夫人王氏同邑名家女有賢德子男五長即
甲申進士兵部郎中娶趙氏次國子生娶于女
王出次瑩側室金出女四長適鄉貢士吳春先卒次
適國子生陸坡王出次俱繼孫男三教敬致孫女二
公之葬以卒之明年閏六月二十五日墓在邑金牛
山之原銘曰 桐山秀拔桐江澄澈儲和華精挺生
豪傑養氣剛大立志卓犖問學該博文章峻潔歷
多士遂登禁闥正言謫論有裨宸闕春官冢宰位望
隆赫直諒如崇重厚如勃允矣董巨天胡運卒忠在
國家寤世簡用嗚呼文敏無愧前烈
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知

全教集卷十

先志

姚文敏公神道碑
惟姚氏系出有虞其先家汴梁宋南渡徙居桐廬世
傳詩禮多知名士而未其貴顯貴顯自公始公諱夢
宇大章相庵其別號也生一歲而孤性資穎異克志
于學十五遊邑庠傳通經史為文雄健有奇氣正統
戊午秋春秋舉浙江鄉試第一會試辭已榜入太學
祭酒李公時勉司業趙公婉一見器重之少保楊公
溥聞名且遣子增從學而公不自滿復進歸忠愍公
之門請益士大夫莫不高其志壬戌會試中第一與
從弟龍俱登進士人榮耀焉癸亥擢吏科給事中
以備德舉賢避風憲乞謫法等八事為言多見採納

甲子夏早奉

命祀北鎮雨應期至丙寅持節 冊封晉府徐壽等

未還而母夫人卒公以不及奉湯藥為恨號慟幾絕

葬祭一以禮已已服闋復舊任是秋

吳廟北狩國勢危疑大臣勸進郎王議未決詢諸六科公

曰社稷大計為大臣者當任之而詢諸小官何耶事

乃定十月虜騎犯京城禁兵出戰未大捷公請遣

勅召廷將楊洪等領勁騎入援虜聞一夕遁去景泰庚子

廷臣薦公才堪大任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振舉廢墜

刑獄以清主申改南京禮部奉使雲南考察官吏於

丙還朝留任禮部丁丑正月景泰不豫尚書胡公漢

在告公強之出率文武羣臣問安且請復立

全教集卷十

上

聖天子即位東宮張成未上而

英廟已從石等請出復位矣亨因挾私弄權軒輊大臣

而進退之調公南京刑部已而有言公才者

英廟悟賢聖京轉禮部左侍郎賜二品服茂寅謂公

時王公朝為家宰選用人才資公為多矣未遷禮部

尚書先是與禮者未愜人望公任之奏對從容儀度

閒雅

英廟嘗曰禮官真得人矣甲申

禮中節合宜青開經筵 命公侍列有白金文

寶格之賜乙酉成化紀元 上冊籍四幸大學悉

從公請而行禮成宴賜有加公嘗云輔政當謹諸始

丙戌秋率群臣上封事有思艱難崇節儉等名將

逸欲之言

上欣然嘉納勉諭甚至丁亥正月賜金織麒麟文綺戊子

復率群臣上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繁子嗣服食

言動宜悉遵

祖宗舊制言激切有感動意是秋

慈懿皇太后崩上異葬內閣執不可公率群臣覆奏詞嚴

而義正於是合葬祔廟之禮以成公在禮部所

舉僥倖止息凡遇災異必引咎辭職跡上輒蒙恩

復乃乞祭先茔

上曰卿老成當朝夕輔朕未可言私於是衆知

朝廷倚重公者至矣尋轉吏部尚書庚子丑六月也公

全教集卷十

上

釐正銓法務振興論品藻人物必得其情至於方面

轉遷亦必以序有欲撓之者卒不變卒卯秋通前秩

滿九載加太子少保遣中官賜羊酒賀緒以示獎勞

是冬當出軒轅公上疏反覆諷諫冀有感悟壬辰南

方大風雨水溢公疏言自前歲彗星示變以來四方

漸覺多故自古禍亂常起於災傷飢饉之餘母謂天

道姑息有象無應只圖因循便安於目前也因再上

疏乞歸田不允憂形于色疾遂作

命太醫朝夕診視仍遣中官賜羊酒米蔬臨問比卒

震悼賜賜鈔萬緡遣禮部尚書鄒幹祭贈祭祿大夫少

保謚文敏 命工部造墳兵部具舟歸其喪所以

賞終之典厚矣公平神秀朗氣度宏偉言倫侃一

大休居官政精敏喻人接擢人才無間新故有以
熾疑騰謗者公不與辨亦不為之變節隱然如泰山
喬嶽不可動搖立朝三十餘年憂國憫民恒存念慮
事有可為必勇為之惟恐已後人先每廷議大政大
事立名當官人皆悅服一時大臣詞氣慷慨才識高
遠果有出公右者識者謂公可屬大事如周勃善
變務如姚崇世以為知言公所為文豪宏富雖以
其為人所存義墓堆稿一十卷其四書本經義疏
式之公生永樂甲午十二月十七日卒成化癸巳
月九日享年六十曾祖鼎祖伯華父惟善有隱德以
公貴始贈文敏公仕郎吏科給事中後累贈父及祖俱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楊妣申屠累贈夫人配王
氏內助賢能累封夫人子男三璧甲申進士兵部郎
中璽園子生璧女四一適鄉貢士吳春先卒一適國
子生陸俊餘未行其長男女四人俱王出幼者俱
室金出孫男年敏敬敬女二璧扶柩南還以卒之
年閏六月二十五日葬于邑金牛山之原立石神道
表微子文敏以疾固辭而請益堅願子與公同朝夕
相知為最深自公之逝子悼惜尤至豈可終無一言
以副孝子之心哉乃為采撫誌狀序次如有繫之銘
曰山川間義生名賢身寓瘠壤浩然讀書不筆文
湧泉科名漫沾多生先拜官禁近
御建羽儀燦爛鳳鸞時平景泰天順間而京三
隻近雲龍風虎自當年文曰高朗峻台遷作制

至司化權四方英傑歸陶甄公於是時任調元淵深
重如山淵忠言讜論累百篇致君欲過堯舜前心勤
事左思歸田終情未遂殊憂前翻然長往不少延六
十甲子繞周天四海蒼生嗟棄捐百身莫贖有淚
我
生聞訃誠哀憐贈官錫謚恩禮全英靈歸葬桐江塹金牛
山色開雲烟隱隱魏巍義澤且堅神龜顯靈燭耀旋煥
德有辭可細鐫芳名取耿百世傳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諱身敏大學士安城彭時議
故姚文敏公夫人王氏墓誌
弘治五年壬子夏五月先家宰桐廬姚文敏公之配
夫人王氏卒下家越明年癸丑其孤璽捧遺事走京
師過余請銘賈少愛業文敏公之門夫人視若子姪
今聞夫人歿方傷悼未已易忍銘其墓耶然義不可
辭乃撫其狀之大者誌而銘之夫人家世為桐廬右
族曾祖彥彬祖仕玉父孟謙母李氏感奇夢而夫人
生時永樂甲午正月二十日也有肉齒之異至性穎
慧及長益不凡初文敏公遊邑庠時論翕然推重也
令楊侯信教諭楊君瑛咸與二家相友善每言王氏
女賢非得佳士如姚某者不可與為耦二家遂相與
訂盟既歸周旋儀禮孝事大夫人中居氏久而益恭
嘗患危疾夫人親醫藥躬撫摩夜則焚香籲天以祈
姑壽及中居之喪文敏公以使事不與飲夫人喪事
惟謹識者以知禮稱而通經史大義卓有遠識

裁度事宜多出人意表教子以方相繼顯且樂賑窮困敦睦睦妻金氏有小女愛撫婚嫁厚於已出堂姪米早孤為之擇配俾成立凡宗黨婚喪相贈聘如恐不及治家寬嚴適均豐儉惟節至老不廢紡績甘蔬食雖紅肉之粟不一粒妄賞每用為暴殄戒文敏公為給事時居憂四方受經者雲集夫人視諸生如子弟區畫饋餼甚周及文敏公荐歷吏禮等部侍郎尚書夫人常以慶賀入

兩宮禮文條秩錫賚有加天順初

英廟復辟權奸竊弄威福皆以文敏公不附已為憾公懼禍及夫人曰大臣事君以道死生以之他非所聽其事果寢夫人每決疑刺劇毫縷弗爽故文敏公勲業

全敬集卷十

二百五

間望之名世者夫人裨益之功居多初封孺人進封夫人再進封夫人及文敏公先逝獨居二十年而終享年七十有九長子璧兵部武選郎中以忤權貴被謫先卒次即璽南京武庫主事次璧國子生女四長洲卿適舉人吳春次清卿適國子生陸峻次澄卿南表全次潔卿適方純璧與澄潔皆金氏出也孫男七曾孫三以年 月 日即文敏公之墓於墳下合葬焉於乎夫人女範修于家婦道訓于俗母儀傳于後信存榮而歿光壽考而令終也是宜有銘二曰維虞胤姚維王出姬望三華閭充峙浙湄合緣天啓璧映金輝貞賢粹懿光于閭帷于久彌章于衍祚昌繁祉純嘏錫自彼蒼吁嗟我公先高子幽二紀斯邁

遂同丘墓茲嘉慶時儼其全錫銘于堅圖便萬年賜佳士出身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淳安徐賈謹撰

姚文敏公暨夫人墓誌附錄終

全敬集卷十

二百六



姚文敏集八卷

浙江汪汝
栗家藏本

明姚夔撰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壬戌進士官至
吏部尙書謚文敏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本名蘓
蠡堆稿後其子璽刊板改題此名夔一代名臣風
裁嶽嶽不愧古人而詩文乃直抒胸臆不中繩度
如寄弟詩云嫩韭蒸來香滿口一食午膳倍尋常
太不以詞藻爲工矣此所謂人各有能有不能也

沈蘭軒集四卷附錄一卷

〔明〕沈彬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蘭軒集四

卷》提要

叙

嘗聞之先達云沈蘭軒比部長者也夫蘭軒之氣於時爲春於日爲煦於風爲薰其爲人也則爲長者長者之用博大忠厚先躬行而尚本質如漢塞侯懿侯萬石君之儔耳遐哉若人不可作已自童觀鄉故老誦蘭軒分餅拜牧豎事噴噴不容口固已慨然欽慕其人一日友人芮滄洲携一帙示曰此蘭軒公遺藁也藏三世矣顧安能俾之不朽乎余再閱之見所謂東郭別意詩叙則在都下送我先曾考怡松翁而作也因爲歎歎者久之嗟嗟公之盛德不可槩

沈蘭軒集

叙

見哉叙始言友道不狹中言朝廷取士之廣及其通家世交之誼末復追念其先翁遺言而以仁義忠孝爲勸公之厚德篤故舊忠君孝親若是謂之長者非耶公歿暨今且餘百年矧又無子使非茲稿尚在閱抱幾泯泯矣於是與滄洲忠寧諸君子謀所以梓之邑之叟長裾者聞是舉也靡不翕然稱善焉噫公之德固不係于文之傳不傳而因其文想見其德茲集不爲無助也試舉一事談之公立朝未久卽懼曹吉祥之變括簡牘未有公姓名往候者旣又以禮抗石亨洎彪不爲屈當是時權璫之焰炙手可熱而能所

持若此餘可知矣然則公之爲長者又豈塞侯懿侯
萬石君所能與哉余蒐家乘攷志牒固願爲執鞭者
乃相與諸同志樂成斯事非但爲區區通家誼爾也
隆慶己巳至日後學龍屏山人周維新撰

沈蘭軒集

叙

二

沈蘭軒集目錄

卷之一

序

送吳推府序

錦衣馮經術南還序

武康林州簿考績序

舍人劉永和還鄭州序

彭郡博序

山陽五節韓氏傳家集序

贈嘉禾掌教杜誠之序

沈蘭軒集

目錄

東郭別意詩序

夢親詩序

壽徐耆老九十序

說

英溪葉氏昆季字說

論

索羹

記

兵部主事吳公遺像記

節孝先生遺像記

題節孝徐先生父母墓碑陰

卷之二

碑

防風氏神廟碑

誌

題田廷玉墓誌後

施處士墓表

處士駱公行狀

南城兵馬副指揮方君行狀

證道西源諒上人壽塔銘

沈蘭軒集

目錄

卷之三

書

道經武城寄伍大尹書

書西銘贈潘景善

書梅花付端

銘

處士潘君墓碣銘

鏡銘

梳匣銘

贊

傳臚自贊

祭文

祭韓大恭人文

祭吳彥起文

祭張母王氏文

雜著

雜記

題露筋烈女祠

題鍾馗

卷之四

沈蘭軒集

目錄

五言律詩

聖節擬進賀詩

太廟陪祀和陳汝礪韻三首

寄鄉黨親友

挽周彥儒訓術

挽略主事敏父

送潘時彥謫鐵嶺

寄周文鎮

七言律詩

壽陳主事機父

玉谿漁隱

送聶太守之任廣州

送人分得泗渚白蘋

壽丁御史父

環翠樓

題丹陽新豐道石人

送寅長陳汝礪

寄贈芮梅菴處士

寄友

水竹幽居

沈蘭軒集

目錄

挽丁御史澄父

挽薛侍郎父

挽田主事珰

挽沈榮主事父

元夜讌集

觀伶工有感

舟行寄友

挽韓太恭人

挽薛尚書

七言絕句

畫竹及雙喜

漁隱

寄友盛用章

精舍寺和韻

壽父生朔

浩歌行寄友

怡松卷

葉孺人哀辭

卷之五

附錄

沈封君碑陰記

沈蘭軒集

目錄

蘭軒先生墓誌銘

墓表

沈蘭軒集目錄終

沈蘭軒集卷之一

明 武康沈

武陵楊



序

送吳推府序

景泰三年秋九月湖州推府廣信吳公天倫考績如京師遂引年致仕鄉人州人仕於朝者莫不嘆公之去焉蓋公蚤游庠序歌鹿鳴而升辟雍者如其年以明體適用之學行易直子諒之政司理湖州者七年

沈蘭軒集

卷一

無留獄無重刑強宗豪右縮頸包羞山是齊民父子嘻嘻室家相慶願公久任仰厥治成而公一旦致仕而歸齊民失望州人寧不爲其父兄子弟嘆者恨公之去也然自鄙夫患得患失昏夜叩人之門求必得之而乃驕人於白日是有甚於乞食播間之餘而驕其妻妾者而人皆不以之爲非也士風遂頹靡而不振今公年未六袞視髮未茫蒼身體康強一旦引年遂致仕其知脫屣功名浮雲富貴恬淡可嘉而曰勢曰利無以尚之公其真知進退止足哉庶幾其能振起頹靡而士風爲一新矣鄉人寧不爲其鄉黨故舊

嘆者快公之去也予州人也知公爲最深其所以嘆公之去既不能同諸鄉人父兄子弟而有以恨公去而尤不能不異諸鄉人而有以快公去者其亦樂公有介石之節而適乎嘉遯之志無亦使吾鄉黨父兄子弟之樂於仕進而不知止者其亦感公之去思振起而自免流俗哉孔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既謂之義則進退仕止必有道矣故君子進而仕得其道則爲上爲德爲下爲民無非行其義矣退而止得其道則私淑後昆儀形式邦家亦無非行其義矣吾固因公致仕而歸以發之於是集諸縉紳餞於崇文

沈蘭軒集

卷一

門外濟濟多賢未易悉數供其張者鄉人刑部主事吳立序其事者予州人員外郎沈彬也

送錦衣經衛馮公南還序

名非君子之所急也然可以示來者使之聞風興起是以沒世而無一善之可稱君子疾之昔漢太子少傅疏廣受年老辭位去公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觀者多嘆息其賢唐國子司業楊巨源亦年老辭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又爲歌詩以勸之昌黎韓子復引二疏事爲文以贈余讀之未嘗不掩卷嘆慕之三子者咸以耄碩儒康寧請老于

載同一榮名而韓子之文又足以發其輝光照映於終古也蒼梧馮公仲舉少游庠序卒業成均正統初筮仕貳尹余邑時尹豐城丁公同寅協恭典廢補弊觀課以時民不惰業居官期月民大畏服歷三考考輒最超拜今官錦衣衛職司禁禦儀鑾陞戟鷹揚虎賁之士幾十萬人其帥臣例非勲舊之才賢者不與選而贊佐賓筵之職亦非練達老成者曷克副其政務之殷也哉且職兼倉庾師士繁夥凡其委積儲蓄陳陳相因何啻百千萬計料量既平出入惟允閱再考考輒蒙天官奏其績

沈蘭軒集

卷一

三

上特錫之勅命進秩徵仕郎贈其父母封其內子皆如其秩旌賢能勸有位也景泰七年春閱三考考又蒙將有顯擢公曰吾老矣無寧以得爲戒乎遂引年致仕是歲八月道經武康邑之父老倡曰是公能寧民是嘗父母吾邑者率其子弟或擎舟舛走或夾岸拜趨沿流上下以送以迎念其疇昔愛利莫不感激呼號至有流連越境尤不忍舍之者余謂二疏之去觀者多嘆息其賢至有感而泣者觀一時人物之盛耳楊子之去白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者當路有知已者在也若吾馮公去邑十年之久邑人猶爾思其

賢感慕其惠遐沓攀悲殆甚於公去任之日夫名位之殊古今事同不同固無暇議公今其歸當不少於楊子之樂矣鄉人起敬莫不取法於公名就泯焉余故邑諸生誠知謏陋不能歌詩以誦其美又無以發其輝光姑且書之將以諗於來者

送武康判簿林侯考績序

洪惟國家稽古建官以維民極凡有民人社稷之寄自藩伯郡守縣令丞簿莫非民牧之任簿至卑者也以一介之士銜天子命環百里之內皆得以生養休息之任不細矣顧拘下位政無專達士之志大

沈蘭軒集

卷一

四

慕高欲雲合電發其所設施者往往不屑爲之故漢有高士不爲主簿之言宋有大儒嘗簿同安乃曰古之君子學道行義足以自信而已主簿雖甚卑何足以害其高哉更名其所居爲高士軒大興學校子民之暇卽與諸生講明聖賢修己治人之道鄉邦化之流風餘韻猶有存者是則在我者能自盡則無所訕於彼簿之卑真不足以害士之高而士之高亦果無待於外者也今之君子職斯任者亦惟盡心所事求無愧於古人而已若吾邑判簿林侯若思述其博雅好古操履端素視民如子九載於斯其庶幾乎盡心

所事求無愧於古人而爲今之高士者耶蓋侯莆陽
聞人九牧之裔少辟從事永樂中筮仕嚴州倉曹遷
筦內帑轉乍浦古耶二鎮巡宰厥歷中外二十餘
年所至卓有能名正統甲子陞拜官武康居山水之
間厭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男耕女
蠶老勤少劬僅充貢賦無幾贏餘尚賴山水之毛絛
蕩菱芡鳥獸蟲魚以裨卒歲一有水旱失時遂無聊
生之氓大爲民牧之累侯自下車竭力民事典廢補
獎薶奸殖良豪右歛戢里閭安靜有在來之純而無
德色之矜有徹上之圖而無賢勞之伐百里之民感

沈蘭軒集

卷一

五

三百七

其仁而觀其德者雖倪頰之愚莫不嘆息以爲賢曰
是侯寔能父母吾父兄子弟者今茲去矣吾何以釋
之父老乃相率而謂余曰侯之子我民也至矣我民
之感侯也深矣子誠邑人也曷紀其實以泄吾邑人
之思余辭余謂林侯子吾邑人之賢藩伯郡守之所
習知余固曰侯今之高士也雖然林侯之賢盡其德
矣豈止於是哉明年之正適當天下諸侯 朝覲
會同之期習知林侯之賢藩伯郡守具在其列
皇帝清問下民之際必有以侯能牧之績上薦
宸衷行將特承

恩寵不次超推或入贊廊廟出佐藩郡侯也尚必益
修厥德益懋厥官俾名垂簡策光昭昭奕後人將有
指吾邑而稱之曰是高士治化之故邪也則吾邑之
人不但今日之所思不釋於侯而已其亦與有榮耀
於不窮僉曰然遂書之以爲父老贈言

送舍人劉永和還鄭州序

鄭州古檜國祝融之墟在禹貢外方榮波之間寔惟
中土會合陰陽之和人物麗秀及周之衰其詩尚有
羔裘之勞心切切素冠之勞心博博匪風之懷好音
相古先民固多賢者追乎入鄭之久然後俗情駘蕩

沈蘭軒集

卷一

六

三百八

如水夾防下流不可禦止者矣肆觀其詩若不安於
燕妮則有女曰鷄鳴之儆戒雅甘淡薄則有出其東
門之匪思至於羔裘之濡舍命不渝斯蓋尤有卓犖
不羣之士表表傑出於其間鮮不爲流俗之所移易
者固秉彛好德之天人所不泯亦陰陽會合之和時
或鍾於人也永和世家鄭州顯祖考明威公生元季
寄育外家及長膂力幾變不學而至大有過於人者
洪武改元

聖人臨御世征不庭公應勇敢征進芒部時與小旗
陳興者三人夜冒重圍襲殺夷邏者三人被其卉服

更易衣之乃夷語號呼假彼邏者既將山守者覺之
公與陳典輩詐若彼畔者轉聞而前格殺數十人乃
克出圍其一人中傷要害氣且絕慮爲彼所得而物
色之則泄其機矣公乃與陳典負行里許得置頽垣
中共排堵牆以覆之併力而奔奔數里天大雨雪乃
乘雪且前却行里餘以錯亂其步武有頃追者至燭
其迹若往而還迢迢狐疑遂不果追前臨大溪陳典
傷不能涸公挾以濟者凡九十餘度經三日夜乃達
雲南總戎所請援陳典瘡甚不克還公獨馳還報已
而援兵少圍莫解公嘗出入虜營熟知夷情請獨往
沈蘭軒集 卷一 七

告援不遺餘力祇以累已於是獨肩重圍又再往反
凡三告援乃克解圍遂平芒部事 聞召至京師
上面賜獎諭公承 問輒對語雖朴實無文然皆質
直無偽淡中事情
上簡其忠誠特陞千戶俄陞指揮凡一轉官輒賜告
還鄉祭掃鄉黨榮之既至 寵渥日隆命管旗衛事
公性剛直不撓與掌衛事指揮積不相能其人亦勲
賢者

上顧欲兩全之乃罷公調楚雄衛胤子某卽永和父
彬婦翁也謙異儒者其行已下人恒若不勝衣者故

公倦勤憫以武弁加之某亦兄承慈志公遂以次子
某強力頗類已

奏代已官乃致仕家居凡若干年考終嗚呼迹公之
智勇忠誠宜乎良知良能殊勲偉績簡在帝心克終
勇名子子孫孫永保川享光大無艾其不謂之表表
傑山者乎永樂中先君益仕鄭之管城驛公尚無恙
一見歡若平生交命與婦翁爲友

送彭郡博序

紫芝彭先生教授江陵郡學介行余序而送之曰學
校禮義相先之地正人倫厚風俗之原也易書詩春

沈蘭軒集

卷一

人

秋禮樂洙泗濂洛關建之書皆其具也士之羣居講
習成造措諸事業罔不越是然而正厚猶或鮮聞無
乃寄空言於耳目以爲發跡之資而身心迷所關涉
正坐以書自書而我自我一切爲人而不爲己之病
哉善夫南軒張夫子之言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
也江陵產寓振古多賢南軒夫子寔守是邦流風餘
韻猶必有存先生至則進諸生日舉夫子之言以告
語之必有躍然而興起者矣庶俾人人舉於士行而
實有正厚之原也余拭目以俟

山陽五節韓氏傳家集序

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蓋人心之善善惡惡卽天道之福善禍淫有一定不易之理而世所謂富貴貧賤成生壽夭幸不幸之制於命者不與焉故類之不幸短命而善善之所存流芳百世天道之福善審矣雖之微幸苟免而惡惡之所歸遺臭無窮天道之禍淫固矣昧者謂天道難知祇以幸不幸計曾不知幸所當幸所謂天其中命用休幸斯幸矣幸所不當幸斯鬼神之所戲幸斯不幸之甚矣山陽有衣纓故家曰韓氏其幸不幸於歸來遜有五節婦焉耶律夫人韓氏出賈氏楊氏丁氏金氏韓氏婦也夫婦服人

沈蘭軒集

卷一

九

者也以順爲正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宜其家人與子偕老婦至願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婦執禮也故父母歸寧有時執親之喪卒哭折筭自非得罪於夫子無反在室禮不幸喪其所天爲未亡人則從其孤守其宗祀盡其天年斯婦禮矣何守節之足稱哉爰有士夫君子而帷薄不修簋簠不飾者矣婦無攸遂廼修乃飾綱常所係載維載持是足稱矣若耶律夫人成婦三月耶律令養正卒傳云耶律文正王裔固有宗祧之奉族屬之旒矣三年喪畢夫人旣茂遺腹之孤孰無所依豈其仕於遠方者耶何其孑然

靡遺也夫人越婦執禮孫於外家宗弟養母斯蓋出於不得已者尤不幸之不幸也無何弟敏又卒弟妻賈氏矢同夫人苦節養姑撫孤肅寬肅娶楊氏寬丁氏肅旣天卒寬後亦卒楊氏丁氏同心廿節迨寬子立復天立婦金氏嗣德賤賢載安乃節韓氏享年七十有七守節者五十有五年賈氏享年四十有五守節者二十有四年楊氏享年八十有一守節者六十有二年丁氏享年七十有五守節者四十有五年金氏享年四十守節者十有六年蓋韓氏諸婦世著貞節始於耶律節婦皆所謂聞風而興起者俾諸夫

沈蘭軒集

卷一

十

子雖不幸而不躋壽考繁有刑家之美而耶律夫人卒爲韓氏女宗庶幾可與推者尤表表也洪武初有司常以耶律節婦之事聞于上旌表其門問先正太史宋公傳其行及諸名公贊詠續傳敘之玄孫文彙次成帙名曰傳家集間謁余序余惟傳世行後必天下之名能文者乃逮不敏固辭不獲然嘗論於今太守丘公公邀知其詳抑公恒以表行義勵風俗爲政先務之急將名五節於其巷以爲過者式嗚呼一門三世五婦全節餘慶不匱光昭無極其幸不幸尚何計哉余故備述婦禮與婦節

之足稱且釋貞一之理而序之

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
所生余何謂韓氏孫子其世保之其世保之

贈嘉禾掌教杜誠之序

學校禮義相先之地風化之原也然其政之修舉在
師儒得其人則人才盛彬彬駁濟濟傑出否則反
是而風俗厚薄實所攸係其任不輕且重如是哉然
士之從師使之羣居庠序藏修游息莫非相觀而善
之所必先謹夫義利之辨明析秋毫之末以爲端本
澄源之地然後講學會友以究極夫天理之公取友

沈蘭軒集

卷一

十一

輔仁以踐履夫義理之實惟日孜孜倪馬盡力又何
患乎道之不行名之不立行之不成也哉或者記誦
爲工標榜爲事亦毗爲能馳騁爲務聲勢相先禮義
滅裂則其人之賢否可知已河間往誠之少從其先
大夫貳守餘陽郡予亦從宦先人時借誠之發蒙於
奉川隱者王君子之門間嘗分北誠之題卒業於予
同年今翰林學士嘉禾呂先生茲以辛未進士乙榜
章丘司訓遷掌教嘉禾之邑序拉其同門友太學生
趙某抵予別且曰我無以處予子亦無以贈我乎予
應曰諾既而諉曰嘉禾古之攜李文獻有徵振古斯

今矧其庠序實呂先生游歌泮渙之舊所誠之茲行

謁拜受教之餘先生必諄諄然喻之不少懈尚矣待
予言雖然誠之予鄙亂友白首合簪無何別去乃爾

惓然不言吾心固不可若是忍况俾之言而不言吾

心尤不可若是忍矣抑先聖有言古之學者爲己今

之學者爲人二者之分實人才風俗之所關善教學

者不可以不審於是焉予固不足以議此竊聞爲己

無所爲而爲者也嘉禾况予隣壤先生之德之教鄉

人素所欣飲聞其道南鄉人父兄其必率先子弟握

衣而來環泮聽講莫不充然有得其間必有審於爲

沈蘭軒集

卷一

十二

音八

己爲人之分明於義利之辨者而人才之盛風俗之
厚庶幾拭目可俟予言不再誠之勉旃

東郭別意詩序

東郭別意詩者朝士大夫送其友人武康周密文績
之所作也或曰朝大夫士莫非顯資縉紳文績乃以
一命之士猥辱謙光寵增賁飾鄙夫市童籍籍嘆賞
奚翅蔑玉以相依將謂雲泥之屑就是大不然不曰
友乎友非有所挾也洪惟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文德
誕敷士風丕變抱一才一藝茹連葉征匪孰利祿成
思攸長一欲聲光後先媲美千古於是爭先掉鞅挾

策鼓簡借計上於天官歲凡千百天官承

制秉鈞持衡品藻論東益精致精務合輿論隨其器識大小而上下其祿秩以時奏可釋褐受官莫不位稱其才人効其職一若良治之範金初不可以毫末增損於其間容亦無所假於毫末之增損者是殆受成於

聖皇神化宜民之一端其妙固不可悉矣若吾文縝世素儒業今年春膺薦而來觀光上國受知朝紳獨爲衆多有若司勳大夫劉公時用沈公維厚素號難於言者於人最慎許可今文縝拜官南還二公率先

沈蘭軒集

卷一

十三

命工繪圖張都門外歌詠揄揚以道盛美在坐諸賢更唱迭和二公乃復次其篇什題曰東郭送行別意詩若干章章若干句猗那和平雅淡適中所謂治世之音安以樂良有以夫僉謂予與文縝同邑謂宜序其所以作者之意予辭因切念之昔先君子歸老林泉時與文縝之老翁訓科彥儒先生年不能倍雅好情摯而先生於予則不啻十年以上之長也今予之與文縝亦有日月之長再世忘年締交於父子間念昔先君子嘗病且亟先生一藥良已載延一紀手書示彬猶在在耳顧今先生與先君子皆已沒世予敢

忘哉予固不得辭矣雖然予亦何言鄉社有碑予嘗銘以告語父兄子弟以爲其出也必忠於君而義歷於國其處也必孝於親而仁厚於鄉仁義忠孝勉勉無斁其庶幾乎其有成乎因序之末以爲贈言文縝行矣其尚勗諸

夢親詩序

嘗謂人之精神每與天地陰陽二氣相爲流通而厥初生民高曾祖孫均是一氣況子之於父母乎資始資生恩同天地流通貫徹蓋無彼此存沒之間也其盼嚮之相通夢寐之相接亦固然爾矧心爲活物主

沈蘭軒集

卷一

十四

三十七

於一身實爲神明之舍晝接於物而應事夜交於寃而成夢蓋若交於耳之寃而有所聞交於目之寃而有所見交於口鼻四肢之寃而有所起居食息亦無異於旦晝之所爲而或有善有不善者一皆本諸心也是以古之修身謹獨君子恒以夜夢卜其晝之所存一否一臧克念克戒是蓋又有係於精神心術之微間不容髮予固謏陋奚敢僭議疇昔予未弱冠侍先君子游宦五羊時度庾嶺將謁唐相曲江張公俄有二客先後徐行同謁祠下已而先君子遂與客長相揖各道鄉里姓名暨各言其從所自來因各見其

子弟乃悉予父子爲湘人客長遽曰先翁嘗掌郵予先君子啞然曰少吾奉檄浙東曾納交於六吉何先生者得非先大夫耶客應曰諾是予父也沒世已若干年今予因鄉薦獲遷上舍且三年歸覲吾老母傾蓋盍簪友誼舊好遂共買舟同抵五羊兩情契合斷金如蘭殆漠如也迄今逾三十年念先君子久已沒世客長乃今致仕眉壽無恙荆州公其季自予呼四丈乃今平樂翁君字定之去年秋來自穎濱仍以故人子弟綢繆莫替今年春新拜今官潁行前一日視予夢親詩一卷蓋其昔年在穎濱嘗久病差一夕夢

沈蘭軒集

卷一

十五

母太夫人與之語且飲之酒儼若平生君言固嘗夢先大夫太夫人未有若是夢之儼然若皎如也寤而不忘猶在心目於是感激泣下遂成近體一首凡五十六言且曰辭語要非工竊亦志吾懷耳又曰念吾母樂吾二十年乃得是夢至於今又十餘年每念及之五內崩摧士夫君子固嘗憫予之悲相繼有作千亦其不忘爾先翁之好其亦毋靳爲我片之可乎予謝不敏惟竊念嘗登堂展拜闔門撫慰宛然尚存又竊念予罔極之恩居嘗萬一殆有甚於君者顧曾不能因心有作足以起予於士大夫君子是蓋淡有愧

於君焉若夫因夢以占所存以致精神心術之微是尚待諸耆德醇儒以發其奧云

壽徐翁九十序

天下之達尊三齒其一也故三王異貴而不遺年三王養老而必引年夫豈不以爵命受於君德行成於已而齒則天序之尊也是故先王之治制民恒產建學立師教之以樹藝申之以孝弟蓋必使之人人有養而俗尚孝敬者矣然又慮夫董之未戒戒之未休而勸之未篤也於是乎身親蒞之以時視學養老以率先焉此養老之禮達乎上下而養非徒養也誠以

沈蘭軒集

卷一

十六

老吾達尊人人所當孫弟我其率先敬事老吾前聞言行所宜師法我其率先承教於是屈其崇高忘勢下賢親祖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饌在前祝饌在後冕而總於憲行乞言洞洞乎惟恐其不樂心而不吾享也伋伋乎惟恐其不舍語而不我聞也養之如是勞亦甚矣而好賢之心猶無已也若欲養陽氣春夏時一行之矣春入學釋菜合舞又行之季春大舍樂又行之食養陰氣秋冬時一行之矣至於秋頒學合聲又行之一歲之間原原七行曾不悁然天下之老一也吾老吾既孝養於家國老庶老吾既敬

養於學四海之內老者衆矣安得人人而養之故必
令夫羣吏及養其老於學必於學者學爲講明孝弟
禮義之所老爲講明孝弟禮義之尊不但講明而已
其必有以觀視於人人而孝弟禮義之心莫不油然而
生矣古之養老非徒養也蓋如此是以孝弟與行
流通浹洽春融玉燭舉一世仁路無不乘之賢家無
徒養之老者矣自秦而降淳風日漓間有按文塞責
希世舉行不過涸洞耳目一時徒養而已洪惟我
朝法古致治天下郡縣歲凡正月既望十月朔旦舉
行鄉飲酒禮請賓介謹迎致禱法揚解序長別賢一

沈蘭軒集

卷一

七

回淳古之風蓋已百年於茲方今

聖天子復登大寶益隆至養峻發德音誕敷文教詔
內外官親在耆年咸應錫命仍許分祿就養單及庶
人之老七十八十賜帛有差九十特加廩餼百年優
賜爵秩於以廣德教崇化本甚盛典也由是天下之
人沐浴膏澤丕變作新家敦孝愛里與仁厚天順已
卯武康耆老徐彥純甫年登九十徐故吾邑望族族
老惟翁言述詳雅儀形修偉歲時邑大夫舉行鄉飲
必宿翁正賓席翁蓋不惟老於一族而又老於一邑
者也歲之夏五月十有一日適翁初度之吉子姓雲

仍克庭遠室班衣錦緣稱觥獻壽麗眉鶴髮幾凡生
春賀客留連崇朝競夕衆推邑博士孟震肅先生記
其實子姓賓客之能詩者又相與詠歌松栢之喬年
樂既醉之太平翁之從孫暄昶之妻與彬之妻偕兄
弟也明年庚辰十月之望賀客之賢余姻家老朱君
文顯書來抵余道其盛且曰翁曰安得吾子叙其事
余固不文念翁眷愛之篤如聆警欬因述古之養老
養非徒養之意

聖朝法古致治休明之懿諭翁益知所自重以永祉
期願馳以爲翁慶且以復朱君并以諭吾鄉老父兄

沈蘭軒集

卷一

十人

其必無靳於講明孝弟禮義以淑諸人而爲子弟者
庸亦無怠於所敬事可也若夫歌詠尤非彬之所能
以爲它日倘遂掛冠之請獲從杖屨遨遊於菴盡山
水間觴咏之餘尚當爲翁賦之

一 英溪葉氏昆季宇說

久矣冠禮不行於世人不知三加之彌尊三黜之加
有成若甘醴之惟厚受字之孔嘉信乎曰今之成人
也難矣自冠之不行祝嘏之辭廢而字說典焉述其
所以命名之義責以成人之禮俾求先王之道於人
倫日用之間順其德而敬慎之日嚴師友以勗成之

尤寶命也殆其獎也惜前經而不識昧人道之典常
眩章耀句奪人目等諸戲劇徒侈大而空譽之字
說云乎哉葉氏珉珊英溪故家子乃祖文政厥考景
春又大振有家聲珉既當室而孤與其弟珊強毅樹
立堂宇燕然不撓不玓可謂能子孫矣以父兄莫不
喜其克家而樂觀其有成於是迷其命名之意介其
鄉大夫子寅長郎中沈公所求予字且爲之說夫父
母生之續莫大焉兄弟同胞一體分形均父母之子
也父母玉子之心至矣珉美如玉珊瑚似玉不以玉
名而咸以似玉者名欲其勉思企及以自玉之又從

沈蘭軒集

卷一

十九

而琢珉而器使之幸無棄置于人若匏瓜然玉子之
心至矣珉珊曾足勉思企及而自玉歟我將琢珉而
器使之字珉曰如璋珊曰如珪珪兩璋也璋半珪也
珪判而爲璋一體而分形也璋合而爲珪分形而一
體也無珪不璋也無弟不見也珉必友其弟而後爲
人兄無璋不珪也無兄不弟也珊必弟其兄而後爲
人弟璋之瑜珪之瑜也兄之美弟之美也珪之瑜璋
之瑜也弟之美兄之美也璋之瑕珪之瑕也兄之過
弟之過也珪之瑕璋之瑕也弟之過兄之過也詩不
云乎兄弟具在和樂且孺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

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置其然乎諄曰兄及弟矣
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惟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
夜寐無忝爾所生字說云乎哉

論索羹

漢王之對楚使曰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
一杯羹王之出此言也義乎智乎或曰劉項同受君
命約爲兄弟義當易父而呼漢王因而責之是矣計
非危言激切無以折慄悍禍賊之氣漢王又從而反
言之亦是矣蓋不然也夫父母生之續莫大焉親不
可假尊無以二者也夫人身親背逆久爲仇敵而乃

沈蘭軒集

卷一

二十

借我不可以二之尊冒彼不可以假之親又況遂彼
吾烹之言忍爲分羹之語不超庖丁之視犬羊不義
甚矣且吾至親之命存亡久速懸於敵人反覆手耳
而乃陽爲甘心棄置之辭陰肆彈擊折衝之計向非
項伯勇不顧親之言太公之命不亦危哉不智又孰
甚焉或又曰太公誠父也義帝則君也天下苦秦暴
害諸侯王因之共立義帝以滅秦而項籍賊弑其君
馮陵四海漢王率天下兵以討之公於臣職而已奚
暇私子職哉義帝實天下之主太公亦其臣耳設使
以增敵愾之氣是亦公於臣職而已義亦明矣且嘗

比肩其人熟知啗啞叱咤之情是非繆於聽斷多矣故寧逆批其鱗而不順拉其首卒能不死太公而奪之氣是亦智矣尤未然也夫王之不義不在於忘君私父而在借已之父以德於人之父也且身率諸侯王兵討亂逆使得執父以敗功縱賊則何義之有王之不知不在於成敗利鈍而在於以已之父微幸而試禍也若親爲俘虜歿生係於遂忽之間而不思所以全活之計則何智之有然則退秉初心而修綢素之師則速父命進而跳身以致輿觀之請則棄君仇奇謀詭計又非儒者之可言爲漢王者當何如不過

沈蘭軒集

卷一

二十一

三

善其辭命而已矣若曰義帝天下之君天下之人孰非義帝之臣願爲義帝歿必欲殺吾翁吾翁得其死所矣且吾惟從天下人臣爲義帝討若耳若悲殺我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吾今從天下之凡有君臣父子者誅而矣是則辭直義嚴不待祇益禍爾之言足以勝落敵人而全父命矣使其冥頑不靈萬一不幸而有意外之變是亦人無諉我之責而已亦有可分其過者矣嗚呼噫嘻安得起良平諸公而語以是哉

舞陽侯廟記

侯漢高帝故人也夫人高后女弟從起豐沛卷獨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榮陽成臯間佐有天下以元功定封舞陽侯卒謚曰武按史本傳侯沛人吾鄉古汪芒國之餘不亭禹貢揚州震澤之隄限今隸湖州府武康縣地據柏山之上游名上柏里兩水合流于中又名湘溪里遠在南服非侯馳驅效武之地而廟食于茲振古斯今水旱疾疫鄉人有禱卽應如響地志乃云侯故里人從季母嫁于沛遂爲沛人他無所考證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一理氣流通爾初帝會羽鴻門張良出告事急侯倉卒入

沈蘭軒集

卷一

二十一

三

見怒髮衝冠慷慨收言遂排大難其忠義之激烈有如此及帝稱疾令戶者三內奉臣侯排闥直入流涕進言叙始今之壯愆斥未遠之殷鑒其忠義之懇切又如此未以流言侯黨呂氏帝詔平勃就斬之平勃行且計之云云侯之無將昭昭也後六年侯始薨又二年惠帝崩呂氏篡漢臨光受封使侯之元勳偉德一旦掃地無復可紀責備于侯甚有所累侯之無將固昭昭也夫忠者孝之推義者仁之制仁義忠孝所謂一理氣之流通冲漠于兩間貫徹于人心無古今彼此之間者侯之爲沛人爲里人是非經行之地也

容辨也况水旱疾疫鄉人有禱卽應之如響哉廟食于茲孰曰匪宜繼自今鄉父兄子弟其山必忠于君而義厯于國其處也必孝于親而仁厚于鄉仁義忠孝永永無斁則神之福之者亦永永無斁矣因系之銘曰有感有應有吊有靈用昭無止勒銘麗牲

兵部主事吳公遺像記

嗚呼惟我外舅吳公卒之三十五年其季子宗慶奉公遺像屬其季女壻沈彬記曰吾家世清貧先君子歷官中外餘廿年服勞王事齋志以沒曾無贏餘以遺子孫忝厥祖嘗曰士事尚志昔漢楊震有言使後

沈蘭軒集

卷一

二十七

三

世例爲清白吏子孫吾亦將以是遺汝曹顧不厚歟不肖孤宗慶奉承先訓弱冠筮仕周旋趨走州縣間幾卅年夙夜孜孜惟心在公側囊重索恒恐少有餘資以遺先君子羞惟我兄弟內外凡八人兩兄棄背二三女兄僅無恙姻婭之存亦惟毛君與子與宗慶皆年逾五十白首相看日征月邁是不可知其誰久以世也惟我後之子孫賢否不可逆知宗慶大懼其不我先君子知也釋今無以視之一有忘義贖貨荒墜先緒惟我之罪視之其省惟其賢惟我先君子德視之其不省惟其不良惟我匪人之罪幸因遺像記

先君子所嘗言明以視之彬應曰諾彬固與子同志所不敢以謗陋不文辭若夫公之歷官叙次行事之實其載僚署浙江參政張鳴玉之狀嚴溫和栗容觀之偉詳見前進武選員外陳先生之贊况公志高行篤襟度夷曠有爲有守命弗與居令聞令望垂於罔極語在先正少師楊文敏公之志之銘彬固不得瀆言也

節孝先生遺像記

國家建官郡守縣令稽古侯伯主典境內祀事故安養而澤生民若社稷若山川咸在所秩而儀刑有代

沈蘭軒集

卷一

二十四

三

作典來哲若鄉先賢猶在所秩今年中春甲子淮安郡守有事於宋節孝徐先生顧瞻祠宇家塾彌歷歲所將比將傾弗冊嚴祀乃諏日鳩工命與甫新冢封垣崇樹碑表阡斐艾蔡蕪松柏楸榆行株顯列故所廟貌髦俊秀偉類非肩壽考終乃復旁搜側訪得先生寢墓之雅容於郡人李氏所藏作新肖像且又模刻之石將俾郡之人志先生於心者則必存先生於日存先生於目則必心先生於心山往游行英爽昭晰庶幾有以感發典起而仰承風化之萬一載屬余記余辭余謂先生潛心篤行學本至誠事母至孝

喪踰中制精誠感神瑞杏連理膏露屢降詳見郡守
所著墓表於以淑諸郡之人士奚庸與於言矣開嘗
竊念先生之所自言初見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
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
自此不敢有邪心朱子謂先生資質淳美一撥便轉
終身不違噫寧不以其幾於不貳者耶繼自今郡之
人士父兄子弟之所教誡樂學要之存先生於目者
尤必體先生之德容表裏具直不獨頭容可也心先
生於心者尤必存先生之至誠天壽不貳終身不敢
有邪心可也然而氣稟莫齊蓋有資質淳美何敢望

沈蘭軒集

卷一

廿五

於先生者亦惟從事於先生昔居鄉校之訓言其所
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惟日孜孜勉焉以盡其力將
有忽不自知其優入先生學本至誠之域而亦不敢
有邪心矣郡守蘭陽丘某治民事神一皆本諸誠潔
而余理刑漕運假館淮陰後學吳興沈某今年 天
順戊寅中秋甲子考成適當嚴祀之日記

題節孝徐先生父母墓碑陰

嗚呼此有宋節孝徐先生之父母羅城府君夫人之
墓也先生之德之行詳載郡志節孝之名山陽府人
嚮子知稱道之先生之沒於今三百五十有六年矣

淮安太守蘭陽丘公陵新其祠宇遂封其父母之墓
勒碑以識之心乎先生之心也彬翁題其陰曰世之
仁人孝子之欲掩其親也靡不以爲無窮之計然而
山谷變遷子孫興替是非智慮之可及已曷思所以
反身修德俾仁孝篤至感通神明垂裕後昆若先生
者然後足以保無窮也不然壘壘郊墟蓋有生都將
相沒錮重泉者矣曾幾何時莽於榛棘狐穴兔走人
孰碩睨乃其齒脣且不保况其父母乎然則後之君
子思欲保其親之體魄于無窮必思所以效先生先
生之爲教也博大悠久而府君夫人之墓永保休享

沈蘭軒集

卷一

廿六

益無窮焉

沈蘭軒集卷之二

明 武康沈

武陵楊



防風氏神廟碑

太祖高皇帝卽位之初正祀典詔曰夫岳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止以山水本名若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堂號甚盛典也蓋上古天神地祇人鬼通祀曰神尸之以人人惟萬物之靈蓋莫靈於人也降及唐

沈蘭軒集

卷二

一

三

世日遠於人漸無神象儒先莫考其詳大而天神咸以舍奠致敬他可知已會稽之北江淮之陽封隅之間神號防風氏遠自有虞以上必則古先治民聖賢民到于今思之不忘而報事見靈德王碑詳其顏魯公碑今莫考其詳焉彬本縣人而生也晚常有是言問語於人質諸鄉父兄君子今未敢也決非禹戮後期乃其沴世不肖子姓是非孔子所考載專車骨者嗚呼安得一正祀典期日俾牲幣牢醴一如古上聞於朝以洗千古之繆之爲快哉今未敢也

處士沈公墓誌銘

沈爲吳興著姓而武康尤著清源分自武康故二邑之沈同譜而共宗述善侯云述善之傳十一世至炯又十世至括又九世至誠誠生祿是月祿等將遷其父母塋於黃山西北烟霞塢之陽以太學生朱君之狀刊銘於余余與祿同宗述善侯洎炯之牒爲兄弟行故不辭而爲之銘按狀處士諱誠字必信其先世居餘英嶺高曾祖都官尚書重遷德清金鶴山曾祖辰字廷幹祖義字德和以文學名於世考思康字可寧母茹氏子二長說山鄉貢任教諭次卽誠處士生而孝友慷慨好義恭抑能施而不自表暴有古人風

沈蘭軒集

卷二

二

與人交真意流溢澹如也時

國朝啓運未久法制廢而多更人懷屏幘君獨雅志好古雖幼疾廢學而長尤勤於誦讀暇則彈琴自適不嬰情於得喪爲人道古今治亂如指諸掌才尤纖密長於治生不營營趨逐而家日饒裕歲大歉道殣相望公謂其子祿曰民不聊生若是吾忍坐視之於是獨穀八百石以賑有司爲之旌其門推之其他好義可知也配許孺人淑慎婉婉克修婦道人稱其賢長子矜娶蔡氏次祿於洪武十九年歿黃山村朱氏改名文達朱卽太學生諱國寶字良臣號秉忠文公

裔也古雅仁厚鄉閭推重而甚暱文達故文達居黃山從外姓與朱孺人構別室於塋東長山名曰孝公堂歲時守墓享奠如禮衆以孝稱焉姪裕由鄉貢士爲監察御史孫鏗聘何氏次綱許贊倫氏公生於泰定乙丑年七月九日遷葬於景泰庚午閏正月一日嗚呼若處士者可謂閼於抱而膏於遇厚於中而貽於遠者矣沈氏之胤其有興乎黔婁有言不焯焯於名不屑屑於獲吾於處士亦云系之銘曰

身有不試而視其家若淵受注名有不彰而視其德若鼓其鐘時虛知取時盈知予奕奕旌閭衆庶

沈蘭軒集

卷二

二

四

所睨嚙謂沈宗後先靡庸相彼改瑩有崇者封

題田廷玉墓誌後

吾友田珪廷玉謹愿人也位不稱其德不幸而夭殆必有昌其後者同年進士編修呂原狀其事修撰劉儼誌其墓淳德倬行亦既詳密足以昭諸幽遠然尚恨有缺者二君之不知也天果昌其後無亦使不知之吾友江如淵者於廷玉亦爲同年進士同官刑部主事居同邑學同門所不同日月之長生子未名而卒家無留貲以供喪事又廷玉同也廷玉爲之率先僚友捐已貲竭力營辦衣衾棺歛而舉之既又以其

餘力恤其孤將視其成以永其後也後二年廷玉亦卒惜哉始余聞廷玉病以爲觸冒時氣一藥汗出已

又二日乃聞廷玉日以後事祝妻子莫不驚訝以爲謔語病者之常余日夜造問解之必曰第將息無害無自恐以貽後悔察其意每不以爲然亦不正言以爲非又數日廷玉果不起余既哭之哀詢之時在坐者卒之日已刻廷玉瞑目良久若聞其妻泣者張目視之曰爾有子言既而沒嗚呼是亦可謂得其正者謹愿之實於斯可見吾欲言之無一使無傳焉同年進士沈彬識

沈蘭軒集

卷二

四

故處士潘君墓碣銘

君諱某字仲衡世居吳江縣西之儒林里高曾而上名行莫詳大父晚妣吳氏父會卿母朱氏並屏德丘園以耕織爲事君生于洪武丁巳某月日享年七十有一以正統丁卯某月日卒于家君樂善孝友忱實謹愿出自天性娶張氏芳蒲華三秀之女子男二人曰衍曰寧女二人慶適徐仲升適沈文英皆里中名家子孫男一人鶴振女三人幼未行寧始山村幹歷從事秋署甫冠帶而君之計首至寧哭之慟他日狀君行實簡介余乞銘且曰寧父生無過行

遺憾也惟寧本期釜庾以畢烏爲之志而已今甫叨一命而先人棄背萬一何以爲子哉茲歸將卜以某年月日葬先人于某山之原按禮墳前得樹四尺之碑敢斷顯銘大書而深勒之庶俾先人名垂永久而不泯諸余應之曰諾乃翁生無過行沒無遺憾雖無爵祿之康榮固君子之終也我其銘之將以愧世之紆紫繁朱富傾鍾鼎而微幸苟免者也尚何無遺憾哉是爲銘 銘曰嗚呼此儒林潘仲衡之墓也人惟有爵之榮有祿之康而生無過行沒無遺憾是可能也今也則亡是可銘也勒石道周以告來者

沈蘭軒集

卷二

五

施處士墓表

天順辛巳夏四月辛卯余以久疾請告南還鄉黨察案合祖都門之外余友施玘廷玉忽辟席再拜而言曰先父母合葬于鄉鳳凰山之原墓木拱矣而道左闕表懼易世將泯吾子誠吾鄉人辱與玘友况諸大夫君子具在萬一無以不肖孤玘有罪惟先父母故敢因諸大夫君子不肖孤玘敢固以請余以銘勒金石辟諸鐘鼎尊爽必世公卿之賢與名能文者然後足以煇耀一時燁燁千古今乃屬余不敢謝非其人載辭念惟先子之與先人某與吾子再世同遊今吾

子禮以下人再三畢命於余余敢終辭雖然聞余嘗題節孝先生父母之墓曰孝子仁人之欲掩其親也靡不爲無窮計然陵谷變遷子孫興替智慮不可及已盡思反身修德俾純孝篤至感通神明垂裕後人若先生者保無窮也斯亦在我後人勉修無斁孝思不忘而已某痺不能荅拜廷玉盤辟再拜三言曰前修至行非玘也敢勉修無斁孝思不忘玘雖不敏敢不敬從祝規於是據實而爲之辭曰施氏世湖州府武康縣之大鄉塢居無他姓不則施氏之甥昭穆世序統系失傳或云昔有夫婦辟兵隱此子孫因世家

沈蘭軒集

卷二

六

焉處士諱組字興祖家居塢口唯以農相承業曾祖諱祥妣某氏祖諱貴妣氏父諱孟進常辟從事秩滿將任卒於南臺處士時未弱冠丁艱幹蠱乞自奉母氏攜諸弟妹負骸以歸辛勤荷任以莖朝耕暮樵劬不告勞承顏色養母子怡愉長少雍睦菽水歡洽第以悅親爲事越不知其它也租稅征徭率先應辦隣族姻友慶弔以禮寬裕質直有容有忍急人之難惟恐不及嗚巨大溪時雨瀑漲行旅頃刻經涉迷漫津渡筏客薄暮惴惴逗遛洞淵處士恒懷惻惻臨難布惠或拋擲篙桁俾得緣援以濟武喻止信

宿須迨已日明霖饘粥草蔬推與客共攸春徂夏率以爲常嘗有人溺幾死處士倉卒解衣浮沉洄泝力拯救之煴覆移時始復解惺善飲食之異日乃去人以再生父母感之處士漠然無德色鄉人日是念昔豪黠欺罔處士淳朴諉負係官錢物若干吏竟不聽其辨理處士黽勉曲從已乃知悉恐不與校廣貿田業如數償之坐是貧困今觀急人之難若此陰德之厚必有後也娶章氏孺人邑人通之女也恬淡柔嘉德言溫視自歸處士益修婦道躬操井臼日親供具浣濯縫紵紡織紈纈臻緻潔齊不完不置事姑奉祭必誠必孝幼叔稚妹一似姑愛上下忻喜室家翁合嚴飭內治恪相夫子子婦慈愛特甚而課績各務其方賓客慇懃罄竭而饌饋各適其宜其自奉也常事齋素其持身也常事貞慎其生以洪武乙丑某月二十有四日少處士洪武甲子九月二十有二日寔一歲其卒先處士景泰丙子十有一月二十有五日常年七十有三凡二十年爲正統己巳四月一日享年五十有三處士賢孺人之克相內助而莫遂偕老不再娶子男二人玆岳州府今改濟南府經歷聰女大孫男七人銘顯俊傑儼信仁女一人婿同邑姚亮

初孺人之喪權厝塢中今天順三年己卯九月二十有七日丙午遷柩合塋以終處士之志焉君子亦與廷玉之克孝也

故處士駱公行狀

處士諱瑤字茂之其先義烏人宋大師駱公之後大師寓武康封山里子孫遂世家焉墓穴猶存因譜序缺失莫知世次之詳曾祖諱以明經才行郡邑交薦疾不果行祖諱風裁高潔意氣超邁父諱勝允恪守勸勵孜孜爲善潛德懿行皆爲鄉里所稱道處士生而岐嶷性資明敏篤于孝友樂于行義涉獵

經史百代傳記悉通大義寬厚有容人或犯之者亦不與校鄉隣有貧乏者周卹之宗黨有愚暗者左右之撫育惇孤爲之嫁娶俾不失其所有喪不塋者出已資助之而不責其償暇日與少者言則告以孝親弟長之道與壯者言則告以勤儉治家之法動靜怡閑威儀雅飭由是宗鄰鄉隣咸其仁者爲之輯睦群居相聚無老少疎戚恒以長者歸處士焉生於至正乙未二月五日卒於永樂戊子正月五日享年五十有四配仁和勞氏名家之女柔嘉貞靜恪守婦道孝養舅姑閨門雍肅克相夫子振厥有家生于至正

癸巳八月廿日卒於永樂己丑後處士一載享年五十有七合葬于鄉之白洋塢子男仕隆由鄉貢進士歷官五考至泰州知州娶顧氏繼娶劉氏孫男三人長善娶韓氏次嘉娶周氏次英娶唐氏孫女三人長適天台舉人于珂次尚幼今年春仕隆述職來京師奉處士行實拜予曰仕隆不幸二親卽世惟東西南北故園松楸日夜在茲思引年致仕南歸有日將汛掃封塋勒銘幽石子其念鄉人不以仕隆不肖爲狀其事先人九泉亦德矣予惟後生小子忝同鄉井其于處士之德之行敢不敬從其命予髫年侍家君

沈蘭軒集

卷二

九

遊道經安肅仕隆適知縣事因留信宿習聞其言治兒童走卒咸知畏愛之洎陞今官時予會試來京泰州人士交口贊揚善政於戲錫類象賢端有原自可信矣因次第其行實以爲狀祈太史筆削銘詩之永圖不朽焉

故承事郎南城兵馬副指揮方君行狀

曾祖考世昌故不仕妣氏祖考仲賢故不仕妣氏父思敬未仕母氏貫浙江湖州歸安縣平原里姓方氏諱斌字時中享年三十三君家世有隱德聲稱蔽鄉邑思敬甫尤醇厚樂施人咸以長者目之君

其御也自幼儉敏不好嬉戲嘗從鄉先生金以謙游校之書輒過目不忘居家孝悌與人交久益見其循雅思敬甫嘗爲鄉黨推領萬石長君財弱冠喟然嘆曰父兮生我亦云有子乃弗克家貽我父咎我非夫矣遂聞于官代父行役勤不告勞暇日歸與諸弟紉繹舊聞不廢所學正統戊辰建寇竊發蔓延慶婺山野之氓時有起而應之者浙省號爲多事布政使楊公習知君有能名辟典籤藩府君以觀老三辭時郡守逼楊公命且以軍法從事三促之僂僂就道非素志也至則一以清慎自持食焉事諸籌策調度文

沈蘭軒集

卷二

移一自君出原原相仍而力爲財辦景泰丙子秩滿之京今大師武強伯楊公都督神機營一聞君名辟爲掾史元戎益辦機宜檄布百倍於昔君力爲之一不憚煩大爲武強之所稱賞未幾

天子震蕩天威履正

帝位元戎翊衛君亦與能論功陞北城兵馬副指揮加賜銀幣成若干君重以自雲在望封章上懇

天子嘉其忠孝遂命所請予告南還遂改今官主典遼徽郡城南廨延袤百里而近

天子嚮明而治天下士旅若鴈北鄉同軌交集人烟

并落獨當中東西北四城之將六軍萬將雲屯星聚
不可究竟而匹夫叫囂隻犬夜驚皆是病于有司况
其甚者乎君悉其然真其悄悄憂虞日夕俄有越人
千貨于郊墟者蹤跡詭秘君物色之自秋徂冬技窮
術單越不可得君恒嘆曰是誰責也余何以塞窮幽
摘隱觸冒靈霧遂感寒疾已日且華乃卒嗚呼其亦
可謂以死勤事者耶君之生宣德丙午四月三十日
其卒以天順戊寅十二月十三日娶同郡俞氏先卒
再娶若溪李氏生二子早夭一女尚幼君有母弟徵
孝友以類其必有後君者訃至思敬甫哭之慟使其
沈蘭軒集 卷二 十一

弟徵來迎君喪歸將差穀某年月日葬君有祖隴徵
以其與君有鄉曲之好必不以一日之長爲嫌疑乃
述君實因其姻家翁監察御史陸公仲輟來謂某曰
願吾子之終白之也某遂不敢以有所嫌疑再辭勉
爲隱括其實爲狀以告于立言君子其必銘以掩諸
幽表以昭示無止云謹狀

證道寺西源諒上人壽塔銘

武康第一叢林曰證道教寺始建自齊大智法師名
齊昌寺世遠人湮沒不可考唐改永安寺宋賜今額
元有石堂音禪師戒行高國俗姓卜氏西源之族曾

祖父也中更兵燹石堂避亂岩穴寺爲丘墟

國朝洪武改元天下又寧石堂歸就舊址重建梵宇
遂至叢林爲大慈普濟響應諸山之領袖嗣開玄風
又有楚崖禪師冰寒水凝戒行尤整西源之師也
卜氏之先湖南仕族宋有諱榮者嘗知青州建玄南
渡僑寓邑之大原鄉梅坡里已而士居逸焉爲里人
之望父諱彥恭母沈氏同里良輔之女以洪武三十
三年六月初七日生西源岐嶷俊爽夙異凡兒彥恭
長者素崇佛典且以名黨政山卜氏有光蘭若而楚
崖者實其法胤早命辭家受記楚崖座下釋名宗諒

沈蘭軒集

卷二

十二

別號西源戒修行潔頤悟日新楚崖雅器重之繼至
本山教事慨然嘆曰大智開山歷茲千禩更幾廢興
祖師重構歲久將圯不大有作何以續前遺後於是
鼓集其高第弟子今嚮應住山似瑄淨慈首座似瑛
竹隱住持似琦泊似琇似理文瑀徒孫文勝文昂文
曉文昂文昀文昌文曼文晟泉金鳩工凡寺之殿堂
廊廡下至寮漏一切徹而新之宏大壯麗十倍於昔
今年天順改元如來誕日西源率眾祝

梵禮畢退坐法堂語諸徒曰夫死生者晝夜常理朝
間夕死儒有恒譚况吾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者耶

乃從諸徒竟抵石城山之麓泉甘土腴蔚草茂林得
佳處焉卓錫而識之曰爲我立一塔俟百年後號曰
無聲三昧我即歸真於此塔所乃復卓錫識其前之
左右曰爲我各立一塔左爾諸徒右爾諸孫俟百年
後如我無聲三昧各以其塔入滅度之乃復顧諸徒
曰必求儒紳銘以傳永久乃以屬余余與西源辱有
鄉曲之好其志行之精勤修潔有非他比丘者比故
不辭而樂爲之銘 銘曰

佛傳心印

印印是佛

大智開山

石堂重肯

楚崖西源

心心印印

沈蘭軒集

卷二

十三

維此西源

建三壽塔

一世一塔

一水一月

世世一心

水水一月

沈蘭軒集卷之三

沈蘭軒集卷之三

明 武康沈 彬 著

武陵楊 鶴 校

道經武城伍大尹書

余向於天順元年冬陸路使經武城獲遇伍侯語及
武城乃子游過化之地與滅明祠事皆闕而所謂絃
歌臺者乃後人不知所以尊崇之義而倣騷人逸士
所謂一時詩酒暢懷而已蓋夫子當日之武城聞絃
歌之聲則舉一邑而言無處而不絃歌也豈止一臺
而已哉永侯慨然以崇尚先賢以俟來哲於無窮乃
牧民之首務已艱之當爲也舍卒會間未及討論一
時以爲并祀二賢疑有邦人邑宰並坐之嫌乃今絃
釋思之惟以後學崇尚之義則不妨此之嫌但有左
右之分則以釋奠吳公處右滅明次之今時俗尚左
又當思之又况厥後滅明既見聖人則與子游同門
之友又何邦人邑宰之嫌歟別後今五年餘復過武
城喜聞侯有政成之美余抱病不獲求會以審二賢
祠事或者人以二賢從祀聖人已通天下不必別爲
之祠祇增蕪潰是大不然天下通祀乃先聖群賢之

通祀吳郡武城乃子游之所獨吳郡滅明之所產今常熟縣有吳公廟何子游以禮樂施教之邦又有得人之美及滅明所產之地就不可增置廟石以表尊異之乎今余痺痿手不能書口占令人代筆萬望留意萬望留意別後恐有沉浮以俟有心民事故敢以告非有所私茲誠美事但善爲之民不知擾可也若屬民以爲之則不若不爲之愈矣萬萬留意

書西銘贈潘景善

士志於仁而已矣仁人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故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徹上徹下一以貫之至矣友人沈蘭軒集卷三二吳興潘景善於予爲忘形交相知之獨深蓋事士者也自予繫官于朝不見爲七載今年正統戊辰春應貢來京師幸爵盍簪驚喜交集從容話言傾倒平素奈何景善例陞南監又當別去彼此倥傯莫能爲情端請同寅刑部員外郎前翰林侍書雲洞朱君鈴大書此篇以明贈處之意期共勉之

書梅花付端

梅惟江南有之士大夫君子生無南北靡不好尚以其閱歲寒而始花凌霜雪而愈鮮香清色淡風韻蕭洒結而爲實落以和羹君子蓋比德焉和而不流中立

而不倚達則不變未達之所守窮則不變平生之所守惟梅式穀似之士大夫君子之所好尚宜矣夫理義之在人心本乎好德秉彝爾年亦非甚少良由失學未解此意歸當揭之私室朝夕省視兢兢業業毋使酒色財貨之所迷亂務從明師良友日夜勤謹講學讀書三四年後當必了此意趨我亦無念汝矣今則不能朝夕置汝於懷也又况會面未期轉盼千里我言不再汝宜切記

鏡銘

汝心之明如此鏡明是非昭晰美惡具形此心之明利欲昏之此鏡之明塵垢昏之美惡莫辨是非莫知手足莫措禽獸冠衣若酒若色飲食財貨取與非道皆利欲類足昏此明俾汝禽獸汝宜刻骨蚤夜兢兢

梳匣銘

正爾之冠衣方思必正爾之心非禮之色弗視非禮之聲弗聽非禮之言弗道非禮之事弗行行必行乎德行道必道乎法言知盡性以至命本孝弟之爲先惟孜孜矻夙夜期企及乎前賢

傳臚後自贊

唐巾宋衣帶革履絢張拱徐趨象服攸宜永

恩玉陸欽聽

制廬願言夙夜是報是圖

夢題風雲慶會壘贊

殷殷咫尺滄海來輔渙汗大千霖澤下土

祭韓太恭人文

惟靈柔懿慈善嘉靖淑貞相夫而婦道克修教子而母德夙著掄揚榮養有進封之誥憫惜考終有

諭祭之文于以焯德發潛褒美備至奚容替於一

辭某等忝同年於令子庸母敬於恭人承計驚怛無

由奔慟緘辭寫哀遠致洄酌東芻之奠靈其昭格式

沈蘭軒集

卷三

四

展哀忱尚享

祭張母氏文

惟靈稟柔懿之姿克子諒之德履貞靜之行著端一

之儀婦道宜家而佩于賢夫母德猗良而篤生令子

顯登華要光被寵榮命服在躬式彰靡修謂當荐

加榆狄之封奚料遐適龍趾之祺榮美莫罄竹壽未

齊天乎匪誰云何不淑某等鄉鄰晚生納交賢嗣素

欽貞淑之風莫遂闔門之拜遠將微奠式展餘哀靈

其昭格尚歆尚享

祭妻兄吳彥起文

嗚呼惟我先正承德公操心潔白清軍五羊不幸捐

館主器嬰疾垂索遺君君方單心竭力奉母侍姊携

弟南征間關跋涉往返萬里辛勤劬勞云何狀言爰

及寡姊亦有孤甥同與舅視歸塋祖塋惟我先太安

人素嬰疾喘暴厥彌留砭鉅勿瘳君躬過行割股食

之翼日乃瘳勿藥有喜乃營室家嫁姊婚弟有兄云

亡教育孤子有弟登仕奉母遠從迢返吾廬示彼楸

檟嗚呼君之孝友篤自天性積之何深報之何膏祿

不逾齊民壽不滿半百幸君有子尚其承祉孝友如

君永寶宗祀某也庶祿京師違數千里聞計後時奔

沈蘭軒集

卷三

五

吊無由棲遯旅館不克爲位而哭是尤深負於君而

抱終天之戚矣謹因姻家陳驛官道便庸寄俸銀一

兩漬帛一斤俾姪天祐度置酒殺以時奠酌緘辭寫

哀南望再拜嗚呼靈其有知庶幾歆格尚享

雜記

史鉞廬陵晏壁永樂初自叙曰予典教成均因取史

鑑所載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分別聖賢文武忠孝友

義節直昏暴奸亂清高貪酷讒佞等類外戚女禍黨

禍中興閹宦勾奴五胡僭國外道爲二十卷其書與

臯陶傳說周公與晁錯同爲賢臣伊尹太公穰苴同

爲武臣其取捨大槩可知矣

題露筋烈女祠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明道程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噫若露筋烈女者斯可謂盡其分者歟士夫君子有弗能盡其分者過之顧瞻德容寧有不愧於心乎其必思所以盡之則夫人之爲教也博矣考之高郵舊志宋米芾嘗有碑文詳述其事而惜其姓氏年月史失不傳程叟十拜祠下後得米書刻置倉曹今不復存設記于此嗣當續而刻之

沈蘭軒集

卷三

六

題鍾馗

宣德中其嘗宦游五羊客有饋此圖者曰印有秋月乃元顏輝之手筆也余性少識况畫乎哉至今未知其何說也除夕余將張此或曰子窮甚矣可再逐乎余曰嘻君子自修貴萬善之齊足有毫末之暇疵足以害全而敗事况未然乎余復大喜而歡樂之明日成化改元旦也

沈蘭軒集卷之三

沈蘭軒集卷之四

明 武康沈 彬 著

武陵楊 鶴 校

五言律詩

聖節擬進 賀詩

一氣陽來復含靈已兆春 帝心謹齊後 天命川
休中萬壽無疆祝千秋寶鑑陳 壽慈時有樂懼忭
洽天人

太廟 陪祀和陳汝礪韻三首

沈蘭軒集

卷四

一

夜漏傳三箭鐘聲出禁稀 千官陪 法駕百燎照明
衣 神辛馨香德人懷敬慎威臣工蝦 萬壽衰劣
藉餘輝

其二

穆穆升清廟翔翔品列寬登歌依我器舞升進賢冠
覆屋含香靜風林湛露寒利成齊拜肸百福降 回
鑒

其三

宿雨清馳道還宮夜未火 蕊芬 歆孝享 聖敬
尚齊莊 颺馭回天表 龍旂入建章有嚴明有澤

何地獻椒漿

寄鄉黨親友

辭家纔一月離思每沾巾火伴夜同宿孤舟日間津
白雲南望近鴻鴈北來頻幾度逢嘉會藏閣滿十巡

挽周彥儒訓術

彥儒余十年以長友也與家最厚

先生湖海士風月引長年大施閭里惠斷除塵俗緣
清宵夢騎鶴脫屣從喬錢貞魂逝云遠令聞久已傳
陰陰松覆隴青青草被阡粃耀大史筆磊落珉石鐫
我歌匪蒿薤維以侑吉蠲

挽駱王事敏父

沈蘭軒集

卷四

二 三〇六

先生居左蠡尚友陶淵明松菊怡情壽江山不世情
簪裾祀鄉社俎豆徹耆英滿日貽孫子哀榮有後名
潘時彥有罪謫鐵嶺夫往者不可咎而來者猶
可追况風雨霜露無非造化生物之仁而貧賤
憂戚庸王汝成吾人蓋嘗講之熟矣同年相知
義不可無言以贈情意既溢因發乎辭

平生一片心與爾知獨深切惻素有分別離能無吟

杳杳關山月蜚蜚鴻鴈音固窮遵至道浩氣嘗冲襟

寄周文綬

炳炳虎豹姿隱澤尤媚嫩勢利等鴻毛毀譽齊敝屣

放浪一身輕半生走萬里南薰吹竹窓曲肱而隱几

覺來命盃勺顏酡意欣喜載和洪澳詩俯仰琅玕裏

尚友陶淵明素琴時樓批先生其傳與我歌傲招擬

七言律詩

壽陳王事機父

暄暄朝日照高堂初度迎春七泰強辟穀神仙元有
壽偷桃方朔舊爲郎白雲在望雙親遠彩服馳歡萬
里長賀客須招明陵至德星常聚潁川鄉

王谿漁隱

憶惜扁舟訪玉谿滿隄花樹逐人迷閒籠放鶴雨新

沈蘭軒集

卷四

三 三〇五

霽倚棹觀魚日未西野老醉歌青若豈收兒歸唱白
銅鑿誰道鹿門遠朝市一灣風月隱輪蹄

送聶太守之任廣州

聶憲

五馬新騎出禁城飛花紅映綉鞍明九天德澤分

推拓千里耄倪仰治平珠海萬雲潮未潤石門澄霽

瘴初晴隱之去後多應吏拭日看君再一行

送人分得酒渚白蘋

歌風臺下晚維舟白浦蘋花兩岸秋浩月橫江來獨

鶴清烟連渚散群鷗輕盈塵起淩波襪磊落珠聯玉

臂鞢眼底可人便吟咏不須重上江陵樓

壽丁御史父

目下天邊萬里餘冥鴻信宿到親廬元方常席思難
弟斧袖馳歡在采芣青尊泛碧東林酒翠金跳銀莖
澤魚南山並獻雙親壽慚愧遺羨遠莫如

環翠樓

危樓高可摘星辰松竹排闥面而新簾捲野雲時見
月窓涵倒景靜無垠鳥來不斷山光碧帆轉遙連浦
草春眼底鳶魚盡飛躍何必讀書自可人

丹陽北新豐道傍兩石人傳聞昔有二人夜行
遇明遂止於此是固無稽之談然容貌偃僂醜

沈蘭軒集

卷四

四

陋不類墓道所列之物謾賦一首

道傍竚立兩班班秋不成冬不寒風雨凋零容貌
古木霜搖落蘚苔乾舉頭何異楊岐泣極目誰憐蜀
道難未說桑田變滄海歲同明月照人寰

寅長陳汝礪先生儻言卓行無行而予無不師
之間嘗論難先生亦多是正予於先生蓋同官
而以道義相友尚者今秋承

詔使安南明當遠別謾賦近體一首一以奉宣德
意系來遠人爲至祝懷土沾名應事塞責爲深
戒云

朝卿王命下南荒九譯何須問越裳文德誕敷殊絕
域遠人來格自遐方嶺猿叫落藤蘿月海日晴蒸橘
柚香銅柱過題還四壯好將白雉獻君王

寄贈蒨梅巷處士

十畝閑閑老此生清泉白石伴幽情每邀明月開杯
勺不逐春雲進市城山館醉歸花正發草堂夢斷雨
初晴何時獻龍釣天樂林下期君把臂行

寄友

目下天南萬里餘清宵待月獨眠遲朝陽候馬經年
別故園心知兩地思畫省公餘看日暮山城政簡聽

沈蘭軒集

卷四

五

鳴絲好懷寧問殊風物荔紫蕉黃謾舉卮

水竹園居

內梅是拙亭丁馬頭山溪之傍扁以水竹園居

兩楹虛敞瞰清流連屋修簷面而幽春草細分三徑
曲夕陽斜映萬竿稠筵間雲影侵盃勺舞罷空冷維
瓊鉤遲老借君風月裏短衣醒醉伴沙鷗

挽丁御史澄父

吾鄉先生凌波翁詩酒琴棋一世雄嘉遜自期齊綺
角歲行誰道在蛇龍神遊華表重來鶴慶積星郎
夢松名德不磨光耿耿豐碑磊落篆隴蟲

挽薛侍郎父

兩朝推典重 褒封榮耀生同列上公書妙追真顏
樹傳詩豪高切泥花工未應秋色傷春草無奈歸云
失斷鴻美矣德音鎮長在滿林明月照青風

挽田王事政

產同浙水學同經金榜同標甲第名折獄與君希李
路讀書期爾到康成以膠投漆陳雷義死別生離李
杜情收淚幾番疑見面滿梁殘月曉風清

挽沈瑩王事父行素處士

嘉遜優優樂太平日高時起理殘經還丹不假囊中
藥脫屣應騎尾上星行素雅名敦薄俗賢勞令子立

沈蘭軒集

卷四

六

明廷會看三錫推 褒典理玉闕頭章倍青

元夜讌集詩

後四作序及有觀朱雲舞成絕句

天順辛巳春正月上吉 明裡斯畢

天子以治定功成禮備樂和嘉惠臣民咸樂昇平於
是申

命在庭百官元夕先後予假十日自非軍國重務以
時馳 奏餘悉度置已日乃行予以宣暢熙洽一

無民阻之可解也十有七日之夕秋官王事海虞
陸君孟昭盛張燈宴大會寮采以樂之酒酣夜半

王賓歆豔情意未艾客曰吾儕典司庶獄情僞千

狀其難其慎日夕嬖有惟曰弗克仰副 欽恤之
仁會臨節界混等 恩渥乃惟陸君之賢率先嚮
答 殊遇用能一如故事式燕以故惠及朋友俾
吾儕行暫釋屢省之懷劇諸午夜之飲要非流連
鋪啜寧亦不知其所自耶僉曰旨哉今夕之樂陸
君之好惟我

聖皇之德因各賦詩以道其盛雖然敷榮遊泳食飲
作息於不識不知之天者人物皆然而沐浴膏澤
歌詠勤苦於瑞日祥雲之下者惟人則然非君
子之所存也君子之所存為德為民職思其憂夙

沈蘭軒集

卷四

七

興也而事其事寤寐也而心其心一情之失實無
日時我之咎亦日有忝於厥任一夫之非辜無日
時我之辜亦日有玷於清化兢兢翼翼效勤銖鎰
惟日有裨 海嶽之洪高底竭涓埃之補報於是
王賓抑抑再拜既退僉曰毋諱悉紀其實後之覽
者亦將有起予於斯文

禁城三五弛金吾 聖主恩深錫大酺燈月照中齊
引白笙歌聲裡重殷壺明懷不盡中宵美帝澤旁流
曠世無醉飽敢忘非采願傾愚悃進訂謨

昔年予嘗在廣坐每觀伶工朱雲按曲妙舞窈

窺入神洵美且都昨逢孟昭盛張燈宴復出朱
雲潮音諸舞瓔具修飾倍常殊失自然散麗已
而面詢時日未邁而顏華落莫爲之惻然感而
有作錄似宴會諸寮友不鄙見答庶解予惑奈
何志邁才疎其二之結未曉所懷輒欲易以誰
謂齊門鼓瑟人又欲易以暫咲生春眼共新竟
莫能工併乞推敲見示仰甚仰甚

其一

妙舞曾看十載前輕盈楊柳恣踰躑重觀宛轉非真
態猶自妙婷惱肆筵

沈蘭軒集

卷四

人

其二

舞態回頭始見真已慚衰老傾予煩他年憔悴如何
許數枉琅玕蚤自陳

送曾時升歸省

中臺多士每清論執法如君有幾人冤抑平反元是
法直須操縱總歸仁秋來陡起松楸念客案難留悵
別魂楚去還來了公事好將誠意答楓宸

舟行逾月旅况蕭條緬想光陰過駒久睽師友
學問漸疎謾賦一首寄芮子廷輝燕同門諸友
自付靈臺微寸土如何回首茹茅生須知贈處皆論

學始見切磋能致精作事每從心上起云爲方與性
相成勉旃合志諸良友萬里驅車在一程

挽韓太恭人

慈善重乘自

玉首哀榮兩至古斯今熊九久和資勤懇麟角難膠
好瑟琴月墮銀河光黯黯霜餘宰木氣蕭森策勲尚
有銘彝典孝孝源源奕世欽

挽薛尚書

瓊林引領步蘭臺執法屏南接上台緇斧凌霜清楚
獄白旄麾雨洗閭閻策勲具等生前寵隱恤殊恩死

沈蘭軒集

卷四

九

後哀共惜上騎箕尾早商羹未見試鹽梅

畫竹及雙音

一枝滿酒山清塵帶雨含風更可人寫入畫圖看不
厭幢幢翠羽葆天真

其二

晨光正熹微雙鶴鳴鳴後飛驚斷思君黃髮報君今日歸
旋下生塵榻被服新理瑜徘徊向遲暮空林鳥自啼

其三

隆冬冰雪晏鳥啼空林清朝有雙鶴間關送好音
人心共雪妙懂懂百慮起勿使道心微美爲爾愛喜

漁隱絕句

短衣烏帽老滄浪留客開尊食有魴欸乃一聲山月白不知身世在羲皇

吾友盛用章錦歸條采群公皆分題賦詩以贈行余最後至未拈筆而用章之僕夫已在門矣因憶故游託之寄聲蓋情意既憶不知辭之孟浪云

日下滄江萬里餘一秋將盡又無書憑君寄語華亭鶴載取機雲來碧虛盛用章進士歸省松江兼東廷琛汝漁應長諸君子

白易居精舍寺寄題和韻在上強

沈蘭軒集

卷四

十

東南山水冠湖州笠澤州波同升丘白傅題詩精舍寺至今人說可堪游

踏破江南四百州絕勝風景在林丘上人若解為霖雨蕭寺花開擬共游

秋風吹夢到湖州恰見瞿雲鋤一丘我亦從前曾學稼不緣金粟箇中游

壽父生朔壬戌七十適承賜翁并壽絲帶就

嚴君七袞今初度日下痴兒遠獻詩萬里有雲常在望一身許國不容私恩波着處曳官錦竹色何由捧壽卮扇招御香來風闌帶疑天露出龍墀雙

纏臂綵朱顏壯滿屋清風白髮滋烏苒旋釀東林酒復筍鮮蒸上海鱗珍重嘉賓多勸賞永祈天祿奉期願

浩歌行送建寧陳泰之官胥江兼寄五羊舊友十年前飲食泉水隱之肝膽心相許今日送君十年後握出肝膽猶如舊丈夫何必盡公卿男兒要留身後名珠海潮生月正出石門風靜雨初晴浩歌放浪中流欽疎星倒影銀河橫故人若問今能不簿書積案惟相仍

怡松卷為周文鎮賦

沈蘭軒集

卷四

十一

松風清松月明鏗爾湘需瑟倚那弄玉笙幽人結屋住松下朝朝暮暮聆希聲

葉孺人哀辭周文鎮之母

繫碩人兮金玉其質規矩其儀繫碩人兮苦節維貞甘節維貞繫碩人兮既壽而康駢祉在躬介介其守不歎不矜多男蕃錫諸孫仍仍貽謀百世昭示斯文

沈蘭軒集卷之四終

附錄

吳興沈氏碑陰記

吳興沈君思義以名爲字世爲湖州武康湘溪里人系出漢述善侯若干世至伯什甫者湘溪之始祖也雖世農業而爲吳興著姓莫之或禦君之大父諱政父諱士昇皆有隱德母丁氏同里大家子君以洪武六年六月十八日生甫十八歲而孤養母撫養二弟二妹務盡孝敬友愛皆能得其惟心永樂初年以才識辟從事浙藩授鄭州之管城驛丞送往迎來從容文雅大爲上官之所獎重遇儒術士尤加禮敬使客

沈蘭軒集

附錄卷五

一

有嬰暑疾因臥隣境之圃田驛苦乏善醫藥者適其友過見之曰盍往管城驛依沈驛宰其人樂善好施於庸衆人尚每有賑恤意況子賢達有不見愛憫乎使客卽如其言以往君果欣然爲致醫藥處以安室使如不出其家越七日使客疾竟革而歿君既爲備棺歛復以自於州司檄其家俾來歸葬焉時與君有隙者誣君呪咀客死於官御史不察誣情捶楚成案君竟不能自白得罪謫役房山人曰沈某以好義累而爲惡者未必得禍理胡可詰耶君聞之曰是謂无妄之災不足較也其雅量多類此久之遇 恩例復

職念胎母憂卽遣人迎致就養於官所二弟奉之偕至逾年始歸會子彬當娶婦適有仁廟喪禮雖論不禁音樂嫁娶君曰爲臣子而忍忘情卽吉乎必爲已之歲滿遷南海之都寧巡檢其地通連嶺海寇盜乘險發無虛日君以計捕獲其首從無算嶺海爲之無警未幾考績奏最會遭母喪且乞致仕以歸旣歸自號湘溪病叟家居凡二十有四年景泰三年用子彬恩得封承德郎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景泰五年進封奉直大夫刑部陝西清吏司員外郎以其年六月十三日終於正寢春秋八十有二彬以署刑部郎中

沈蘭軒集

附錄卷五

二

事聞計將歸卜某年某月奉柩與其配馮宜人合塋於邑之秀巖山乃先奉父母之事行來請記於所贈誥碑之陰庶以表其平生蓋君天性剛毅素志勤儉子姓未嘗假以容色而接賓客士友講論書史則欣然喜悅無少厭怠居官教子惟以忠信廉慎爲本比退雖老尤不忘報稱於朝廷惻恤於貧賈宜其享有五福如此配馮氏同邑之封山里人父承賜母朱氏柔惠慈順年二十三歸君事姑孝謹相夫教子克敦母婦之道其生洪武丙寅十二月十七日卒於正統己巳五月一日享年六十有四塋以景泰元年二月

壬寅又明年蒙贈安人進贈宜人子男一人彬由進士初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而至今官女一人嫁朱昱余不辭而爲之記若此者以見聖朝所以推恩臣下有所自來非虛美也

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修國史知制誥同知經筵事廬陵陳循撰

墓誌銘

奉政大夫刑部雲南司郎中沈公卒其甥朱遜具行實走二百里來海鹽致公之未命曰必爲墓其須張靜之乃可以銘我遜以是敢請嗚呼公鄉之先達寧

沈蘭軒集

附錄卷五

三

三

以晚進獲交於公臨終之托願以余爲相知余其敢辭公諱彬字原質湖州武康洲溪里人裔山漢述善侯封邑居吳興至伯什甫始居洲溪曾祖政祖士昇皆力田務本有隱德考思義甫好禮飭行克邁前聞仕至廣東南海縣巡檢因公貴封承德郎刑部主事進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以高壽終母馮氏有賢德累贈至宜人初娶甌寧吳氏兵部主事吳楨女繼娶同邑錢氏皆累贈至宜人三娶山西都指揮僉事陳忠女先後俱無出公山弟子員領正統戊午鄉舉經于成進士第觀政刑部除福建司主事轉山西司

員外郎正統十四年丁母憂服滿陞陝西司郎中公兼領廣東貴州司事屢受誥勅褒獎景泰五年丁父憂起服差理淮揚漕運刑獄尋以吏部奏薦被召還京授今任天順五年感風痺疾奉旨回原籍養病竟以是疾弗起平生莊重詳雅以忠孝自期讀書不事章句務於會通所作文典瞻清淳大有含蓄天地理醫卜之流無不周知未嘗輕自表著藏垢掩瑕罕言人過雖素任計術者亦莫測其際取雖在郎署屢按大獄勘詳奏疏以材能見稱彙朝會祭享必齋宿待旦坐立皆有常度及病歸不能拜起遇三令節俱

沈蘭軒集

附錄卷五

四

四

北向稽首然後謁家廟初雲南司漕京畿道訴訟山積典理者多屈于威利公自淮揚還任一以廉公自持司事大治後卿佐有缺諸大臣累疏薦公皆不果士大夫至今惜之臥病八年閉門卻掃優游自如絕口不談世事間惟索所藏先考妣所寄京邸書履把玩輒涕泣家人便爲持去頃之復然終不能止所居自先世田廬祭器之外未嘗長有尺寸藩臬故彥或憫公清苦遺少財帛猶卻避不受貧病終身未嘗自嘆一付之命而已先是思義甫念惟一子遠仕以公妹入壻朱昱生二子長卽遜次璉公具以家業委之

至是公無後義兒贊哀毀極力營壘可謂兩無負矣
嗚呼人嘗言天與善人公存心制行卓絕于人而文
章政事又足以適用竟以五品官終下壽至無一弱
息以少延祀事天乎人哉將聖賢之立言不皆文寓
也雖然公固無怨悔余則何言遂收汨而爲之銘銘
曰連城之壁先棄於瓦礫見之者當惜千里之馬速
斃於駕下遇之者自訝成敗修短孰知其然不得其
平亦不怨天瓦礫恒存駕下不死玉塵駿骨猶足勝
此

中順大夫福建汀州府知府前禮科都給事中郡人

沈蘭軒集

附錄卷五

五

張寧撰

墓表

公諱彬字原質姓沈氏漢述善侯之裔也曾大父政
大父仕昇也居湖之湘溪隱德弗耀父思義廣東都
寧巡檢致仕以公貴封刑部員外郎母馮氏贈宜人
公莊重端謹童稚如老成人山邑庠生領戊午鄉薦
登壬戌進士拜刑部員外郎又進郎中小心勤慎練
達治體爲部長所信任凡疑獄平反必與之裁制僚
友咸器重之丁外艱喪祭必盡禮廬墓側先隴每爲
樵牧所苦公不以官勢凌而樵牧益狎侮之乃市餅

與啖羅拜樵牧驚散歸語家長家長譴之曰沈公長
者何忍狎捷之始得免人咸德之服闋起爲兩淮漕
運理刑因圖蕩然無冤滯譽動京師值刑部雲南清
吏司郎中缺司諫京畿訟獄視他詞天官請於

上以公治公日爲斷理夜猶取案牘以索之死獄必
求其生乃已且曰求其生或失於死入於死可復生
乎故雖死者亦自以爲不冤然而竟以勤勞致疾乞
養病歸杜門不出每節且雖病不能拜亦北面稽首
以致祝報之忱居官以清白自守囊無餘積有司閱
其清苦時有饋公笑曰貧者士之當豈爲口腹而易
沈蘭軒集 附錄卷五 六
其初志乎使予欲是富久矣卒不受成化己丑五
月二十八日終于正寢距生永樂辛卯正月初七日
春秋五十有九配吳氏兵部主事陞寧吳碩女無出
而卒繼錢氏亦卒皆贈宜人再繼陳氏山西都指揮
僉事陳忠女公無子成化六年庚寅十二月十七日
陳氏率甥朱璉朱碧應繼義兒璠奉柩塋秀嶽山祖
塋之次以予昔在刑部與公同官知公爲深請表其
墓嗚呼予何忍言耶昔公之還六年而予陳浙江參
政方期一會而予以撫捕溫處礦寇竟不果比還而
公沒自念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孰意今又爲公表耶

嗚呼公抱出世之才而不及下壽有濟人之德而卒之乏嗣所謂天者誠不可測而理者或有可誣矣獨公之名節將與天地同垂不朽者此公作之也非天報之也天果安在耶姑爲表以俟夫後之善言天者嘉議大夫廣東按察司按察使寧良撰

邑志小傳

沈彬字原質號蘭軒上陌里人莊重端謹問學宏邃登正統壬戌劉儼榜拜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小心勤慎練達治體爲部長所信任凡疑獄平反必與之裁制丁外艱起爲兩淮漕運理刑遷雲南司郎中司隸

沈蘭軒集

附錄卷五

七

京畿訟獄視他司倍乃益明慎聽斷死獄必求其生且口求其生或失于死入于死可復生乎故雖死者亦自以爲不冤然竟以勤勞致疾乞休養杜門不出其居官以清白自守蒙無遺貲有司時有所覬輒辭不受人咸服其高致

翰林院編修邑人駱文盛撰

像贊

此原質榮對殿庭臚傳進士像也原質官陟正郎養病卒於家今二十年矣其配封宜人陳氏屬贊惟進士一時之榮而公制行之堅千載不磨也故特撫公

制行而敬贊之

公克行仁務本孝弟夙夜匪懈

君臣之義廉隅律已其清似水水有泥滓公清到底

嗚呼子淵雖天德行孰齒黔婁雖貧名稱獨已

南京大理寺卿致仕仁和夏時正撰

沈蘭軒集附錄卷之五終

蘭軒集四卷

浙江汪汝
栗家藏本

明沈彬撰彬字原質武康人正統壬戌進士官至
刑部郎中其居官以彊幹著不以詩文自鳴遺稿
亦多散佚歿後百有餘年至隆慶己巳其鄉人周
維新始序而刻之以墓誌墓表諸篇附於後